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九〇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漢史億二卷

〔清〕孫廷銓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史億二卷》提要

秋谷所贈漢史億二卷讀之至終亦近日之佳書也

越四年癸酉冬十月下旬復閱一過呂后臨朝稱制戰國已有如如秦宣太后齊君王后皆是不自漢呂后始常說既書凌雲欲精下則戒子孫絕此楷法者之家今非梁鵠也此二條誤當正

漢史億序

自秦并天下建郡縣而後能以治幾比隆於三代者惟兩漢而已上之恭儉仁厚寬刑薄賦下之危言讜論豊功偉節雖至於末世不改又得司馬班范之徒爲之摭拾衆史鋪張揚厲垂之後世而其間始治而終亂此忠而敗佞又能一一摹畫傳神寫照以畫筆之於書若能讀三史而貫串融會之以上下二十一史之編纂可一屈指而數之矣自唐以來讀史家除註解諸家外厥體有二一則鈎稽年月分裂體製是爲攷訂之家如劉知幾劉敞之類是也一則敷陳事情旁及文字是爲辨論之家如蘇轍呂祖謙之類是也然皆蔽於目睫未爲兼通昔人云讀史者要如我身處其地平情而論

之孰爲得孰爲失務得其至當而後已然非經事多而嘗變久則其識見容有所不及而其議論亦未免陷於一偏此讀史之難也大學士孫公弘才偉抱出入中外參預密勿者有年所當天下事之成敗利鈍人才之邪正賢愚諳於神明熟於睹記其致政之暇著述滋富寄予漢史億一書蓋隨其所得筆之摘隱

鈎深批郤導窾不特以資談麈廣聞見當其精神契會直置身於數百年之間旁取蔡邕荀悅袁宏謝承華嶠袁山松諸家之說與之揮斥其意見析衷其是非豈僅涉其藩籬櫛其英蔓而已哉較之攷訂辨論之家其相去何如耶予讀而快之思以一言寄公而政務旁午應接不暇又衰年疎於筆墨數易稿而不

初際承平之會引疾侍父林居二十餘年每一入朝則宴錫頻仍賡歌互答當世榮之以公之厚德豈有讓焉而遇不同矣予與公生同里幼同學復同舉公前為太宰予以翰林佐公其入直中書也又於公為後進思退從公遊而性情雅不逮公將亦侍公之側讀公之書以觀公筆墨之磅礴意興之閒適而已或就因念公雖僻居龍水之原其宅近市街帘巷鼓奮袖吹唇睥睨公卿喧織雜沓非嗜利之牙儈則酈博之酒徒也公以世業不欲移諸爽塏第楗戶著書寞息聞見既無東山絲竹之樂亦鮮午橋綠野之適焚膏繼晷呫嗶字句經生之所難而台鉉安之是實有性情焉非可學而致也攷昔黃文簡公淮當宣廟之

亦沾其膏馥文其鄙陋也歟

駢邑馮溥

青州諸生孫寶仁謄藁

序

古今言良史家稱盛稱二史蓋云司馬班范二書而
少小時心知好之但常苦其繁浩漫無適從既行作吏
乃始得荀悅袁宏兩漢紀讀之一出班書之後一出
范書之前皆約漢事為編年私謂詳約得衷文敘有
意善本也乃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全書頗不甚用
之而宋神宗趣其書曰過荀悅漢紀遠矣於意亦不
謂然蓋資治一書方格整齊猶書法之有歐顏無處
無鋒而漢紀差近鍾司徒書時其意外十二種筆意
也且漢史諸家善為論議含吐抑揚不甚費辭而讀
之令人感動每怪今人編輯小本綱鑑皆刊削殆盡
獨於胡致堂諸君子嗚呼噫嘻之說編錄無遺令觀
者唯恐臥翻不似近時于東阿讀史漫錄一集為多
意緒猶有漢人風也茲余病廢連年無以消長日聊取
前數子之書時復縱觀覺與書生時另一意況三十
十來閱胥游歷險輿從事中外久出即將出入臺閣

得今況古流連三復即與初作史時又另一意也於
是披讀所到意僩有觸輒書數語用備遺忘既集錄
之爲二卷目漢史億言億之而已既定則取殺而漫
錄一再讀之其間意議牆合者什一初欲盡削之又
念漢臣霍諝有言人心不同其若面焉者斯蓋謂其
頎隆高卑之形耳至如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
然者也推而論於文字間有同而不同者若公穀二
傳票姚跌宕之文恰如出一人即孟堅之作漢書直

入史記半部時小異耳世亦不爲怪也有不同而欲
求同者王仲淹處隋唐間著書兩種一以象論語一
以象春秋備者從而非笑之辯則人言孔子貌似陽
虎者嘗以病宣尼優孟襲衣冠抵掌而談楚王之前
王謂孫叔敖乃復生也豈遂足以相楚乎由是觀之
即令人面軀同其姸媸可直辨者當亦必有故矣遂
不去也

康熙辛亥三月三日沚亭蒲長自識

漢史億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沛公初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除悉除秦苛法竟以
此還定三秦有天下而成漢業乃挾書之律至惠
帝始除收帑相坐及誹謗妖言之律至文帝始除
然則高帝所除者又何等苛法也天下既定蕭何
爲漢宗臣而大律令諸如此法律亦遂無一言以
除之而民且歌思之以爲畫一清靜信矣繼亂之
民易爲德也

晉重耳出亡過衛文公不禮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
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之蓋謂
反國有土兆也項羽背約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怒
欲攻羽蕭何曰語稱天漢其名甚美招賢以用巴
蜀天下可圖也此亦一時解慍之言而其後卒皆
驗遂令後人紛紛說符命信讖緯以求濟而究不
必驗者有意之爲固不同乎無意之遺也

韓信善戰蕭何善守張良善謀而高祖善敗善敗則氣下氣下則慮隱慮隱則不敢自足而推人猶江海之王百谷故能以一敗收衆善也若項籍則常勝常勝之家志驕氣盈更不能納一物所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范增之言不入必矣

淮陰用兵飈馳電邁古今未有然察其將略皆謀勝非戰勝也觀其虜魏用罌渡破趙用背水下齊用囊沙神機迭發奇變不窮然且審已量敵步步爲防知周叔不將而後度夏陽知廣武君之策不行而後出井陘其謹愼如此所以多多益善哉

秦滅六國以暴易暴力絀非心服也秦將亡六國之後立故陳勝項籍皆因執立之意謂恩自已出衆倒且亡秦一自萬只見漢也然陳項即不立六國猶將自立陳項雖立之六國亦不違立也何也戰國之無王久矣彼亡六國之君及其人民皆見秦之不義而得衆也以爲神器可以姿覬六國得爲力絀耳其與暴秦未嘗不可代興也不知有王者起則六國之早亡久矣故不有一廢一興不足以抵一時徼幸之心不有帙與帙廢不足以知萬古興亡之理六國之亡天爲真主除非以爲秦也秦之速敝天爲真主授非以爲六國也蓋必有聖人以義取天下而天下之思賊帖然天下之豪傑亦廢然矣彼酈生撓楚之謀則猶陳項之儔也而子房深達矣

地氣變遷古今不一周之初都豐鎬以興東遷洛邑而弱秦得西周之地而又興劉項之起韓生以說項羽婁敬以說高祖羽不能從而高祖因之唐又用之所謂關塞險固富強甲天下者几千餘年未歇也而過此只尋常談形勢者不歸焉豈非地氣亦有盡邪

高帝既滅項羽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以其嘗脫帝於鴻門解太公於廣武耳故處項羽肺腑之間而心常爲漢未有甚於項伯者也既已尊顯之而獨斬丁公以示天下不知於天下何如其必無以服丁公之心明矣大封四侯以報私恩而戮一將以明公義用權而權有所不覆任數而數有所不周此漢治所以稍駁雜也

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胚胎文治之意往往從馬上得之方漢之二年長安初立社稷即施恩賜爵常以十月賜民牛酒則親百姓也民年五十以上能善道教訓者爲鄉三老復勿役則敬長年重教化也蜀漢人從軍者復租二歲關中從軍者復一歲則寬更賦卹民勞也其四年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傳送其家則澤枯骨也其八年令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乘車則抑末業重女紅防僭侈辨章服也其九年詔疑獄各讞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能決具奏以聞則重民命也凡此皆詩書之意秦人所無而唐虞三代之所同也後世文景之恭儉武宣之廣大世祖之文辯或得其實或有其文皆推原祖德之意而光大之耳其規模弘遠不能外也

高帝之不殺蒯徹何也悲傳信也其不殺欒布何也
閔彭越也夫高帝之不能不取信越者執也而又
未嘗不心念其無罪也今二臣之諭其主也其言
悲且直其言悲且直則高帝之心不能無動也且
帝所忌獨信越耳信越已死雖有百徹其若漢何
況又區區一慟為故主哭者也與其殺一夫以示
不廣寧若置之此英雄之略也然則其不殺貫高
何也以張耳之王且死既非信越儔張敖託肺腑
之重而容畜賊臣此其事無足悲也而義無復顧
者貫高之為謀又甚悖逆犯無將之戒而退有危
主之嫌雖死無赦可也獨以銖銖小諒能忍死以
明其主蓬垂其大逆原之何也是則聖人之度也
夫德怨之報刑而為貴雖聖人不能違仰有所庶
之交恩施甚厚一旦以詞色之微忿大德而思小
怨遂悏其圖將遂有鞫治訊輒起於甫擔之間其
為賊義也實甚況天下之其主乎然則繇天下臣

民之心其又誰不以謂死無赦也今沉然功慮皆
不念其將害已也以為黙而獨惜其能明其主也
以為哀其於怨忿之萌落然劙除若浮雲目之
不縈於心何其延情之洪乎此蓋其天性然非可
學而能之夫不可學而能所以為聖人之大度也
漢求季布亟而朱家以一言解之自上始得天下而
以私憾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及布既貴家終身
不復見之此其拂患難遠權利主聖而克全其德
事成而不有其功蓋彷彿魯連之儔而猥與原涉
萬章同傳非其倫也已

漢初功臣蕭曹故獄吏也樊將軍狗屠也周勃織箔
灌嬰販繒者也夏侯嬰沛廄騶也斯以奇矣陳平
美如冠玉留侯貌似婦人而並為漢天子謀議帷
幄之臣抑又奇也

孟嘗之客三千田橫之客五百齊國君臣好士如此初田橫既死尸鄉亭二客自剄而從之既而海島之客皆自殺則世所稱皆義士者也然建之客既住之松栢之間橫之客又棲之海島之上其成就不過爾爾由此觀之作客與好客者其亦不足多也

漢得天下是猶見故上皇之制前有無文然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自在天秩人情中但一時高帝既未之及見羣臣亦莫有言者此叔孫議禮之人闕也家令說太公之言普爲諷切以微動之使尊親之議禮在必成又若人主自爲之臣下初無與焉者此智士之幾諫也高帝嘉善家令之言而厚賜之意自微了則不及此敎我多矣若淺人測之則必謂天子之尊果可指受矣

張子房功成名遂身退遁自託於仙遊辟穀已不爲高帝用猶延爲呂后用者以漢得天下而未固而國本動搖若其事遂行則后及諸呂宿憾於內强宗諸庶尊狎伺於外高帝子侯諸故人闚覦於旁後將有外釁內變釀禍無窮今太子雖仁弱似而治之有無憂也故從容延而止之爲呂后爲太子正以爲帝也此其安漢不在絳侯之下而卒不自有其功子房其猶龍乎

四皓之事後人議論紛紛有疑其僞者以爲此太史公好奇譔收之說耳然遷史之書其言漢初之事大抵採之陸賈楚漢春秋而陸賈在高帝朝則又其身事而目擊者不應大有誕謬也大端後人觀四皓人物太高視安太子之事太奇視留侯之爲呂后謀者太隱故有此疑耳其實漢初則何人不奇高帝之聽言從諫又何事不轉欲易太子事亦偶然本非決計偶以一事感發之旋以一言消弭

之此其自萌自止亦刻印銷印至人爲已之怪事
耳何必人驚小怪作意論之邪

漢之三傑皆以忍成功韓信之出胯下忍也張良之
進履圯橋忍也沛公欲攻項羽蕭何止之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
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忍也二公之用忍終始
以之故無咎韓信甫下齊城而急不能待遽請自
王以種疑忌故有悔則不忍之過也忍之時義大
矣哉

高帝十三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俱
葬信有諸乎夫石無知之物也人而爲石以有知
化無知不必葬也若石還爲人將復有知亦不必
葬也此中有別解有妙用即圯上老人及子房之
仙意也若遂謂黃石真圯上老人彼赤松又何人
也

叔孫通之定禮儀與魯兩生更相非笑其說將安歸
乎曰皆是也夫漢業已成約法已廢諸將爭功喧
呼殿上一日無禮儀不成朝廷安能悠悠待百年
乎故叔孫是也然而叔孫非其人也觀其後來封
禪儀草之武帝雅樂雍宮判得之河間獻王明堂
圖獻之公玉帶郊廟定之貢禹匡衡則叔孫之制
撤略可知不待章帝之更詔曹褒矣故兩生之笑
未必非也

高帝起居簡易不謹小節自其天性後世人主不能
學亦不必學如周昌奏事而上方擁戚姬樊噲問
疾而上方枕宦者樊噲猶排闥周昌則徑入矣竊
怪此闥竟是何處若深居宮禁則周昌何得入若猶
近偏殿外庭姬又何得出又閹者安在侍女安歸
乎甚矣是時掖庭禁門之疎也

蕭何三納客言以釋高帝之疑一子孫昆弟舉示隨
上鮑生策也一讓五千戶封又悉家財以佐軍東
陵故侯召平策也一多買田地賤貰以自汙客
不知誰何之策也相國卒以自全人皆多此三策
然初再策是求策非也海魚有吐黑水上覆其身
而游者以為人不見己也人因其黑而漁之帝而
無意圖何也帝而有意圖何此其相國之黑水矣
危哉史隱其名倘以是乎

陸賈之使南粵尉佗曰生來使我日聞所不聞為高
帝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
其書曰新語即聞所未聞亦新聞之謂也嫚罵如
高帝倔強如尉佗而皆以新語服之此可以談矣
鄙哉腐儒陋言之無益於人國也

陳豨韓信通辭執手之言不知何據人要見其言人
所告辭耳然觀信生平謝蒯通報漂母侮辱淮陰
少年不似背恩之人又獨深服高帝之將將不應
乘危徼幸若此乃一告再告反形無驗竟坐族誅
直為當時反者四起此人實在臥榻間不可不除
告信之舍人一如告越之舍人不過后與蕭何所
遣耳令誅之有名其事固莫須有也

張子房生平三變始於俠烈中於深沈終於高蹈士
得其一皆足以成名或以其志為韓而不能存韓
也有隱痛焉夫韓之先亡於秦後亡於楚彼皆有
以報之矣若韓王信之亡也則無懈而亡耳而其
後侯者龍頟弓高家道傳說至增猶大顯於武帝
之世與兩漢終始謂不存哉

季布免罪高祖赦丁公斬免觀於諸帳而高帝無一忿
之怨矣雍齒侯鄉於侯紀通侯觀於二侯而高帝
無不貸之功矣
高帝憂趙王如意爲置貴彊相周昌欲以重之然高
后召趙王相能留之高后召趙相王必不能留此
與目事勢之必可知者也相則安能重趙哉趙堯
之爲此謀直是巧於代周昌即高帝亦不及覺耳
方輿公之相士可謂奇中矣是道何術哉

高帝以呂后制功臣以功臣制呂后又大封諸劉以
兼制之至於孝惠高后之終而皆有其效若强宗
之難制則不及圖矣觀其封吳王濞也謂之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夫知其將反而不
能已已也周論此後亦井乃所知也

沛公未起陳勝吳廣先之沛公未霸項羽梁先之元
之爭之有天下者沛公也易曰天德不可爲首老
子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大哉斯言得此微矣
嘗觀周秦楚漢之際古今一廢會大變 奇道也自
古帝王之興皆由功德積累獨秦之興以詐力天下
絕輿一代不同故其所以守天下亦絕輿二代不
同不一而已夜不顧天道民情風一學實秦始皇
意态雖立不惜之法殺不辟之力用不測之威以
爲天下無若我何今是氣魄用事而上天特生
一班氣魄之人以消磨之如陳勝吳廣起自戍中
奮臂大呼有同兒戲乃遂覆王侯將相欲以亡秦
謂非氣魄不可而項籍之氣魄又大於勝廣沛公
之氣魄又大於項王是其一時無刑草竊與人舊
邪新命可有有亡得良一歸氣機之取也豈非天
地一奇道哉

曹參起獄吏爲戰將攻堅擊强爲諸侯冠及功成事
已而去其怒又能知時務之要優游數政不以清
事爲功治齊師蓋公用漢遵蕭何總是陽拔木起
與民休息之意耳此其識量能與大道推移兵右
大臣名世之業也

朱虛侯章爲高后作耕田之歌又請以軍法行酒輒
斬諸呂亡酒者一人此其英風射人殊不善藏其
用若逢彼之怒其不爲三趙王者岌岌矣豈猶用
悼惠城[illegible]亦天也

中謁者張釋卿高后之嬖臣也營陵侯劉澤者高帝
之疏屬也齊人田生者營陵投金之門下客也田
生欲王營陵先爲之謀封諸呂欲封諸呂因爲之
謀封釋卿使上承后旨下諷大臣以發其端於是
一日之間分茅裂土相因而得王侯者凡數人令
漢家之國號一變海內之視聽一新非細故也夫
一士報恩而舉朝奔命咄咄怪事哉

惠帝欲誅辟陽侯平原君爲掇藉孺以得免可謂巧
持矣然食其卒見殺於淮南王朱建不能救也而
又並及之彼小人之禍細人之謀固有時售時不
售也

高后召趙王如意欲誅之惠帝迎之霸上挾與起居
數月竟不免於鴆毒後遂連殺三王無能救者慘
矣設其時有以朱建劫持藉孺之法一用辟陽侯
未必無救而三王之門一無平原君惜哉

表之作

諸呂之王王陵爭之陳平周勃成之彼二公者皆高
帝之詒謀餘策所賴以安劉者也方其屹屹守丹
書之約申白馬之盟天下皆知王陵之正也及迨
之數年而諸呂以誅劉氏以安天下乃服平勃之
智也夫其不爭何也其心以為劉氏之興滅暴秦
摧強楚德澤在人又強宗大藩布在方域孰因難
搖動矣且自負其老將宿謀與高帝百戰以取天
下計事必不在人後方呂氏之臨制漢家烹醢彭

王壽殺三趙其禍甚烈若一二勳舊之臣皆曰否
力爭挑其疑忌將身之不安而安劉於何有不若
陽聽之而徐計之使吾謀既成一旦有急內交將
相之驩而外挾諸侯之助其於諸呂蓋在目中矣
辟諸漁者之取巨魚也必縱其綸繩多其鈎餌因
執浮沉與俱上下待其力盡執制然後收之不爾
必有沉舟斷君之患觀其漫言以謝王陵蓋已懷
此慮也雖然鄭安平之言曰天下事有不可知者

亦有無可奈何者二以此方之史平勃一日先高
后死或酈寄之說不行北軍之袒不在此事之不
可知者也平勃一日先高后死酈寄之說不行北
軍之袒不左雖有所懷於心此事之無可奈何者
也夫天下事有本謀有直義其目之成敗不預為
者春秋所以大居正也雖其無成猶守正也

初陳平周勃之聽王諸呂也晉侯之子辟彊之智也
及其後卒能誅諸呂也酈商之子酈寄之力也彼
二公子者智力雖有不同其與於安劉一也方惠
帝崩而呂后哭不哀此其意不安甚也而其變將
有不可勝言者高后安則將相大臣安將相大臣
安則劉氏安矣夫辟彊十五孺子耳其泰沉多智
乃無忝厥父哉

女主何制吾木有也自漢以始高后之後遂成故事
與漢相終婦人封侯吾木有也亦自漢始高帝丘
嫂爲頡侯丹爲陰安侯蕭何夫人爲酇侯樊噲妻
呂須爲林光侯
呂后女主之雄也然以高帝之闊達神武御之固應
在其度中試觀高帝存而后尚能誅韓彭高帝沒
而后卒不敢動周趙則以韓彭帝所忌而周趙帝
所置也則后亦易與耳此帝之所以終不易太子
也
呂后多取其宗女以妻漢諸王使間公宮意也其女
又多驕妒僄戾有后家風及后稱制而諸女一一
禍發趙幽王友死之趙共王恢又死之令讀餓歌
一何悲也顧高后崩諸呂欲爲亂又獨賴朱虛侯
婦呂祿女以得其謀乃與大臣同力誅滅之此有
天道其所以間諸劉者適爲諸劉間耳凡爲陰謀
陰計妨害於人者不可不思也

孝文初自代王迎即帝位西向讓三南向讓再諸者
或非之何傷也大體有讓之文彼固自謂直
固以辭讓固以爲高聖人制此者亦以長
爲明謙讓之中也不寧文帝高帝既滅項羽諸侯
上尊號帝辭讓而後受之光武既定河北關中失
守群臣勸進讓之至再此皆安所爲乎蓋天下重
器帝者尊位天下惟與有大度者然後有小心今
以匹夫崛起一旦當居王侯兆民之上上視天下
視地不覺惕然生其敬慎之心臨事自勵乃其能
有天下之本也若云既謂退之何爲復讓人臣作
受一官少復作此意態尚且遺笑千古況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邪

周勃下吏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太尉不高帝璽
持兵於北軍此時不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何其仁且明也呂后欲殺功臣殺趙王慘酷賊
姬甚爲威虐身死而諸呂族滅孝惠絕祀高后之
流風茂如文帝之後賢聖繼承衰而復振傳世二
十十年四百九皆薄后之子孫也蕃母儀之關人
國祚如此夫

絳灌惡賈誼於文帝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此即曹參平陽飲醇酒斥文法吏之意
而時有不同在孝惠時百姓初去湯火創痍未蘇
天下樂於無事故可以清靜治之孝文大有爲之
主也漢興已歷三世海内殷富禮樂有與之時也
賈生雖少可與言之人也故在不陽不失爲賢相
而絳灌東陽坐不讀書斥逐異己使通達國體之
材放廢以終後世有嫉賢妬能之詰則將爲之矣

人臣遠忘有厚薄故其觸諱有險易張釋之背傳文
帝問周勃其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釋之曰
此兩人者皆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則帝知勃賢矣袁盎嘗侍文帝問丞相何如
人也帝曰社稷臣也盎曰高后時劉氏不絕如帶
絳侯爲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後大臣誅諸呂太尉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由是上益莊
丞相益畏後竟逐之又盎致廷尉此盎之一言致

之盎李布有言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
之毀而去臣恐天下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
乎於絳侯亦云

文帝念賈生千里召見不問蒼生問鬼神者何也夫
其治安之書言事甚備帝已略施行矣今以齋居
清夜卿徐容問及鬼神之本將一探禮樂之情以
爲非生莫與卿也然而終有謙讓則何也夫帝固
有聖人之才而不居有制作之意而不言者也三
王之治忠質文遞若循環忠之敝鬼文之敝薄而
救薄莫如忠自周道傷於幽厲以迄六王之末文
敝極矣秦乘其敝愚變不得謬以焚詩書愚黔首

當之又駕以刑禁飾以狙詐則不忠之甚適益其
敝也高帝因之倒亂爲國孝惠高后遵法清靜二
十年間秦風漸息民氣漸蘇若以文帝之才而賈
生之賢相與改正朔易服色郊祭文治道必可觀
而文帝不爲也方且惜露臺衣弋綈集上書囊除
肉刑蠲租賦張武受賂而賜金錢吳王不朝而賜
几杖南越帝制而賜璽書凡其所爲若愚若樸若
訥若拙渾渾然自與天下相安於無文之治者夫

以高帝醇朴之意非以百年習之不可遽散也凡
以爲忠也而刑措之治比迹成康夫成康者禮明
樂備周道之極盛也而文景之際漢道比隆焉是
爲已得禮樂之情而用之也而何必倪其文哉觀
乎武帝秩小節人號令文章制作日盛而風俗澆
敝西漢之治亦漸衰嗚呼斯則文帝謙讓之深意
也

人主好與群下爭能而惡人出其上非盛德事也賈
誼宣室之談帝爲夜半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此其覆損謙謙推賢于下
服善之誠形於辭歎可謂善下者矣顯帝德尊光
漢業鼎盛天下未有以不能病之者也葵丘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若薛道衡輩又以一語
之工見妒於其主以至殺身彼其臣主皆足悲也

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賈誼賈山皆上書諫而帝不從其後吳王鑄錢所在而有逆成七國之亂夫天地自然之利天子與民共之者也而聖王必爲之限制使其權一出於己非漁奪自私所以均生民之利而止法外之幻也夫民之不能不有智愚強弱者勢也則利之不能不有殺穰僞巧者情也王者爲之法禁以隄防之使兼民大竊有所限止不得過自封殖而爲姦人之所觸動則愚賤益安矣若壞決隄防令得自爲便則利必有所偏重害必有所溶至賈生所云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益推情察隱而觀其弊之所究也夫使民得傾租鑄錢此文帝之大惠也而其害有繇然故聖人之制法利不自予而禍不衆操也

帝王五德終始之運其說肇定漢興之初斷然著稱旗幟尚赤已爲火德矣文帝時賈誼公孫臣又以秦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而丞相張蒼又以河水決金隄爲有漢當爲水德文帝初從蒼議色尚外黑內赤其明年黃龍見成紀帝以爲土德之應更從臣議召爲博士及劉歆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乘母以謂帝出乎震故木德自太皞始炎帝以下以次相生至漢仍爲火德諸說並殊愚謂此皆漢人讖符之論耳考之詩書所稱實無是也夫五德備然後爲帝猶四時具然後爲年寒暑剛一歲功不成德刑不均王道不立何必處一以自狹邪

子房遇圯上老人跪而進履釋之在漢庭爲王生結襪皆適以重之彼二張所微與蓄在世俗之表耳若爲辛佃拂鬚則醜矣

文帝短喪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殿中當臨者旦
夕各十五舉音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纖七日釋服諸儒以謂漢皆倒以紅爲功皆言功
布也纖細布也以下下棺已葬也已葬方釋重服
而制功纖則未葬皆衰矣既葬輕服巳得三十六
日未葬又無定日則謂二十七日以日易月者誣
矣今案文帝此詔自制國喪耳初不言臣庶之家
遵喪者亦用此令也夫何成哀間翟方進薛宣先

後爲宰相皆嘗遭後母喪方進以既葬三十六日
釋服自謂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而宣弟修
臨菑令去官行三年服宣力持不可致相乖忤以
取謗議構禍怨循省前詔殊不可曉若當日臣民
已悉依此制則經歷數世四海業已同風何必方
進用自殊別若此令雖行其三年之服尚自由人
趨舍又何必薛宣重斬厥弟甚矣漢法之不詳奉
行之多迕也

衰蓋生平立朝純是權數敍功各歸人上使歸其所
厚割其所愛以自賓直脫瞷雖得時恐實險詖小
人也文帝寬容受衆之上面恒大人亦半遇詖下
車仰乘其寬容用之景帝猜峻而急斬鼂錯御衆
梁王仰乘其猜峻用之夫處人帷帝骨肉之間而
故爲矯情厲物好聲矜賢以逆世取寵亦已非矣
況假公義干主威爲借交報怨之爲乎雖殷央王
之囿終招梁客之刺有以也

景帝時條侯爲丞相貴倨而郅都揖之武帝時大將
軍青貴倨而汲直揖之其事適相類而汲事藉藉
都事反不甚著者以郅都逢人之谿厲卽揖丞相不
足爲盛事耳

鼂錯父嚴延年母皆先見其言痛切足以感動旁人
而無能改於其子甚矣忍人之滅人心也

條侯首得劇孟通鑑削而不書以謂孟一俠士條侯
未必以重輕也其從吏建此言以重孟耳此論非
也孟雖博徒得其能致客千乘其人實亂才也
蓋自袁絲亦嘗重之矣吳濞奸人之雄自首舉事
若能步步爲營則堅而難破觀條侯之下搜得吳
人於殽澠之間是亦狂狡之甚也設非趙涉之說右
走藍田則二陵風雨爲驚不細況洛陽高帝舊都
形勢所存不容有奸人用之使吳用其少將之謀

過城不下直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河
山之險以號令諸侯更得劇孟者而用之使傾蕩
郊郡收其黠桀遠近俱發則關河之地亦自震驚
條侯雖出武關從天而下必不得遽踰洛陽而遠
壁昌邑絕淮泗之口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吳王不
此之圖而徘徊梁野坐失前途之機迂行而攻壘
以致師老糧竭漢將得乘其敝此自吳王之謀未
可謂國無人也夫大將行師料敵制勝爲當多少

事有通而難見物有微而用大此條侯之言得劇
孟而知吳楚之無能爲也固不可以儒者之論測
識之

錯賈之策皆切中事情錯之籌邊勝於賈賈之謀諸
侯王審於錯其處變不同賈之立言近於婉篤渾
厚錯之立言大抵附直刻急其天資亦異文帝能
兼聽而治安景帝獨任而幾危則厚薄之用殊而
緩急之勢異也

七國之破景帝君臣之力也而不知文帝君臣之力
也方亞夫屯細柳文帝按轡得之且屬以戒太子
日即有緩急亞夫可將也賈誼爲文帝謀制諸侯
請割大郡以益封其子使代足以扞齊趙而梁淮
陽足以禁吳楚則無山東之憂文帝從之卒獲其
用是破吳楚者亞夫也而屬亞夫者文帝也扞吳
楚者梁也而樹梁者賈誼也諸侯雖强國從容特
沮而制其死命久矣故凡七國之平文帝君臣之

原缺第三十二葉

吳之帝有以知吳兵之必不罷也故錯死不罷
而吳之兵愈驕矣錯死不罷而諸侯之色動矣吳
之十息漢之十倍矣天下之歸罪而責備者皆曰
上指過矣然而四國之兵頓於齊城之下吳楚又
于鄲蹙梁野之間趾步不能進者未必不以心揺
志餒而兵氣不揚也夫漢有梁與江都以爲之蔽
有亞夫竇嬰以爲之將即不誅錯吳楚之兵未必
能有成也其尚以爲未可知也夫乃今又以誅錯
而速敗也然則鼂錯之死其亦有功於漢也哉

申屠嘉相文帝則欲斬太中大夫鄧通相景帝則欲
斬内史鼂錯通猶弄臣錯則用事貴臣矣即戲殿
上穿廟壖亦不至死而嘉嚴持之是以重朝廷耳
然文帝之召通猶以相臣殺弄臣景帝之原錯則
直以近臣詘相臣矣使嘉既以憤恚終嘉夫又以
怏怏死自殺以往漢相漸輕則自景帝始也

趙武靈王身自爲使以窺秦吳王濞身自爲使以約
膠西皆剽悍輕疾無君人之度雖有武節適足速
禍自亡而已

田叔燒梁獄辭用心且厚足稱孝叔之倚善處人骨
肉之間不幸十全梁王上安太后即於景帝亦大
有所全不然吳楚之平梁王方爲有功而竟以無
將坐誅惡未著於天下也則帝之負謗於當世豈
直如淮南厲王之於文帝邪

古者吏之食以衣食足知榮辱此十月不畏[illegible]
史治[illegible]風俗淸敝貴農民賤賈人賈人亦不
爲吏景帝始詔曰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
朕甚憫之訾算四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
利又修制諸死罪皆磔景帝始改曰棄市當[illegible]妖
逆者勿磔此皆仁厚之道得政之平後來迷而世
不可易兩漢所以言文景也

孝文孝武皆有容納直臣之名然馮唐面折文帝不
能用頗收文帝怒既而從容召問之卒用其言拜
為都尉汲黯面折武帝不能法堯舜武帝亦怒既
而不問卒又出之老死淮陽此二帝之淺淺也唐
文皇之於魏徵亦然蓋英主之好名不如聖主之
虛已遠矣

漢世外戚託宮闈之重以撓刑賞之公雖在英主不
免武帝之封王信非其意也而太后曰帝趣侯信
也為田蚡殺竇嬰非其意也而太后曰人皆藉吾
弟武帝無若是何若文帝之於薄昭有代來功則
封之殺漢使者則死之皆直行其意而無難焉者
其時則薄太后存焉豈獨不為昭道地邪若其安
之而不言是太后之明也若其請之而不得是文
帝之斷也二者居一焉皆漢道光也

朱買臣主父偃司馬相如之驟貴周勃李廣皆失同
之失執史皆細寫人情以寓慨也而事有大謬者
魏其既廢賓客皆移於武安獨灌夫不去以此相
引重則所謂意氣有交也而卒成禍本相隨俱亡
去者顧無咎焉然則盛衰榮辱之際善處者正須
虛舟遇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我無與焉可耳廉
頗之客有言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來無勢即
去此其理也又何怪焉奚哉斯言何磊落洞盡也

翟廷尉大署其門猶未廣乎
南越相攻汲黯為中謁者使越不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不足勞天子使者非也如有所欲言當辭於
始受命今不辭而行行而不至非臣道矣

東方朔滑稽之雄武帝以俳優畜之而能因事納忠
時托於危諫有血誠之風古人所難言然武帝不
怒亦不從從亦不改蓋輕之也或見其笑傲辯給
殿夫爲乘之簡又高自稱譽求爲大官不得乃作
客難之文諷已位卑以自慰喻謂武帝實不盡其
用者則愁愁之論也天下豈有與俳儒爭飽與舍
人鬪捷之大臣哉

田竇之訟武帝不直武安而心難於太后故令東朝
廷辯之蓋欲借朝論以諷太后耳韓鄭諸公不喻
此意依違兩可局促如轅下駒令帝無助以伸聽
其此帝所爲怒發欲並斬若屬也若汲黯者可謂
不畏彊禦矣
趙王如意爲蒼狗以殺呂后田蚡既殺魏其灌夫而
疾痛視鬼者見二人共守殺之夫彭生伯有晉侯
之大厲不絕於世而陰賊好殺者不戒也余何淺

公孫弘卜式桑弘羊一　皆希世遇之人各奏其長
各利其欲道常相軋而智實相師所求者非同耳
弘以 [illegible] 乃布被汲黯斥而詐之弘曰布被誠詐
也欲以爲名且無對之患陛下安聞此言可見其
固寵爲寵與人爭也及卜式以輸財進而弘獨非
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則將將然
恐己之名奪矣卜式輸財助邊則欲官于日不顧
也有宏欲言于日無之此其困獨求名與言實也

及桑弘羊以言利進而式又非之曰縣官當衣食
租稅而已今弘羊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
天乃雨則將將然恐己之爲市矣觀其行已欲出
衆論之表責人則在情理之中何其不恕乎爲異
子之謂伍員日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惡人
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彼諸
人之相如也其亦是意矣

大將軍青之將右將軍由定與左將軍蘇建戰敗失
軍來歸議郎周霸請斬以立威青不肯歸之於京
師聽天子自裁之於以諷人臣不敢擅誅於境外
可謂有禮矣大漢中有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
爲賈區守軍正丞胡建陰約走卒趨謁御史取諸
廣坐之中而斬之遂上奏曰用文吏議不至重罪
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
者殺之臣謹案以法斬御書傲吝之是于小臣以

專殺也夫穿壘之罪微於棄軍軍正丞之柄不重
於大將軍且建在日月之旁可以朝聞夕報非由
擅之謂也乃輒以小臣擅誅於下又賊取之此奸
人之尤而朝廷不以爲過生假借之漸開矯姿之
門不亦甚乎大人臣之弊患在不守典常持忠正
而好爲矯激之行以沽耀朝廷人君之弊患在不
察邪正別是非而好獎傲倖之人以聳群
敝皆足以生奸長亂而遺害於國家始也皆秉八

上之英察而中之後乃決裂而莫救故胡建之之變
流爲江充皆武帝有以啟之也
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奏之直臣之事也
太子守人行甘泉馳道江充亦劾奏之賊臣之心
也以賊臣之心行直臣之事其奏同而其所以奏
者異也故邪正殊途成敗異效矣

漢史衍　卷　四

主父偃在武帝時其籌策略施行者有三分封子弟
以銷弱諸侯王徙郡國豪傑於茂陵及城朔方也
前策發於賈誼中策祖於婁敬後策乃始皇蒙恬
之餘智也至策無一可言獨其貪横慣戾倒行逆施
以取族滅是其鼎烹素志本色耳而謬得與終軍
嚴助朱買臣輩同見賞拔以久列於侍從一何幸
也

自漢帝以郎謁者丞相長史等官行風俗省吏治皆
舍賊至於武帝所遣繡衣直指使得以節與法誅
二千石以下權任之重於百無此然假借太過未
免竊其威福役人任之柄其法亦易敝也若禹不
疑之折暴勝之天下兩賢之而勝之之過被錫欲
誅其令亡而已解衣伏鑕而仰言曰使君得顓生
殺所過宜動仰爲一令不足益威不若有所恩貸
令盡死力勝之亦其言遂貫不誅吏相結厚待引
爲之得爲右輔都尉以至丞相此何法也夫人臣
之義孰慮廉愼爲國守法而已即時有所擊斷而
非以爲威也有所升進而非以爲恩也若所罪當
誅非壯言可脫若本非死罪士義不辱伏鑕易爲
夫權略之下時以不測恩威制御其臣下君子猶
或非之況執法小臣乃欲效此意邪其後勝之爲
位御史大夫以失衛太子遂死亦鹿鹿未有所建
則其人可知也

武帝好鬼神不已而有巫蠱之禍窮兵不已而有貳
師之敗此輪臺下詔悲痛常在於忘也蓋雖後之
人其天分有高不有所挫抑懲艾不悔於道其不
變然後危亡從之使帝盛年有此其悔禍必益政
治文章必更有可觀而惜其晚也

大初中謀伐漢北丞相御史二千石治星望氣大卜
著龜皆以爲可卜將貳師故言其後計謀卦兆皆
反繆其於洪範之占龜從筮從卿士從汝則從當
言而因何哉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此之謂也

董仲舒家居推言遼東高園災與主父偃竊其書奏
之至於下獄議死班固撰述漢書上書者言固私
改史記詔收京兆獄皆從古書禍也武帝既詔宥
仲舒不論而明帝又甚奇固書復授蘭臺令史曾
卒成之蓋天子好文而目言無諱盛世之風乎
若此奈何哉竊書者也

武帝所爲事事亡秦之績其禍不危國名不滅者何
也蓋秦之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但世積於酷
暴而漢興以來獨積於寬仁恭儉雖有一時之失
民懷其德不能忘之猶賴前哲以免此其國之不
危者也秦滅詩書獲罪於天武帝起絕學之後表
章六經使聖人已墜之緒粲然復明於世以爲萬世
之功救一時之失後世經學傳則漢德傳此其名
之不滅者也

昌邑王之廢也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誅死者二百
餘人獨郎中令龔遂中尉王吉以數諫爭得減死
髡爲城旦彼二臣者諫爭無驗殺之可也諫爭有
實是危王良臣無忝輔導矣原之可也錄之可也
升諸公可也減死城旦夫何爲哉霍光於是乎失
刑矣

霍光欲以女妻雋京兆不疑不疑辭欲妻宗正陽城
侯劉德德又辭後竟不與其禍皆超然遠覽之士

也

宣帝綜核嚴眾於用法亦愛惜人材之上猶當特公
輔大臣不能以寬大輔之後令治主有殺能臣之
名如楊惲之誅有司奏收黨友京兆尹張敞亦被
奏獨寢不下會敞又殺掾絮舜舜家告之帝欲令
敞自便利乃先下前事免爲庶人敞既詣闕上印
綬即從闕下亡去此雖抗恩曲貸其愛惜賢能而
欲保全之可謂無遺矣乃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翊
韓延壽皆以果持大臣抵法至死中吏民數千隨
人扶敬奏酒或守闕號泣終不得貸彼二臣者雖
專以强壯蠭氣取敗要亦當日丞相御史大夫
望之操之已急也使其獄之後二公彼特事既明
自仰推情恕物憫其前過引數千萬人呼籲之意
以爲請命於上少貸本誠朝廷必且嘉其有以戒
爲二公而救之未可知也今不忍悠悠之心坐視
其死歸惡於君上負朝廷寬大之治下咈百姓之

欲而中衰能臣彼三輔要地不賴其用以爾塊之
賢而曾不及此也吾無所恨於庸臣矣
大將功成還師振旅而中欲第日不言功此人臣之
盛節范通所以言王濟也又有進於此者後將軍
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之令歸功二將
軍充國日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
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
下一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

對此蓋爲辛武賢輩及延議之十七五者而發也
觀其料敵制勝屢奏封章侃侃守之不撓於衆議
不廻於明詔雖終方略言無不讐故人不厭其言
不則爲擴背爭功者之藉口矣夾谷之會孔子相
禮而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春秋舉而大書之亦
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哲乎可謂知言

文帝既除肉刑而武帝之世如司馬遷宣帝之世如
弘恭石顯又皆嘗下蠶室可見漢法無常難竟大
之詔屢下厲世者未必盡能行也大賞罰之信不
在多言仁言多適足賈政少日此路温舒鄭昌之
徒所爲拳拳也

陳平爲相不荅決獄錢穀丙吉爲相不問橫道殺傷
史皆書以示譏以謂平之偽辭而詭對也吉之迂
闊而倒行也然觀乎後世所謂才相或乃趨趨自
多似謂明習庶務智周群下而觀其成就未能遠
過二子者也卽使問荅響應詎盟得宜安足異乎
故有陳平之定策安劉雖不對錢穀可也有丙吉
之謙善忿勞推賢容士雖不問殺傷可也

霍光愚忠也其成功皆愚福也及其死也亦有愚禍得言乎其愚也漢之得人武帝爲盛彼其所挾持以動人主者皆儒雅經術文章歷數在言論謀術殖兵刑神僊方技及爲將帥使絕國者智力短長皦然可見而光不得一焉獨以小心謹愼出入禁闥奉事左右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爲衆所難推其篤誠斯固所謂愚忠也而遂以結綢繆之知受付託之重則愚之效也然武帝末政出於悲痛之餘

厭苦兵革固已禁苛止暴勸農薄賦務在息民即光之輔幼主者亦遵成業而安非能有所制作經營也上官爭政危於流言又獨賴昭帝之明破散陰謀羅人斯得其在於光非有破斧缺斨之勞勩也嗣王不惠兆啟曾孫社稷之計發於倉卒以一人之言廢之以一人之言立之驚悸彷徨呼吸成敗又非其智計所能逆睹也乃數更大變而坐享其成斯則所謂愚福者也然宣帝立而光有不

矣夫以帝之英斷可望而知矣即位之年非復孺子王矣起於閭閻又勤學問其於大臣執政之家賢愚功過固無不灼照於心矣內吉深藏固閉而不言襁褓之恩張安世力辭封爵而不居定策之力此其微意固智者之所知也而光過貪天功擅之益固至於芒刺在背人主疑忌而不知咎頸監奴氣凌丞相朝臣憤怨而不覺陰妻邪謀挾毒弒后民間讙言而若不聞之此其泯溺於勢利之交

牽制於帷房之愛日滋月益如注歃器焉光不知戒又以遺禹而益其疾滿而不覆者鮮矣斯則所謂愚禍者也昔甯武子以知用其愚故其愚不可及今光處有道之世而一於愚真愚人之心也哉

宣帝初置廷尉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曰今聖主躬
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
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姦吏無所
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
招權而為亂首矣此至言也夫天下之治人法兩
端有時法重乎人有時人重乎法人重乎法者吏
道錢穀之事也其治委曲繁重必與衆共操之手
足假借耳目隔塞易欺難理故一薦辟也使賢者

為之內不避親外不避讎皆以為公及不肖者為
之則植私交采偽士貨賂上流賢愚襍進矣推而
至於考課而真偽淆亂又復然一筭賦也使仁者
為之用一緩二裁濶狹以與民相假貸而民赴其
急及苛暴者為之則征役並作賦斂無度使民嫁
妻鬻子野有流亡矣推而至於筦庫而出入盈縮
又復然此其患非章程不立也節目不詳也顧其
人誠何如因緣窟穴出其中是人重乎法也法重

乎人者賴伏刑獄之中也尺度在前取之不遠苟
負籍尚存則賢愚其貫故恩有所必裁雖天子不
得以私其親寵有所必罰雖強侯不敢以儗其君
何也度數明也其有不平議者得而持之犯禪僭
罰雖欲殺之而不能益廟當誅雖欲加焉而不可
何也法如是止也其有過當執法得而爭之故一
日定之可百世由也三聽審之可片言折也守而
勿失無餘事矣此法重乎人也人重乎法者其治

乃在立法之後品式已具矣簿書已明矣尤必歲
有稽月有考日有程一物不得則蠹生之矣一有
不虞則叢藉之矣此奉行之權重也法重乎人者
其治常在立法之先故建諸天地考諸百王質諸
鬼神徵諸庶民賞不僭矣然後著為令罰不濫矣
然後定為律此議論之功多也人重則當慎其人
故人存則政舉人不足任而紛紛更制則法無所
倚將救之所為又所弊之所始也法重則當議[illegible]

法故法當時民從法不可用而從侵冒官則人無
所守將事少而日多法且生事因塞責也故鄭吕
之言皆可謂之知要也

武安侯田蚡納婦中恩侯而伯人第皆被命為公卿
罷酒有兩酒灌仲孺蓋次公皆廻而後往既又
皆使酒罵坐一則席彼收一因事構禍皆至死亡
其害皆原於酒彼權貴之賓筵畏人哉

黃霸治潁川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為區處某所大木
可為棺某亭猪子可祭吏往皆如其言龔遂治渤
海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果
蓏菱芡皆有課此太煩碎矣而當時二公之治皆
號長者吏稱霸之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遂之
為人剛毅有大節能面諫此皆能以精力行其長
者者也故盜賊屏息在吏廉平不擾桑殖風俗成焉
若遺其大而務其細則俗吏文法之治而已焉乎

治

漢高帝之洛陽戍卒新城三老武帝之壺關三老通
于趙之廝養卒丙丞相之馭吏龔遂渤海之議曹王
生韓馮翊之府門卒皆備有多智知學數言足以
建功立節定變正傾大者關萬世之計次亦通將
相之略納而用之其效卓然何其偉也夫忠言至
計往往出乎下僚異慮奇謀時則採於微者固不
必其高議雲臺之上也聽言者蓋可忽乎哉

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丙魏是也丙吉治
巫蠱獄於宣帝有擁護舊恩且邑之際又奏記霍
光定策援立帝立十餘年而卒不言則厚重之難
也不亦善功矣乎地節以後宣帝漸修武帝故事
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鳳凰甘露之奏無歲不有
而魏相為相乃日取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奏
言之凡以陰消宣帝之侈心也而宣帝亦卒不以
侈聞不亦善諫矣乎

士好士而上不進謂之蔽賢主收名而臣下士謂之
掩士蔽賢者其罪刑掩士者其禍死皆不可爲也
衛青爲人將軍而賢士大夫無稱焉右將軍蘇建
兵爲言張安世爲大司馬而士無所進莫府長史
以爲譏青之言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
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安世之言曰明主在上
賢不肖收然臣下自修而已安知士而進之此其
避匿名迹所見略同以所事皆英主也若除吏盡
未君亦欲除吏聽斯言也令人凜凜矣

孝宣視孝文孰優曰孝文高明而柔克孝宣沉潛而
剛克柔德齊而用異也孝文之世黎民醇厚孝宣
之世吏治精核乘其異而治同也然則若是班乎
曰優哉優哉文帝將軍孝景得之以定變宣任刑
餘孝元得之而階亂

宣帝尚刑名太子嘗侍宴從容言用儒生帝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政乎因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既而元帝柔仁好
儒漢業遂衰後人脈其爲論大以宋仁爲王道則
必以剛決爲霸道矣然在詩之頌武王曰執競武
王無競維烈其頌湯曰敷政優游百祿是遒則剛
柔用舍王道也且即以漢道言之德莫盛於文
帝迹其所爲謙讓恭儉禁網疏闊專務以德化民
一無所謂霸道也然則宣帝所云爲太子發不過
一時矜憤之言未可謂萬世之篤論也

蕭何治田宅必營僻處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勿爲
勢家所奪二疏不爲子孫置產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禍此達人吾後之格論也
今觀古來富貴家其子孫禍福興敗之故豈在遺
之不厚哉

司馬相如作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忽
然如睡渙然而興與班彪遇尹敏相與羅談書旦至
夜夜即至旦淵謂文章不可以娛晨夕乎枚乘七
發可以已楚太子之德疾王襃誦讀所造洞簫等
賦可以廢漢太子之忽忽不樂讓謂文章不可以
治性情乎

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
當車頓首欲以頸血污車輪令帝不得渡於是帝
石顯用事五鹿充宗郎朋華龍周邪造讒讒諂相
比而背君子既殺蕭望之又逐堪猛劉向朝臣重
足畏與並起而帝方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知
堪猛之賢而不能進知石顯之奸而不能退若忠
直憤發志在匡拂不有重於斯篇者也廣德執法
大臣累得進用於此供默無言而退爲微弱乎欲
以死爭渡正使元帝遂御樓船其於君德爲政有
何加損邪廣德以經術爲冀勝師而舉動如此可
嘉也已

元帝罷桑弘羊置司農丞爲平準之法以御受天下
委輸所重在貨賤則買之貴則賣之故商困五鳳
間耿壽昌爲司農丞置常平倉之法所重在穀賤
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出糶以賑貧民故
民便此不過一法而顛倒用之爾乃未幾至初元
中以星變詔減大官而常平之法遂與齊三服官
角抵鹽鐵上林北假官田同日俱罷則是其在當
日者爲不便於民又可知也夫天下廉吏常少貪
吏常多後來奉法之人既非必始者作法之意加
以罷民贏吏豨奸作邪蠹藏不謹出入不明前者
爲增廩斂以取能名後者侵轉虧損以求贏羨其
久也公私耗敝而澤不下究名爲良法文具無實
或又加擾焉者蓋往往而有也夫自五鳳乃至元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陸賈說絳侯謝逆使將相交驩而卒誅諸呂劉氏以
安杜鄴說成都侯商使相親密而成王氏之執劉
氏以危天下間有同說而異情者此是也
漢江充息夫躬唐李訓俱以儀容壯麗口給動人逢
時致貴又俱以傾危害國而喪其身言貌之善敗
如此

人主明不燭奸剛不斷物而寄耳目於佞人一爲所蔽
中道至危變亂決裂事不復可爲亦足悲也元帝
內重恭顯而忽諸善惡者無所信以長安令楊興
嘗稱譽堪欲引以爲助問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
勳何也興詭上疑堪乃顧旨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也成帝之末王氏專恣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譏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乃
車駕幸張禹第辟左右問之禹自以年老子孫弱

恐爲所害即對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鄙儒亂道
誤人宜無信用二事頗相類皆西漢所視以治亂
存亡也夫恭顯之毀堪正元帝固已嘗致惑於
蕭傅矣王氏之專橫成帝又已嘗發怒於曲陽歔
欷於劉向矣今乃舍其昭昭而欲取信於左右之
一言彼佞者不足深誅也顧人主之所從寄耳
目者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漢世郊廟之禮多不應經義至於元成始用貢禹韋
匡之議罷黜辟正辯陰陽之位等親親之殺以爲
尊經復古無過是者然太上昭靈諸園廟既廢爲
壇而帝及少弟頻感妖夢疾病連年不蒙福佑則
神怨矣長安始作南郊日甘泉竹宮大木十圍皆
拔則天怒矣意者神道雖遠其與人意亦不甚懸
絕今以歷世久遠之祀鬼神饗之一旦移易廢置
用一二儒生之論裁制天親局而從我恐亦作不

順而施不知邪然則將何如曰國郊禮也其甘泉
泰畤汾陰后土且仍舊貫帝有即位巡行世一舉
事焉親盡迭毀禮也然其祭甚者獨武哀王昭哀
后耳其太上昭靈文昭二太后及恩后戾園之屬
且仍舊貫祠官領之歲一舉事焉亦春秋重毀泉
臺之義也今輕變其常去事無幾乎不厭人心乃
至今日罷之明日復之今日復之明日又罷之在
衡且謂變之大見蒙福然即謂衡議罷之爲嘗迸

外郊自爲以還變異仍起國祚三絕雖有復古之
力實於漢業不光此宣帝所爲慨然於是古非今
之際而彈用儒生也

大臣好利益無厭貪而污行此爲其李匡衡之封
私占闢佰田四百頃張禹營葬地公請肥牛亭以
傳相之尊而躁忍如此安望其有所匡救於昏亂
之朝乎

人臣進說於君雖極忠懇正有體要蓋寬饒規切宣
帝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非不切直也而
無端及於官家天下其言肆王章指斥王鳳苟欲
擅朝疏遠定陶使上孤立非不忠懇也而牽引盡
賜正世其言野使人得投間抵隙而滋中之卒以
此死即其不死亦豈對君之體耶故聖賢之論惡
訐以爲直者

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故莞寵權倖必取於厚重者大臣防微之意昔霍光張安世則其人也孔光身有陳奏輒削其草雖對兄弟宴語不言溫室庭中樹則亦庶幾近之然迹光之在朝前佞董賢後媚王莽諂諛阿附情態可鄙獨何患而小心爲爾邪乃知此班史微文正譏其持寵善柔猶幸佞傳中所云謹身媚上云爾而或以爲慎重也有持須大臣者

國有大事必付廷議以博謀極言足定國是也然聽聲附和者多特立獨見者少如宣帝朝下金城之議公卿非之者十七其中十五最後十三卒以有成者營平一將之功也哀帝毀廟之議連年不決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爲一議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爲一議卒之博而篤者劉歆一人之論也漢人最爲多聞漢法號爲近古廷議之不足恃猶且如此況後世乎人主亦慎所擇哉

哀帝朝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過科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以抑豪强塞兼併步趨井田之意爲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逆於人情也蓋上世淳朴未散萬法網雖疏其蕃所謂衆建而不爭其民可以耦耕而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況又數百年後則古昔爲治固未有萬法俱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水寒

火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表鶴白烏黔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蓰無算固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强貧弱亦若是焉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紜萬感而咸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群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貧漢之祖與阡陌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齊同也況當軍旅災祲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

鑄與苟有辟草萊以贍國賦者猶恨其少及其易
世各有分土蒙業而安遂欲裁多蔵寡權强爲弱
爲此紛紛者豈有固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
政之平也夫人情驟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
不有瓜分豫奪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虔適資
暴吏而民始膠膠然亂於下矣夫爲治不本人情
而好爲高論動以法古爲名甚則爲王莽不甚則
王安石祗以厲民而已曷足尚哉

班姬之辭輦至正也而見傾於趙飛燕馮媛之當熊
至忠也而卒死於傅昭儀宮闈之嫉賢尤甚於朝
色悲乎哉
哀帝以夫臣爲大臣鼎折棟橈國祚從之然其在位
能退王莽容貌子都燭朱博傅晏之奸而誅貶之
亦權略之主不幸短折使有賢主良臣繼之不至
於亡而太后力援王莽貪立幼弱使得脅其怨憤
威詐以取之元后有特傳所以歸獄也

雋不疑引春秋蒯聵以斷衛太子夏侯勝推洪範久
陰之義以諫昌邑王其言皆應乃令霍光由此益
重經術士是不但獨立朝廷之上定大疑明大義
言論風采足觀又案其立身皆有終始與經術士
也若京房眭孟以精易亡身王莽好文姦言而劉
歆顚倒六經以飾成其莽徒紛紛移書以責太常
而爭古文之不立亦何爲哉由是觀之人重經術
非經術之能重人也

陳遵好酒者放張竦節約自守並著名字相友善仕
宦又相及竦謂遵人各有短長子欲學我亦不能
我欲効子亦敗矣以法度之士論之則竦畫錫而
遵畫虎也及竦爲劉嘉作奏頌莽誣諆劉氏以並
得封侯而變始之立陳遵顧著節槩以死勤事然
則士無賢不肖一日未死固不得爲定論哉

世祖起南陽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此史家之文
耳按世祖之起李通鄧晨其成之最富於世又尚
世祖之姊通若家宿以秀當里豪知漢室將興久
蘊劉氏諸劉之意今相與共圖大事以造非常獨
無一馬以奉所推乃令絳衣大冠而騎牛何異諸
將諸于繡擁而祖幘邪縱漢書載甄阜移劉氏書
曰老子不奉宗族單騎牛奔且行何足賴哉自
謂光武叔父耳

光武至於薊而南馳且至滹沱導吏還言河水流澌
無船不可渡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依水
爲阻即詭言冰堅可渡比至冰果合史家苑爲神
靈比於白魚之應愚謂此是河冰本合倉卒之際
光武君臣權宜設此以安衆從心且傾鄴都之衆
耳非有能與通不識固云晨夜兼馳蒙犯霜雪天
將寒而皆破裂當有氣候知此而關塞朔野之地
皆可以冰渡者哉

高帝以王漢將士皆思東歸遂納韓信之策引思歸
之衆還定三秦卒有天下光武之困於薊將士皆
思南首而光武欲用邳彤之說留守信都收劾郡
兵借漁陽騎卒破王郎亦以有天下其志歸將士
一也彼用之以與攻進之以成何也蓋漢下當將
失職不平君臣同憤意在進趨故攻無不下戰無
不克所以速得志於天下也若光武之在信都則
不然于奧新立河北響應萬心搖搖君臣失據徨

徨而奔獨信都和戎爲關中守此呼吸成變之時
也而將士無有遠謀意在退避一涉孤危亡立
至光武乃決計征伐獨立傾危之間艱難忍死以
待上谷兵此其臨機決策好謀能斷固不世之略
也夫人情亦何常以哉事決之而已乘人而不乘
於人英雄所共見也況有天下之度者乎

光武初發王郎時吏人交關謗書千章即會諸將燒
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其器量恢恢如此也及彭寵
擅兵漁陽爲朱浮所奏又爲蒲逃令寵隅以脅恐之
其擊銅馬餘衆新降者十餘萬恐令勒兵輕騎入
其營案行部陣其推心受降皆此也至李軼爲更
始守洛陽爲馮異所招欲有降意異奏其報書人
宣露之日季文多詐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
此皆與初意相反然則何也將用寡之與用衆倉

漢史億　下卷　十七

卒之與沉幾夫固事異道殊抑二子之志量淺狹
馮寵反覆久爲帝覽當用威武服難用恩信結也
不然以軼之首謀造漢寵之漁陽突騎實爲興復
之本豈可遽忘之哉

鄧禹少年英毅仗策數語洞識治亂成敗之幾光武
欲發幽州突騎則舉吳漢欲守河內則舉寇恂是
皆從於其職遂爲世祖取天下之本若令謀敵帷
幄臥畫諸將發其長略斯則留侯之儔也乃使分
兵入關轉戰千里爭衡於蟻聚擾攘之間用違其
才以致窘步將債於內師毀於平涼時機付而業
不加進望不加延鎩羽而歸惜也

漢史億　下卷　十八

東漢初名士如馮敬通遇世祖最蚤立功又最捷卒
以讒廢不得封坎廩以死馬文淵遇世祖最後立
功亦遲遲卒得主契立功萬里以取封侯雖士遇
不遇固有命存亦其爲人伏波詳實老篤用職而
明敬通倜儻權略之士但意氣浮動常有翹翹自
矜之心其福力差殊一跌不振當以是邪

公孫述自立爲天子亦不致士譙玄李業並賜酖毒
隗囂陽禮杜林聽其辭去乃遣客於隴坻遮刺之
草澤之雄舉動如此若建武中聘禮名士嚴光周
黨徒尚王霸或伏而不謁或資而不臣並從其志
不能致之然高賢嘉遯抗迹爲難蒙面盧聲達人
所恥在朝廷期以風厲貪頑激揚素節但藉高風
不窮虛薄雖其過情矯則然矣後來因緣此意遂
啟虛橋或才謝通方迹同小草輒爾匿情托貌欺

枉聖朝居之不疑若樊英韋著其人者亦志士之
羞也博士范升懷其釣華名誇主上顯與黨等並
論雲臺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
世祖雖未肯施行亦足一警薄俗動其廉恥者也

建武中太子諸王並非交通賓客倒屣如市馬援以
語呂种謂大獄將興恭覩於西漢博望苑及淮南
梁王之客亦有可知也其詩貴戚中獨有樊脩守
清靜之性儒臣中獨有鄭衆卻藩邸之聘與設言
略同而才略之士如王槃馮衍之徒爭褰裳濡足
以貲之蓋逢時之意蠡測慮變之事蹟也及沛王
梁氏事起賓客坐者數千人獨續與衆不染於辟
呂种留下獄乃嘆曰馬生之言其神乎何知之晚

耶

伏波暮年壯心不已以取還圖譏其傳稱三士爲少
游之言令人思孟冀之言令人麼朱勃之言令人
掩卿悲傷是三者伏波意皆易之而生平遂盡於
此也人固不可以無志亦曷可以無朋哉

劉子駿改名應讖而世祖竟興於南陽此其信讖之
本其時博通之士如桓譚鄭興尹敏皆不爲之以
世祖之博覽文辭又見奪於者儒之說宜在聽納
而竟以逆顏諫斥者固有以爲耳蓋圖讖之事盛
於哀平朝當時行風俗採符瑞附益其事者群情翕
習亦非一輩海內被其任爲流染已深帝意以爲
不以是流羅之不足[illegible]易其聽而堅其翊戴之
心耳故即位之初[illegible]必待彊華赤符然後

可意可知也至於後來置三公定郊祀建雍宮議
封禪一取諸此不可以已乎大抵人情有感於前
者必固守於後有徵於已者必不信於人則智者
之過也彼景德君臣欲師其餘智與造天書以厭
契丹亦已疎矣

光武之降祀南頓四親而上繼元帝也大中大夫張
純發之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等和之蓋本爲
後爲子之義以謂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禮也然
有疑義焉嘗竊私論之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必將
有所從受焉爾將受之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
一以生我之情援之然後遂爲一以至尊之分臨
之然後抑爲非是科也臣子無事則承統之與繼
嗣信宜有異也承統者何先君絕正統絕鬼神乏

祀社稷無主新君勢立然後復外若孝文之於孝
惠孝宣之於孝昭是也不必其爲子也繼嗣者何
先君無子取他人子以爲子及其後也有家者遂
有其家有國者遂有其國若孝哀之於孝成是也
當成帝在位而定陶已入於青宮矣若光武之與
賁由天授南頓既沒而元帝已遠無所爲受之父
也則亦無所爲受之君也此獨其臣欲據微文傅
疑義而易置之耳夫爲人父可抑其子以子人乎

人君苟厭人子以侍于為人子亦可以[illegible]親其親以
興繼為人後亦可因移其君以予人乎其文之必
日國君以國為體王莽之禍危有甚起人心倡[illegible]
故人後於劉氏乎援之與光德以與彼不可以不
後之也然光武所承之宗廟則高帝近則平帝非
平帝也人平帝則[illegible]平帝月亦何德於漢哉且人
之援光武徒以其劉氏邪則更始盆子何不遂有
天下更始盆子不有天下而必於此焉致之明乎

天之所授不在以劉氏也將以明德也夫以匹夫
特起之事而必株株焉拘牽藝文使若出於受遺
詔案圖牒議親近者之所爲即平帝復生豈敢貪
天功以爲己力乎且既以先君代四親矣則先君
又一體也今以光武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
父於平帝爲祖父則不可以後之平帝於光武世
次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平帝此大成哀平之
平帝即不可[illegible]之又之猶為其君也今近親而遠

祖親祖而疏後委曲遷就將以不安者於古何考
郊祧禘之上自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
孫承祖不敢私親故别制為廟也然考之漢事高
帝之於其親乎實生也嘗尊爲皇而朝之沒也嘗
合萬國而葬之未嘗别爲新豐作廟公有上皇之
稱[illegible]進昭穆之次則猶帝后也戾太子得罪先帝
於義當絕宣帝奉太子爲戾園史皇孫曰悼考則
猶得稱諡也今南頓實生光武生無一日之奉又

遠其廟而退處舂陵於號無稱焉於祠不親焉君
子以爲已甚矣案舂陵四親固不當諭祫高廟
陳序昭穆耳爲後之說實誤後人即范史亦云時
有異議不傳是當日在廷公卿議郎博士間已有
不安斯義者其難議當著而不傳此又漢史之略
也

世祖之世君臣議論言無不盡從容嚴陛之間亦可
以披宣情愫上可以聞張聽闕雖復言笑細娛其
與嘉燕之燕彤弓之戲何必閒張馬援善談三輔
稍舉閭巷長安鄧禹自古文學馬武醉折同列世
祖時恐驚之君臣接對衣裾依依有家人之樂友
朋之歡不過如此遂使詠述新進卑盡情貫勳舊
大臣消除嫌忌多謹之朝寧有是乎

西漢諸帝於其臣也無問大小時則公之東漢諸帝
君之卿之奏劾之間亦不以語言小失罪人夏侯
勝時誤謂上為君或相字於上前宣帝以是尤親
信之鄧晨對世祖自稱曰僕帝用以為笑其宥佚
簡易如此後世君臣道嚴禮有一定人臣有此不
恭甚矣

光武以薄后配食高廟呂后則別祀園陵袁宏譏其非
禮假也然豈特仁者之過也大失天下情所離奪宜
揆之以義人所難定宜揆之以天高帝百戰以有
天下諸呂侯者以數人此不薄矣乃高帝甫沒而
后輒殺其群子亂其宗嗣竊其天位母后凶德古
未有也高廟神靈亦嘗有怨恫否乎以人情為衡
其必有怨矣卽后與帝神爽相遇於廟中亦復成
歡對否乎以人而相方其又必無歡矣雖孝子慈
孫彌縫在右亦能為后告無罪於宗廟否乎以天

騭而言其又無可彌縫矣故論仁之至則臣子無
貶親上之文充義之盡則嗣能有原功德之禮以
游鄉家之呂后則后重矣以呂后儗之高帝則帝
不啻重矣退食園陵廢非所以慰后矣同食高廟
尤非所以慰帝矣夫與其忸怩厚顏共對几筵而
不懌無寧合職斷德各安宗處而靡爭然則高后
有可黜之義此如爲天循婦爲夫屈也[illegible]

制之宜此親以等殺禮以義起也借曰不宜何以
御答高廟哉
一飯必擧存人禰義其出於人主固足以鼓舞勳勞
不忘故舊其謚甚淺宣帝起於側微嘗賜陳遂書
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負矣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世祖亦與馮異書曰倉卒蕪蔞亭
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厚哉斯言使人忘
其勞矣蓋君臣相對幾合于昔艱難在目猶足令

人感動懷之不能忘[illegible]尚耳
世祖取天下無高帝之敵亦無高帝之將與其謀臣
其將兵無高帝之敗將將無高帝之賞亦無其猜
殺又即位較蚤定天下較速吏事較詳聲教漸被
較遠論其大致直是世祖讀書高祖不讀書耳讀
書故聖不讀書故神

漢初一府存之三公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太尉秦官
嘗置而後罷之故不在此數霍光以大將軍受遺
輔政而名位在丞相之下觀昌邑一奏翕然王莽
爲大司馬秉政亦尊於丞相孔光東漢自光武置
三公遂罷丞相御史大夫復太尉又置司徒司空
稱三府明帝初東平王蒼以驃騎將軍輔政位在
三公上開府辟擧稱四府東平歸藩遂罷其官又
自章帝以後每一帝初立輒置太傅亦在三公上

稱四府資御以來外戚相繼以大將軍秉政或在
三公上或儀同三司稱五府其三臺則尚書爲中
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又曰尚書臺御史臺
符節臺

明帝裁抑外家至伏波不登雲臺之畫馬廖兄弟終
世不易其官可謂至矣及其末政馬氏不能不親
入則參嘗藥於禁中出則典禁兵於宮衛章帝既
立遂兄弟貴盛稍復縱恣緒納賂遺賓客交奏不
弟第五倫韋鯉有過盛之言卽太后濯龍一詔
所云車馬游龍蒼頭綠褠倚可知也夫履霜之漸
事有其端當明帝以苛察爲高而諸司奏事及公
卿較議難平者獨輒以咨后至夜起彷徨爲思所

納是母后關政固已大殊於建武之世矣以其時
儒術在列何事謀及婦人蓋帝既以文法自憙則
必將以明智親人皆原於好察之意而不自知其
威福之陰移漸落夫固有風聲之樹也自爾以還
權歸母后竇鄧閻梁歷世專朝莫不援引父兄定
策宮禁迄於何氏召兵蕩覆帝室原其萌櫱明德
實兆之夫旣倒太阿以授人而禁其不割不可得
也實與而文不與明帝之明有遺照矣

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我召公等皆避我今何自從
吾兒游乎對曰陛下輕士嫚罵臣等義不辱今太
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爲太子死此非隱者之言太
原尙上郎悲從東平憲王明帝戲曰先帝徵君不
來驍騎辟召反至何也對曰先君秉德以惠下故
得不來驍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何其婉而
有禮也蓋四皓秉微秦之餘卽士氣矜踔常有詭
激慨詭之風敬德不揜言漢興以來儒學茂明廉

恥道奉漸摩於德教者浹洽士氣和平言不揜德
觀其士而知其俗此秦漢之所以異也

楚獄之起放濫者多以阿附法重故治獄者莫肯爲
言然御史寒朗一解顏而洛陽獄得出者千餘
人太守袁安一案楚郡而楚郡獄得出者四百餘
家是皆奮不顧身以死明之上不以速三府下不
以累丞掾及其奏當之成又何愉快也夫獄吏之
好波染延逮者非殘忍人則畏懦人患本無主志

章帝好吏者簡司徒第五倫以蕭詔書每下欲寬和
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尚書陳寵又以
謂陛下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治獄者急於榜格
酷烈者煩於詆欺此非詔書之不可用精意允亡
也精意亡則寬猛之敝一也夫精爽立治本以塞
好萌乃群枉未正而漢文急法先中於祿良和惠
乎施本以藴困窮乃愷澤未洽而寬貸私恩兼鎘
於猾吏此奉行之通弊將以闕上心也夫惟以平

恕之情持不易之法則法雖嚴而不殘矣以嚴恪
之意推必賢之恩則恩横流而不濫矣
黄覇夏侯勝之繫再更冬以非議武帝見劾也孔僖
崔駰之補述受詔又以誹謗武帝爲鄰房生所告
夫楚楚青蠅止於樊天下固多綳人無易由言耳
屬於垣君子亦不可不慎也

人臣臨事精勤進退有常度雖無關政治得失其必
非昏媮縱肆之臣有可知也帝舅壽張侯樊宏每
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
謬誤稱晨前闕下帝以此益重焉馮豹爲尚書郎
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
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並此意哉
世之論明章二帝者以苛寬爲優劣今案漢史一凡
章帝之善明帝皆有之其不善皆無之教本符表

巨孝一也爲觀親禮諸王二也重經學尊師傅三
也此其所同也初明帝欲起北宮鍾離意諫及德
陽殿成帝會群臣而歎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得
就也章帝宮室壯麗梁鴻作五噫之歌帝聞而索
之此一異矣明帝慎防外家而竇憲公奪沁水園
田章帝知而不罪此二異矣明帝譖懲不行而章
帝以後宮之譖爲之易太子廢殺宋貴人此三異
矣由斯以觀人主幾微得失亦不將定也

國家政刑稱本經義只有自然性命格史每因然後
行選爲其害可爲嘆息和帝永元中詔郡國以盜
發覺爲可逐捕就何令專治繫只爲其罪既不捕道
宜速捕之不欲令縣邑坐參也有其後刺史守相
因以盜見微者擾民多對於驗連滯無已大爲煩
擾至安帝時循尉曹恭乃始除此之自是案考以
立秋爲斷吏事之傚若此故朝廷生一事不若省
一事詔書亦不得頻下也觀於曹褒而知漢代之

無禮觀於魯恭而知漢代之無刑

竇憲擅殺親藩詭以邀功贖死朝臣力爭不得竟出
塞大獲而還足塞衆多之口矣然憲此行耿秉實
爲其副將略是其所長憲不過因人成事而已觀
班固燕然之銘極力鋪揚歸功于舅至如于帥用
兵何法指縱何方史無聞焉以是時北庭新敗於
東漢家兵威尚足又南部用命偏裨有人即微憲
總師未必無成也若遽以大功歸之謬矣

和帝之誅竇憲內求謀於宦官鄭衆亦執則使然矣
以竇氏之盛諸親皆居要地有太后爲之內主若
與一二大臣謀之內外耳目甚衆則事露則害
成矣觀太后之恩不替於前後鄭衆之封且建之
十年好儉服濟勤無失德亦非庸主之所能至於
功出閹寺是生亂源亦遭時之不造也賊臣之虧
損君德如此夫

古來將帥家多好矜伐以取勝李廣以夜行見呵竟
殺霸陵醉尉人主雖不罪督亦其志器猶狹不封
侯相也班仲升以儒家子爲將英略奮發智如涌
泉孤懸萬里一朝遇李邑之譖遽去其妻及邑受
詔詣超受節度又遣還之且曰自省不愆何恤邑
言此豈復烈士武夫之志哉叔皮爲人博聞高識
而特以恬淡見稱班生有父風矣

志士奇功雖才力略亦有遭際焉班超發憤立功西域
振古所無然察其所以成亦適值北虜之弱也北
虜之弱由南部之盛南部之盛又得漢兵之助也
漢之供給南部歲直一億九十萬西域歲直七千
四百八十萬皆繒絮歲費有充細綢緣錦有與
者也然前此都護有陳睦矣後此都護有任尚矣
雖有其時苟非其人亦不立也

漢史億　下卷　董

班固作漢書未成而死其八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
和帝嘗詔其女弟昭踵成之馬融之兄續又繼成
之嘗怪班史之書綱羅漢事獨古今人物表泛濫
他出昔其不類其卑孟堅之學明矣
班叔皮兒女有二奇而蘭臺令史不與焉定遠嫡爲
書生而化爲飛將立功絕域大家彤管闡秀而爲
世通儒教授宮中皆後古今無儔

新莽之時天下怨叛鄧偉從布衣上書勸其退守臣
節此爲人駭詫也莽陽以爲病狂終全之和熹稱
制中外晏安帝年漸長不復郎中杜根等上
書面諫不爲大非太后公於殿上盛以縑囊一一
撲殺之人哲婦之罪昭昭不如安男子之昏昏也
漢世臣僚得以同產喪解官如蘇郎章義以取刺貴
氏久抑不還以見其去細陽令陳重舉尤甚當還
以姊憂去此禮制之近仁風教之至厚也乃獨於

漢史億　下卷　壽

朝列大臣刺史二千石三年喪數復數斷皆不以
爲薄何其不情也如近代大臣奪情起復偶有一
二郎上負朝論下乖清議矣是後人守禮之確翻
愈於曩代也嗚呼要絰而服壽門若此乎古道之
不即人心由斯言之古人閒略之治待辨正於後
王者亦不一事也倘非通儒惡足與論此乎

吾漢京邑今古秩顯綱紀藉甚其名長安令楊興字
尹已異矣至東漢洛陽令董宣藉藉稱苑陵班固
於獄中朝廷雖為於亭下董宣取谷頭於湖陽
公主之中既民笑矣人於大將軍梁之府此無問
爲不義爲民殺亦人與直自遂矣夫摧抑豪強肅
清輦轂此鷹鸇之任也國家之選臣朝廷固應陵
假之然已有司隸校尉河南尹其事足矣若簿書
民事則有司存易乃亦得問及此邪

漢史億　下卷　三五

漢世貴臣之喪禮賜溫明秘器黃腸題湊輕車介士
以送之獨和熹皇后弟西平侯鄧弘之葬白蓋雙
騎門生輓送此太后追其雅意蕭蕭有儒風矣至
於越騎校尉鄧康以家門盛滿宜損私權上書力
言之稱是意也而太后黜之何哉

鄧騭名為賢身敗顯當征羌之役無功而還鄧勞侯
間迎拜大將軍寬容不累名為推賢引士而虞
詡涼州之議意其異己擠之刺欲可容而不能容
此亦難成於寬而不能無憾哉

章帝方和詔公卿會議朝堂為司隸所舉奏詔日事
以義從衆由無定罪而衛得禮之容使黜抑心
更非朝廷之福此何罪哉此聖主之言也然亦問
其懷抱何如若懷私背公或省風聽顧或立異取

漢史億　下卷　三六

容既已風采消亡又於規福避禍未必遂濟亦足
羞也竇憲北伐邀功萬里袁安任隗方守闕力爭
而太尉宋由不復署奏耿竇閻顯交屬所親於楊
震震拒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此亦沾沾於權
貴不顧笑唾矣及閻竇之誅二公皆坐廢當斯時
也獨何以為心顏哉

東海恭王清河孝王謙而不驕儉而有禮終以受福
鮮聞可謂知懿但中山太后鄧嬖而龍氏寵禮不
殊至於孝王之終自乞骸骨欲從宋貴人於樊濯
聚而不得也哀哉
提曳郎吏詆毀公卿嫚帝明作之道也養寥悠游不
修職業秉和安委蛇之謬也大公府不肯案吏天子
乃自擿郎二者交譏而事在臣下為尤敝也

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遂至朋徒怠散學舍
鞠為蔬圃順帝乃繕修太學屋舍增補弟子員數
爾後國方學徒日衆遂至三萬餘人文學廢興斯
以懸矣然賊臣孽妾讒嫉忠良權貴徒騰掾吏天
下其亂同趨夫君德之不修朝常之不肅亦何有
夫文貌哉

順帝陽嘉中尚書令左雄立議孝廉不滿四十不得
察舉又令先詣公府覆之端門諸生試家法文吏
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此法頗為綜密
而同事諸尚書皆引六奇終賈之說上書駁之此
安所要乎目諸尚書所持泥愛之意也左令所陳
救獘之宜也泥愛之言援本而論救獘之言援事
則精設採雄說陳之高文光武之朝則隘且陳矣
陽嘉闢選舉壞敝四府徵辟既多濫濫之情州郡

察舉又承風旨之論郎如南陽樊英名滿天下天
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猶無深策奇謀以答衆望
其懷奇挹瑜懋而不得進者誰邪且茂材異等既
云不拘年齒矣此等不少限止積獘終以何極郎
議者以為顏淵子奇曠代一有不可為程然天下
士自非夙穎特達梁於波逝則墮厲以庶偶則登
荀既進之後澄叙有方寬其貢筭量計強仕以至
懸車尚得三十年亦足以展且楊震五十而登仕

爰自州郡洊登台輔名迹翔爲卒爲偉人況乃習
十禾爲戲莫也夫以顏淵子奇難得之故而欲傳
引籍進以發速逝之效以顏淵子奇難得之故而
思擬拔精選以杜濫僞之門其跡容得失已可知
矣

東京之士至於順帝號爲多人虞詡薦左雄而雄引
周舉杜喬薦李固而固招黃瓊雖處昏亂之朝群
賢彙進頗有匡扶其於阿母之封梁氏之僭閹尹

之亂更進迭至日夜以爭久爲群邪側目而無能
以比黨中之者以蹇蹇之節各有甄明不相附和
故也觀爲直之舉一一不當而舉輒以是劾奏雄自
欲比於蘧宣韓厥在所舉不以爲嫌而舉主不以
爲懲君子之交固如此矣

虞詡之詰戎綺縟靡覲不勝左雄之論事審核無遠
不括

緯書僞言亂經昉於秦火而東漢諸儒投時主之好
取爲世資更以七緯爲內學五經爲外學博如賈
逵猶援合讖之文以資左氏鑿意在博觀其家
兼存師說然自說以及陽巳甚其嚴絕痛斥反
覆證據序於鬼魅無復倍形者獨順帝時太史令
張衡一奏耳然其所云賈逵摘其三十餘事言讖
者皆不能說求之遺傳不見也大抵嫉惡之端悉
本風氣當其勝盛交鶩如狂雖有達人欲矯而正

之物我異觀每更相笑譬如高髻短袖矜爲炫服
巉巘纖剎寫其妍狀雖有奇醜不爲吝及其事
久厭生過時而癈遂乃觀消雨散不過自止即向
之奇好者視之覺有餘媿矣圖緯之學亦猶是也

內廷理亂安危之故有台司大臣不能匡而使私暱
群小有其功其治也乃所以釀亂若鄭衆之誅竇
憲是也廷臣是非得失之公有清議衆正不能平
而使左右近習操其說其正也乃所以興邪若孫
程之訟虞詡是也鄭衆封而五侯十九侯至矣虞
詡免而周舉為之傾矣

明帝舅陰興有言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
侯娶婦眄睨公主當貴有極人當知足蓋慮夸奢
之致敗也若陰就之子班超之孫皆以所尚主驕
淫不道積忿殺之主被極刑父母同產皆坐死此
其為傲又出於所慮之外得婦若此益令人不敢
厭精襟矣

士有獨行創獲為貴緣塗方駕蹊路斯成文帝時直
不疑為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心意不
疑郎買金償之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其人大慚
以是稱為長者稍遷太中大夫既而哀平間又有
卓茂選馬東漢時又有劉寬選牛陳重選紗種種
之事略無差別諸公自是奇士然未免雷同矣大
抵兩漢間特重選舉士若無由自達故矯情者衆
即令為之者出於無意然不可以槩衆人向使選

舉之事至今而存如此行事雖接迹繼軌恐亦未
足為難能也若以孔子微生之論準之直道之行
殆不如是

桓帝朝崔寔當定審不務築堤而作政論指切時
務當世稱之今案其大指但以救世以來政多恩
貸久致寬弛救敝之要在嚴明當以刑罰爲
急務耳所稱粱肉治疾藥石攻疾亦或一道也而
未盡爲察東漢之治自安帝始衰更歷三君以及
桓帝大抵主昏於上臣奪於下內則賦斂困於貪
殘而起爲盜賊外則羌蠻苦於煩擾而入爲鈔暴
此如救焚補漏無處不傷夫原君德而論則恭儉

必先由吏職而言則整頓爲亟緣民情而圖則惠
恤爲大今第云駟牡橫奔不暇鳴鑾奏節爾也然
察其亂之所由起以爲救之所必究恐不徒在乎
武健威嚴之治也彼衰世之主豈嘗不急刑罰患
在主德之不昭而法因人亂用之不以其道而所
施未必當耳苟未必當則辟諸鋤莠而苗秀皆傷
燒薙而道林延火益速敝之道也試觀安順桓靈
之世固嘗孥戮三公捶撻九列忠直一言而[illegible]
門戮黨錮一時行之編于家其意亦將以刑威爲
治也第是足以救敗哉

武帝曰予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法堯舜之治乎桓帝好於宮中祠浮圖黃
老襄楷曰此道清虛尚無爲今陛下嗜欲不去殺
伐過理奈何欲如黃老乎自斯以言堯舜佛老均
不可以妄求眞能爲佛老者即可以爲堯舜者也
不能爲堯舜者亦必不能爲佛老者也

倪寬作張湯之奏武帝識之班彪祭竇融之章光武
異之皆用微意於筆札之間而文采足動人主盛
事也若袁安彈竇憲皆周榮典其草梁冀飛章
誣李固則馬融爲之詞又邪正角爭入幕之賓矣
竇氏畔大尉客滿城中榮不爲動與以區區腐身
覺悟朝廷而融方爲大將軍獻西第頌坐絳紗帳
鼓琴吹笛縱觀女倡寬其不貲之羅而[illegible]
徒以爲世笑儒者固如此哉

天下是非爭勝之際紛到議論太盛必是黨禍將興於京師遊士范滂諸人知之邪正消長之間紛到措手太快必是幾事將發於陽球張儉等知之蓋疑出於激成道敝於無餘則無復可爲也

東方朔誡子詩首陽爲拙柳下爲工李固遺黃瓊勸駕書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君身之珍也觀朔生平浮沉諧世其於所云庶幾近之而固之立朝忠毅剛果義形於色不有其躬所稱嶢嶢易缺皦皦易汚殆自蹈之何救人爲嵇固所論去就之節也其所爲者則社稷之計也蓋固與瓊並時英俊瓊之被聘海內所瞻又當樊君失望之時欲藉弘謨一雪處士盜聲之謗故相與尺書招隱有是言耳若已當大位廊大節崎嶇羣邪巨蠹之間而遂遜可否以遂疚吝是乃胡廣趙戒糞土之爲又何以淺非之邪

竇憲家謀廢太子慶而援立和帝和帝殺之梁冀忌清河王蒜而援立桓帝桓帝殺之此即晉惠里克二世李斯之事既謀乎爲君矣而又益之以驕僭加之以怨望求欲無厭以至覆宗究其所爲自樹之道乃適以自伐也自古亂賊之臣亂人主家法以便其私圖其報莫不皆然而覆車不鑒後之視前猶今之視昔將由不學邪抑天奪其魄也

朱穆絕交書痛憤極罵可以怨不可以羣矣世祖時徵士王丹者司徒侯霸欲與定交讓而未許其送陳孟公贈以不拜其子同門生有親喪白丹欲往奔之丹曰交道之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二子之交蓋落落矣然與爲朱公叔寧爲王仲回夫匹怨而友則妨義中道棄之則傷恩是以君子愼其初也

漢初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文帝申屠嘉以前崇體貌
優矜正亦顯自武帝好遊宴宣帝尚綜勤皆以宦
者典樞機而政去南府矣光武中興慍數世之失
權忿强臣之竊命雖設三公而事歸臺閣矣然武
帝既數以軍與誅殺相而安帝以來又輒以災異
策免三公所謂任之輕而責之重前後蓋一轍也
究其敝則貴戚諸閹擅其外而女謁閹宦亂於中
其二三守正大臣如袁安楊震李固輩以去就生

死維之猶不能救夫所防在此而失之自彼其在
三公四府政以失職無功亦非權重之咎也光武
時傅士陳亍安帝時僕射陳忠疏論三公之事其
言甚中而皆不盡施行此仲長統所爲私論昌言
叫呼蒼天者也

西漢楊王孫東漢趙文楚志尚薄葬以厲頹俗其遺
書爲論甚備雖駭人情亦各其志也耐皆致難於
其子而友人故吏乃能成全之交道之重如此

宗正劉平少遭饑亂旦出爲母採若逢餓賊將烹之
平請歸家食母而還就死賊許而遣之已而果還
賊以爲烈士終得全恩副平未必有此告者過也
夫餘賊之心欲得食餘母之心又欲得于賊非此
食猶可食母非此子尊亦或平亭爭旦夕之命哉
剡因歲食人非一賊餓賊之心不皆義也又寧必
其終當全哉平果有此是執小諒而蹈大恩不忍
負賊獨忍棄母悖德甚矣必無是也又趙吝爲敦

煌太守還居貧養母盜入其家衛而奔去吝追以
物與之姜伯淮與季江俱行爲盜所劫車中尚有
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使從者追以與之此皆作
意近名不則流閭處誤史家輒記之仲尼所以歎
慕於闕文也

陳萬年廉平內修然善事史高丙丞相得至而
崔烈有聲於北州當靈帝賣官因程夫人入錢五
百萬得司徒遂隕聲聞至見笑於其子陳氏學
下之對崔鈞銅臭之誚今猶使人齒冷二千可謂
孝子矣然其父雖皆名父也即平衆議其來必有
漸爲之子者曷不從容感諷傾誠動之使自消融
迨其遂事乃爾面詰顯斥使無所堪容父固失矣
子亦未爲得也桓帝時有名臣吳祐父恢爲南海

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祐時年十二諫曰今君
逾江湖越五嶺風俗雖陋然多珍玩此書若成必
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
疑之戒願君少留意矣遂輟不寫然而子無諍名
父無謗累此獨非人子耶

安帝永初中羌役數寇鄧騭議棄涼州取譬於壞衣
相補猶有一完虞詡持之以謂棄涼州即以三輔
爲塞園陵單外又涼土多士民恐其失望驅
率羌氏以變肘腋食費役行無限極朝議從之
此其爲計明若昭昭日月也自應驛諸閏門
關在有定策定君之世世祚之爲石畫者也乃至
靈帝時閻隴後讒司徒崔烈復欲棄涼州得傅燮
之言而止察其時殺不如前此有虞詡之言者夫

閹豎權臣不究世務倘有大事則譸張貽亂乎爲
一切之議以救目前若崔烈者固無識也然則本
朝與論爲大臣者可不究心乎哉
楊震之死有大鳥來賀哉之生與蛇俱其後楊氏四
世三公代有清德脩氏媒孽夜官不成一跌族滅
蓋鳥陽物也翰而登蛇女祥也蟄而伏故其象兆
若此

凡朝廷有過當之事人主有偏宥之怒人臣陳說隱
事爲難亦須從容少殺其執得有因緣然後據實
則事斷解而說可行若夫恨栱未移不宜更新其
怒靈帝广二之際大誅黨人至於熹平五年已更
七載事近少衰而黃門方盛則禍種也永昌太守
曹鸞上書訟黨人帝怒而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悉加禁錮爲禍之烈固
未如且勿言也

黨事之起郭林宗明發周流而不罹其禍神龍之德
也申屠子龍心非橫議而翩然去之冥鴻之節也
皇甫威明恥不得與而投劾以自汚情近於激昂
矣陳仲弓平心而往弔以紓難心勞於委蛇
矣袁夏甫遯跡避而全身土室不殆苟矣仁人
之所痛也張元節首發大難而亡命逆附羣連善
類志義之所羞也

陳蕃竇武謀誅宦官似爲義動實無策也何則不
思其始不思其反也夫君子爲國圖大事挽大弊
濟否誠不可知然其要者在乎以義正我之以事
裝量之而已其時宦寺之毒流毒天下外廷無能
誅之者以竇武近親又貪其情故爲此謀耳然武
固驕貴而宦者之典禁兵久矣左右之親未易可
量則新不間舊也外廷特武而武特太后太后婦
人之仁欲守漢家故事本無意誅之則親不敵近

也夫藉累世之權而托肘腋之地負必死之怨而
切同患之心其危武也有餘力矣豈唯危武太后
操之則執足以危太后人主操之執又足以危人
主投鼠灌狐措薪料虎固古人之所慎也所謂不
思其始也夫武唯無成也即幸而勝之侯覽曹節
王甫鄭颯公乘昕皆死矣兵休事已而策勳如徐
小黃門山氷之徒固武腹心所用爲開者也若誅
之則功臣也其勿誅則近之必不還又一宦

郎不然而宮省禁省黃門常侍别用一番人令太
后楚楚與士人對事有如與日何后所云亦不可
不深長思也且天下大權唯以大正治不正爲無
弊耳國有長君而太后猶稱制非正也外戚舅家
無功封侯鄧天意而盈禁兵又不正也以不正治
不正則爭道也所以不正勝不正屬有奸人抵𨻳
乘之而他變以生又危道也恐袁紹董卓之亂當
不待靈帝之末矣所謂不思其反也然則忠臣之

謀國也安不忘危義不辭難將聽諸已乎曰江京
樊豐之亂楊震愧不能誅而以死諫五侯之横黃
瓊度不能勝而以謝病免彼非不知除惡之務盡
也以爲大臣幹國與小臣異安其身以安社稷者
上也危其身以濟國家者次也若夫寡謀而用壯
輕爲以致敗既喪其身又以危國此之謂無具之
臣故不爲也

皇甫規段熲張奐號涼州三明雖志趣不同然其力
効皆文武兼資國之楨幹將之俊傑設當日鄧[illegible]
之議果行諸賢久在羗中安得其用邪[illegible]
虞詡所建策深爲[illegible]遠確乎不可易也後來王[illegible]
既誅董卓又欲悉除涼州人至求赦不肯下遂激
成李郭之亂重擾西京[illegible]救勝大臣斷在識度
爲先郎急遽[illegible]須停寧一爲遠計
甚不可但稱[illegible]與國家大事也

桓靈之世妖異屢[illegible]至如御座青蛇溫庭黑
氣宣陵孝子[illegible]生西邸官錢宮中狗殺數訖
之事史不[illegible]亦與居一爲可見究
竟足以[illegible]君子之朋亦爲妖孽也人臣愼之
何進召外兵不但盧植不可主簿陳琳曰大兵聚會
强者爲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尚書郎鄭泰[illegible]卓
悍强寡義志欲無厭授以大事必危朝廷皆淺識
卓見之言進喪亂擧人耳不能用也烏得不敗哉

孔明常自比管樂而云詞志不求聞達蓋謙退之
辭耳得蜀則起矣若管寧客於遼東依公孫康入
往魏而已在城北退而終不言世事此乃不求
聞達者也

觀荀彧於輔曹之終雖未必有興漢之心而竟成亡
漢之幾觀諸葛亮之從劉之始雖未必有滅賊之
力而不忘興漢之志此二子之大致也司馬公於
荀多恕辭而於諸葛從魏志則未知以爲親賢也

荀彧明於計事而闇於知人終吝道也

劉玄德初取益州軍用不足劉巴教之鑄値百錢平
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秦桓帝
時言事者請鑄大錢以贍民用事下四府群僚及
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劉陶上議以謂方今之
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而爭
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作姦以賈國利一人鑄之
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鑄方尺之[illegible]
猶不能救其厄也遂不鑄錢夫大錢之議一也此
議之而難成彼用之而立效何也蓋桓帝之朝閹
事札盡賞罰無章天下俯首只生憔悴如陶所言
鑄作既未必精又多中漏利不歸上流不及下敷
鮮濟也若夫益州舊本沃野加以劉璋父子與蜀
有年政令寬和公私饒給其遺鑄者止以劉備初
入成都府庫散之軍士其用不廣而政令嚴明
國小則易一令嚴則易行非有災荒流亡之耗其
外而仗年益鑄之流其中舊益之實徐當自復所
以速効也夫利國之道其本在乎立政未有國無
政而能興財聚民者也

魏晉與劉表輔皆自處而僞而士爭歸之既而漢
於其客事亂而背其表濟於其後其能[illegible]所[illegible]
士又爭去之卒以無成夫簡賢棄士之不足以興
邦與慎兼違卜之不足以聞士蓋有[illegible]同[illegible]也

魏公景侯復[illegible]是謂之懲[illegible]其文
帝哀親[illegible]而除肉刑[illegible]者不可復生斷者
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故是悲也除
之而加笞亦生人之惡所以[illegible]之道豈天下
之罪人厚之至也其後下非死罪而笞之致死者
近於重人支體而輕人性命哉有若陳群所言則
吏道奉法之敝而非仁王之初意也夫欲救此失
則有道矣一曰笞具二曰笞數三曰笞人案景帝

五年詔減笞法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其後
又定棰令長五尺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當笞者笞
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如是可以全矣如是
而猶不仁則暴吏之罪也夫漢法一也嚴延年王
溫舒用之而流血盈路張釋之于定國用之而民
以不冤莫重於[illegible]而人不怨者仁於色也莫輕
於一言而[illegible]能為禍者係於意也故天
下所苦於[illegible]非在乎吏須暴吏耳以暴吏用

輕刑而常得重則有之矣以暴吏用重刑而與得
乎必無是也夫笞法夏楚之威也肉刑者刀鋸之
餘也笞人而至於死復是其笞以夏楚之能死
人而吏欲以刀鋸孫除之一假暴吏之手豈其刀
鋸果輕於夏楚哉

曹操至死不移漢祚宋儒司馬君實以為猶畏名義
而自抑蘇子瞻以為欲身享漢臣之名夫人臣至
於勒兵入宮被殺皇后就帝哀求亦不知命盡何
日尚有何等名義可畏仰後世之人誰復以漢臣
之名享之者觀石勒之言亦可知也察其意直以
漢室當亡提足先得却笑王莽當日作事不詳致
有中斷故取之非難安之為難若已之消弭禍亂
芟艾群雄功被蓋天下嶽帝君臣誰復為難者臨

論世八編十二卷

〔清〕華慶遠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世八編十二卷》提要

論世八編自序

予年二十時患纖學耕始不事師斆明無以自娛
於捉塵握莫蒲戲甚枰音律類一一不耐又平生
無朋儔二三酒徒得錢相覓一醉意獻而肯颯隨
之矣惟抽架上歷編稍得會心處輒草數行於冊
皆胞之所欲吐而筆舌未能者乃前人已嘔心出
之憶執經時嘗、竊窺師輒不喜快讀高吟從此
始也但既識此味即愈與𠈌偶跡且覺從前所課
書文另易一境絕非時蹊之所暇及也於是喋曰
宜乎師之驅我於彼不得不限我於此也所惜者
猶未敢肆然為之仍浮沉于二者之間四五載竟
兩不得而亂離已經之是以所錄未廣又苦購書
無資借書無地則姑存焉而已今又不獨患飢且
患窮栖無所懸未宿卅是憂回念斆明吟頌之樂
何可得哉甚病昏忘幾化作泰山無字碑幸此冊
在然每一覽而感慨係之
甲申臘月識於潞蕩舫

序二

或曰漢以後無文予謂不然河嶽英靈之氣在人
為才識終無消歇之理有所絀必有所華文豈有
定名乎如說部之有論斷在文另為一科剖析事
理品藻人倫漢以後誠為龍勝約而博質而文精
鑿如老吏讀至快心處真欲作并州剪刀想予昔
所録多此一種年来遁播餘生空歌樂土如凍雀
乞活音嘵羽偷不離紇乾山下猶憶倉皇中一身
如贅而苦覓寄頓書簏地每為人非笑及兹故巢
猶存可以戢翼殘書未燼可以永日而快讀高吟
可以再理十年舊緒嘻舍此將復何為我敗屋荒
林隨影為侶非所苦也拾薪擔蔬之暇長鑱荒顛
類陳於前殊堪為樂且嵗穗餘閑可分架工時益
一歲又足欣然也固合前後所題編曰論古文多
乖之令義則取之古
己丑陽生日識於物外閑居

序三

人多好讀未見書予則自幸性鈍喜忘束閣三五
年便堪重作帳中秘矣故不煩溢簏充棟之藏與
葛隱袁之探及誦作脩投之勞已足遮眼之需也
多病登泉冊、老矣百年方半白髮校藝悅弱目
流豈堪復與埃簡作緣但時予一編得與古人論
世耳辟諸山水之遊昔也志在層巒絕壑長風怒
濤已若濟勝無具今也唯有曳杖平坡美窩清淺
而已無可自慰聊舉大蘇語云誰知聖人意不在
古書中雖然編中猶多長幅左方虛處尚冀向老
吏多見未見書予
己酉春題於予、齋

舊序

秋來失策羈遊清叢殊負心孤岐路爲一征途羽書之飛相望流離之殘相枕也歲莫寒吾行漫來集懷哉旋歸故國燕雀之處而半荻盤空突烟不繼尊俑是寓典衣鶉結且租史從人借家劉地沫不易了風霜酸痛一室蹦跚出無與語入惟枯坐吁嗟乎昔人壯遊似不如是念金甌一缺遂同破甑境寂多思感觸時有寒窗蹙研之畔偶得一素冊乘少有意緒有所憶舊聞呵凍濡州每紙一二則十指懸椎靜亦思動也雖略似竟陵鍾氏史懷而或正史或野史或集或說不專一史久之盈冊亦復霏霏有政但行中無書恐誤處不辨檢括耳題曰寒窗歎歎則有二事涉可喜乃歎賞嘆羨之可愕則嘆息嘆恨之皆歎也紙窮即止春將至行賦千耜祝甌寠勿事此矣

庚辰歲夜固思居士識

此卷甲申已選入編存舊序附後以紀歲月云

乙酉春分日識

論世八編目次

第十二卷　南宋至國初

去編姓氏

宋胡五峯宏 仁仲

朱晦菴熹 考亭

邵堯夫雍 康節

明陳眉公繼儒 仲醇

王陽明守仁 伯安

馮猶龍夢龍

宋魏鶴山了翁

明顧仲方正誼

宋歐陽永叔修 六一

宋王稼邨義山

明張和仲遂

盧恭父舜治 志菴

劉伯溫基

宋程伊川頤 正叔

楊龜山時

明方正學孝孺

王弇州世貞

宋周濂溪敦頤 茂叔

唐王摩詰維

明王龍溪畿 汝中
唐劉夢得禹錫
宋曾子固鞏
唐白樂天居易
宋金仁山履祥
明高存之攀龍 景逸 忠憲
錢啓新一本
右第一卷
明鄭肖齋
徐文長渭
宋徐仲車積
明丘瓊山濬
王辰玉衡
陸儼山
宋蘇東坡軾 子瞻 又字和仲
明張太岳居正
宋熊勿軒禾 剉大
右第二卷
明楊升庵慎
屠赤水隆

祝枝山允明 希哲
宋胡溴湖一桂
唐柳子厚宗元
宋陸放翁游 務觀
明鍾伯敬惺 退翁
唐韓退之愈
明譚友夏元春
顧瑞屏錫疇
右第三卷
明唐荊州順之
明袁了凡黃
宋張南軒栻
王元之禹偁
呂東萊祖謙
元吳艸廬澄
宋項平菴安世
唐皮襲美日休
宋司馬君實光
張橫渠載
明陳王壘子陛

張侗初鼒
王允寧維楨 槐野
宋蘇明允洵
漢司馬子長遷
明李卓吾贄
宋眞西山德秀
元許魯齋衡 平仲
許庸齋仲翔
右第四卷
明宋景濂濂
明袁小脩中道
徐汝廉
宋程明衜顥 伯淳
黃勉齋榦
劉道原恕
明耿子庸
元楊鐵崖維楨
劉靜脩因
宋蘇穎濱轍 子由
朱君復

葉石林夢得 少蘊
唐子西庚
明袁石公宏道 中郎
唐張文昌籍
宋呂與叔大臨
明董思白其昌 玄宰
宋林和靖逋 君復
唐呂化光溫
明吳素衣森
宋陳希夷摶
羅景倫大經
劉元城安世
嚴坦叔
宋車清臣若水
羅公願願
明馮天池時可
李空同夢陽
宋馬貴與端臨
明邵二泉寶
葛見堯

宋黃吉父履翁
明丁長孺元薦
瞿昆湖景淳
張雲門
陸平湖況 [illegible]
宋林德頌[illegible]
明湯若士顯祖
陳白[illegible]若 [illegible]
漢劉中壘向
元虞伯生集 卲菴
明李長卿鼎
陶歇菴望齡 石簣
陳明卿仁錫
張西銘溥 天如
譚于爾應芳
宋晁無咎補之
明劉子威鳳
閔士行景賢
宋陳潛室埴
明劉仁齋剡

宋胡康侯安國
程敬夫
朱敬則
王洪州
凌以棟
李匡中侗 延平
王魯齋柏 文憲
明徐養齋
楊復所起元
元吾子行衍
右第五卷
宋洪容齋邁
陳止齋傅良 君舉
明茅鹿門坤
唐李太白白
許子春應元 名山
明凌藻泉約言
文衡山徵明 徵仲
宋胡致堂寅 明仲
王伯厚應麟

明陸貞山粲子餘
徐太室
唐李文饒德裕
宋林少穎之奇拙齋
陳同父亮龍川
明陶祥去
宋劉屏山子翬彥沖韐之子
邵公濟伯溫
陳季雅
宋黃米裳
宋尹遂昌起莘
楊光輔
宋劉貢父攽
王勉夫楙
明鄭淡泉曉端簡
任德翁
林希元希元茂貞
宋陸象山九淵子靜
明李于鱗攀龍
孫開斯慎行淇澳

唐權載之德輿
明張凌虛鳳翔
宋羅仲素從彥
劉益友充益
周州宓茶
敖東谷英
張文潛耒
晉王子年嘉
唐羅昭諫隱
宋葉正則適
丁南湖
唐劉子淵知幾
宋孫泰山復
馬君瑱
漢班孟堅固
隋李子約士謙
晉葛稚川洪
古蒙六泰
宋黃山谷庭堅
唐韓仁仲友悅命

漢荀仲豫悅
范蔚宗曄
明湯睡菴賓尹
鄭苯菴以偉
夏君憲
陳白沙憲章
胡元瑞應麟
唐杜子美甫
漢王節信符

右第七卷

唐裴晉公度
晉孫安國盛
明王季重思任
李彝臣

右第八卷

明王麟州世懋
宋劉須溪辰翁
晉杜務伯
元郝陵川經
明周海門

費補之袞
屠遵之喬孫
范淳夫祖禹
文湛持震孟

右第九卷

宋張于韶九成
石守道介徂徠
明王濟之鏊守谿謚文恪
胡子厚
計有功敏夫
張玄羽
唐杜牧之牧
李長源泌鄴侯
明霍渭厓韜
吳敬夫楚
宋嚴滄浪羽
蔡傅卿
明劉呆齋定之主靜
蔡寬夫
唐元微之稹

宋介父安石 半山
元倪雲林瓚
唐陸敬輿贄 宣公
李義山商隱
明陸平泉樹聲
周思兼
徐以清
宋秦少游觀 太虛
宋子京祁
右第十卷
明張齊民
何耕丘喬新
宋文與可同 石室
方泊宅勺
蘊子容頌
文文山天祥
宋蔡西山元定 季通
陳后山師道 履常
黄鄮山
朱少章

鄒志完浩
游定夫酢
蔡君謨襄
右第
陸儼山深
耿子庸定向
凌以棟稚隆
徐養齋問
周海門汝登
周莱峯思兼
元陳子貞
宋謝顯道良佐
侯師聖仲良
張荃翁
右第十一卷
宋李伯紀綱
蘇雲卿
王明青
任元受盡言
李果齋方子 正叔

明錢緒山德洪
吳民表
薛方山應旂
葉心水
沈石田周
吳文柄
權菊溪
卲見獨
李古冲

右第十二卷

論世編卷一

于于子纂

胡五峰曰、讀五帝書而後知數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治其國家、自天文地理人倫衣食之原、以及器皿法度禮樂之章、誰推明制作之也、後世有小利微勞邦之人、猶得祠而祀之、乃數聖人功垂萬世、曾不得推崇爾、建廟廷春秋四序享天下之報也、

朱晦庵曰、三皇無處理會、孔安國以伏羲為天皇氏、神農為地皇氏、黃帝為人皇氏、

朱晦庵曰、兩儀未分、渾然太極、而二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此程子加一倍法之說、所謂一言以蔽之、而卲子所謂伏羲畫前之易、可見其不妄矣、

方崑山曰、太極既生陰陽、即生民物、安得天地人各相闢萬餘年而後生之理、竟迄於今纔三千餘歲、世道遞降已如此、蓋未有百年不變者也、

卲康節曰、三皇之世正熙熙、鳥雀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好、春和天氣早晨時、

陳循公曰、忽忽夏秋、過此以往、木落霜飛、猿雁叫

號千古長夜、可不為之慨哉、

王陽明曰、羲皇世界。在人夜氣清明中。此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澹然平懷。學者但信得良知。不為旦晝所亂。使常任此世界。

馮猶龍曰、世謂三墳為三皇書、而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則三墳為伏羲以後事、

羅昭諫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巨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海、仰攻取以苦混沌之靈、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矣

馮猶龍曰世傳伏羲以後。為天子者凡十有五氏。然太昊命官。十五氏中多與焉。則是皆佐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居一方以理民。已如後世封建公侯之制耶。堯十二歲封於陶。可見無不封者。其佐摯封植。則如周公之既封而仍相王室耶。

覩宜山曰、李陽冰志在古篆、三十餘年、緬想上古造書之意、因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艸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豎嚮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

神農始味艸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乃斷榛木耜。教藝五穀。又令民避乾水泉甘苦。可知工藥口在水穀避飽即是醫加

顧仲方曰、上古無侵伐、大刑起軒轅、吾知涿鹿戰未夢華胥年、

語云治日少。亂日多。三代亦不免。自史傳可徵。伏羲在位百十五年。神農百四十年。黃帝百年。少昊顓頊帝嚳七八十年。堯近百年。舜自攝至禪六十（[illegible]不必注[illegible]若此有注有不注[illegible]下仿此）不及更傳子也。南齊二紀而更七主。漢一代兩朝而止、四年。元八十九年。為朝者已十矣。何受命若斯之不一也。

歐陽永叔曰、按史、堯、舜、三代同出於黃帝、則堯傳其四世孫舜、傳其四世祖禹。稷契同父。令論其世次。則湯當與王季兄弟。武王伐紂。是代其十四世孫也。孔子於書斷自唐虞。慎之耶。

馮猶龍曰顓頊代少昊、帝嚳代顓頊、皆從子、堯代

摯帝也堯舜禹上遡炎黃一脈相承後儒妄為
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而篡弑得以藉口悲夫
王稼邨曰天下之數起於甲而勢合於庚帝王受
命之元多在甲毋古今混一之勢數皆在庚黃帝
以來至今不爽
邵堯夫曰極盛莫過於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
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
若合符節
張和仲曰舜作廩以藏書周外史掌三皇五帝書
古文籍亦似不簡劉氏七略在秦燒書後猶云三
萬餘卷何多也 楊朱有言三皇五帝之事若夢若
覺三代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
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記或廢千不識一信
哉
盧恭父曰軒昊之代君為心民為百骸堯舜之
代君為目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民為疾
五伯之治君為工民為林二漢之法君為隄民
民為水
邵康節曰所謂皇帝王伯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
五伯而已但用無為則皇用恩信則帝用公正則
王用智力則伯而已矣
劉伯溫曰堯舜之於民猶以漆搏沙三王之於民
猶以膠搏沙五伯之於民猶以水搏沙後世之於
民猶以手搏沙
胡五峰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
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謂鴻荒之世歟氣復
而滋萬類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導之則亂不有
以群之則爭倫理所以道之也封井所以齊之也
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敘唐虞君臣所為
憂動也
程伊川曰泰山高矣絕頂之外無與乎高也唐虞
事業自堯舜觀之[illegible]猶一點浮雲之過太虛耳
楊龜山曰舜當徵庸觀其設施才德如此宜其非
終身飯糗茹草於深山者今人可小有才氣而不
能自已物功役心乎
朱晦庵曰濂溪言誠無極出一敬字篇語極也橫
渠於此又無說微字言辨之體畢也近之公私邪
正遠則廢興存亡只從此處看破便斷斷了堯舜
惟精惟一使是此事
楊龜山曰克明俊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法度盖不及焉而已臻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後及命羲和以欽若昊天等事法度豈所先仁義而方正學以天下非法之所能治也堯舜推寓之於法其法亦非為身計、亦不為民計、

王弇州曰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為民計亢學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為厲知其不得已也獨尊君近人者慨焉而恫以古人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周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堯降二女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楊肩吾曰天下即不治而吾家未嘗不治者曾閔也一家即不治而吾心未嘗不治者周公與舜

王摩詰曰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許由掛瓢巢父洗耳非入道之門也

陳眉公曰禹荒度土功八年於外方得水平土漸平、教民稼穡易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百姓始略有生理、而此畫大地是洪水獸蹄鳥跡、堯讓位許由、不受固其宜也、嘆乎今之天下濃、即誨盗、古之天下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由之謂乎、則遜位、托而逃焉耳、

張和仲曰觀南巢之放始知堯之授予也堯以天下與舜舜皆謂聖人不私其子然其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貽丹朱者不既厚乎使以微虐之賞居臣民之上焉知其不為桀龐德公遺子以安堯於朱也亦若是矣

古人祭必立尸、立尸必擇人舜之祁也丹朱為尸、則舜能化之可知矣、

張和仲曰虞自幕故有國、即瞽瞍亦無[illegible]當鹿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盖謀立庶、家欲殺兄、亦斷奪嫡、不然、匹夫敢無故殺子乎、聃稼陶漁本以

王龍溪曰、人情得之親炙者屬意淺得之傳聞者用意深故曰夫子賢於堯舜、豈易賢乎、

劉夢得曰、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愷舉焉、曰舜用之、不言天、擾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稱帝賚、用天之對、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蓋天與人交相勝耳、

曾子固曰、所謂良史者、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厭知、之者不厭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豈獨其迹并與其淡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

白樂天曰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益不三載則政不立而蹟求之心生馳致之化廢矣三考無黜陟則勸懲之典廢名實之辨混矣

陳著公曰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言官也使言官而自為讒也當以何法、之嗟乎天下如有言路不清而可望通者哉清之、術則在知其人不在乎其官也

金仁山曰堯舜禹以天下為公皆承其祀三代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各祖其先堯舜未必同出黃帝郊鯀當在夏之末造

王弇州曰古帝王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和之道也德不足而強尊之其義天乎無乃僭日月星辰哉

高忠憲曰舜治天下至纖至悉也而孔子曰無為者得臣行職之後更不用己意參焉耳

錢啓新曰釋裁歸根復命是聖人兌卦中道理也

北吾儒卻以出震功知作用堯舜既禪位後雖然不動此際當不異

兌位乎西以欽震位乎東上蔡生兌義為恐發主乎動未云

論世編卷二

于子于纂

方正學曰、行於一人之外、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夏忠、商質、周文、守之久於周治而後亡、其風俗素定也、

觀崔山曰、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節、亦莫易也、豈獨夏正、商建丑、周建子、亦一代之興、各有所尚耳、非改月次也、若改月次、則四時之序紊、而民聽疑惑、將畊耘斂藏、皆失其候矣、予攷諸古人文籍、未論他書、即詩書易春秋左氏所書之月、實皆夏正、而後人槩謂以其月為正月者、不深考其義耳

蔡元定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

鄭有孫曰、商周改夏正、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據、朱子云、或是當時二者並用、此說較近、

洪水九年、為害極矣、拯斯民而奠厥居、唐虞讓功勳、韓退之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過矣、夫楊氏墨氏、豈能磨孔子之道哉、即孟子從之無父無君亦究其末流之所至耳、退之又言孔墨必相用、論皆不倫、

徐文長曰、九年之水、知云連歲、滂耶、若懷山之勢、至于九年、人物俱盡、禹何以施其疏鑿哉、

徐仲車曰、禹治水、疏河浚川、未嘗相隄防也、壅塞之、義、班固有禹堙洪水之文、豈不謬哉、戰國苟為已利、壅防衆川以遺害隣國、或引以灌田、不復問禹之故術矣、治河者、若先議復九河乃可、

朱臨菴曰、禹治水、以北從低處下手、下而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泄、

丘瓊山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周以前河勢自西而北東、宗迄於今、則自西而東、又之南矣、河之害、在四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賈讓為漢哀帝陳三策、從來止用其下、朱子之說亦出於讓也、

王辰王曰禹定五服遠者賦輕似獨重責於畿內何也蓋民勞則向義京師天下根本情則天下皆惰侈則天下背侈風之所自也禹不欲使天下勞以供其惰天下救以供其侈也今之京畿地不田人不農東南之憂也得徵與古之甸服異耶

陸儆山曰禹貢、物、止載八州、冀獨無之、冀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昔然矣

高忠憲曰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懋遷之法後世善理財者總不外此但官府謀國之心能如謀家之心何患貧乎

丘瓊山曰禹貢庶土三壤賦皆有一定之準則後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既無底慎之心又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不均國用亦因以不足也

禹言人無利不可使也又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嗟夫吁咈都俞猶在於耳而堯舜之民於是遂不復見矣

蘇東坡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武王遷之雒邑已見笑於義士方周之盛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亂知其後為子孫懷辟之罪秦楚與齊三虎垂涎而賊知周之地何足以把國徙以寶在耶淪沒泗水者知周人鍛之以緣禍也秦皇漢武萬方出鼎與兒童之見何異

馮猶龍曰禹鑄九鼎以象九州蓋水患方除制作已備如分野土田貢賦封建之式鑄之鼎以為鎮無準耶黼黻圖兩圖象神姦何說乎

張太岳曰虞廷諸臣陳謨獻說皋陶之言最為精粹當其禹方經理九州則宅揆之任必屬之皋陶矣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亦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可見矣後世獨以為刑官殆不然當禹末年皋陶必已沒不然必不舍之而傳子也

史言太康居喪不哀農政不脩四夷皆叛羿因民怨距之於畋五子作歌皆怨太康而不及羿蓋孝者君德之本農者立國之本古史筆法簡嚴如此羿篡逆之始也其距太康回於畋浞即効之亦娛之以畋似是拙計而羿卒死焉何也蓋其行媚施賂愚弄其民亦做羿因民怨之故智也熊分軒同少康克復舊物虞君之功也當羿浞相

繼。夏之亡也久矣。虞君固守其國以至滅亡。亦異人哉。

論世編卷三

于、于纂

陸儼山曰自成湯以来天下混一為正統先儒論之詳矣、恐亦過繁而未精、予意欲析而論之。蓋有正。而不統者。有統。而不正者。

楊升庵曰湯武逆取順守此漢儒謬解左傳耶易
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焉有逆而順天應人之理
惟左傳季札有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之
語然季子猶懼其不終而謂湯武為之耶漢儒蓋
本於此而轉失其指矣
湯既勝夏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順民所欲而八年
此異世以年階戾之欲亦離順知其勞天下亦云
至矣
嬰節代勝文不稚馳六事自責亦備可謝豈成湯
之軌猶有癘政闕昭華萃連雲冶容舞雩讒言刺
於止棘寵賂章於官邪如是必遇灾而後禱耶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周之卿士亦多親故知人之
難也如此立賢無方成湯獨見
席去水曰伊尹遭時亦大不幸矣尹之道大尹之
功偉而孔子未嘗有一言及尹何也
祝枝山曰湯桀之敵國也伊尹三聘五就行藏亦
可疑
高忠憲曰人節無嚚然於湯勝的心腰中布禍然
而跑的彷徨未有不為齋稱所應者
胡安湖曰天生大聖賢不數生大奸亦不數惟中
材最多是以伊尹周公武侯功大
王弇州曰盤庚賢主也然讀其文而知商之衰與
商頹之所由漸也
金仁山曰盤庚立弟必有所不得已耳非商家舊
制然也史言廢嫡立弟比九世亂若湯既丙壬史
不應以罪歸後主
張和仲曰傳說之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
矣或否焉將不立之為相歟且天下之貌似亦多
矣使外似而內否亦寄以鹽梅舟楫歟或又云武
丁嘗居民間知說之賢但一旦舉而加之臣民之
上未必帖然以聽也蓋俗尚鬼因民之所信而導
之故徵於夢焉皆非也蓋性情治者夢寐不亂不
觀孔子之於周公乎帝賚良弼恭默之誠自能致
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都亦六七遷而國勢獨強商德
最盛蓋損上益下遷之義也

熊勿軒曰三代之俗商為最美
楊升庵曰史遷作殷紀未見古文尚書孔安國信之遂以祖甲為太甲朱子亦因之於賢聖之君注不稱祖甲愼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必及祖甲且與二宗文王並言而不及太甲則祖甲之賢可知若以太甲為祖甲則周公何倒置之中宗高宗之後乎
高忠憲曰殷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楊子雲只為錯解此一句耳丈夫此身是千古此身千古保得方成明哲而知之身而盡和古之身伊始若臨難苟免即是殺身偷生雖殊終歸一死
柳子厚曰周首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又去向使紂自懲武庚念亂誰與圖存箕子隱忍為奴圖人事之或然也及天命既改以法授聖以道訓俗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易曰箕子明夷正蒙難也
陸放翁曰紂為長夜飲或曰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有云畫燭燒闌曉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長夜飲也
紂沈飲一國失日問箕子〻〻辭以醉乃屈子自許衆人醉我獨醒嗚呼原死矣
楊升庵曰左傳既云微子面縛又云左牽羊右把茅豈有四手
張和仲曰微子肉袒面縛左氏之誣也史言微子抱祭器歸周歸周矣又何待周師至而縛耶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卿辟之事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論語云微子去之〻〻者去紂都而遜於荒野也一時釋囚封墓獨不及微子以祀遯求之獲也適武庚就戮始求殷後而微子於此義不得辭耳彝周之說無乃謬乎
按呂氏春秋云微子與紂同母特微子之生母尚為次妃耳然則太史所據之法尚有可議豈商家弟及舊制嚴嫡庶之辨固然乎
高忠憲曰孔子謂夷齊民到於今稱之聖人貴名哉試觀古今忠臣義士精爽表〻於兩間者何物乎民所以得而稱之也
鍾伯敬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旋下一代蓋殷先以放伐也
韓退之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人而已至伯夷叔

彝則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也
譚友夏曰太公望用於周是伯夷心事
紂厚賦以實鹿臺之財。及其亡也。衣珠玉自焚於
此。武王初克商。即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以賑貧
民。嗟乎。一。亡。以。此。一。興。以。此。嗟。乎。財。也。
鍾伯敬曰蜚廉為壇報命嬰侍中之義人也後之
以大臣自命者勿輕詆此輩

頌瑞屏曰商人之詩駿蕨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
肅殺先罰而後賞其驗於斯乎當時有天下者三
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之東遷依托諸侯地
不大於曹滕雖過其曆非商比也

論世編卷四
于、于纂
鍾伯敬曰古公才近周公有周經制半出其手觀
依豳諸詩可見其立季傳昌此示開國承家至情
初無損於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而後世
乃屑屑焉代為之諱不亦多事乎
史言周家以陰行善發祥初不得其解及觀陳平
自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已矣終不復
振乃悟

朱晦庵曰伯夷泰伯心事一般但叩馬之諫伯夷
可施之武王而泰伯所處在父子之間形迹必不
可露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史云太王有疾泰伯採
藥不還疑在此時去也
鍾伯敬曰泰伯讓國而不失國虞仲在周本不當
有國而得國於吳嗚呼讓何負於人哉
有周王業在泰伯去國文王傳位之際大勢已成
故孔子皆以至德歸之

唐荊川曰化之隆也侯於遠治之衰也侯於近文王壽考作人而田野武夫可為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學校廢壞士人挑闥而無禮故兎罝子衿並列國風

王弇州曰有華美女驪戎文馬所以淚中紂之素志巽九二曰巽在林下用史巫紛若吉是也

胡溶湖曰周家文武成康父子孫曾相繼二百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千古再見而已

顧仲方曰呂尚辭棘津國損靡所適廢屠朝歌市垂釣磻溪石吁嗟一代雄不遇終山澤

屠赤水曰太公百歲人能跖馳戎馬其精氣迴與人殊宜灌壇之龍不敢以風雨過

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讒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報曰賢者出走王曰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怨誹矣王曰嘻遽告太公、、曰刑勝也亂至矣此時太公已年九十使更幾年紂惡未甚則歸周二老後世不能別也

武成周家典謨也孟子止取二三策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又云誦其書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蓋無書不讀方能作此語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授人○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垂○上○本○無○大○事○也○惟○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

邵康節曰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下○一○等○矣○

張和仲曰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無蠢動者及武王既老商民不靖武庚挾殷鐵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淮徐相挺而起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蓋湯之放桀亦聽其自屏一方而終耳未至黃鉞白旗之甚者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當是時若非周公之聖消息彌縫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至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豈可並言哉

王弇州曰桐宮居憂處仁遷義讀金縢則凜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

蘇東坡曰管蔡非逆也特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

張和仲曰舜之於象。禍止及身。故舜得而封之。管蔡之於周公。禍且及國。不得不誅也。

祝枝山曰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由周而論則曰頑民藏泉伯云武王克商遷鼎義士猶或非之杜預以為伯夷之屬非也

袁了凡曰文王服事殷三叔商之遺臣文之子也少康復國後世賢之獨不許武庚耶信文王而疑周公或亦三叔之所以叛乎

方正學曰周公之時殷之遺民大者作亂小者驕滛公方伐叛作大誥以告四方而猶惟恐傷之曰義民曰商王士至於康王命畢公乃槩曰頑民不識導民之微權矣

周公陳公劉之風。公劉修后稷之業。古人致治無不。以。民。事。為。本。

張南軒曰周家、法。其君子重稼穡。其家室將織紝。相與咨嗟咏嘆。服習乎艱難。歆思其勞苦。此為王業根本也。故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其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其所以衰。

頤仲方曰召伯周大臣勤民不遑息巡行聽獄、王風播南國公侯及民靡莫不得其職一覽甘棠篇千載情何極

太公五月報政曰簡其君臣禮從其俗魯公三年報政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其後齊伯諸侯而國卒易姓魯之強宗如三桓以降亦寢衰微公室雖弱守禮以存遂與戰國相終始古人立國脩短理亂係於作法如此嗚呼一變至魯孔子蓋云不易也

丘瓊山曰。成王都鎬。而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雒。此兩京並建之始。雒天下之中。謂之成周。鎬天下之至險。謂之宗周。我高皇都吳。太宗都燕。金陵天下之大利。金臺天下之大勢。亦此意也。然周漢唐宋皆並建兩都。地皆接壤。惟我朝則不然。

陳眉公曰。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流中間大地。是曰中條〻〻。以豐鎬為背。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以雒邑為腹。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定鼎焉。青齊為尾。伯禽分封。傳國最久。又生孔子顏曾。古人相地分枝擘脉。如解牛破竹也。

陳眉公曰。井田。兵法之祖。周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若心所存也。儒者稷云寓兵。而不達公所以寓兵之旨。在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伐敵。遂寓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名曰獵。所以善藏其兵於不窮也。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事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導民富強。為千古兵家不傳之秘。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曰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民之親上而樂生如此。用之以戰。有不為公先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繡。則不必設地經以制戎馬。凡屋皆土者。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民。、二十受田。六十而歸之官。則不必汰老弱以叢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立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今國計僅支目前。國勢日趨貧弱。為其竭東南之民。養西北之兵。卒之首尾兩困窮。富強俱困者。不知寓兵之旨也。不獨不識井田之制。兼不識講武之法也。

王元之曰古井田之制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古四民而今又一民也

呂東萊曰國之重事惟士與兵井田之制皆取於

農工商不與也取其質朴故耳

魏鶴山曰予讀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所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亦先事為慮及觀周制則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鼛之警有臺榛之守其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名蘋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設險固國自有長慮

唐荊川曰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不去其鄉。公卿大夫。不去其國。出有祿仕之榮。入有桑梓之歡。雖委質而効之君。未嘗一遠其親。即卿命而為使。亦不越友邦侯服之間。其所宦而歷者。非有絕棧驚棧驚波。瘴癘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蹙焉者也。非有侏儒貍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觸而愕焉者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淡悲其下。下、之所以自鳴於工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工不必恃其勢之所易以使下。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事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仕者蓋鮮宜也。

程伊川曰宗子法行人知重本。公卿各保其家。則忠義立而朝廷之勢自尊。朝廷之本自固。今之驟得富貴者身死而衆子分裂。家且不保。安能保國。漢宗子之法雖廢。猶然其詒。令猶云賜氏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宗法猶在也。

唐荊川曰大宗者收族者也。古者同族而立之宗。族有餘財則歸之。不給則資之。其族人有如胸脊手足。相為一體。其財產如津液血脈之經絡營衛乎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壅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族。

自井田廢而始有以貲甲於鄉者。自宗法廢而始有以貲甲于族。于是富人。不免有僮奴獻臃而族于捺瓢者。仁者不悲也。為之義田以贍之。猶有大宗遺法焉。然君子以為大宗之法益隱矣。但豪田可以自為之制。而大宗非工之人為之制。不能相聯屬也。

宗子之法勢不可以復行有志厲仰庶幾以義田補之擇子弟之賢能者以為之主以賢祥賢循可以之

唐荊川曰古今之變。其可駭也。夫古之職於學者。必鄉老國老。道隆而德純。鄉之大夫。嚴而事之。有大事。從而乞言。其在天子。則為之饋醬酳爵于學。不變。則有移之郊。遂。屏之遠方之條。以令觀之。郡邑。又何其殊也。脩教化。興禮讓。育才善俗。亦恒謂於郡邑之師是賴。乃考其職守。不出庠食句稽而已。所受日糓滋米。月朔望抑首促步於守令之庭。候顏色喜怒以為榮悴。即則謹于前。面而師。背而嘲之矣。得善地。惟飽且臥耳。得瘠地。惟悴無聊。泮宮而逆旅焉。噫攘其卑褻之勢。雖有道之士。行古之法。將見齟齬而不行耳。

朱晦庵曰古人以實行興賢。其法備矣。今之為法。亦云教之詳。取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糊名謄錄。稽防曲盡。而其取其黜。不越於無用之空言而已。士既失其所以自重之義。但知為空言可以邀祿爵。何暇復思上之所以取我者其意為何哉。

吳州盧曰士本有可用之實能。反取其不可用之末技。時既失人。士亦失志。

蘇東坡曰周之制。民之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又按其輕重役之。有不格而患苦其鄉者。謂之罷民。雖未入於罪。亦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役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周之民。小惡已不容於鄉。豈必待其敗而後刑之哉。今之為惡而不入於刑者衆矣。巧為規避。持吏短長。終身為不義而罪不可指名。人不敢詰其入於法者。蓋無幾耳。

多資佗善以讒之不然據此則舊
適查巳審矣

唐荊川曰古者教民。閭有塾、族有師、塾族之教民之出入者。必受焉。敬敏任恤則書之、孝弟姻睦則書之、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禮樂治、納之至善之域、豈直處庠序為然哉、周之將亡、其典廢盡、於是士大夫或抱器而私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絃歌鼓瑟者至數千人、追數百年、諸生猶以時就而習禮焉、至使觀者低徊而不能去、何其盛也、自是以後、西河鄒魯、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或卒受經、社

為太平之禁觀而當時所為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邪、千乘、由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師道之在山澤而其功過於三代久矣若以庠序言之則今之學宮可云備矣蠻陬海徼僻郡下邑莫不置官生徒多者至千人然而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焉否也其所稱高等者。不過辭章聲科滿心滅質之具。說淑矯誕之習。豪傑之士。是以棄去。相與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導其趣向。樹之風聲。而先王之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蓋亦不得已焉耳。

朱晦庵曰天下事、非一人之聰明智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方其未用。已博求人才。置之門牆。獎勸所及。亦不勝其衆。至於當事之日推挽成就。布列於位。何功不成也。

劉伯溫曰古者有畝之田無家不受民什無饑寒者、故澤池山林有禁。然亦將育而藩之以足民用。若後世、則貧民衣食於是勢有所不可、如煮鹽海水乃天物而國私之。是與貧民爭傢也。故禁愈切而犯愈多。曲不在民。知天下之重禁。惟嚴主權而不在衣食之數者。如錢與幣可也。

唐荊川曰古者林麓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璝莫不有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交者懼夫利之所孔之不室而爭獄滋多為民害非以自封植也

楊龜山曰周官泉府之制、以民用之贏乏、物貨之有無、常相因而至也。故不售者有以斂之。將使物之無滯。非以賤故買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將使用者無乏。非以貴故賣也。

朱晦庵曰、古者歲凶錢斂。方鑄以權物之輕重。以養饑民。

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朝者三十六國、穆王能伐之、其用人訓刑、猶存先世遺緒、宜乎孔子定書而存君牙伯冏呂刑歟、

金仁山曰、呂刑不失哀矜之旨。然繁而寬。衰世之法也。

胡雙湖曰、孝王封非子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至襄已百四十年、至始皇則又五百餘年、天變易測耶。

祝枝山曰、宣王側身脩行、諸侯復宗周、々室中興自宣而外無聞也、然靈王太子晉曰、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則周蓋未嘗中興也、久延天命、不可謂非辟公卿士夾輔之力、

馮猶龍曰、詩有鴻雁、即有黃鳥、有常武、即有祈父、宣王未政、其不克終乎、

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孔子生於靈王二十年、老子歷世有聖人名。而五千文授關尹、亦在昭王二十三年、時。蓋。君。道。之。終。而。師。道。之。始。乎。

頤歙夷夏論云、老子出關之天竺維衛國、々王夫人名淨妙、方晝寢、老子乘日精入夫人口、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左腋而生、

鍾伯敬曰介葛盧來朝知牛音云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信一語使人惕然又在慈氏未生說法前也

唐荊川曰孔子序列逆民數人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心與逆而易識也其降而辱者心與逆而難識也蓋此數人者隱然于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繫戀卿卿也

鍾伯敬曰平王封秦襄公。賜之岐西之地。應戎之尋之也。而擲之秦。與同小兒戲耳。秦滅周。平寶器。之。嗚呼豐鎬重地而為賞功之物乎。

項平庵曰自天理觀之。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論之。則申侯乃其罰兄成鄰也。夫子刪詩存揚之水。其刺之當矣。春秋托始於平王。其義可知。

馮猶龍曰平王四十八年。魯侯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此魯僭祭禮之始。

鍾伯敬曰叔段馳馬試劍公于耳。其徒皆狎客媚子。從史為歡。詩所稱道叔者。止射獵食飲之事。非如武公之徒。隱衷豪計。所謂我闈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

又曰周鄭交質。此何等世界。乃左氏謂之二國。

衛武公侯爵謚聖古今無兩

皮襲美曰后稷殺厚叔向殺魚噫殺尚不可。況於殺乎。然已不殺。他人殺之。已刑及一人。他刑則覆族。此古人所以惜其族也。

鍾伯敬曰鄭伯射中王肩。乃猶曰君子不欲多尚

人。況敢陵天子乎。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何異司馬懿挾其君於伊水。送大官食具詣行在乎。亂賊。面目。不甚相遠。

鍾伯敬曰。申生帥師伐狄。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曰。親以無災。狐突嘆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哀怨之氣。豈不招眚而致災乎。此四皓之所以有功於漢。未可議也。諸人聚哭。竟不敵一優施乎。

白樂天曰。申生之孝非恭也。卻之始形。不能為虞舜之齋慄祗載。禍之已兆。不能為泰伯之讓位去國。難之既作。不能為重耳之遠害全身。左氏無識焉何也。

司馬君實曰。杜元凱謂荀息有重言之義。故左氏以白圭之詩褒之。非也。彼生而許之。死而背之者。小人之行。君子不識也。獻公廢長立少。荀息晉之正卿。宜以死爭。而反以死殉。則息之言。玷。於。公。未。殁。之。前。而。不。可。為。於。公。已。殁。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正。叱。聽。息。而。為。之。惜。耳。

鍾伯敬曰。國破君辱。千古時勢之難。莫甚此時。晉惠之有呂郤。不遂狐趙。其無成也。以事非其主。然亦可見臣子於國家。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處之事。而成敗非所論也。

司馬君實曰。王者必立三公。一人居內。二人分天下而治。曰二伯。周衰。伯職廢。齊晉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因而命之。以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伯。之名自是始。

黃東發曰。伯白。猶王白王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正音定位之名。轉聲有為之稱也。

司馬君實曰。王伯無二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特德澤有深淺。功業有巨細。而名位有尊卑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者也。

楊升庵曰、世稱五伯、濫矣、予見其三。未見其五也。夫伯、何為者以聯諸同會盟以　社稷固維城是之耶耳桓。伯之雄。文其繼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曰然則五伯之說何昉乎。曰。戰國之士。所以鼓其君者也。

張橫渠曰五伯假名。即非又毋天下之心。故不得為王道。

張和仲曰均田之法後世多行之不能久也唯三代千餘年不變。蓋。有。封。建。之。制。以。維。持。之。也。諸侯五等。世守其國。授田於民。如令富人授佃客耳。程其勤惰。較其豐亡。戶口收授斟酌阡陌之利病。皆習聞也。降及戰國。諸侯之地惡廢。其法雖未全廢。其弊已不可勝理。至郡縣以後。則守令遷除不定。在事歲月有限。即行均田。不過曰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孜孜不暇。受成吏手。徒滋奸弊。增紛擾而已。

張和仲曰、魯初稅畝。以民不盡力於公田。故履其畝而稅之也。魯國壞田法。然亦可見民風已自不古。

金仁山曰孔子傷王室之衰諸夏之弱而許管仲
之仁此聖人憂世之旨也
司馬君實曰先儒以管仲得君不及行王御故孔子
稱其器小非也周天子御在孔于豈以此望桓公
哉當時管仲有偃然自足之意而禹跡所及荊帶
所加未能皆率職也紀綱法度禮樂文章無以尚
後世也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柳子厚著四維論非之
誠是也然管子式以禮義訓民士以廉恥訓民
荀子言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斯言過矣脩禮
未暇矣其為政
張和仲曰世儒論廢井田罪必歸之秦然實始於
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為鄉二十有一工
商之鄉六士鄉十有五勿使雜處則井田之壞有
其漸矣至秦乃盡壞耳
管仲內政猶用井田法井田法自此而壞非仲不
能壞井田非仲不能復井田唐太宗言不封建不
井田終不可復三代之治然行封建必先井田矣
陳王壘曰曹昧屢敗失地劫人於無倫辱國甚矣
論者全見齊人之信非弄胄子

金仁山曰襄公之弒糾固在內也不誅討賊請國
而弃亂及小白正位知反興師抗君何為者仲之
輔糾乃如此
鍾伯敬曰管仲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源一
切變更能順民情為之若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
為之此商君才不及管仲處於法則本無相懸
張侗初曰鮑叔知管仲事是他病處却看他好
處出來
王元寧曰齊桓封禪管仲非之誠是也然以為古
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則出齊
魯陋儒之說
屠赤水曰齊當國難康事艸創仲纍臣也於嗣君
仇也一朝起而圖伯犇列侯於指掌摧勁楚於頋
盼何其神也闡仲名登儒籍念其前若賤貧之累
後追經營之勞繁脩譜之功在何時乎管仲之于
一書文列千古窮心偉手又誰授之也
朱晦菴曰當春秋時天下大勢若無管仲楚必為
周室患
王弇州曰太公之輔武埸管仲之輔桓雖
桓公薨諸子爭立不得歛管子相業及身而已李

泰伯曰若敎管子身常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伊川曰管仲得君時。君心未蠱也。故能立事。若君心已蠱。雖管仲奈何。

張和仲曰晉伯諸侯。以重耳賦知大詐。彼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惠公相繼敗亡。重耳若不聞也者。惟以靜待。至內外屬望。然後徐起而收之。楊升庵曰晉文之功多於桓。而罪亦多。事速於桓。而義亦先壞。名盛於桓。而實則衰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非桓匹也。桓得江黃而不以伐楚。文則曰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爲者也。桓會則不通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識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寧不得鄭。不納子華。謂奨臣抑君。不可以訓。文爲元咺執衛侯。綱常於是紊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爲也。

鍾伯敬曰敗於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於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司馬子長曰襄公脩行仁義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之有禮讓也

宋襄之有目夷以兄弟則恭而友以君臣則忠而義世笑之宜也

呂東萊曰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蓋怯者血氣勇者義也

鍾伯敬曰鄭公黑肱疾歸邑於公曰生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可以後亡蓋財者民之必需在國本以養民也若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積於貴者之室以有用為無用於理戾為逆必生亂以禍天下

鍾伯敬曰楚商臣弒其君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生而不保其身死而以瞑爭謚異哉共王將死自請謚靈厲臣以為知過乃謚共又以讓得秦王則又一法矣

柳子厚曰梁丘據同君不爭古諂媚士梁丘之媚不嫉反己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尔莫類梁丘可思何況晏子

李卓吾曰晏嬰之鷹犢道也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嗚呼文武安有別也世平時緩戶禮樂而家詩

書别晃佩玉以立於朝者視今胄為麄人小々警戒即推與麄人蓋食內者細人也安得此附罷臧敵之麄人而用之哉

歐陽永叔曰田穰苴若司馬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

鍾伯敬曰事有可筆之書而不可見之事者。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也。直以弑君之刑々之。不可也。若屠岸賈之滅趙氏。必用董狐一筆為辭矣。

程嬰何以必死曰杵臼不死則孤不保杵臼之死實所以立孤而嬰雖立孤尚欠一死蓋嬰之死在臣道可以已在友道則當然

司馬子長曰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厥感景公紹趙孤之與趙魏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鍾伯敬曰韓厥子論還都曰近晉公室乃貧要散論周都雖曰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猶有獻于遺意

眞西山曰子產相鄭四十餘年內則諸大夫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歲至城下國危且弱幾於亡矣子產從容四辭皆有次第豪宗大姓弭然聽順交鄰以禮而不狗其求終其身免於諸侯之兵考其用人得聖人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者

子產論晉平公疾深明人鬼相通之理扁鵲之於趙簡子亦然理也非術也

許魯齋曰子產處衰周小國孔明為西蜀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尘々天下可以湯無定論妄為之哉

顧瑞屏曰管敬仲言四民雜處其言哤其事亂夫雜處猶不可而況不為四民者乎令之不詩書不齡鈴而說音韻句以為文非農而興梩植穀非工而飭材辨器非商而奇算寵償乃皆附於士與周人八成之令。所謂邪、泳、邪、誣也。嗟乎。四。民。莫。可。慮。於。士。矣。

鍾伯敬曰優孟為友不在振其子之困而在表其行之廉知人哉炸敖也
叔敖相楚施教導民不罰而化三罷無怨色身辭封邑而預為子擇邑於如谷厲丘之間似得黃老之學不僅、以廉名也

司馬子長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屠赤水曰季子觀樂審音師曠不能過也彼生長文身之俗何時習而知之孔子謂季札吳之知禮者特往觀其贏博之葬是殆神悟天縱予惜哉吳失一賢君也宜其民所至歸之如流水

炸時不義宣公之墓。終身不受先之祿賜。子鮮不豢衛君之食言。終身不向衛國坐。處人倫之變。歸於自潔其身。孔子於春秋皆無貶辭。不應偏貶一延陵季子。

張和仲曰古今兄弟讓國寡、數人。可謂宇宙稀曠事。而宋儒以委禍罪季札。似是而非。季子在一國能知一國治亂。豈獨不知闔廬之為人乎。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及僚亂矣。散財結客。數十年而始鮑、而致之季子。豈賢季子而甘為之下乎。亦忌也。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知。

欒共子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所其在則致死焉非輕視死乃重視死也

古人重容、如邾隱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受玉卑其容俯晉惠受玉而惰辨妖祥於四體。如卜著龜。

張侗初曰孔子論列國大夫於甯武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嘆夫、今但言明哲保身而已然非明哲也巧耳、天下本無事、巧者尋焉有事、愚者死焉使後世而無愚者、即巧者何所托以自存矣

文伯之母。死子而不哭。嘗疑其已甚。何至以好內細過。薄其生平。及念蘇李子之才。妻不下維。桓沁西梟雄。駕馭不行於內。霍子孟之小心謹慎。以顯赤族。梁冀之跋扈。孫壽制之。一。牝。司。晨。畜。事。敗。乎。要其始亦不過如文伯。、、母見及此矣。

許廉齋曰春秋二百年人材。如齊之管鮑。晉之狐偃趙衰郤克先軫。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奚。鄭之僑。吳之札。宏碩之器。明敏之識。正大之論。端實之操。漢唐盛昔。未見有遠過者。然皆無所用於世。蓋陰陽氣運之厄。非材力所能施乎。

論世編卷五

于、于纂

邵康節曰人皆惜仲尼之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

宋儒濂曰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一則曰存心養性一則曰明心見性究其實一也春夏中而萬彙榮秋冬屈而庶物藏皆一元之氣運行、、之外無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戶闥之封不事形迹而一遡於大同 刪

陳玉壘曰孔子非不知最上一乘只以中字立教曰中人以上方可語也 刪

袁小脩曰古今論性莫如孔子然習不止一生亦從多生来上知多生習善一生習惡則善重而不移下愚多生習惡一生偶善習則惡重而不移善惡皆習者也中人也必教而後善者也君子自强不息之學亦然若學止一生忘憂忘食老已將至不亦空勞也哉 刪

祝枝山曰孔子言事人事鬼知生知死一而不二又言祭鬼享之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即輪廻之義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生死鬼神之情狀矣

非佛始創此說也自古聖人其足萬善一與佛同
後儒凡遇聖人之書近於佛者必別立其說刪
高忠憲曰人生歲月。一日誠一日。無間習染。一日
增一日。孔子之資。十五志學。七十始從心。令吾輩
少却聖人一日志學。使多却世間一日習染。尚可
以泄泄耶。
徐汝廉曰孔子言五十知天命。非遜言也。孔子少
年。如太阿之新出於硎。如神龍之方躍於淵。固將
提挈天地。經紀人鬼。挺桐帝王。安可遽責之曰周
公夢幻。鳳圖妄想也。必至揮戈日落。砥柱波流。無
人桓魋。似不見饒。
陳眉公曰孔子之欲從周也。曰郁郁乎文哉。人且
謂天地之不可無文若是。然曰周監於二代。郁周。
之。文。實。祖。忠。質。非。離。而。二。也。離。忠。質。何。以。為。文。
程明衛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必行
文武之政。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亦非革命之謂也。
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妻淫不制則出之。慎潰氏奢侈逾法越境而
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途。
衛不拾遺。三月而政成。一變至道。其有所試矣。

所不力。無所不傾。乃。始。捷。頓。却。步。知。天。之。為。天。蓋。
有。以。命。我。也。曰。爾。禮。仁。而。也。之。也。爾。衆。哀。而。嗚。之。
也。爾。懷。寶。而。木。鐸。之。也。
蘇東坡曰晏子亦知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而
莫能為也。孔子得政。期月耳。墮名都。出藏甲。而三
桓不疑。孔子之見於行事者。如此。晏嬰之用於齊也
久。景公之信其臣也。何如定公。而田氏之禦。何如
三桓。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高忠憲曰孔子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必聞
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但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迂
黄勉齋曰孔子嘗言我戰則克。觀夫谷之會。費人
之亂。信矣。及靈公問軍旅。甲兵則曰未之
學也。未之聞也。兵。可。以。為。禦。乎。
劉道原曰孔子為政。不免民謗。久而後息。得民之
難如此。若爾君早遷之遷城矣。
陳眉公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令人憂聞講而不學。
蘇東坡曰陳恒弒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使哀公從孔子之請。則凡所以勝
齊之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三桓不治而
服可知也。

楊升庵曰仲尼請討陳恒。胡氏以為先發後聞可也。仲尼此時。已致仕。家既無職。何。所。為兵。若聚兵。是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匪也。無一可屬。沐浴而朝。於義盡矣。

李卓吾曰孔子請討。此使是春秋實際。豈待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

耿子庸曰登東山二言。僅可為孔孟自道。江漢二言。僅可為曾子自道。

司馬子長曰孔子晚而喜易。蓄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孰能注意焉。

李陽氷於李斯嶧山碑、得小篆法、其後見李孔墓字、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仲尼自言好古。想無所不造也。

程伊川曰孔子感獲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卦因見河圖洛書、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大抵有發端處、

楊鐵崖曰、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以為諸經成之祥、而出、乃見獲、故公羊以為異、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為終。獲之。云。者。悼之。也。其理為長。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

劉靜修曰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氣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而作亦可也。

陳眉公曰、孔子於易。著慎言者十二。於禮。著慎言者八。於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亦既拳拳矣。老子猶譏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訊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也。以。易。發。當。深。禍。愼。謹。矣。

白樂天曰黃老之學。尚寬簡。務儉素。于賤得之。不下堂而單父治。

蘓穎濱曰佛法與老子相出入。皆所謂形而上者。

朱君復曰老子無論道德高廣精微。即五千言段段奇變章法句法字法之妙。亦萬世文章之祖。

楊龜山曰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可謂述而不作者。孔子竊比老彭。即老子也。

朱晦庵曰觀曾子問中言禮數段、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可見、老子、周之史官、掌古典籍、五千言宜述舊聞矣、

葉石林曰老子之書、與易異者蓋無幾、

唐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特是道。何所不容。而尚不能無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不容。斯可以西遊矣。

袁石公曰老子源於易、仲尼贊曰猶龍、即易所謂龍德也、

王弇州曰易、知進知退者也、老子以退為進者也、佛則盡舉而空之、刪

王弇州曰老子非小仁義而薄禮也、小仁義而薄禮之時也、

程伊川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和風慶雲也、

朱晦庵曰顏子不是一个衆善的人、看他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蓋為邦之道、固知其能、不待言矣、

陳眉公曰古人云智過其師乃堪傳道、顏子早年衛眼清徹、簞瓢自樂、似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孔子或倦於遊歷、故三嘆其賢也、刪

王龍溪曰顏子屢空。是滅播法。人心本無一物。一切知解不離世情。都是增擔子。擔子。擲。重。愈。超脫。不。得。矣。刪

張文昌曰顏子不著書、以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論也、刪

野史載國(明)朝初、高麗遣使獻古本顏子、朝廷思其偽、却之、顏子語、思雖僻假托、即偽亦非不可辯者、且人能偽作顏子書者、豈肯作偽、

朱晦菴曰曾點有康節的意思、看他在、處、莫非可樂、

程伊川曰曾子之學、後來不可測、既傳孔子之嗣安知其不至聖人、

呂與叔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眉公曰曾子養曾晳孟子僅言可矣大約父子慈孝心只一般大學所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親之於我無有一件不養志的若我只養以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志從之邪家養兒十不及一所以僅稱得一可字

高忠憲曰孔子平日稱許無加於顏曾閔是三子者視諸侯之門若將浼焉不聞孔子一言挽其獨往之志豈其視三子在漆雕開之後乎

董思白曰南容慎言人也昇暴之喻咄咄逼人三緘者難免傷時亦有此塗毒鼓也

朱晦菴曰子路仕衛是見不到處若知其義必不苟為孟子極尊子路

鍾伯敬曰子路刑雄雞冠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稍設禮以誘之即儒服請為弟子真大勇人聖門無子路不見夫子化育氣象

朱晦菴曰子游是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必當敏於聞道不滯形器豈所云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陳眉公曰孔門四科止追記從於陳蔡者耳後人不察遂特列於七十二賢之上目為十哲何陋也豈以今之學宮有當時陳蔡之間耶 刪

朱晦菴曰孔子弟子不免仕季氏如東漢末只有曹氏人之出處最可畏

林和靖曰古人多躬畊樊須學稼不足異但孔子不暇耳 刪

呂化光曰子賤為單父人不忍欺當鯨鯢吞之大敵鳩狼頑之遺黎陰陽運於無言日月懸於方寸堯舜之吏也子産治鄭人不能欺如鏡洞照如衡誠懸精恭爾位飭躬勵俗三王之吏也西門豹為鄴人不敢欺身為紀律言為典章劉過其采感克

歐堯丈烈人畏霜清物心五伯之吏也

吳素衣曰洙泗一脈。經今幾千載。而不用於世。如出。一撇。何也。蓋大不使於世者有三。於君。身。先。閑。逆。欲。門。於。權。要。先。闕。戚。福。門。旅。聲。小。光。闕。瞞。昭。門。然。三。者。有。一。不。闕。而。以。私。治。平。可。得。耶。

陳希夷曰羲皇畫卦、不立文字使天下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不言之教也、工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著其詞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

張和仲曰古人解經、各自為書、文周孔之於易也皆然、王弼不知易文有韻、不可雜他語、而附入孔子十翼、朱子作本義、各還其舊、甚為有功、國朝成化間復為俗儒所亂、令遂不得復見易經原文、蓋以帖括故、舉子不知易義也、

周濂溪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術也、

歐陽永叔曰、孔子之文、辭愈簡而義愈深、易多餘詞重復叢脞處、不特非盡出聖人之作、亦必非一人之辭、蓋多古人說易語、後儒不敢去取而悉載耳、

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事之善惡。人

心之靈。豈不自知。而敢以諜之鬼神。

陳眉公曰聖人以利害不可為訓。故易言吉凶。山建天地質鬼神之學。後人說易。止於名理。指命吏康節為象數。而河雒箕疇廢。。。。吉凶無所驗而儒術衰。故二氏死生禍福之說。乘其虛而代之。

又曰易廣矣大矣、夏侯勝、嚴遵、扈諫、管輅、郭璞之易而災、樂廣、嵇康之易而談、邢和璞、滸風、一行之易而曆、范蠡、孔明之易而兵、孫思邈、龐安常之易而醫、楊義、許遜、希夷、葛玄之易而僊、遠公、堂頭了元洞山之易而禪、此皆在四聖外、

陳王壘曰程氏易傳、不與朱子本義並行、非也、

楊升庵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耳。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皆有爵有土者也。其後居諸侯之國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大夫之采地亦然。于日知堯典百姓昭明之義。古稱百姓。皆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又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亦是有爵命者。為君服斬衰。禮也。禮不下庶人。遏密八音而已。自周以文治人。皆有姓。故遂以百姓稱民。而蔡注因之耳。

盧恭父曰周職方所載、本於禹貢、其田賦高下異等、墳壚蔡去異壤、九鎮九澤異名、五戎八蠻異服、宜列而載之矣、至于篠蕩菌簵淮蠙江蟲海錯之纖細、則類州木螽魚之書、而多男多女之紀、又近閭語邨談、然其載而詳者、何莫非經世之事也

陳眉公曰禹貢一書、作於虞時、乃千百年談地者卒莫能外、誤者且於此取質焉、以九州不系于方域。而系之山川也。今方域之名盡改、大極不古、難據矣、

顧仲方曰、斟尋一旅、共和行政、其詳靡得而紀、六國尚書殘缺、

羅景綸曰、康節云、孔子定書。以秦誓繼周書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華謂取穆公悔過一念。不然其說。但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悔也。況二百餘年于八百國之君。豈無一人一言之幾於道。奚獨西戎是取哉。蓋嘗思之。孔子東周之志既不獲遂。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勢必折而入於秦。安得不惕然寓意於定書。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考秦之強。實自穆公以割地兼列國。在春秋時已然。左傳以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焉。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志也。周亡秦興。歐謂孔子而不知乎。非特定書為然也。刪詩而削吳楚。以其非中國之風也。秦與吳楚何異。而獨存之。今觀列國之風。多流蕩昏淫。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舊屬猶趣。已有招八州平六王之氣象。孔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歐陽永叔曰、易書禮樂春秋、術所存也、詩闕五經明聖人之用、韓退之知道亦止謂其序之是否而已

劉元城曰、邶鄘衛風、次在王黍離之前、天子而在諸侯後乎、蓋存二代之後。非諸侯也。紂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故邶以封武庚、鄘以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皆商畿內、序詩者不獨謂之衛其意深矣、

嚴坦叔曰、詩大序謂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非也。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陳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大雅。雜乎風之體者為小雅。至於變雅亦然。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不言可兼大雅也。

歐陽永叔曰、國風皆有所次。兩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周召以深淺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氏族比也。魏唐以土比也。陳秦以商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終之以正也。

申清臣曰、小序為漢人專門名家之詞

張橫渠曰、詩人情性。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

道着言詩語只為時　拂着他樂易之性。故詩道
其志。今以艱嶮求之。其心已自窟了。何由見詩人
之志。古人知詩惟有孟子。
羅　曰凡詩所陳草木鳥獸昆蟲、各有精意、詩
人而此學不傳
朱晦菴曰東萊以桑中溱洧為詩人之刺婁州若
有此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
楊升菴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蓋因呂成公太
尊小序。遂盡易其說。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
也。

王陽明曰孔子欲放鄭聲。於詩乃不刪。或謂存其
刺譏以備鑒戒。非也。刺者有之。如巷伯簡兮狼跋
式微治亂存亡所從徵者。不可不格也。若溱洧桑
狆之辭。稍知義禮者。亦所羞讀。孔子乃不厭重複。
列而載之以傳萬世。則所云。刪者何等也。或曰然
則諸詩偽歟。曰非也。大抵辭近淫諺。易為俚俗所
布。故傳而難滅。漢求遺經。多從口授。一時儒生各
採所得以足三百篇云爾。
吾子行曰古詩多出委巷、詞氣乃更典雅後世語
言、略牽文義、使若其難曉、自秦有偶語之禁、挾書

之律黔首之愚始於此矣
唐荊川曰、經之廢其教也久矣。而詩為甚。蓋他經
以文傳。而詩以聲傳也。孔子六十耳順。反魯正樂。
命太師歌關雎。刪詩定其中聲。門人弟子往、教
以歌詩。自漢以來。詩之文存。而聲之學亡。韓毛諸
家不能辭也。因此絃匏笙磬琴瑟諸器。亦不列於
學宮。宿與鄉飲。弟子歌詩。噍、然。如土鼓不成調。
若是而欲以陶養性情。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
馮天池曰春秋列國卿大夫、以賦詩諭志。微言相
感。此聖門興觀羣怨之旨。不必自撰也。而末世徵

君贈送。乃累情不休。感物之義。安在哉。
徐文長曰棠棣。志哀也。而以警遊。巧矣。美實也。而
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激門人以道善。皆非正
解。說詩者。亦取。吾心之適。以適於用而已。
李空同曰、詩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
靡繁。貴融洽。不貴工巧。詩者所以宣志。而道其和
莊誕簡侈浮孚之界分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
之。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岳牧賡和。感於入也。成王
游卷阿之上。召康公從。之因王作歌、以奉王。即
王戚、入也。不觀諸風乎。劉、焉其被州若木也

渢渢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蔌輷礲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孔子与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者以其後未入也未入而言詩宜乎後世之連聯嗣押數千言不已也

自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觀風俗刺得失則絀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王迹既熄天下真詩乃在春秋孔子所謂竊取春秋之義即詩之義也已張橫渠曰孟子以意逆志善言詩也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知之亦惟孟子

蘇明允曰孔子於春秋公之以魯史之名以天下之權與魯也不得已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周公不得已而攝也周東遷平王昏亂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裔宜如周公國以天子之權與之故曰不得已也

鍾伯敬曰左氏作傳與春秋同始隱公又作國語曰外傳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而言其感深矣

程伊川曰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欲於一事一義窺聖人之用心非工智不能也故學於春秋優游涵泳默識心通而後能造其微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斷例見其法之用耳

又曰傳是案經是斷

郤克夫曰先定五伯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坐清臣曰胡文定言孔子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此語非也聖人豈傾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說後聖

王陽明曰孔子於春秋只要存是非以文教也

若春秋必待傳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方正學曰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孔子於春秋
言不敢肆寧簡質而不敢以可疑者傳
楊升庵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啖
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能通則又變例
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噫聖人豈先有
例而後作春秋哉
張和仲曰儒者說春秋幾似法吏深文巧詆竟厚
之意蔑如此其失非細故也
陳眉公曰春秋史之祖也左國支庶也漢以後踈
羸也晉宋則稗家矣梁陳齊諧耳唐藂說耳至宋
則瀾倒不振之極
古有左史右史以書君言行有外史以掌四方之
志庶人至微矣亦有黨正族師月書歲書之文鄉
大夫則三年獻書於朝故列國皆有史皆有書
職自封建廢而史降為郡縣之志然無其人志知
不舉也非其人舉亦不信也至使一代之史是非
混淆而無所依據則其外不獨在國史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一年無一事實著戰國即
有之戰國日尋干戈事亦繁矣非無可書也此時
史已無專職可知
蘇穎濱曰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聖人以
此三大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史相助自春
秋以上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則南氏在晉則
董狐在楚則倚相皆不傳至漢號太史令其權在
丞相上猶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而從而尊之
顯之
馬貴與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孔子所
侯其本世所不見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
中取出經文名之耳
陳眉公曰左氏傳與國語自成一家言非贊明孔
子經文也如史遷之書司馬之私史非歷代之國
史也若必以詳略同異瑣瑣置辯是枉卻二書矣
又曰孔子脩春秋使子夏等求周史得百二十國
書又魯君資孔子適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
秋成援丘明故有左氏傳而文章典艷特出秦漢
上且不獨文章凡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
雒下之星[illegible]歷班范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侯
鄂王之兵法咸其焉嗜可以帖括故而廢耶
又曰公羊穀梁受書于子夏而二傳之出先於左

氏然史遷劉向撰述多引左氏而公穀無聞至國
朝崇尚經術三傳皆絀獨行胡傳然觀康侯闡經
隻字之間風霜鈇鉞幾類司空城旦書矣乃今經
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文離破碎去經益遠
漢宣帝詔劉向受穀梁于歆見左氏傳大好之父
子相難後東漢陳元言當時止立左傳博士
朱晦菴曰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於理義卻精此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柳子厚曰孔子作春秋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
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
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黨枯竹護朽骨至父子
相夷君臣詆悖甚矣聖人難知也
唐荊川曰孔子於春秋不書弗何狀紀之事曾宗鄉
先生於三社未聞及三栢之先今鄉黔飲酒之禮
每令子孫恥其父祖之同列何以云勸
李愿中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
足而形勢不同難拘拘於一法若以常人之心測
之不識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李卓吾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
無定論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
間千百餘年無是非者非無是非咸以孔子之是
非為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人安能已夫是
非之爭也如歲時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今
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孔子復生於今
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賞罰哉

唐荊川曰周禮工有荒政以聚民矣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䘏之制以通之猶懼其未也則又有世祿地主與其齒猶維野惠民之法民生其時蓋天地欲以灾沴病之而不能也

朱晦菴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疑總之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宰相之職如此

邵二泉曰孔子於三代之禮樂而不議非義不足也時不當也

朱晦菴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讀禮記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着處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丘瓊山曰朱子以儀禮為根本禮記為枝葉則學禮者必自儀禮始矣

楊升菴曰儀禮已闕至國朝永樂中始出一統志載沅州人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然則已者全矣乃今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攷之當時亦未嘗表章流布令人動議漢唐、、求逸書隱籍懸爵華金命使四出以購與書不幸出非其時付之漠然也噫

丘瓊山曰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制禮作樂者如高皇帝開國之初不遑他務開禮樂二局是也亦嘗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講究然所輯集禮一書無所析求樂則未見有全書也

葛見堯曰六經無樂儒者惜之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古初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未嘗亡也後人安排牽合自亡之耳

周濂溪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求治難矣

歐陽永叔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文

邵二泉曰蔡西山著律呂新書朱子極其稱許至謂獨見超然千古一快而迄今未有得其旨奧者嗟乎天人叅稽虛乎精白以尸之非有道者不足弁與斯

宋樂屢變無成元雜艷曲多武隊諧戲至高皇帝崇正聲悉除之矣然至嘉靖中廖道南疏猶云怙懘噍殺之音沉溺怪幻之技諠嘵淫褻之樂宜悉屏去禮部疏云各項樂章詞多俚俗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則俗樂仍雜正聲也聞楊公樅山嘗

受樂於韓苑雖自能制器精思之極夢舜授以黃
鍾試樂之日九鶴集於庭公之獨悟絕樂學不識
與西山何如然不能望西山新書猶得晦庵一覽
以傳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羲軒序書自堯舜刪詩自
文武脩春秋自桓文祖三皇宗五帝尚賢也于三
王孫五伯尚親也
又曰天之盡物聖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冬
陰陽升降於其間天之四府也易書詩春秋禮樂
污隆於其間聖人之四府也
王陽明曰孔子於六經只是要刪去繁文敢本尚
實反樸還淳後儒卻只要添上文采益勝天下
益亂

劉元城曰孟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甚少晏子問
禮孔子纔三十至五十方歷聘諸國又十四年而
歸魯方事著述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
乃始滔滔汩汩古人著書不在早年其源淺也

張和仲曰孔子筆削春秋筆者筆其舊文削則不
盡筆也刪詩書刪則不筆者多矣定禮樂定亦不
添一筆惟易有贊然文周彖象多詭寄孔子傳文
獨顯淺言經術者不可不知

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見易象与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時易未有贊、春秋尊史舊文耳

郤二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

黄吉父曰四官各垂法禮獨不著象魏四官各有司禮獨名於宗伯禮蓋藏於人心之微無関於職掌之末故韓宣子觀書而以爲周禮

馮天池曰漢儒之於經如臺史之測天也雖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如規矩之畫地也雖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遠

歐陽永叔曰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嘗為之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罕言也易言動靜吉凶之常理春秋言善惡是非之實錄詩言政教興衰之美刺書言堯舜三代之治忽禮樂書雖不完然大要脩身治國之法六經所載如此不言性也或因言而及之百不一二論語弟子問無及性者不暇也

楊升庵曰六經定於孔子漢儒雖劣去古近其說宜近於真宋儒雖聰慧安能一旦獨悟於千五百年之上易無達象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鍾伯敬曰保殘守缺挾恐見破經生通病也劉歆云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章帝詔云扶微學廣異義漢重經術猶有古意世不講此久矣

唐于西云士大夫既分朋黨說經亦異挾天子以令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必從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漢制天下學士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一藝即經學也其詩或為雅或為頌書或為說命或為洪範五行禮或為禮服之類國有大事各執所通經義以對如此亦甚專矣乃史尚云傳而寡要何也

丁長孺曰漢人解經非必盡出於漢人也于時去古未遠専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諸弟子〻〻轉相授受各成一家言六朝而下諸家相与蒐而搏討句比而字櫛之如開武庫恣人財擇左顧右盼紛然應接而人不暇也若宋人之獨詣漢亦不敢望

瞿昆湖曰漢儒長於數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艸木之變曲極其詳宋儒邃於理天地陰陽之與道德性命之微濬究其妙合之而後為全經今宋儒之學大行世貶漢儒惜哉

陳眉公曰漢唐重經術議異同天子稱制臨決自太子諸王大將軍及外國君長皆環列恭下諸儒辯難給工方筆札賜脊命官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何其盛也自是經學明倫宗儒得以集其成而國朝宗之然今之經生章句多晴中精摸青紫以後遂同綿蕝楔吐帚棄耳而猶云專經也哉

徐文長曰漢唐六部諸曹職常掌尚簡故經史科條習者專精今則紛然如猬毛史亦百倍於昔士子自書經義而外悉置不講勢也乃復以策論責對〻者拾括以對僅取塞白即問者亦然於職掌何與雖多亦奚以為今宜令士子於六部諸職掌各占所優自始仕掄選而服官至於上卿不改他官似合占經之意何如

邵二泉曰閟宮詩人頌禱其君以栢文之事也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而卒歸於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馬蕃吏進此非詩人之所及矣當時天王失馭諸侯侵暴生民罹毒甚矣士之有志當世者其言如此魯一變至於道此則仲尼之志耳書錄費誓詩存閟宮得已哉得已哉

張雲門曰太史公史記本乎尚書溫公通鑑本於左氏朱子綱目本春秋杜佑通典本周禮韓嬰詩外傳〻詩堯夫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故老蘇云經以衍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當言經史必相表裏而後史可成

楊升庵曰程子以魯之郊禘罪伯禽想未經深考周公墳土未乾伯禽已亂其禮樂無是理也魯之僭特末造之事故孔子曰周公其衰也考之魯頌成王命伯禽不及此孜之春秋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而未嘗及成王之賜也蓋漢儒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因之爲說魯頌因之爲傳耳且明堂位既曰成王又曰康王已自相戾

呂東萊曰、孔子萃百王致治之法、著之六經、成而不用、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於今千有餘年矣、六經尚爲未試之書也、

朱晦菴曰、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論語功夫少、得效多

袁小修曰、古人之文、本之六經以遡其源、參之子史百家以衍其派、流溢蔟滿中和外肆、今之士、竭一生之智以營一經、而避聲迎笑、至於夢腸嘔血、然於經實愈遠矣、及既謝帖括、而後偷閒爲之、則亦酬應獻諛之語耳、稍失稱揚、便同譏謗、如古人之實情真境、已不復見、嗟乎、文豈易言哉

陳王壘曰、制科占對不及孝經非也、

陳眉公曰、孝經由周至唐、千載相傳、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圖讖、始黜之、嘗聞六朝高人、崇信孝經、以殉葬、以薦靈、病者誦之而愈、溺者誦之而蘇、火者誦之而止、孝感所至、及於醜類逆獸犬豕烏鵲、孝子之鄉、盜賊兵戈、而今之經筵、獨不以進講、何也、

楊復所曰、孝經孔門尊勝經也、我朝不須之學宮以取士、尤其尊之之至

張和仲曰魯論、即孔子之文也、殷周之文、多詰舌聱牙、魯論以暢事理而止、古自古、今自今、文章之衛如此、

王魯齋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也、知止章在聽訟之上、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誠明各為十一章、

高忠憲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萬古於此明性於此明道、

屠赤水曰、墨子先得西竺之旨、甚異、與楊子不同論、

蘇東坡曰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
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似無
以異者、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取必於
天下之人、言雖出於師而不善用矣、
又曰、孔子言性、如珠走盤、孟子言性、如珠着盤、
車清臣曰、孟子陳王道從理義做來農家為家計
是也、但孔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為王、後儒
不能無疑、況當時韓趙梁齊列為諸侯、尚皆待有
王命、伯者必去朝周、是共主猶在、孟子終不勝滅
周而改物當亦如好貨好色、来其趨向而語之耳

徐養齋曰、周衰文敝、孔子嘗病其為史、自後惟孟
子文雄而合於道、
吳素衣曰、人心世道日趨日下、其源一神宇種毒
春秋開卷書納叛、見亂臣賊子所以公行無忌、天
理民彝所以泯然無存者此也、孟子特首蔽此辨、
欲為斯世開生路耳、

陸子淵曰、秦嗜殺人而能一天下、似孟子之說不
驗、然五十載而三易姓、亦有徵也、
又曰義利二關、如陣法之有生門死门也、梁王將
入死門、孟子欲引入生門、先引之遍遊二門、令知
其孰死孰生、然後引之自生門出去、
陸子淵曰孟子文章、古今未有、

邵堯夫曰、孟子善用易、其言未嘗及易、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葉石林曰孟子於儒、蓋秋毫不少亂也、拒楊墨排
儀衍終不及老氏、
林德頌曰、世疑論語言學不及誠、孟子論齊家皆
曰才、此等讀書所謂廌視辟聽
程伊川曰、仲尼沒後、乖于各以其學相傳異端遂
起、孟子不得不辯

謝顯道曰孟子辟立萬仞以身任斯道所至上蕨
分廷抗禮無敢正覷与孔子事若渉斟然非造地
也撐拄此事不得

陳眉公曰孟子綱學孔子從何而入從狂狷入狂
猶從何始從狷大始

湯若士曰今之鄉愿不止似中行也其咚々古人
與跳々涼々處蕙侵狂狷孟子時尚未進此段亦
有光景滋味終亦不可絕也

陸子淵曰孟子文章古今未有

陳眉公曰聖賢豪傑成於父者十一成於母者十
九瑕瑜不相掩善敗不復藏惟孟子之於母則然可
以乘其勢未重而迎之如曾母孟母是也予嘗疑
孟子七篇而三遷不及

陳貞鉉曰梁書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
其生失之若其死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形失影
說苑引孟子曰人皆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則
逸句亦多矣

皮襲美曰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
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乎

劉中壘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
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々々者秉要執本清虛無
為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孝景時其書頗
行於世

盧伯生曰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攜
擊柳子厚辨鄭繆公在孔子前百歲當作魯

柳子厚曰列子文類莊子尤質厚文于傅稱其為
老子弟子其文質本老子晏子春秋墨子之徒為
之

蘇東坡曰莊子實助孔子其正言蓋無幾

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即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養生主一篇即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陳王壘曰莊子未始有始釋氏無々亦無此精入
語也本有階級而似渺茫人自麁心不識得耳即
如人心生出種々見解外邊安能計其層數若令
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勿以此等語為不可究
詰置之

陳眉公曰古人詩文皆有首尾可尋惟南華不然
此衆樂過人笑啼無端者也屈之騷杜之詩近之

袁小脩曰三人皆楚產古今文章之變又自楚矣

徐文長曰、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墨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儒並立而為二、止此矣、流而為養生、其徒為之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没而已○非求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學没者○遂遠其學於珠○他瑞謂興道以榛塞之由也

王易明曰二氏欲行太古之俗、太古之俗豈能復行、若近世儒者、局於見聞、說來說去、只在二氏之下、

李長卿曰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勞○引三教為一家○搏沙自苦○曲士自生見解○大衛不言異同○

唐荊川曰古之循吏無赫赫之稱、而能為民除久遠之患、必利名心盡者乃能之、畏壘之民規規然俎豆庚桑子、甚矣其薄庚桑子也

王陽明曰今之大患在記誦辭章、相飾以偽、至於楊墨釋老則不然、猶能求自得之學○猶可與言聖人之道○

張和仲曰世方決性命以饕富貴、後公事而急身圖、楊墨之學、其流必不長、若妨衛蠹民為世大患、其惟鄉愿乎、彼其通宦機遷俗情、無闢之者、闢之亦不易想也

朱晦庵曰嘗見畫諸師人物雄偉、宜其傑然自立、彼氣貌如此、富貴利達、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聲色貨利、無足以動其心者、更非楊墨比也

陶歇菴曰、楊墨之道、令人動苦刻厲、蹶然高舉、持其獨是、犯天下之共非、必不諧於世、諺乃鄉愿則固所托為中庸之學者也、狎於俗甘於情、為之者久而彌假、則殊安非刺不及之地以藏其身、又誰與辯哉、夫艸木之析於土也、皆取怒生之氣以為萌芽、至於敗爛、則天地固無以施其仁、士習之靡然、司教者之責也

楊升庵曰宋儒議荀卿學不醇、故一傳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弟子為悪而罪及其師可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且累曾子矣、況吳公治行第一、又斯之弟子也

司馬君實曰韓非為秦謀、首欲覆韓宗、罪固應死、非謂韓王舉浮淫之蠹、加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臣、急則求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嗚呼亂亡之所由、類如此矣

鍾伯敬曰韓非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神

亂氣餒故李斯殺之不忌布之食人也待其懼信
哉

陳明卿曰諸子救時之書也六經救其未然而諸
子救其已然諸子之治身也奇而治人也拙
陳眉公曰聖賢之文以人籟而參天與地以立言
而並功與德令人之文以青紫田漁而建旗鼓興
戈矛吾不知矣乃必曰諸子是摘何哉

鍾伯敬曰令之臨戎而擇將不如古之無事而擇
吏也趙襄子以晉陽為歸曰尹鐸之所寛也不然
安歸哉潔守令即為將牧民安邊出一手誠良法
又曰智伯無後豫讓為之報仇故襄子以身再試
其鋒聶政報嚴仲子不在刺一累在不以殺累之
禍及仲子古刺客往々如是
故此一豫讓也委身事仇行同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一自科目資格制行
人主以衆人畜國士以國士遇衆人何限乎

張西銘曰左傳終於智伯通鑑始于智伯豈無説
乎此周秦之端也晉分而秦強々々而周亡也列
國地勢惟晉足以制秦自魏喪失河西秦遂不可
制矣

楊升菴曰陽㳿鶴胥王大亐明年乃得之堤下黃東蔡以為虎無所用故復歸之非也於湖之歸賴七寶鞭黃鬚兒正用此法

齊田常弒簡公歸魯侵地越滅吳與魯泗東百里魯之地往、如此得之不獨曹昧也

吳起師曾子而棄母避仇殺妻求將及仕魏以脩德說武侯去聖未遠已有此種技倆

鍾伯敬曰魏文侯與李克定相詳其本末只重達視其所舉一款蓋達之所舉即未達時所親所與也宜文侯默會也然則後世定相何所憑乎

唐荊川曰太史公傳循吏公儀休惟述其却饋魚拔園葵不及其大節何也程伯子有言曰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古之仕為人今之仕為已蓋不為己必能為人矣

司馬子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李卓吾曰伍員覆楚包胥復楚二子絕奇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忘要有隻眼是滅却一隻眼矣

張侗初曰子胥包胥相與訂言各不相害聽其覆仍聽其復讀史看古人行事大眼目方闊

子胥仇楚夫差仇越機緣相值豈得無戒但進專諸殺王僚又添一仇

譚友夏曰誦採葛諸詩歎句踐薪膽之怵下通閭
里涕泣鼓舞何難沼吳三代而後鮮能至民使此
蘇東坡曰范蠡識其君功成不居似矣吾以為蠡
亦烏喙也聚貨天下之賤士以蠡之賢身既隱矣
而心終不能自放使句踐與蠡終始似亦非清淨
無為以老於越者也
謝孚蘭曰吳江三高亭祀范蠡誤矣蠡吳人仇且
三致千金安得為高
陶朱長男不足責獨怪莊生者欲自白不取金殺
故人子以為信朱公辯烏喙以來所友乃如是
屠赤水曰蠡于身吳遁夫差于胥屠刃懷僻卒以
其主歸功成飄然相印在手不能縻其去志曾謂
以一女子三千金蠱其心矛沖擧得儇未可詆也

司馬君實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商君挾持浮說
以干孝公猶知立信況為四海萬國之主者哉
蘇東坡曰先王制禮莫不近於迂闊所以使民自
尊而不輕為奸秦自由余至於商君一切出於使
利而不恥於無禮其流弊至於亡國
朱晦菴曰商君說孝公以帝王之道孝公時時瞌
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
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不妨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
蘇東坡曰商鞅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管仲亦以
陰謀傾魯梁之民當周之盛民數登於王府者蓋
拜而受之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然以今之法觀
之戶口之衆特使徭役而已此豈可不求其故哉
蓋自井田廢民轉徙無定又工之人貴末而賤農
民多懷輕背而極其所往聚而成市側肩躡足以
從尋常挈妻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亦無蓄儲一
遇水旱聚為盜賊地非不足民非加多也亦不得
均民之法而已

朱晦庵曰阡陌便是井田百夫有遂、、上有陌十个陌橫頭作一大溝名曰洫、、上有路便是阡、、陌外有空地閑在那裡怕人相侵互以為疆界者商鞅却墾作田

晁無咎曰賈生言秦俗之敗在商君行法二歲之間然則秦之亡自弁天下始也故傳曰秦失之強

楊升庵曰商君之法告姦者與殺敵同賞不告者與降敵同罰此秦俗所以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

劉子威曰法者規矩也術者巧也不可以離而二也韓子論申不害專言法術公孫鞅專為法故秦韓無大功韓子雖為今所黜譏然求大功者無能外也夫法之制民猶埏埴耳埏埴設而工楛異陶之善否殊矣今舊令未施新令已下蓋不求火爐水土之相得而徒求之埏埴也

李悝言糴甚貴則民離糴甚賤則農傷而國貧為平糴法小飢則發下孰之所糴中飢則發中孰之所糴大飢則發上孰之所糴使民適足補救之法莫便此矣○然井田之制愈隱○故朱子以為罪同商鞅若在後世誠未可輕議○

周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魏追尊父曰惠王然孟子入梁在惠王時已稱王矣

張西銘曰秦昭襄薨、孝文立、三日而薨莊襄立、三年而薨、子政立、年十三、事決於呂不韋、秦之可知。莫若此時。數年之間、內亂亟矣、令六國奮揚鍾鼓、暴其罪惡、以力則齊、以名則正、桀紂之亡、何必不以強哉

李牧備邊以守為戰、以不失為得、以持久為勇、豈獨孝文哉、善乎李伯紀之策宋也、曰能戰而後可言守、能守而後可言和

張杷仲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與即墨未下、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蓋。有。善。守。則。無。善。攻。々守之勢甚懸絕也。不觀孔明以十萬圍陳倉不拔乎。嗚呼憂其不能守也而戚之戰。此何策耶。

朱晦庵曰、齊人怨湣王、樂毅因之、故功成甚速、及既殺了湣王、人心自是休了、其子立於莒、人復憐之、不忍亡其國、一田單死守、便不奈何他、在毅用師之道遠當如是、更用速不得、

車清臣曰、田單宣言令燕軍劓齊卒、掘齊人墓、燒死人以激齊軍、若果如此、何以復國、

鍾伯敬曰、王蠋生而完畫邑三十里、死而立主復國、豈苟為生死者哉、然毅亦賢矣、為一布衣而及一邑、

張和仲曰、樂毅被讒去燕適趙、父母之邦也、若戰國之習、必復為趙仇燕、而毅報燕書曰、忠臣去國、不絜其名、戰國去就、毅為無然、後趙欲代燕、毅泣而不肯同謀、嗚呼、其心信於趙矣、

鍾伯敬曰、趙奢之論法也、曰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曹劌之論戰也、曰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噫、法不行、獄不平、何疑國勢日削而一戰無勝也、

戰國世家子、如於陵仲子之潔、已遠害、恐不多得、孟子許以巨擘、是實語也、且仲既隱矣、猶能不忘將母之思、母賜不敢不食、而坐以離母之罪、則有說矣、孟子蓋以諷匡章耳、若罪以避兄則不然、仲之歸也、不聞兄他語、惟用食肉相識諱、只此一語、使人戚然、

秦人亦聞趙之有廉藺矣、急欲識其人、聊借易璧鼓瑟以觀之、趙之輕重胥係於此兩番被探、秦終不敢動、自此二十年不加兵於趙、知其有人也、

朱晦庵曰、楊龜山說相如重璧輕身、非也、和氏璧也、是趙之先世相傳為寶、若被人賺然將去、國勢也不振、古人多以寶玉傳國、子孫不守、便是不孝、相如須是料度過了、不是孟浪做、戰國如此等多、黃歇取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李卓吾曰、相如碎璧秦庭、秦王一生只受此人虧、

閔士行曰、藺相如乃為司馬相如所慕、與之同名、噫、司馬、楊得意所薦、藺、繆賢所薦也、相如之相如、如是已矣、

陳潛室曰、趙括大言無實、父母知之、廷臣知之、敵國知之、獨其君不知耳、人謂以名用人、失之趙括、而括之名則以秦間金成、

司馬子長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蘇東坡曰屈原廟賦以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々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斷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嗚呼君子之衛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々為其難兮

鍾伯敬曰工官大夫奪屈原憲令豈懷王能好文耶不然權倖庸醜知身都榮勢耳何羨於文字而必欲與作緣也

林和靖曰孔孟行天下而不遇蘇張入六國而皆合

呂東萊曰張儀與蘇秦同師秦欲[illegible]止秦兵不以情遣乃以術激何哉知其平昔師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藴李子本國只是說秦其入六國不得已也蓋當時天下之勢趨於秦李子知之若說六國自不免吏發書陳舊耳

王弇洲曰楚悼王薨大臣共攻吳起々走伏王尸擊起之徒射殺起并中王尸肅王立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之殊而走謂王曰臣且死乞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可得於是如其言殺秦者果自出若二子者死猶能自報其讐者也

鍾伯敬曰虞卿居相位而不得其意故云窮愁著書豈料為後世戚々發憤者所宵

屠赤水曰魏齊以窮急投虞卿々々捐相印與之俱亡蔡澤一見范睢々々辭相位即以薦澤二子人品卑々乃能脫屣大位有高人風氣今或平居弁朋好高談金石遇毛髮利害掉頭不顧嗟乎無輕訾古人哉

楚懷王之入秦也本奉秦約結盟武關耳乃以一將軍詐稱秦王劫懷王執之朝章臺如藩臣禮懷王竟死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而秦又遺太子書曰且率諸侯伐楚願飾士卒得一樂戰太子恐乃迎婦於秦嗟乎此秦之所以盟誓所以婚姻也

鍾伯敬曰初楚文王執蔡哀侯留之九年死於楚其後襄王亦客死於秦報施每々如此

蘇東坡曰孫武子戰國之將耳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大不過攻城拔邑用間之際亦盡於此矣將用之則可君用之則不可

顧仲方曰孫龐相賊後蘇張互從橫交々青溪洞鬼谷無隱名

張和仲曰魯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衍而縱橫之利不入於耳因事放言切中機會解紛排難如決潰堤義不帝秦一言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嗚呼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又曰仲連死秦遂帝然不旋踵而復稱王如故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背者

王弇州曰仲連不欲以富貴害生又不欲以生掩名黃綺豈其徒歟

鍾伯敬曰商於之誑楚頗得張儀而甘心焉儀乃請自往楚謝雖有靳尚之援然亦危矣論者謂蘇士立談而取富貴此等處尔非全軀保妻子者所能也

鍾伯敬曰淳于髡承意觀色能察隱微玩世藏身眼冷心熱知當時有心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望之深責之備不徒事刺譏也梁以爲祖謝伭終身不仕亦有仲連風

劉子威曰戰國之士視人之國如土苴惟資之自厚陳軫多欲安全山東賢於儀衍矣

方正學曰戰國之士好奔嗜思能自重以遠世舍伯牙而稱誰然而君子之學自得於已以于期之賢見知乃絶絃於既死嗟乎伯牙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苟于之能自適天地山川草木麋鹿舉目欣然皆識于意

馮亭守上黨而以上黨獻趙欲趙親韓以當秦也若徒受地封以華陽則秦趙奚擇焉所以要秦不見使者

史稱信陵君接巖穴隱者高帝每過大梁常祠公子於孟嘗君則云吾嘗過薛其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俗曰孟嘗君招致任俠奸人入薛中六萬家矣一曰隱士一曰奸人二君喜士不同若是耶

鍾伯敬曰信陵居魏得侯嬴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不得遂失之矣若射覆而得平原君所以失毛遂也雖日斬美人造璧者之門何益哉

王弇州曰、三公子之養士也、以自衛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鍾伯敬曰、周策言、攻周不足以爲利、而聲畏天下、蓋周之弱。周之所以存也。蘇氏存周之計亦多、二人周人也、君子有取焉

鍾伯敬曰、蘇季子恫疑虛喝驕矜。六字耳。說盡秦人數世精神。

蘇明允曰、六國割地賂秦。奉之彌繁。侵之彌急。今日五城。明日十城。方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悲夫。秦蓋不戰而常勝也。

蘇東坡曰、用兵有權。：之所在。其國乃勝。秦非强於諸侯也。惟欲戰則戰。不欲則守。秦能自必。諸侯不能。朝從莫橫。天。下。而。變。而。權。常。在。秦。

劉仁齋曰、赧王入秦而姬氏如綫之脉猶存、莊襄取周而伯翳數百年之祀遂絶、所謂累世窺周者、果何所得、乃不韋者又將坐而致之、耆哉欲也、

張文岳曰、周之文、靡敝已極、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宋之文敝已極、勢必變而爲元、取前代之文制、一舉蕩滅之、而漢與國朝之治、簡嚴近古、秦元爲之驅除也、乃不達世變者、動以周末晚宋之習進、何其與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非漢所及、

馮猶龍曰、西周君與諸侯約從將伐秦、：攻西周、西周君獻其邑三十六、頓首受罪、而東周君尚有七邑延先祀、二君皆非赧王也、赧王依西周、是歲崩、未嘗有屈膝之辱、二君考王弟揭之後

胡康侯曰、吳因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自謂無敵、而與晉人爭長、乃越已入其國都矣、越既滅吳、不以吳爲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秦滅之、秦又不鑒也、然乎以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

邵堯夫曰、周之同姓而克永世者、獨燕在耳、又處北陸之地、去中原遠、苟不隨五國較利、以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太子丹告荆卿云、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丹之志、不獨一劫一刺而已、至張良時、六國雖亡、其世臣舊將、怨秦者豈少、狙擊之謀、當不獨一良所謀、亦不止一擊已也、

張和仲曰、燕國於北鄙、春秋之際、未嘗與中國之會盟、至於戰國、亦以區區自守、安然無事、未嘗被兵、自文公三十八年、蘇張入國、而燕無復寧歲矣、兵交中國、六世而亡、吳國於江東十七世矣、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以車戰、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二國絶相似、彼策士說客、備人之國、以自快一時可矣、而守數百年宗祏者、亦何利而爲之哉、

劉子威曰、六國用人、必取秦之所善、秦之所憚、不敢屬以國也、然可事秦可耳、猶必日夜腐心切齒於讐秦、何哉、

蘇東坡曰、六國之亡、其失在韓魏之附秦、使秦兵得出入其間、而不憂二國之乘其後、四國亦失親韓魏、使爲西蔽、蓋策士見利淺、慮患疏、而爭尺寸之功也、然吾觀六國之末、其君亦無能守國者、

胡雙湖曰、六國之亡、惟齊最愚、不悟奸人賓客受秦間金、聽勸朝秦、不助五國、不脩戰具、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齊得獨存矣、迨秦師猝入、民莫敢

格猶信五百里之封竟餓以死、悲夫、松耶柏耶、至今不可歆也

張和仲曰、松柏之謌、齊人悲客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者亦客也、勸收晉楚遺臣之怨秦者、入臨晉武關、建不用也、嗚呼、破亡之餘、即無奇策智謀之士矣、

李卓吾曰、干戈不格者四十餘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餓死一癡漢、得活全齊百萬生靈、建蓋有大功於齊也、

張西銘曰、主父胡服、不特國人不欲、公子成稱晉以辭、元宏禁人胡服胡語、不特王公以下苦之、太子恂苦無跳脫、欲輕騎犇代、致賜椒酒、習俗難變如此、

張和仲曰、秦滅六國、惟趙獨慘、長平之役、戰而斬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即于此時生一女子、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生一男子、殺始皇二子、而滅其國、全盛一統之業、遂從內亂之勢成、凡解長平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惟楚最辱、誘懷王以囚死、骨肉未寒、而王翦將六十萬衆、風馳雨集、七澤五湖、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苗裔、蕩無孑遺、即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復生二男子於西、楚、舊辭而呼、天下雲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烟、非子七百年之基、拱手而授楚人、從外亂之蓋也、因之憤氣所化也、此可以觀天、

張和仲曰、楚之為國也、恭莊以前、僻在荊蠻、而國勢日趨於強、康靈以後、雖抗中華、而國勢實趨於弱、齊極不與之角、晉文則親與之敵矣、然楚日不競、其抗中華、亦楚之失策耳、

屠共水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此言人心耳、人心之公、天意隨之、

臨淄遯兵、戶三男子、豈有一家悉疾之理、古之為戶、大抵近屬皆不別籍可知、然亦虐矣

蘇東坡曰、秦法、使吏士自為戰、、勝、則所得於敵者盡歸於民、使民知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也、故秦民好戰、用以并天下、亦用以亡。

蘇東坡曰、戰國虐用其民、然民無叛者、其時雖不取士、而客皆得職也。自句踐、文侯、太子丹、呂不韋及四公子之徒、莫不致客以千數。其餘尚多。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凡談天雕龍堅白異同謀夫說士、下至擊劍、扛鼎、狗盜鷄鳴之流。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其力畊奉上。椎魯無能之人。則欲叛而莫之先。及始皇時。盡令歸田。則已有輟畊太息而起者矣。

車清臣曰、秦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秦之無道極矣。何多直御臣也。且死者非必皆貴戚之卿。并非必秦產。而道路之士耳。為是奮死不顧何哉。蓋士生斯世。無。不。用。口。舌。為。得。官。故常喜出沒於波濤洶湧之間。與泳俱沒。與泅俱出。而幸一不死焉。以為工耳。此所謂積尸盈廷。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悲夫。

張和仲曰、不韋巧易秦宗。自謂知矣。然能覺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其子於垂髫之時。能反手盜全秦之國。而不能奮身脫赤族之禍。誰。云。奇。僞。拙。哉。實。也。

東清臣曰類江上人錢彌喜談兵能以氣運推務
頁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即位是歲漢高帝生戊
帝無嗣立哀帝改元之歲光武生後唐天成元年
雍中大亂本朝太祖即生於雍高宗即位之年孝
宗生其言歷歷時迭應人錢彌曰此帝紀氣運耳
見衆為衆所從

收襄美以古之取天下以民心令之取天下也以
民命。安安之執。驅之戰而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
次貪乎賞。無恒業。也。

秦以蝗疫令民納粟拜爵為後世鬻官之始
秦作阿房盡徵天下材士為衛狗馬禽獸所食者
衆郡縣守尉遂役民轉輸芻粟令自齎糧嗟乎此
郡縣之始也守尉之初政也乃劉季以送徒逝矣

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水德之始宜刻穀深戾事皆
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而後合五德之數異哉。
此為秦一代開國之謨訓乎。

丘墟山河、三代經制、莫大於井田封建、自秦為郡縣而其法永廢、此世道升降一大端也張橫渠曰、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亦可以支變故。周禮建國、大小相參。蓋大國多。不能相下。建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白樂天曰、秦時群盜滿山、赭衣半道、每歲斷獄數至十萬、豈盡淫刑虐法之所致哉。亦由辨財得貧困輕生而多罪也。先王之制。野無餘田以啟姦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無相保。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此王者均財之法。聖人措刑之道也。

蘇穎濱曰、自井田破壞。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至於農。亦非天子之農。而皆人之農也。自兩稅變法。而天下之用。皆出於田。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民既以自有之業。任養兵興役之賦。又代古者游民之所入。天子亦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兵役之弊。至此極矣。

胡五峯曰、群縣若寨主之所以恃道縱欲。私奉一身之大尊大賊也。自邦國制廢。守。令。數。易。而。民。無。定。制志矣。自巡狩述職之制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信法令。而上下之情不究。事。實。歸。僞。山。僞矣。戰守之備廢。而中更禁禦威械之法盡亡矣。夫家之制廢。而民數不詳。車乘不出。而兵農分。兵。農。分。而坐食者衆。兼并流亡。不可禁矣。俗儒不知改本。固不足論。乃明君良臣。亦未免便於自私。反以亡秦為法。終使海內。蕩然無復經制之限。根本之固也。所以有今年貴為天子。明年欲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嗚呼。亂。之。難。亡。扶。之。易。興。其。惟。封。建。乎。

程敬夫曰柳子厚論唐虞三代非不欲廢封建勢不可也若是則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既死命微子以繼商管蔡方誅封同姓以五十何也勝夏去殷惟不與而會則主師之無疆而諸侯之用命可知湯武伊呂獨不能少衰可為之勢循乃有興滅繼絕之舉又何也聖人知天下不可以一人治故將與有功有德共其憂樂以聖人公天下之心于厚不知也徒欲為度越前人之說其淺末狹慮宜其有蹈道之失矣

朱敬則曰古聖人知俗之漸化衛之已行也於是乎有體國經野之制分山架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及其澤竭政塞道昏時否雖無君之歟斷然而纂奪之謀中寢者周禮猶存簡書未墜耳春秋以降風俗屢昏愧恥心盡疾走者先得據竊者為能天下皆戴尔乎無人不屬背距秦之帝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子君臣不能相保自量其圖之不遠不得不出於置守罷侯此正是勢不得行

上二段相參

朱晦菴曰天下制度無全利無害的道理封建之難行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豈可以治民武帝分其國王子弟而使吏治之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猗蔭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守之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魏弊典大藩總強兵諸王相屬馴至大亂沈僩云監防太密魏則傷恩寬去縱弛晉以致昭恐皆是無古人敦養之法非封建之過也若郡縣之守令來來去去不為久長之計雖有善政亦做不成不可恃以為固也且州縣權輕卒有變更支撐不定

鍾伯敬曰、秦以名法繩臣下、：：所以禦其工者、由恐懼而出蒙蔽：：之極將入游戲以文詞避法、上下相匿、此秦俗耳、東坡云、吾聞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于邪社鬼亦遺湯

賊得以隸貴、卑得以隸尊、此貴者尊者之大防、惟諡而已、秦皇恐人議己、除諡法、然諡法雖除、而諡義却存、若後則無諡不美、稱諡遂為面諛之一事、秦皇之除、尚屬過慮、

王洪州曰、書契既出、字體悉具、蝌蚪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蝌蚪、宣王刻石鼓文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於民間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之、唐人錢譜載太昊氏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異、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力布、其文悉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決不始於秦也、譬如今人楷書自有數種、又有一種省訛俗字、便於市井、同一時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未必悉用蝌蚪、推千萬世以下、未必悉用俗書也、

蘇東坡曰李斯以偽詔扶蘇死扶蘇泣欲自殺蒙恬曰安知非詐、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安復請、遂自殺、蓋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其法重而威信積也、雖矯殺太子、ゝゝ亦不敢請、設復請而死、斯殆矣、蓋威信素積、斯能料其不敢請也。

秦既燒書、諸儒生多怨謗、乃召拜為郎凡七百人、先密種瓜溫谷冬實、詔諸儒說之、人ゝ各異、乃命就視、因發伏機填之以土、嗚呼、據此焚燔儒與書滅絕久矣

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今無一卷流、斯傳於世、何也、六藉雖亡、口耳所授屋壁所藏猶足垂世

司馬子長以秦燒書、諸侯史記特甚、以其有所譏刺也、書詩所以復見多藏人家而史獨藏於國、以故滅、惜哉惜哉

方正學曰自秦以來、興王之始、其君臣莫不其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各懲其前之所由亡以為之備、詳且審矣、而其亡也必皆出於所備之外、古之聖人知天下變故非法之所能防、惟脩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

鄭國間秦開渠、歸之利小、而秦之利大、蒙恬為秦興長城之役治直道、秦之利有幾時哉、史言其輕民力責恬甚當

張和仲曰或謂秦皇死兵革息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之民、父子祖孫、世ゝ輸其首於秦庭、而封於沂渭之間、都二百年於此矣、雖有聖子神孫、民亦不與也

鍾伯敬曰讀李斯告[illegible]書氣燄神吻口口相逼此體另也無一阿奈何之意而尚有[illegible]呼如見鳥逼[illegible]以[illegible]計以從惡如斯斯與高之計也雖然高何足責哉斯之叛高也曰命耳此何足以責高

洪以秋以春秋降而七國七雄之間伏尸百萬陵夷至於六秦楚漢之際生民之禍烈矣謫見於天宜乎變不勝書按史殊不然當時史失其官耳

優旃云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此與衛人受甲使鶴同一不平嗟夫麋鹿與宦何求於世橫被惡名宦不幸而乘軒鹿何幸而不入秦苑

人每不為乘軒之宦亦可悲矣

論世編卷六

于〻子纂

陳潛室曰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至抱祭器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不幸如此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徼知而史許之若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生如其用卒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未如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者正不當以興王之業責之而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者猶惜其欲得而亂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恚氣略盡乃所不處之戍卒能為天下首事雖人物卑鄙事至微淺而古今尚幸之蓋積恨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洪容齋曰、秦毒天下。自張良外。無敢西向者。一旦舊起自涉。始高帝尚爲置守冢戶。世世血食於碭。謚曰隱王。乃楊雄法言。獨謂涉爲亂。噫。又何必云劇秦也。

茅鹿門曰、陳涉之兵如亂絲、

陳明卿曰、秦郡縣長史之權甚輕。陳涉之起。所在殺其守尉以應。平居僅能守法。緩急何以使民。

陳止齋曰、秦以急耕力戰、七世幷六國、民以斬木揭竿、期月滅秦、、強不能當民之饑。可畏哉。

鍾伯敬曰、秦法最急。猶有不到處。大索十日。不得子房。

徐文長曰、秦舞陽年十三。殺人。觀者側目不敢忤。子房進履受書。老人以爲可教。一裂於秦。一顛於濼。可以論將。

李太白曰、潛游匿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

陳眉公曰、秦焚滅詩書以愚黔首。未幾而亡秦。皆以吹簫屠狗揭竿舊鋤起。不須知詩書也。獨當時撰呂覽諸客。不識皆何在。其不肯挂名書中。可思也。不啻籠致亡王賓客。聚而著書。既縻其旅况羈愁。又以耗其雄心他志。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皆此術也。然尚有圯橋一卷。

張和仲曰、斑史以銷鋒弛備。爲秦之所以亡。謬矣。秦之亡。非兵器也。當時力幷六雄。威振四海。彼胡越鮮在。商鞅安能爲天下患。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又役數十萬。健卒壯士。靡爛於不切之役。御目。御戈。相捶。而起者。皆秦兵也。項王坑秦卒二十餘萬。此二十餘萬者。即十年前王翦諸人以之橫行中原者也。乃一朝拜耳解甲。共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患耳。未嘗甚收斂也。

鍾伯敬曰周市定魏地立魏後請救不克而死之雖不及張良之於韓然始終之義無愧於良也若田橫相齊縱酒不脩守倫齊亡又自立為王有愧於市矣且海島豈存齊之地哉

鍾伯敬曰國家有故名卒求一將無捉摩娑聞一言之近似即疑其能不暇考實而漫然授之取平既久人不習兵固然也乃宋義為卿子冠軍輸其首於項氏何為者六止曰待秦之敝等語何可聽耳豈知其拾得戰國縱橫舊語也畱安陽四十六日不進窘狀可恨

鍾伯敬曰史以項羽列帝紀儼然在高帝之前而無所忌不以成敗論人是其一生立言本旨許于春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梁乃陰戒籍於外入而斬守佩其印綬其起兵與沛國別張侗初曰項羽脫沛公於鴻門救太公於俎上不失為直氣人若沛公之於羽也大言以辞之詭言以媚之以親嘗試使羽竟烹太公以羹分湯天下方謂漢王殺父而何以討人弒君之罪乎嗟夫後世成功大槩以機變勝耳

鍾伯敬曰三代以後取天下自不免有暗昧處如羽陰遣人擊義帝江中暗昧得拙而淮陰韓信謂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合成一人真知羽知蘇明允曰項王渡河時沛公方整兵向關王遑急引兵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乃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徘徊河南新安間累時沛公已取小路入關矣及項王至函谷沛公已在咸陽數月秦众方安沛公噫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何益哉

張和仲曰。將弁之事。當因全盛時也。已不能討。管仲雖當以一言責之。楚惟訴盟而已。至羽遣英布沉義帝江中。即昭王沉處也。弑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耶。

王弁州曰。力拔山。氣蓋世。喑嗚務。萬馬瘖。目重瞳。劍如虹。挺一甑。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無中原。灰秦宮。梨九宇。爵群雄。嗚呼。新安之坑。僅可半旬起之後。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項負約而弑義。劉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濱。此固天巧之黙會。而區區腐儒。猶曰楚慠群榮而自屈其加。噫嘻。

陳眉公曰。予孜項王規模。不是端兒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畢竟一西楚霸王也。

羽慓悍猾賊。所過殘滅。屠咸陽。燒秦宮。坑降卒。此時怨秦之民。恐輒思子嬰。

陳潛室曰。項氏之興。本假乜楚遺孽。故羽雖悍。不得不致命懷王。然羽特迫於范增之策。王民間牧羊之子。可為項氏私人耳。豈意懷王議遣入關。乃反屬意沛公。以為長者。以為不殺。而羽有父兄之怨於秦。不遣也。且曰先入關者王之。其報羽也。又無右羽之意。但云如約而已。以此弃一言。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心鬱鬱。退悔江中之謀。能一日緩哉。以為懷王廢立生死。是我家事。不料天下英雄又執此以為辭。及三軍縞素之義明。而羽遂奄奄泉下矣。嗚呼此亦非沛公智慮所及。而羽增之所不及也。

朱晦菴曰。羽楚人。起飲帳中。歌杭慷激烈。千載餘情。

凌藻泉曰。張耳陳餘。變姓名為陳里監門。吏管飾。餘欲起。耳攝使受之。秦構二人。一。千。金。一。五。百。聲。價。亦。定。

文衡山曰。揚子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說者不明。幾以為怖。其理易曉也。不觀朝廷之遣使督察乎。豈為尋常百姓家也。此陳嬰之母。所以為智耳。

屠赤水曰、范增既知王氣在漢。又必欲殺沛公。如此。人。何。可。用。

胡致堂曰、羽欲坑外黄、〻〻令舍人兒十三歲說止之、不。聞。亞。父。一。語。獨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一言不謬耳。

東坡謂增之去。宜在殺卿子冠軍時。然觀羽晨入帳令軍中語。似非羽撰。正亞父之撰。

屠赤水曰、項王舍安期而居巢。使良獨步矣。然三山儞伯良不得不居安期後

魏宿山曰高帝為秦亭長考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以察奸究、秦人既壞田制。鄉法亦廢。而先王相保相助相賙相賓之政。無復存者。易以十里一亭。〻有長。謂之求盜。專以譏防祀閭檢捉盜賊為事。（抵音詆止也）

朱晦庵曰、秦皇變法、盡。是。尊。上。抑。下。之。事。所以後世人主。皆不肯易。

胡致堂曰秦盡廢古人之法。後世不獨不能復。乃秦法儞有至今遵用者。如王之稱。繼天撫世。其義与皇與帝。非有二也。秦乃兼稱皇帝。而以王稱其臣子。何說乎。此尚不改。何況法乎。

魏宿山曰、井牧之制。絲。聯。繩。貫。行旅往来有節、將徒有棲背察有官、當是時也、使驪山有徒一人必縛而致之國。寧能肆行阡陌耶、高帝身服其事而不知變秦所為、蓋自是後門闕道路戶口主客徒為文具、苑奸隱慝、無由察知。民生其間強弱衆寡凌暴之患。紛然無寧日矣、

劉季録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秦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季即自疑、亡匿山澤、秦皇至會稽、項籍從項梁往觀、曰、彼可取而代也、陳涉與人傭耕、輟耕太息相謂苟富貴無相忘、嗟乎異哉、亭長也、傭也、亡國之卒也、其與天子亦甚遼絶矣、彼三代之興、積功累仁、非一世也、又率列在公侯、皆明德之胄、秦雖暴、亦力爭數世而得之、舜禹之際、猶乙漢天子之薦、謳歌之歸、往事可見、如此而已、此何事、而遽以自疑乎、是亦天運之大、史筆也。

高帝初見秦皇、即自疑、及推為天子、反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實歷久而識力斜非復艸昧舊時劉季矣、

魏鶴山曰、三代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自秦罷侯置守、於是匹夫而有天下、漢祖父皆不知名、母不知姓、與前代絶異、自古天子有父在亦少矣、惟舜有之、然亦不知以何時卒也、高帝稱父止曰太公、古無此典、無以尊之也

張和仲曰、李斯以燒書亡秦、蕭何收圖籍興漢、勝者所用、即敗者之所也、州莽前逆之時、府庫宮室之盛、即沛公不能不心動、何一刀筆吏、固已識國家體要如此、

魏鶴山曰、古、雖同姓、而、各別、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何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後世姓氏之制不明、如漢紀云姓劉氏是也

王弇州曰、桀紂戕痛其國人已耳、自秦郡縣天下、而其毒徧四裔、故漢高之功在湯武上、

王伯厚曰、轅生董公、不可與辯士並論

許虞齋曰、子房為帝師、然其大計、未見有如董公者

真西山曰、漢王告諸侯。不曰偽。曰頑。不曰羽。曰楚之弒義帝者。古辭命體也。

陸貞山曰、三軍縞素為何人。幸有君臣無父節。

朱晦庵曰、廣武之會、太公被執、高帝只得以兵攻之、若屈意求告、又子就戮而已、但分羹一言不是。

張南軒曰、漢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是也、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故宣帝曰以伯王術雜之、

徐太室曰、漢法峻、桂促而紐危也、然宮商猶在、元政紊、紛迂而徽慘也、音調何存乎、

程伊川曰、高祖其勢可以(殺)不放項王入關、然而有三事未可、一是有二十萬秦子弟在外、父兄必內變、二是沛公父母妻子在楚、三是尚有懷王、

鍾伯敬曰、觀劉季卒負羽○可○見○古○今○無○朴○心○學○道○帝○王○只作用有不同耳○（未可以評高祖帝王）

屠赤水曰、刻印銷印○燒秦宮室○斎○帝○胥○中○注○〻○觧○惑○儒者見其事成○便謂聖人無我○嗚呼○亞父之功○項莊之劍○不幸而中○後世無漢矣○論當何如○

李文饒曰、帝王之任英雄○若不以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此術惟漢高得之○高帝用人○全在臨機制變○後儒每以成敗心求之○率多影響牽合○

樊噲持盾入鴻門○瞋目視羽○何○耶○噲○怒○而○指○謝○則○媚○曰未有封侯之賞○曰欲誅有功之人○賞與誅○王者事也○明以入關之王歸羽也○

林少穎曰、蕭何勸懷漢王隱忍就國於鄭○以其衆還定三秦○能○勇○亦○能○怯○也○烏江亭長江東之王之策○亦○羽○之○蕭○何○而○羽○則○不○聽○

胡致堂曰、蕭相國云、養其民以致賢人○獨見語也○無所因襲而卒成開國至計○

陳眉公曰、婁敬云、衣帛衣帛見、衣褐〻〻見、蓋欲自達於倉卒之頃、以表突兀耳○彭羕登床臥、李元忠卑工彈琴琵琶飲酒割炙、皆是也、

陳同父曰有德易興無德易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彼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雒陽居中利周之封建郡中居險利秦之封建郡時婁敬宜以此對

丘瓊山曰此即文武成康所謂豐鎬敬以為秦之形勝非也我朝都燕非不被太行帶大海然邊關百里而近非長安比也

楊龜山曰婁敬和親之謬雖貽漢高漢高自徵兵耳

閻釋圭曰太王之皮帶自是國勢小弱不得不權宜免禍乃婁敬為漢建策不過與冒頓和親又一策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蓋繒絮畀彼以馳艸林中着也是足為長策乎至於和親則曰冒頓殺父未可以仁義說又曰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乎語能移有

鍾伯敬曰漢過不先一語甚有體後為芭誘致單于即倖勝此一語已說不去矣況不然乎

劉屏山曰韓信亦易識耳但漂母識之饑困滕公識之刀鋸惟蕭何能薦之漢王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蘇明允曰高帝於滕公灌嬰樊噲必拔一城陷一陣然後增爵一見彭越即為相一見韓信即為將知其人志大非極富貴不為用也

朱晦菴曰古今論兵成敗卒之無言不酧者惟韓信壇下之孔明艸廬王朴平邊最為奇偉焉

陳眉公曰漢王入蜀却被章邯扎住四十萬兵在漢口似封閉一般如何得出張蕭能勸入不聽使出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邯輩可破此一條出路惟信知之

茅鹿門曰陳平知項王所怯者爵邑故縱反間曰諸將功高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一分王其地耳却向他左脇上一刀所謂屠龍手

鍾伯敬曰帝斬丁公不在縱已在自來謁見：：即是賣主如購季布亡匿布免矣

司馬君實曰高帝招納亡叛亦多矣獨斬丁公何哉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及海內為臣懷二者徼大利國能久安哉不得不斷也

丘瓊山曰、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猶有公天下意。晁無咎曰、陳平不忌魏無知、帝稱其不背本。及諸呂難作、平燕居深念、知窮計困、陸賈過平、不請、直入座、平方念、不見賈、賈以一言成將相功、而免深禍。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頗忘貫本國、不為上言。工亦莫肖也。何哉。凌以棟曰、偽游雲夢、計亦偶中耳。使信果反、謀行、襲帝知矣。

蘇東坡曰、子房受書圯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世有隱君子、惜子房之才、而輕於博浪之一擊也。且其意不在書。唐荊川曰、讀秦風而知其俗、非雄心於戈矛戰鬬、則技癢於猶歌射獵、若聲利所驅、雖豪傑之士亦且側足於婦人孺子。其豪士亦且沈酣於秦養而為之砥。蓋已靡然於俠遊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落乎埃塩之外。若蒹葭伊人者、蓋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在當時固已有人也。

陶歆庵曰、古聖人用兵、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有異也。特所由以用兵者殊耳。是故斬伐覆絕者仁、奇幻恍惚者正。以儒者見王師多敗、而不知其克敵締基、運籌決勝之難。遂謂兵法可廢、以仁義之說當之、誤矣。

子房所以輔漢破秦、蹙項者、黃石公書、即太公兵法也。況周之仁人多矣、宜皆可使率師、乃鷹揚肆伐、何以獨頌太公乎。

陳王壘白、子房為萬姓復讐、故其後食報幾同孔氏、不專以符籙也。是可以識黃石老人之所授矣。

朱晦庵曰、子房占便宜、事不犯手、做只到半中央而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鍾伯敬曰、子房本無功名心、若博浪之事、得了亦不必有漢王矣。故後來作用、惟置身局外、看他用人。如立韓王、用項梁、鴻門謝羽、用項伯樊噲、令楚兵勿西、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用四皓、皆不得已也。多病未嘗特將、如見其人。

李卓吾曰、子房擊秦皇、不專為韓、直是怨秦無故滅人之國。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亦非也。秦滅而英雄之恨已消、可以辟穀矣。何用之藏與。

張良仇報沙中一擊。天下震動。把上商山諸老。傾心久矣。那得不與之遊。况良為人實近道。帝易太子。后用張良計得免。此特子房善揣帝意而偶中耳。然。非耶。以為四老人謀也。設仍嫚罵。高山。出。入。成。何。擧。動。亦未暇說到安劉滅劉。

鍾伯敬曰、古今善用黃老之學、無如曹參、若張良直是黃石四皓路上人、良不為韓報仇、世并不知有黃石四皓、

郤二泉曰、張良辟穀。以御。求。退耳。呂后德良。强良食。良不得已强聽食。未退則辟穀為重。既退則辟穀為輕。

陳明卿曰、帝召田橫、未至雒陽三十里、曰、帝召我欲一見吾面耳、吾頭馳三十里、未敗也、遂自刎、快哉橫也。豈醫三十里。千百年形容如生。不觀信越之倫乎。大者王。小者侯。安在哉。橫真帝知已知。

邵公濟曰、田橫居萬里海外。帝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帝之暴而不能致。益四皓振世之豪。高帝之流也。

丘瓊山曰、叔孫通緜蕝起朝儀、帝樂其簡易、曰吾能為此、於是而成周之典、不復見亡秦之制、傳來世、噫、可恨也夫、

李卓吾曰、帝拜叔孫通弟子為郎、通以帝賜金分賜弟子、皆曰、叔孫通聖人也、有郎有金。便是聖人。觀通弟子。即以知通。

魯兩生不就高帝徵。悉通之面諛而親貴也。豈禮樂真必百年而後興哉。短衣楚制。要進群盜。如此人何可共事。

徐太室曰。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亡。至今藉之以備邊。叔孫通之朝儀。漢之所以陋。至今襲之以尊君。

程伊川曰。古聖人之救難定亂也。設施或未暇也。其既安矣。必為可繼可久之治。自漢承秦弊。雕禍雜既除。不復有為。隨時維持而已。

張和仲曰。帝為天子七年矣。始以家令言。封太公為太上皇。然襲始皇亡父追尊廟號。而諸臣無言者何也。又五年二月。立呂氏為皇后。而亡母則封昭靈夫人。又何也。

陳李雅曰。高帝除秦苛法。若挾書律。至惠帝四年始除之。然則高帝惡詩書之習歟。姑置伯仲。

屠赤水曰。古法不復。雖曰高帝不事詩書。然蕭曹陳平輩相繼為相。至文帝時亦是絳灌之徒而已。皆非其人也。

許魯齋曰。漢高自有取天下才。萬如推車須自推得七八分。到陡峻處。人扶傾二三分。若平地先仰別人。到陡峻處。直是行不得。

又曰。即位之初。多粉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異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怨心生焉。如高帝用愛憎行誅賞。諸將沙中偶語謀反是也。

張安道題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感慨大風詞。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

鍾伯敬曰。高帝終不廢嫡。是開國遠慮。但恨不用處鉤弋法。

張和仲曰漢制三老孝弟力田皆有祿秩得與縣令以事相教令里之有長猶其制也又長吏皆得自辟掾屬黜陟勤惰其技於州縣者爲五府辟五府掾曹薦於朝廷推而至於公卿皆自州縣薦辟而達此法最善是以士之脩潔而朝之論公

呂東萊曰漢雖設科然州縣選舉辟書踵門得人最盛後世多不講也蓋卓然不群之才非科目所能致所謂朝廷有求於士士無求於朝廷者也

愚按曰漢取士雜然以君子待小人後世取士精然以小人待君子待以君子則中人慕義待以小人則中人趨利亦何疑乎取之雜而多賢取之精而不肖者衆也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其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孝弟力田新國有孝廉賢良茂材存焉矣言極於文章明經精於武事四者之科漢世不廢

黃東發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漢家封建何足語此

林德頌曰漢初中常侍用士流故宮闈幽邃周昌樊噲得入上林帝廁即將得議內夫人之座猶有周人以外統內遺制

尹起莘曰漢始以太牢祀孔子後世遂莫敢廢其高帝之所以立基業歟

鍾伯敬曰陸賈有道術出手作事留勢藏機終不露迹使人止以辯士目之而功臣之名不居也鐵史稱爲陸客卿著客隱論列東方生朝隱論云董思白曰史稱帝謂陸生曰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我所以得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令新語中未嘗及此曾何足動聽而輙奏輙稱善耶蓋予書之僞比比也

趙伾謂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賈未必全諛恐是流輩

蘇東坡曰、吾為膠西守、治新寢於黃堂北、時將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念曹參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庶幾待如公者焉、史不載公所終、豈非古之至人不死者耶、此邦東並海、南放於九僊、北屬牢山、多隱君子也、

張西銘曰、漢初同姓諸王名不軌者莫不幸於興居、莫幸於梁王、功高不賞、根深易完也、鍾伯敬曰、高帝封王子弟、至濞、撫之歎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云、安劉氏必勃也、從何處看出、修武定陶。入辟奪軍如兒戲。獨雜司後耳。

劉貢父曰、高帝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襄平侯紀通尚主為符節令。誅諸呂時。持節矯納勃北軍。疑其後也。王勃夫曰、班史於節義卒多疏略。如係風教之本。可示激勸之義者。自當立傳。而或僅於列傳略見。或姓名不可知。紀信亦不為立傳。後裔莫攷。

鍾伯敬曰。趙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
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曰然則越反乎。曰不反。
非不欲反。氣尊於其主。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信
越不為也。

鍾伯敬曰。何朴忠人。帝忌之幾危矣。史必曰人教
之得免。若曹參則藏身甚巧。
又曰。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污。及相。不治
垣屋田宅。必居窮僻處。曰後世師吾儉。此論正以
自白其初心也。人之愛名如此。

楊光韓曰。彭城破。呂氏為楚軍所虜。囹圄三年。信
擊破齊。殺龍且。羽乃求和。呂得歸。正位中宮。微信
之力不及此。使信果有畔意。猶當俟帝還。宮權其
輕重。柰何擅殺。赤其族。使無噍類。武帝聞信死。且
喜且哀者。知即不免殺信。亦必宥其子也。況不殺
蒯徹。意更可知。嗟嗟。曾幾何時。呂氏之族。男女少
長。駢頸就戮矣。

楊龜山曰。曹參從起豐沛。一時與之並馳者。皆熊
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參為首。則勇悍強鷙武人
也。而以蓋公之言治齊。蕭何之法相漢。一切本於
清淨無為。前後所載。
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當入相。似踴躍以赴
功名之會者。然既相乃不事事。惟日飲醇酒耳。何
急行也。蓋惟恐有更何之約束者乎。
程伊川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托。後世留意於獄
者有之。未聞及市也。

司馬子長曰孝惠高后時民方離戰國之苦思休息乎無為。故政不出房戶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孝惠非無可紀也而史無紀。、呂后。至少帝則名且不詳矣。至後少帝則所謂名惠帝子。事益秘矣。

蘇明允曰帝命斬樊噲削呂后之黨也產祿非帝所寵使噲不死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凌以棟曰非劉而王負約矣係存亡哉其失在授以兵柄授以兵柄勃既不能止矣故不爭王諸呂而實密備之此必陳平之謀

茅鹿門曰呂后祓灞上過枳道蒼狗戟其腋此即魏其灌夫之守田蚡晝錯之祟袁盎也史巧謂妖乎

鍾伯敬曰呂產遣灌嬰擊齊王嬰遣使與王連和必留滎陽既不擊亦不助齊制得力在平勃未虛

之前

又曰周勃為人木彊敦厚終漢世論社稷臣必以此武帝識霍光亦有所本也

蘇東坡曰酈寄賣友不得已也非罪、在功臣子而遊諸呂間此石碏之所以殺厚也歟

王弇洲曰為劉左袒昔人以為失計非也勃老將豈不知眾心獨不能不疑呂氏有黨藉令一下倘有遲疑者立誅以令眾耳

鄭瀠泉曰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所以不至有唐五王之禍

孝文在代呂后使〻召之令從王趙文諫曰頗守代邊此是孝文一朝詔令發端

振窮養老詔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皆有樂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隆冬讀此每〻如披春風也

孝文薨口臨文無不雄警而歛藏鋒鋩千古獨絕自是天授非代言者所能也

丘瓊山曰史紀文帝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以見一朝王言出於帝之實意山東民杖扶往聽老羸癃疾願須臾無死必真　此實忠上以實感下必以實應人君尊居九重與民相遇使之鼓舞惟有詔令耳可不以實哉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者天之號令鼓舞萬物者也詔令之入人淪於肌骨一如風之於萬物也

陸放翁曰孝文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

李卓吾曰孝文諸詔字〻出肺腸

蘇東坡曰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灋吏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斲喪之禍。知民之厭苦憔悴無聊也。而不可與有為。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

鍾伯敬曰。開國佐命。明於亂天下常多。明於治天下者常少。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非真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辨耳。

決獄錢穀。宰相特不自親其事耳。言於正不宜。分所職

樊噲者又何事知。如見其言謂學者。微有以。而

父子之本之間甚多參爾。要不失其淺也。

趙雪航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皆市井權利之為。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諸呂用事。畏禍及己。誘使縱念。採第一策之道技。向背奇計大言。背家誕矣。未得陳實之義。又脩周勃向史都實不可依。揉產承節知並不足知。諸呂執傅。平六寄而使之功。乃儒說漢之所以不亡者。何平罪也。

善用黃老。無如漢文。事事謙讓未遑。惟自將北伐大臣止之不聽。黃老之道本自如此。

楊升庵曰、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孝文家法也。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首立農官。是其家法猶存耳。且漢之所用。即夏貢法。貢法。龍子以為不善。意者賜租亦三代之遺乎。文帝做而行之。未可知也。似此豈復有使民勝勝然之事乎。

班史言漢致治之法。歸於重商賈之律。使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為吏。其亂民之賊。不過漕轉山東數十萬石。蓋重農之効也。賤。粒。則。農。業。樂。而。求。歸。於。本。賤。重。則。農。夫。業。而。點。者。趨。本。耳。

方正學曰、善為治者。使民全其性。不鑿其天。不雜以偽。失道者則不然。搯之以知巧。誑之以機變。民且紛紛。徂伺乎下。待隙而擊也。史稱漢文時七八十翁。尚未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也。自三代以降。數千年來以至近代。其政去古遠矣。然苟法寬令約。承平之風。亦有可覩者。予不及見之。

賈誼疏有云、棄禮義。捐廉恥。月異而歲不同。漢初固秦俗也。可以觀孝文之所以造漢。

呂東萊曰、不盡人財。不盡人力。不盡人情。惟孝文。

陳王壘曰孝文身致太平。功在開刑之上。惟宋仁宗。國朝孝廟。可比。皆百世不遷者也。秦人於敎養天下之法。掃地不存。惟存內刑耳。文帝知其失。偶爲緹縈書感觸。不難一朝獨斷。除唐虞三代相沿之舊章。千古知勇獨絶。若在後世。終一代會議耳。

丘瓊山曰、漢文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歷代雖各有蠲免。然自漢文以降。無歲不免。未有如國朝洪武間者。

晁無咎曰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諸人。皆漢功臣。宜體國者。而見賈誼進暴。猶不免害其能。然則誼旣跡不用。猶殊臨不舍。欲何望哉。此誼之所爲自傷哭泣天絶命也夫。

蘇東坡曰、誼以雒陽年少。立談之際。欲其君盡棄背內手足之臣而新是圖。亦已難矣。一不見用。即紆鬱憤悶。趯然有遠擧之志。憂傷病沮。終不復振。蓋士有高世之才者。必有狷介之操。

陳眉公曰、竇太后能灼見天下已定。民物初離湯火。只宜淸淨。惟惡儒者多事。爲與新震動之擧。故以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入圈擊豕。况賈誼少年乎。誼跡非不切中。嫌其下手太銳。

鍾伯敬曰、曾兩生旣太遲。賈誼又太早。興禮樂者將何所適從乎。

晁無咎曰、誼初見用。勃卽讒間之。流離瀕死而歸勃以反捕人莫敢言。而體貌大臣之論。誼獨發之。上深納其說。養臣下節。夫誼可謂公爾忘私者矣。

張和仲曰文帝割齊地王城陽濟北悼惠王六子並王。卽賈誼策也。所謂用其言而棄其身者非耶。

任德翁曰、言行身不用。無乃我所欲。長沙地卑濕。

亦可謂斷也。

李子約曰誼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時佛道未東、誼已先發

白樂天曰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乃知淵羅恨、未抵長沙深、

丁南湖曰賢以痛哭自喜、徒以哭泣自必、非動以忠性者矣、不能勉以忠性、必不能當大任也、乃尚氏論作哀者未必然、

洪容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惟閣中理犯蹕盜環事。周勃下獄。使不救。

王紡夫曰史言鄧通謹身媚上、無所薦達、通何人責以薦士。司馬遷被刑之後。故人任安勸以推賢進士。可見漢世風俗近古。士大夫必以此為盡職則其大臣可知。

官錢不嚴、難為巧、而平其權值。私錢自無所得贏。不煩禁而自止矣。然民禁鑄錢。禁愈嚴、難。文帝令鄧通鑄錢。或亦因此。

陳明卿曰、鄧通亞夫皆餓死。竊有奇於相者。言求富者宜少止。

楊龜山曰、楊雄謂漢文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非也。孫武在吳。穰苴在齊。斬寵姬。斬寵臣。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帝未嘗屈。軍亦未嘗伸也。夫牧為趙將。軍市之租自用為賞。不從中覆。帝之紀以法繩魏尚。繳至六級。焉能用牧哉。

張侗初曰薄昭一外戚非有大功於漢殺天子使
太后焉得私宥誅之是也淮南厲王椎殺辟陽侯
在律可議帝傷其志不治是也若梁王景帝母弟
又嘗有嬰城拒守之功且罪坐勝詭不應重科田
叔乃燒梁獄詞奉詔而出空手而返此是漢法不
而何謂善處母子

林希元曰淮南王安未必能文然其書頗佳蓋集
天下文士為賓客而代之耳劉義慶世說新語亦
然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治以漢為首然當時天象
數變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必有水旱亂亡之應未
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能消弭災異民心樂而和
氣應也譬如父母嗔怒或是其子偶有觸犯其子
恐懼宜也或是父母別生憂惱為子者可不相關
切乎

陸象山曰昔之言災異者如董仲舒劉向李尋京
房翼奉皆通於陰陽之理君子無取焉者以其必
著事應非春秋之旨也事應設有不合人主將忽
而不懼矣

晁无咎曰古者重黎司天地羲和宅四方周之六
官即其職也自王制殄滅六事咸廢而陰陽干行
事與時忤漢興稍欲復古舉賢良治聲策陰陽災
異之學自此起其大要做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為
解而配以人事若風馬牛其愈益闊時君怠焉因
棄不務而任人寢輕學者不講而淩雜術技甚可
歎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馬醫牛人用有所在況
此而可不脩乎

王弇州曰。喪之以日易月也。昉於文帝。曰非也。文以詔天下。非為君也。蓋昉于景矣。

羅景綸曰。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七日耳、與窶人乎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雖不合古禮、見亦卓矣、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朱子曰文帝最好黃老、黃老[illegible]文帝偏喜用、如賜吳王几杖。南越書。倨甚。遣一个。說。

楊龜山曰文帝賜吳王几杖。是從。任。惡。把權在上。伸縮由己。唐授藩鎮節鉞。是一向。姑息。操柄倒持于下。手柄由人。而事不可同日語。

蘇穎濱曰文帝寬仁景忌刻景非文比也漢言文景。言恭儉云爾。

王弇州曰堅忍哉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其中脩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鍾伯敬曰條侯得劇孟不必有所用先笑吳楚之失策此種特達之見絳侯所無

朱晦庵曰溫公通鑑凡智數險詐事恒不載如劇孟亦節去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王弇州曰亞夫之獄始於不救梁乎讒者之說豈不曰條侯畏七國以梁嘗之為向背地耶不然不反地上即反地下非有受於天者何至是且何以吳楚平而不益封即諸將無封者豈無自哉

眞西山曰量錯言邊備。古今不易。不獨可施之當日也。

鍾伯敬曰、錯募民徙塞下。蓋屯田全局也。然每見募徙之兵。一試而旋。再用則惰。何也。不肯將吏。與之偷安實爾。又因而浚削之。未嘗有教習什伍之法耳。

蘇東坡曰、錯使天子自將。已欲居守。以情而論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意。是以盎之讒得行。使錯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以待之。而一不以累其君。則天子方恃錯以無恐。百盎何能為哉。

張南軒曰：鼂錯居論思獻納之職。然有籌畫不合作御史大夫也。如馬謖參軍事卻好，一旦使自將兵即敗矣。

鍾伯敬曰：景帝僅能守文帝之富疆，待武帝之揮斥耳。一當七國之變，即窘急不知所出。殺鼂錯不知所出，殺亞夫，無一可者。而武帝雄心又苦無所發舒，乃以單于待命加嫚起鬱勞舉兵，觀兩朝事而愈思代來時。

陳同父曰：讀武帝救雁門單于詔，知帝窮兵亦適而後應。

鍾伯敬曰：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惧之意，所謂以秦皇力行堯湯事，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槩以好大喜功之故議之。

陳潛室曰：武帝平生所求，無一不如志，獨不能致者神仙耳。嗟乎，竟交黃帝，夢接安期，曾可以力致哉。

袁小脩曰：茂陵劉郎老不解事，偶作妖妄一語，遂為千古儒家口實。

王弇州曰：漢武之攻其在後世乎，蜀而南，滇而南，吳會而南，襲衣剝被敝化何自乎。

王允寧曰：武帝言吾誠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脫屣耳。奚待得如黃帝哉，巫蠱之妄已然矣。

張南軒曰：武帝輪臺之悔，因其平日好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力衰意怠，幾息而善端發也。帝以田千秋為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五十年紛紛，一旦休歇，仍歸之重農家法，知治天下那無他繆巧也。

蘇東坡曰、戾太子之不許而反、即扶蘇之不請而死也。

史言戾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備武理不得無輪臺之悔、望來望思之說歸來

建元六年、當元下旗亮、其長大、從[illegible]出師[illegible]
而違置朝亦、其長戾太子、[illegible]三十下、其西[illegible]
未減[illegible]不可語、而及王[illegible]
太子[illegible]、此故、故曰太子生長於兵、與[illegible]

楊龜山曰、表蓋戰國策士

鍾伯敬曰、蓋直諫中。節節遇獻媚意。

鍾伯敬曰、大人賦淺窘無論之厭意、不知武帝何以飄飄有凌雲意、文章契合、正自不解

武帝設明經科、定二千石不舉孝廉之罪、安平之聯計、偕之徵、得人最盛、自將相詩賦以及陰陽律曆錢穀刑獄使絕域、蓄雖徒隸之流、斷地之林、各得其職、而武謂之好文、無乃為相如輩所累哉

蘇東坡曰、相如小人哉。其論死。而不已。

蘇穎濱曰、漢儒初不言封禪。相如發其端。

王弇州曰、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亡不必佳耳。相如之於武帝、千古一時。下此即隋煬帳空梁於薛道衡、梁武紬徵事於孝標、僧虔拙筆、明遠累辭、嗚呼忌矣。然後無見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張和仲曰、建子建丑。不過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
天下之從違。豈知夏用古曆。春爲歲首。無可更之
理。獨武帝不改正朔而代以改元。吾知千萬世而
下不能易也。新莽曹魏不能此義。徒貽笑耳。
丘瓊山曰、千歲之日至、所謂曆元也、武帝太初元
年、始從孔子用夏正、而天術遂與合符、爲萬世不
易之制、豈偶然哉
陳眉公曰漢之曆、自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始藝
秦舊用夏正、又募精算者唐都洛下閎矣、然黃鍾
之起、則因司馬氏：：：無爲太史也、唐曆則有
僧一行之大衍、根於蓍策、宋曆則有堯夫之元會
運世、本於圖書、元曆則有許衡之授時、成於郭守
敬、主於歲次定朔、蓋曆非難於理而難於算數、非
難於常而難於變耳、國朝二百餘年以來、所行大
統曆者、猶因元舊也、恐法久而竅不能無變、然如
古之世其官與明經精筭之士安在哉

唐荊川曰、漢儒無若董生、唐儒無若韓子、宋儒無
若茂叔伯淳、皆不着訓詁、而聖於發明、實稱之
鍾伯敬曰、漢初六經殘斷、而諸子之言盈天下、如
五穀之雜於百草、非神農辨別、固不易識、入歸
功仲舒、然趙綰實先之
屠赤水曰、仲舒拘方、詆功業之士、識見議論、大類
宋儒
陳眉公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猶稱簡古。槩、
數百萬言。實賈董作俑。申公不在多言一語。不獨
救武帝好文。并欲救董賈。
張和仲曰、卜式輸家財助軍、願父子死邊、凡其所
樂爲者、皆人所難爲、武帝之所欲爲者、楊知而
逆爲之。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眷遇
日隆、然不習文字不與封禪、式即不能先衆爲之
矣、
鍾伯敬曰以財得官。吏道雜而多端。猶可言也。至
廉恥相冒。諂諛取容。不可言也。自非英明。何以爲
理。此言和。策。下。着。
卜式全是出粟買官。倫罷置身於利臣之外。強忍
持久以正終。大有棒放。

屠赤水曰、東方朔志存耿亮。埋入淵嵛。世經不厭羅。人羣不厭淵。庶幾所謂老子猶龍乎。

胡致堂曰、唐虞之治。不過。無可欲。汲黯多欲一言。不止中武帝之病。

陳明卿曰、汲黯內行修潔。好學任氣。能使武帝以直節見憚。此西漢眞道學。

鍾伯敬曰、史言黯抗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陵。至。誠。遠。柏。面。目。故雖不甚合於主。不甚悅於時。亦不爲所害。無。其誠。而爲。僞。直。必。殆矣

李于鱗曰、公孫弘牧豕海上、老矣六十餘徵、被七十而相、脫粟布被、所習也、何詐乎、若五鼎一薇於令史無足疑矣

鍾伯敬曰、平津侯意忌外寬內深六字。老奸情形已盡。

弘別開三館待士、祿俸之入、悉以給賓、而申公董生之徒、未聞謀議、一汲長孺必欲殺之、所延豈皆所謂忠賢乎。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良法也。非列侯不相。則陋知。武帝特相公孫弘封平津侯以爲崇儒也。相者既非儒。侯者又非功。而兩。法。俱。壞。元成之際朝士與儒。益以恭養之飾。章句之末。無復剛心銳氣耳。

丘瓊山曰、武帝時造舟、有樓船戈船下瀨橫海諸名、所費蓋不貲也、但無事而爲之。則易。朽。敗。有事而爲之。又緩。不。及。徒勞民耳。又王濬作艦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江故在。百斛之舟尚有膠淺、何也、豈古別有他法耶

楊涵山曰：寶嬰以漢約爭梁王傳侯，觸太后。貴其節義，已顯名當世矣。田蚡臨深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間。嬰乃幸其臨沉以為名高，志慕又何其汙也。豈晚節失侯，氣隨以尊耶。

李文饒曰：田蚡請攷功地益宅，忘矣。武帝云：君何不遂取武庫。真破膽奪心。

文衛山曰：任安、灌夫，論者或渺小其人也。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求之後世，未可多得。

韓嫣習兵，善騎射；李延年為樂府都尉，登歌。人主所好，天下趨焉。兵與樂非倖倖事也，乃二子以為取寵之術興矣。宣帝綵枝石顯，即誅明習法令，二帝雄主，尚為所中，下此不勞餘力矣。

丁奉曰：平準之法也。武。帝。南。北。天。下。之。知。商。賈斂之令下。起。征。運。北。商。耗。之。節。費。

曰：樂天曰：山海之饒，鹽鐵之利，歸於民，啟之上也。歸於國，次也。商賈緣為奸利，則蠹民而耗國。

李泰伯曰：桑弘羊為治粟都尉，置均輸官，盡籠天下物，立平準於京師，官為買賣，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其勢自止，將而歸農。大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公列侯都君，求何說予？國家無此固無害，然弘羊亦不尋之也。

鍾伯敬曰：武帝平準之法，以天子而同於負販。此其盡頭一想，然猶勝告緡之令，以天子而同盜與。名史言賞賜金帛鉅萬，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故也。史氏觀時變而有慨焉，若曰告緡平準不得已耳。然何以存文之天下，而遂至此也。

又曰：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意指與利之臣不知因術救海整齊之理，皆而謂取下都與之事耳。此史家胸中實用，乃或謂貧不能時刑而殊情於此。

漢置鐵官，幾遍天下，民間一刀一鋸有稅，而賜臣下金無百金、二百斤，燕王澤賜田生亦二百斤，梁王道金四十餘萬斤。貨殖傳所載卓氏、程鄭弟之屬，皆言其擅鐵冶之利。古今好尚之異如此。

衛青言郭解家貧不中徙或通解之義為之地未
可知武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青已墊倒何能薦士、
陳眉公曰古重俠賜傲霍曰賜曰霍非霍之無類矣
四面節俠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責
重之已此
司馬子長曰蘇建語予以嘗責大將軍至尊重、
而天下賢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務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守職耳。驃騎將軍亦放此意。其
為將如此。
武帝嘉功。李陵請自當一隊、宜當上指、乃曰吾發
兵多、無騎與汝、陵竟以此困。至霍光去病從軍則
獨大將軍與壯士、青又擇驍勇騎與之、一戰封侯。
嗟乎、私信而私諛和如柏通瘵鄧於武帝尚不遇。
他復何望哉。
司馬遷遂為救陵、誠不以兩人自待、但一以奇士
許陵、即失之矣。噫、夫俗情之所終不可破者、陰掎
其援也。

遷以救陵得罪而管敢路博德公孫敖之說皆行
陵數奇亦有祖耿
白樂天曰當陵說武海上、母在也、何為指斥漢失
已如此。呂東萊
白樂天曰李氏隴西名將家、惜哉陵之不死也。隴
西人以李氏為恥。
鍾伯敬曰陵之說武非愛武、直欲分謗耳。武之贈
詩、款款何厚。古人之所以終始交衛最重也。
陵說武不從、涕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
通於天、又以律自比、比之說益卑矣。

陳明卿曰、司馬談以不得從封禪發憤感病且死、執子遷手而泣曰、獲麟以來、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吾死、爾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看來老史胞中、本有全部大文字、

鍾伯敬曰、變編年為傳記、始于國語、覩太史公執子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故遷史一、本之父命、蘋口便云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五十餘萬言、原委如此

鍾伯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作史之本、擇其言之尤雅馴、作史之法、遷史要領盡此矣、

孫聞斯曰、人言太史公是非頗謬於聖人、只列傳首伯夷、誰窺其微旨、

陳眉公曰、讀文只要平加節入骨思都縟密即縱嚴則神氣拘迫、昧則天真爛熳、史記昧、漢書密、

茅鹿門曰、文章譬如山川、馬遷、秦中也、韓愈、劒閣也、歐陽、金陵吳會也、大蘇、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至於經則崑崙是矣、

鍾伯敬曰、太史公序封禪特舍其求僊者微言妙理而娓娓如謔如夢格格不相蒙、一篇都無一實語云欲然厭幾遇之云然其放可覩矣意興颯然

葛稚川曰、董仲舒言李少君當武帝之時、帝素道成尸解然帝多欲而壽考久已小得其益

鍾伯敬曰、史叙萬石君家、前行立性、及其史錄不言躬行、有感於儒與史之偽也、而以風之、

唐荊川曰、石氏孝謹、自建慶以下不載世而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

鍾伯敬曰、判客游俠貨殖為儒者所不道、而太史公特為立傳、儒者淺視之、而太史公深求之也、正見文人推許不必滑稽傳、玩侮一世、儻若無人、從六藝說起、明笑儒者、

鍾伯敬曰、史遷傳循吏、止於五、孫叔敖子產公明儀休石奢為相者四焉、漢去古稍遠矣、黃霸為丞相、功名減治郡旹、相業與吏治為二、

劉子威曰、俠者史雖稱以武犯禁、然其自律甚嚴、有過於儒者之守義、乃有竊其名而非者、外若技癢內實貧心、為俠者所不道、若淫佚荒酗以繼朝夕、陵忽長者、侵暴寡弱、力不能得、則倚藉貴游雖昕引接奔走、侯望無不至、俠者見之直揕其胸而已、

陳眉公曰人心平。劍不鳴。史得職。俠不出。

楊升庵曰、史遷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用兵而言寢兵。可謂達制律之意。言兵獨詳於孝文。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可謂知制律之時。

鍾伯敬曰、太史公天官書、能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序事理一、、有針路可尋、一部天官掌故得留於今者、文筆傳之也

史不傳日者龜策、蓋其家學、必別自有書、

王弇州曰太史公序衛青。曰於天下無稱也。於霍去病。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其序李廣。則津、不啻口出。如材力慓果負誼緊饒仁郵指畫軍事若貌然。廣屢敗。太史以廣自況可識也。嗚呼、比興之義則然。、。吾悟。衛霍。用。知。之。妙、以。此。遂。掩。

鍾伯敬曰、衛青起微賤、又以外戚進、史不為特立傳、然觀其發言行事、亦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不獨能自奮於邊功而已。且武帝方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驅策智勇、亦不肯以椒房故加分外恩澤也

蘇東坡曰西漢風俗諂媚。其不為流俗所移者。獨汲長孺耳。遷最伉簡。作衛青傳不名。謂之大將軍。

賈誼何等人也。乃云受幸於河南太守此習俗也。本朝太宗時亦有此風。

吳素衣曰、太史公云、子貢多財、交游列國大子名譽益彰、此語最近俗情。為後世笑。

權載之曰、司馬氏以郅都為酷吏傳首、郅氣節根於公廉、而與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同為等夷、雜列篇次、開卷之際、恍然有感

鍾伯敬曰太史公傳酷吏、非贊即斬、非自殺即棄市、或族者、讀未終而為酷吏者效。已慘然在目。

又曰遷不作武帝紀。而一朝可喜可愕之事。已散見。於。全。書。使讀者自得之。徵獨武帝。即諸帝紀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見於他文。作史之法。然是。如。此。

又曰、漢亞告變貴赫華以此封侯、江充陰賊小人、妄覘非分、既以之逃死、機變志高、騎虎難下、遂用之誣太子為蠱、頭一著雖父兄斬於趙、身斬於太子、三族斬於武帝、未盡其辜也。

郤二泉曰、史言田千秋無伐閱功勞、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似少之、甚矣、傳說以伐閱相耶上書拜相何不可之有、

潁東坡曰、車千秋訟太子冤時、上已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猶易為說、惟壺關三老茂能當上甚怒、群下憂懼、出身上書、又訴別身一罪名生之。出悅反、宇。曰子盜父兵、亦不直言太子無罪、以重其怒也。三老、漢制所謂得與縣令以事相教以興風俗者也、

蘇東坡曰、霍光無尺寸之功、才氣又非有大過人者、不知武帝何見而擢之稠人之中、即付之以周公之任、

鍾伯敬曰、武帝托孤、於光用其愚也、

又曰金日磾、休屠王太子耳、即武帝欲納其女、不戕、智過光遠矣、連年征伐得一社稷臣、何謂不償失乎、惟明皇敗於此

晁無咎曰、趙孟晉賢臣、已為政、與大夫謀而實季貫干命、樂何罪而殺諸郵、孟不能止樂而討季耶、何其昧也、昌邑多過不甚、光豈不聞之。亦昧矣。晉靈公之刺盾也、因於驪謙二百人之死、其故可疑、但既定廢立之策、此策又所當論、史臣無自知之

黃東發曰、楊王孫厚自奉養、死而裸葬、非矯世也、自文耳、

陸平泉曰、類氏晚食緩步巧。拙。貪。楊氏雖形歸真巧於死。

劉元城曰、古之史出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列傳亦各有意。如漢書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五人為一傳、其時相去遠甚、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適刺鳳、是謂狂悁、敞近其米言五人雖皆非中道。意皆可取。所以同一列傳。

李文饒曰漢昭之知霍光也年十四耳周成王有慙德矣高帝之於淮陰孝文之於李布賈誼孝景之於鼂錯乃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

鍾伯敬曰昭帝聰明英斷使其永年霍氏亦必不免

萬不疑說春秋非是權解一時之紛耳光明而嘉之亦只得如此光雖不學豈至是

呂東萊曰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叩馬之後一人而已

朱晦菴曰有說霍光廢昌邑做得未究轉許臣兩句後說更咆勃也恐模樣人臣萬漢須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究轉不得

劉屏山觀昌邑受詔非不甚肴特憂不免張敞之來故言語蹺起陽為清狂以避禍耳乎以列侯終天年雖不保天下尙保其身也

張和仲曰昌邑廢光數其罪於朝一千一百二十七事立二十八日耳罪何多也清狂不甚焉能為惡且誅其從官至二百餘人中必有故

張凌虛曰馮子都擊御史大夫門御史為之叩頭霍氏之禍已萌於此何待驂乘乎

禹雲山皆騃闇無論宣帝既魏相之察豈容諸子

丙吉疾會當封夏侯勝以為不死後果以左相博陽侯終宋蔡京疾鼂冲之亦以為不死後竄死海外聞京在徽呂辨問曰公爲明豈不知國事必至此乎曰非不知將謂老病可幸不見耳嗟乎天錫人以年盜亦備賞罰哉

鍾伯敬曰符瑞者從來諛臣欺蔽其君所命之題也宣帝因神雀詔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其為令能用諛言為仁政之資

陳同父曰漢法代舉孝弟力田宣帝又詔有忞者勿繇事嗚呼有人心者於焉變矣

鍾伯敬曰論者以宣帝為刻不知其刻于馭吏非刻於馭民也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今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詞飾非以成其罪於俗吏情形洞見其至隱

陳眉公曰相道君守令近民官無內外其救時之權一也。漢賢守令即入為相。其著者曰黃霸自潁川守曰龔遂自渤海守曰蕭望之自左馮翊曰卓茂自密令唐宋賢相出為守。或請郡以自効。或特選以示擢臣。其著者曰常自兵曰張詠曰寇準噫丈夫欲自行其志。非相即守令矣。

羅仲素曰、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為識治勢、中興之初人未安堵郡事不理則百職皆廢所以孝宣之治優於孝文綜覈之効也

宣帝用人、無內外輕重之嫌。良二千石公卿闕以次選。而杜延年以名卿為邊郡。此用人不易之法。

陸象山曰、黃霸守潁川、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後儒以鉤距鄙之、蓋不觀其心無以論人也

龔遂治渤海、勸民賣劍買牛、此誠能化盜為民。然其要在聰擇傑紳不然。亦何難化民為盜：與民豈有定哉。

宣帝言、民所以安其田里。無歎息愁苦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帝少游俠。上下諸陵。周遍三輔。知民不敢歎而有歎之心矣。

劉友益曰、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奪。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去。

王弇州曰、終漢世守成賢相。無如丙魏。皆以陰陽不和為憂。

陳眉公曰、嘗論古史。天官五行析為二志。分至啓閉。奏諸禨祥。太史領之。占驗吉凶。徹以洪範。斷以春秋。儒者領之。後世陋漢儒言災異。至比之卜筮。謂祥符妖讖。聖賢所不道。而俗儒又托以藏拙。惟刻漏博士挈壺諸郎。窺測於尺寸尋常之間而已。禮曹諸君。手不觸河洛之文。目不識璣衡之器。今之言天者。正如盲隅重數。聾倚沈垣。可歎也。昆過謝帝之典。闕焉不講久矣。然五行實非微渺也。星經靈臺之籍。非悖於洪範。春秋漢儒非悖於南北正義和也。故天官五行家。宜當與制科並列。

劉屏山曰、張安世杜延年其後綿遠。宜也。乃湯周、酷史何為者。

陸儼山曰、湯周史列酷史。漢書置之列傳。以麟閣功臣故也。然仍著其實。若後世秉筆者。必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辭。揣摩情分以掩覆其短。嗚呼。國家亦安用紀載為也。

蘇東坡曰、遠皆者有後、張湯是也。
凌以林曰、漢書食貨志備載張湯輩之條例滋知、而刑法志不載。蓋以興利之臣、不知之、以嚴刑也。顧此也耶。

是無皆曰、班史以賈鄒枚路傳相附、以上書言事類也。然四人者、言事實不類、以於存文備秦為喻、未為漢切。溫舒言獄吏之情、非或千古。若陽與同客梁園、陽以被言下獄、乘乃依違得全、陽乘皆得於詞、而乘更怯矣。

路溫舒
丁奉曰、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學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知法律、為外獄史、書延信而善於斷、……

司馬君實曰、河間獻王有儒行、多得古文先秦舊書、聚殘補闕、校實取正、功烈至今賴之。周忻懲曰、漢二獻皆好書。傳國最遠。士。人。家。而。可。令。讀。書。種。子。絕。乎。

蘇東坡曰、穆生以醴酒不設、稱疾臥中、公白生云、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後楚王衣以赭衣、使舂於市。嗚呼、鳳凰翔於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謂禍自天、可辟。未必然也。

漢諸王多以淫暴敗、蓋沉溺放恣、居勢然也。予然卓爾不羣、其惟大雅、則以學願、

譚友夏曰、漢用人。儒與史義沉為一途。而史或通經術。後世判然分途。而儒乃不識史治。且予每見人談至先世為公門掾。慚不欲盡其詞。有問及則面赧赤。疑問者以是相識病。若談先世科目事。雖集掊遺貲。或誑人以行媚。反若可安焉者。是豈不聞漢之大臣。卓絕從儒。如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之倫。皆公門掾也。蓋漢。制。不。限。吏。胥。以。進。取。之。途。彼。既。得。自。奮。於。公。卿。又。得。直。錄。於。士。類。而。不。肯。以。罪。戾。敗。其。通。經。術。者。皆。優。為。之。其。人。固。非。令。之。所。謂。吏。也。乃更久習法律、知獄訟情偽。宜兩得之。今則不免兩失之耳。

鍾伯敬曰、國家事。每患於不能者竊權勢。而能者避文法。不知名行之關於己。不重成敗之關於國也。賈生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言舜禹復生。無以易此。誠不敢於讓。何辭少年躁進之譏。然羌人之叛。上問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知充國時已七十。豈知縮陽知少乎。

以武帝之孫大事拔。重書要道。……

張南軒曰、充國用心可並觀其規模風旨。不獨為賢將。真可相也。

茅鹿門曰畫家於寫生易得如意及畫神龍所當撼山谷噴雷霆薄日月終屬影響何則未嘗於節聰而暢於心也故楊雲之頌充國班固之銘燕然心悸目眺眺擬屬未工

黃東發曰鄭當時推士四郡置驛鄭雖賢恐未足舉爾所知之義

邵二泉曰宣帝不忍節義之臣之無後也贖燕通國以為郎然而蔡琰之子則不必矣

魏相張敞論霍氏在光死後蕭望之論霍氏在光輔政之日此不可不為論權相者別白

張和仲曰今人論交每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為第一義夫辟羽結綬時勢相倚正今士之罪而乃稱至交傷哉益可見世之無交也

白樂天曰均天時之豐倫權物力之盈縮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食取壽昌之術乎得此數知

敖東谷曰壽昌常平法積備於賤穀之日故本省而和糴官有預備宋末江西饑惟指富民之倉以勸賑其言曰辟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予云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議遂止嗚呼為民牧者僅勸分一令而已乎

陶歌菴曰備荒之政無逾常平義倉二端矣國朝預備倉之設令民得入粟補爵及掾吏罪人贖鍰皆不得代以金錢惡入穀於倉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責子錢即常平法也今倉具在而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代以金錢者乎而所入又非倉也其贖鍰則法外橫斂鮮不以貯倉名爰書已定復加罰穀而所入又非穀也民幸當豐歲吏朕之以貯穀也及其啼呼滿倉路骼在谷而脂胥在倉則又已飽吏橐令之天下設不幸有不逞之夫指賑救以望入腹勢且易動饑貫嘔盜可不為長慮乎

胡致堂曰蓋寬饒死於官天下之說亦非也人臣安敢請天下於君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太切是以取怨亂深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學春秋此古人之經術也北面執弟子禮古人之師道也

胡致堂曰二疏乞骸時太子年已十二帝王家稟受自異常人其志趣貴性已可槩見太子殆不可扶持教諭者也以是決去且曰懼有後悔此二疏大勝望之處其不立產業蓋過生怨之論識力亦頗也

司馬君實曰天剝卷漢室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京房之言所謂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而曾不一開也

尹遂昌曰易以明進退存亡之理京房易學以盡言殺身

馬貴與以日月五行供行黃衛不能無侵犯也惟退近則形大寸以內芒角相及其占始應漢志有之後之星史不察很見其差近遂謂張以為變所以繫象不驗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權奸專政不聞一言從橋從那相去幾何乃欲頸血污車輪後世儒者亦多踰此徒使人主以迂談視直諫以故事視封章

張文潛曰馮奉世言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饋日之與疾決利害相萬此陳湯矯制立功本意而后顯匡衡輩以為要功生事端不可開噫漢興以和邊功未有如湯比者何憂也和抑人耶

鍾伯敬曰漢法邊臣封賞極厚獨陰一陳湯使為人代筆自潤又借為罪案下獄徙邊及王莽有壯侯之謚御貽羞千古矣

陳同父曰匡衡經學絕倫讀其疏藹然儒者風度然言雖美而所以言則非也

朱晦庵曰或云衡相業全然不是只是上疏說詩甚佳恐是收得好懷挾

李贄皇曰班固苟悅文雅之稱美元帝以為尊用儒生韋(賢)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為宰相韋薛不聞禦奸觸邪韋匡亦止從容守位若蕭何周師傅之恩劉向宗室之選朋龍張猛貫指之京房之忠諫無不被戮辱着其優柔不斷特於讒邪則然耳王業浸替篡弒隨之必亂吾家宣帝知之

鍾伯敬曰漢元成父子兩世席天子之尊據天子之權而共坐一疑兇也如終不御也以至於亡豈知全盛之天下一一疑足以亡之嗚呼疑也使人脚絕矣每一感悟使人加脚

王子年曰成帝雖好微行服宴然為宵遊宮飛行殿民無勞怨每逐駕以寶衣珍食置道傍寵老者賜之民歌萬歲

羅昭諫曰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故能為漢家出死力斷佞臣頭彼公卿出一言必與妻子謀苟不使於私計雖僕夫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州黨戚屬乎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都不謂卿迎事是知天下有道則君子在上無道則君子在下

鍾伯敬曰朱雲病不呼醫飲藥梅福棄妻子為吳市門卒非止能達生而　蓋報漢之力已竭也

權載之曰兩漢之亡皆曰莽卓莽卓篡逆自取夷滅其賊害流毒棟橈崩折之所由則亡西京者張禹孔光東京者胡廣也禹以經術為師相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皆善詐飾小忠細行首鼠兩端附上沴持祿位甘心結舌陰拱觀變其蕩覆之基與篡奪之地皆指導馴致之雖并祀相遠猶手授顧使之然也此國之蝃儒之盜蛇鬩於鄭鵶退於宋不甚於禹廣也百代之下無所指名于心憤激故辯其所以然

鍾伯敬曰杜欽谷永王氏臣也禹則與王氏等倫單駕至第親拜禹牀下此何時猶枉心塗血為同列鷹犬何足污朱雲手

凌以棟曰班史作張禹傳敘其以明經為師相乃一事不書特書其賞賜若買田宅若食飲若婦女若請臺地若牀下見其小男若官子壻近郊而已及臨問後又書曰王氏子弟聞之皆喜悅

黄東發曰、孔光不到得如張禹。責國特一閫利害、喋不復語。遂成王氏羽翼。嗚呼。一念患失。何所不至。李閎利害。嘿不復論。日日顧保身。哀哉。

洪容齋曰、孔光奴事賢、復協媚莽、王嘉忠直以死、尚不識光為人、光為人必多術

蘇東坡曰、漢仍秦法至重、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改。事見梁統傳。輕刑盛德事、嘉賢相也、班史不載、亦可謂疎略矣。統亦東京名臣、乃其論刑曰、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者。不節嗜慾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使謂不必節可乎。其于松詠皆以非命死。與夫滅族。嗚呼悲夫。戒哉。一言獲罪於天。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茅鹿門曰、谷永華論災異。專攻君身以及宗室。為王氏臣宜爾。而亦及後宮何也。王氏椒房近幸。豈不知避。語云。鬼避厲。於首不於脚。

張和仲曰、古書皆有圖、如蕭何收秦圖籍是也、一代大典、指掌可晰、措之事可行、惟圖是賴。自劉向父子總括群書、分為七略、而盡棄其圖。以後學者惟書日多、圖不復傳、所以惘惘不務行而務說也、

陳眉公曰、圖書始於河洛、字學首曰象形、書者。所以濟圖之窮也。古人讀書、右書左圖、毫髮畢陳、粲然可覆。自圖書分為別部、世不復知有圖矣。又劉裕與楊堅皆護使搜焚讖緯符命、凡圖皆指為符命、而圖之學絕、宋高寫五經宣付史館、補圖能幾何哉。國朝藏書遠遜隋唐、近亦不及宣和、況圖耶

鍾伯敬曰、待屬吏蓋有體矣。在寬。於禮。而嚴。於法。何武為揚州刺史。待二千石賢否敬之如一。九江守戴聖。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聖即禮經稱為小戴者也。治行多不法。武舉劾無所假。若今之簡於禮以自尊。絀於法以自便。為之屬者。困玩之矣。

師丹請禁兼并。限民名田。此仲舒不能得之武帝者也。丹欲得之哀帝乎。噫、法行自近、此何時也。輦轂下、犇車汗馬、胞中如幾阡陌、

車千秋相革于以為非用賢也。董賢為大司馬則賀宜矣。惟宋遼使謂寇萊公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此一問非我公幾無以應。

蘇穎濱曰王氏之亂。與呂氏等。呂氏値周勃為太尉。王氏値董賢為大司馬。存亡分矣。

鍾伯敬曰翟義討莽步騭施為節、不是然志在死也。正不必論楊玄感徐敬業何嫡敗也。

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莽所立太子臨以謀殺莽死事固有不可人為者

葉正則曰莽秉政纔四月耳而篡成承四父之後內外無非王氏人也

朱晦庵曰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作計較太甚纔被見破盡露手腳是甚模樣

張南軒曰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忘身者矣。

劉子玄曰向歆叙一災。推一怪。辛又于其說。

鍾伯敬曰班史向傳。末云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似惜向之所遇。又似幸向之不見漢亡也。太甫元成世濟其惡。向雖無負於國。而亦無救於亡。故一以惜之。一以幸之也。杜欽傳末。則載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宗室微弱。王侯與繫因無與自佐史以上至大吏。皆權臣黨。此欽公案也。

尹遂昌曰班固漢書向歆不別傳。不知。歆乃何。之。罪人。歆既臣莽。又更名以應讖。及莽敗。又欲降劉秀。豈有君臣同姓名之理。必當再更名以降也。史稱向為人廉靖樂道。乃有此子。向歆正相反。可並言乎。

王璽山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論著於董仲舒。而盛於劉向洪範書傳。歐陽脩曰。災者。被於物而可知。非某禮謬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日食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事應。蓋慎之也。以為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君子見其變。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矣。若推其名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時使君子不信而不畏懼也。

屠赤水曰、王賀縱舍群盜萬餘、曰後世其興乎、夫
縱盜至萬餘。豈能盡當。中間段略不知凡幾。宜有
莽之興也。
安漢公置毒酒中、飲帝、帝即作榮告於泰畤、願以
身代藏之金縢矣。及其廢孺子嬰為安定公、親執
其手、流涕欷歔、曰、周公攝政、終能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乃令孺子下
殿北面稱臣。至此而謙恭始息肩矣。

丁南湖曰、政兼三皇五帝之稱。皇。帝。之。澤。於。是。乎。
熄。莽兼太宰阿衡之號。宰。衡。之。道。於。是。乎。熄
莽行限田法、而董生之議、終廢於後世可知、
井田所以制民產、而莽意則在名之曰王田、何曾
夢見井田法、
陳王壘曰、人病在四肢、猶可少延、病在腹心、殊不
足恃、擬莽之謂歟、

鍾伯敬曰、劉向、王章、與谷永、杜欽、皆以日食地震
上封事、向、章誦言王氏、：：皆憫帝雖昏亦歎息
悲哀、名見言事者、惟永欽之說、起隋肌後宮內寵
以應天變、出脫王氏、可謂極重、承蓋外戚內寵一義
相近、而其跡又皆以經術正論出之、他言哭異者
益廢、
又曰、鸞鳳出巢、族乃以為異、擬王氏五侯清濁不
同、至王譚三世忠貞、以為逸傳人、可以族為類乎。

羅昭諫曰、防亂以武。赦理以文。若手足之適用。舟
車之史載也。故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為學。魯公赴
會。孔子請其設備。如秦皇之戒。則陶者之埏埴器
而務求其大。也不識薄者之易碎。王莽之文。則匠
者之斲材也。而志矜其巧。不知細者之速折。

高存之曰、自古有清謹的小人。王莽臣孔光王舜是也。

王弇州曰、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雄。小臣也。春秋之義。不責以死也。乃溫之廢主、淵之鬻國、偷遯新君、道事十姓、官之爵之、何哉。雄豈以太玄經之故乎。

孫泰山曰、雄太玄經非準易也、其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班固妄謂是書可與大易準、又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雄被借經之名、乃二子之過、

唐荊川曰、詩。文。只。是。眞。寫。胸。臆。瑕瑜不掩。此為本色。此為上乘。如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〻〻又說。心術可知。即論文品。亦是衆下。不知韓子荊國何取焉。

馬君復曰、揚子雲解嘲。班孟堅答賓戲。規模相似。但孟堅到底不能忘情世味。子雲則全然不露。似勝。然一構獄中。一投閣上。既明且哲。均之愧知

邵堯夫曰、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尹起莘曰、莽狂謀、其子非之乎、后其女也、亦非之、乃有名為士大夫而若、甘為臣僕、其知在兒女子下矣、

史言、國師劉秀自殺、莽以骨肉舊臣、故隱其誅、嚴哉、

李卓吾曰、王莽公孫述時、不應徵命、或死或遯者、三四十人、有任永逢性二人同托青盲、以避闕述誅、及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亦清、人言東漢重節義、以予視西漢、何減也、但東漢之節憤於上、西漢之節隱於下耳一也、

譚友夏曰、士以氣節攻擧業、以營役博科名、以恥辱致三公、以負心之事為義稱、以人之死易安常、進。恥。一。念。之。熱。而。必。至。焉。漢。之。所。以。動。陷。士。也。由今觀之、知偽隱亦難。

程伊川曰、王莽兵百萬、光武昆陽八千人耳、袁紹以十萬阻官渡、操只用萬卒耳、苻堅下淮百萬、玄號二萬人、一麾而亂、此皆自相蹂踐、兵。多。易。老。也、譬如兩人相當、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能出入左右之、困矣、

莽名錢曰、貨泉、人解其字為真人白水、光武起兵自白水鄉、莽一生作符命、獨此一字應耳。

班孟堅曰、莽始以折節力行要名、又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及其竊位南面、乃始睢恣、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黄虞復出也、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考其禍敗、書傳所載亂臣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穎濱曰、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一時豪傑樂之、未有異相之風矣、然好從事從者光武、去。然之。計。無一謂。者。

隗囂不聽方望事史、始、輕就也。聽王元棄光武輕去也。為君則不知其臣、為臣則不知其君、何以立事

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而衆不從、此前風氣似與亡秦又別、

史始不救伯升、伯升為建成爭光武不至此、為宗祖爭、伯升不任此

第五倫一見光武詔書、即歎曰、此聖主也、似太駭然在識者固甚駭

劉益又曰、玄既立、綱目仍書名玄、改元、亦不以紀年、蓋亦於其實耳、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自漢為外、惟光武昭烈晋元

張西銘曰、盗賊未有無主而存、莽未有救史始而就盗于劉席嗤符旅下矣

張南軒曰、西漢儒者多以訓詁為學。無復氣象。工之不能推尋學問之源流。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世。其亦何所貴於儒者也。考其所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皆尚黄老。武帝雖辨表章經學。亦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已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知挫抑摧折之飾。不復自振。固宜爾耳。然既名儒者。不應以貴尚而後勉也。

論世編卷七

朱晦庵曰、光武中興。不當為成哀立廟。成哀非獻帝比。獻帝嘗命昭烈以興復也。

李卓吾曰、光武告高廟。出呂后主。此大快事。惜禮臣無識。不議追王之典。

光武為元帝後、從四親廟於章陵、雖據禮有為人後者於其父母降而不得祭之文、然帝起於漢祚已絕。實。非。為。後。倘亦從一時人心乎、

黃吉父曰、漢史光武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大學、綱目更。曰。視。尊師道也。

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帖、還西域十八國侍子、不遣都護、鄯善國請帝報曰兵未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及如南頓賜民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此等甚似孝文風度

帝如章陵、脩園廟、祠田廬、置酒張樂、嘗賚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噫此真諸母之言、文叔見小敵尚怯、況宗族鄉黨間耶、

袁小修曰、古今君息。無不以柔致敗。柔非聖人不能用也。光武亦用剛耳。

光武性不喜音樂、手不近珠玉、知天下疲耗、厭言武事、宜有儒流英傑之稱。

建武六年、詔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令糧稍積、其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者漢初制也、按史、高帝輕田租什五稅一、令云三十稅一如舊制、則是孝文盡除、景帝復收、止復孝文十二年之額、詔賜民租半者也

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合、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五十席、不識當日說經云何、若以今日論、恐諸儒亦不至失席

吳素衣曰、光武不任三公、于陵不如。無。置。如。廢。一去而來泉名節之風返蹤巢許。偉哉功也。

方正學曰、精標之妾、尚如此。貧賤之交、可如知乎。衰。老。乎。亂。見。哉。乎。而。柳。江。釣。煙。水。

黃山谷曰、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屠赤水曰、武議羊裘而欽、巡物色之不獲也、亦哉

唐文皇有布衣交曰王覇、三子皆已祚而齊不及覇、文皇謂之曰、卿無貴骨、非為卿惜也、覇曰、朝齊死、足、矣、嗚呼、于陵何可及哉。

唐仲友曰、光武不任大臣。朝廷之權。常在外戚。幸子孫賢明。章和三世不失。其柄。然自此以降。漢統斷絕。宦寺利於立昏。所由一亂、終不振也。

光武親見王莽符讖誕妄、而尊之比經、拜三公乃取決焉、蓋以見其不任也

三公無職。坐而論道。古者以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無其人。則寧闕焉。東漢雖置三公。而光武責以吏事。是備其官而不必其人也。國朝洪武中罷丞相。永樂中。選文學臣居內閣。掌制誥。備顧問。又似不難於得人。而獨難於備官者。

徐太室曰、政在中書、權出一途、少有職否易於責成。名為閣老、政分六卿、稍見從違、難於兼備

張南軒曰、光武保全功臣。前史稱之。鄧寇賈復、行備識明。量洪器遠。以此不用。則於用人之道。不能無恨。三子非韓彭黥布比。即當時大臣。遠不及三子。況職在公輔。無預吏事。定亂之後。正當圖垂世長久之道乎。

司馬君實曰、光武定亂、推堅陷陣、權略詭譎之士方見重於時。能徵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以循良之吏。置群公之首。光復舊業也宜哉。

陳明卿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卓茂所言、律禮曉暢。若今日則禮設大法、律順人情。

丘瓊山曰以井田為必可行者橫渠也其言曰不均貧富而言治皆苟而已世病井田之難行必以亟奪富人之產為辭然處之術御聊以數求不刑一人而可復也以為必不可行者老蘇也其言曰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徙城廓壞廬舍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規畫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正則曰天下為一吏總於上數歲而代將使誰為之就使為之非假數十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中天下將不暇啡乎然則橫渠之說非歟曰彼固言處之有術矣朱子注孟子云潤澤謂因時宜制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語可以處置井地

朱晦庵曰漢二祖時人民稀少田可名限可禁買賣防兼并以贍貧弱此其時也

鍾伯敬曰第五倫疏言郡國所舉類辯職俗吏上加辯職字知此方可考績

黃吉父曰西漢詔言守而不及令史之傳循吏亦言守而不及令非卑之也漢法守得自除史刺史行部但察二千石漢吏治之盛蓋實由此東漢詔下背及黃綬不知未有守賢而不能擇令者也失執要御詳之法矣

鍾伯敬曰居亂世自守既難循人必苦如賈臨錢假行藏費畫規為

鍾伯敬曰來歙一片精誠所結非血肉耳也兵刃在體如刺空虛

郅惲工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亦迂事亦除矣及為漢將恥以軍政斷辭歸鄉里始終以敎授自處即其先見何殊李通鄧禹而至險不懼有功不居鴻冥龍變又似陳圖南流亞

朱晦菴曰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即識光武非常人古人自小時都理會得了後來杖策來門數言定天下大計使行將去

鍾伯敬曰禹見光武曰願垂功尺寸垂功名於竹帛功名字古人原來如此耶

禹之策未有曰亦有新拔長安財留兵滅未可當也然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堅守者也已盡從來盜賊情形而光武必欲急攻猶以為大謬耶

荀仲豫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凡屋可刑故設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又如孝景之時七國皆亂武帝之末賦繁役重群盜並起如以正靈之極天下紛然及光武撥亂之後宜為赦矣

蘇穎濱曰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孟光責費禕云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急而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禕謝之古者貴有故未聞及天下也自秦漢有赦而獄日繁三代之刑法變矣

丘瓊山曰翦滅稂莠從寬征因赦而行可也然必須上之所須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有實恵

王節信曰養奸活罪放縱天賊、良民之甚者莫如赦惡人高會而誇咤老弱服藏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屠赤水曰馬伏波慷慨忠烈而訓勅子弟季以輕俠為戒乃為豪傑若風節莊嚴惟尚謹畏如是子弟何取焉（非薄任俠也恐其不可少之恐其無輕俠亦自不同）伏波有兄況知弟大才當晚成有弟少游哀兄慷慨多大志據鞍矍鑠時兄言驗矣仰視飛鳶時弟言亦驗

張西銘曰朱浮激寵使反復棄城逃免而反官之于家之侯霸其主之首於新驛之中亂人雖順首賞刑幾濫君子曰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張堪鎮蜀、破公孫述、珍貨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漁陽之歐、桑枝麥穗之歌、於此可卜、

劉昆、梁孝王裔、避莽隱負犢山敎授、弟子恒五百人、縣宰每率屬觀其饗射、光武徵為令、所在著績、有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之異、及為光祿勲、帝問以致此之由、昆曰、偶耳、此不言躬行之敎、宜乎為東京儒林傳首

范蔚宗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終、其以殺止殺、在不從事始、戢兵一策乎、

鍾伯敬曰、祭遵當給而惡衣食、非慳也、伏湛謂予以令民皆饑、奈何獨飽、非迂也、魯肅散財結客、非嗇也、蓋富亦有時矣、

王霸有子蓬頭歷齒、畊於野、固當何足慚也。霸之慙、々其沮怍不能仰視耳。

李善之義、終始一節、固君子所難、然遂得顯名於朝、已自不易、乃其族抱立孤山中、奉主長號、白事以至拜墓哭泣、持鋤去艸、執爨脩祀、先晩朝服、一一得史筆以傳、亦大遺逸也

陳眉公曰、馬援工疏論文字訛舛、令臧其職者有是乎、古人識讀書而不識字、今人因不識字遂不復讀、然不害為讀書人也、可嘆亦可憫也、人生識字憂患始、意殊不爾

陸放翁曰、漢興、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能復西京之舊、惟文章頓衰、班氏已失太史公之渾深、崔蔡而下、遂墮卑弱、識者眷歎而已

魏鶴山曰、東漢諸廟、無一非宗、且一人之身、既云某帝、又云某宗、不知節惠者安所據、又字數多、強記者所不能悉、詔令奏對既苦文繁、又難節約、及以陵名代之、在當時已議朝臣之庸鄙、無後世復議、俗尚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為虛談而見諸典

章僅以陵名其辨不可不述也。

范蔚宗曰東西京外戚十有餘族必貽釁後主以及顛敗悲哉隲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勤帝室而終莫之免也

胡致堂曰事有似公而私者。馬援以椒房故。不與雲臺也。

王辰玉曰明帝躬養老之禮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禮以養人為本帝知其本宜漢末士風之美也

馬貴與曰漢詔郡國薦舉二科為賢良方正與孝廉也然賢良科文武時徵諸公卑以千數而孝廉之選則文之詔曰萬家之縣無應令昔武之詔曰闔郡不薦一人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科目之通稱

張和仲曰世謂佛法漢明帝始通中國而劉向列僊傳云百代家之中得僊者四十六人其餘已在佛經又霍去病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曰即佛像也漢武祭金人甘泉宮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西戎傳哀帝時博士弟子口傳大月氏使浮屠經皆前事也

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必後六經而興者天或者以補秦劫之餘灰歟予嘗歎孔孟以後狂狷一脈多為方外所收其入人固深矣

王勃夫曰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是佛法入中國又不始於漢

王龍溪曰孔子之時佛未入中國也然異端之說則始於孔子其不指佛氏可知若老子則夫子親往問禮且有猶龍之嘆豈指為異端乎至於莊子則老子是宗而任狂者乎耳亦不可以異端名也蓋吾儒之學自有異端俗學是也佛氏老氏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唐虞時衆許之倫即其宗派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任其自生自化蓋世間原有此一種清虛恬澹不耐事之人俟下所患却不在此

陳王壘曰佛欲明心性千聖萬賢無不如此由此至精涉麁出其固而濟事者亦不少吾儒非不勸戒終不及佛教入人之深耳

朱晦庵曰佛書始来止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皆清虚静黙之旨至忠遠僧輩始益多

胡致堂曰人主孝理不是明考禮千而身不足矣美其並葬殺親而致生之恐不難以而以宅神而殺之之患不仁以此使人相親於乎出朋之心於不習合不義視於又思之道故不信則于代不過精而支主于廟中而又詳深後因沒手廟主而祭於遷廢所諸惠禮文

程伊川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班固之於司馬遷是也

班史以明哲譏司馬而卒不能自保至范史議固以為不見目睫其賛云彰識王命固迷世紛則猶是也

程伊川曰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辭俱盡惟子長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

鄭夾漈曰史遷傳循吏亦少班史亦不過數萹自人異壘而家桐鄉列碑所在如蚩帆遂令瑞亦熟衣於不朽而美新殺瓤之祠半眾宇嗚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梔蠟其貌糞壤其質貴相貴鍬瀦設何人斯至擬德於孔子而建祠於太學乃出自國子生之疏異矣

刑之繁根於俗之侈奢之興起於刑之失故班史論刑從生養始而終於兵

遷史文豪也固則謹矣才具本不相及且遷蔵書恣所欲言又前代之迹居七八而固成書時已泰詔命論次皆本朝事雖不諱之朝豈能無所避即使遷當其任亦須遜前作

鍾伯敬曰班超儒家子投筆從戎立功萬里外能使史家別為立傳不得附於父兄之末且令有父兄皆為近臣而子弟傭書受值以養母者予其志節固已異矣

章帝言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乃拜曹褒爲侍中使
傚正叔孫通漢儀而張酺奏其破壞經術事遂寢
是仍不免聚訟也

丘瓊山曰章帝詔賜懷孕者胎養穀人三斛復其
夫勿算一歲嬰兒無親屬者有子不能養者廩給
之猶有漢初遺意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慈幼二養老三振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三
代以下漢祚獨長保養蕃息之報也

又曰章帝詔。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無他異。
詔近之知。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
苦之。方在後世。迄。應。劭。寵。躬。

范蔚宗曰衛霍耗國大半稱爲良將非以其身名
自終耶竇憲念外自舊功庸無我於前而英稱者
章未嘗以降其貴也

鍾伯敬曰丁鴻上言大將軍竇憲威振州郡、
貢獻大將軍雖不受物不還主郡者之吏仍縱行、
非法乃知托言不受名歸於已害仍在民眞不受
者自無敢獻

胡致堂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友愛尤承尊信儒
術方之章帝似勝

虞詡破朝歌賊令悁寬假辯答一語成功其法設
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人盜竊者次之。不
事家業者又次之。柤。令。豈。和。劫。躺。

蝗不入中年一異也尹疑其不實遣椽廬之遂熏
三異然有此尹即有此椽有此令即有此兒童史
無一異

宋弘台桓譚責讓至不與席爲一鼓琴耳乃知薦
舉之法良也不獨察之未薦之前且相關於終身
之久

丘瓊山曰漢時圖書處甚多內禁外府各有官屬
桓帝又置祕書監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宋設官
吏備專以校讐典籍刊正文章令圖籍惟藏內閣
官止一人而已謂之典籍無復讐校刊正之義矣

張綱以埋輪之奏爲梁中傷乃成不當綱辛而所
降廣陵賊爲之負土築墳棄於梁賊之封墓矣

袁石公曰黃叔度居就世。世莫窺厥。皆其師友。而
黨禍不及。戒。根。已。淨。也。

朱穆從梁冀辟而蔡邕稱其私而負如此持論何
以成漢史其稱申屠蟠安貧樂　守真味道不為
燥濕輕重則公矣
張南軒以惜以李固杜喬之忠節而於春秋提綱
法講之不素齊帝被弒固為有相討弒賊之任非
固而誰使當日尚書蔡與姚其黨雖盛顯正大
義於朝逆順理殊忠義之士孰不應固與可誅也
且帝已忍死而語固以進毒之事矣固復推究倚
醫何也舉動迂緩賊得措手人心懈弛大幾既昧
大義不白以至受制聽命於賊且奏記與議所立
豈不重可惜哉喬位九卿若懷是見必當質即為
之知乃繼固而相又制命於賊相與就死悲夫
凌以棟曰范史言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胡廣趙
戒猶冀上也此即挺史所云淮南憚汲黯守節死
義弘等如發蒙耳然措語別矣
方正學曰餌人以利中人以危法飾以謹
以鉤名猾以為臣虐以厲民使胡廣竊國無與於
莽

鍾伯敬曰度尚致交趾刺史張磐於獄會赦磐更
牢持械節言不得與尚對廷尉倆理前牢檻終不
虛出望塵受枉巧覓徵尚、以辭虛受辜噫然則
冒功敗則嫁禍邊情固然尚不幸而犯對耳不然
功罪朦朧何限例用州、一故結案矣但疑以尚
將略必不屑為此
又曰段熲為護羌校尉上書論邊事寫兵糧地勢
情形一、詳確可覆似趙營平彼牠有成規而言
期後驗也後世邊臣奏報事、自留退步故事、
先用含糊朝議邊情所以終成枘鑿
東京名胄矣葉薄顯惟袁與楊、氏能世其清白
袁則以奢靡闡三邵之禍惟闕餘料之嗚呼奢着
僭之端楊氏疏食步行慎其端也
鍾伯敬曰袁閎於逆閥從父也鋪遺無所受而土
室潛身十八年以避世也至黃巾起相約不入其
閭世情之涸人甚於賊鋒乎
清河守以蘇孺文為二天不知方舉正其奸賊苟
道將敵杖節斬采、而必欲國請為將勤、首奠無
知

吳祐不載竹簡杜根不殺封書件皆十三耳其憲
事過於成人豈遺背隱包匪練圖不待斗邪
程伊川曰、趙苞以城與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
自。當。求。所。以。生。母。之。策。奈何不顧而遽戰乎。
陳眉公曰、周虓為姚萇降苻堅、在秦抗節不仕、忠孝
不虧。聖門所與。士大夫不幸當此。寧為虓。勿為苞。
苞謂殺母全義非予也。尺愧王陵

夏君憲曰、陳蕃守青州、為周璆設一榻、守豫章、為
徐穉設一榻、去皆懸之、楊用修謂之癡誤矣、有客
之可接者有幾。惟有此宿。乃別此客。況又有如來
伯學者。收其尸。併其孤。焉用多耶。
陳明卿曰、竇武陳蕃、史相表裏、天下士、競以臧否
相尚、公卿以下、畏其貶議、皆倒屣到門、嗚呼、此龍
門也。何如羅雀門。
屠赤水曰、元禮孟博欲以寸舌決九階非。此不知
天命。如豈。所以傷人事也。龍蟠虎遊其根矩切安
之流乎。

高存之曰、吾輩做自家務不紛。安有閒工夫向人
分疏閒事。善善長而惡惡短。鄙林宗所以免也。
黨事速陳寔。云我不就獄。眾無所恃。此亦之以
不與為恥者。另是一副心。乎。
范蔚宗曰、張儉區區一掌。焉能獨堙江河。使人破
族屠身。捐城委職。數十百所。嗚呼。悲矣。
儉亡命、禍及萬家、黨禁既解、復出為少府謝以
壽終、古人云保終節難。如是可謂之保終節耶。
陳白沙曰鄙林宗陶元亮鄙令公邵堯夫其善醉
也夫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於正韜光內映雜

於獨醒也
張西銘曰世有答君子譏謂不捕論宦官親戚則
鈎黨不起、然自和帝永元、迄獻帝初平、代更九主、
時歷百年、皆宦官之世也、患而不發亦已久矣變
運禍大、且來國成。事有急於此者乎。至於名士。誠
出下策。然何進之亦。在卓未至之先也。
陳眉公曰鄙林宗之於賈淑陳太丘之於張讓雖
云感悟山禎全活善類然未是兩先生手段。不免
帶水拖泥。兼不免墮坑落塹。
然當此時能為兩先生所為手段亦君子之用心也

劉益友曰終綱目宦官三人而已呂強後為揚復
光張承業耳趙高以来綱目無不書宦官惟強不
書
朱晦菴以竇武何進陳蕃之事世多論之細考其
事恐禍本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指點其易為
力不知事到手處實要處斷罷如之何便閑成嘅
若此謀得有患一二人後来者以不德正名並王
之御也

鍾伯敬曰觀參史治將略可見良將必從循吏中
出判而二之宜其兩虧
鍾伯敬曰馬融經師非人師也鄭康成亦師其經
耳故得高業弟子傳授已足張楷從避車馬自崇
簡靜正惜浮慕者趙承響望塵學闘
任棠一水一薤抱孫見龐參非傲亦非點也正恐
说来使似常談

盧升之曰大漢昔以專小人道逆振王帝妻奄於
斧鑕嬰縲紲遂哉鄙走生符奏得其真推容謝朝
廷談笑與人倫冲情數負歡重價折角巾悠悠天
下士相送雖橋津誰知儻升上辭啟無叫闕
鼓東谷曰仇季智搏牛一下常幼安科頭一朝晏
起三晨皆自以為過非也古人敍刑尚有實楚宜
可為過麁戚亂頭閑門高卧閑無事者常態耳曾
是以為過乎史氏欲並二子之高而不善於詞矣

李萬枉法殺顏諷于不當并十八人罪報與孜明鑒
地書則延伏經月達其床下雖任殺其一千然萬
布牀藉板一夕九遷其苦已甚於死不常又黃萬
父家標有於市書其姓名其苦又甚于死萬竟憤
極嘔血死死之苦又甚於殺嗚呼報哉凡之于晉
之於平王王須之於陳武時地不同矣鄭林宗曰
城闕大但宮府幽絕蘇子華特了五扉因扉貴雖
不獲逞為報已深信矣

曾子固曰名節之稱。起於梁世。然黨錮諸賢。其情同心。正言直道。臨患難而執節堅行殊塗。雖志不就而忠有餘。及其既沒。天下慕其風義。皆同想知。趨死而不悔。百餘年間。撼強大。亂非豈邦。遂延而不敢篡。漢能以亡為存。亦其力也。若徐孺子廢辟不至。舉有道。安車備禮。終無所屈。蓋身未嘗出閭巷以物。而亦稱思至今。操雖殊。志於仁一也。

胡元瑞曰、范蔚宗作陳元方傳與邯鄲淳碑詞異、元方說呂布絕婚袁術、是其為國攻奸一點赤心、既抹煞、又謂卓入雒、使就家拜官、且陷入卓黨矣、范史不足據也、

靈帝西園賣官求樂宮珍寶益滿。未一年而宮殿為墟、遷帝還擄、以野菜米園菜供御、、衣宵收尚書郎官自出採梠、餓死墻巷、袁氏羣士賞楮芒与贏蒲穀、一斛值五十萬錢、皆代乃以之政興矣、鉅鹿守司馬直、謂不能割剝百姓以稱旨起謝病不聽至自殺、崔烈冀州名士、聲譽以入錢損衷、樂安守陸康、以斛斂十錢極諫而僅免歸卒矣、烈非不知涼州難棄、但係之吏難、猶拜相之錢矣、

公卿舉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糾二十六人皆清修有惠化者陳耽言公卿所糾各黨其私貪穢不問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也馘濟以坐徵者為謀即似此一番却糾不為民害易之耳耽不久陷獄死矣時為司徒
黨禁以黃巾而赦三十六方、人人吐氣矣、獨黨人之氣、絕。不。得。伸。

司空張溫以車騎將軍征涼州三公統兵在外自溫始張玄從田廬被褐帶索來見初溫嘗辟玄、、時不就至是特以計進說溫曰。祖。徹。勒。兵。誅。常。侍。董卓亦同征涼州不用溫命參軍孫堅勸溫誅卓。溫皆不能決漢之亡、定於此矣後卓入朝殺溫辟玄、々不屈以兵臨之殺行道死

杜子美曰小儒輕董卓、、之不免可知邕留音知殺心獨不能料此而驚且歎邪又顧則足成漢史、益誤矣史載卓傳作何語卓容處何所

敖東谷曰西京郊社之禮至莽始定東京宗廟之禮至卓始定而一用劉歆一用蔡邕蓋奸人必假復古之文以愚文士而獸羣志之必陰藉名流為之宗主、彼無識者方資其勢以行其言冒昧依附貽羞無窮悲夫、

王弇州曰、桀紂身失國者撤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為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禍者不必亢天下之事。亢天下之事者。不必與於亭天下之奉者也。惟相亦然。

黃吉父曰唐之衰也。雖微而復起。漢之衰也。終不復振。蓋有由矣。唐之大臣尚知責任。諫官猶有直言。百司得舉其識。公論不絕於下。漢則三府不舉劾。尚書不加省。奏請朝上。罷遣夕報。公論掃地。王命擅擲。國祚與人。不同盡於黨禍也。亦嘗究其源流矣。三公不任臺閣之事。循習非一日。弊端已伏於此耳。

陶歇菴曰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以漢事觀之可知也疑在四方情在分封疑在分封情在戚畹疑在戚畹情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纖補中衣而湊理脈理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若湊理腸胃而傳髓

黃巾之亂從者遍天下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通謀黨禍之餘人皆緘默若非其黨自言天子何自知之王允破賊上張讓賓客交通書帝已責怒讓讓因中允下獄及論討賊功乃封讓等十三人為列侯然亦何用知之哉

黃吉父曰光武鑒李郭都試之弊省郡國都尉車騎材官復罷諸邊亭候吏卒至使北胡南蠻俱叛羌犯三輔鮮卑犯居庸是為外輕後置州牧改紀過甚是為外重

張西銘曰義兵之起皆以討卓卓未滅而內相攻春秋同盟之義安在王允誅卓外兵無攻焉傕汜犯闕救亦不至但聞帝遣太傅太僕和解關東而已嗟乎君父在難不能得諸將一援手又重煩使者乎

千一子纂

張和仲曰吳烈闇困跋涉困矣而氣不衰敗矣而望不挫孫曰英雄蒲曰英雄周陸程鄧無不憚、馬何也迹其生平言論風旨有王者之度焉遠非孫曹比也

玄德一念不忘救世讀其面斥許汜語絕快其百尺樓上人

陶稚圭曰陳登敬玄德敬人有眼能令他所敬人皆足重不然只何樂乎人之敬也

玄德漢末名士觀其遺命風標尚存往事付夫恩他覺已洒然矣

張和仲曰昭烈遺命如其子矣惜哉未知孔明也何不曰嗣子如不可輔宜擇劉氏之賢者立之乃漢合三須南陽經營西蜀本鄉即孔明恢復之策亦得以大展矣

杜子美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楊鐵崖曰祁山之役關中響應牛馬轉輸龍蛇走兵王業在此一舉失於制一魏延委一馬謖而延昭烈所親拔謖不可大用則昭烈臨終之戒也

吳素衣曰文事武備儒家分內皆具後世乃截然分作二家然吾於數千年而得五儒李漢則漢壽亭侯諸葛武侯唐則睢陽汾陽宋則鄂王又得一人焉曰康節而不當其任

徐文長曰後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孔子並行于天下然孔廟止于學宮關廟則上自都城郡邑下至山陬海澨以至郵驛墟落無不攜祠肖像隸焉于及窮力所辨雖兒童女婦莫不踴躍欣欣惟恐或後則過於孔廟遠甚

徐文長曰孔明最慎許可鮮所當意而於前將軍獨以為逸羣超倫先主為將軍報仇亡其國而不恤孔明大賢也先主英君也可以觀將軍矣

栢侯流江縣紀功題名曰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晋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不曰賊將而曰賊首書法謹嚴、

屠赤水曰雲長鎮江陵、扼拒操、東抗權、孔明都不為輔車翊援之勢、何也、

唐荊川曰、論者惜關侯之兵、不先加於藏戈旹伺之吳、而先於露刃血拒之操、嗚呼、權操之不敵久矣、操且懾於侯之威、欲遷都以避、使先圖吳豈不足以得志、惟釋權而代操。乃所以為侯也。

鍾伯敬曰、趙雲言操國賊。先滅魏。吳自服。又議給還益州民田廬。勿賜諸將。多大臣風度。後人僅知其膽智。

張西銘曰、馬超據關中、背操、騰時為衛尉坐夷族至潼關之戰、超逼操幾死、復破冀城、降玄德制勝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之義、與賊與者無不與超是也、

朱晦庵曰、魏延謂夏侯楙怯而無謀、請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日可到長安、勢如拉朽、武侯以為危計、不與兵、只是安從坦道、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且延無請與道意在制延然亦固荊州犄角已失、

馬超已歸漢、猶守呼先主、一日大會、超顧坐席、不見雲長翼德、而並仗刀立、乃大驚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能當下領取禮讓為國學問。

陳眉公曰、嘗疑孔明所謂苟全亂世。不識當旹竟用何策。及觀唐王鐸符。以三百口寄命於高鶴海始知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此深知。為此。世。知。十。分。清。苦。乃。得。

孔明事業。患辭於艸廬。从之子房仇秦報韓。并略相似。于房之有黃石公。孔明之有龐德公。亦相侶也。杜子美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旹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尹遂昌曰孔明一世人龍。扶翼正統之志。昭如日星。可與。隨。世。立。功。名。者。同。日。語。哉。綱目書劉備訪諸葛亮隆中。與莘野渭濱之勝。千載一轍。嗚呼。三代。以。來。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高仔之曰、三國人材極多。惟孔明高卧隆中。三顧方出。是何等行藏。若荀彧諸人。一生盡忠。不過成就了賊做耳。

張和仲曰、管樂非孔明儔也。孔明自比管樂。蓋有深意。比管仲。取尊。王。也。比樂毅。取。復。仇。也。因寓興復漢室之志。

陳眉公曰、劉焉衆異圖。璋遂歸誠曹氏。皆漢賊也。孔明在艸廬。已料操必取蜀。取蜀。與關中相連。操史雜鄙。且璋罪人也。孔明欲申大義於天下。舍蜀將安往。乃東坡非之。誤矣。

楊鐵崖曰、龐士元亦力勸取蜀。龍飛鳳翔不虛也。

劉巴張松皆先就操。以操之點而失之松。然豈即已哉。操既得隴。蜀中一日十數驚。時玄德已定蜀。猶如是。況璋乎。璋之前。蓋亦岌岌矣。且非玄德放髮山林之誑。東吳之師。亦不能不動也。

屠赤水曰、操營許。孫伯江左。天下事已去矣。先主尚無棲足地。劉氏不絕一綫耳。孔明方高卧。一見即許以三分。甫出而馳驅。所謂如雲如雨者。了無足當旗鼓。誠千古之才。又難在御。謳纏。忍全不見。雄。豪。窺。蕩之。氣。吾安敢謂三代以下人。

魏崔山曰、先主方正位。勲舊已凋落。天不祚漢可卜、士元三十六歲、法正四十五、馬超張飛不及五十、霍峻四十、馬良三十五、孔明亦止五十四。

徐庶辭別玄德、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也、一語知其終不事操。不獨以母死之故。

陳眉公曰庶任俠擊劍一朝折節學問卑躬掃除、不憚囂苦、初得遇會逢旹、亦欲貴舒所懷方寸既亂即惱然易慮終身沉冥悲夫

高存之曰武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鬭。都如無事一般。心常如安靜。故神化不測。

武侯嘗言先帝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歲歲赦宥何益於事武侯為相十四年蜀新造軍旅數興惟兩赦耳

黃東發曰董子匠誼明道之論其見之發揮者伊洛諸儒若見之行事惟孔明耳

徐養齋曰漢儒之學見到靜字惟孔明一人

裴晉公曰詳求往哲副國之木事君之節立身之道治人之術無所備者四者備惟武侯知由僻陋以啓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兵食足而民無怨咨攝華夷而使之心服法嚴不闕親疏精練不遺纖細德化所被至棄見思可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出師二表東坡以為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但孔明安得桐宮諒闇之主而事之哉

陳潛室曰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以興禮樂許之

張西銘曰以漢言之魏為篡節以蜀言之吳為僭節。孔明先魏後吳者。孔子宗周之義也。

屠赤水曰發斜谷大饑又于相抱哭天乃大雨劉虞仁厚為眾所推固辭不得至出奔自絕公孫瓚獲之暴之烈日約曰三日若雨即不復殺竟不值雨命也天不得而主

武侯木牛流馬。能使數萬之衆。崎嶇險絕而食有餘。奇矣。後世用兵。動受轉餉。或至持糧之卒多於荷戈。而未有能講求其法者。儒者遂謂小車輕捷便用。有如牛馬。然則何呂云祁山以木牛運斜谷以流馬運也。況蜀志詳載其說。至頭腹背肋舌齒之制。寸尺具在。豈小車耶。

張和仲曰司馬懿出奇制勝。變化如神。權甚畏之。孔明以步卒十萬西行。懿以鐵騎三十萬。僅以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費詡通之戰。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然其所謂計者。不過盡其死。而無他術也。乃孔明特以悅輸故退。及雜畊渭濱。木牛流馬。既成長策。稍進一二年。懿終不戰。則其國議之。其君疑之。其民輕之。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其如星隕軍前。漢運方盡。無與人謀也。孔明存亡。何等關係。奚論自校簿書。食少事繁哉。噫、豈懿能料此。而孔明顧不自愛乎。

胡致堂曰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懿蓋憚於逆擊。畏孔明屯五丈原。故為此語以安衆心耳。孔明雖畊而居。民不苦駐久。而魏不敢攻。三代之兵若時雨其庶乎。

懿言我能料生不能料死。無以自解。聊為解耳。懿嘗立漢朝。食漢祿。名漢臣。而率漢人為漢賊拒漢。又方自營家門。將復弒賊。作賊於人。雖生猶心之死。如知孔明扶漢。心如日月。耶雖死而心長生也。彼鬼蜮陰翳。當之焉得不狐疑鼠竄。

劉元城曰武侯名太盛故成功難辟之英雄知其國手、謹以待之、自不至狼狽如淮陰拜將一軍皆驚是得便宜處（陸遜呂蒙之成功亦以此）

吳州盧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字字有意庶知孔明

譚友夏曰武侯葛巾毛扇指麾三軍懿望見稱為名士嗟、無國安有名士

孔明攻蠻、至於七縱、庶恥一事至於此絕無萌孽、馬謖送孔明南征、進言曰、攻心為上、嘆乎、有心如此。亦難攻矣。

鍾伯敬曰、不留兵。不運糧。孔明征蠻。善御長策。極難到學問。自來才武之臣非不能知此。能了此誰也。

蘇穎濱曰孔明遣李嚴廖立及孔明卒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每念此竊思今世朝廷黜一人令唯黜者之不悅也而使排之者皆黜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

朱晦庵曰武侯出祁山三郡響應即如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無力不能守急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所臨淮地莫之收拾然後知侯之　衆而歸不得已也

又曰孔明出師每乏糧不是不立根本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譬如人有家被賊占了是向外墻下住殺賊豈可緩墻下豈可久孔明亦說一年死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纔緩人便忘了

繼武侯秉政如琬之鎮靜禕之通敏而權猶言一朝無孔明蜀必亂矣勿謂三分之不能一也鼎立之難百於一也

吳主皓精忌暴虐酷刑朝士羊祜請伐之曰孫皓之惡逾於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祜未嘗以滅漢爲急也即朝臣亦多言不可若滅此朝食惟會及艾宜其皆不逮矣

鄭省齋曰禪之無情宜不免昭之笑乃李煜歸宋詞章淒惋有故國之思焉馬令又譏其大忍國破身辱之人瞻望舊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誚

孫安國曰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戮雖屢北未肯土崩之亂縱不能背城借一自當退次東鄙以爲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精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姜廖五將東吳二師方聞風雷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必亡耶且屈中有會情勢代起魏師之來褰國大舉追而舟楫靡資留則師老財匱以旋刀斫石之衆攻將驕卒惰之師吳越燕齊之所以亡而存勝而敗也何以一駑臣之說而身爲天子匆匆自囚虜乎周亦料禪之素耳

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使當
背城一戰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
乎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不特昭烈
不可無此孫即二祖得統正其始亦不可不正其
終也

晉懷永嘉之亂昭烈曾孫玄孫蜀李雄署為安樂
公嗣禪舊封蜀人之不忘漢可知玄昭烈于魯王
永孫也

陳明卿曰治統至季漢始衆人品至季漢獨完
諸葛思遠斬艾使戰沒其子尚築馬背陣而死武
侯身殲軍務之志三世成都小可柔何足為武侯
賴也

姜伯約既有膽義深解兵機心存漢室忠勤時事
武侯豈妄許人者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不負武侯
之教矣若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致死之
義處其極難成敗何足論也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悲夫此悔終天

鍾伯敬曰張裔傳云裔詣丞相諮事送者數百裔
云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
吾恐讀者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玄德言孔北海亦知有劉備耶北海戲侮操々
視之隱然一敵國此皆孔公知己

屠赤水曰世以孔北海為疎濶嗟々此當今人品
之所以不真而日趨於深情卑貌小廉曲謹也

鍾伯敬曰管公明以方牧自晦也其人實負才情
而聞道者

張和仲曰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為彌牟鎮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此者或刻而平之經旬突起如故一為變之永安宮王武子云箕張翊舒鷙形宜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昔三蜀雲消之際灝潒滉瀁大木十圍枯槎百丈破罐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及水既平惟八陣圖小石㯽聚行列依然故位六七百年淘灑推激迄今不動殊不可解此精誠所貫天之所支不能壞也

楊升庵曰武侯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夔洞獠左跳右跋以掣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德使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業敵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叛蠻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僅以服南中巴賨之偏方僻之逐盜材梵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䏏蘆助燎自家而起噫運移漢祚何侯星隕軍前也耶

竇憲勒八陣以紀燕然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侯之前事後事世罕稱述君子獨遺恨於侯者此也

田疇為虞達表長安間關似凡事訖得返而虞已被害、哭拜墓下復命、去之、北平、袁尚舉辟、皆不起、躬耕養親歸者五千餘家乃為立約束三十餘條制嫁娶之禮學校之義眾皆便之北平翕然服其威信道不拾遺嗚呼烽烟中乃得此樂土

董思白曰當田疇躬耕徐無山烏丸數擾北邊不數年而鮮卑致貢於疇其衆卒平烏丸近古一奇士也昔弦高商販者犒師以存鄭唐且九十餘說秦以存魏皆遺賢之在野者也唐制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裴度為重亂試之而効宋亦有以義士三百復沂海諸州者魏勝也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保澧鼎諸州者張惟孝也然皆不及疇功之偉國朝久安人材靡於恭養非不測之察舉何以收奇士

屠赤水曰張魯道陵孫也皆有功於蜀而魯以符法療疾歸之者更衆民致米積巨萬置義倉衛路具宿糧行者得取給不設官吏皆以祭酒為治犯法必三原而後刑之去蜀而南遂封倉庫寶貨而行操一討之不能克後挺身歸朝爵賞無所受可謂有道氣象五斗米賊者操欲得隴以為興師之詞耳史家不察乃承襲而書之無謂矣

鄭菉庵曰劉客非龍即鳳鵷前歎後舞入成都曹瞞自是稱如鬼〻道何緣史作奴史載魯自言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屠赤水曰禰衡之流似獄惡有生求必死者知極而悲哉〻〻士生不遇則節落之下藜羹麥飯以存餘息何益不死而拋擲至此哉

鍾伯敬曰劉政投邴原一家得全政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原治〻自喜業解衣待矣原義俠人止目為隱君子耳王褒不捉筆者四十年畏禍甚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其為人比捉筆者何如若此世無二君智術何足論學

朱晦庵曰建安以後中州人士知有曹不知有漢却是黨錮之後剛直氣折漸圖所以全身免事之計想其當時又凡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以為深謀奇計可活國救民於萬一況聽者不覺其非也

鄭有齋曰陳琳為袁本初作檄詆操極盡醜惡仍歸操〻亦不恨至武曌之於駱賓王反責宰相失人作賊亦不能不求才也

操辟懿〻不就辭以風痺操怒使人刺之懿覺而懼乃就職嗟乎此操之所謂禮賢此懿之所謂抗節也歟

蘇東坡曰操所用皆為人役者也文若操所謂吾之子房然終不免一殺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蔣幹之為說客亦愚矣

按抱朴子操徵孔明不屈操謝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處污君之朝其待閑俠亦有此義奸人胸中分寸仍在

鍾伯敬曰劉曄將見操卧車中不言酷似舉子臨試温舊本時也李郃長安之禍本賈詡之謀詡不過欲自脫歸曹而使賊林劫屠戮官民俱盡詡賊之罪浮於李郭

李卓吾曰荀彧屢以高光之事許操矣又拒董昭九錫之請何也此所謂踹兩脚船思惟其得史稱其軌儀高整往逆如此

王季重曰鄧攜咸斗同漢賊也然至陰而似陽則操為最今天下處事關聖在二氏上目攝口義莫不角前心沫匪惟尊之而又親之其理易曉也操意潛移漢祚必先潛移帝心帝解操之書曰日在天心在人二語足使操喪魄嗚呼晉天長夜猶帝而正午宜與日月長明矣

陳眉公曰管幼安華子魚見金事不必優劣昔有浮屠宗杲法一皆豪俠負氣相與為友值中原亂同舟下汴法見杲數視其笠伺杲起取視其笠有金法即投之水後杲視笠色動法叱之曰期汝以了生死乃為一金動耶杲即作禮嗚呼擾擾世情我不敢望以管寧即歆之擲法之投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尚可救得一半

鍾伯敬曰挾天子一題孫策欲為之特以策不壽故不成耳許攸亦以勸紹紹不能用惟彧與操為之而成耳然而彧亦勞矣

屠赤水曰萬古奸雄予最傷心切齒於漢操偶念及其處關公一段聞張心胆大有英雄局量宜其卒能成奸人事業予嘗謂至此恐操之心稍為折減已又念操一生行事皆假此一段正是偽托英雄局量然想至公孫述強為天子面孔又是假不成者

屠赤水曰操言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操辱天子弑后誅鉏忠良斬芟無罪不可勝書進攻雎陵夏丘皆屠之墟邑無人坑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國竊御幄馬人親帥將吏發梁孝王墓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非人所為勿論孔明一周瑜曾不敢抗此言欲誰欺也

鍾伯敬曰操滿腹幽憤若較之懿使覺光明操狠有勢處懿一味冷勝操有餘知

故清江曰元人詩欲盡發疑塚七十二噫不觀起葦谷之葬乎老瞞毛骨豈真在七十二冢間哉

司馬君實曰看三國史識破一事操死而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世所謂遺囑々付子孫必擇要緊語若纖細事即不暇矣操何人乃作遺令也諄々分香賣履處置詳盡而不及禪代事蓋欲身享漢臣之名而實以天下遺子孫若曰禪代吾未嘗敢為之

劉元城曰歷觀操生平事如枕圍枕噉野葛尺許飲鴆酒一盞皆遺令類耳操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此聲先揚使報者不敢害也

張和仲曰嘗疑操之不復姓後見一書有以讖緯進者言古無以曹名官自漢以來史稱偶曹本稱侍曹此天命也不復姓疑信此耳然三馬同曹亦讖也亦時疑復姓矣

鍾伯敬曰漢明法憲頗峻北海王睦謂朝賀使云朝廷若問案人大夫以聲色狗馬對中山王聞樂一解甚有戒心其衆酒自晦也況丕之於植乎紛々求自試正逆其怒釜中泣自取也丕既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乃其孫已不知為何人子也雖無師亦必亂

蘓東坡曰操將死名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袁氏為戒當時漢中能指數十萬金為間其君臣骨肉將內自相殘因舉兵誅之此高帝之所以滅項氏也

倉舒死操謂丕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丕亦嘗言我兄孝亷自其分耳倉舒在我不得有天下曹氏父子兄弟間乃如此

鍾明敬曰魏明機略迹出文帝上文一詞容耳明不死猶能用懿

申清臣曰漢高為新樂古音寖亡至魏得劉表雅樂即晉亦不復傳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張和仲曰劉表雅樂即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自此後聲詩之道遂絕詩之本在聲儒者論義而不論聲奈何言禮樂哉

蘇武歸朝謁茂武園廟用太牢重其禮也位典屬國何恨賞薄哉于禁七軍皆沒而降操恨其臨危不及龐德負三十年知遇者也丕令訪武謁操園陵豈不酷矣

鍾伯敬曰三代以後言水利者以漕兼溉自鄧艾屯田以溉兼漕後世每舉一事必文法繩其後議論亂其中不敢復言溉即營漕已不給矣

晁無咎曰諸樊伐楚門於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人之輕古記之矣孫堅從欲而策遂他各以輕敗後雖賴瑜肅華以立國然權亦稍持重

李舜臣曰赤壁之役老瞞幾亡此蹶之操可生豈孫劉乃不出此荆楚既平群雄於荆州而縱操於河內是操以荆爲餌而漁天下也赤壁一戰後竟不能入中原都爭荆之過也

袁曹官渡之戰策欲襲許迎天子此一奇計倫在吳瑜規取蜀此一奇計而策瑜皆隨亡吳遂也如袁紹不能從田豐之策卒虛襲許辭以子病耶不得獨委於運矣

方正學曰吳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愧色乃纔脫餘燼便謂燒船自退殊不爲慚

朱梅菴曰權只合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孔明纔整頓得起權嘶來戰兩陣決與倒壞當時已處分荆蜀兩路進兵曹氏何可當也權只恐曹滅孫不獨存其謀蓋不可掩

操東下固得劉琮水師也表之死甘寧魯肅勸急取荆州爲此耳

張西銘曰魯肅仕吳特爲知己用耳恒存江漢朝宗之思後來王猛亦有此意

李卓吾曰蜀誠一隅然得之輕諸侯漢高得之一四海孔明出祁山者六非欲長守蜀也荆蜀動地然和鄰以荆取天下都無論劉表蕭銑輩以楚戍之強莊之伯囊之貪玄之橫友諒之猇而中原不能尺寸

吳以荆州借劉操方作書筆落於地彼誠慮輔車之勢已成也吳爭得荆州畋臣於曹亦自知輔車之勢已失也嗚呼呂蒙陸遜特以素無遠名得行私智豈天下大勢乎卒致江東破壞折入於晋耳

樊伷設餞自起潘濬鄙之宋范諷為中丞見鄙於閣吏不知其梃之直也屑屑於小事而可畀之將相耶

張仲和曰仲長統云將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鄭泉云死葬我陶家側取作酒壺實獲我心世言劉阮放達二子已先着鞭

權將迎操咨之廷臣張昭受託於崇亦駁瑜肅之崇及拒曹奏捷昭猶欲舉笏褒讚若公孫海上一表所係輕重幾何而昭堅卧不起乎

屠赤水曰鄭鳩守以自老曹爽不失富家翁所見器同嗟乎山愚之無忌知不顧後俛俯苟全大都如此非強為自寬語也

懿以讖語忌牛氏作二榼鴆其將牛金可恨馬則同槽而牛不共榼

李卓吾曰懿於丕至善也叡之受禮懿亦至非操之於漢比也芳髦及奐人無劉禪之保孫皓之虐乃廢而又弑、、而又廢甚於操丕之篡況禪皓喬虐君臣猶故也若司馬父子則國家重任崇挺股肱心膂何一非盜柄乎

唐文皇曰晉宣皇兵動若神謀無再計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秦蜀之人勇怯非敵勞逸之路夷險不同乃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而請戰千里以詐示威杖節當門雄圖頓屈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每事全佑明帝忍死待君受遺二主佐命三朝蕭何之委霍光之寄嘗未聞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先翦宗室夫用兵則東智而西愚輔主何前忠而後亂宜明帝掩面恥創業之初石勒肆言笑奸回之策

丁南湖曰史識七賢輕蔑禮法遺落世事然特會
會飲竹林時然耳。山濤丧母負土為墳、居官清約、
俸入散之親故、阮籍却武帝之婚、沉醉六十日、文
帝不得言、稽康絕選部之薦、皆名教所係。不可棄。
以酒。客視。之也。咸秀伶雖無可考、然亦身逢纂亂。
托酒自全者。惟戎以好利稱達所惟耳、
諱友夏曰七賢名盛一時、獨延之于其中黜郤二
人曰五君山與王也。不與
蘇東坡曰阮籍登廣武而嘆謂昔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或以指沛公非也、正傷時無劉項。使魏晋人
成名耳。
顧仲方曰向秀擬玄風樂道眺鹿叙神交漆園生
千秋若旦夕灌園息心機訪舊思遺跡心悲日影
琴淚落山陽笛
史言晋王功德盛大、主席儼敬、惟籍在坐、箕踞嘯
歌、酣放自若、既為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為校
尉、去職後、常遊府內、朝燕必預、著大人論、比禮法
士、為羣蝨、處褌中、、亦自不免、但能游戲於褌
之內外耳、
蘊東坡以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

伯倫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世以為誕、特自
諦言、死耳、古来知命達人。無不如是。白香山王來
晏自挽自志。取法於淵明。邵康節臨逝。自謂迎化
一適。與橫渠溫公伊川訣笑訣別。伊川之沐浴更
衣。元定之安靜以還造化舊物。尹師魯揖希文而
瞑。晦菴易簀端坐。精明不亂。作書別勅。伯倫亦
猶是也。

陳壽先仕漢而稱昭烈曰僭偽、習鑿齒仕晋而作
漢晋春秋稱曹氏為篡、裴松之宋人也、被詔採三
國異同而仍用壽書漢晋春秋多採作註不做其
義例也
申清臣曰自晋承曹魏、迭遷相襲禪代於是二三
百年無公論賢者每遺譏議

譙周疏言世祖初入河北望風慕德至者與疾齎棺趨發而至史言周受魏封因疾不進受晉辟與疾請辭又言其須作輕棺蓋過於信書者李榮庵謂讀書而不識字者孔光許敬宗柳宗元也何獨三人

袁小脩曰文章之道本無今昔惟辭多意竊鋼刺剪鏤魏以後所以不免於雷同也

論世編卷九

于〻子纂

王弇州曰諸葛亡而漢亡而魏亦亡矣何也無諸葛而懿之纂成也

師靡芳群臣失色師流涕言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敢避一經〻畫硬口學顏另是一種賊

鬣紛〻論易說禮師問其為人鍾會曰武類太祖此一言先録之殺機不俟成貫之刄

王麟洲曰陳玄伯但見其工未見其下一語劉孝標令引諸說以實其亡玄伯罪之于其言千載凜凜群之欣聖代有懋德矣義形于色其玄伯乎

王麟洲曰晉武探策裴楷引老子以對自應至此未可當言語科殷仲文之於桓玄亦足稱耶

王弇州曰、羊祜都督荊州。與吳人開布大信。綏懷遠邇。進譎計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其卒也。吳邊將士皆泣。可謂有君子之風矣。然祜九世清德。肯爽辟之不就。相墓者祜祖墓有帝王氣。祜鑿之而就司馬昭。為折臂三公。則不免中悔。吳主數聽諸將計侵盜晉邊。陸抗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服也。然吳罷石城之守。晉得減戍遷以墾田。則實祜之計也。飲醇酒者之所欲進亦吳人之計耳

陸放翁曰、賈充何知、力阻伐吳。蓋淡李南北分裂。庸人習見、以為固然。先事言之。以徵後日之中。凡陰為身計者。多如此。與王猛先見。虜虀千里。不可不察也。孫皓至、晉武臨軒引見曰、朕設此坐以待卿。皓曰、臣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曰、聞君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刑也。皓曰、人臣奸回及弒其君者、則加此刑。快哉。剝充面矣。令人轉恨誠如尊命。

晉書稱王渾有器量、而平吳之師、方仗吊伐大義以往、其釀酒建業宮一語、鄙拙陋劣、足使三軍短氣、此時公論沮滅、并頁命亦不照管、一周處足以困之、器量固如是乎、

吳素衣曰、晉初人品、當以孫登為第一、天下知其賢而不見忌於司馬、于陵之流亞、鹿門冰鑑之超乘、

李空同曰、孫登不言、稽康從游三歲、別去、曰、先生終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于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登言止此而已。夫登未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栖而朝議淵明嗜酒而若詩也。逃汙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逌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皎絕而當者不以為数若約而天下不以為矯。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而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

杜預數餉雖中權貴武規之預以非以尤益兼免
禍耳預志立功而若朝廷與意鋒起不得不出於
此亦不徒為免禍也唐人云縱令然諾暗相許終
是悠悠行路人

丘瓊山曰杜預為黜陟之議言古者黜陟擬議於
心不泥於法末世不信心而信耳目不信耳目而
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莫若委任達官各考
所統歲舉其人定其優劣以名聞六優者超擢六
劣者廢免劣少優多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狗
情者監司彈之晉不能行至唐倣而行之差為允
等叙以四等善二十七最視暗加詢訪無實迹可
稽者固為勝也我朝立法三年一朝大明黜陟如
虞周舊制非漢以下所有但廉能貪酷罷軟多無
前蹟坐被空名如節忠之謚然亦每不厭衆心也

武帝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此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何曾雖不宜私論然誠憂國之言乃
曾日食萬錢而子劭孫機侈汰尤甚則誠貽厥孫
謀之道矣

石崇父子公侯為荊州刺史而行劫致富以豆粥
游藝而殺帳下告者以母兄盡室之死而不悖綠
珠一笛聲噫一代所趣惟斯三者而已
李旻仕蜀五十年貲貨巨萬及讀石崇傳王愷傳
警歎曰我乃窮儉乞兒兩人百般慨糠以勞乞兒一

王愷使吹笛小失聲韻使殺之使行酒客飲不盡
使殺之時晉武在也愷敢如此晉史言晉之興也
廣置紛紛禪代期速其於積基樹本經綸禮俗恒
隱民業事有所未暇加朝無純德恥尚失所士以
虛蕩放濁為通官以寵賂薛趨為捷狹節信賤名
檢噪黠以為灰壓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婦
女不知女紅中饋之事淫泆妒忌之惡父兄不之
罪故禮法政刑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隄防如
火斯蓄而離薪燎也崇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史所
論皆武帝時俗也

晉初襲西蜀三吳之貲以為富、君臣交相誇尚、粘澳釜、蠟代薪、椒塗辟、布金埒之衆、粉珊瑚之樹、焚雉頭裘、疑亦此習也、至青麻紙則思不如羊車之輿、

劉毅不及桓靈之語、晉武可謂能容、而私門如故也、嗚咻、索靖銅語駝、魯褒論錢神、昔蓋始終於錢而已、

顧仲方曰、南風扇陰霾、陽鶴盡省、友二十四友中、滿岳實亂首、煁懷禱神辭、出自何人手、輕軒勿復論、阿母終相負、玄醴淚未乾、拜塵良足醜、白首同所歸、一言誠不朽、

楊升庵曰、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高存之曰、古来神奇感應、無有如孝行之家者、王之兔、孟之竹、姜之泉、其應一如呼吸桴鼓、直似與造化爲酬、

顧仲方曰、家國無二理、孝友不一途、嗚呼王休徵、孝友誠有餘、奈何長揖容、猶戀承明廬、位既登三公、太保亦何殊、范粲何人斯、終身不下車、

又曰、儀康何為死、實忤權臣、昔司馬纂神州、得非君父讐、坐無西向席、偉元淚、攀栢野雀何依々、侍中血濺衣、

劉須溪曰、王戎父渾、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致賻數百萬、戎無所受、晚節乃握牙賣李、遣巷飲酒觀爽、而毀瘠、肯立杖而後起、裴頠有滅性之譏、甚哉、廉之難真也、

張和仲曰、自古以廢立致亂者多矣、獨晉武以廢立不決致亂、天之禍敗人、斷恒出於意外如此、

晉武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而惠帝北還、蕩陰反駕、瓦盆麤飯、秋桃以給、布衾二幅、囊錢三千以為資、懷帝為劉曜所虜北屋無煙、饑人相啖、食十麩之麴、麴屑以供帝、元帝詔方鎮有斬石勒首者、賞以布千疋、然則天下窮人近在于矣、千疋之賞不亦奢乎

李卓吾曰懿畫殺操子孫而年二十五子自相殺惟存懷愍又斬截於羌操懿不亦愚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為晉武開逆欲之基者。懿師昭也。經。營。篡。竊。甚。苦。為晉武受逆欲之報者。惠懷愍也。幽。囚。殺。辱。又。甚。苦。所得幾何。

晉武居父母喪終三年蔬食又能推而達之二千石是其所難。

董思白曰抱朴子有言子不夜行。安知衛上有夜行人乎。夫州澤之士。以隱逆得志。不耀文。不揚名。人猶不能識。況彼傑真者。亦豈有汲汲令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

袁小脩曰葛稚川止羅浮山煉丹著述不輟古之仙佛。多由文字入。如梁陶弘景居松風閣。孜孜披閱。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圭峯從圓覺發悟。玄沙從楞嚴發悟。何謂礙道耶。

杜務伯曰張子臺似鄙朴人。然。其。胸。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患當何從而來。

張茂先優游於賈氏逆亂之鄉。而死於趙王倫之起。知。不亦晚乎。中台星拆而不知避。安在其識斗牛間紫氣哉。

胡致堂曰王衍為司徒多歷變故不聞匡正一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豈知卒死排墻之下當知窟虛而墻實也。

陸機既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則崑山谷水。千里蓴羹。亦何必棄而津津於辨亡論入雒篇也。雲令浚儀百姓追思之非山鹿麋野比以機故并見殺穎官屬皆流涕二陸似不同

譚友夏曰二陸千古才名然于重語滯不擇而出胞之所稱韻之所逃不能少變也大陸一生筆墨只留得氏勢如煙四字小陸天地則爾戶庭已悠二語耳

胡致堂曰何晏立論。以虛為宗。是遺形而下者。裴頠立論。以形器為執。是遺形而上者。

屠赤水曰晉史稱諸名士、競為清言、祖尚虛無、天下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史氏之指似謂晉人用老莊虛無自然之道。禍其身以禍天下。噫乎究哉。老莊之術。恬於勢利。收攝退藏。縮而紐其腳蹄。物而和。和其思。是曰虛無。諸名士與之有褒髮相應否。惟事口吻。津津老莊、鼓煽成俗。迄於江左。正躁競為之禍。非即然虛無之為禍也。晉人清言、其極佳者。日何有名士、終日妄語此言猶為近古、然名士妄語筆甚於舌

方正學曰晉略有言善易者不言易斯言也晉人清言皆不如也使天下之言雖然陳於吾前為吾累亦甚矣何善之足云

張和仲曰東漢之亡降為公悠帝玄孫秋尚用天子禮樂行漢家正朔至南晉之末前後計之漢蓋已歷五百餘年、在操懿之世、猶得自存漢仁厚澤民不能忘也

秦以望氣者言、五百年、金陵出天子、故塹北山、後有言北山得康水反利、孔明當嘆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孫氏稱號似驗矣、孫安國以為數猶未及而以五百之期屬之東晉、然自吳以來、都金陵混一者惟國朝耳

張南軒曰晉元之臨江左也、本奉懷帝命以國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藩屏、乃衆既蒙塵、不聞江左糾率義旅入衛王室、一祖逖擊楫渡江、慨然有復中原之志、反從而制之、使大功不遂、快快而死、三綱淪矣、宜桓王之不臣也、噫、南軒於君親之際不能無痛焉、

陳王璽曰東晉南宋之遷中原文物之盛多占籍東南數省國朝人才北不如南蓋氣鍾而特發者乎

張和仲曰世稱王導。江左夷吾。然於敦之反也多可議者。敦與導書云、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敦敢為此言。及敦死。所當加以戮尸汙宮之法。而導請以大將軍禮葬。又曰大將軍有桓文之舉。與人言悄稱大將軍何也。史家特因王氏方貴盛。為之掩惡耳。

閨士行曰君子之於人也。小。踈。而。內。親。其救人也。惟恐人知。故茂弘再呼。伯仁益怨。

張西銘曰祖逖亡三月王敦反武昌、忠逆所爭僅一間也、論者謂荒雞之舞素懷貪亂、能服義士之心哉、

庾亮召蘇峻、溫嶠欲率衆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既拒之、孔坦守當利諸口斷阜陵之路、又不從、陶侃請伏兵小丹陽南道、又不許、及國破君危、宗社不守、宜獨任其咎、以一死謝天下、又不能、然則宜從導包容之說矣、必欲徵之意何居、

黃吉父曰卞壼忠廉、兩晉人才之冠、嘗攷論古今人才得失、西漢當取其守大義、不取其務長籍、東都當取其循正道、不取其尚奇節、三國當考心術、兩晉當求氣概、

張西銘曰、綱目凡十一書劉琨、與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猶譽其友賈謐人近能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

張南軒曰忠孝不兩全此為既委質不可避危難者言也太真奉劉琨檄將命江左豈無他人而絕母之裾無論太真所就事業不足遂使太真果佐江左克復神州不足以贖其天性之傷也

劉羲友曰自經略中原議下桓宣庾翊桓溫褚裒謝尚殷浩荀羨諸葛攸謝萬欲譽皆與選惟溫功一罪二他無及者

鼓吏誤鳴進鼓桓溫因之破蜀似晉之應得蜀也不知反以此成溫之叛事會固不可一端盡矣

孫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溫枋頭之役溫謂其子曰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後人以此語并著於篇噫溫豈料反添却一筆晉陽秋哉

自曹操有吾為周文王一語而接踵追跡有篡瀆有溫不獨文王受誣即阿瞞亦可勝悔哉

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嘉非諸名士比也不然溫肯作此語

溫平蜀集參僚置酒李勢殿巴蜀士莫不來萃溫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周馥曰但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爾昔馥尚作此語使敵過溫溫墓未必曰英物英物也

人言溫比王敦溫大不平及聞巧作婢云似劉司空鄉大喜可以觀琨

敖東谷曰凡立志不可持兩端溫貫才士止以持流芳遺臭兩端畢竟成就何如哉

持兩端畢竟難就

王猛謁溫溫曰吾奉命除殘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非三秦豪傑耶然溫非不識猛者猛不肯留去至秦卒為相宜可以忘晉矣乃至死猶以晉囑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爾勿以為圖猛未嘗臣晉而惓惓故國如是自與溫不相入宜溫之別求三秦豪傑也

溫都督荊梁諸州居天下之半據上流晉猶欲以其弟雲為豫州非不疑之然不爾強隣日逼晉亦不能晏安江沱矣玄之所以自尊也

王述快人温一勁敵也逆少以性急二字抹煞之可見江左之風

温請還都洛陽孫綽一疏讀之悽惻及讀述旋軫舊京之對覺與公擧體呆相

王麟洲曰張翰本謂忘名却令一言千載

蘇東坡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僊不須更説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

朱晦菴曰東晋収拾人望爲晏安計不得已而用一二吴人如顧榮輩餘皆中州浮誕之徒後惟安石較有建立也被這清虚絆了都做不得

又曰温討九錫糾来猶是半和秀才若他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

張南軒曰桓冲上流之兵未見助益先已揺動人心銷薄聲勢謝安却之是也當時布置已定可知矣

陸儼山曰狄青却從行人亦此意今每命將調兵託勢請行希冒功賞兵未動而紀律已無矣安石度量眞是將林

朱晦菴曰苻堅國勢亦臥只爲躁急一敗不振其急亡晋因要做正統他便掃土而来所以無救初令王猛攻燕猛以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堅突至古人臨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堅踴躍不寐而行師其敗何必待淝水乎

苻堅驅兵南下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方登壽陽城望八公山艸木即憮然而懼因此亦勍敵嘻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皆未暇也

淝水一勝、晋不能更進一步、看因江左平日止圖晏安、原未嘗及此、觀其運米枋頭、戍兵關陝、一似仇讐已消、相忘無事、苟其本謀蓋露矣

李長卿曰、倚里筆或疑偽設。乃抗言於輕士嫚罵之主。誰則能之。謝太傅即屬矯情。而諷咏於伏甲睨賓之席。不可及也。

祝枝山曰、謝安石大雅哉。若于人張。舉姪奇勲。或曰僥倖。蹭蹬折屐。或曰矯情。駭。語耳。

會稽王聞安石來山之遊、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矣、嗟乎、苟非真隱、其眼着登已窺之、

殷浩以虚名自累、為桓温所弄、納敗至死不悟、論者謂浩不出、清名可係、然其人要非屏居可老者

浩言貧者士之常。孔嵩言貧者士之宜。宜。常。勝。

張和仲曰、陶士行仕浮誕之朝、動而見尤、荆棘萬狀、然恢廓材猷、綜理微密、振起士風、立功立事、亦難矣、且義旗既建、一麾東下、予奪不臨、直趨蔡州建元勲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有、潛師歸落臣節益著、末年卧疾、封府庫、去重地、如脱屣、不臣之迹安在哉、夢蘇之事易誣、折翅之祥何據、特諸庭世總朝權、而陶氏不顯、史有所曲徇耶

王麟洲曰、陶士行不辦段元規、未是豪傑、且收薙留白、可以譎耶、如是

陳眉公曰、王逸少與浩書、論北代事、識慮精深、了達時樊、誰謂翰墨人不曉耶、

徐文長曰、古人書、有自蛇鬭若舞劍器、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解其說也、及觀雷大簡聽江聲而筆法進、乃知之、皆言運筆。無與點畫。如所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ゝ鳥出林、驚蛇入草、無不言運筆、其言點畫、惟壁拆屋漏折釵、印ゝ泥、錐畫沙而已、

郝陵川曰、書雖法式晋人、然必造道深、讀書多、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絶去凡俗、脩然物外、下筆方過人一等、此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歐陽永叔曰古人多能書然惟其人之賢者傳胡元瑞曰永和脩褉名士盡傾而詩僅有絶少至劉儀則首坐大令信知一一肯竟乏當行又曰王謝江左並稱而諸謝縱横文選王則寥寥即非才其使然亦其好尚素之周海門曰欲超謀逆私札自汙其名以紓親憂不忍於父而忍於君乎如鄧攸不忍於兄而忍於子何哉第五倫之於子姪所謂愛有差等理固當然何謂私乎若郗愔知大義矣

王麟洲曰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由来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觀此見子敬平生無隱慝然以宋弘律之亦不免也

閔士行曰王子敬兄弟一代名流初與情甚倚甥甥之禮郗超亡後忽心生焉嗚呼世薄風漓往往名流鮮表率矣

孝武為張貴人所弑而當時謂之鬱悶崩以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嗟乎是尚可以為國乎王國寶初附道子武帝惡之更媚於帝及帝崩復附道子王恭欲誅之王恂以彼罪逆未獻俟恵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恭曰比来視君一似胡廣嗟乎一婦人敢作賊乎雖道子昏荒何至不勝一婦人也

費補之曰晉史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必待傾身障簏方分勝負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來坡以為人奴不為過也

殷仲堪王恭幹略不長而王雅云天下有事必為亂階何也殷御戈援人王鄙於倚人古今亂階歸不由此

司馬君實曰晉元避居江表子孫不絕如綫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惟明帝較有機斷而祚止三年故以群賢輔之而不足一道子敗之而有餘

蘇東　曰晉室之亡其君子非無盡智竭忠致命一人而卒不救此其病在自處太高不習天下之辱事故柔脆畏縮爲人所窺乘攻而無難知

張和仲曰宋以後理學諸公不免又坐此病

張凌虛曰士空談無實惟占地高者多來倚托依附足以釀世風之弊

桓玄稱帝以上世名位不顯獨納父溫主於太廟下衆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然十一月稱帝明春出走其爲祭亦不足數矣何桓氏之祖有此幸也

桓玄稱帝恥無隱士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令固辭然後下詔旌禮稱皇甫高士此所謂充隱也然玄不能識者乃真高士何爲反恥其無溫言陳仲子誰能作此銘刻自處擲去高士傳不讀恨不及見皇甫高士

譚友夏曰性命之理倘有所見總屬知解無關太始晉人所謂亹亹之處皆予瞻所謂龍肉也即予瞻自以爲咲而不知已墮於談亦龍肉也

黄山谷曰南渡誠草草長沙慰艱難終風霾八表半夜失前山遠公香火社遺民文字禪雖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觀松風自度曲我琴不須彈客來欲開說觴至不敢言

淵明腹眞食粲、在彭澤八十日耳、而名迹遂以不
朽、嗟夫、飛鴻指爪偶留雪泥、信宿游蹤亦傳流寓、
安在琢碑耶、
夏正夫曰、縣樓舜〻枕江幹。五里荒山二里城。彭
澤至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魏霍山曰、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未有如淵明者也、
自静恬物而不牽於物、有嗣宗之達而不放、有次
山之漫而無迹、此豈小〻進退所能窺其際耶、
蘇東坡曰、淵明詩、外寬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
陳玉疊曰、陶淵明劉靜修志事光明日月
林德頌曰、删詩以後、風雅蕭條、邈乎希聲、晋陶
淵明有至味至樂之妙、無名利羈絆故。
朱晦庵曰、紀逵唐林、節非不苦、王儲詩、非不脩然
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則平。生。辛。勤。俱。足。
為。後。人。之。笑。耳。張于房之光相韓。陶元亮之祖
事晋。迹雖異。其心一也。
吳艸廬曰、讀淵明述酒荆軻等篇、似欲為所欲為
而莫仲者、
歸去來詞序、幼稚盈室、缾無儲粟、〻、而求之靡。
嗟乎其於解印綬。亦不易矣。

敖東谷曰、請卜居蘄溪羨淵明之潯鄰、其後復有
隣靡二仲之憂、豈所云素心人者終不可得耶
陶淵明、字元亮、晋亡更名潛、黃山谷詩潛魚樂溪
淵〻明無由迹、即更名本意也、其曰泉明溪明者
唐人諱淵耳、
張和仲曰、淵明不欲其子仕宋、作責子詩以晦其
才、不然、恐為門第拔也、
于美言、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白沙題和靖集
云、未肯低頭陶靖節、掛衆身外五男兒、然能為味
靖則可、不然、正恐二公甚於靖節、
陳眉公曰、桃花源、東坡云是避秦人子孫、葉巾林
石林云、自晋宋來、由此上升者六人、或直云是靖
節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眞、又似有據、
顧仲方曰、少文卧游樂。鳴琴發清商。栖丘三十載。
了無天下心。一彈衆山響。再彈白日沉。猶傳金石
弄。衡山知未深。

劉裕滅秦將還建康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公家墳墓咸陽宮闕公家室宅去此欲何之乎句句與劉意中相背是遂之來耳噫噫又狼狽而歸艸閒偷活此師何名乎

蘇轍謂曰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能急於移其主者裕也

裕慰三秦父老以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忽歸而行弑以應讖史謂裕歸以根本無托然則穆之在昌明後尚可從容乎

史言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斟酌旨宜隨方矯正不盈旬而晉末頹風以改又愛好賓客目恒滿坐目覽訟牒耳行聽受手從揮翰口並酬應更答賤者目中百事而坐客應對無廢世豈真有斯人乎

柳子厚以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天台智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經言念力其心往生淨土者其於佛道永無退轉二師之說述者咸稱大勸於時其留與遠而去者甚衆無所歎也衆小脩同遠公結社名蓮深山清寂遠離塵囂水中蓮也若高談不染欲從塵勞修習淨業大中蓮也非有力健兒不能循此及根株屠米水曰慧遠臨逝檢戒干食蜜薩其濟度留錢於空舟古德慎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條可刪

宋史稱文帝元嘉之政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盛而和之史和節兒和衛和此於戚賊又稱閭閻講誦相聞而和之並四學而興師民有史學有師雖國小猶堪為政也

佛貍飲馬瘓渴遂致春燕無巢長城一壞江豈能限南北耶義康之死決於魏兵又為道濟報仇矣

宋武霸晉宗之才望略盡後歷世誅鉏其兄弟自翦宗室惟以不能裁兒一劫得免可畏哉

孝武起玉燭殿壞武帝所居蘊室見床頭土障壁葛燈籠麻繩拂曰田舍翁得此過矣、廢帝指文帝像曰渠不惡不免為兒所縛大鼻何不驢令人驢之使宋有寄孫千億豈能勝其海哉

宋孝武時刺史二千石罷還既令進奉又與蒲戲聚其貲乃止明帝作湘宮寺謂巢尚之曰卿至湘宮未此是我大功德也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雖然猶勝二千石以供戲

顧仲方曰謝客多逸興登涉窮高深徒有鑿山力而無蹈海心抽蔓秘書府剖竹滄溟陰如何搏浪錐遠謫始追尋空詠芙蓉句遠遜棠梨吟

陳眉公曰顏延之不喜見要人乃偏有詼嗚呼詼尚不顧老臣雖一時權詞然而可悲也已唐崔仁師致仕于湜為中書令數請托以于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識其不如延之蠃斗粜中所道例也

明帝以于昱幼盡除諸弟至休仁歎曰我與建安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並數誠云者射冤竹林堂除狂主事也又松滋兄弟十八同賜死事也如此勲誠、合一死但昱乃嬰人于耳休仁革之死比松滋更辱

褚淵著黃羅只辦得奉璽綬詣齊宮勸進休仁華更不賑

顧仲方曰世族與國華不違恤其甥可憐劉氏甥不及袁家狗

宋明賜后兄王景文死詔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何能獨死請子先之景文方與客碁函至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景文雖能處死不亂然生此世事此主亦所謂見慣渾閑事矣觀其憂盛滿屢辭位可見也一士不可親敕之賜也久矣

王敬則勒兵迎順帝臨軒辭璽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曰世世勿復生帝王家王琨在晉為郎中至是為光祿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嗚呼至貴上壽至此乃不願復可願

齊武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武問故曰臣若解詩那得今日嗤此奴大為王儉褚淵所笑

蕭叔達為竟陵王友王儉曰蕭郎不出三十貴不可言中間失却一蕭郎何尚津津也

齊高帝欲使黃金與土同價忍此頗難酥或亦嫉俗憤世之辭觀其舉碎王導臥齁此兩長廊根一語已足當清涼散

齊紀僧真有士風請於武帝乞作士大夫帝以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及蕭鸞引兵入殿弑昭業立昭文瀹方作吏部尚書與客圍棊聞變竟局還卧不問外事兄朏又遺其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士大夫本易作宜僧真之乞也

陳眉公曰梁武禁文錦為人獸形謂翦截有乖仁恕罷宗廟特牲代之以麪然三築淮堰死者數十萬人蝗蟲晝夜合散堰壞漂入海者又十餘萬罹鋒鏑者不與焉臺城之禍未足償也或以奉佛精勤可末減乎

達磨東土之祖也承師遺言以震旦緣熟自南天竺泛海行化三年始達晉通中與梁武言機不契折蘆渡江留魏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傳法慧可嗚呼化行之難豈獨儒者東坡所謂無事討事千聖皆然 刪

湯若士曰達磨西來掃滅文字而佛道入滑法黃毒初心亦用金剛經證入此方教體文為結習刪

蘇穎濱因古之君子治氣養心其高不可畏其潔不可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佛法與吾道同也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佛法與吾道異也或以秦梁之敗謂佛法不足賴以魏唐之禍謂佛法不可作皆失之刪

養心養氣吾自有孔孟之法在何必旁求
異端廿二種亦甫無充塞山谷華聰
明誤人影不可為所引誘

齊太子賢春立、每令哭、輒云喉痛、羊闌無淚入臨
俯仰屐憤春大笑、云苑鶯啼来乎、數出遊、巫為言
先帝大嗔、乃縛蒜為高宗形、北面斬之、嗚呼、高宗
為如此人殺十王耶

頤仲方曰、於陵有良友、醇蘊雖為鈍了、眞鄙楚聘
梁在梁書中、南齊傳高逸、逃婚樂無室、割山赭先
生、于立朋松石、早悟莊楚、薄世事方如矣
吉翂年十五、既能趨登聞鼓、以申父冤、免極刑、侃
侃對廷尉、又能拒純孝之譽、論因父取名之弊、則
是一代偉人○ 我何必尊是舉乎、以人才薦正當、

武帝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置
五經博士、招納學者、又遣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
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時佛教盛於駘、魏宣武
親講大覺沙門自西域至者三千餘人、州郡共有
一萬三千餘寺、梁武不獨事佛也、高歡謂杜弼以
江南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
之以為正朔所在、吾恐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
何以為國

脩未水曰、梁武清淨持戒、超朗離欲、其神祇至使
侯景不敢再見、非至人能若是哉 居移氣養移體 王之子亦外

振西銘曰、順之十男懿、衍最賢、侯景患之亂、懿挨
著入援建路清路、義同祖逖、而掣肘字正不能廢
暴立賢、竟死於講衍扶亂肯起兵、不順干戈、坐收
討亂之實、又無弑主之名、然愧伯氏矣 哉
梁武生、室有異光、身映日無影、幼能蹈空而行、性
恭儉、終身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長齋日一食
菜羹糲飯而已、雖居暗室必理衣正襟、盛暑未嘗
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似此好一同泰尊獻、
獨為掌文二字所悞惜也、 惜不知正道說、吳瑋

昭明薨、都下男女奔走號泣、史稱其寬仁有王者度、不止文而已也、

董思白曰文之傳與不傳、正其在淡與不淡、才人之致、無所不能、而淡為玄味、必由天骨、非功力可致也、蕭氏文選特與淡相反、或思潤而取繡色之長、或膚清而假靚妝之麗、或神怯如臨敵、或材雜如列肆何取焉、

徐文長曰古有詩而無詩人蓋本以情非設以為之也迨後世有韻有格有詩人求免有本無是情而為之者知六朝贊唱之

陶貞白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及歸松風庭院猶作三層樓獨處其上屏物遂絕好泉石六時獨游不止在朱門然也答梁武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禮聘諸勸叠已不勝其苦山中宰相之名時人那得知也

陸法和師動神從舟行龍躍扇舉而風迴石運而水分元帝倚以平侯景亦偉矣及功高見疑總萌意彼已前知以法和求道之人尚不肯釋梵天王豈窺人間之貴語更佳

謝朏三遷易代而若避若脫卒用一法及其末也為何胤所遺紿輕舟請闕角巾自輿以鄉族辭職又素悍煩事多不覽而為台鉉無掌內臺遂失衆望其年母憂奉詔攝職如故何哉朏小者使能責宋明處臣不以禮至此不能以責梁武乎

唐荊川曰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最苦最嚴無如沈約然其詩細繹經越連篇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好語其本色卑也淵明何嘗事此拘拘直從胸臆流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詩其本色高也

張和仲曰天下事多僥倖而不可解如沈約韻其一也約吳興人偏於方言蠻語不識聲韻生分別自東冬至覃鹽咸何據而不相通古人皆謬誤耶但約詩不自拘而後人反拘於約更不可解

顧仲方曰沈約初事宋委質齊來富如何說梁武禪詔出懷中宜得斷舌罪夢與巫言同巴陵孔義帝此亦一重幢

董思白曰潘陸沈謝得一佳句如下一轉語一穩字如遇一導師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斯言也用之名利之途則大善非不可為著作之林道也

魏師至梁元帝盡焚藏書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此非書之罪也譬之寶劍僅用以擊柱非劍之罪也我服聽講巡城以占書豈如是讀境工帖然前言戲耳二國無際必應不爾劍何不用乎

吳素衣曰孔祐隱四明山見谷中有錢數斛視如瓦礫祐有至行與管幼安同度而後不著聞着管生漢末猶有尚德之餘風孔生梁陳之際宜不稱焉悲夫

張西銘曰前明之戰悶醒卯陵致諡其言誠痛湘東不有也梁之資陶與晉同途今昭明伍當不爭也後梁雖去前但三伍然後天不絕昭明也

張西銘曰陳文殺衡陽安成殺伯宗相去留几時也昌次不當為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為天子亦可不死伯茂何與亦罹其禍以悲言也甚哉天子之名生殺之器也

張和仲曰人多恨江統徙戎論致生民二百年罹毒不知此時中原半屬戎狄劉淵晉陽石勒上黨姚氏扶風蒲氏臨渭慕容呂梁其人皆久染華風博學文雅與晉人接而驍悍桀驁毒之性非晉人所能測觀張華王渾諸人專事結納又倚任以求南事可見矣中論從遠未必去亦可復來也至鄴欽臨正平吳之後息荒伯始史不應此矣司馬父子甚敬劉淵王渾稱淵為長者命子濟拜焉渾濟力薦保持之而後謂晉為仇逆為拉朽宜哉

晋武謂淵容貌風儀機鑒智由余日磾無以過也、嗚呼秦穆漢武何人哉

劉淵稱帝、尊後主為兄、曰以懷民望也、此時民望猶未歸晋乎、

勃ゝ淵族乎、兇虐酷刑、射甲不入、斬弓人、ゝ入、即斬甲匠、蒸土築統萬城、錐入寸、即殺作者、築入然未十年身死、子孫於魏、見殺、弟方立、即執於吐谷渾而亡、城。國。甲。堅。弓。劍。都。虛。談。也。

陳眉公曰、石勒令人誦史、能知酈生計失、經生輩勿為勒輩所笑。

屠遷之曰、勃ゝ蓋凶德兼為之徵、靡一不備、孰云可擬伯功哉、野史謂勃ゝ方畋、暴雷震死、意其或然耶、

張西銘曰、曜之淫暴、視聰少閒、而報同肴、執懷雒陽、執愍長安、皆曜也、二賊均弒矣

屠遷之曰、劉后之禍報必甚、施事既暴、興。兆亦遽餘。理固然也。獨惜以晉之茅元達之忠貞之謀、胡尚不明於逆順也、蓋逆順不明、自三國時已然矣

洪公答劉尹云、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此為簡文言之耳、未如林公云、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

屠赤水曰、佛圖澄鳩摩羅什以天下流毒方熾、出而救焉、或乃謂秦趙不免迷、已過矣、

佛圖澄論敬慎云、先民有言、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此論豈可施之於當前。不得不用敕龍噀酒諸法。

秦苻生彎弓以見群臣、錐鉗鋸鑿、常在左右、即位未幾、凡殺后妃嬪御公卿僕隷至五百人、鑿項剝面截脛拉脇剖胎、鋸項若此ゝゝ、猶謂殺不過千、行若比肩、未足為奇、時虎暴長安、晝則斷衢、夜則發屋、年餘亦殺七百餘人、而不食六畜、虎尚恕其同類乎、

秦與毋謂猛吾輩畊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
畊之又將使君炊之毋大怒欲殺猛而卒為猛所
殺嗟乎已畊復炊仍不得食世貫不心肯豈知畊
之炊之正未堪坐食也毋至死而不悟也
李卓吾曰猛氣度雄遠且不忝其神契即不與交
李生同
屠還之曰相猛而將羌氐罰十六國者堅乎恩均
踈戚民頌其能豈足以包其類而竟不保一身也
何疑乎李特

吐谷渾絶逝遐裔而後之昌乃過乎堯燕因馬而
別馬輙悲鳴西走天意亦人事也禍在馬而龐怨
及於人何必作阿干歌哉
屠還之曰李績直士韓景山乙逆卿林也燕多得
人故敗而復起然其骨肉多猜蝸凡搉孫猶有一
玄恭
又曰垂之叛秦不得言叛歸燕不得言逆其摧敵
皆乘敗亡亦不得言雄直先世餘緒在故一呼而
成剏復之功耳

屠還之曰劉裕破慕容肆誅戮使人謂王師所臨
曾苻姚之不若也正朔衣冠禮樂之所自也民何
望焉
姚弋仲曰語自稱羌事趙無間其稱狒率用爾汝
將死則命子以事晉又非李萬比也
殷浩使刺客殺姚襄刺客斃華皆以情告浩不得
已使襄為北伐前驅此經略第一策乎咄咄怪事

屠還之曰巴氐非自亂墨吏叛吏迫成之也墨吏
之毒使民即戎不得即華又不得而李氏能收安
集收郵之幸已乃有如龔壯其人者生斯世三巴
不為之生色乎
張西銘曰田疇忿烏丸賊殺而盡引曹兵出而盧
龍討之而不仕曹龔壯假李壽殺李特孫雪其私
仇勸壽歸晉不從遂稱聾痺終身不至成都奇節
似田疇不獨勸取蜀為功也十年天子不如百世
諸侯壽不解此矣

屠遷之曰名教不得而盡賊其猶於廟堂張說ゝ
安定名家也皇甫謐張華為之延譽授以美官吁
自古將相者之能跨據雄州國危不赴經術之為
國患猶夷虎之嘗不如也噫

屠遷之曰呂婆樓刀鐶上人能識拔極天下陰變
其賜故食報于此

屠遷之曰躓跋拓之所以興何其易乎底土若拾
芥破軍如摧枯拉非有英傑姿也藉令安少無死
亦惡能奮乎然翊犍之寬恕與於他種矣

魏百官無祿高允于提採自給州屋布被廚中鹽
菜而已時允為中書令貧富亦不係祿之有無也
乃能如此所由不負翟黑子耳

游雅稱高允內文明而外柔順與之處四十年不
見喜慍之色宗愛用事王公詣庭望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司徒得罪詔指臨問韓斷股栗高子敷陳
清辯主為動容雖當問以曆法災異允謂天下妙
理至多何遽問此然允曆學習仍浩魏所激世胄
隱逸允為冠矣

顧仲方曰北史太武朝名士罕全身獨憐高若作
年與道俱尊二十七年即恢如鄰人執筆將弓
刀不如一清貧

浩欲大整流品又書昭跋先世事刊石郊壇北人
忿恚而謂允之禍ゝ亂節可見國書寶浩挾允之
引罪誠難矣哉

寇謙之自言遇老子玄孫授天宮靜輪之法其中
數篇老子手筆也崔浩上書云人神接對手筆燦
然即河圖洛書寄言於蟲獸之文耳未若今日辭
旨深妙然則浩以五千文為晚法之書又焚佛經
易猶不免

司馬君實曰古之道家列於諸子而神僊不與也
其後又有符水禁呪至謙之遂合而為一

朱晦庵曰崔浩以老莊書為矯誣不信佛法自比
子房而師寇謙之子房辟穀托以免禍耳他却真
要做

浩誅沙門焚經塔廟且盡沙門皆不肖至不一也浩乃槩誅之乎況太子先泄其事凡醜其寂室之徒匿坐者必脫去坑者或有幼不能自脫也浩被族誅其刑更酷於焼書坑儒焉豈史禍哉

魏孝文詔均天下田、男十五、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益者得賣、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符付、此是限田、未可謂均田也

王弇州曰魏孝文、勝金世宗賢勝然孝文之俗彬如也用夏之功偉矣

王弇州曰魏羽林軍焼張彝第殺彝父子而主不問高歡因散財結客後歡竟代魏呼豪強竊何可處哉

魏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税入市者人一錢、罷百官酒、以預徵豈有至六年之理、不識當日民間用何法供辨、然必此是租調正額、若後世雜泛及耗折無更辨預徵之力、況六年耶、且云猶不足者、徵而不辨也

胡致堂曰自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即有薛琡上書言黎民之命係於長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如數人而用何用銓衡又有辛雄上書請不拘停年三載黜陟乃後幾經明君碩輔而崔亮之法卒不能革何也以為任人則易為私任法則易為公耳豈知任人則人可責成為私却難任法則法可上下為公却難

徐之才勸高洋受禪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
虎終身北面天位天不可妄據之才以臣謂不如
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後洋弟演殺洋子殷演弟湛
殺演子百年想皆非龍虎也嗚呼之才之說其南
北朝受命之符乎

張西銘曰婁妃三子為帝然皆以三十内外死婁
之袞服緋作樂淫虐不道山澤龍蛇突逆所聚未
可謂帝王之祥也惟演差勝然殺無罪何不樂處
致置之

李集比其主洋為桀紂洋縛置中流久之引出曰
痛不及矣又沉之如是數四數對如初洋大笑曰
有如此癡人龍逢比干未是後物然集不死於縛
置中流卒殺於似有所諫使抵一供御囚耳集未
是後物

穆婆提謂齊主緯曰國家假使盡失黃河以西猶可
作龜茲王人生如寄惟當行樂緯為無愁曲自彈
琵琶於華林園立貧兒邨衣襤縷之衣行乞其間
一戲動費巨萬商賈官守令貪縱民間謂之無
愁天子、、安得無愁或貧兒亦無愁耶

顏仲方曰北朝首元宏爍髮親民變俗改左衽衣
庭列均天樂崇文謁魯廟返古祠三恪書圖堪翔
翔明堂坐對酌卜宅棄平城文明爍金殿迴宮泣
晋巨數羅憎齋虐嗟嗟正朔主江左鮮流薄

顏仲方曰魏收驚蛺蝶已識雒陽街乃求修國史
穢史及蘭臺崔浩直筆死收塚骨揚灰良史藏名
山勿為魏與崔

李卓吾曰宇文忠帝受禪數月而被弒陳武帝稱
尊之二年而子孫已殄盡是亦不可以已乎

周主邕之臨雍拜老北面訪道而賛繼也以尊彝
珪瓚天杖天臺陳主猜之判閨分判階石投鐵而
妝寶繼也以玉對新聲沉檀互閣此皆隨文眼中
事而又有獨孤慎戒之悔何哉猜忌不足以辨嬌
飾也如此

頤仲方曰予讀至隋而嘆曰何混一若斯之易也惟其先世未聞有積德累功以邀天眷又未聞湛恩縱澤以結民心而三百年分裂之河山旦暮歸於此藉亦異矣倘其後僅得中才之亂猶當綿延數世無難者乃戶口殷繁府藏充實煬帝反恃此以亡亦由國體人才之不足以垂後也河汾一士王佐自期而獻策不收佐命諸人亦無足采宜其與秦同轍歟

楊素為周武州詒武嘉之謂素曰善自勉之無憂不富貴素應聲荅云但恐富貴逼臣臣無心求富貴使素終事周之節則武豈非以國士遇素素豈非以國士自期者哉及楊堅相而深自結納即不免君昵其臣臣貳其君不堪再讀矣

文帝嘗言朕五子一母可謂真兄弟矣若兄弟以異母而有異心。是忘父也。父可忘。母獨不可忘乎。後五子各相猜忌無令終者

張西銘曰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牋製詩靡靡酣飲風流自命一旦戎服對敵豈勝桎梏即端坐殿上猶云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國破身辱而童心如故彼但與罪釋干戈幸自寬此外非所計也從登芒山復欣欣賦詩矣

任忠引擒虎軍朱雀門陳所以一戰而倜然忠先
獻議領假金翅三百艘分斷江路逕擣六合以為
疑兵又　淮南如舊必閉風景從江上諸軍可沿
流持赴則救兵六易集且緣淮立柵以守臺城兵
食皆足隋師不得速戰語皆有次第而以諸僕等
視之

陳明卿曰陳後主以酒亡國隋兵渡兵只守將以
密奏告急方飲不啓封高熲至宮封猶在床未啟
也噫嘻予武為糵國者子孫訓○痛飲莫吾事師矣○

閔士行曰隋文欲滅宇文氏後死徒略盡而獨漏
於述大寶江都之難其父子為之嗚呼隋以天下
之力滅宇文而不足宇文以一夫之恨僇全隋而
有餘

同援撩而命將聞鼓聲而班師隋之名正矣遣使
吊哀答復不遜陳未戰而先出何必更用高熲之
策以困民也

隋文作戰艦投柿蔽江而下曰●彼懼而能改吾復
何求大哉王言但擒虎橫江宵濟賀若弼晝置鼓
船又不如是緣江文代而營幕被野盛兵投柿之
指矛然曰為民父母豈限一衣帶水不救之耶晋
王斬五僕於石闕下以謝三吳紛紛棖觸中此亦
空谷一音暗室一燈

文帝正樂牛弘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作武舞
以象功樂成萬寶常歎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
矣不如宋武語殷仲文正恐解則好金石尚可留
也

寶常忿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知古法雖存必
資於器

李卓吾曰隋文不奏吳楚忍傷後主心堅豈不好殺者哉嗚呼陳武不殺一口以代梁蓋先之耳方智非一口予但如叔寶者日夕號泣習井自匿以圖存顧乞官號全無心肝何足用其猜忌哉

張和仲曰隋文蓄備至不可計數積帛至無所容其旹正税減免陳境復十年推其意罷徵取之途既略又征代營繕賞賚無算容其富何道致之也敗亡之餘雒口倉猶足來百萬之衆棄米地積數寸雒水兩岸如白沙以大業之費而不能盡奇矣

丘瓊山曰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立義倉每秋民戶輸粟麥一石以下於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荒此義倉之始也愚竊以義倉為法雖良但所司擇人不必拘拘於所爲專專于所轄既得其人須遇之以禮富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者以為兵者萬計用此法也

又曰隋自開創至大業初增戶過半因高熲建輸籍之法人無流冗賦從輕減奸無所容民懷其信也

范淳父曰隋文不任人故勞而功不及唐文隋文以一承而棄市者三人以六月雷霆為天行殺令然所定新律去螺鞭減族誅則永為後世法

唐荊川毘陵陳侯昔曰法興初起實附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洗是同惟隋之故雲頭墜矢義氣凜然杜伯之事理蓋有焉

晁無咎曰王通尊孔子其書較孟軻不皆醇然於荀况楊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序其在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于通而達皆無可考曾莫有一人道之者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况及雄皆蔑明之而亦曾不道通之學也

徐太室曰文中子語不襲孔孟但摹倣其義彼耳食者安知

文湛持曰東皋子聽美醞三升直是寓意耳河汾登壇龍門獻策醉眼迷離幾許攢眉不痛飲如何可耐眉公云引河汾門下將相入醉鄉當以無功為導師若爾東皋子直醉死矣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從實錄其風雲月露之詞求遺書一卷賫縑一疋此皆文中子意中事故不免一出乃十榮不省安用累徵

辛公義理訟未決不還閤卧民稱慈母訟多而讓而止劉曠以誠恕應物爭訟絕息囹圄生草州去官吏民攀轅而哭者不絕按史二賢遷秩止於刺史何也當是牛弘高孝基未定選舉法時耶或二賢不令民讀蘇威五教也

陳明卿曰虞世基杖告賊者故郡縣陷沒帝皆不知也白面書生每每有此狠手段。碩瑞屏卧國。安。可以。及。邈。邈。安。不。足。以。及。國。故人君不畏冦而畏民。蓋民者。吾方賴其力賴其財以禦冦者也。楊玄感李密一呼而從者十萬或三十萬隋無民矣。

朱晦菴曰漢室之初。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晋雖不及漢。然九品中正之濫。猶為近古。獨隋煬盡廢古制。專用文詞取士。始建進士科。而人材風俗。因此趨於浮薄矣。

王荆石曰周漢求才之制已足弭盗之法長材負俗之士皆守職業奔走故其背有饑寒之盗侠閭司寤而外单串片言歸命恐後也自科目操其權馘散曲辭得坐致公卿闗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

丘瓊山曰自魏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俾區別人物定為九品史部選之以授官及其弊也劉毅有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之議然士猶畏公論恐有言行之疵為終身累至隋乃罷之唯以文辭試士士皆投諜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魏法雖不能盡善而歷晋南北朝用之

陶歇庵曰嘗覽歷代選舉之制而嘆漢法之闊遠也斯弛散材力田拙業抽揚匙稱不聞幽滯自隋特以進士科重唐不能盡更至宋中葉又去詩賦而獨重經義國朝遂因之以視兩漢止當文學一科方諸孔門之四科亦已狹矣况暇語於繩墨之外用人哉我朝設科以来版牒名姓具在就而讀之其賢者不必居顯位而識之顯矣生無稱焉不識也不賢位亦不顯不知為若何人亦已多矣惟名在詬辱位又榮顯不免覩其所舉之籍而羞之

陳眉公曰。漢取士法。能使小人不得已而為君子。隋取士法。能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

湯若士曰自設進士科或謂先正文體亦寫選舉餘意至我國家全任法不任人進士科亦偶以此三年一度耳

煬帝工文詞不欲人出己右創設進士科自矯可
與高選無關取士也唐文皇亦喜文詞宜乎不發
然亦不專以此取士也自後世頗漸尚賢者亦多
出其中非科目之足以得賢賢不得不出於科目
矣無害其為取士也但謂之試士則不可朝廷既
用未試之士不得不疑疑即不免多為之防故立
法繁賢者亦無展布雖得賢亦宜置之耳

煬帝收西京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納修文殿又
令諸學士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
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治成萬七十餘
卷故多著述乃尚妬燕泥庭艸耶

張西銘曰淵妻竇毅女也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
床下恨不為男子救舅氏患淵之女柴紹妻也能
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武略豈下世民唐公家庭
其無志於天下者武淵耳

獨孤信三女皆為后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又
次生唐高祖三代以次興氣數亦異矣

胡致堂曰李淵起義雖不能上比湯武亦庶几聲
罪之師何必詐勒義兵擁立受禪稱臣突厥乎劉
文靖智謀之士耳不識所以安天下立王業之基
也

子、子纂

張和仲曰、古今殺降之甚者、莫如唐高祖、而項羽白起不與焉、薛仁杲王仁恭蕭銑、無得免者、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太宗未嘗殺胡利也

張子韶曰、劉武周兵臨晋陽勢甚銳、高祖下手敕云、賊雖與爭鋒、可棄大河以東、謹守關中而已、唐之所以握天下柄、收攬豪傑、號令群雄者、以秦王決計入關也、所以能守關中者、河東爲障蔽也、而高祖不知此、元吉守并、不修軍政、日夜縱獵、惟載置網三十車、晋陽臨不問戰守、僅挈婦女奔京師高祖亦不遂罪、

張西銘曰、竇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諾、喜俠、爲鄉黨所重、憤世危亂、聚衆高雞泊、雖盜乎、與食隋祿官隋官、而反戈爲逆者、其情自殊、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泰、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彼王世充矜聲卷髮偏工側媚迷惑閨房之計、誑惟莊周之書、覩塗耳目、苟延日月、既酖縊其主、又建德之讐也、乃空國往援、而秦王一舉而克、狼狽就死、悲夫、隋末群盜、建德以下、蕭銑李軌、其足稱乎、三人皆興於寬大、而亡於猜忌、從來爭天下者、不外此矣、

張西銘曰、唐殺竇建德、而赦王世充、世以爲失刑未幾而劉黑闥反、中原鉄震、古來跳躍百戰殄賊假王未聞禍戢、戶牖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宜杜門鋤菜老哉

又曰、蕭銑梁裔也、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北距漢水南極交趾、無不服屬、視唐與晋陽尤悧也、一敗而開誠解甲、何罪乎、縲哀布情、泥首軍前、願身當死無殺百姓、卽謂之仁義可耳、乃以逐鹿一言、卽斬都市、史以奸言僞辯之罪當之、豈心服哉

晁無咎曰。膠東王道彥方與党項盟即襲殺取其牛。嗚呼邊帥之智自古而然。魯師猶可使。彼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為可信尚可得哉

張和仲曰。太宗起義兵。而以宮人薦其父。父〻畏禍。議始定。乃其後。世〻女禍。自肅宗而後。遂無正位長秋者。宮闈虛位。所稱皇后。皆無寵無威之人。宰執既闊在外。惟宦官專權。無復顧忌。自僖宗後。八世而為宦寺所立者六人。皆樹私恩而已。

蘇東坡曰。太宗起兵汾晉間。而建成元吉智雲皆護家河東。隋急購之。智雲被誅。而二子間道赴太原也。嗚呼。太宗此時已不免借隋吏殺兄弟矣

晁无咎曰。唐高祖命劉文靖定律法。曰本設律令。使人共解。而往代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此言當知。後世法既滋繁。瑣細牽制。巧者緣為奸。拙者出入抵捂。可勝道嘆哉。

晁無咎曰。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畏粮坐甲援槍而至。國數是求。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之威。讋人心已久。兵接且及。倉卒闖名。忌其本國。智勇俱廢。而秦王遂免異矣

張西銘曰。建成元吉。勢力等矣。足以殺世民。世民死。吉不殺建成。建成〻。元吉死。高祖拱手讓位無言。使建成世民俱死。度高祖亦不能問也。是無唐也

又曰。秦王功高。兄弟害之。嬰御覽之。免死何推漢殺信布。

丘瓊山曰。化國家為國由汝。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已與世民言之矣。其立何疑。乃謂以苦避而立建成。唐祖亦甚不察於表裏向背之間哉。

以天下讓。古今幾人。太宗其人乎。使以天策上將之號。天子旌旗之禮。謂足以彌縫之乎。似此特與太子樹一敵國。古來有是乎。不得已而擬之漢梁王。高祖之處此。為計亦苦矣。乃建成元吉。又不聽秦王出也。恐立世民。事亦不了。

晁无咎曰。太宗始造唐者也。册太子不必辭也。旣辭矣。雖起而辭可也。雖辭。天下猶當尤我。何至援弓矢戕同氣乎。周襄王於叔帶。王城而處於汜。建成先也。獨不能湏史詩耶

尹遂昌曰。太宗盡殺建成元吉子孫。武氏之禍。太宗子孫殲滅殆盡。昭昭之報可畏也。

楊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計勝人。然不可以計敗。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孔明語也。古今惟孔明知兵。次則李靖。以正出奇。爲得法制。

徐文長曰。曹孟德解孫子。及李衛公與太宗談論。多非孫子本意。然二人用兵。往往出孫子上。

石守道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師還則將歸於衞。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惟此得古者寓兵於民之遺意。

陶歆庵以趙充國以屯田制諸羌。而其後伊吾湟中金城之閒。往往有田官戍卒。至老祇營許下。諸葛出斜谷。羊祜實淮粟。功績煒然。言屯者必宗之。然皆以軍興倥偬旦夕之急耳。至唐開府兵。而其法大備。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洎鎮軍所領。恭布天下。其功庸頃畝。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都不輸不調。而兵食足。自周以來。至此而兵農復合。

陳潛室曰。唐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已得古法。而家法不立。故子孫不能傳遠。

朱晦菴曰。井議之行。須有機會。經亂之後。天下無人。兼并之家。方可給田。如唐初承亂。方做得。若平世誠為難行也。

丘瓊山曰。亂後給田。宜可行於一時。然生齒日繁。終歸於廢。歷代雖有限田均田之制。多議而不行。行而不久。莫若酌丁田之法。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之後。又以田之高下。定力役之多寡。庶其可久乎。宋林勲政本書。晦菴朱某皆取之。然恐取民過重。

黃吉父曰。自董子限民名田法不行。致紅陽陝占墾州田至數萬頃。張禹買田皆極膏腴。迄漸為丞相。多亂縣田以為封邑。哀帝私官官田至二千頃。兼并之始也。唐文皇口分世業。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世儒皆以為善矣。不知其時兼并已久。啟寡生耕進退之數。皆以空文上之。萬里之遠。豈能核其隱蔽也。況貞觀末年。正田制方行。以二十頃賜征遼將士。宋已自亂之。於是公主田園而下及官着名田徧幾甸矣。國朝田制。定勝於唐。然浙右荊湘。詭名捷繳羌衆額消之論。愚竊有望於今日。

丘瓊山曰。令之史俸。雖不足以養廉。然國家歲計有常數。且革靴之費。刪作之苦。徵輸之憐。又不可不念也。惟唐宋職田。猶不失古圭田遺意。

頃仲方曰。劉裴同宿時。意氣頗相耽。城頭望烽燧。予歌子且舞。一朝柄國權。反目成豺虎。方知名利危。亂離未為苦。

范淳父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司徒主民。司空主事。六卿之任也。唐以當三公。且既有尚書省。而又設此官。是政出於二也。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

是無咎曰、李密傳首京師、故人哭之多歐血盈、羣盜、以不吝財賞。能得士心。近田横允爲人也
朱晦庵曰、人主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職。語云、私恩不忠。唐太宗身與將相。然每事必使關白然後行。
胡致堂曰、諫。官。隨。宰。相。入。閤。預。聞。政。事。此。貞。觀。致。治。之。本。
古者宰執入告。敷。奏。之。謀。言。後世諫官論列。箴。規。之。罪。執。呑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辨。也。

張西銘曰、史稱文皇用兵如黃帝、近古未有。北海之濊。悉爲州縣、突厥之強、稽顙闕庭、而高麗遼東一隅之捷、結根終身、而平之者則高宗也。
丘瓊山曰、太宗言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以。仁。者。大。仁。之。賊。也。三代以下。明治道必曰太宗。
程明道曰、或謂貞觀之治。可繼三代。然。閨。門。慙。德。之。意。安。在。
程伊川曰、漢大綱正。唐萬目擧。
尹遂昌曰、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可想。

曾子固曰、自周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太宗有治天下之志。有治天下之材。亦有治天下之效。然。而。法。度。非。也。
王濟之曰、唐宋取士、有進士、有明經二科並行、明經、即今之經義也。進士則兼詩賦而進士得人爲盛、明經惟士之拙者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艶、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蓋非詩賦之能得人。而博。學。之。爲。益。於。治。也。且古人之通一經。通其義。可施之治耳。今也割裂穿鑿。將以求。僥。倖。利。取。義。如。印。板。然。後。誦。說。從。事。於。學。而。精。力。已。無。餘。知。人才之壞。實由此也。
陳眉公曰、考唐制擧載正史者已有八十餘科、雖云以詩賦取士、猶不專用之也
胡子厚曰、唐有題詩令修者少
張和仲曰、科。目。之。不。足。以。盡。人。久。知。顏魯公中文詞秀逸科。而才堪經邦科不與選。其風雅古調科。李杜皆不與。而及第者薛據也。惟張曲江不負道侔伊呂科。

譚友夏曰。予誦詩至齊梁陳隋而歎曰爰爰予始哉。詩至此時。與塡詞差一黍耳。陏。陋。當。極。元。後。廢人。嚮。御。

計有功曰。唐興。文章承徐庾之後。陳子昂始變雅正。其作東方虬脩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盡。每以永歎。

陳眉公曰。太宗一日偕呼閻立本。圖春苑奇鳥。既畢。立本謂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而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此即常仲將戒子孫作字意。士以書畫顯。不免摧倖中官之嫚。又小人晴托溷落名字之累。亦不止以藝稱爲辱士也。司馬君實曰。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中和者本也。容發者文也。太宗云治之隆替不由乎樂。而證之伴侶曲王對後庭花。此所謂觀秦石而輊泰山者也。　樂之注籍即由於治　夢泉

封德彝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奔秦非至公之法也。自朱祐建議於光武朝。至此再見

陳眉公曰。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又項王亦嘗蔬食事佛。不意二公乃有道況

顧仲方曰。馬周忠孝士。眾奇人莫知。一詔下丹闕遂爲廟廊姿。卓哉避暑疏。藹然生本思。清風何續繼。千秋此一時

程伊川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功不足贖也。魏徵之罪。或當以功而救減。乃其詩云。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似倒却。　徵詩意思是感太宗吾遂成時猶說到功名上　夢泉註

范淳父曰。自漢高賜姓。後世遂以爲法。而唐尤甚。古之賜姓。同。而與。之。所以別其族。而尊其祖。後之賜姓。異。而同。之。所以亂其族。而瀆其祖。

王弇州曰。王魏不比管仲。蓋徵有委焉。曰高祖在不純之爭臣也。且王已先諂。不與雖宗偽乃優仲何也。或亦以其功歟

陳眉公曰文皇遴選五品子弟入弘文館抄書使以讎對資訣博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傳寫自馮道毋昭裔有雕板布衣畢昇有活板而書生求書較與具巧東坡猶重手抄盖既之於手時之於心抄亦讀也若今刻本日富弘文之藏不可得考人間則異錦名香束置高閣或以傳耳目之玩供筵篚之交用又別矣

董思白曰玄奘往天竺所至遘剎標與彼師訓論無敢難者其為慈恩宗非直譯經布藏川遂歲月之勞而已一時文士皆月露餘風至裴休梁肅房融而內典之旨始暢又不特起八代之衰也宋興而子瞻介甫無盡无咎山谷老人繼起於是禪悅之味溢於筆端凡稱白衣說法文字禪盡此矣

張西銘曰和戎五利。起於晉魏絳。然其說曰。土可貴也。曰穡人成功也。曰師徒不勤也。所謂務。以德服。而已、未。嘗。有。賄。賂。和。親。之。說。如婁敬者。彼固以口舌得官。安知恥辱事。獨惜何良輩耳。唐之玄齡遂良。稱社稷臣。亦堅為薛延陀求婚。而持議絕婚者。為契苾何力。斑超所以惡文俗吏。趙充國所以惡凡公卿也。舊獲大義。其蕭望之乎。

陳眉公曰寫惟隋文唐文。以振世之感。獨妄心帖都於佛。釆知其奪孫欺寡劫父射兄。押心。循影。畫有。餘。慚。不復霞蔑。而誅翦偽殘。顱山血海。夜氣。所息。無。不。凄。然。、隋唐之際。經師律儒。亦聯翩接錫於法宮殿廷之間。如蓋下得舍利。光中現七佛。幽靈變幻之迹又最著。何哉。豈二帝混一之後。皆能身致太平。擲刀翻法。有宿本耶。

鍾伯敬曰、嘗見僧元明血書法華經。其序為仁宗親製、書御名、國朝列聖、尊信佛法、最為有力、而全不露迹、唐宗不及也、

鄭茱庵曰能仁氏宗寂而用照情闇衆事淵飲木食灰心空山益亦滅損危苦之極者也其術在斬釘出楔陰翊皇化而其失或自踰其制過埜若蜀至越詢帛為師子蟲於是會昌廣明欲一洮之而不知非法之初也佛法初入中國至晉釋子最矜威儀戒行時天下方放濁而彼能是故至唐而大盛唐以禪標本非不需轟雷震劚至棒喝盛行歸戒律存文具然古宿尚有三莜遮腹不作不食語何嘗不撫枷未機蓋如末劫片茅蓋頂作業衣相耶

陳潛室曰藴武與麒麟閣馬援不與雲臺皆有寓意至凌烟閣則無之使君集小人亦與

太宗時李淳風已明言有武王在宮中不特秘記而已且武氏三物御馬太宗事也定應識其為人乃反殺李五娘以當之何惟高宗

張和仲曰文皇以蘭亭帖殉葬見不過亦高矣然梁棄王以竹簡至數十車而易繫詞在焉不互孔壁同功哉乃襄王則孟子所稱不似人君者也

陳眉公曰唐文皇以楔帖賜歐虞褚薛各臨一本而與王書各異故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若使依本畫出終是第二右軍米南宮亦嵗學作字人稱似李邕心患之遂改其㶕自李杜有詩以來元白蘊黄亦各有詩丈夫顧將詞場須如鵬摶鶚擊獅游象蹴不可似戀巢為但繞一歩上水船還須故處詩學字學理絶相似

胡致堂曰新城三老啟漢高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漢武父子之大倫荊湖三老猶能辨尊王之無罪張公藝尚以高宗不能思而勸之耶

盧承慶考背運宮得之於容色舉止語默之際則知憑文案之謬

徐勣自言、我十二三為亡賴賊、十四五為難當賊。十七八為佳。賊。其勣立武氏。老。而。復。賊。種。習。耶。惜不見其孫之戮也。

祝枝山曰、敬業克蓋前愆、忠存全矣、凡忠存勿以成敗論。

陸放翁曰、勣勸成武氏之立、窮極富貴而死、以為得志矣、安知彼婦陰快忌毒、果於背德、焚墓剖棺、夷其宗、曾不少念舊恩者哉、後唐之郭崇韜亦猶是耳、嗚呼、彼武人勇於報復、乃以此心揣彼婦、愚矣、

張西銘曰、葬墓漢、為珠留單于怒曰、令天子非宜帝子孫、不拜命而入犯、周武氏令武延秀納默啜女、默啜怒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拘延秀、遣書數武氏罪、朝士可知愧矣。

敬業起揚州、山東豪傑、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而魏元忠勸武氏急擊、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與哉、其所謂安危也

丘瓊山曰、許敬宗立嬖庶、殺忠良、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獠、其死也、衣思古之謚曰繆、成乎稱主之朝、亦有執法持論之臣如此哉

張西銘曰、唐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則皆竊闔掖庭得衽席之助、微矣哉、

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造羅織經數千卷。其刑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又興殺俊臣、炙炭訊囚、日未卧而興先入甕。路巖奏三品以上賜死、令剔取結喉二寸以進、卒自罹其毒、嗚呼、當。其。逆。迎。取。悅。竟。忌。計。其。有。耳。

丘瓊山曰、臺諫風聞言事。始於武氏。而後遂按以為故事。說者遂謂委任臺諫之專。嗟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夫糾劾伏讒蒐慝。必須指陳實跡。乃許人陰私而怒溢惡沉沒被罪、不得申理、豈治朝平明之政哉。

王辰王曰古者諫無常職。武氏令御史風聞言事。此非諫職也。特置私人以摧壓天下耳。滕誦虞箴不但廣搜收言路之支亦可除殺言官之勢。蓋言猶水也用之灌漑則利用之御激則害且言至衛激。則名通而窒塞。天下無所為而言者幾人哉。式外慷慨而中險仄。式始激々而終墨々。不可不察也。

丘瓊山曰武氏革唐之命、開闢以来未有之變也、被葰冕稱名號受朝賀、偃然為人君之事、忘其為女、一時公卿將相群臣靡係戀其祿位畏其誅殺靡然戴之、忘其為男天地之氣至此亦亂甚矣

鄭省齋曰武氏之衰剝極將復而猶得考終故常効之、然不免授首魏亦似之

邵无咎曰武氏似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寧不知狄張諸人將有為哉自量以媍人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又量承之者終僞其手、不至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張玄羽曰狄仁傑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非小聖所測

太常樂工剖心出臟來俊臣無所施其酷此時此舉大有梁公手

陳明卿曰武氏求奇士於仁傑三問皆以張柬之對、姚崇亦同薦竟用之唐社稷之靈也

李卓吾曰武氏之還崇嗚咽流涕五王被害崇獨全

張西銘曰蘇良嗣批僧頰不問狄宗不禮諸張久任不衰團兒譖望嗣王慶之請立姪即殺之武氏行事間似中材以上太平公徳似母而玄宗討韋氏預秘計決大謀亦似母勝中宗矣

王弇州曰五王之復唐也、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焉、夫武氏者、唐之大仇、臣子不共戴天者也、還立宗室、磔梟塋識厥宗、出中睿於藩帝治而弗宗於廟可矣

杜牧之曰呂公相女來和相隋文皆驗稱善相人然呂氏自爲后至稱制通二十年楊氏自篡至滅三十一年耳男女族屬誅殺大蓋秦之呂周之楊皆大姓不知爲家之福耶禍耶此牧之爲唐之武言之也

楊升菴曰、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節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並稱、以文章末技。而掩立身大節。惜哉。

屠去水曰馮元常見張冏藏曰取錢多官並進後作尉肆貪虐以才薦爲清強監察此何必自術者後知之惟謂婁師德取一錢官即敗而婁竟以壽貴位台輔可異耳想相受此一法之力

張說問道神秀執弟子禮退謂人曰、師身長八尺、龐眉秀目、王伯之器也、而甚能於是以形視短陋不復度嶺禪遂分南北

朱晦菴曰曹洞宗說得細、故法網中絶、臨濟說麁枝大葉、禪故久遠、

祝枝山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上根一聞千悟無能窺其蹊徑

三餘書刪

司馬承禎蓋憤世嫉俗高隱之流非道士也觀其判盧藏用纔一語鋒不可當、能使終南減色

陳明卿曰、長枕大被、恐不獨爲友愛之故、蓋明皇之立、既非適長、若云立功則太宗之所離居者也、諸王盛壯、豈無異心、或假此以禦之耳

丘瓊山曰唐之治貞觀開元而已考其所自皆因留意牧守親民之官也叶氣嘉生薰爲太平端在於此

李長源曰、府兵平日皆安田畝。自高宗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府兵漸墜。人所賤。百姓耻為之。久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務之。誘戍卒以幣帛寄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久戍鮮得還者。然猶不敢叛。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也。自張說募長征兵。、不土着。禍亂所由始也。且兵農既分。不可復合。

呂東萊曰府衛之法。以極邊為重鎮。方鎮之形已成。但自天寶以後。朝廷以武吏為耻。民間挾兵有禁。而內不足以捍外。鎮兵反。即以鎮兵誅。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耳。說者謂彍騎變而為藩鎮。未之考也。

歐陽永叔曰兵冗官濫為之大蠹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天寶以後唐初之制蕩然矣

霍渭厓曰刺史楊濬坐贓當死明皇使杖六十、故之丞相裴耀卿執奏以決杖贖死、恩雖甚優解衣受杖、士豈可贖、嗚呼、屈體貌以就吏卒、小人既無忌憚、君子亦昧良心所以豪傑甘山林之思變故無忠義之士也。

馬貴與曰秦漢以來禮之同異不同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遂廢而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諸禮古無今有而千秋節始於明皇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一、三詔乃至、謁見不拜磬折而已、帝問其故對以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以忠信見後賜隱居之服并草堂一所還山、天子不拜、餘可知矣、但能磬折、何必辭官、

世儒每恨房杜姚宋不見於文章、非也、其文所謂布帛菽粟、不欲與文士爭妍

皮襲美曰、吾嘗慕宋廣平鐵腸石心、不能吐婉媚辭、乃覩其文有梅花賦、為徐庾體、淸便富艷

李卓吾曰、盧懷慎為相、家無擔石儲、將死、薦宋璟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大臣也、

劉夢得曰、宋廣平以梅花賦投蘇味道、々盛稱之遂列於聞人、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斥言借悅而後驤首當時、疇能自異

王弇州曰、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乞鑑湖為道而宋祁傳之隱逸、蓋祁自雜退之士也、

屠赤水曰、裴光庭聖書纔浮逸者、祚頌使已貽害萬世

白樂天因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僚。公卿辟而署之。郡吏。曹掾。無幾。故吏。冑。所領。掄選。也。精。令則一命以上。悉委吏曹。按資署官。猶患不給。何暇於別藏否乎、考名實乎。

林德頌曰、唐選法、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受職、其始也、猶有諸事效言之實、後入流既繁、集法試法之弊益滋、陸贄立計闕例、所以矯集法之偏、然不足救也、至光庭之資格、則并試法亦亡矣、然唐之銓選不允、往々除名流竄、不至純任成法、

胡致堂曰、李林甫一言一日殺明皇三子、而以刑措受封賞、噫、君之父子且不相保、何以致此太平乎、無乃耆汰逆欲、紲訟曲直○不暇別白○有當刑倖免者耶○

張西銘曰、林甫同事與利諸臣、其名織、其害烈、天下所共指斥也、惟林甫唯諾順成而不顯預其名利既歸己、旋殺其人陰賊鷙戾不遺餘力、並寵生怨、固人之讐去己之嫉諸利臣所以死於林甫也

又曰、林甫無學、戾言陋鄙、獨能揣知人隱情、安祿山甚畏之、雖冬月見必汗沾衣、宮闈之際、范陽之禍、彼方揣知而心喜、解袍結納以為固位之謀、且可借以驅除異己、嗚呼、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卒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抉珠焚骨、豈償罪辜

魏鶴山曰、林甫身死未寒、而剖棺抉口、十九年之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流離、親黨披敗、前日聲勢、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玩、與之同朝如張九齡、生榮死哀、畫在人目、楊釗曾不鑒戒、隨以族滅

張西銘曰、漁陽變至、明皇下詔親征、制太子監國釗恐、令三夫人說妃銜土涕泣、事遂寢、疑哥舒翰促之急戰、而潼關失、然京師尚可守、忽唱幸蜀、狼狽出走、若特楊氏姊妹兄弟欲借帝送歸故鄉耳豈意護衛者之獨行耶

朝士趨附國忠、張九齡曰、此曹如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使當裂膚暴骨、張彖以楊右相為冰山、故漢李郃之於竇憲有所在邏留之法語亦巧矣

蘇東坡曰、開元末、大臣守正、惟一九齡

董思白曰、唐三百年名公卿以詩傳者自曲江外
寥寥也、崩慈乃工、理或然矣
林德頌曰開元以前詞人鮮不達者天寶以後、詞
人鮮不窮者、第令製作行世、則黄龍無 拱百不
二三、大曆元和十常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導揚諷
諭。本乎比興。或偏勝獨得。鮮有兼爲者也。張文貞
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張曲江九齡以比興之隙
窮著述。梓潼陳子昂其選也。
袁小修曰、詩自須以三唐爲的、乃今之論必曰盛
唐盛唐又必一二家、若維若頎矜其發舉以爲必
不可踰越、外有俠而未收之景、內有鬱而不暢之
情、誠爲固陋、後有識者、矯之以性靈、而遂有以聆
臆當之者、情無不寫、景無不收、是又舍陋而得俚、
不肝不陌、爲率爲鬻、詩道又將病矣、此非作始者
之過也、
吳敬夫曰三百篇何篇非樂府、而今必摹漢魏、如
王仲初詩以纖悉之事、曲畫形容、色標鮮花、意含
諷料雜置一位於風騷可也

譚友夏曰讀儲光羲詩寄托不凡、竟在六等定罪
中、詩文果不足以論人耶。
顧仲方曰摩詰耽禪寂。終年常閉關。如何鬱輪袍。
乃奏朱門間。無心謁天子。翻爲祿山使。空傳凝碧
詩。終。愧。前。巖。土。
嚴滄浪曰詩不出辭理意興三者。魏以上無迹可
尋。南朝尚詞而病於理。本朝尚理而病意興。唐
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不俟覩詩望其顋引而知
爲唐人今人矣、
又曰高岑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東野刻苦、讀之使
人不懽、
開元間、大酺命三百里內州縣悉率所部音樂集
五鳳樓下、較勝負、元德秀時令魯山、樂止數人、連
袂而歌于蔿于蔿、德秀自製曲也、明皇以爲賢人
之言、然恐笙歌如沸、眥未之聞、嗚呼、其開元之雨
淋鈴乎

陳眉公曰德秀判衛州奏免庸調及和市雜物三十萬緡老杜云盜賊未息得結草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邦佑天下之安可立俟也今之文士非必有德秀之文而非若吏俗即若吏甲遂使辞家終不入循良傳奈何

又曰世道之變其源皆起於識隨元北山悪闘范隣里之會曲欲往切而判之此為墨兵詩人無縱之訓也

司馬君實曰精敏辯慧拳捷驍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推安史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才知也免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天下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節死而不變斯義矣攻城拔邑斬獲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國亂而定國已而存斯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猶不免流俗之謗毀況其峻者耶

胡致堂曰雷將軍面中六矢不動賊畏睢陽卒矣耶以天道堅其軍心耶公云未識人倫焉知天術二語破賊心勝足使夜遁噫人倫天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惟公葉之寸識真可相也

敖東谷曰南霽雲被執睢陽大呼男兒以死其文承相北行王尚翁作生祭文二公非不決有特愛之舍此莫明也

張和仲曰唐之睢陽宋之鄂王允文允武千載相合閒氣所鍾生兩異人

明皇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民獻豆麥飯皇孫手掬食不飽而泣獻者之功過於檢校進食使矣嗚呼天子亦不免暴殄之報乎

方正學曰玄宗盡用胡人為將太宗之羽帶宿衛實始之

張咊仲曰祿山之亂京畿豪傑多殺賊將吏遙應官軍相繼不絕殺而復起長安中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河關江淮諸道閶靈武即位殉國之心亦堅及官軍至鳳翔從賊中自拔而來者相望嗚呼後儒多議靈武之事至誣為

篡過知太子若故常之節易耳不大負此日臣民
之望四方忠義之心哉況太子初至平涼夜馳三
百里文臣從者不及三十人武人驕慢大將至背
闕坐言笑自若太子知亦何益於此而篡之艸莽荊
棘中不少需册寶之至耶

尹遂昌曰玄宗事邊功令兩京諸州各立太公廟
以張良配饗以白起輩為十哲致祭如孔子禮不
倫甚矣宜其以兵終也

曾子固曰天寶久不見兵祿山反天下震動獨顏
平原遂先見預備是以用區區平原遂折其鋒挑
其勢使賊不得直衝潼關者公兄弟功也四方聞
之爭奮而起一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
唐因之以興復乃公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
八猶不滿意卒致之死然公終始不以禍福為秋
毫顧慮非篤於道能如是乎

晁无咎曰魯公以耆舊勲德縊於賊手世言公尸
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嘆
曰此所謂形僊後五百歲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
裂飛去

陳眉公曰至大至剛之氣在宋為子瞻伯紀同父
之議論在唐則顏平原書法

董思白曰魯公行書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故是端
人正士本色但癡人不解說說着端人正士書便
作箕子想

朱晦菴曰天寶之亂將相貴戚迎幸皆已交臂降
叛俯顙賊庭又其擅強大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起
義討賊殺身滅族不悔則遠方下邑稍棄流落天
子所謂不識作何狀者嗚呼使蚤得識面豈不能
先發制賊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臣也哉

陳明卿曰郭汾陽千載有數人物也可當乾之九
二其遇程嬰魚亦大難措手非中原大亂必中其
毒

吳敬夫曰令公聲色自娛英雄結局可悲讀陶翰
塞下曲燕歌行念臨事與時功名蒙昧盱衡往事
能無浩歎

王弇州曰中興佐命如郭汾陽李西平其時皆年
六十使其不壽一邊鎮神策小將而已耳甚哉才
之未易識也

張西銘曰、或責僕固懷恩始功雲中、爲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致、嗟夫羅縻而不怨。關難而即行。凡爲所難爲。當日純忠。惟郭汾陽一人。皆如光弼。不免擁兵怏怏。可責懷恩乎。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亦知讒人罔極、而自護其短也。

蔡傳卿曰、少陵八哀詩、於李光弼有云、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言其畏程魚之讒、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落也。

劉永新曰、倫書爵謚位號、終綵目千三百六十二年、郭子儀一人而已

陳倉令薛景先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江淮貢獻之蜀及靈武者、皆賴以無梗、一令乃能此、而受恩最深且速、感里、如均如捐己別受新恩矣、蜀中竊君猶且引領屈指其人也、悲夫、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聞、明皇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潁陽、明皇自馬嵬與太子別、遣使召泌、謁見太子於靈武、太子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必咨焉、自是克復兩京、三定儲君、泌之功、此其著者、明皇既識泌矣、然終不能用、可以觀泌之品格、

李卓吾曰、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覆(賊)巢穴、肅宗不從、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矣、蓋肅宗亦戀巢穴也、

屠赤水曰、留侯武侯鄴侯、功名之念都盡。直是爲所欲爲。了當而脫手者耶。

陳眉公曰、留侯有德於呂氏、良娣修隙於鄴侯、、之識過留侯矣、

張侗初曰、南山松爲宮殿梁、、、不復得爲南山松矣、無用化爲有用者物也。惟人能自有用化爲無用。子房辟穀、長源衡山、作用如是、

祿山入長安、大索三日、掠民財、謂之搜盜庫物、又令州縣推按窮治、取之、所取悉輸范陽、噫、白衣山人、早已窺其志矣、

肅宗收京、先與回紇約、收京日、金帛子女歸回紇、從此所在俘略殺戮、椒云如約、嗟乎、兩京民日夜望太子至。、乃以此報之。

范淳父曰、肅宗欲以苟簡成功、濫假名器、賞功收卒、悉用告身、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爵輕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噫、婁奏爵藏充物、古今罕儔。去此纔五六載耳。

丘瓊山曰蕭宗時府庫空竭鄭叔清奏請勑納錢與明經出身近世國子生納粟輸馬似本於叔清

張西銘曰肅宗雖名中興之主而實益亂之君也。鑒於貴妃而仍不能遠良娣。鑒於力士而仍不能遠輔國朝恩。

寧房琯榮以親王為近藩賊中聞之大驚危難之際統繫人心。全賴此也。而建寧王又以英果才略死。廣平亦幾危矣。悲夫。

張西銘曰李輔國矯詔迎上皇遊西內財生宮遽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為兵死鬼以力士叱輔國令下馬納刀也後力士被竄而勞苦輔國稱社稷功何哉肅宗之所謂社稷也。上皇以劫還致疾崩蕃官勞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為泫然曰賢於肅宗矣

張西銘曰祿山膓流床下思明身歸橐駝二賊負國虐民即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明罪莫若假手賊子而翦滅始迷宗族內遺孽而王師繼之斯殲無遺類矣前而葬後而溫皆然蓋其人為五行所未有故其罰亦五刑所不及也

馮猶龍曰偽燕二姓四主傳二十八年祿山思明為戎首各為其子慶緒朝義所殺思明又殺慶緒李懷僊又殺朝義懷仙亦為朱希彩所殺皆下殺上未幾希彩亦為其下所殺一殺相承。無或免者。

柳子厚曰令之稱段太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旹猶不顧死。以取名天下。是大不然。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人視之儒者也。當軍蒞事。一一可紀。予嘗出入岐周邠斄間老校退卒能言太尉署白孝德都虞侯殺郭晞軍士及為涇州責馬代民償焦帥穀事甚詳

世傳嚴武欲殺子美八哀謂武小事心友生豈有子美屈筆至此亦後人詩文不以屈筆為恥固而浪精古人耳

蔡寬夫曰、老杜謂張鎬、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徵起遲遲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長、蕭
蔦亦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然則鎬相業、史不免失之、
劉益友曰、樊豐敗祠楊震、宦官敗祠陳實、逸水敗
祀魏徵、祿山敗祭九齡、嗚呼。晚。矣。
唐功臣後著、委所在長吏衛相收、如此、勸功之典。
猶不失周禮掌墓遺意。

元微之曰、予讀詩至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
萃焉。蓋兼人之所專、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
若鋪序終始、出入經傳、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
對律切、而絕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甚藩翰。況堂
奧乎。
王介甫曰、予攷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其辭所從
出、一莫之窮極、近得其遺篇、每一篇出、自然知非
人之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自予得之、而甫之
詩其完見於今、嗚呼、詩之難、其有甫哉

王山谷曰、北征詩書一代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裡
林德頌曰、東坡每稱顏書、必及杜詩、
陸放翁曰、今人不知杜詩字字有出處、且如今人
詩若為之箋註、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
耳、
倪雲林曰、少陵詩非不綺麗、然忠義激烈、因事興
懷、得三百篇遺意。咸鍛月鍊、着勿擬也。
陳白沙曰、子美詩雅健。能將道理從自己性情上
發出。便是精神。若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
是頭巾。

張和仲曰、子美忠義無論、其寄之篇章、即其無苦
窮愁、得一官而上書論救房琯。語語切直。幾以得
罪。文士誰俯。
陳眉公曰、非讀書破萬卷、豈能搔人痛癢、子美大
俠非詩人也、予嘗題杜集云、兜脫如飛神鵰見珠
沉無底老龍、知少年卻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
詩
王弇州曰、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體撰意多半
雷同、乃信少陵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

吳敬夫曰少陵樂府皆備古題以刺今事如前後出塞皆指切明皇黷武祿山驕橫特引而不發耳今之樂府必沿襲古題摘古字以轉換成文叩其托興茫茫無據必曰遠宗漢魏何也

胡元瑞曰大家詩如卓鄭之產膏腴錯與磽瘠陋時時有之名家如李都尉五千兵皆荊楚銳士奇材劍客然止當一隊子美之放太白之率右丞龍標浩然無之

藴東坡曰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讀其法令斗氏等語是稷契輩口氣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

嚴滄浪曰少陵與太白情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至今可想遯齋閑覽謂名相逼而相忌此等俗情不可不辨

放東谷曰古人閒適必有素心之友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千古尋幽以暢襟抱如杜陵有錦里先生青蓮之范野人是也

王介甫曰太白詩豪放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何不自叔也

陸放翁曰白豪俊動人之句識度却淺每有索客之風悅其詞者不深攷耳

嚴滄浪曰太白發句謂開門見山

藴東坡曰太白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失於璘何哉

吳敬夫曰常藴州人品瀟靜詩亦似之啻言飢鳴驥人知是胸中不遠故常安於鮮食寡衣每焚香掃地而坐其幽居詩所謂寒劣自安種藥詩所謂寡訟非政成所致善自遂者唐第一流中人也

又曰常西澗詩歐陽子證云滁無西澗江潮亦不到然常去歐久滄桑不一且常云春潮不言江潮也至謂寔無其景不妨有其詩此語恐誤後人每見今詞家務作佳題佳詠叩之乃絕無此事造端天議代為赧顏

湯睡菴曰詩之廢也久矣情之所不必至而偶對需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韻又需之甚或性憎杯勺而習語拍浮猶本癡鈍而競陳情豔吾雖未嘗稱詩知其無當也

王陽明曰子美太飲有造道之資而不能入於賢聖者詞章綺麗之尚有以溺累之也

朱晦庵曰楊綰用制下之日二十年積習已一清養素自重之效也

陳眉公曰常袞辭堂封爲元載之汙而世目爲矯仰後世乃有大臣因天變相率捐明年俸何哉或有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為得體

馮猶龍曰代宗豈未知李泌尚先試以理人甚矣袞之愚其君也

陸儼山曰唐代宗廣德二年以國用竭秋苗方青即征虐政史非安石青苗比

馮猶龍曰自元載王縉秉政天下不問賊史者殆二十年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至有由也

呂東萊曰楊綰吏部欲去科舉惜為相半年而死不及行也唐如陸贄楊綰論道皆有規模

胡致堂曰楊綰相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音樂五分之四此所以成其美為衆先也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宅則皆畏之

丘瓊山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歲漕止百十萬石運夫皆官雇所用傭錢皆以鹽利又未聞有所謂加兌而米無升斗消耗若今之運軍計其支給之數倍於所運之數又加兌無名之科至十之五而歲歲有所損消耗不講於晏之法也

王荆州曰富家國易富天下難富未聞利之天下易富既開利之天下難且剥下益上陰責最大自古為國興利之臣鮮克令終

即無一能宜生相得而死相思也

晏言善救災者不待至於賑給賑給少則不活人多則國用乏而所重斂繼之况賑給多僥倖吏緣為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莫能禁也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所用多士人又言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從雖言神而立法即柳卿輩知晏死而括富節借富備稅關禁法紛紛起民日愁怨而所得遠不如晏時知

安史亂後所在宿重兵供餉頻繁而戶口十亡八九府庫已空其費皆倚辦於晏晏置知院官於知諸道令月具其州縣雨雪之狀豐歉有端即先事應民所急以及蠲免救助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又厚值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而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既獲濟民間亦無甚貴甚賤之憂晏既為楊炎所誣德宗容縱之罪不明於天下世謂利臣之報而利臣亦晏無與莫裴延齡若也以壽死牖下帝乃哀之猶如秦人之賦黃鳥蓋人之性情必喜所似德宗陰猜矜察臨事

蘇潁濱曰德宗持無常之心前勇而後怯陸贄有常勇怯各當是以君臣異同贄宜去而不去卒斃於裴延齡之手悲夫

楊龜山曰陸宣公攬權之際觀其諸奏知當用御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還鎮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能知進退

張南軒曰宣公對君語多諷曰容臣退而思之非相木

刘晏

陳眉公曰、德宗初年踈斥宦者、親任朝士、未久而
薛邕張涉等以儒學入仕、文雅登朝、皆繼以贓敗、
武臣宦官皆曰、南牙贓私、動致巨萬、而言我曹濁
亂天下、豈非欺罔、於是不知所倚仗矣、噫、此當責
之君乎、責之臣乎、品格不重、議論不確、任之以事
而不了、為君者焉得無猜倦、所以用人必責內外
薦舉而行連坐法最善也、

真西山曰、古人未嘗不募民兵也。必如馬燧之納
馬隆之揀。乃可。古人未嘗不用客兵也。必如虞詡
之於羌胡。馬燧之於回紇。先約結其大帥。為得駕
馭之術。
陸敬與曰、務輕資而樂轉徙、脫於徭役。敦本業而
樹居產、困於誅求。兩稅所以誘民為奸也。

林德頌曰、唐租庸調雖比漢制為重、然獨輕於租
猶有任土作貢制民常產遺意、天寶之亂、版籍墮
亡、田之受否不常、而賦之在民已重、誠不可不更
定、然事在本朝修復亦易矣、乃一切亂之、而商賈
園林之征。盡取足於此。終唐之世。民生無聊之所
由也。
呂東萊曰、商鞅雖變法而歷代稅制猶存。自楊炎
亂法。混為兩稅。名救一時向輸月送之勞。而古制
於是掃地矣。

張西銘曰、宇文融之括田、守唐之法而務盡者也
炎之兩稅、變唐之法而務捷者也、盡則民愁、捷則
法行。民姑安焉、然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
已一之於兩稅。尋以軍興加征名額和市雖陽避
徵文稅外不加科率。而舊制既變。伸縮任情。所謂
一之於兩稅者。又倍之矣。
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同兩稅、而歲有
常額、非如炎之以大曆最多之數為額也。然而民
重有憂。其惟稅外乎。

丘瓊山曰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能十日以飛龍駝馱負米於永豐倉給禁軍六軍脫巾呼於道會韓滉入朝運米至陝德宗謂太子曰吾父子生矣因置酒相慶德宗處國殆不能如富民之處家焉有富家城居而無負郭半畝田無擔石儲而惟遠外是資哉

李泌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而供錢之外貢獻宣索如故也但勅諸道勿令泌知而已殖貨是德宗素志故庫司失落稅外方圖其徒實繁

司馬君實曰甚哉德宗之難悟也趙光奇論和糴強取不識一錢道路行營卑摧牛犢而曾無所可否詔復其家而已四海衆民安得人人言於天子而悉復其家也

白樂天曰今田疇不加闢而穀粟之植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牟利者賤收而愈富蓋不知均節衆貨之權也莫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但書估價並免稅錢況即以充常平之粟又可免和糴之弊

黃吉父曰古之養士養其心後之養士養其身唐之衰也論堂之庭盡墾為圃太學雖存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廣文寒無禮助敎自華鋤是并養身之政亦亡矣朱泚亂六館舉將從之柳子厚所謂偽老慢賢惰窳敗業者也惟陽城遷道州諸生能仰闕赴訴豈公之漸清訓導太學賴以存乎

陽城為道州治民如治家民安而賦不登使者遣判官到州詰讓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先自囚以待判官至大驚不敢問馳去判官亦知稅糧之不可先挨乎

丘瓊山曰、古之為理者、必周知人數、以均其事役、則庸功與而從教化被。風齊俗一也。蓋國之有民、猶廩之有粟。善治者、必先去其耗。故胡寅謂隋氏戶口十耗八九。罪在獨孤后。天寶戶口十耗其半。罪在楊妃林甫。元和戶口十耗其八。罪在程异皇甫鎛。而不在諸亂賊也。嗚呼。不知保息之由。徒拜其民數之版。何哉。國富因於戶口。均役自為福民。諸言利者皆不知此。

張太岳曰、李德裕不肯就試。曰好驢馬不入行隊。以父蔭為脩身千牛、後至宰相、亦是唐時有此登進之路耳。

張和仲曰、唐至文宗衰弱矣。武宗得一李文饒而相之、威令遂振。文饒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人君能知此。則疲軟一洗。無自容處。

張西銘曰常舉招諭雲南吐蕃勢緣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牛僧孺害詔還悉怛謀盡戮境上棄舊疆絕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兵馬方衰僧孺而謾恫喝自同盧杞春秋所為惡佞臣也

范淳父曰、德裕裴度才略相伯仲、裴以勳名終、李以謫死。立黨不立黨之異耳。

文饒戒子云、吾百年後、平泉山居、如為權執所奪、以先人命泣告之、然不免也。桓玄欲取謝安宅、嗣曾王欲取張東之襄陽園、以謝混馬彝言而免、李以此望後人乎。

李文饒一羹、雖和寶玉丹砂、費以萬錢、此亦何味、即不能味周顒之早韭晚菘、蔡尊之紫茄白莧、獨不能嘗季鷹之秋風鱸膾耶、讀其崖州答十九弟帖、有云、塊窮獨痺、往、絕食、惟以甚末之耳。須作餘而之恕為恨、一字一慘然矣。

李在崖、偶至一小禪院、見老僧壁間多掛小葫蘆、李云是藥物否、僧曰、非也、李太尉當朝、以私憾謫朝士於此死者、貧道憫之、為焚骸、貯灰其中、以待子孫之來耳、李惕然返走、心痛而卒、嗟乎、人生會有相逢處、不得在崖州路、乃在禪院壁間耶、

范淳父曰、黨錮之始、皆由忠邪雜進而主德不明、聽其自相傾軋以成之也。漢之黨以太學生相譽、唐之黨、以牛李之對策、然漢尚風節、故敗亂於上、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多畏義、唐趨勢利、盡勢窮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

邵二泉曰、晋公在師與賊壘相去不幾舍而從容如無事、即諸寮屬方且談笑為樂形之歌咏、公大受之量於是乃見

裴晋公再相安於浮沉、寇萊公復入稍變則亦名益高。則天下之望益重。而久歷患難。摧折已多。如裴有定占岡原之謗。致有每事放狀之疑。嗟乎、浩然之氣。直養無害。豈易言哉。裴自贊画像云。惟有一點靈臺。丹青莫狀。可以觀其養矣。

張文潛曰、世以白詩為率易、吾嘗於雒中見其詩草、甚多點竄塗抹處、殆與初作不侔、

陳眉公曰、今詩家秖為誤許長慶集所以動輒千言、

陳眉公曰、白傅與楊虞卿姻家而不累於楊、與元稹僧孺最厚、黨不與焉、為裴度所愛重而不同裴以進、德裕素不樂、不能害公、功名之心澹也。

樂天、憲宗親試策所拔士也、作樂府百餘篇、譏切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命為翰林學士、又嘗論事不合、曰、陛下錯矣、其敢言如此、而或謂愛官職何也

袁小修曰、樂天子瞻於世樂得失。亦不能忘欣戚、然其解脫處。去人甚遠。霹靂火中時現冷雲相。

董思白曰、白傅出處大似淵明、動靜交相養、賦公初應省試之作、何聞道之蚤耶、不俟參鳥窠禪也、

袁小修曰、樂天骨剛而情膩、淵明骨剛情不膩

樂天自誌云、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喜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布在文集。開卷盡可知也。

宣宗弔白傅詩云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胡元瑞曰今人根脚不堅牢。眼目不精秘。中無定見。擲任耳而管中晩。不知元和以後。若韓之鴻偉柳之精工。樂天之浩博。夢得之俳韻。又有後來如牧之。藻綺如飛卿。精深如義山。整密如丁卯。槩置不覩可乎。惟薛逢胡曾。乃可覆醬瓿矣。

柳子厚曰。退之與予善。嘗罪予與浮屠游。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於莊墨申韓。且有取焉。若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

服火靈庫醉紅裙。與浮屠遊乃官者例所不免。而獨為韓公累人。往往議其後者。佛骨一表累之也。而表之說則傳與實累歸公

陶歐庵曰。學之病在不見大而溺於小。繇隙塗壘苛細自若。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考其行能實無以異於庸眾。此最足以蔽吾道。而二氏不與焉。退之著原道。嘵嘵然與二氏辯。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藥。譫述風顚。徒責吐納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闢佛

闢佛者最淺。莫如歸退之。必如明道而後許之闢然明道門人已歸於佛矣

徐文長曰。退之謂文暢欲聞浮屠之說。從吾徒而請。乃美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使暢束髮而簪巾之。千祿而饗息馬。長男女。便足為儒乎。其論道亦稍疏。其文則予亟誦好之。

陶歐庵曰。退之為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歸之永州。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因子國語之王乃易柱而鼓。遂為詞宗。至三眉山為永叔心折。乃不道古人一字。八子所以獨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雁行。至也。

歐陽永叔曰。退之與東野聯句。便似孟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修慕其如此。故作尹師魯志用意特深而語簡。以師魯文簡而意深也。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謂亡友有知。必喜此文。

朱晦菴曰退之闢大顛語澗大勝殺不得不服其接引歸儒文暢霊甚率耳

李義山曰劉乂聞歸退之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賦詩在全郊上與宗師以文自任見亦拜之後以不能下諸公去入齊魯時退之金數斤行曰此諛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予嘗識之〻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面折人短長無所畏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裴楷於諸貴游輒取服物施窮乏柳公權銀栢羽化不詰海鷗司空圖置絹虞鄉市人得取噫輸墨豈容漁畋二公用心當同則劉君為壽倘亦退之本懷

柳子厚曰魏晉以來人不事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增與為言詞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〻而東如是者數矣往閩廣蜀以南多雨日出則犬吠予見南越之犬雪則蒼黃吠噬狂走累日屈子云邑犬羣吠〻所怪也

袁石公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梁之時塔廟如雲緇笠如林天子為奴卿相投其其弁使後世儒者以果報議佛其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不効疑佛法名為崇佛實佛究耳退之抗表攻擊方是善護法者

袁小修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蕩然一洗雷同之徵去膚存骨如春風吹而萬卉夢也國朝非無倡言復古之士但求之字句執議甚狹勦襲格套恐終成白葦黃茅耳

茅鹿門曰子厚不竊不能棲柳永州辟清泉之勝然非二州山水之怪且奇亦無以發子厚之文却是兩相遭遇

讀子厚賀失火書可以覘一肯薦擧法

陸平泉曰王坦之作廢莊論多用莊子李翺作復性書多用佛語柳宗元淚於國語作非國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蘇東坡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

韓退之曰、使子厚在臺省、如為司馬刺史、必不退斥、然不斥、不久窮不極、亦不能力於文章、如今之必傳無疑也、嗚呼、使子厚得所願至將相、亦不以彼易此矣、

周思兼曰、元和中士、皆以才顯、惟伾文一黨、惟忤窮荒、蓋才足以起人之忌、無故盡反以負天下之謗也、惟程异最下、得以自進

祝枝山曰、王叔文當權、初政大有可觀、史家以訓注死、并入一網

邛州盜起、官軍日有俘獲、主將不問意斬之、有婦自言、方績麻、官繫以來、不知其罪、嗟乎、亦有何罪。朝廷須賞加爵例。急需此耳。

蘊明允曰、宣宗威斷強計記、當纂次州縣雜事為處分語、故語于延陵同鄉到建州政善惡朕皆知之、夫遠方之民、所見不過守令、據案執筆、出入于扁外、篋械滿前、已駭聽矣、其謂京師天子之所居當復如何、雖歌之訊之、至於羣嘲聚罵朝廷不知往、然也

徐以清曰、李師中跋扈、聞朝廷相杜黃裳、謀逆竊方枚卜、而相業已成。乃或久據台席、而以蒙蔽為戰勝者、師中輩相賀矣、

石烈士仆碑殺吏、使天子不得行其法、韓公不得有其文、裴公不得專其功、偉哉

譚友夏曰、聖賢豪傑之事、愚拙者能之、如石孝忠推淮西碑、安民乞免鐫名、其胸中少計較安排當也。士君子只苦不愚不拙。

陸貞山曰、韓偓謀議明正、事昭宗於艱難、亦志士仁人也。及忤全忠、力辭相位以去、而昭宗被弑、其人可知、乃為香奩集所污

晁補之曰、韓偓工靡麗之句、當時習尚如此、李白王建元稹、皆以此為長、惟孟東野高妙簡古、獨超習俗

張和仲曰鄭綮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彼謂笑殺天下人亦笑之耳不知其志在於退圭角不露也其治廣州黃巢不入境去後餘俸留庫盜相戒莫犯必素有以服之矣五代韓熙載不欲為千古笑端以聲色自晦即此意也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功成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速退者古今一鄭五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知

王辰玉曰漢之文唐之詩其盛衰必驗於國蓋天下所肆習因上之注向倭人之禍至於覆邪而孔子先之以放鄭聲聖人蓋慎救之也

湯睡庵曰攻之者罷則氣有所獨鍾如唐之詩國朝之經義是矣然詩之途寬而途雖近耳目見聞動可採也人得以聰明才力滿意為之經義之途約而易尋我態時情無所復用而一受成於聖之諦王之斷故詩久而愈入若而益工舉義一道辭其韶令即有沉頓枯削之憂於其神理可卜賢不肖壽夭窮達之槩蓋其途約也乃今之文則平淡奇濃悉從拾得連蹟而進未見自置一語嗚呼於文也捨而於詩哉也何今之能文能官者乎

楊升庵曰中和末群盜多不轉糧惟車載鹽尸以從閩輔東南極目千里無復烟爨東都居民不滿百戶荊南止有一十七家生人之禍至此極矣秦少游曰愚民為盜弄兵以為僥息之計平材亂革不足為計獨其間有豪傑自命因亂惑衆如巢之流亦犬中之盧馬中之驥而稚魯少文科目不能籠耶為可慮也黃巢殺人遇之無得免者獨与一僧善倡亂之日戒僧先自匿僧入空樹試刀砍斬何巢之欲誨一人而不能也

丘瓊山曰唐巢入潼關、唐之兵禍皆無有也時儞芝亂七期矣嗚呼平日官僚坐曹分局何事舟車日輩月運其物安在

吳素衣臥唐末藩鎮縱橫窜執每倚以重、而白馬驛之變死於濁流者數十人衣冠之禍烈矣然石勒排墻死者三千人爾朱榮河陰之役射殺者二千人不更酷乎考之二朝濁亂尤甚而有清流肯自汙其身者乎然石爾朱受報之酷亦不減於朱

丁南湖曰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族能自拔者三人司馬昊武攸緒朱全昱也

張西銘曰唐藩鎮河南山東輕重常繫之魏之得失启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以是夫

蘇穎濱曰唐之衰也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以抗天下之兵若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夫勁勇沉靜椎鈍少文其俗也蓋常苦士大夫之寡矣

蘇明允曰唐三百年文章家史才卒無一人不論丘明遷固乃至曄壽亦無與比肩者

黃吉父曰唐史詳矣然前以文星之觀史而玄齡不得行其直。又以敬宗之曲筆張說之祈改而是非不定。惟韓愈順宗一錄頗得其意。又有宣宗之竄易遂無全篇。

文衛山曰或謂舊唐書文體卑弱事多遺漏而宋人重修乃不如舊甚哉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聞見有淺深。而隨以異。然三者又恒不能相及。如歐宋大手筆。猶有事增文減之失也。

楊升庵曰劉昫未嘗以文名也宋歐則皆文人然翦截臨瀘大不如昫南國張公湯錄載數事以舊書証新書之謬良快人意即姚崇十事改易失實文極不通真可慨也

宋子京曰予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觀古人文字迴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

顧仲方曰遷史兼總二千五百年人物然僅八十萬言而止後世亦卒莫損益之也彼唐三百年耳而紀傳倍之乃增一人不為多。減一人不為少。其述公卿遷擢本末似仍家傳之文其序一代行事

直叢說耳
蘓穎濱曰五代之速亡梁不足論周之亡也適遭聖人之興不能以自立無惟若夫唐晉漢其于孫材力智勇皆有過人者而終以敗亂則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易取天下故功臣負其創業之勳○契丹恃其驅除之勞以要之○不誅不可以久安誅之即以召天下之亂也

顧仲方曰歐陽子序五代死節之士三人耳嗟夫忠義不泯猶在武夫悍卒

張和仲曰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光武滅之玄帝一年而宋滅之其亡也無論修短皆以伏誅書朱溫猶是也歐陽子五代史自負不失春秋之義則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為天下勸史宜稱四代而以溫事附之唐末若莽之在漢玄之在晉然

陳眉公曰唐莊宗凡出兵必撰詞使軍士揭聲而歌至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謳聲齊發能令人忘其死○亦兵家一奇也○

歐陽永叔以莊宗之凱旋也函梁君臣之首繫燕父子以組入太廟還矢先王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天下已定一夫夜呼倉皇東出亂者四應至於誓天斷髮不免亡滅僅困於數伶人耳又何其憊也

胡致堂曰明宗與物無競○性不猜忌○其焚香祝天之言○發自誠心無疑○

丘瓊山曰綱目於明宗多恕詞○諒其無利之、心也○

五代以殺為嬉草菅人命明宗頗有仁心獨能遇事救援石敬瑭殺二幼童下詔自咎減膳十日

明宗觀倉吏受納吏故為輕量明宗言倉廩宿藏動經數　如此豈免折閱乎因詔石取二升為雀鼠耗此耗之始也而本於史欺宗祖遣使監收後此弊應除矣

張全義在雒四十年、有古循吏風、雒民何幸當斯世、遂有終身不見酷吏者、百姓言張公見聲未嘗笑、見佳麥良繭乃笑耳

董思白曰、全義安集流民、設屯將給牛與種食、每邑得勝兵七千、河東賴為長城、其教耕教戰、用古井唐府兵遺意、此大勝於募市井之游手、而又可收其感恩圖報之功、惟在民饑盜起之時耳

王弇州曰、讀史至六朝五代未嘗不掩卷嘆也、然帝王而盜賊亦未有如石敬瑭者也、

丘瓊山曰、燕雲十六州、自淪石晉、不通風教者四百三十二年矣、至文皇遂因之以定鼎地、固有運乎、濠有王氣、周世宗已有先見、然方面大耳日侍左右、即不知也

陳明卿曰、世宗見元稹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期以一年均天下田、真可以稱英主、

陳眉公曰、世宗有言、農夫面。養中士下。宗何以民命易無用、故沙汰簡卒。士之精強。近代罕比。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而惜也天命屬宋。遂不永年。

陸放翁曰、周世宗先取淮南、除腹心之疾、卻不乘勝取吳蜀楚越、而先幽州。奇謀也。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不能復取幽州者、兵已殺於四方矣、故雖得中國而勢終弱、非世宗之本謀也、

閩士行曰、舜臣父野人語也、後世乃有之。魏靜帝以父寶為大司馬、後柴守禮為周光祿卿、不識當時稱謂何等、政事殿最、何以處分

陸放翁曰、吳越在五代最為安樂少事、然讀史、其廢立誅殺猶如此、斯時吾家守農桑於魯墟梅壁之間、無一人仕於國者、保家蓋有法也、

張和仲曰、五代人材、王朴爲冠、平邊策、宋興攻亂先後、不能易也、論樂律、宋大晟樂不能易也、論星曆、宋欽天監不能易也、

唐荊川曰、譚景升謂宋齊丘風骨與黃埃稠人、授以化書、令序而傳之、齊丘竟奪爲己有、嗚呼、雲房之遇純陽子也、曰塵心難滅、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不欺一念、功行悲完、有以也、

蘇穎濱曰、士生五代、立暴君驕將之間、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誠無足戀、乃如馮道者、似亦欲爲所欲爲、嗟乎、大義既虧、雖善論者不錄也、吾覽其事而竊悲之、

陳眉公曰、馮道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康節則曰、不量加、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顯者事、邵言隱者事、

敖東谷曰、羊角哀不肯負左伯桃一死、程嬰不肯負公孫杵臼一死、可惜王溥范質負他周世宗一死、

劉元城曰、劉鈞不忍劉氏不血食一言、辭直理順、所以太祖取河東獨難、不然、太祖乘破竹之勢、河東有敗亡之形、非敵也、

陸平泉曰、郭恕先自放於酒、常從傭丐飲、曰吾所狎皆若輩也、元次山亦然、嘗作丐論、或誡其太下

于子子纂

祝枝山曰、趙匡胤北征、毋杜氏及眷屬盡在定力院設齋、有司將搜捕杜閧、變曰、吾兒平生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也、胤之將行、密告家人曰、外間訩訩如此、將若何、其姊引麪杖擊逐胤、言丈夫臨事。不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如及受禪、有飛矢集華上、胤回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在。如此豈出人心推戴乎。宋人宜為國諱。史猶存其實如此。

宋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侍請其意、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不當、史官必書之、又一日、後苑彈雀、有叩殿稱急奏者、及出覽、殊平平、帝怒曰、此事何急、曰、亦。急。於。彈。雀。耳。因大怒、舉鉞撞之、墮其齒、其人取齒懷之、帝曰、將去訟我耶、其人曰、臣何訟、史自書之、帝乃慰勞之、賜以金、可知宋初猶重史也。

朱晦菴曰、周世宗天資高、尋得王朴來用、做許多規模、即如禮樂律曆等事、想他都理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不枉却許多事業。

劉元城曰、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李氏未平、藉使錢王納土、既須遣兵鎮之、又未必能服。所以入朝不留。及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太祖遠見、趙相與晉王皆不解、何況臣僚、劉子盡賜錢王、人偕以安其心也。

循赤水以太祖何富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斜曲人皆見之、蓋世宗親以孫子娶婦。挈而授我。陳橋之事。陰謀。秘計。可。謂。光。神。莫。測。何。云。人。皆。見。乎。

陳明卿曰、曹彬下江南、宋祖賜以劍、命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古者不輕賜鈇、如彬者乃可也、

宋祖好書、在軍中未嘗釋卷、求遺書、不吝千金爲購曹彬自江南還、詣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舟中所載、圖書而已、他日勸趙普讀書、若彬則不待勸、且可免十萬貫塞破屋子之誚乎、

彬每冬月禁營造、曰牆壁百蟲所蟄動之傷生不少。江南一爾。其冬月之牆壁多。

爲將者能存此。心尤難。

張舜民曰、趙普起第、外門皆柴棘、後庭制作雄麗、見者怏然、太祖幸其家、哂曰、此老、終是不純。噫、吳越海錯。半部論語。大抵如斯。

普術儉藝粗、廟號徵、可謂不遇。然與朽骨同蒸泉下、及來生天馬之志、又未為愜也

普疾、夢甚惡、因命道流禳謝、其所上章、普自州家封、焚之不發、風掣起、落朱雀門、詞曰情關毋予。卑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予贊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遂與強陽。蹶臣氣血之衆。肆彼魔呵之厲。尚合帝心。誅既不誣枉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於朱邸。普竟不起

唐荊川曰、宋祖立弟。若果樂從母命。何不明告在廷。與行次及之誓。而使光義正大弟之稱。乃藏書金匱。使趙普宮人掌之。何也。見不欲其言。播於群聽。以待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事。太宗既得位。普以太后遺命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有以次相及之說。事定。乃稍求其罪而剪之乎。

張和仲曰、宋之兵弱、固弱實自趙普、方曹欲取幽州時遂多隙可乘、又乘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翰成功可必也、普非不知其能。而不勝嫉娼之心。巧為之阻。自是畏難苟安。以及金元之禍。是普之一言。而兆數百年之患也。金匱渝盟。普何足責。

讀遍於刻普藝以服

林德頌曰六國勢皆強而亞弱吾曰皆重而趨輕本朝郡氏養士習於寬厚不免廢弛然立本固。風俗定。國勢誠重。不強何病焉。漢邊患在北唐在西宋有二患西北兼焉

周州翁曰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人望其建糊名法以程文為去留則自周起之真宗朝人然韓魏公以蘇氏兄弟人望奏移試期待撤病痊則猶人望也及孝宗與科舉論謂進士不過入仕一途文格高下。真幸不幸耳。何足分。輕重也。孝宗意亦自重人望予至主舉往往不以收采為諱然亦多因此得人

蘇明允曰吾宋設官以小係大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地遠萬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歸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是強秦之勢也然天下之病常在於弱噫有強秦之勢而反自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賞數而加於無功也刑弛而兵不振也官吏曠惰罰不加也多贖數赦冗兵驕惰法不行也慕胡淩檗歲幣之恥不為怒也

林德頌曰昔者周之鄉舉里選之制。閭胥既書其孝弟。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考之。歲終又考之。三年大比又考之。而所考非一日。則由閭胥族師以及鄉大夫而學。由學而司馬。無非平日之所以教者。自吾教之法變。為客為吏。小學日壞。而天下日亂。漢雖不能復。猶放選舉之意。嚴舉主之罰。唐亦用漢法。二代得人。多賴此也。國朝既嚴舉主之法。學校復有周人教養之實。且今閭令望素著於鄉閭不惟有司采之即同列亦得而推之何公論之昭如是也

又摘山以宋制內外官貴今在廷大臣薦舉其保舉後有變即論濫若事未彰覺露至得先首不首則連坐人更列流品使術出身無得佩魚中書樞密諸司吏無得知州軍事及提刑當詔省官益俸所以一代人才軒昂磊落

蘇東坡曰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國制本不至什一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歲久而奸生偏重不均之患也

尹退齋以宋制各郡門有激賞庫遇盜賊守開庫募士盜多立擒郡有慈幼局局有乳媼遇歲侵及貧人子多者不得舉許抱至局首之書其生年月日或無子欲求取即自無兒於棄子者

居赤水以宋祖誓詞不殺士大夫藏鎖太廟夾室惟新天子廟見啓封獨入一誦雖近侍不得入也哉　高皇則特重贓吏一也犯者不止杖脈蓋謂家計成而罷闕非所懼也嗚呼紀綱之弛越闕之状強暴何憚焉宋祖誠遠也

王弇州以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至宋極矣漢輕於唐唐輕於宋　國朝之初實酌之

留于園曰太祖之心無一日不在百姓

祝枝山以宋祖疾后使王繼恩夜召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大雪中徒步入宮后見晉王愕然既而謂晉王曰吾母子之命托於官家矣夫傳聞舍予且古所無必有成命王何以匆匆入宮后何至有托命之語可疑也且私繼大統后應有德色何以愕然也可疑也無論燭影斧聲即以傳位大禮所當召集羣僚道揚末命何以致二子不得在側之有屏之而不能至者可疑也及既即位而史賜名闕贊此餘一月而遽改元嫂服不制猶之佛舍病則還之至第三王皆不良死至此而無可疑矣

祝枝山曰陳橋之變。謂寶尸之。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普成之也。後稱晉王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李普家。呼晉妻為嫂。豈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且黃袍豈將士所佈。

野史載金粧箱匱有厭、類太祖狙擊狀、後入汴、悉取太宗之齋以去、又載王仝甫為秦王後身、一僧勸其入相勿念舊報復、呼、可怖矣、

何椒丘曰、太宗詔太祖廷美子、並稱皇子、以示一體、其矣廷美之為凡所愚也。太祖子為皇子已久、不必太宗之詔也、至廷美身為秦王。子為皇子。何說乎。世豈有以其異日當為天子。而預立其子皇子之理。非常不正之號。可以知太宗之用心矣。

陳明卿曰太宗毋乎開論功非一日矣。然杜后亦不判以一言。而擬其子孫數人也。開國之初婦人攬大計宗之終不振以此。

張和仲曰楚王元佐太宗嫡長子也、少甚聰警貌絕類太宗、廷美之遷、救之甚力、及廷美死、元佐遂發狂疾、太宗廢為庶人、嗚呼、泰伯之讓其迹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以追蹤千古。龍川別志、載太宗將立元佐、堅辭、乞立太祖子、由此而發、實非疾也、

元侃立、廟見還宮、民擁道喜躍、獨太宗不懌群不可。受不可。為之子。且然。況為之兄若弟若姪者哉。

何椒江曰太宗即位後詔告多𦤎戒飭諸臣、無一語及太祖者、古未有也、乾元樓觀燈諭近臣曰五代生靈凋喪、一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上天之眦、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衆正侃、數語雖為都城外饑寒者請命、恐亦濺於此也、

劉宗孫以德昭之死誣由太宗、德芳似是天殁、然李煜
錢俶、皆歸宗、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皆其生日也、太
宗於二人生日、遣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暴卒、
而俶之卒也、爲俶朝之日、史言其善始令終、福履之盛、
則德芳之事、豈可問哉、

祝枝山曰、宗祖事、辟取、太宗事、篡先於人情、當作
何理推驗、大抵逆取之際、宗史不免以親尊二諱附春
秋之義、而歐陽公開考不能端而定之耳、不知春秋誅
意緣事以求意、此事彼則據意刑賞、不然抄周諸侯事
各有史、孔子筆削不亦贅乎

馮猶龍曰、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而相位復。秦檜以歸
淵聖恐高宗、相位固。至隱爲人爲所窺。終始一轍。
宗王牒起於至道、然太祖本支、算云同姓、惟太宗以來
稱宗室云、似已別族、先爲北轅之兆。

宗祖積金帛於左藏、爲平幽燕計也、一日太宗入觀曰
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其勞、何其過也、詔改爲內
藏、初宗祖欲都長安、太宗請其故、曰吾將據山河之險
而汰冗兵以安天下也、太宗曰、在德不在險、太祖歎曰
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噫王者必念百年後之民力乃可
馮猶龍曰、太宗既謂金帛用何能盡、榷茶酒又何爲、

蘇東坡曰漢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敎恭未嘗有常屯之兵惟虎符調發而已○唐置十六衛其兵無事力耕積穀以佐郡縣之儲是以其兵強半聚關中而天下亦不敎○今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有漢唐之害而無漢唐之利矣○

朱晦庵曰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或作險韻詩臣僚上章乞免和及下碁勢君臣以此度日而已吳越王時每畝稅至三斗宋初王永使浙槩令輕減故南渡餘黎力耕血戰爲宋立社稷者百數十年

文石室曰希夷先生本儒者既由虛無凡作詩歌皆擺落世故披聾剔盲踈穴易知所修孟高銳老而嬰動如神人海內愚蒙嵬稚灼灼能道之

胡雙湖曰宋一代易學希夷先生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

朱晦庵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竟失其傳惟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乃反之於易而後復明於世然與今之周易次第行列不同世或駭之此啓蒙所由作也

唐荊川曰陳圖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嘗從乘白騾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墮騾曰天下從此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前此多遊四方有大志而太宗謂搏獨善其身不識耳

隱士魏野不求聞達為詩精苦真宗名之不至埜谷陝之東郊、帝自汾陰還命圖其所居觀之明年、又賜隱士林逋粟帛、逋澹恬好古、衣食不給晏如也芊之杭之孤山、為墓廬側、莫為所謂隱士者不特無所求於世亦不欲為世所求也彬陵赤松之句、皆諄、於封爐聊以報君相之知耳

陳眉公曰、予嘗笑林和靖童與宿不解事、而又有三百樹梅花不拒漁郎、

种放辭碎以母命也、母沒、數朝京師、為起居舍人來封西祀無預、專營田產、飾輿服、強市爭訟、至為郡守扺類、且條上其陰事、有詔令放徙居避守、杜鎬餞贈以北山移文、辱亦甚矣、異哉此母能制此子

丘璿山曰古今言農田水利者惟周官溝洫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二言盡之矣古人蓄泄有法、故時無水旱之憂、災不至捐瘠也、太宗真宗時令江南北各種穀稻以防水旱給種而免其租民利之得通變之方

陳覩公曰、帝王之學盛於唐宋亦多古文之主、自真宗以下、皆有御集至數百卷、

朱晦菴曰、真宗封祀糜費巨萬、惜不曾做得一事

張太岳曰、宋議頗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有霸王大略當時用之亦未盡其才也

陳王壘以王欽若孫注之說極為得情但亦有可論者宋真宗正五代革命之期也此等大興師若沒要之一將爲能使人心無疑萊公勸親征尚得已哉宋之統後世方許之以正耳當時亦何以異於前朝而天書亦是此意

張和仲曰宋祥瑞揜臻天書屢降一國如狂在澶淵盟後寄遼史而悟其意葬丹依其主稱天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儸而手接飛雁〻自投地皆言天賜祭告誇耀之宋人見其君有厭兵之意。做此以動敵人之聽耳。然。而。知。矣。

蘊明允曰契丹躋中國久矣。自景德以來。守盟無變者。其謀豈不曰。百戰而勝人。〻。雖。屈。而。我。与。勞。馳一介之使。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吾日以富。彼日以窮。然後惟吾所欲為也。

稅公自永興被召魏埜送以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公不悅及在通州始書此詩於壁朝夕諷詠史稱公秉道嫉邪不為流俗所喜野真知己哉

洪容齋曰王旦為相預天書祥瑞畏清議而不能決去野贈以詩有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之句。臨終命僧服削髮而斂何見事之每遲也

呂夷簡之相決於守郡日乞不稅農器一疏若在後世不斥為瀆擾即以為故常耳

陳府公以李流引燭焚詔以但道上流呂為不可固旋乾轉日之手或言其已甚曰唐李藩之取筆塗詔也已言之矣所謂出令日便不可止者也雖然若以今日時勢言之。即藩流在。要自難行。

胄黯見杜衍〻惟以黯生事為問謂黯名在第一其學不問可知獨慮其進退為祿廩拘牽耳意進退。不。審。知。仰。與。訶。學。也。

陳省公曰祁公名亦若認作問舍求田則醍醐番成毒鴆

朱晦庵曰楊億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釋氏許以知道則於死生之際宜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呂他事召億即至大窘八角磨盤之詩安在哉

楊升庵以宋之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所遺二事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哭重其介也仁宗嚴晏因開寶濟母喪三代令式不過此矣若徽宗之於京黼南宋之於秦韓史冊為予交御容翦主畏豢如書之祇辱耶

張咏仲以夏竦西伐揭榜云有得元昊頭者賞五百萬貫爵西平王昊因以客榜置市云有得夏竦頭者賞兩貫若以予論不值一文兩貫費矣

曾瑞彬予也為從帥時嘗語三司使王畯曰河西趙德明有子明勸德明勿以馬貿鄰國勿以貨殺邊人年方十餘嘗使人誘致之不得後曰圖其像覩之真英物也十年後西方當有警正在公秉政時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恐無以應猝後仁宗寶元中元昊反畯正為樞密使仁宗問邊備不能對謫掷州始為人言如是此可以知易師之

不易蘇曹公亦以謫去不然曾能備西事也萊公以平崖將臣上疏願與丁謂同斬處之深也蔡并謫令家僮縱彼身在謂不足殺耶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謂棱指宗緩占為萊公謫詞也緩不用而留以謫謂、善揣摩立主功多之表克肖紀恩之書皆是一去惟此意外

朱晦庵曰仁宗不肯安於小成然却不甚通曉用人縣進縣退終不曾做得一事只是慈仁氏戴之如父母幹丹初陵中國後来却服仁宗之德像他至誠惻怛能動人也

劉元城以明呈其珠玉之於前殿是缺人知之末年占春眈正是一个見識至仁宗蔡像出於天性、若非大臣間疾無由知其黄絕被漆吐壺

罷無苛以仁宗制度。光明纖悉。未可遽議三代同風。然覆培長養。四十二年如一日。功成於久。天意得而樂生焉。有古人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搆於邊。亡將覆軍。而遠戍贖武之歎不起。水旱間作於時。公宮私囊。而流離死亡之怨不聞。士殺於末習。學問浮淺剽。豈能皆本經術尚理道。而文采足以赴用。論議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著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讓。而欣欣足以相慶。悲難足以相卹。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國未流隄防小缺。頹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之適耳。

立變山太赦災有實心行寔政。惟宗之仁宗廟號不虛。英宗之諡。二廟宜並稱焉。

英素不以宋神宗聰明絕人。富歸明術橫渠皆在朝。獨與介父有膠漆之契。惟仁宗能早知其心術不端。

黃山谷以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

林德頌曰。世謂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疑涉虛無之旨。嗚呼。爲是說者。盍不於吾心驗之

蘇東坡曰。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

朱晦庵曰。鳳鳥河圖。孔子未嘗不推之天也。濂谿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真天之所以為斯道之傳者乎

贊曰。術參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祝枝山曰。周子嘗言。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岩黃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豈能表裏洞然。朱子言濂溪之學。不知其傳之所自。以此也。虞宗之謂。默不分儒釋。平等開導。但如來林。即朱子亦言有省於謙禪師書大慧寒山之流。朱子皆從問道。周程著書。多明露佛經全語。朱子則多取其意而節取其詞耳

平清臣曰。濂溪不言格物致知。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高存之濂溪贊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繳

造之可尋無聲臭之可遯即無極太極、、無極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伍庭山以濂溪不肯使伯父相見一時豈便獨然
平日知人隱微也司馬公不如
陳明卿以周子於趙清獻猶褻視其所為士可輕
附知己長嘘其推明道學
王陽明以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於通書云。
無欲則靜虛動植。是主靜一説。實兼動靜。定之以
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即無極矣。舊註或
非公本意

吳素衣以濂溪平日樂山水適意處倘徉竟日體
粥不給俸入多以周宗族奉賓客嘗得疾一日夜
始甦又人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數百而
已令人想視講學每自托於風流似此乃可謂風
流耳
濂溪治獄一訊立辯長吏苛酷語不合即置手
板委告身以去在薛鄉雖荒崖絕島人迹不至處
猶緩視徐按務洗冤澤物其仕止一秉孔氏家法
志在及民未嘗計官之大小也公拙賦云天下拙。
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所謂堯舜之史乎。

陳眉公以富弼范同在西府時上前爭事下殿不
失和氣正如推車子人其心止於車子可行而已
非自為也若後世排擠嗤斷方紛紛不休竟忘車
子已覆
方治定以狄武襄本拱聖軍士既貴仁宗令去其
面文對曰欲留以為天下軍士勸。不為大將之識
蓋有大臣風度焉。後世往往諱兜鍪而文章飾。行
也。

劉益友曰先儒河陽之捷本於亂中刃曹彬江南
之功本於匣中劍狄青斬陳曙諸將愕眙莫敢仰
視所以敗儂智高
洪容齋以留公真宰排歐陽真學士已老真中丞
胡公真先生時有四真之目

陸放翁以吾宋太平鼎盛時京雒多偉人巨公而歐文蘇詩並稱文如尹師魯詩如石曼卿非其比也永叔平生不敢望聖俞推為詩老蘇公多不可古人而次韻和淵明詩及先生二家而已歐易永叔以古之料雄之人多負高世離合之志遯跡山汙遊一時淪於無聞或老死而幸一試猶克少施於天下石曼卿與世離合又不幸不得至中壽悲夫

張和仲曰韓范治陝西賊破膽然失二奇士華州有張吳二人累舉不中第自負縱橫才游塞上觀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欲干韓范又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而哭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聞已走西夏忿不及力出奇不能動其聽乃即其都門之酒家飲終 題壁署云張元吳昊過者執以見元昊詰其不問國諱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理會名耶於是誅然與之日尊寵用事抗朝廷矣

張南軒以温公改新法或勸以防後患使在他人必答以苟利社稷遑恤其他温公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即已神宮可想見其平日所養陳眉公曰温公通鑑無論其書只此閑功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老而不為疲亦只是他無欲不肯將精力在嗜好上分去耳

文衡山曰温公開局辟召如范忠宣歐陽文忠唐修天官五行志召專門家如李淳風一行至魏收直東觀鄭樵入祕書則皆得自請金匱石室抽緗酒餘筆札給賜尚方歷代之於史如是可行於今乎

劉元城曰先生言誠自不妄言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終日所言自相掣肘而矛盾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誠之一字史樸不破縱橫抄用無往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亦無窮也

屠赤水曰温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忘妄作通鑑外首尾兵書淳篤君子也但其叙蜀帝魏不可解或曰公司馬孚後亦不免於私

蔡西山曰温公嘗書心經贈僧題經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觀其言於佛不為無得所排者迹耳

劉元城謂公淡知佛法

丘瓊山以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仁宗特賜夏竦溫公上疏力爭仁宗從公改謚而公薨亦謚文正始無忝矣

溫公罷些後行差役法期五日同列多病其太迫即東坡猶以為未便而蔡京獨如約可以覘京平日使民之權矣

陳眉公以溫公不信形家言故禁其書盡付之火然攷古人族葬周有冢人掌公墓大夫掌邦墓辨其尊卑上下而葬之又漢藝文志亦有形家言但不傳耳唐宋儒者頗尚其術晦菴則自擇相地予甚疑之及讀英州盧集有云叅同契攜生事也弃書送死事也不可不知於是始悟攜生迎生氣之初送死收生氣之止特未得快士相與証之

王辰王以呂公弼以舊相初謁時以小官說書程頤以布衣特命古經筵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朱晦庵以学文精為相四方言利害一切報罷積得許多事取閑散後悉行不理所以激出荊公但一齊要整頓不暇擇人亦不識人所以支離穿鑿神宗亦是不世出之主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用人只一向偏信與富公却不合與群臣議亦多不領略與荊公說即有於吾言無所不悅之意所以荊公得君最專當時若生个真學術那裏得來然荊公亦是不世出之資其支離穿鑿只為學術不正便不中御柄

陳同甫以青苗即發古常平法為之豈知常平之制瑣屑可行於封建之世不得行於郡縣以後勢固然也而安石執拗故不察

張和仲以均輸即桑劉舊法漢唐行之而民利宋行之而民病者介父張官置吏峻立刑法以抑勒之也

司馬君實以力者民之所生而布錢非民間所產今之顧役有司行法惟錢是求富者猶可貧人日困矣

蘇穎濱以唐楊炎為兩稅租庸調盡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又收其免役錢

邵伯溫以吳蜀宜雇役秦晉宜差役

蘇穎濱以保馬之法郡縣閱視小不中度斥不復用權在醫獸民間持金買馬不可得民不堪命保甲之法予乘挾縣官之勢以遨其父兄豪狭猾擅弓劍之技呂暴于鄉黨河朔京東之盜皆其餘也青苗之法手實出納吏緣為奸依散抑配踰限輒督民費自倍自官而及私率取二而得一自私入公也亦如之且錢積而粟帛不售吏卒在門民窮無告歲暮寒苦不得休息反不若富民取責于本之償官不為理而布縷雞豚菽粟百物皆售也

蘇東坡以文以述志思以通之氣足達之古人之學、所以通其聰明廣其聞見志正氣完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柱人才識室人耳目纔數萬言、其為士之術盡此矣、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矣、

陳眉公以科目之說上揭所似惟工之驅耳、安石言不意驅逝士為學究此尓自悔甚矣、豈知流弊於無窮哉、安石又言士子當以天下為己任、乃閉門作詩賦乎。不知閉門作經義亦復何殊也。新法之弊在一時。獨制科之弊在後世矣。

秦少將以家貧無書親戚時有見借亦足諷誦鄉閭士人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攷證、以是深居簡出、不與世人相通、

陳後山以王氏學、専誦章句、世謂之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入、

楊升庵以韓公為而既偷兒得入卧内周防跡矣世以謗賊取有為難雅堂。不知國辱身死。罪莫大也。鈕魔之悔可必爭。

鄭有齋以陽琳於蔡邕、劉裕於司馬楚之承乾於于志寧、張顥於嚴可求、劉苗於張浚、其判容皆不族也、

陳眉公曰、今之公卿賤士久矣、有手不援、有口不噓、有睛不轉、有耳不聯、若士而至於履其書、其罪可知、乃韓公反以此薦士、史言公危疑之際知無不為彼知有國不知有己、

陸儀山曰、韓公勲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樂爲有既矣、觀此則知其所本。宋之理學。已端於此。

張和仲以范公一日特舉禮經之中庸示張子厚、斯時濂雒之學未興、豪傑作用、豈無所本、

閩士行以范文正不獨勲名覺絕、法施後世、蓋深於六經之旨、踐道學之實而泯其名者也、如授孫明復狄武襄春秋、胡安定禮樂、純仁鄉飲酒禮、宗儒公其首也、東坡言、天聖中、公為萬言書上宰相、天下傳誦、及公出入將相、平生勲業、無不具在此

書跋頗可見矣
朱晦庵曰范文正負剛大之氣做秀才時平生許多事業都理會過若在今日早已一筆勾斷直秤秤停到第四第五等人范獄〻方列臺諫如何得事成
丘璚山曰宋與契丹以白溝為界汴去邊二千里且仁宗盛時而范希文議修雄陽宜一時皆以為失體不知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着我文皇還燕即金元舊都也永樂初又棄太寧令北居庸東北古口西南紫荊皆逼近無可退步處此自將持邊之意全之患在元〻之患在民金患土崩元患瓦解鑒不遠矣
董思白曰文書章法雖不足為希文重然就此道論公實開一代之先
屠赤水曰希文思隆九族餘及疏屬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鬻一罷馬以行如斯人那復可得

英宗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司馬光范純仁議前代支庶入繼多宮車晏駕臣下議立非如仁宗當康盛之年簡擇聖明以為繼體陛下亦親受詔命許為皇子且問安視膳孝德已彰仁宗遺詔誕告萬加皆稱皇子承祧億兆欽哉無有間言禮為人後不顧私親濮王自有繼嗣宜準期尊親屬封贈王珪議宜稱皇伯而不名獨歐陽脩以喪服大記為據議曰禮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之文則服可降而名不可毀也若本生稱伯前代皆無典據卒從修議稱濮王曰親按喪服記服之降殺與稱謂無與且云其父母者猶言本生非有意義也脩乃據為不稱皇伯之斷脩文章冠天下豈肯如此說經乎況伯之稱無典據矣一父一親是何典據也一父一親之服又何降殺

劉呆齋曰脩背仁宗立後又背英宗背父逆合之
罪雜詞

歐陽一代文宗國朝世廟時祀之學宮無不可但
所以崇祀之故則非為英宗事與世廟本別

陸儼山以富公嚴重每古辭皆屬致仕居維韓公
在相位歲之遣人為富公生朝上壽公不報但云
老病無書而已邵伯溫云公以濮議忤去永與歐
公絶歐亮公亦不弔祭嘗曰永叔欺韓公

王稱邶以永叔盧陵人晚年嘉潁慨然有終老之
意作思潁詩南京旧後多思潁之作自云歸潁之
志未嘗一日忘也容齋隨筆云永叔父崇公葬故
居之瀧岡而無一語及松楸嗚呼崇公一子四孫
終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歐氏之跡矣此詩不
作可也

陸放翁以駢儷之文起於漢魏之際極于齊梁唐
獨盛之天下一律至韓柳而其格大變學者翕然
宗之然此格終亦不衰韓熙載江左號詞宗而本
朝楊劉之文擅天下亦駢儷也至歐陽子起然後
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所稱
駢儷之篇令人讀之不能終且坐睡矣而況効之
乎則歐陽之功在文章過於韓柳矣

永叔撰五代文體卑弱游隨州偶得韓文於廢麓
中苦心擬讀因為古文遂冠一時嗟乎退之起八
代之衰曾未久而遺文為世捐棄文風衰落已極
疑卑弱乃文之常而興起則偶耳

東坡問永叔五代史可傳後也乎曰脩於此竊有
善善惡惡之志坡以韓通無傳謂何永叔默然五
代史書錢氏厚歛事極鄙褻通鑑皆不載或謂歐
挾怨按此則東坡所疑不止一韓通

茅鹿門以太史公所讀先秦之籍似入天子琬琰
之藏陳古蘇辭懷鄭雲壘旧為觀永叔所讀殘唐
之籍特入邸家所可指決閣指救食耳宜其文之
表見僅能至此若其序事之逸獨得太史筆意

陳眉公曰歐公好士天下一人士有一語之中於道不遠千里求之或有片之善不不介意好士如故此脉傳之東坡朝得一士朝以告人莫得一士莫以告人甚則驛館旗亭忽見佳句吟詠不已皇皇然物色之此意于今太叔〻也

蘇子容曰歐陽不言文章君謨不言政事不矜所長也

祝枝山曰脩負一時人望位寧轍而好許人陰私平亦多為人糾擧後學以文宗歸之故至今不能置議

陸儼山曰步言在不冗則失外然非言隱秘也趙清献公盡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蓋不敢告者不為也乃所謂密也密在不敢為非在不敢告

陳士業曰先天幽泰漢以来未發之秘也康節得之穆伯長太極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茂叔亦得伯伯長而宋文之宗歸柳亦始於伯長則是道統文統一人倡之集竟不傳可嘆也馬端臨通考焦竑侯經籍志皆列穆脩集三卷

文山曰往時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士子各占名求實當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其選也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歐陽永叔曰仁宗初學者有師惟胡先生翊之〻從湖州来居太學〻者自遠至太學不能容言談舉止遇而知為胡先生弟子科目浮華之習一變

朱晦菴邵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擴天根、閑中今古、靜裡乾坤

陳明卿贊曰、堯夫三十而聯曰道在是矣、卧安樂窩、不出、此意少人知

程伊川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豪傑、內聖外王之術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物理上亦大段漏泄他天機

朱晦菴曰、堯夫本是要出来有為的人、然不肯犯手、纔覺難便拽身去、詩云、施為欲似千鈞弩。只是不妄發。正予房一流。予房謾說一句、承當者便須百碎

呂東萊曰、堯夫在雒陽、環堵躬爨以養親、處之裕如、自云、平生未嘗皺眉。時州府以吏法、不餉饋窩窩、乃為濟衛以代酒、性高潔而坦夷、中外洞徹、人無賢愚貴賤、皆懽然相接、自云惟大病則不眠丈、小疾、有客對話、不覺疾之去體也、

陳眉公曰、李挺之、堯夫師也、堯夫事之甚謹、然小不當意、呵斥罵詈、如役廝僕、初堯夫栖蘇門山、讀百源之上、挺之叩門来、蓋掃去其簡冊棄四、直授以性命先天之學、蓋把樞來復之意也、堯夫不以道學名、予房不以俠烈名也。

程伊川曰、堯夫少時、自雄其才、謂先王之事可以立致、為學堅苦刻厲、不扇不爐不就席者數年、力慕高遠、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神明、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雒幾四十年、兒童奴隸亦惟喜尊奉、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先生學風俗之功多矣、博聞強識而終不入於禪學、先生與予房二人而已矣

朱晦菴曰、康節之學、原於希夷、以四起數、疊疊推去、有易以後無人做得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每見一物、便已成四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虧、方終使知有婚緣他從起處推来至交承處看得分曉

楊龜山曰、皇極經世書、皆孔子所未言者

唐荊川以白沙云、予美詩之堅、堯夫更別傳言、堯夫深入杜詩之典、而又能有所自得也、識擧壞者先生一人乎

袁小修曰、邵子言學。不知。學。不樂。不可謂學。三代以下真樂惟有邵子、蓋樂生於覺者也。洞先天之秘、一

切柴牀紂纏如鑪熨雪其心休矣故隱者不可不
聞道若備怙於物以內亳其心若其力微所謂寒
入大室自焚自外生也
陳希公以童時求傳康節數學曰君之才於吾學
一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俟慮慮滌盡
胸中識然乃可相授知人哉
王辰王以數隨理其豈有二哉世以程子卷邵子
問靈謂邵之數屈於程之理是耳食者
當公相致意堯夫若可出當以官職起否則命以
先生處士堯夫答詩云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
吏用名為舉遺逸不能及疾篤聞有新報猶疑收
却幽州噫豈獨為不禁吏責哉
視枝山以堯夫高明純粹范希文司馬君實才德
全做表裏純粹今所定為道統皆不與何也

丘瓊山以安石以前所謂明經者墨書帖義記誦
而已自安石作三經製為經義之式以一天下豈
知其弊遂至經文割裂題目瑣碎窮力綴緝童而
習之老於枸句之見雖名濂雄閩關然於古今治
蹟當世要務皆所不暇甚至史冊名目字書偏旁
之不知可嘆也士子所憑者程文耳卒安蕭麗淺
拘泥經綸欲革其陋先矜師儒乃可
張和仲曰安石於三禮廢經用傳至今仍其陋不
可解也廢春秋之謂斷爛朝報言实異非關人事
然則春秋所載皆誣也孔子不語怪非謂其無特
不語耳力亂分明有怪獨無哉

張南軒以請書應舉已自是私了若又同應舉而不請書則是私之私者所以賢者貧賤時胥次法也

丘瓊山以通經術明道誼方泝引經斷獄隋人作八字例已文淺義晦非古人易曉雜紀之旨矣然學中置刑法科立律學設教授是使人以刻薄從政何以為循良勸哉

陳明卿曰宋以仁厚立國諸州歲斂粟給種優卹之法最詳安石秉政詔以常平惠民諸倉錢斛為青苗本償者納息盡責倉田而良法無幾矣

劉元城以介父之不可動者八字曰虛名曰實行曰強辯曰堅志當時以天下以介父不相為屈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實行也議論前貫串經史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任意欲行一事或可用死生既福恐之得回此老止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

卿老夫與門生故舊書以新法固亂然惟亡人在事能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若盡挼被去何益也

程明道曰新濼之行吾黨爭之太過須兩分其罪

朱晦庵以論青苗惟東坡尤爭說得有精神餘皆說從別處去

介父言小人變法以君子守之便見難知恐難卸也溫公所謂肯公以何侍者非介甫所謂變法之小人乎介甫爲御使私乎代之也介甫在金陵一日放魚門下士獻詩云直須自向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介甫誦久之

楊升庵以安石何功死而從祀孔廟且及雱也弟禮及國姪旋及旃皆不合安石為是元祐中安國既死旋旃流遠方而安石之祀至南渡仍不改是非何在也

王弇州以程氏與介甫有隙故寬之朱子因程氏而與之過矣

黃鄮山以考亭不免性氣昔與汪玉山往復書論東坡事玉山盛推東坡考亭方辯之玉山再護前說以此有學取介甫之語本出於激非平日正論然介甫亦僥倖得此時救援語

陳眉公以介甫身後每歲寒食士子掛紙錢冢上甚於宋之不振也不亦宜乎

朱少章曰有誦介父明妃曲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太學木抱一艷艷然以詩之亂粃繆不如是何不誦温公所作時莫以爲然

楊升庵曰予於半山詩獨愛其詠谷頭一首如自跋其字說曰倉頡造書不詰自此嗚呼多詞誣悞後也

陸放翁曰伊川每稱介父易傳以爲今之學者所宜讀介父乃自毀其說言不足傳且特著論悔之云可以見易之難知矣

陸象山曰今人凡事皆之法度其後敗壞天下家國者三代裡者法度之何嘗未持此亦未嘗有馬書籍等法和會勸論之初知代者也當時聞有所知者知入於今爾法度中言之只知但云祖宗之法不可変也夫先之法舜変之祖宗之法因有當変之儘要而必要其意何與子因此言今爾不當言和大周有一書修財者和古人以書不能令利俗設三川等多獨古人所以言和取不能法而以言利道之故至善審查問今爾此有新何如日商君都先生規模今爾其先王之代之民不可變略得當其所成就不言不敝今日不能恰此擇宗取以從以為其先王之代成法而已所以學未是其窮理

宋　宗御製蘇軾贊曰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

茅鹿門曰韓退之文如以黃鐘大呂鏗鋐於聾瞶之偽其能羽翼者柳州一人耳又三百年而始得歐蘇之盛嗚呼不有根柢聖賢六籍或能予絕古之來者止於靡弱今之靳而靡不更甚耶

張凌虛曰東坡自言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此樂實千古一人

東坡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義當謂不學可又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公字畫亦公之文也

徐文長曰東坡上潞公書大約道平生著述就逮時十亡七八在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念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藏而潞公一代偉人故以托之庶幾傳焉予讀此而深悲之

朱少章曰東坡詩至過海後方勝山谷是東坡之論山谷之大不幸也時禁坡文賞購至八十萬錢而好者傳愈多又以多相夸後生無復言歐詩初永叔論木至東坡固以三十年後更不道著修也

方正學以盛、世天下和同無間、其英粹之氣、充盈
洋溢、是以賢才之生、父子兄弟多駢蘖遞見而宋
充盛

陳眉公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為文明之兆、予謂惟
長蘇足以當之、論者謂予瞻似孔北海、予由類管
幼安、然觀二蘇易學、予瞻實道人也、予由其
道伴也、

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大節。、。、。一。虧。細。行。不。足。
嘴。也。東坡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人欲殺
之、在元祐、雖與溫公議論亦不合、非隨時上下人
也。

卑清臣以東坡極慕樂天、然養氣之學大勝樂天、
七千里渡海、真是快活、直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海外詩文。非胸無纖塵。那得這般語。

貴補之以子瞻雖調藉勇於為義、如事涉官政易
指為思怨、殊無不舊然行之

張和仲以予瞻論春秋以來、因避寂還都。終不復
掘。而獨於王業三致意。未久。其事皆應。

呂大防欲引熙豐舊黨、調停平夙怨。誤矣。此輩之
然易乎而。小蘇不從。訥。是。非。不。訥。利。害。也。

林選頌以蘇穎濱嘗言、漢景武間、尚書古文毛氏
詩春秋左氏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少、惜遷
不得見聖人之全書、故云然也、古史之作。正是此
意。豈疑遷與誑遷哉。

董思白曰安道永叔介文伊川或愛或嫉皆足以
重子瞻知之真也若蚍蜉之撼無損参天蒼蠅之
憎等於飄瓦
陳眉公曰東坡抗論伊川至謂之奸未嘗假以詞
色而章子厚每以讒困温公、求救東坡、為解
之知所以處温公而不知所以處伊川、、疾東
坡無禮法豈亦無處之地耶
儋耳水臥泉平嶼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媪夜哭還
務垂老無家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東坡一生如鵲遶樹三匝無依欲結楚頌亭終身
不得發揭猺洞何足苦惟是四海知己僅一子由
萬死南荒止此一念乃以求田拙計令江水之誓
與聽雨之約付之他生兄弟而已悲夫

陸儼山曰坡文自宿州符下半入禁宮存者亦諱
其名宣和中工章道士言坡為奎宿始弛禁購其
遺文、一紙萬錢、月林宜潁三汴以五萬歸之天府、
及金人犯闕、輸運而去、所構又空、坡之筆墨亦多
隨汴流落也噫、
陳眉公曰惠州之謫官舍民廬焚蕩無餘而東坡
白鶴觀居、亦如亭、且為葺治寂犯潮吳氏歲寒堂
將火、以內翰藏書故麾兵救之嗚呼、一時疾賢如
仇讒文若禁崇盜乃不忌情何哉
又曰林希於子瞻賀啟謫詞一人之身乍賢乍佞
乍褒乍貶閃倏一至於此然州制誥亦授筆曰壞
了一生名節嗚呼科舉餘技也
劉壯輿摘五代史為糾繆示東坡、曰往歲王介
甫欲輒修三國史輒不敢當正畏如公等掇拾其
後耳雖然吾為三國惜也已
陳眉公曰二蘇晚年風節益峻整而不露文章益
醇淡而不雜、脆中湛、如古井之沒落、如槁葉
之木根老蘇不及見耳
董思白曰子瞻筆鋒從莊典中來名為從橫雄黨
口業

朱晦庵曰濂溪在當時人知其有儇風道氣惟程
太中知其學

髙存之明道先生贊曰大學聖學也中庸聖心也匪
由聖學無識聖心羨二書之秘敎萬世無窮者先
生也

朱晦菴曰明道少年好獵自言一見濂谿無此好
矣此處非人所及

程伊川曰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衆人所謂礙法
者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
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

朱晦菴曰明道中臺議事一言使荊公愧屈同列
興意亦稱其賢至謂不可得而議

程伊川曰明道敎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狡
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
心醉

劉安禮曰明道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
厲之容

黃山谷曰西風壯夫淚多爲程顥滴

謝顯道曰明道善言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優游吟
哦使人有得處

馮天池曰明道平居氣象清越濂然如在事外及
遇事能與賤者同甘苦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脫
在事外而後能任天下事[illegible]鄉非卑[illegible]
者所[illegible]辭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深聞當路欲薦之鄰因請其所
欲明道曰薦士者聞其才之所欲堪不問其志之
所欲嘻才之所堪破格不拘志之所欲鄠邑不辭

明道嘗言人能將這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
中看則有何妨礙然安石當國公決意乞歸

祝枝山曰明道遇家忌留於長慶寺修其福見僧
威儀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自言於華嚴心融意
會以其所得書於雲菴寺

高存之曰伊川言明道出入釋老幾十年明道貫
從禪來打過來

吳素衣曰程伯子治扶溝為蠲除均惠法凡貧民
通稅因赦獲免蓋後稅必令先輸古之遺愛也
唐荊川曰後之為蠲災之說者吾知之矣有司以
災上於計府也主計者有例哉其十之三故雖遇
大飢蠲止五六然又有例止蠲留者是五六而不
得一二若使虛蠲不及五六則一二亦當速少與
如遍體殘矣而益以一毛然此一毛又未必在民
吏胥預知蠲詔之下匿不布也而鞭笞競行程期
輒急至易輸之民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
則固無用於蠲矣其未輸者則雖無蠲詔而鞭箠
亦不及焉者也

謝顯道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衟最愛龜山、伊
川最愛定夫、氣象亦各相似
尹和靖以周恭叔持身嚴甚少登第、所議毋黨之
女雙瞽、仍娶之甚相得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到
不得此
胡康侯曰龜山閑居、和樂可親哉決危疑不動聲
色、朝廷延禮置之經帷席或以為蔡氏所引、此公
無求於人彼安能浼之當時若聽用也須救得一
半
朱晦庵曰顯道英果明決宰應城胡康侯以學使
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願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游定
夫之清德、徒隸皆知其名、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
俗、楊龜山天資出人朴實簡易所見一定皆二程
高弟、非堂覷與、然下梢皆入禪學去、
侯師聖曰浮雲富貴、當今惟胡康侯一人
朱晦庵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侍坐後
見欵益後、歌出師表豪傑士也、只是不通檢點致
堂甚與五峯議論精、人不可不逆敵已、

太中知漢州、二程隨侍、一日同過僧舍、伯子入門
而右、從者皆右、伊川入門而左、獨行、伊川言此顚
不及家兄處、蓋嚴而少寛難也。昨日本有我心却無。
今日本無爾心却有。稟受原自不一。
朱晦菴曰、明道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道同而
造德則異。
鄒志完曰、程伯子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叔子不
比伯子。叔子有通不得處。
張橫渠曰、二程從十四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不可年限。

唐荊川曰、伊川在涪註周易、及還洛、容色髮大
勝平昔、門人謂是學加、又言吾受氣甚薄、四十始強、
自以忘生殉欲爲深恥。七十後、諸書過目不忘。此
所謂老子早服重積之旨也。
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鮮于侁嘗論顏子之樂。
謂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矣。
潘恌之曰、予夙慕伊川、過雒、就見之時、黨禍正起、
伊川避不出、固請、乃出、予展師弟禮、請教、伊川問
孜々爲善二、其義何若、予以爲易已也、曰、此不
難曉、先生曰、雖然。今所謂善、古所爲利也。予爲下
拜。自聞此訓、悟一生之非。
吳素衣曰、伊川以布衣爲帝者師、此是千古盛事、
其議坐講爭折 蓋將爲後世立師極、不爲一時
之遇不遇也、明道云、異日能尊師是吾兄、若接引
成就、則不敢讓。
朱晦菴曰、伊川門人布滿海內、炳如日星、以今觀
之、皆不滿人意
又以伊川臨卒、或謂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公開
目曰、說要用便不是。蓋謂要用便是兩心。

祝枝山曰宋人記王叔入佛寺與門人皆茹素康節入寺必拜程明道有問以佛經者亦不詳說敖東谷曰蜀布衣巢谷年七十三訪子瞻於海外死諸途僧人卑其順徒步往訪子瞻問之無所求日若有求即入京師矣嗚呼邪然言斬程頤萬段亦不教觀草語如之

黃吉父曰今言學者主翊之言辭學者主堯夫言理學者主二程然明道敬禮堯夫伊川薦翊之門墻程氏蓋得於胡郎君子必原其異而合其同也特其後胡郎之儕寥寥惟二程後家儕人頌故生同異之見耳 惟理可以闡經惟理可以定紛紛君子明經不 不言無哲而

林德頌曰程蘇之學皆正學程蘇之門皆正人也所惜者以小忿細嫌水溫之與鏡塵而操戈相向元豐小人卿然判背乘間有日得諸賢今日之相攻者即可為明日攻諸賢之資也可淡長也

陳眉公曰劉元城先生處癖而神觀愈強蓋地癖未必能死人也能死人者仕癖耳急欲橫賦剝下奉上此租癖也深文巧詆良惡不白此刑癖也攻金攻木役帝民科此役癖也廚儕是餘聲色是求此欲癖也

程伊川曰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子厚之氣似明道、
游定夫曰子厚學成德尊、然猶自於明道語之云慶今之嵩當隨嵩教之子厚用其言故関中學者與雖人並、
楊龜山曰横渠自言孟子以後無他見識雖正叔横渠亦自不許他
朱晦庵曰横渠作正蒙黙坐徹曉其教人云夜間自不合睡他用力最親切可畏
伊川年十八上仁宗書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横渠謁范文正公談兵事、年亦十八伊川猶父兄之學、横渠少孤自立、為更奇特也、晦庵亦早孤、

蔡君謨曰范純仁安置永州時年七十両目倶瞽聞命即就道、或又以好名譏之嗚呼近世悪直言動以此絶人、扶才蘊知而各藏蓄收斂變賢為愚以避好名之嫌國事廢弛莫之察也人主胡為以壽禄易土和哉

文衛山曰古國學之制以養公卿大夫之子從父兄於京師者耳至養成人才則莫重於黨庠遂序、在宋、則范文正定取士之法程子有學制之議又慶暦中、宋祁王拱宸請詔天下立學、士皆土著而教之、行三舍法自三代以下、學制至此為詳明焉至於今、則凡州縣無不立學者、有司之擧、禮部之選、皆不出於學、然推究其用、不知於古學制有合焉否也、

陳眉公曰吾觀今之所謂祿養者。希。口。禮。遂。養。、。說。不。得。服官在外。常不相見。即畫錦歸來。名為省親。終養。而友朋交際。出入旬、。父母化為路人賓客。甘長化為供應。其捧觴上壽。疴癢溫凊之檢點。復幾日乎。近古以來尹和靖真孝子也然尹母之達識今之為人父者亦罕次

林德頌曰、誦石徂徠聖德詩、蔡君謨新除諫官詩、而知慶曆人才之盛也、觀古靈之薦稿、文德之黨碑、而知元祐人才之盛也、噫五閏彫陋、人物骫髀、陰極而陽萌、乃扶植推輓豐芑之仁、數世以賴休哉

王弇州曰宣仁之革命也其功大其事變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女慮雄知。大定之革亮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宋不復中原知。

劉元城嘗言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四人今惟安世在耳公為此言實宣和六年後京卞悖得志紹聖崇寧兩舉不附己者入籍至三百九人而建炎中例加褒贈公論不明困於邪正混淆此非細故

嚴滄浪曰國初之詩尚沿唐人、至蘇黃、始出自己裁、山谷用工尤為深刻、法席盛行、一時稱江西派自謂唐宗、而學者遂以為唐人止於是矣

陳于貞曰江西派又壞於楊誠齋

唐荊川以讀山谷老人詩真有憑虛欲僊之意自覺與世味少緣矣此人似未嘗烟火食者唐人似未有此

陳眉公曰山谷戒行精潔而不免作艷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思施於此乎。吾輩或慎於口而往、犯於筆

又曰詩至于詞盡難言哉晏元獻未嘗用一綺羅香澤語。東坡一洗綢繆宛轉之度。快矣。而晁補之獨推秦七黃九三影三變以為本色。

陳眉公曰洙泗之間楚狂接輿濂洛之間楚狂米芾也

董思白曰老米自言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而稱許半山大蘇詞橫絕千古超出一代而亦稱許半山吾為半山惜多此一相

文文山曰莆中有二蔡一派君謨一派京也今京之後人、每與人自言、詭為君謨裔、嗟乎、世間羞恥事、乃至有不得為孝子慈孫者矣

董思白曰、世稱蘇黃米蔡實是京今悉屬之君謨此亦一冤錢

係養齋以蒐山只是輕於一出不在京之薦與否也時有可為薦者亦可勿論若許魯齋則又非蒐山比

陳眉公曰蔡京從州縣求羨賦皆以常平糴本充貢及帝命來歲豐加糴常平米京每奏某處糴本若干萬數其實乃是度牒噫兄國足民盡仰於僧矣

徽宗命蔡攸副童貫北伐既行帝語京曰攸辭以奏言功成後要問朕覓廿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二人乃寵嬪也帝能容每如此

張莘翁曰宣和間高麗使來以國王病奏乞醫及所遣二醫歸言王館之欵謂曰小國荷天子恩不敢忘聞將用兵遼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天子捍邊女真不可交也願歸告天子早備之嗚呼荷天子恩近臣不如外國耶

王弇州曰此外釁自王黼童貫蠹中國及君心則自京

京專政日久王子攸權勢相軋亦各有其黨間之遂成讎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父所甫入遂執父手作切脈狀曰大人脈舒緩得無有不懌乎京曰無之攸出客私問京京曰君不省耶欲以疾罷我耳嗚呼方入也即執手問疾脈無疾而預憂其疾争子猶是耶

攸乳京、不去乃與童貫以朝命往取謝表京以事出意外失措、誤陳云、京已衰老宜去云、此二公所知也、左右皆失笑、繭詞有曰前聖皆謀憲度掃蕩無餘一時興議忠良斯鋤殆盡如此詞攸亦授意否、不然、想執筆者不敢下也

貫補之曰蔡條於文墨本無所解而所著書極多大抵欲以姦言亂人聞見耳至談叢所載其家濫賞可醜之事大書之意在誇張其智可知

張肖於京塾為師、道尊嚴一日語弟子云汝曹學走未、曰、先生教某徐步、曰非也天下被汝翁作壞旦夕賊發學得走所以逃死嘻賊發來可走陳東來捕賊却難走也

蔡京秦檜相各十八九年、史彌遠至二十六年自古所無宋何以堪

趙高為中丞相冀澄　為內太師非外庭官也童貫則貫為太師矣秦漢唐宋之亡皆因宦官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者至萬五千、賜第者至八百餘人、宋初止三十人、太宗寬頒遂及百人冗濫之始明者黙知其意宣和可知

貫補之曰淄州劉處士世農家未嘗讀書事師九歲後漸不語、問者忽作字以應所書語輒驗他日徽宗聞、三使聘之不出、賜號高尚處士、後金兵至、或就其廬処居之皆免兵火一日忽書曰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文章學問殺天下噫先生不止於徽此殆周孔之語也

陳眉公曰君子避權搽無擇之名。小人用黨吹舍沙之知。如。執。復。爲。氣。節。吟。隱。點。爲。學。問。一。佔。門。而。以。者。數。窟。一。錢。孔。而。窮。者。啣。端。迎。則。藏。頭。腳。斷。總。復。看。眼。仰。上。宗之花也。不在邊庭。徽宗致龍鱗薜荔一本華費踰百萬艮嶽珍禽馴狎。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飼以粱肉豈盡人主之憐逢迎自無所不至耶嗚呼此。五。國。城。憂。端。苗。本。

屠赤水以宋之於金也畏之如虎豹。置之。如琉璃。然將士彎弓礪刃。奮然思一戰者。猶塞滿都城內外。李綱一書生尚能躍馬擐兵奏捷大創徽宗雖恇怯人心則殊異於今日矣

朱晦菴以欽宗勤儉慈仁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賢奸之辨不明所以無剛決遂至播遷之禍言之令人痛心

卯二泉曰李忠定公忠義激烈千載下猶能使人興起考亭以天生撥亂許之史亦稱其有武侯之志

敖來谷曰宋誤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嘗）舉族北轅究原而論李伯紀不能無咎以此歸咎李忠定東西可謂無心肝

黃吉父曰漢兵財在郡守。故能衛邦境。支凶荒。然靈帝以後。至於唐。則以財在外而召禍。蓋不在郡。而聚於藩鎮。所以禍而難制也。自藝祖以方鎮兵財。分之守倅。而捍禦率眾之備。約略如漢。而靖康之難。守臣統兵入衛。逃散潰者。實以介甫新法。盡收兵財之故。嗚呼。朝廷之財。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自括民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以入朝廷。而守不得職。但供轉輸。應期會而已。臂指拘牽。氣象蕭索。兵弱民疲。流為群盜。以此稱富國之謀可乎。

陸放翁曰、金叔遣宗室。有司為之搜捕。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獲免者猶七百人。則義士所匿也。

高皇記宋事曰徽欽在沙漠有僧為語宿囚一人鍋內油、一人馬足泥、徽欽沒皆驗徽宗尸無人欽欽宗日夜撫而號忽一人持鎗至、拖尸去、入一山谷、有池卧、詐浸油燃燈即投其中、欽宗大呼投入有舉僧止之曰、不奉命不得入也、後金主出獵遼主欽宗皆從、忽一飛箭至、遼主仆地、鐵騎即圍而踐之、欽宗忽憶僧言、乃上一崗自投下、鐵騎亦圍踐之、按宋史、檜和議成、高宗泣詞請迎上皇來歸則檜為之也、陶南邨木燈錄棊之說信矣、檜之通金、為金私人、其事益明

宋史載韋氏與徽宗柩同歸朝野遺記又載一事韋將發欽宗挽其裾以顧歸語九哥迎我得主太乙宮足矣韋為誓曰吾不奉迎瞽吾目既歸所見大異遂不得復言遂失明有一道士為治左目即明曰留取右目以存誓言韋大驚起拜道士拂衣去嗚呼九哥亦忍矣雖然徽宗之柩檜能欺天下豈可令欽宗歸哉九哥自不得而主之也

陳眉公曰靖康之禍宗室朝士倍入金者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月人給稗子五斗令舂自給每歲支麻五把為衣終歲裸體忍饑有發之者令執爨方得暖氣又令出取柴更至火邊皮肉脫落相枕而死嗟乎此孰非帝王苗裔衣冠士族將相名胄也兒曹宜各書一通置之座右須知匹布一粟黃齏半甕吾曹天佑亦云厚矣

論世編卷十二

于于子纂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裂於王安石其裂而不復合者罪在秦檜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針砭

張和仲曰宋高一隅偏安金人括盡金幣倉庫貧窘民間可知所恃者一時宗韓劉岳在事招撫山砦江海豪傑團練民兵計所得兵百餘萬以是立國耳史傳每言諸處用兵多至幾十萬嘗以為疑不知其兵其餉乃出於此也

祝枝山曰宗澤修治東京請車駕至二十餘奏皆為黄潛善所匿憤甚疽發於背臨歿猶連呼過河者三歿之數日將士去者半其豪傑初來歸聚城下者復散為盜而中原不守矣澤與張浚皆中興功臣澤之功論者比之孔明庶幾矣浚知人不明功之所在過即隨之其忌岳飛殺曲端薦秦檜過大功難贖也浚得從祀澤不與焉何哉

陳玉壘曰南宋奢侈嘗疑其疆宇日蹙不知何以供之更考北宋歲幣甚多此時稍稍息肩矣

李伯紀論兵云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南宋始終大勢不出此二語噫後之言兵者大抵皆反此

朱晦菴曰紹興初只斬一陳少陽已成江左之勢極動而不可返也

吴素衣曰靖康之禍當始於何時或謂罷李綱以謝金人使知必至有此愚以為不俟此也章惇相陳了翁問今日為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宋室之禍已見於此羣奸知不可除天下怨毒知不可解上天震怒知不可回雖有李岳諸賢知不可成功也

婁寅亮勸高宗廣求藝祖後於是孝宗承統而德若之後三傳理宗承統而德昭之後五傳所謂人心即天意也婁奏劄畧曰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稽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裔寂寥無聞幷迸襤褸僅同民庶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無回鑾之期元元未有息肩之日也

蘊雲卿曰張德遠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噫惟不識小人雲卿所以遠避長於知君子君子已不樂就矣

周草窓曰張浚苻離之敗五路之師兵財掃盡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當爲辭仍行賞轉官盖以其時在朝者多浚門下士耳

陳明卿曰宗岳恢復秦檜通金皆有定謀故清涼居士逍遥湖上

吴素衣曰漢壽亭侯岳鄂王爲將皆好春秋二公之學實是春秋第一義如降漢不降曹終身不言和方得孔子心訣

高宗從胡安國言不讀左傳潛心春秋置胡傳於座右廿四日讀一過可謂勤矣但不知復讐一説用何解

韓王在大儀以和議被召即日班師因下令束裝伺使入金乃潛師奮擊大敗兀朮岳王在偃城金牌至多勸勿班師王言此乃飛反非檜反也追論者猶惜其過於守法而晦庵謂其直向前厮殺似未諒此際從容

高存之曰岳韓劉吴治外李張趙治内南渡之宋賴以存耳然一秦檜足以勝之是以君子惡高宗也

陳眉公曰嶺南多毒即生白藥金蛇湖南多氣即生薑橘茱萸有是疾即有是藥只庸醫拈不着耳高宗已拈着仍棄之所謂托疾者非耶

朱晦庵曰趙丞相中興賢輔一人而已然好伊雒之學人多以是欺之他不大煞理會

陳眉公曰自俗學興正學皆失其傳矣即有大人先生主盟當世而贋名逐利之徒已別尋徑竇摩而附焉然魚龍玉石辨之不易故令之芳蘭秀芝往往出於山澤村僻耳

陳眉公曰宋沈與求言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吁古今脫此局者鮮矣予謂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王辰玉曰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並進不得展布而南宋賢相亦始合終暌代宵人為驅馳惜哉

羅景綸曰乾淳以前太學風尚質素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士甘清苦而偉績相望有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之語

祝枝山曰乾道中定十三處戰功獨不及岳家蓋檜之黨威掩之也

張浚 明州　韓世忠 大儀
吳玠 和尚原 殺金平　饒風嶺
劉錡 順昌 皂角林
張子蓋 海州　李寶 海道
邵宏淵 月浦橋
虞允文 采石　李道光 化次湖
王寅汲靖 確山

邱瓊山曰古今水師周瑜赤壁與允文采石可稱奇矣而允文尤難瑜主將允文書生也瑜擁重兵允文七千而敵四十萬瑜有孔明允文孤軍也

張侗初曰宋人云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乃今知非虛語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急不怕乃更過之

朱晦庵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兩邊纔得停勻後世都不然方朝廷無事小人安享富貴專事排擯遷竄之禍詆誣之詞歸於君子及擾攘多故之秋忠臣義士犯水火蹈白刃小人又未嘗不得志如汪伯彥黃潛善初相高宗事事蒙蔽阻抑致亂後來謂虜中正中原多變卻是好好送他去避亂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

文衡山滿江紅詞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 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陸儼山曰張俊善殖產罷兵後歲收租六十萬斛令浙西能首此富家耶優人云但見張循王坐錢孔中無覓將星處當是實錄

徐蒼齋曰三代漢唐禍多由於婦寺惟宋則黨以陰邪之士大夫

朱晦庵曰高宗初時喜得佳士不過謂檜能擔當和議耳豈知被他一入手更收不上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檜千鬼百怪如不樂達人卻與他通殷勤不絕即貶竄將去當時故家子第往往被他牢籠多墜家聲獨胡致堂兄弟有樹立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至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如欲論去之人自為章疏以授言官做得甚好人多識之檜不死直欲為張邦昌之計

檜既殺趙鼎下其子汾於獄將因汾盡殺異議者令汾自誣與張浚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病亟不能書妻王氏扶令執筆筆舉復落而止至死不能語惟流涕而已千怭鬼蜮陸一時都盡

李卓吾曰檜死高宗言朕今日始免袴中帶匕首觀此則高宗一身不自保而能為忠良地乎

張和仲曰秦醜謬死葬江寧鎮國朝成化間盜發其塚獲寶貨鉅萬居民執之司法者某末減其罪又金刻南遷錄序諸臣功備載檜為國間宋事醜迹畢露此二事大奸所不能防者

王明情曰檜殺岳氏父子其徙閩嶺者猶賑以錢米得活時有知閩漳州某建言岳氏叛逆之裔不應復留乞絕其所給檜以其奏札付岳氏嗚呼士為一官所鉤喪心遂至如此不欲著其姓名汙吾筆墨也

真西山曰洪皓之節高宗以為忠貫日月蘇武不能過而既達冷山之北即竄瘴海之南止以密奏敵情乞師進擊一忤檜旨遂死於讒然卒後一日而檜亦死則命矣

朱晦庵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因朱子此言續綱目得以特書

任元受曰上愧漢庭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

陸放翁曰煬王氏子稽貴後無日不鍛酒器兩浙
轉運司特置一局給焙第記十九年營辦諸務設
官吏甚衆一猫偶失臨安府為圖狀百本張之市
又捕繫居民劾兵官行求

王穉村曰陳平甫作長編續綱目也其書法多可、
議如亮殺母而來而以弒書予於是有提綱之作
與均異者三百餘條

楊升菴曰金海陵既死此時若非主孱臣奸劉錡
雖病允文方銳其策一行加之以唐鄧義師豪傑
並起人心如此長安之復甚易於武穆之時也

東清臣曰孝宗極有志真應恢復之運而光堯艱
難之餘朝士習安置之度外惟一陳同父慷慨議
論已羅重法矣帝特赦之尋拔制科第一乃衆共
駭愕以為怪人也噫

陸儼山曰孝宗立太子赦內一款云當為人曾孫四世存者特與免二稅色役科數一年前代之恩曠蕩如此

張蓋翁曰王相欲差辛幼安一帥周益公堅不可王云幼安帥才公何不用周云幼安所殺人命執筆者當之觀益公言想天自有連坐法耶

黃直卿曰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止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這言見得他才若八字兩榜便亂道

吳草廬朱子贊曰義理元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

黃勉齋曰羅仲素龜山門人也清介絕俗里中人鮮知之者韋齋師事之或頗非笑韋齋既得中原文獻之傳晦菴方幼已知其說而心好之慨然有求道之志

黃勉齋曰韋齋病且革囑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中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汝往事之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四耳

致中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士不得挾元祐祐書犯者罪至流名為一道德以鉗異己之口致中慮程氏之書失傳乃潛訪得之夜深下帷抄而且誦盡得其本末即棄錄牒揖同事而歸適毘陵請業龜山韋齋早與為友其卒也以後事為寄致中經理其家教晦菴如子以女妻之

胡籍谿康侯從子也而學於康侯隱居屢辭辟命郡守强之甚力始就教職後請祠歸檜用事無復當世之念力田賣藥而已及檜死以秘書正字起即疏論金必敗盟宜起宿將劉錡即求去劉屏山知兵喜佛法不仕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獨以遠大期晦菴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終身佩之卒之日賦詩彈琴如平時

李延平亦師仲素豪邁勁特樂道不仕人罕知之鄧天啓目爲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晦菴二十四時始師事之云自見李先生學就平實

黄勉齋曰先生五十年間立朝四十日耳而言論規畫正大宏偉亦已概見出而治民其政永爲後世法或聞時政闕失語及國勢慼然感動或至泣下然其難進易退終身以之

陳明卿曰我行黄巖入先生祠問當年水利田功一郡賴之與濂溪明道並稱嗚呼君子學道其濟物也夫

晦庵修舉荒政社倉之法頒行天下爲浙東提舉劾訪民隱節車屏徒從按行境内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望風引去所部悚其風采猶以簦草師澤日有大同十八人未洪忽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即藏簡入獄立斬之時不知學宜以爲迂至於政亦以爲跡何也孝宗賢主也得晦庵所上封事時漏下七刻已寢猶秉燭讀終篇又嘗言朱熹政可觀則既知其學又知其政矣而亦不用何望於光寧哉

張和仲曰晦庵去國侂胄勢益張僞學之攻日急至謂逆黨猶掇窺竊神器從游之士依阿畏懦者更名他師或過門不入或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全而晦庵講論不輟曰學徒真僞須辨得此鍛鍊一番夾雜者無遁矣晦菴未嘗以僞爲諱

晦庵歿將葬言者猶慮四方聚會令守臣約束未久而禁弛即有致仕恩澤之命侂胄死即舉贈官易名之典可知僞學之禁非寧宗旨也逆黨誘本不足動朝廷也

李果齋曰周程張子之道明矣然於經言未遑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惟先生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代之文獻以定萬世法表裏源流若別黑白若數一二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孔孟以降千五百年讀者未有貫徹融會如先生者也

黄勉齋曰先生所居僅障風雨自奉充腹蔽體而已於經史每深求遺意一字未安累日達旦不輟遇興至觀一水一石稍幽清處目不移也命酒兩三行又一易坐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以至雜說舉輒成誦微醺〻時歌吟氣調清壯

魏鶴山曰朱子易得於邵子為多不讀邵易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劉靜修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錢緒山曰朱子晚年曰靜久悟聖學之淵微悔中年著述作書遍告同志若云向來病痛常苦求之太過強探必取措辭煩猥自誑〻人之罪不可勝贖也陽明先生喜其晚年之學手錄定論以為學遂與之合

高存之曰朱子言中年以後須少讀書少玩索明道亦云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古人重養皆如此

陳有公曰朱子家禮未成而失之歿後乃出就中有與晚年之論不合似未可遂以為成書也

高存之曰古來聖賢成就各有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子靜與孔子一脈康節與曾點一脈橫渠伊川晦菴於世上事無〻不理會

祝枝山曰晦庵臨訣曰到此輸黃面老子一著公平素亦有修習其卒亦是空門人恐有異議者斂時倒卧之此說得之公門人口傳

黃勉齋曰先生於天官地理律曆兵陣皆洞究淵微詩文字畫騃人才士所殫精竭神者至先生動中規繩往〻流傳海外

陳有公曰晦庵無深得吳道子筆法而書則自言學曹操人曰天下字被趙黃寫壞

王陽明曰學至周程以後言之益詳析之益精至於今遂廢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又皆宗孔孟記誦之外無學矣吾何以釋老之思哉朱子晚年深悔舊說之誤思改正而未及其心遂無以自暴於後世也

馬天池曰文公遺教　本朝遵之如金科玉條純
師純法
王麟洲曰建陽之間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
中朱元晦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
墳在焉名海濱鄒魯元晦祠猶湖里　國朝命也
公之裔五經博士家焉
洪武中建安朱氏以譜牒進　高皇曰朕起農家
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伊川祭始祖晦庵不
祭亦此意

楊升庵曰文公列王安石於名臣錄稱其道德文
章文章可也道德何以稱焉蘇文忠忠義乃謂使
其得志禍更甚於安石文公謂孔子但有先褒之
善無預詆之思此語殆兩失之矣至譏鄂王之橫
又稱檜之骨力於孔明則名之為　或門人記錄
之過乎
黃東發曰乾淳之盛稱晦庵東萊南軒二先生獨
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

朱晦庵曰南軒在家庭已得忠孝之傳又學於五
峯之門以會其歸其見諸論說出於前哲所欲言
而未究者措之事業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胞次洞
然而不雜功利入侍經幄出臨藩屏天子方嘉其
績而降命不永業不克終獎闡道學所就既足明
於一世
朱晦庵祭南軒文曰我衡茅之上兄喬木之家兄
高明宏博我猶狹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
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雖隱顯之
式殊實交須而共濟蓋繳紛往反幾十有餘年末
乃同歸而一致

朱晦庵曰向伯恭說少年性氣暴得力論語遂一時平了終身不復有怒如伯恭方是變化氣質者
宄制度君舉所長談論今古則惟同父而伯恭兼之然少儀外傳多瑣碎人所見不同處只愛看人
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嬾看伯恭又多引恐恥之說此最害義
吳氏表曰東萊以譽望耻士有唐人遺意似私而實公也得陳君舉兄弟

吳素衣曰陳同父豪邁有經濟才與朱子書有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之語朱子以功利少之同父嘗三陷獄竟為忌者所殺垂老一第不用而弁朱子孟有說焉使同父遺遇位將相亦不過李韓宗岳諸公也畢一生精力曾不得自全之所試以今日追論朱子之著述實足當同父之言矣

晦庵貽象山詩云川源紅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象山色喜曰元晦至此
劉𣅀齋曰子靜專尊德性晦菴以道問學為主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朱晦庵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切實工夫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朋輩却覺不振
王陽明曰象山之學簡易直捷真接孟氏之傳

薛方山曰蔡牧堂博通羣籍性高簡廓落不干利祿子西山從晦庵先生游於書無不精詣以禁學謫死衛州教三子曰勿以吾故自懈三子節齋九峰復之各傳一經蔡氏之學三世一轍三子躬此學傳於世

薛方山曰晦翁退居山谷三十年獨勉齋日侍左右纂集考訂功亦獨多作滄洲精舍成曰他日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及病革以深衣授之曰吾道有托無憾矣

侂胄試進士法必令書不是偽道學五字獨柴中行不顧孝校餘人必如制書說矣嗟夫彀策不善不對而出尹和靖何人也　國朝亦幸有陽明門下士

東萊以舉業教浙中朱子以書規之呂答曰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艸深一丈矣噫勸奬之意雖勤似不若茂叔之不除庭艸也

朱晦庵曰制舉之弊已極矣所取文字皆輕浮此最可憂不在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似東晉宋其文都無着實

丘瓊山曰晉宋猶不純以文取士若今日將因文叩其所蘊日就卑弱可不念哉

虞邵庵曰真西山大學衍義以聖賢之教明帝王之事據已往之迹為方來之鑑魏鶴山加意於儀禮周官戴記及九經要義據事別類而錄之皆兩端不離衛踐即横渠之禮教也

葉水心曰為文辭如觴客或雖金玉器照坐然不免於假借予文羅列僅甆缶瓦盆却是自家物色

袁石公曰天下治亂視吏治汙賢而已世之救也士大夫覩獵華塋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宋之孟璞玉少隨軍伍其帥荊湖首通三海脩十臨作公安南陽書院以待湘蜀士之歸者史言其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本得雪者俗吏孟珙有力焉令今之士為吏皆借借吏亦何思然古有鳴琴飛舄栽花種柳者亦未必不作俗吏事也

王棕邨曰古者民務農家有餘積上之人俾民自藏以待水旱之災疆埸有積倉鄉里有委積兩謂富國耳戰國平糴已與古異雖不免藏富於官亦尚為民計也漢算商車告緡錢史非之唐行青苗征竹木火亦非古然獨恥其民不加賦今之號為善理財者惟求多於無聊之民噫以本根之地而尋斧也殆矣哉

陳君舉曰藝祖垂裕後昆以愛惜民力為本今州縣豪奪若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贓罰皆非制也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矣

周州同曰佗胄主戰因習聞孝宗銳意時事而欲倖此於茂陵不知其時已非自此誅戮耳及函其首以請和而衆思歸焉多非事實

王弇州曰楊國忠料祿山及李訓崔徹攻宦官佗胄之復讐公其事私其心者也

秦檜賈似道子孫易諱匿像或避之他所恥在後嗣史彌遠死兎忽歸家作詩曰早知泡影須史事悔把恩讐抵死分恥在冥途

丘瓊山曰元俘金去金俘宋一百六載耳又皆在青城營也嗚呼梁王荊王身死人手族殲為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太后皇后閻闕和林楚壽萬狀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矣幽囚照碧慟哭嬰溝曾一望悴顏四顧潸然之悲弗苦於此矣守緒自燼承麟死於亂兵曾兎消雪窖淚灑冰天之痛弗慘於此矣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償於宋胡為乎

文文山曰三代不軌拔士為相抱郝隆中仗策軍門圖進擬韋甫之流也漢以下法度闊疎一時人才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禍變叢生人物凋落奈何不少變之哉

省志水曰文山聲妓滿前而臨難棄妻子不為動也猶能哉
諫有公曰文陸二相間關崎嶇於虎口鯨鯢之間而省容將士隨之者如金百鍊而愈勁水百折而必東誠其心也嗚呼誦無向邊來浪死每為心怖

張侗初曰陸秀夫淵危正色講大學或笑其迂不知君臣之義於事無絲毫益與失其常度不若從容待盡為得於死也

謝疊山與留夢炎書及對魏天祐語皆明以程嬰自比其時荆閩連兵人言方及趙氏公既不自晦少主猶得食三百六十頃田幸矣史言公天資嚴厲風峭孤峭信哉

楊升庵曰盧陵劉須溪評論羣書人知其學不知其行張志贈以詩尹濟翁贈以詞皆比之淵明同時合志有閒〻識昇羽徵之胡餘學慈溪黃東發嵊眉冢鉉翁皆不為元屈

陳眉公曰須溪當宋家末造四國交阻烽烟翳天刀槊曜日車鐸馬鈴半夜憂〻馳枕上書生偷從牆隙戶竇窺喋莫敢正視而取數帙殘書且誦且批自覺於須臾無死之間正如箕子麥秀屈子離騷非笑非啼非文字也

陳眉公曰宋儒明經之功甚大然以多樹敵終不能勝其故有三諸子之書汪洋自肆近於狂二氏之書恬澹寡欲近於猶世與仲尼不易裁也而與為敵一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為後儒地辟如漢有陳 業難之功也乃以為叛而與之敵二也即宋諸儒中又互相操戈迄無定論本無敵也而又為敵三也

袁石公曰宋有腐學而無腐人 國朝有腐人而無腐學

朱晦庵曰風俗浮淺士大夫中所稱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求者

文衡山曰宋至末季學者簡便日趨偷薄自畫溪中學說動引前輩以為淵源謂之涵養性真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嗚呼是豈師之過哉

周草牕曰予聞吴興沈仲固之言曰衜學之名起於元祐誠為極盛然後往往假托其徒不類所為僻陋人不敢議經其指摘人不敢因所托者高異日必為國禍予時少頗有嘻其甚矣之歎後似道當國恐人分其勢故借崇學之名標其尤不解事者列之清班似道不甚學附然至庶事墮壞國隨以亡思仲固老儒言不為過也

晉赤水曰南宋臨安術士所聚後多不驗其有奇中者則後輩也老者叩其術曰今之刑殺沖擊者貴人也否則不可推噫觀於宋元之際亦可思矣

陳眉公曰元兵入閩朱浚被執欲令其降曰豈有朱晦翁孫可降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兵敗亦被執曰我欲見魏公地下即遇害此可識二公家教道學未易言也

文山跋劉父老像云州有父老若干員每月給俸郡守歲二月出郊勸農田里有疾痛水旱則此父老得以其職轉聞文山之時宋猶有遺澤之存如此

張和仲曰收六陵遺骸者陶南邨云唐珏瞿宗吉謂林塾周州囱志陵使羅銑不一也然事本秘密宜同有此舉而不相知聞耳亦以見宋之亡已久而獨多義人也

吳州盧以鄭特立續邵子經世書、法視昔尤謹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為系漢至陳七代為一系魏至宋十代為一系遼金國朝又一系也此論也世儒未及也

方正學以元之初。有一二賢者。建議用寬大為政。民亦安之。當閥其時。風俗富民。或受枉辱於縣官。如庭拽而詬詈。其心大恥。掩面不敢見人。則里中乎者嗔其戶。殺羊為酒而祓除之。然其人終身以為病。未久也。而俗大變矣。無論詬詈。雖一面扶而出於外。揭其罰。読裝以示人。或弟子訟其師。子姪證諸父。兒童設機穽。女婦事遊讌。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叔恥其下。奸民豪猾。妄詐欺冒而輕犯法。豈誠不畏死哉。彼見死者之多。不知畏也。罪不當律。不知畏也。生無可樂。不知畏也。

張和仲曰。元滅宋。一時公卿多受方略効用。許衡獨以兩國生靈為言。及卒。命勿立碑請謚。考其生也。在金太和間。又新鄭人。非宋產也。乃能特大義。未可輕論。為存之曰。以魯齋之志。魯齋之思。而金華四先生不學也。

自漢至於元。曆四十餘家。漢三改。唐七改。宋十八改。歷代皆有算學。稱四門博士。與儒同科。九章之遷大明。有許平仲郭守敬出焉。元用之作授時曆。自是算學不復立。

郭守敬製渾天儀。天官家謂自雒下閎以來。獨為精密。

留夢炎降元〻主極其鄙薄謂子昂曰彼宋狀元位宰相依阿取容而趙曰夢炎好謀能斷對一日元主又命子昂作詩嘲夢炎此題在子昂本必闍筆而詩竟成有狀元曾受四朝恩之句嘻而失之矣夢炎謀斷謂能道乎謂能殺文山乎若云受恩留非宋室

文衡山曰嘗觀文敏書洪範於所画箕子授道圖文敏嘗註尚書此似非出無意

沈石田題子昂畫苕溪圖曰兩岸青山煙鎖裹。獨無一畝種瓜田。

丘瓊山曰元史言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伯顏怒其不下役居民運土為壘并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城陷之日屠之止存七人伏橋下獲免伯顏前此潛兵渡淮又屠沙洋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為之諱比之曹彬不識其故也

敖東谷曰昔人觀洛汭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元初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場楚材以稅粮金帛之說進此禹功也嗚呼危哉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何多也想其時法紀不脩奸人虛設名目以漁私利未必資國用也

王洪州曰元至正稅大抵以唐為法内郡曰丁稅地稅即租庸調也江南曰夏稅秋稅即兩稅也自得江南盡毀天下城壁謂之天下一家民間有弓矢者坐以重刑將皆世襲不能操兵

虞伯生曰令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故郡縣治前壁皆畫畊織圖

丘瓊山曰漕運自來惟以給邊方。輸運曰轉置轉般倉相遞送。其用以足國。則自元始。然猶有海運。前會通河。分三四道以達。且運夫以鹽為傭直。今其後傭夫罷長運、又獨倚會通。積儲未見其富。其如征戍之卒日少師。

吳文炳曰元世祖創業之初。諸政井然可觀。多因宋舊。餘亦倣此古而成。得非所謂依樣之畫乎。亦賢乎哉。

張侗初曰世祖大元制典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尊之也。九儒十丐卑之也。故以孔子為中賢至武帝朝始改、然天變不足畏崇儒亦非本意可知

陸儼山曰元郡縣學皆有田供師生廩餼餘即鏤書板以足一方之用非國費也故校讐刻印頗精國朝初悉收入國子監學田亦廢無復刻書今之郡縣悉化為泰山無字碑矣

廉布憲言吾國興於朔漠斯文不絕如綫崇儒之意以此

屠赤水曰胡元易伍宋學猶存

祝枝山曰元人固守宋說其名著者其似切或少異名乃更下其付梓並於今一成而弗返也

張和仲曰宋少帝降元、以其公主配之一日晏群臣少帝先至正殿柱間元主望見覺有一龍蜿蜒上柱疑之後少帝知其事遂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居沙漠晚生一子時明宗亦在沙漠與公主往來遂以子爲所生母去即順帝也世長沙漠宗立國忠學之報乎

王弇州曰余之有世、猶漢之有文嘗悲其子用華佑、曰、易世其衰矣、元不忘舊故不絶、

權衡漢臣至元以來、權臣擁蔽屢有重名者皆死於帝手、而死者不知、亦以爲權臣殺我也、帝之非優柔昏惑者、而所以不救於亡吁可懼歎之哉人君居九重之尊惟求陽剛之德者能之

權衡漢臣、至正間立太子用詞臣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存心養性都守身爲事親之知任賢去邪都知人爲安民之本勿謂宮吳之邸一意誠而康徵應勿謂宮庭之與一言善而萬方知帝命儕納教太子秘密法者也吁天下之徒訓也久矣

至元間分遣廷臣為諸道照刷他命察官吏問疾苦禮尊年賑貧乏獎善良起淹滯所至如廵狩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江西布衣黃徵上言、使者不遵詔命、務取民財、鉗口結舌、吁、此時猶得以布衣言事、燈未甚黑耶

丁南湖曰、許白雲制行甚嚴、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才分、咸有所得、獨不欲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也、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正文斷、皆莫能致、後許勝前許也

馮猶龍曰、白雲先生、受業仁山、先是何文定基、王文憲柏、與仁山殁後、其學猶未大顯、至白雲益著、何學於勉齋、金學於王、王師事何、皆傳考亭之學、一時又有徽人陳櫟胡一桂、皆以講學見重於時

高存之曰倪雲林先生書畫、卿翁市豎叩無不應、而獨不可張氏至揮其造門之幣、以是幾不免矣、乃恬然殺身不悔也、張氏雄據江右、一時才名之士、閭閭其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今聞故老說先生遺事、猶徘徊使人欣慕處樂自拔其沈酣流俗之氣、嗚呼、先生之所磨礪者遠矣

陳眉公曰、華之先多隱德。好施而豪於貲。栖碧先生當元季時兵亂。足衆鄉保酬死士以捍家室。乃散金捐產。燬其閭里不惜。終身旅困不悔。一時高賢如張伯雨倪元鎮陸天游楊廉夫之流。樂與先生友。無不招携盤遊。結契姻靈。逆入國朝。猶不樂仕。以逸民終。先生以至孝奉母。以高節砥行。以大智全身。以詩文垂後。集以黃楊名。陳。予。貞。獨。悲。其。遇。也。

卯見獨以自昔有道之士。終身不入名利。性靖節康節二公。子孫於今寥寥。豈皆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徼乎。吾游九成陶氏。可以為今代之靖節。而子老矣。吾宗諸老。亦往往以不見淵給先躅者為扼腕。九成謝絕弓旌綵帛之招。漫浪於世。故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潛合隱士之行。今亦過半百矣。行將優游南邨。幅巾短褐以老。後之傳逸民。其舍之乎。

陳眉公曰、吳仲圭逃於弓旌之外。以書畫詩歌為樂。既老。自為墓題曰。梅花和尚之塔。楊髡舍之而去。先生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先天易學。言禨祥多中。顛碑生祠。既禍身後。奇士也。世獨以畫知之。

湯若士曰世論人恒言漢唐宋以今觀於元亦何詠十一也李公東垣孤耿慈惻隱微必敬蓋至性躬行者即其醫學文字精悉有法度未易及也王弇州以濂洛而前其學博而雜其詞淺然其人材大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詞淡然其人材纖

屠赤水曰漢士質晉士華唐士粗宋士覓雖瑕瑜不掩而究其品各有可取也又布衣出都元宋之遺也至國朝人物雖醲氣高亮然猶必考其素君子觀世宜必於斯

胡元瑞曰凡詞場稱謂非必齊名特取適當而已況其前後更無關於優劣惟元之虞楊范揭差近亦偶然耳

宋景濂曰人多咎賈魯與河役汝潁致亂不知元之亡以紀綱盡弛風俗日偷即不興役亂詎無從起乎

李卓吾曰。自古帝王。其所緣起者。最寡且弱。而所就者神速。至大至正。未有如我高皇者也。自其托身皇覺之日。已憤然於元史之貪污虐民。而欲得而甘。心。之。矣。起自濠城以及受命。無一日不念小民之。依。禁諭諸將。字、。出。於。惻怛。至誠。前代無可比者。

屠赤水曰、自古帝王開基。武功文治之盛。無及高皇者。至儒佛二氏與儒教並崇。尤為度越尋常。

瞿忠湖曰。因險出奇。定計攻守。大江以北。吾得腳中。若巴蜀則重山複嶺。鳥道龍。水行剽病。不平。陸行險狹難拔。止利自守。不利攻取。大江以南。吾得金。陵。若浙楚則進不足控引。退不能安定。百戰之區。偏霸之圖也。漢。高。起。北。故。據。中。為。根。本。西。北。先。而。東。南。後。也。我。皇。祖。起。江。右。故。以。金。陵。為。根。本。東。南。先。而。西。北。後。也。至於元氏自守不暇。非項氏比。

陸假山曰、我朝輿地。前古無比。盛矣哉。然有可疑者二。堯舜時。冀為帝都。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也。今冀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民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今雖斷髮文身。然地最下。古遺跡無改。而財賦日繁。惟恃區、。隄築。難以言。善。

薛方山曰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紛紛衆矣士屬宜也華人何以死哉故或以為可以無死也嗚呼為此說者其必輕委身而事人者乎。高皇之禮葬與廟祀施於盡力於彼卑毒於我之人豈非曠古今而獨絕哉。

鍾伯敬曰士誠勢窮備而戰及被擄縶不屈其強悍之氣可與西楚齊名。亡國餘孽前代多以為患而我高皇於崇禮侯之歸行之不疑以天地為度也。

茅鹿門曰元俗反覆欺偽訛言繁興故我高皇欲力變之特著一令曰說謊者斬自此誅殺數多大略以言語坐他罪以情輸者往往蒙宥嘗聞故老述成弘之俗猶尚椎朴恥言機利近漸非其舊矣。

鄭淡泉曰我高皇以武功創業頗喜耆儒始置四輔官

李卓吾曰以世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從古之所未有。而於金陵靜誠陳先生僅見者也。當時高皇尊禮。諸公鄉無敢望先生者。而爵賞無一受也。後此而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選主之際者。乃戀戀一步師。終身嚴陷。亦稍優於劉誠意而已矣。視先生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禁不待審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吾故以靜誠為我朝名臣第一也。

李卓吾曰、青田公人品識見、實在留侯上、公中毒以太直故、晚而上顧淡薄以劉故、然公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己之死日、在洪武八年已死之年、僅六十有五也、觀公獨以天文書授長子、令上之、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璟、令惟庸收容斛、及惟庸之敗、生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台長子拜官襲封增祿、劉直之所貽也、及仲璟為靖難忠臣、長子及孫廌皆前卒、枝書亦非無意、

徐文長曰智果別族為輔、此別族之故者也、元滑翁壽為劉基族、處及基雄略、覬覦風雲、不利於族乃析姓、此無効者也、

屠赤水曰、伯溫識為皇於十年前。其識似過子房。神算秘謀亦不減。只。一。結。局。輸。了。

李卓吾曰、歐陽駙馬尚馬后親生女、一犯茶禁即置極典、為天下楷模、亦昭揭明白矣、故后亦不請貸也、李太師七十有七、猶未知此、乃從和假衛卒三百人治第、楊楊明得意、何哉

王弇州曰初下建康。及再與陳友諒角。則實高帝自將。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戰功也。大將軍廣靖仁武。沈幾案協。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

王弇州曰愈以敢戰深入。名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無寧歲也。或云高帝末。勳臣鮮自保者。得死爲幸。然以愈之忠順。無論帶礪六王。雖爲畢萬可也。而以夭死。予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之。

李卓吾曰鄱陽死事三十六將。如丁侯首已斷。猶握刀立船頭若鬬狀。何勇也。然誰漢之功。康郎廟祭。宜首韓侯。知士之所以樂爲死也。然捨命王猶泯泯。

王弇州曰。湯和戰伐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爵上上公。贈眞王。使蕃之錫諸勳舊不能望焉。嗣酈令終。乞歡一語基之矣。然予行登萊海上。及吳越間父老歷歷指烽戍言信公功。嗟乎。高皇之善使人也夫。

張和仲曰洪武十五年試士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辭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使永遵此制而試盡其法何患無才士哉

李古沖曰洪武中用法不測誅殺過當雖曰刑用重典然開之前輩多在十年以後前殊不爾

李古沖曰我皇祖聖學超傑以朱子註為迂每進講多有辨說

王濟之曰、晉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本國朝常拆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不互相之應然乎北斗星各有所主分野而華四星常不甚明

吳素衣曰、朱子精天文、詩注主天體左旋、日月星辰右旋、蔡九峯不精天文、故書注隨天左旋、高皇曾改正朞三百有六旬註、深明天象可知、洪武刊行書傳、并及其他注說多改正、其書今不傳、蓋永樂中、翻五經大全、仍行蔡傳、士子業舉義、不復他考也

周顛僊事涉怪異出高帝自撰、者後儒無限攻排溫凉盞、溫凉石、此前代紛紛禱祠而求不可得致者也、

屠赤水曰、青田猶受封爵遺子孫、惟鐵冠道人、鐵冠而來、鐵冠而去、秋毫無補焉、似特為真主一出、千古無兩

李古冲曰、洪武中凡制誥碑文祭文悉出御製、設殿閣大學士、不過視草耳、政事悉付六卿。

李古冲以自元禮廢政龐、吳民者僭汰潰不經、高帝以豪縱欺凌小民、召諸民郡富民入見、勸諭粮額多者計至七斗五作、至十三年始得量減。

永樂初封建詔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高帝易儲已有定見、特以劉三吾奏晉二王之說為礙耳、後二王相繼薨、劉亦暴卒、事卒不成、何也、豈所云殺運未除者耶。亦以太孫之仁孝乎。

屠赤水曰、金陵為六朝偏安地。此特以往事論形勝耳。高皇神武。豈使失策。成祖北遷。坐控幽燕。亦一時長策。但兩都。並建。誠出萬全。今朝廷設官。輕南重北日甚。仕者動稱南僚為閒局。恐非並建本意。

祝枝山以元修宋史義例蒙昧。形跡拘忌。後世襲之。不復有史矣。原其始。則由纂修之日。不擇其人。而惜其官也。

鄭者齋以古史家於幽暗事無所諱。於紀傳必著論斷。雖元史皆不然。閱其時危素袖米賚餅餌喫、老兵符一語、鄭書之、則元事在當時已荒忽如此。

王濟之以古史官在天子左右。宮中有起居注。故所記。後世讀之。猶似親見當時行事。入世其官。故通者如典故。我朝之制。翰林皆史官。立班遠在殿下。至成化以來。存不復與陛下議。朝事亦無可書。凡遇修史。職掌史承諸司前後奏牘。分六部為六館。派諸人雜合成之。其立傳者。例止三品以上。亦僅紀其出身官階遷擢年月而已。如此後世將焉所取信乎。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

〔清〕魏裔介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提要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遷固以後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蕃衍尚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二書將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制序[illegible]凡[illegible]幸[illegible]度[illegible]之[illegible]當人

[illegible]於尊註所出入者所當博綜而
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甕牖繩
樞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置縉紳先生
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之而不能
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汨於腐儒
老生之說如今坊間所刻綱鑑之類𠔥

[illegible]落肅無悖謬膠錮其胸臆而不可
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
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
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過又三年再
閱一過乃錄其要旨曰鑑語請正於宛
平孫少宰[illegible]海先生[illegible]此經世之

學也遂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唯從
之适辛亥歸里處平侍御齊元著借本
鈔錄壬子索歸又閱一過刪劉增益每
段之下詳略不等識其所見而論之謀
付剞劂以廣其傳然用薄貲詘僅辦之
餘易置梨棗數歲始竣其工蓋前後有

十年之力焉嗟乎司馬溫公之輯爲通
鑑也殫十九年之力辟劉攽劉恕范祖
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已鮮溫公自言
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
欠伸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孜孜矻矻獨
爲[illegible]纂述十八代之書芟繁[illegible]

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詳說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緯史未可竊一斑而遂視爲全豹也

康熙十四年歲在旃蒙單閼日躔析木之次柘鄉魏裔介序於里中之鑑語堂

鑑語經世編目錄

[illegible]南越王趙佗書　賈誼論積貯書
張釋之論嗇夫喋喋　賈誼陳政事策
賈誼治安策　賈誼治安策三
賈誼治安策四　賈誼治安策五
賈誼治安策六　鼂錯上言兵事
除肉刑　令二千石各修其職詔
班固贊文景繼美成康
卷之四
董仲舒賢良策一　董仲舒賢良策二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汲黯為主爵都尉　河間王大雅不群
興廉舉孝詔　徐樂言世事疏
荀悅游俠論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班固武帝定朝鮮論　武帝求賢詔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宣號稱中興
尚德緩刑書　徐生曲突徙薪
龔遂入為水衡都尉　魏相諫擊匈奴書
二疏移病上疏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疏
耿壽昌常平倉法　漢家自制王道雜之

[illegible]功臣於麒麟閣
卷之五
賈捐之罷珠厓對　劉向為甘延壽陳湯訟
谷永訟陳湯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班倢伃辭同輦求其養太后於長信宮
劉輔諫立趙倢伃書　王莽匿情求名
劉向諫起昌陵疏　谷永論神怪疏
朱雲上書斬張禹　劉向請興禮樂
班彪漢成帝贊　耿育冤訟陳湯
師丹諫共皇不宜立廟京師

王嘉上時政疏　鮑宣上書民有七亡七
楊雄諫不許單于朝見疏
翟義起兵討王莽　班固論漢諸侯王始末
龔勝不受莽祭酒　楊雄著法言
班固王莽贊
鄧禹說大司馬秀立高祖之業
卷之六
封卓茂為褒德侯　馬援知帝王自有真
班彪著王命論　[illegible]
徵處士周黨等　[illegible]功臣

黃滔論[illegible]　司馬光[illegible]之[illegible]

杜牧原十六衛　杜牧戰論

杜牧守論　杜牧孫子序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

劉從諫表訟王涯等寃死

魏謨諫召李孝本女入宮

李德裕論政事出於中書

杜牧上書李德裕論澤潞

李德裕平澤潞方畧　盧携論百姓[illegible]

司馬光論宦官之禍

卷之二十

晉王破梁夾寨兵　晉王拒梁軍於柏鄉

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馮道論農民疾苦

劉智遠舉兵向洛　郭威長驅[illegible]汴中

劉審交有仁聲　罷營田賜民爲永業

戒晉王道令薄葬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政

歐陽脩論馮道　司馬光論馮道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命將帥選練士卒

王朴獻開邊策

司馬光答[illegible]唐太宗周世宗孰賢

史臣論周世宗賢

卷之二十一

杯酒釋兵權　初置諸路轉運使

選禁衛兵置封樁庫　遷都洛陽不決

太祖規模宏遠　陳摶論脩煉

曹武惠良將第一　諸臣論[illegible]守

王宗沐論靈州　曹瑋請捕滅趙德明

李文靖忠良純厚　與契丹約成講和

孫奭論祀汾陰

卷之二十二

夏竦疏論邊事　范仲淹張方平論邊事

范仲淹意在招納　富弼出使契丹

歐陽脩論朋黨　裁損蔭子入仕

詔行科舉新法　呂夷簡紓卷有術

富弼救活饑民　狄青討儂智高

狄青破儂智高　文彥博富弼同相

[illegible]爲之變　邵雍學有淵源

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司馬光上[illegible]劄子　史臣論仁宗厚德

周紀

威烈王 名午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名驕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名喜在位七年

顯王 名扁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 名定在位七年

赧王 名延在位五十九年

東周君 名傑在位七年

右周自威烈王元年丙辰至東周君[illegible]凡

壬共一百七十七年

秦紀 附六國燕齊楚韓趙魏子嬰

始皇帝 名政先即王位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即帝位十二年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

右秦自始皇乙卯至巳卯即王位二十六年丙

始皇即帝位庚辰至二世甲午共十五年

漢紀 附楚義帝 西楚項籍

高祖皇帝 名邦在位十二年

惠帝 名盈在位七年

高后 名雉 在位八年

文帝 名恒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 元年 後元

景帝 名啓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三 元年 中元 後元

武帝 名徹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一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昭帝 名弗陵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 始元 元鳳 元平

宣帝 名病已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 名奭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成帝 名驁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 名欣在位六年改元者二 建平 元壽

平帝 名衎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元始

孺子嬰 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居攝 初始 附王莽篡位十五

年 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名玄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更始

右西漢自高祖乙未至孺子嬰甲申凡十二主

共二百一十四年附王莽篡位十五年淮陽王

二年共合二百三十一年

東漢紀

光武皇帝 名秀在位三十三年改元者二 建武 中元

明帝 名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 永平

章帝 名炟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和帝 名肇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 永元 元興

殤帝 名隆在位八月改元者一 延平

安帝 名祜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光 延光

順帝 名保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沖帝 名炳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永嘉

質帝 名纘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本初

桓帝 名志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靈帝 名宏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獻帝 名協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一 初平 興平 建安

右東漢自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子凡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昭烈皇帝 名備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章武

後帝 名禪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四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右後漢自昭烈辛丑至後帝癸未凡二帝共四十三年

右西漢東漢後漢凡二十六帝並王莽十五年

十三年

共合四百六十九年

西晉紀

武帝 名炎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三 泰始 咸寧 泰康

惠帝 名衷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 永熙 元康 永康

永寧 永安 永興 光熙

懷帝 名熾在位六年改元者一 永嘉

愍帝 名業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建興

右西晉自武帝乙酉至愍帝丙子凡四主共五十二年

東晉紀

元帝 名睿在位六年改元者三 建武 太興 永昌

明帝 名紹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太寧

成帝 名衍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 咸和 咸康

康帝 名岳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建元

穆帝 名聃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 永和 升平

哀帝 名丕在位四年改元者二 隆和 興寧

帝奕 名奕在位六年改元者一 太和

簡文帝 名昱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咸安

孝武帝 名曜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寧康 太元

安帝 名德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三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 名德文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元熙

右東晉自元帝丁丑至恭帝庚申凡十一帝共合一百四年

右東西二晉自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共合一百五十六年

鑑語繼撰編 歷代帝王年號 五

南北朝紀

宋紀 附北朝魏

武帝 名裕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永初

少帝 名義符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景平

文帝 名義隆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 元嘉

孝武帝 名駿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孝建 大明

廢帝 名子業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景和

明帝 名彧在位八年改元者二 泰始 泰豫

蒼梧王 名昱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元徽

順帝 名準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昇明

右宋自武帝庚申至順帝戊午凡八帝共合六十年

齊紀 附元朝魏

高帝 名道成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建元

武帝 名賾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一 永明

明帝 名鸞在位五年改元者二 建武 永泰

東昏侯 名寶卷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永元

和帝 名寶融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中興

右齊自高帝己未至和帝壬午凡五帝共合二十四年

鑑語繼世編 歷代帝王年號 六

梁紀 附北朝東西魏 北齊

武帝 名衍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簡文帝 名綱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大寶

元帝 名繹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承聖

敬帝 名方智在位二年改元者二 紹泰 太平

右梁自武帝壬午至敬帝丁丑凡四帝共合五十六年北魏凡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

爲東西魏一

陳紀（附北齊後周排列）

武帝（名霸先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永定

文帝（名蒨在位七年改元者二） 天嘉 天康

臨海王（名伯宗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光大

宣帝（名頊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 太建

後主（名叔寶在位七年改元者二） 至德 禎明

右陳自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五十共

十二年共北齊凡五十二共二十七年共周

主共一十六年

隋紀

文帝（名堅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開皇 仁壽

煬帝（名廣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一） 大業

恭帝（名侑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義寧 附後帝侗

右隋自文帝己酉至恭帝丁丑凡四帝共合

十八年

唐紀

高祖（名淵在位九年改元者一） 武德

太宗（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 貞觀

高宗（名治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名哲即位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為廬陵王立睿宗改元文明武氏專政六年中宗居房州十四年後召還東宮七年復在位五年改元者二） 神龍 景龍

附武則天皇后（名曌專政六年改國號曰周眞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十四）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聖曆 久視

太足 長安 神龍

睿宗（名旦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景雲 太極

玄宗（名隆基在位四十四年改元者二） 開元 天寶

肅宗（名亨在位七年改元者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代宗（名豫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 廣德 永泰

德宗（名适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 建中 興元

順宗（名誦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永貞

憲宗（名純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 元和

穆宗（名恒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長慶

敬宗（名湛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寶曆

文宗（名涵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 太和 開成

武宗（名炎在位六年改元者一） 會昌

宣宗（名忱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一） 太中

懿宗（名漼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 咸通

止丁本擬大統曆計八十九年

歷代帝王年號

已。諂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按從來亡國之弊。皆由君驕臣諂。後世如秦隋齊梁者。槪相蹈。區區之術。而和非長惡。不亡何待。然非子思焉能直言若此。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　周顯王廿四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

原缺第一、二葉

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按國語王孫圉對趙簡子其言觀射父左史倚相固已先得此意而大學約其詞曰惟善以爲寶威王四臣將照千里語駿爽而詞明達信哉戰國之賢君也

孫臏救韓殺龐涓　周顯王二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臏與[illegible]同

按齊師直走魏都此攻其所必救也齊師既退全軍而返涓之至亦可以成矣棄軍倍日并行而延敵致命喪師爲將者所宜深戒也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一年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

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尙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按司馬遷論商君天資刻薄人也。然以商君之刻薄而趙良誇誇言之。其曰得人曰恃德。殆非戰國功利之習。而有懷仁負義之風者歟。商君知其言之善而不從。溺於權勢。而昧於明哲保身也。若范雎蔡澤見機明決。其賢矣乎。

說趙肅侯合從　周顯王三十六年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

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誓。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

按戰國之時。秦日以強。六國日以弱。莫尙。莫善於合從。從者然非修仁義以自強。從亦豈能久乎。

司馬錯論伐蜀　周愼靚王五年

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之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器甫則兵至矣於是楚訖變
不行。陳蘇遺郁

按司馬錯請伐周為不義。秦惠王能聽之。光楚與齊韓其謀。二國其肯從之乎。多見其不知甚也。東周武公之論。不惟辭嚴義正。而理勢灼然如指諸掌。應與王孫滿之對。並垂天壤。

藺廉刎頸之交 周赧王三十六年

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按自古國事之壞。皆由於大臣不和。偷先私讎而後國家。府事尚可問乎。若相如之含容。廉頗之改過。皆可為後世法也。田竇之於漢。牛李之於唐。蜀洛之於宋。豈不愧乎。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 周赧王三十六年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

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按單為齊之功臣名將。而虛談於魯連先生如此。生死之論。其救之也。至矣。豈但一攻城為然耶。

趙奢救閼與之圍 周赧王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

對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

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

按閼與遠近邯鄲。言難救者非。然道遠險陿。若登兵直進。則秦將扼之於險。弗得至。而閼與非趙地矣。奢之堅壁二十八日。示之以[illegible]救之[illegible]。一遭間之後。卷甲而趨。已過險陿。乃可以[illegible]集其陣以待其氣盛。先據北山以得地利。皆虎敗呼蹙之之機也。此意奢許知之。許歷適與之合耳。然奢之受諫。誠大帥之才也。其與廉藺同位宜哉。

范雎說秦王遠交近攻 周赧王四十五年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

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以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范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兎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卒聽

按范雎領危之士也。以疎遠之臣。而奪穰侯之機故非危言不足以動之。然穰侯代[illegible]其封邑。非計之善者。故有以致雎之言。其後秦卒用其策以兼并六國。雎之揣摩勝於張儀遠矣。

觸龍說趙太后　周赧王五十年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按觸龍說趙太后妙在委委婉婉從少子說入而爲之計久遠則莫若及今令有功於國此固予之以不得不從之勢也若敘述之妙愈滲愈真直可與左氏伯仲

子順論山東與秦 周赧王五十六年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illegible]

政[illegible]也[illegible]無良醫今秦有[illegible]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按子順孔子六世孫也陳大計不用其退宜矣時死病無良醫之言何其哀耶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二十八年

毛遂說楚王定從 周赧王五十七年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illegible]

[illegible]也楚王怒叱[illegible]
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
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
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
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
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
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
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
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
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
申君將兵救趙
[illegible]

[illegible]終不知[illegible]
言哉士之抱負瑰[illegible]而不肯自為者又何[illegible]遊
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

魏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
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
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
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
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

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
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
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illegible]

原缺第三、四葉

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
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愼行此六術五權
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
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
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
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
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
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
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
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

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
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
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
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按荀卿之論兵得下者之制有合於師貞丈人之
義而其論權謀變詐而不當[illegible]何耶

[illegible]評議 歸[illegible]

計初使項梁以起事帳中之術本亦不足其深據
公乃曰增為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其論雖正
未悉羽增當日相與之情也詳羽始終一將才耳
增一尋常謀士耳豈可與三傑同日而論哉

項羽鉅鹿之戰 秦二世三年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
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
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
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解諸

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
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
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
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按昔人稱此謂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
之文余謂此戰關秦楚之興亾亦關漢業之成敗
奇謂[illegible]商之功豈可也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荔彤　勷　京孚　校　孫　世孟　世家　世曾　世孝　讀

沛公約法三章　漢高帝元年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按秦之惡極矣。蓋自商鞅用事之後。法令繁如牛毛。不特山以東之民以為苦。即關中之民皆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也。沛公入關而約法三章。盡除苛政。湯武之弔民伐罪。不能過也。炎漢四百年大業。已定於此。

韓信登壇拜將　漢高帝元年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

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

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illegible]

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其論項羽。可謂確矣。而又知天下之心之所向。因羣策羣力以定之。實信之所以為國士無雙也。高帝取天下。信之功十居其七八。有才如此而不能學道謙讓以保之。至於夷滅宗族。雖高帝寡恩。亦信有以取之也。是以范少伯之浮海。張子房之從赤松子遊。君子稱之以為有明哲保身之智焉。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漢高帝二年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楚漢之際。謀士如雲。然知大義而合於春秋者。莫如三老董公。此良平之所與也。豈當時論功之

流所可望其涯際乎。高帝能從其言。為義帝發喪。聲罪致討。項羽之亡。決於此矣。乃三老不入功臣之列。何也。

韓信背水陣破趙軍　漢高帝三年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

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陘音刑 單音善

按左車之計果行。信兵必不敢出井陘。然信或將由他道以襲鉅鹿。不必定出井陘也。背水之戰。敵奇。輕騎二千。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識其君已入信

掌中矣。凡行軍。趨利而不顧其後。未有不為敵所擒者也。信之用兵誠善。然亦熟知陳餘之庸劣。故得伸縮如意耳。假令左車為將。信之變方大。故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人君烏可不慎哉。

李左車論先聲後實 漢高帝三年

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

若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民百
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
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
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韓信曰善從其策

按信千里轉戰破趙與燕以此臨齊齊人必不敢
戰且必求救於楚則漢之與我食項羽乘勢將
復取趙天下之事未已也在軍先聲後實之論誠
為灼見事機信能用之燕遂從風而靡所謂一

書賢於十萬師也觀其才智豈在信之下哉獻策
之後鴻飛冥冥不復表見抑又奇矣

高祖論天下得失 漢高帝五年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
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
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
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
也群臣悅服 與讀目錄

按高起王陵武夫也但知攻城略地故其言[illegible]
足取高祖歸功於三傑而且自言不如其豁達大
度者烏能有是言後世人主自矜所見日有入
已定戕害功臣者視高祖奚啻天淵然高祖之取
天下雖得力於三傑而約法三章以仁勝暴則又
其所以有天下之本也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漢高帝五年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
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
稷封邰積德纍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
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
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
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
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

夫周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按建都之地自當以關中爲第一次者燕次者洛又次則河內彰衛之間金陵偏安一隅[illegible]當四戰之衝鳳陽地瘠民貧皆非王者之所宜都也婁敬之見固確得子房指陳之乃愈服然帝日事都西都長安號所謂用言如轉圜也

曹參爲相國 漢惠帝二年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

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閒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
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
以寧壹

按高祖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旣定四夷未
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蕭何摭秦
法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則其法亦必寬簡易而
非若秦之煩苛酷虐者矣曹參爲齊相師蓋公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之言至其相天下亦用此意
蓋斯民之久困於秦故凡事從寬大與之休息誠
漢代之賢相也後世務利之臣好言變更以致天
下多事如桑弘羊裴延齡王安石之流指不勝屈
大約剝削生民之膏損傷國家之元氣因言利
而變法者其害爲尤鉅也爲君相者可不深以爲
戒哉

賜南越王趙佗書 漢文帝元年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
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
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
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
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
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
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
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
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
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
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按文帝謙遜以天子而賜書蠻夷云朕高皇帝側
室子及兩帝並立純是誠化宜尉佗之心服也雖
兩階干羽何以加焉

賈誼論積貯書 漢文帝二年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
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
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
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原缺第十六葉

曰治若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
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
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樸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
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立綱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按抱火積薪之喻最為警切蓋文帝之時天下無
事愚諛之徒交口稱頌而誼之所見在一代綱紀
之大察安危於毫髮洞事王佐之才也

賈誼治安策二 文帝六年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子之是一人之衆天子雖所利焉欲以定治而已如
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
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
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
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
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按漢之分封太大至文帝時其勢已過其病已深
若人之脛大如要指大如股必成錮疾此賈生所
為痛哭也起何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是一篇提要
其曰處之方則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文帝如
其言割地定制豈有七國之變哉中間論樊酈絳
灌一段尤為明快篤覆王丈假襲其餘論漢武用
之無復王侯之變治安策中此其尤卓然者

賈誼治安策三 漢文帝六年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
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此篇前言庶人富民之僭者後言沿襲秦俗之壞敗而深以俗吏為不足恃宜早定經制俾有所持循乃救治維係之大端也

賈誼治安策四 漢文帝六年

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其視殺

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按太子天下之本欲太子之善莫如早諭教與選左右昔秦以趙高傅胡亥爲得不以道之策可謂明矣其後人主教太子雖不能如三代之盛然頗知尊重師傅講求義理以晏安潛慝其爲小爲戒皆誼此策有以發之也

賈誼治安策五 漢文帝六年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按此策大意謂治天下在定取舍法令不如禮誼刑罰不如教化觀之殷周與秦享國長短其理彰彰甚明治天下豈可不以禮為先哉議論正大所千輿氏不能過而漢之論了爾賈仲舒有儒者氣

象殆未足以盡之也

賈誼治安策六　漢文帝六年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
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
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
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
大臣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
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
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
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
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

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
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
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按待大臣非禮。漢初猶沿秦法。誼之此策亦切於
時矣。

鼂錯已言兵事疏 文帝十一年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

按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錯之言兵皆於擇將而兼用其長技後代多有歸其意者要亦策士之談未盡合於師貞丈人之意也果能擇良將而用之則長技豈止於五而已哉

除肉刑 漢文帝十三年

原缺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按肉刑慘酷。非為民父母之意也。文帝因緹縈一書而易之。仁及萬世。後世君臣。乃屢有欲復肉刑者。其亦不仁之甚矣。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詔　漢景帝後二年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

鑑評經世編卷之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勃　校　孫世□ 世□ 世□ 世□
嘉平　荔形

舉仲舒賢良策一　漢武帝建元元年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原缺第三葉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
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
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
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
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
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

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
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
不更化也

按此策言仁義禮樂為道於治之道故治天下以
教化為大務當立太學設庠序更化善治則先聖
之道可復興耳

董仲舒賢良策二　漢武帝建元元年

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
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
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
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
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
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
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前策已言重教化宜立太學之意此策又申明
前意而復言長吏之應擇而使郡守二千石歲貢
吏民之賢者量材錄德誠致治之先資也自漢以
後歲貢遂為取士之大典矣今之歲貢則非也

董仲舒賢良策三 漢武帝建元元年

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
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從矣
按尊孔氏黜百家實自此策發之孟子之後一人
而已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漢武帝建武二年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伎力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
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
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

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按相如一生文章俳麗靡後獨此書忠諫詞亦簡
切故可以傳

及黯爲主爵都尉　漢武帝建武六年

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
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
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
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
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
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
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

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
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
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
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按汲黯戇直。廷臣中當為第一。以武帝之威嚴
能容之。亦可謂之知黯也。使天假黯以年。則立少
子行周公之事。不屬霍光而屬之黯矣。嗚呼。從諛
承意。陷主於不義者。接踵比肩於世。如黯之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者。何不槩見也。

河間王大雅不群　漢武帝元光四年

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禮樂古
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遊。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
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
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
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
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
諡曰獻王。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
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
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
繫於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
間獻王近之矣。

按劉三吾許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

封。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舊書即謂周官
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三雍宮。謂辟雍明堂
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對三雍
宮者。言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

興廉舉孝詔　漢武帝元朔元年

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
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
子雍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
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个張論不察康不勝任也當免○
按興廉舉孝○致治爲急之大務○詔書頒行○[illegible]往視爲故事○不肯推察○故武帝議加以罪○可謂急於求人矣○迨於後世○其風相僕○往往以速化爲榮○夫速化者漸襲之云爾○甘心蔽賢○竊位之罪○爲能逭也○

徐樂言世事疏 漢武帝元朔元年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見徐樂傳

按瓦解則可以再復○土崩則難以復收○故賢主觀萬化之原○勿使民生易動○引秦之末世○及七國之變○可謂議論明切○

荀悅游俠論 漢武帝元朔二年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

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擧筆善惡謬於衆辭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畏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毁譽聽其言而責其行擧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

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毁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絶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按三游之風盛於戰國衍於兩漢侈於魏晉六朝蓋議論日僞是非賞罰淆亂而不知所從其弊遂中於人心[illegible]國有心治道者當正其制度從而以深懲[illegible]於未然[illegible]道之以生事也故因設之論而引伸之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漢武帝元朔五年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illegible]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擧之明示有事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

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 書奏

按禁民携弓弩則行者無以備寇道路裝足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數許潤見事情後世又有禁民畜馬者然驛遞之傳乘邊境之防禦所需甚多備其鐵之徵所取資亦以爲計之得也被別盜安民亦在乎於政治之間加之意而已

班固武帝定朝鮮論 漢武帝元封三年

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

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寐義無所得見以其
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
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孟器食郡初取
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
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
化也然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
設浮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按班固述箕子治朝鮮之法仁賢之化豈三方之
外所能及乎其後隋唐之際風俗乃大壞然吾聞
之往使高麗者云衣疏食粗費用儉約婦女有風

操且見其來朝者上下之間彬彬如也嗚呼豈其
爲聖人之所樂與何陋之有哉

武帝求賢詔 漢武帝元封五年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
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
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
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踶徒計翻跅音斯弛式豸翻

按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故下此詔求非常之人
不拘負俗之累蓋躍馳之士惟武帝能用之鄉之
有其術也世或以秦皇漢武並言然秦皇[illegible]嚴

聞無知人之明如趙高李斯之流皆大[illegible]而
任用不疑故七廟傾隳武帝有知人之明[illegible]霍
濟隨材器使罷黜百家[illegible]六經[illegible]海內[illegible]其
後茂如興太學[illegible]然[illegible]進
而取南越平[illegible]祠[illegible]明[illegible]郎[illegible]師
定朝鮮成[illegible]其俗[illegible]德[illegible]矣車
可以征[illegible]好神仙而遂與秦皇視之乎余故
以知人不知人而判秦皇漢武之得失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昭帝元平元年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

虖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
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
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大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其樂豈御衡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伸以利形
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
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illegible]

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壽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
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
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
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

按吉之言可謂忠矣。乃王但賜牛肉酒脯。放縱自
若。宜其廢也。

漢宣號稱中興 漢宣帝地節二年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
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

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
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
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
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
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

焉。

按漢宣中興。由於知民事之艱難。而尤加意於二
千石。西漢之治。於斯為盛。

尚德緩刑書 漢宣帝地節三年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
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
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
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

其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按溫舒此書深發獄吏慘刻之情鍛鍊之害足以動人主惻隱之心拯元元於速之命雖詩書所載古大臣之告其君者不能過也史稱宣帝之世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然大獄之討歲以萬數安保其不寃此不過溢美之詞耳自溫舒奏後帝心感動乃下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若鄭昌刪定律令之言亦可與溫舒互相發也

徐生勸突徙薪 漢宣帝地節四年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按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遂使家無[illegible]

亦少恩哉。介按固之論。歸咎於光之不學無術。其之論。歸咎於孝宣之少恩。要之明哲保身。必由於學。固之說。較勝一籌矣。

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漢宣帝地節四年

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按渤海之盜賊。起於歲饑。故遂不煩兵而解散之。躬率儉約。勸務農桑。俾家有蓄積。獄訟止息。可謂不負任使矣。是歲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而遂亦以政績入爲水衡都尉。宣帝留心吏治。核其實以綜覈名實。其效驗。非後世之所易及也。

魏相諫擊匈奴書 漢宣帝元康二年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而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子弟讒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
之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
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

按何叙數遣兵擊車師用者皆當與趙充國策出
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以為師出無名
其譏國之虛散風俗薄惡而以告君此則賢者蓋
每以為難矣大抵勞民傷財莫過於用兵況荒遠
中國已成遼方以爭無用之地乎相之輔之其賢
圖非一端而此其大者也史稱其好觀漢故事及

便宜章奏數故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
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觀自四
方異聞逆賊風雨災變可不謂賢乎

二疏移病上疏　漢宣帝元康三年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
吾聞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
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
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
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
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
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悅服

按當其功利赫然不顧方為遠者辱而殆者嗤何

及矣漢宣之時去古未遠疏廣疏受移病乞骸此
亦仕宦之常耳乃道路稱賢歎息下泣可以見當
成名立知足知止者之未易幾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漢宣帝神爵元年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
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萬里一

原缺第二十七、二十八葉

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繇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
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
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
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
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

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智之君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
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明明在
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
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得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
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
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按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而京兆尹張
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
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夫[illegible]心
寡欲則壽考無疆方士何益哉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疏　漢宣帝神爵元年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
戚畏死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
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
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
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
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
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
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并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

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大雅之文。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成漢之奏疏得體者多。不若數世之繁也。凡谷永此疏簡勁明切。與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可以爲程式。

劉向極諫用外家封事　漢成帝陽朔一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

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

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
惟陛下深留聖思。

按向之封事。指陳外戚王氏之禍。將有移鼎之變。
昭昭甚明。成帝雖召見。歎息悲傷。終不能用其言。
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

班倢伃辭同輦載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漢成帝鴻嘉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游後庭。欲與
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
伃。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衛。其
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
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
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
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
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
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
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倢伃。倢伃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
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
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
許焉。

按班倢伃可謂賢矣。不以為后而后德與漢氏為
比矣。

劉輔諫立趙倢伃書 漢成帝永始元年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
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
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

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
下之望。子孫之祚。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
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
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上使侍御史收縛輔。掖庭秘
獄。

按輔宗室之臣也。其言激切。為社稷計耳。成帝乃
收繫掖庭獄。後雖減死罪。論為鬼薪。豈不知其
言之正哉。特溺情於女寵耳。悲夫。

上莽時情長者變成帝不能力

婦人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以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

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遂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取婢奉朱傳其匿情求名如此

按人品邪正在於真偽故夫子立觀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言觀過之法所以為燭逆人心詐也王莽以矯飾之巧偽飾詐交結延譽此天下之人皆惑也彼其當時且貴盛何求蓋見漢家將移欲行篡竊之權以行其私雖其初未必有篡弒之謀而莽有忠君愛國之忱也乃一時之人為其所惑即名士如戴崇金涉陳湯輩俱入其籠罩之中何識王安石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甚哉王莽之偽易知若安石匿情求名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少正卯之流非孔子誅之能早識其奸偽乎使世君相於匿情求名之類其實察勿使漢天下蒼生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漢成帝永始元年

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尺延陵季子……其坎其高可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所受非聰說也豈賈誼董仲舒之遺論與

朱雲上書斬張禹 漢成帝元延元年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按成帝擇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而禹自見年老。子孫弱。遂詔以對。成帝遂聽禹言而不疑王氏。雲謂之鄙夫。真直臣也。如其直而不用。獨何心哉。

劉向請興禮樂 漢成帝綏和元年

犍為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

按向願以崇宗室。譏刺王氏。賈董之儔也。使成帝能用之。興化致治何難。而阻於王氏之黨也。悲夫。

班彪漢成帝贊 漢成帝綏和二年

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

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按是時羣下多顧指言宜稱皇立廟。而丹之言若此。可謂直矣。然竟不合上意。卒用朱博之議。外有平於大體也。

王嘉上時政疏 漢哀帝建平三年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

任職者人滿下能不有過失在官可濶略令盡力者自
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治亂。

按右論民之要職，惟宣帝時最重之。其後權
臣[illegible]論吏治獄訟之[illegible]，亦非近潤。

鮑宣上書[illegible]亾七死　漢哀帝建平四年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亾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亾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
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為
災，一亾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亾也；貪吏並公，受取

不已，三亾也；豪強大姓蠶食亾厭，四亾也；苛吏繇役，
失農桑時，五亾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亾也；盜賊
劫略，取民財物，七亾也。七亾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
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亾辜，三死也；盜賊
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
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亾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
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
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

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
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
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
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
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
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
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亾功而封。夫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
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

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惑世尤劇
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
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
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亾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按人君任賢，以天下為己之天下，以官爵為己之
官爵，故往往恣縱任意予奪，殊不知天下乃

民之天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苟失其道。則拂乎人心。而天命去之矣。哀帝之時。民生凋敝已極。七亡七死。可為流涕太息。方且尊寵佞幸之臣。斥遠經術之士。宜諍雖剴切。而未見采納。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見疏 哀帝建平四年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

蒼氏無餘類比下爲不然實中國之[illegible]敵也。塞。
此。之。嚮。矣前世重之。然其未易由輕也。今單于[illegible]。驕。
圖。欺誠之心。欲離其與。隙見於淺。此乃[illegible]世之[illegible]實。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重
欺之辭。誹以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
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是
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
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
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
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

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illegible]歲[illegible]萬[illegible]
及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illegible]
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
子寤焉。

按子雲文士。其論列邊事。詳核乃爾。雖賈誼不能
過也。

翟義起兵討王莽　王莽居攝元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illegible]曰。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illegible]者以爲
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
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蕃。天下傾首服從。莫
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
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
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
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
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
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

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
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
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

按翟義之起兵。有合於春秋之義。與徐敬業討武
氏。其事正同。雖喪敗無所成就。然未可以成敗論
也。

班固論漢諸侯王始末　王莽建國[illegible]年

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

按龔勝素負直名本非值莽篡位受卓劉焉擾煌閭里使者太守候問起居子弟門人雖親悅幸以免禍耳非卓然有守僻不為所移動者而勝不以一身事二姓絕飲食而終可謂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者也是時又有郭欽蔣詡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乞骸骨不應莽詔令其三子皆解官歸鄉里尤為人所難薛方辭莽在上有巢由之對辭係詭辭然遜言保身亦有合於明哲之義是以聖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豈非上人持明世之律令哉

楊雄著法言　莽天鳳五年

是歲楊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按雄之好學深湛漢名儒也顧秦美新見譏於昔

守關篇

論周王莽贊 莽與 王更始元年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而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遍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按王莽大姦巨慝。以外戚篡漢。因成哀之德衰也。然高祖文景之澤未泯。故光武中興。豈非天命之有屬哉。

鄧禹說大司馬秀立高祖之業 淮陽王更始元年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

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按儒計謂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以其識時務也。

遜齋經世編卷之五終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嘉孚　勷　荔彤　較　孫　世唐　世家　世管　世孝　讀

封卓茂為褒德侯 漢光武建武元年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

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

也。民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群公

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按茂之為密令。視民如子。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則不易之名言也。光王莽居攝。即以病免歸家居二十年。其人品之高。亦可見。光武以為名冠天下而封褒德侯。豈不足以廉頑厲懦也哉。

馬援知帝王自有眞 漢光武建武四年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

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按援之識度不在鄧禹之下

班彪著王命論　漢光武建武五年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復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諷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泊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寧能分裂又况么麽尚不及敖于而欲謂如天位者岸背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當時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晉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嚚不纏彪

遂避地河西

按天下有變四方乘亂而起者往往割據州郡輒欲貪不可幾以致殞身滅宗者不可勝數彪言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而盛稱漢高之大畧蓋明於大人之際確然歸光武之中興矣隗囂乃人之材耳據數州之地無功德可稱乃思[illegible]

六國尉佗之計豈不謬哉此所以終於滅亡也雖然彪之此論不特爲囂發是以息後世奸雄覬覦之心豈小儒所能測其一二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建武五年

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

融等在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按有分土無分民帝之言何其大也明見萬里固出於天授而竇融決策東向可謂識時順命其懋膺封爵慶衍子孫也宜哉

詔徵處士周黨等 漢光武建武五年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按諸人之中。子陵最為高致。范文正之文得之。而余猶以為未盡也。

保全功臣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按光武保全功臣。完其爵土。不責以吏事。絕猜疑之端。久帶礪之盟。其盛德過於高祖遠矣。

董宣彊項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 慄當作慄

按董宣彊項誠良吏也賜錢以作其氣則豪猾自然斂跡帝之厲心治道於此見其一斑

班固論不設西域都護 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備尚書

按是時莎車王賢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恣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自常情論之必以為西域諸國悉風慕義深設都護以慰其請諸國協力用兵不多可以坐收懷遠之效震懾匈奴之心而帝獨謙讓不遑者深恩遠慮恐大兵一出勞民傷財不可繼也嗚呼帝之愛民至矣史臣深贊其美擬之以大禹周公太宗又奚過焉

詔報臧宮馬武息兵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
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
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
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
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
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
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
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按臧宮馬武之言欲聯鮮卑征匈奴也使帝從之其
□端一開邊害生民詔書所謂不務廣地務廣德居
□然有干羽兩階之風

□帝臨辟雍行養老禮幸太常府 漢明帝永平元年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
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
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
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
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
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
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
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
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
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
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

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
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
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
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
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
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
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
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
復乘車到門

按三代以後五更三老及尊師重傅之禮不行久

矣。明帝乃能行之。雍雍乎。與夏殷周之盛然。明帝志復禮樂。乃因夢見金人。而遣使天竺。求得其書。以虛無寂滅為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伊蒲塞沙門之徒徧天下矣。此則好異之過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中正而已矣。豈好異哉。異則非中正之道矣。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自漢以後。學術之所以不淳。人心之所以不古者。則佛門之徒為之也。帝亦安能辭其責哉。

馬皇后德冠後宮　漢明帝永平三年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按。馬皇后德冠後宮。恭儉。伏波之家教矣。盛周之姒娣。可媲美焉。

班超復通西域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

因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

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

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

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後班超擊斬虜使。又斬巫首。其膽識有絕域[illegible]域。真國家之虎臣也。而三十六人者。亦非[illegible]流矣。從纔就勒欲還之日。王侯以下。皆號泣[illegible]超馬腳不得行。又何其善於撫綏遠人也。其在[illegible]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雖由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而超之功亦偉矣。

雖然。際漢之盛。有超之才。則可。非漢之盛。無超之才。而窮兵黷武。則童貫趙良嗣之儔。足以亡人家國而有餘。又人主所宜深戒也。

東平王蒼諫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漢章帝建初元年）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而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illegible]

忠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

按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糗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嗚呼世祖顯宗詳於

生死之際嬗美太宗此東平王所爲惓惓也

馬太后不封諸舅 漢章帝建初二年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廖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

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按西京外戚名蘇呂霍竇嬰上官梁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太后之不封諸舅誠愛之也而文之溫厚儒雅亦居然西京舊令凡爲貴戚者宜書一通置之左右

馬太后再拒封諸舅 漢章帝建初二年

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

封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歷代母后莅任念其外家以封拜為榮[illegible]謙讓不過處文帝即受之矣馬太后再[illegible]詞愈峻其情愈真可以為母后之[illegible]取法也

安帝之吏懈怠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襲故令萬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按此詔有文景之風

班固攝死漢中太守得免 漢和帝永元四年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按郃為長吏之才也其[illegible]

人於浮僞之習可以力爲廟選矣乃爲實寇賓客卒受其累悲夫然非叔馬縣令亦焉有此禍乎故君子之馭下貴乎有法也

徐防請依博士章句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

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義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宜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正以爲非上從之

按兩漢最重經學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乃至天子稱制臨決爲諸儒……行之士猶有篤道之儒也徐防此疏意在尊其師說依從章句蓋師說既由經制校定須於博士則其義必正若人自爲說妄生穿鑿畔道之端日以生矣唐人雖以詩賦取士不忘明經之儒至宋而經學益精惟朱考亭之章句尤得孔孟正脉故昭代宗之以爲準則象山雖天資高明然未能注疏詮次但自言其所得之大意譬若丁張才高章韻不若子貞之篤信謹守也明之大全誠不刊之典而其後儒者若蔡虛齋蒙引林希元存疑皆可以與章句相發明經學講章張鼎老直解良有裨益其他諸家講義紛紛俱可擯罷彼談空說妙流於虛無寂滅而不知窮經者其學無本如蒸沙作飯終不可得而食也故愚以爲今之教士者但當確遵功令明正其句讀詳解其注義循序以漸進熟讀而精思至於會悟一字且徐以聽之蓋循序漸進久之自有會悟故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云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進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明以金針示人矣而或者乃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

不謬。悲故漢儒疏釋之功。與宋儒並尊於學宮可也。

唐羌諭罷龍眼荔枝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按龍眼荔枝薦本宗廟。亦貢獻之佳品。但必用生鮮者。則勞民甚矣。唐羌上書。和帝即敕大官勿復貢獻。亦可謂能受言也。其後唐明皇寵楊妃子。歲獻鮮荔枝。驛騎走斃。民受其敝。杜牧之作詩譏之曰。長安回首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可為後世縱欲者戒也。

樊準論儒風寖衰 漢殤帝延平元年

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illegible]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夫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按大學之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皆不可以不脩身。則皆不可以不學也。東

漢諸君。自明帝崇尚儒風。至於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可謂大化旁洽矣。準之此疏。有益於人主治理也。

仲長統論三公以災異策免 漢安帝永初元年

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

施善人豈有爽哉

虞詡論涼州不可棄 漢安帝永初四年

詡者麗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上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耗○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

家○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

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

皆本

按謝罷不棄京州所豐國家安危甚大若朝歌之廖圓易易耳鄧騭嫉賢妒能欲以吏法中傷人安在其爲推進賢士也

司馬光論裴英聘召　漢順帝永建二年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

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主恥不能致又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祿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潔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厲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

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按古來處士有真有偽自巢由而已然矣其真者才德俱全有體有用舉之巖廊之上經邦論道其偽者類之而不錄可也司馬公之論得矣若聘之而不應則非義也應聘而不仕則非禮也既聘而仰去則是巧於取官欺世而行詐也漢之樊英明之陳白沙皆不能免於斯譏焉讀孟子不見諸侯章則儀衡定矣

李固與江夏黃瓊書　漢順帝永建二年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賢從身之徵也而欲使由使之擬蹤巢由斯則可
矣若當職政濟民令其時也今民以未普政少而
亂傑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皆
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
副近孫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
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
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

按樊英至拜議郎術遷尚書僕射琅琊諸覽父在臺

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建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
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豈得李固直書規
諫之力耶大抵徵聘之士拜官即宜盡職不拜官
即宜爲庶人斯不可進退無據以蹈虛聲之誚也

左雄上疏言吏官久於其事 漢順帝陽嘉元年

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
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
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
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

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
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州宰不
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
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
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
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
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
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得
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

按吏治之弊起於不久於職苟且度日猶慮失官
民受其弊所以然者由於開倖進之路[illegible]

肯夾茂相對皆獨危坐食荊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泰謂為已設客分半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

按范滂稱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真無愧有道之稱

荀爽對策論昏禮 漢桓帝延熹九年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按妃匹之際本以衍祖嗣纘宗祧而貴為天子亦宜有限制而人君好色罔戒往往博采民間女子幽閉深宮干傷和氣因而羅念無度卒致事久之精神消亡遂不可救咏荀爽追欲喪軀之言誠可痛也然豈獨人君哉公卿士大夫以此而喪其心志以致殞身喪家者不可勝數矣故衽席之間君子所深戒也

袁閎潔身土室 漢靈帝建寧二年

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即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

就視君。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按。錮黨之禍。漢之所以亡也。袁閎爲袁逢從子。家門富盛。自可以免於株連。而潛身土室。避人絶俗。其視郭泰之明哲保身。申屠蟠之見幾而作。蹤履趣不同。而其意則一也。嗚呼。可謂賢矣。

申屠蟠免於黨錮 漢靈帝建寧二年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淸。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按。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處世之則。必操揆兩端。臧否是非。取禍之招也。豈所宜乎。溫公之論確矣。

公卿會議竇太后配食 漢靈帝熹平元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

竇既廢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愀然今日
言之還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
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
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
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
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
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
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

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按竇太后配食桓帝本無可疑者宦豎蹈衆人懷
嫌望趙忠監議作色俛仰其情態衆人依稀如畫
幸陳球下議李咸上疏合葬宣陵倫常獲正漢廷
臣子可謂不負於君父也
司馬光論三互之禁 漢靈帝熹平四年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
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
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
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
功者以閡文不賞爲罪者以巧法免誅上下紛擾而
天下大亂所以然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
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
以今視之豈不適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按漢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
也是時蔡邕上疏云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
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
末制乎愚謂衰亂之世法制繁碎無關大體聽其
言似有一偏之理施於用竟無補變之益上下拘
牽於文法而天下日以弊矣爲治者所宜切戒

也
蔡邕上取士封事 漢靈帝熹平六年
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
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
行趣勢之徒並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
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群臣各陳政
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
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

[illegible]忠之[illegible]。竟以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

卷之七 東漢

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

按漢自文景以來。舉孝廉賢良文學方正。而皆試之以策。此所以得人爲盛也。辭賦雕蟲小技。且不可取士。而況於書畫乎。靈帝引召諸生鴻都待制。已開俳優之漸。後世人士效而尤之。詩詞之妙。雖足[illegible][illegible]治理亦列甚誠。致於亂亡。如宋之徽宗書畫。無不擅長。而委用匪人。沉溺聲色。卒致亡國。其明驗也。夫經方致遠。在於修己治人之大道。又何事雕蟲於末技乎。

管寧等避亂遼東 漢獻帝初平二年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

卷之七 東漢

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

其故。劉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吏欲以爲長吏。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按管寧邴原王烈。處亂世而避地以全身。皆一時之賢者也。華歆少亦有名。然捉金而擲。人已知其優劣。其後助不爲奠。遂盡喪其生平。爲士君子所羞稱。人生品行。何可不自重哉。

田疇謁祭劉虞　漢獻帝初平四年

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

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其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按田疇掃地而盟。其志欲報公孫瓚。故其後瓚爲袁紹所攻。自焚死。又紹曾授疇將軍印。不可謂不知疇者。特以爲恒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未能。故因曹操之辟。作盧龍鄉導。乃蹋頓授馘而袁尚袁熙與爲公孫康所斬。疇之志亦有所不忍矣。故辭封爵者數四。不受侯爵。其心有難以爲人言。

者也。誠千古義士也。余所有也。

曹操敗袁紹於官渡　漢獻帝建安五年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貨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操衆少糧盡。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其將韓猛銳而輕敵。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被之必也。紹不從。攸怒。遂奔操。操曰。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按紹幕中如沮授田豐許攸張郃皆智士也。倘能用其策。敗操必矣。而愎諫自用。以致敗亡。父子俱死。爲天下笑。出與之語。豈其然乎。

周瑜論質子不宜送　漢獻帝建安七年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
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
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
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
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
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
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
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
不送質

按周瑜之才不亞於諸葛孔明不啟公謂之雄才
英發豈不信哉爰肅龍方之[illegible]

荀悅奏申鑒五篇　漢獻帝建安十年

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
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
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
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
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
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
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
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
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
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
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
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
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
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按荀氏多才或欲未免為操用而悅在天子左右
謹必持正自守不倚說隨之人也其所論四惡
崇五政蓋得先聖之遺意焉非後世功利之士所
能及也或謂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illegible]一時
之勝悅未必能暨乎悅能之而不屑[illegible]不能
耶吾是以重其人高其品焉

仲長統昌言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

原缺第十八葉

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按隆中之計已定三分但亮之初意欲跨有荊益而得益之後玄德君臣宴安休息無臥薪嘗膽之意遂令孫曹構謀坐失荊州猇亭頓挫憤兵報復摧敗而殂以是而圖王業難矣故然熾炎於將熄者諸葛忠武公之力也

諸葛亮說孫權拒曹操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

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

附操者，恃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兵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按荊州既破，劉豫州欲依蒼梧太守吳巨，巨因不足依也。幸魯肅奉權命說備，亮與同往，因得以激發孫權。其言操犯兵法之忌，北人不習水戰，議論明快，如指諸掌。故權聞之豁悟。夫亮三代之佐也，而兼說士之長，精孫吳之畧，此司馬仲達稱之為天下奇才也。

周瑜論曹操可破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按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公瑾之見卓矣。而知彼知己，是以克奏膚功，誠江表偉人哉。使天假以年，天下事未可知也。

田疇不受封爵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illegible]愧於心乎？將軍雖知疇者，猶復如此，若[illegible]

致死則皆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將其以答操操聞
然知不可留乃拜爲議郎
按田疇介士北意未易測也其義蹈寡一諸德譽
其爽余嘗作論述之嗚呼不有陶淵明孰知疇之
心哉千載下猶爲流涕

和洽與曹操議立教　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
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
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

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
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
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
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按晉俗足壞風俗罔財力邪天讓發人窮有用者
所宜深戒也而激詭之行又偏僞亂真救貴於得
中也夫子不云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洽其有見
於此乎

曹操下令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
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
平心選舉凡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
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
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
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
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
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
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
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

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
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
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
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
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
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
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
孤之責也
按操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本非閥閱名族而幼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惡[illegible]許欲[illegible]夫所以終不可[illegible]患
人而入。終不可患也。嗚呼。不有史臣之口誅筆伐。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於世矣。此綱目所以繼春秋而作也。

諸葛亮論治蜀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illegible]亮之治蜀。近於子產之治鄭。蓋治道貴於上下

有能寬猛相濟。非特懲劉璋之弊也。

趙雲漢水之戰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郤。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按用兵之道。不過戰守。敵之將智而兵多。我若有險可恃。是不宜速戰。但當嚴兵自守。彼餽運不繼。其遁必矣。此劉備之所以拒操也。況有趙雲智勇之將。若分出奇兵。邀其歸路。賊禽矣。操之所以速去乎。

司馬光東漢教化風俗論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

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
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
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
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
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
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
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
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
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
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

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
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
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
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
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
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
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
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
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
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
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
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
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
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
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
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
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按三代而後東漢一代教化風俗最為淳厚宦豎
秉權鉤黨致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姦起而乘

之矣前有董卓後有曹操豈不哀哉

司馬光王霸正閏統論　魏黃初元年

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
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
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
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
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
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
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
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

魏文帝黃初元年若通鑑以魏紀年故仍其舊紀
述其文非正義例也

諸葛亮與羣下教 魏文帝黃初四年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
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按宰相之道在於休休有容此孟子所云好善優
於天下也乃娼嫉之流往往喜於攬權惡聞直言

稍有逆拂淺者形怒於色深者懷恨於中矣以致
人皆面從事多曠闕觀諸葛公下教期於集思廣
益忠國少過豈後世之相所能及乎庶幾有伊周
之風焉

楊顒諫諸葛亮書 魏文帝黃初四年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
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
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雞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而堂

論道四語出周官考工記之言

按楊顒之言深達治體而亮自校簿書不辭其勞
者以蜀之紀綱未立故事無大小無不經心也昔
杜子美詩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知孔明之心矣

諸葛亮收服孟獲 魏文帝黃初六年

孟獲收闔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
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
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
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
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
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
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
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illegible]音翻

[illegible]發七縱七擒諸葛公之用兵可謂奇矣而陳壽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變將略非其所長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其善[illegible]在於不留兵不運糧夷漢粗安有益於軍國之用

諸葛亮前出師表 魏明帝太和元年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

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蜀本無若無興德之言一句[illegible][illegible]不顧改[illegible]之

按亮之此表可以質天地泣鬼神千載而下讀之
令人欷歔不能去蘇東坡曰孔明出師表簡而盡
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諸葛亮後出師表　魏明帝太和二年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

先帝之遺意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
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
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
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
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

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
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
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解[illegible]宣[illegible]宗翻

按公之前表明討賊興復陳言責難之義此表則
言王業不可偏安受託伐賊不計成敗利鈍嗚呼
公之忠其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諸葛亮論孫權不宜絕　魏明帝太和三年

共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誤引牛於漢。漢人以為交之
無益。而名體非順。宜顯明正義。紀其盟好。丞相亮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
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
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
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
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
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
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
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

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
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
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
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
使於吳賀稱尊號。

按曹丕篡漢。亂臣賊子也。春秋之義。不容一日不
討。若孫權則自稱帝耳。較之於丕。固為不侔。若斷
與之絕。則又樹一敵。分兵東戍。一州之地。固難支
矣。此亮之所以熟計而審行。蓋大經在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於義而尤貴於達權通變。如孔明。其可謂知
權者。

擇建支子繼大宗詔　魏明帝太和三年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
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
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
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
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
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

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
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
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
令典。

按鑑註謂帝無子。帝必以支庶為後。故豫下此詔。
以約防為人子為人臣者。要之為人後者不得顧
私親。自是不易之禮。但建立之[illegible]。[illegible]為明白。倘
後[illegible]溺其說。則稱皇立廟。相踵而行。而臣子持論者
必為所非罪矣。可不懼哉。

晉樞乞劉毅疏

竊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合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夏夏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姓遐上洗致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親之路通疏爭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惟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俯人事致人倫近且婚嫁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承無期親之望至於

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

按曹魏黃初以來法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故植上此疏然植以多才見忌其再求自試雖以優詔答報而終無親洽之實蓄疑之已甚豈文辭所能動哉

薛綜諫孫權征遼東 魏明帝青龍元年

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鉄鈍犬羊無政往必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

從無常。辛鬪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獸驚。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遭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漲溢。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皆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者也。權竟從[illegible]

按鑑。公孫淵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大怒。欲由海道自往擊淵。故綜陳此疏。大淵在遼東。去吳甚遠。奉表稱臣。誠偽未必。其時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權志氣驕盈。遂信以[illegible]與。既而殺使沒貨。乃氣踊如山。欲自截[illegible]頭。以擲於海。大海。[illegible]。[illegible]不特。傾覆可虞。[illegible]

有不敗。非以國之道。予群臣諫者甚多。綜疏尤為明切。亦足以見吳之有人也。

諸葛諡忠武侯 蜀明帝青龍元年

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按忠武侯王佐之才。擬以管蕭。非其匹也。晦庵朱子之言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

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妥爲張而甘曰侯之
心可見矣。謝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身
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
同其光明可也評[illegible]生之言侯之生平固已
得其大端若夫緣是以格鬼神誠足以動天地治
因隣寬猛之宜用其譎龍蹈之撫吮翼幼主始終
無聞倡言大業漸而後已其心望之篤乎或謂侯
不救荊州不許東奔不從魏延子午谷之謀爲失
計不知昔業諸葛遲留不及上庸追近胡越觀之
人之稱道侯亦莫如之何吞吳之舉諫者甚多況

侯之明智豈無勸阻但大臣職在審勿不欲顯言
之於外耳昭烈執拗侯固不能令其必聽也逞雖
能戰勝未必走佐勝續雍者豈遂無人攻而不克
稱安歸乎是皆不足以議侯也侯其不可及矣

王昶命名論下　魏明帝青龍四年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
大原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
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爲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
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

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
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
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
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
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以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按鑑。誌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
王沈背於不忠乎。與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焉。伏
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高堂隆諫興土功　魏明帝景初元年

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
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
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
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
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
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
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
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
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

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達矣。以爲之主。自謂不以爲
後。至於以賢聖之君。自謂以爲後。至於不以。今天下
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强敵。六軍
暴露。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
士。不能投命虜廷矣。

按隆之此疏。善於引導。中間哭劉一段。易心而度。
尤爲警切。故曹叡覽之。亦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而隆疾爲之疏云。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蓋
逆知司馬氏之事也。

司馬光論劉邵考課法 魏明帝景初元年

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
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功
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
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
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
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
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
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
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觀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
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觀其曲盡情僞。無所

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觀其倉庫盈
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觀其
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
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
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
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
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
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
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
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
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
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
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上人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
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
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
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大夫。夫何煩勞之
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
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
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
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

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且夕之效也事故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者也

按考課之法自不可廢但宜寬簡而不宜煩碎也

曹冏六代論 魏主芳正始三年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亾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爲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高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强大盤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非[illegible]文夾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弃權於下遂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

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

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將之幸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發興宗族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也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按其爭翻

按曹丕猜忌待宗室甚薄親親之道未[illegible]使有虞者曹冏見其衰弱冀以此感悟曹爽亦[illegible]先幾之士也然曹爽身柄國政猶見擒於司馬懿[illegible]封建諸王力弱勢微烏有濟哉蓋明帝崇疾之時深念後事以曹宇為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輔政未嘗不防他姓之强而獻肇輕言猶放孫資遂因而間之召司馬懿與爽相參懿之姦雄由仲何嚮安得不敗尤而取之也以褒而得之者仍以褒而失之天道循環豈特人事也歟

盧欽論徐邈通介 魏主芳嘉平元年

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按立身行己期於適中而已常我之常以待世之變故可貴也若隨俗變易則亦世俗之人耳徐邈之通介自人論之則然在邈未嘗改其常度欽之立論善矣

王祥孝義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

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二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按王祥之能孝世所共知而王覽之孝[illegible]

之大者孝弟德之本也其後不冠甲於汗者言哉

晉惟七賢羅 元帝景元三年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曾變之卒也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按竹林七賢世莫不能稱之而其賢愚大相懸絕王戎鑽核鄙不足道阮籍猖狂縱情背禮有教罪人也山濤向秀阮咸亦非有卓犖之行劉伶酒德一頌寓意深遠殆未可淺測之嵇康軒軒霞舉嫉世嫉俗卒受鍾會之譖罔賢者之厄亦由才多識寡未講於南容三復白圭之意也廣陵散其為毋丘儉諸葛誕文欽而作也是以呂巽誣之曰欲助毋丘儉而會譖於昭左右為得不死嗚呼可哀也已

魏舒對策升第 元帝景元四年

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illegible]

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策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按人生患不力學耳如魏舒百日而習一經對策升第爲時名臣今人數年而不通一經宜其終身無門也

鑑語經世編卷之八終

鑑語經世編卷之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甫纂　男荔彤　校　世炎

杜預爲黜陟之課　晉武帝泰始四年

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歲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優劣徇情不可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按唐虞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九載爲日太久變而通之如預言六載爲合宜也取大捨小去

斋就簡考課之法應可行乎

嵇紹王裒 晉武帝泰始九年

山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爲秘書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爲秘書丞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按人臣無讐君之理若死以其罪何敢生怨死非其罪則亦子心之所深痛也光之論過矣

范粲終於寢車 晉武帝泰始九年

是歲邵陵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按范粲之節奇矣寢所乘車者不履其地也終於所寢之車者守一而終也其子喬常著劉楊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父子品行如是蓋有餓於首陽之意哉窮饑奪奪之際而有守義不屈如斯人也

羊祜疏請伐吳 晉武帝咸寧二年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其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

且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
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
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
禪請降請營壘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
晧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
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
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
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
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
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
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
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
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
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
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懸進人有
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
克可必矣

按祜伐吳之策方略進取人情時勢如指諸掌所
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也其告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擇其舉杜預自代
爲國得人荊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
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墮淚之碑與峴山俱留千
古大夫了所謂古之遺愛其斯人與晉名臣中當
爲第一也

刺史分職如漢氏　晉武帝太康元年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悉

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
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
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
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
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按漢之刺史專主巡察原未領兵其兵馬之權太
守兼之有大戰亂則朝廷命將以出至漢末而刺
史之權乃重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如近世之巡撫

也武帝去州郡武備删革莽奸雄覬覦之心矣光
邊陲遠地非兵威尤不足以鎮之治天下者焉得
狃一時之安而忘百年之慮也

王衍等清談放達 晉惠帝元康七年

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
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
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
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
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
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

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
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
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
嘗酣飲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
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
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何必乃爾

按王衍樂廣爲清談之標準而王澄阮咸之流皆
縱酒放達不循檢制風俗由此而壞國勢由此而

傾爲治者所宜急屏也樂廣名教樂地之語談言
微中非澄咸可比若王衍之爲人羊祜告之於賓
客山濤議之於初見石勒責之於瀕死桓溫嘆之
於北伐則其虛名而無實飾詐以誤國假清談爲
納交之術營三窟爲巧宦之資亦彰彰較著難以
欺世矣雖然晉人崇尚王衍而衍崇尚何晏何晏
之學祖述老莊老莊以虛無爲教者也其流弊乃
至如此是以治天下者必兢兢焉慎守夫先王之
仁義禮樂以爲移風易俗之具而士君子修身立
行斷無取乎跅弛之爲也

裴頠著崇有論 晉惠帝元康七年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
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
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
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
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
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
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
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稽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
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

卿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
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
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
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
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爲之所能
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
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
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
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按鑑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
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
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
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
浮誕爲美弛廢職業故頠著斯論以釋其蔽然習
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愚謂聖人治天下之道
禮而已矣禮者動靜之不渝始終之一致也自天
地之生物與聖人之盡性皆無妄之理爲之何得
謂之無哉謂之無則所謂不誠無物也頠之論雖
未足知聖人之道然亦近於理矣後世異端宗老

皆此無之一字如所云父母未生以前至於儒者
亦惑於其說如然而無有乎爾謂孟子言無也其
悖謬至於如此渝聖道之罪人哉

江統作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
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
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
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
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
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并

州本匈奴桀惡之寇也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
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
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毌
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此等皆可
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
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也

按智者之見貴於未萌統之此論思患豫防使君
相能聽其言安有劉石符姚之禍哉其企論遠振

羌氏有賢王等頗委甚則且曰聖賢之謀事也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
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
通遭敵事之後而不圖更制之令變易機之勢而
遵覆車之軌何哉蓋因其而推論天下事升禍之
所在皆可以轉移凡亂之所萌皆可以潛消其機
禮在乎斡旋之得其宜耳故老子之遺文帝攝之
也安史之亂明皇不之悟後欲扼其盡賈趙良嗣
爲之圖也貴妃之入長安季自惑之禍燕京高騎
左良玉爲之累也人事不盡而歸之於天命之適

嗚呼夫明明上天豈欲亂天下者哉

魯褒作錢神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

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
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
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羣門競位之家更相
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
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
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
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
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按天下大器聰明者尚難於守以惠帝之憨騃而
居其位固夫之將欲以晉世兒戲自誤三綱滅
絕政出多門貨賄公行錢獄以待乎故魯褒作錢
神之論則時事可知矣繼以賈后專恣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彼
張茂先華而不實遂以魯而猶欲苟且以免禍而
賊后此卒忠所爲洛賊趙刃加於頸又誰之恐焉
手黔黎際有孑遺悠悠蒼天喪何人哉

劉頌上書言政 晉惠帝元康九年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
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
同議異獄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
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
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
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
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
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
以言政矣

被守法者人臣之事也權斷者人主之事也故上不可無道揆下不可無法守律令所載括其大綱而已天下之事無窮非律令所能詳盡則臨時議處亦斟酌於情理之間而已必一事自為一例而例又不一姦吏因緣得爲淺深豈能免哉頌之此奏蓋言其大槩也

劉弘上表解怨釋兵 晉惠帝永興二年

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

按武帝貽謀不善以惠帝之戇騃而授以大器以賈氏之兇悍而樹立中宮遂弒姑殺子流毒搢紳以播虐海內華顧崇岳之徒昵附苟就戮閻又頡頏之輾轉相殘害黎庶殄瘁函夏丘墟自有天地以來其禍未有如是之慘者也然皆由於賈充弒君而武帝受之三綱大壞殃及子孫天報昭然豈曰運數之不幸哉

周顗陳頫論世事 晉懷帝永嘉五年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頫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廢法物隳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按王導才望亦東晉之巨擘然非夷吾匹也陳頫之論可中時病矣而導猶狃常習安能克復神州乎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 晉愍帝建興元年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按晉人雖清談廢事而豪傑之才尚自不乏劉琨潤躬短於智慮非祖逖之比也若陶侃之運甓自勞亦有致力中原之志當元帝微弱不能驅策之耳

干寶西晉論 晉愍帝建興四年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阿尹無鬻拳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按此論蘊括駿發。賈長沙不能過也。

鑑語經世編卷之九終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

柘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嘉平　勤　荔形　較
孫　世唐　世晉　世華　世虎　讀

熊遠論時事三失　晉元帝大興元年

群官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自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沉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按晉人惟尚門族。爽峻之士。罕得進用。權貴犯法。寬縱不治。州郡孝秀。不試而署吏。此晉紀綱不整之大端也。遠之此疏。切中其弊。其後秀才乃試以經策。有合古義矣。

陶侃恭勤綜理　晉明帝太寧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按晉之風俗靡弊極矣侃以勤勵矯之是以克有成功

溫嶠推陶侃為盟主 晉成帝咸和三年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有衆七千餘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

尙書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舉雖遲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顚縲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退若以石投卵耳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

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

按嶠忠義所發詞旨慷慨再造晉室海其力也陶侃爲國方嶽不急君父之難再三邀致乃戎服登舟覺悟之節有遜心矣

溫嶠留陶侃破蘇峻 晉成帝咸和三年

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豈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畏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爲晩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

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鎭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

之克慶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庚午戰峻墜馬斬首

按溫嶠陷侃合兵討峻久而無功侃有去志侃去則嶠孤軍必敗峻勢益張侃雖據上流其能保乎嶠之詞嚴義正足以竦動陶公而毛寶李陽皆有忠烈之氣至於燒峻積聚尤爲急着此與曹孟德官渡之意同大抵兩軍相當非出奇無由制勝而餉者三軍之命尤不可少有疏虞也師克在和晉之不以嶠之功鉅哉

陶侃滿召自懼 晉成帝咸和九年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薨於樊谿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按侃之用兵雖不及溫德而忠順勤勞則亦孔明之流亞也石頭之役以不預顧命步有異同不及嶠之奮發然卒討賊立功過而能改不足爲病鑑語謂觀侃在西藩擁眾豈有非分之圖彼晉史所記夾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誣致之耳愚甚然之宜其[illegible]明復爲千古高人也

顏含論性命 晉成帝咸康四年

光祿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間者馮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按性命之理世多謬於其說而不知其理之所由

然夫命者運數之自然性者天理之在我人能脩在我之德而順自然之數無所徇以而不失其正則居易以俟自天術之來紛至十有何益哉觀顏含數語可謂深有見於性命者故以郭璞之善筮而含不欲為之筮年九十有餘可謂知道之士也

劉翔論江南士大夫　晉成帝咸康七年

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按江南士大夫奇儁者固多然居山水秀麗之地聲伎柔曼之鄉往往有肆情縱欲以晏安為鴆毒者如江總孔範之於陳韓熙載之於南唐賈似道之於南宋蓋染於流俗而不能自振患然聲氣運成敗在於臣子賢愚臣下泄泄沓沓國事將何濟哉觀劉翔所言是令江南士大夫愧汗浹背而

謂巴蜀為形勝尤知兵勢中護軍謝廣猶强為辭豈真有擒石虎戡李壽之畧乎桓溫才智過人克蜀之舉足為江表吐氣而屏佈又不終生民之塗炭無時而已也哀哉然劉翔之議論如此江東繇其此已

桓溫伐蜀　晉穆宗永和二年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巴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

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裔，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按桓溫伐蜀，得袁喬之力為多。喬之所論，與司馬錯之議正同，亦由李勢無道，中外離心，故敢冒險而進。假如勢守禦有素，上下協和，則溫亦未易入也。大抵伐人之國，必先察其君之昏明。故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溫與喬其知此矣。然彭模之戰，棄去釜甑，笮橋之役，矢及溫之馬首，非袁喬之謀勇，鮮不敗矣。入虎穴得虎子，惟在乎將帥之得人耶。

蘇老泉云：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用兵者其亦詳審於彼己之間而可歟。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涼王　晉穆帝永和三年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按此篇文字逼真左丘明矣。俞歸可謂不辱君命。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 晉穆帝永和十年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之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

按王猛之才○不屈於桓溫○溫雖北伐○但欲伸威境外○以懾服江東○非真有弔民伐罪之志也○故猛之言曰○百姓未知公心○蓋已窺其隱矣○溫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蓋知溫之不能用已也○假若溫有諸葛武侯之忠○猛寧不褰裳以就之乎○

孫綽論還都洛陽 晉哀帝隆和元年

晉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以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

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

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

中興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

按晉之兵力人才可以恢復中原因君臣偷安原無報讐雪恥[illegible]心江表桓溫請還都洛陽其意非不[illegible]見果有成算王述之言謂其情矣然還都之議未可遽行而遷都之謀則又不可一日而忘也神州陸沉百年丘墟以偏安江左爲得計當事諸子豈不有愧於桓溫哉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 晉烈宗寧康元年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按自古強臣移人國祚必有奸臣內應如劉歆華歆賈充崔胤之徒是也乃謝公之從容雅量生死富貴置之度外溫固心竊服之而息其姦念矣大以坦之名流且倒執手版而安從容談笑消弭禍變以安之鎮定誠未易及也

秦苻堅違衆議謀寇晉 晉烈宗太元七年

秦王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

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收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按晉未可伐其理甚明苻堅違衆愎諫殆天奪其魄也權與苻融其尤爲灼見乎

謝玄謝石等大破苻堅 晉[illegible]元八年

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

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
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
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
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
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
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
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

按淝水之戰說者以為晉徼天之幸不盡然也夫
晉之君臣和睦未有失德此固天之所助而謝玄
謝石劉牢之等謀勇兼備實皆名將也夫兵之勝
敗前鋒最要秦將梁成阻淵為陣劉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斬之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秦人固已奪氣
矣及逼淝水而陣又中謝玄之謀兵家之忌蓋
晉兵渡水則其氣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
也況秦兵一退不可復止平日之紀律安在乎人
徒知玄石等淝水之戰不知玄自廣陵救三阿毀
俱難彭超又敗之於盱眙又敗之於君川固秦人
之所深畏也倘非朝廷有謝安[illegible]
臨將之人望風奔潰天即欲助[illegible]

與玄石再造晉室而不矜不伐勞謙有終易之所
謂大臣以載者也晉室名臣此為第一溫嶠陶
侃王坦之彪之父之若王導者心術未光為可與
之比者也而或者以安屐齒之折言其矯情鎮物
鑑註以為大兵壓境一戰而敗之安得不喜乎嗚
呼洵可謂之偉人哉

劉裕起兵討桓玄 晉安帝元興三年

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謂王謐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
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
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
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
桓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
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
玄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
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
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
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裕遂與毅定謀玄憂懼[illegible]日
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illegible]

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按桓玄本非雄豪之才。但以席伊父之餘勢。妄誕狂悖。値道子昏庸。元顯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遂謬失措。遂妄思禪代。寬竊天物。登御座而忽隕。亦知天之不假易矣。猶且矯爲晉錫。矜自矜伐。士木繫與朝野思亂。迨劉裕之義旗西指。玄已心膽欲墮矣。尤可哂者。輕舸所載。不過服玩書畫。體焉西奔。甫作起居注。自著述。宣示遠近。迂謬如此。几上之肉也。江乘之敗。玄問吏部郎曹靖之曰。卿

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夫以桓玄篡逆。而獻諛之徒。乃比之於堯舜。是則使臣纖大何代蔑有。徒足遺羞青史。垂誡將來。有國家者。所以貴遠夫巧言令色孔壬也。

劉裕伐南燕。晉安帝義熙五年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而東。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

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發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

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按公孫五樓之計明於兵勢慕容鎮所料亦不失爲中策乃超皆不從豈非運數已盡自求敗亡乎以歲星所在爲不戰自克者眞齊推之見也

韓延之復劉裕書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秋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

按晉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故延之復書云云夫休之宗室也居上流擁重兵素有得人心之名故裕借其子譙王前事而生事端休之表廢文思可謂處已非庇惡者乃殺其子姪遂而興兵不過欲剪國家之枝葉耳韓延之之疏洞見肺腑讀之令人[illegible]溯宜裕之心服而嘆息乎

崔浩論劉裕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嗣側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勷　京孚　荔彤　較　孫　世夔　世度

宋順帝禪位於蕭道成　齊高帝建元元年

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人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

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

按後世之所謂禪位者。大抵皆篡而已。始於[illegible]而魏晉因之。石勒一羯長耳。尚且不屑。對群臣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斷不效昔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其言何其壯也。觀王儉則所云。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可謂由爾反爾矣。乃當此衰亂之時。猶有明臣之義者。如謝朏之不解璽綬。王琨之攀車獺尾。忠義之在人心。固未嘗盡泯也。雖然。袁粲之死於石頭。沈攸之斃於櫟林。裴顗之上表數齊主過惡。先後不同。要皆忠於宋室者。豈可以成敗論之哉。綱目書大書而予之。所以勵萬世之臣節也。若褚淵王儉。以世臣華胄。賣國與人。其能免於亂賊之誅也哉。處士何點之贊。切中其隱微矣。

李崇弭盜　齊高帝建元三年

魏以荊州巴氐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

生。言長生。乃壽或不永。是知人生貴知陰陽之道。明消息之理。而不在於枯槁寂滅呼吸吐納也。

韓麒麟增益穀租備賑疏 齊世祖永明五年

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按。救荒莫善於積穀。而往往為官吏侵漁。斂散賑濟。有名無實。提舉之法。宜有所責成也。

降祀祖考於私室 齊世祖永明九年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皇后筍

鴨卵。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臛音郝。肉羹也。粣音冊。即今之饊子也。

按。齊之取宋。乘機遘會。非有大功德於世也。宋氏諸帝在廟求食。則其精爽猶有悲者。是宜血其子孫。封以國土。奉厥禋祀。作賓王家。庶幾有合於義矣。不是之為。而乃令庶婦祀祖考於私室。書之史冊。不亦鄙乎。

成淹論弔不宜用朝服 齊世祖永明九年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

實也昔季孫如晉求遺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由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祖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耀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諒闇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耶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幘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按朝服而弔自非禮之所宜成淹辭費罪昭明竣之所以見屈也然齊既遣使赴弔而服制之不講疏亦甚矣陳武一事知齊人之不及魏也

孔稚珪論置律助教　齊世祖永明九年

初晉張裴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人則法書徒明於篋裹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議事竟不行

按法律固治世之用然士子求志之始宜先仁義道德根本既正服官習之亦未爲遲稚珪之議抑末也後世置律科於二場其亦有見於此乎

魏韓顯宗疏用人論　齊明帝建武元年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雖屠釣

房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皁隸矣。義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無私。迭相敦勵。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敷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按順宗所陳。多有可採。蓋北魏之名臣也。

魏文帝欲移風易俗　齊高宗建武元年

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脩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按魏之文帝。可謂賢矣。力行三年之喪。超越衆論。仍詔群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而服衰冕祈郊

諱。重節飲。崇更老。改姓氏。賜冠服。遷洛陽。變胡語。祀比干之墓。立孔子之廟。敘勝宗族。獎皮賢儁。振恤饑民。視下如傷。其於先聖先王之道。孜孜行之。惟恐其不及也。然致治之美。由於好學。而亦使恒代之人。無不知書。是以風俗淳美。孰謂三代之後而易有是主乎。謚之曰文。非虛美已。

魏文帝與群臣論選調　齊高宗建武二年

帝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

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按用人之法天下治亂所關也自當選取賢才不必專論門第然側陋之中有鴻碩之彥而世胄之家亦多幹練之英是在人君者兼收而并蓄之斯世無遺才先宗象賢者固可以繩其祖武而遭著丘園者亦得以奮跡明廷矣至若以求大用專重門第而亦參之以單寒不能得其平也魏帝之言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有德行純篤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其言不爲無見然所重在於門品是以諸臣未盡以爲然而溫公亦非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亦復大學之制教育公卿大夫之子弟以長養其才能而自[illegible]之士有才德著聞者察而舉之合此二項[illegible][illegible]以經史文藝則庶乎無偏重之弊而人才不可勝用矣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二終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三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荔彤　嘉孚　較　孫　世杰　世卓　世燮　世庚　讀

梁武帝論大命　梁武帝天監元年

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問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以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殺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

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言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

而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
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
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況
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
意。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
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
清顯。各以壽終。

按梁武不殺齊高武子孫。固差勝於蕭道成蕭鸞
之所爲。然亦彼善於此耳。蓋自魏晉以後。而天下
之亂極矣。司馬氏骨肉相殘。遂有劉石之禍。懷愍
之害。得其實矣。乃出於背之報乎。劉裕殺二無罪
君。子孫殺盡。自相屠戮。於是蕭道成篡之。殺蒼
梧而立。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其亦甚
矣。及蕭衍代齊。殺東昏侯。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
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捫之。何其慘也。侯景之亂。
武帝餓死臺城。簡文竟罹土囊之厄。又幷其太子
大器。及王侯在建業者。死。老子曰。天道好還。又
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戮。蕭氏前後之奸雄。
漏。可以知所懼矣。

韋叡等大敗魏人於鍾離 梁武帝天監六年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
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
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
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
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
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
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
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
數千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
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
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
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
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
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
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
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輒
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
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諭勅
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

後儒不明其說，而紛紛聚訟，咸失其指歸。豈知之論，可以破千古之謬，為好名之主與言之臣下一箴砭，大有補於禮教也。

魏主專尚釋氏　梁武帝天監八年

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儁上疏曰：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雖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按佛教盛於六朝，而魏之顯宗不尚儒經，親講大覺，寺至一萬三千餘，則沙門之多可想矣。延儁書之，只見其非於治國之中，無益傳之言，儒釋並存，乃是調停之見耳，何不言專宗孔子乎。

李崇請脩明堂太學　梁武帝天監十九年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按佛廟盛而學宮廢，沙門眾而民力竭，崇言不用，深可太息。

李瑒論佛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魏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

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法俗俱賴矣。按鑑言是時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故普惠上疏切諫如此。於是魏主數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之在北魏。可謂直言敢諫之士矣。

魏任城王澄疏請都城寺僧徙併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謁彌眾。都

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

按佛教貴於清淨。故說法多在山林。其後沙門依居市廛。違犯戒律。藏垢匿蒙。無所不為。正釋氏之

哉。崔亮停年之格。未免失人。其後唐明皇時裴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復循而行之。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夫酌古今。用人不出此二者。循資格則賢才[illegible]超遷。則智巧競趨。惟以資格待天下之中人。而以超遷待天下之奇士。庶可以行之永久而不變也。

北魏胡后驕侈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

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眾皆愧之。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碗。赤玉巵。

節詞人評無不先詣之月中皆有數信賤人謂之由
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信
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
故弘景詩及之

按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或謂其仙去
仙隱不可知要之清虛淡泊有道之士也觀其所
發所作之詩若預知有侯景之事者然則何不陳
說於梁武之前以啓其敬禮之意耶豈梁武老耄
言之而不見聽耶嗟乎梁武之貪癡狃於賊杜鄭之
檄文盡之矣豈弘景一詩所能悟哉

宇文泰敗東魏兵於渭曲　梁武帝大同三年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
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
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
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
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
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
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
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
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illegible]
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
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
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
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
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舉國而來欲
決一死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
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兵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
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
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
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
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

按宇文泰高歡皆一時之梟雄也泰置陣渭曲蓄
以寡不敵衆欲自掩其所短然使高歡用斛律羌
舉之策則長安必擾泰之首尾不能相救矣夫攻
亦必勝之策復爲侯景所阻彭樂之兩羅相當[illegible]勢
無常驕則必敗是舉歡僅以身免喪甲士八萬人
其不被擒者幸也

賀琛啟陳時務疏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裒削更相呼擾推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
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困
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驚困守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雖有廉平
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
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貧賤良由
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
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

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
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
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
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
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
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簡儉
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
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
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
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

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在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
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
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實由於此
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上安下謐無
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
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
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
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
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

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
不止矣如此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啟奏上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書以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
復敢言時上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
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
費損江南久安風俗侈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
故怒

司馬光曰梁太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
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
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illegible]

縱橫之士所可及也周惡達稱之爲王佐之才不亦宜乎

東魏杜弼移梁朝檄　梁武帝太淸元年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

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纔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眾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强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眾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强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

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盪[illegible]稱力年[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illegible][illegible]諂[illegible]淸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

圍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敎
之言。
按尹德敎所言。亦奇計也。然魏人多梟傑之將。而
襄陽已在于謹設中。是以警不敢行。恐又蹈蕭繹
之禍也。詧雖較繹稍勝。然既爲魏附庸。則亦非第
之善者。苟延歲月而已。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
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霸
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

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
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
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
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
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
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
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
襲僧辯。
按霸先與僧辯。共討侯景。克復梁室。可謂同心。而
有功矣。及齊納淵明。僧辯始亦不受。及迫齊兵圍
僧辯懼而從之。然不虞於霸先。此則僧辯之愚也。
故霸先得以借口。襲而殺之。其事有類於張耳陳
餘之所爲者。乃霸先未幾篡梁。奸雄傾害。豈有爲
國之心哉。

卷之十三終

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敵之國。其理必乎。重歛之國。其田必削。又曰。聞謗而怨者。讒之兩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兩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文中子。

按文中子一代名儒也。其言醇厚蘊藉。有洙泗之遺風。焉若駁雜者。或出於附會也。然隋文無帝王之盛德。而當闕獻書。欲求售孔王家法。固如是乎。是以後人不能無譏也。

覘節父子兄弟相忌　隋文帝仁壽四年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

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覘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孽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illegible]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illegible]忌猜。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illegible]焉。隋氏五子同母。宜其兄弟輯睦。[illegible]

乃更有游於其母者。良以文帝任術好疑。獨孤夭偏心鍾愛。聽楊素之奸謀。爲阿摩所愚蔽。故陽責之禍。至於五子皆不壽終。雖諂諛不善。亦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之報也。豈但勢鈞位逼而生亂乎。

隋煬帝行幸江都　隋煬帝大業元年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

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艭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幷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

吏職紛冗務之際多棄埋之

按自古人主驕奢未有如斯之甚者也禁糾之因山酒池九市長夜方之更甚然同歸於亡耳所謂後皆不鑑惟自內念也

劉炫對牛弘問令史 隋煬帝大業三年

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

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按魏齊之時辜陶大位上之委任崇隆其臣亦各持大體故略察論得從容自隋以後日趨繁碎雖令史之微職籍錢穀無不操之於上最察苛細索求瑕疵事愈繁而天下愈[illegible]矣之資弘其有見於治體乎聖人論治道莅敬行簡正以此也

裴矩倡導通市西域 隋煬帝大業三年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

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幷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
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
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
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
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故營繕之廣至隋而極彼見天下富庶輕用民力
致卒至於亡太宗前惡之而後效之則以欲心之
萌不能自止故也乃借口於洛陽土中朝貢道均
豈其中情也哉然能聽玄素之言為之罷役則非
後世庸君所能及也而玄素直言極諫可謂天子
之爭臣矣

論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唐太宗貞觀四年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
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
通喜察則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
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
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
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
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
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
從不盡己意 發千文翻爭當日謂

按隋文帝勵精圖治然不明而喜察言已盡
其弊如楊素之大奸楊廣之至惡皆不能知乃反
察察為能明不及近又安能及於遠也煩詳刻薄
徒為亂階而已

魏徵論民易化 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
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
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彞非之曰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
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
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
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
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
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
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

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盈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按人主圖治。尤貴於能思。蓋居高臨下。易生侈縻之端。獻媚稱觴。不聞讜正之論。出是耳目蔽以蔽

卷之廿三　十六

寖且漸日以叢脞。馴致百姓困窮。社稷為墟矣。若知天命之靡常。人心之難得。兢兢業業。慮危亡之不暇。尚敢逸豫為哉。鄭公十思疏。洵有坐格言千秋金鑑也。

馬周論恩結人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

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益州所造供奉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處民間。知民艱苦。尚猶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未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悔。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

卷之廿四　十七　唐

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衰。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躬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

而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而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禁諸王○但[illegible]獄耳○然則先帝寵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之選○刺史多用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頗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按周之此疏○欲太宗思結人心○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而其所以結人心者○則在儉以息人○常如貞觀之初而已○蓋太宗性好營繕○雖曾聽張玄素之言○罷[illegible]洛陽之[illegible]○而洛陽宮○大明宮○飛山宮○時復修造○用勞民傷財○未脫隋煬之舊習也○故周言及之○至於刺史縣令○民生休戚攸關○而不慎重其選○一郡不得良刺史○則一郡不治○一縣不得良縣令○則一縣不治○積累而推廣之○天下日以弊矣○太宗能用馬周之言○自選刺史○而令京官各舉縣令一人○此可爲後世之師法也○

論創業守成難易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按創業守成二者相較○守成似易○蓋創業必須英武之君○而守成即中才可勉也○然一有易心○則憂安逸豫之端開○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是以伊尹告太甲曰○天位艱哉○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於始○而又曰○其難其慎○由是言之○則創業與守成○誠未可分難易○而太宗君臣相戒如此○有唐虞都俞吁咈之遺風也○

許羣臣襲封刺史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

參錯如使太僕相治其國不戰以兵承學之□□興
齊民等類真進取一體錄用則觀賢之義庶幾得□
不蔓宗祿之匱乏矣若功臣則依襲例可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傅奕不學佛書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

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之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傅奕之論通過流俗先韓退之而樹其風聲者也又考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嗚呼太宗此言可入典謨矣亦非傅太史之才也

命儒臣撰定五經疏義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

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按太宗之治可謂盛矣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大徵天下名儒增廣生員高麗諸國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自漢興崇本學以來未之有也惜其沿習詞氣崇血焚經根本之道未培故不能追美三代粹然五經正義今行於世則其功又何可少也

胥咸思俛勿權爲縱諫罔未服故必欲與其致討。以逞其窮兵黷武之思耳。然耗散財力。損傷士卒。遼碣之役。關外騷然。踰越秦皇漢武。兩階干羽之化。顧如是乎。房公之諫。忠誠懇切。可謂死不忘君。社稷之臣也。

鑑語經世編卷之二十五終

鑑語經世編卷之二十六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勃 校　孫 嘉平 荔彤 世唐 世早 世㚞 世庚 讀

諫立武氏為后　唐高宗永徽六年

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葅醢之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

恩未鈐轄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雖首雖微不出欺罔豈得驗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軍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縱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藏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西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強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

按治國之道賞罰爲大況兵事尤重賞信必唐初兵力過於秦漢以是破突厥高麗國生擒名王蓋李靖侯君集李世勣蘇定方等皆兵善戰兼由賞罰嚴明故群帥咸盡其力克奏膚功耳暨高宗時遂有大非川之敗又有青海之敗吐蕃由此猖獗正以賞罰混淆故也元忠時爲太學生直陳時事無所隱諱議見之超卓已如眞真爲公輔之器可知然罔本安人則又不如狄梁公之識之爲得計也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唐高宗永淳元年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勃咸陽尉欒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勃弟勔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勔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按器識本也才藝末也有器識者必有才藝有才藝者不可無器識也王勃駱賓王在當時誠爲俊才其不見知於當世乃宰相之過武后之言最爲得之行儉亦億則屢中耳嗟乎士之不遇而時命也塞以死者其器識量實不及人耶吾不能不代爲之於邑已

魏玄同論銓選之弊 唐高宗永淳元年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

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人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罷停選部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按取士之法鄉舉里選而試之以辭義策之以時務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至於用人之權則在臺部然內而各部簡其僚屬外而牧守令固所以共贊皇猷熙績亮工也乃歸爲吏部侍郎而思備其偏重之弊其持論有不謬公乎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天授二年

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其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按武氏以徐敬業之亂始開告密之門而周興來俊臣等共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獄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子昂此疏直陳無隱內引隋煬漢武往事尤爲明切然武氏終不稍悛自周興來俊臣之死獄者始得貼席嗟嗟何物老嫗殘賊如此而竟得以牖下老耶幸有駱賓王之檄千載而下讀之每爲擊節通鑑節畧其文故茲編不載非遺之

也

徐有功蹈道依仁 則天載初元年

天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升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有遊巖穴僕不敢誣素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

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盡忠而徐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寬謂可爲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按有功用法平恕可謂賢矣謂之第一人則未也當時之第一人惟狄梁公足以當之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則天聖曆元年

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數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按狄梁公之所以轉移武氏者全在姑姪母子數語而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尤爲卓論卒薦張柬之爲相與崔玄暐等共誅二張傳位太子反周爲唐功同再造所謂百代殊絕人物其在斯乎

狄仁傑安撫河北 則天聖曆元年

朝廷議者皆罪契丹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

□□矣

宋璟蘇頲同平章事 唐明皇開元四年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能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按通鑑默啜攻拔曳固。為拔曳固所殺。郝靈荃奉使在突厥。拔曳固以其首獻之靈荃。因人成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至於璟之為相。務在擇人。數語盡之矣。而前有房杜。後有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皆由於協心輔佐。公忠體國也。匪是而爭權顯寵。政未之逮。何賴焉。

宋璟請復貞觀之政 唐明皇開元五年

先是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按貞觀之制。最為盡善。其後政多私僻。仗下論絕。紛紛更易其名。絕無謂。蓋宋璟為相。請復舊制。因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誠可為萬世奏對之定制。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十哲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

拔之始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觀二公之論有出一代之兵政可槩見矣人臣謀國愼勿聽變祖宗之法度哉

林甫國忠相繼爲相　天寶十一載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庚申以楊國忠爲右

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爲人强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按天下治亂在於宰相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

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至開元二十二年始擢李林甫爲禮部尚書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至二十四年[illegible]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由是[illegible]明自[illegible]大權歸成禍亂天寶十一載林甫[illegible]時甲[illegible]用賢者猶恐不濟乃又用楊國忠[illegible]二人[illegible]者乎管椒房親宅揆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不亡敗者哉連昌宮辭[illegible]相不能名[illegible]祿山得楊與李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興亂分時臣以爲開元

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此讜論也履霜堅冰之漸爲人主者烏可不戒

顏真卿舉兵平原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

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檛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

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

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按明皇西奔至於馬嵬人知楊國忠之被誅而不知其妻與子之俱誅也人知楊貴妃之受縊而不知韓國秦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富貴烜赫曾幾何時父子兄[illegible]尸路衢飽於烏鳶如彼者亦[illegible]後韋見素無辜無咎僅其免矣當斯時[illegible]心憤怨安危之機在於俄頃使非明皇割愛[illegible]六軍之士亦必剸刃於貴妃潰散而歸不肯衛[illegible]而恢復之局隳矣幸而明皇見機殺一女

子以安衆心然後整隊西行無所疑畏此杜子美詩所以咏之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蓋許明皇有悔過之萌也然非韋諤高力士之言明皇亦安能奮斷以斂捨此既散之人心也噫余故錄而著之於篇俾爲君相者皆當以人心[illegible]爲本然後能常守其[illegible]

李泌與太子[illegible]帝[illegible]衮變　時肅宗至德元載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

若一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兼使安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上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假使天下既平莫若策爵上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illegible]

按九等之爵以酬功臣此周漢之善制也若但官以官則官至宰相無以加矣況子孫世襲其國何休人皆身卿愛惜苟非安上全下之道乎然祿佐與其上皆非長源之所志所謂鳳翔於千仞又非常格之所得而拘也

廣平王俶收復西京　唐肅宗至德二載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交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壑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

所以言之者非特旣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大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

按肅宗親見明皇之殺三子又受李林甫之讒間

弗保朝夕及其即位以建寧之賢屬其愛子而被譖以死何其昧也鄴侯於同稱就殺之時懇切求去言人所不能言以安廣平王是謂社稷之臣豈但曰奇士而已乎

張巡許遠死節 唐肅宗至德二載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矣及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

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

疑隱隙敵應變由奇無窮號令嚴賞罰信與衆同
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故睢陽江淮之保障睢陽不守則賊鋒及於淮甸
而江浙俱受其患陵賊之賊不入於關陝中興何資
馬巡遠之敵死勿去蓋以此耳善乎黎之言曰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
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斯言信矣若南霽雲壯勇慷慨斷指射塔
闕與巡遠同時殞命良可悲矣溫公曰顏杲卿
巡之徒世治則擯付有方亢抑下僚世亂則委蛇
孤城盡忠於賊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
嗚呼賢奸莫辨用舍混淆忠義之士要不以此易
其慮也

司馬光論姑息之政　唐肅宗乾元元年

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
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
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
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

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
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後患[illegible]
藩鎮圍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illegible]
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任是之後[illegible]
若為狗得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illegible]
主謂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
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階自此始
平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
懲彼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
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
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諫孔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
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
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
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
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於此
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
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
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
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

捭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神武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鑕。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於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曾氏 孫儲 千嘗生奪廢誅也姑且也 且安也且求目前之安也

夜治軍以禮。溫公之論善矣。肅宗以一事之苟且。而貽百年之大害。謂之何哉。

楊綰論取士　唐代宗廣德元年

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幾之公卿以此取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

按取十之法。自當先行後文。唐虞之世。敷奏以言。亦未嘗不以文見也。然又日明試以功。則其不專貴文辭可知矣。綰之此疏。斯爲合宜。但明經進士。

分爲二頂已久。當時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其後宋興明率用其法。定爲三場。試經義論表判策。似亦不可易也。

顏真卿論論事不宜先白宰相　唐代宗大曆元年

臣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達。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按言路之通塞實關天下之治亂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是壅蔽人主之耳目以衛臣下之私弊耳況李揆由楊國忠之禍皆幾何時而載復蹈之眞卿直發其隱其為代宗謀者切矣乃反謂眞卿為誹謗貶陝州別駕元載之奸豈不昔言而代宗欲成載立之勢術其間也

楊炎旣言於主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

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

於歲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按財者生民之命天下之公物人主為民守之而已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不乏若以天下之財私之於一己則天下亂矣此大事所以必懃留意也楊炎務復舊制其知為政之理歟

通鑑世編卷之十七終

戒者其斯人與

陸贄論天命由人　唐德宗建中四年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并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故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

有動靜之則。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煩。關輔騷然。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慮。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固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勤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按。德宗銳意用兵。科斂太甚。以致姚令言之亂變。而涇卒與朱泚李希烈等相呼應。唐室幾亡。此而

人事所致。豈關天命。宣公稱引詩書。謂天命由人。其言明。斷非其學之有本。烏能如是乎。後世君臣。不修其德。而以禍亂諉之天命者。亦可以知所悔悟而痛自刻責矣。

顏真卿非李希烈　唐德宗建中四年

朱泚。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illegible]

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容□。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

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及盧杞惡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詣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及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因是指真卿。真卿奉命宣慰許州。詔下舉朝失色。而真卿乘驛徑往。夫真卿以三朝舊臣。名重海內。忝命馳驛。何不以死生為念。然以真卿之賢。年已八十。不用之於宰衡之地。以均平海內。而宣慰叛逆。竟為所害。賊臣盧杞。固不足責。德宗甘心棄擲元老。亦獨何哉。史稱其毅然之節。折而不沮。可謂忠矣。其英烈如嚴霜烈日。可畏□仰□。

興元赦詔　唐德宗興元元年

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

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

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疾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鬭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初懷光解奉天之圍○未得一見○乃頓兵不進○上書表揚杞等罪惡○德宗雖為之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而懷光內不自安○已有異志○遂與朱泚通謀○李晟恐其有變○為所兼併○請移軍渭橋○而李建徽楊惠元○猶與之聯營○故贊深為之憂○而其此奏○事幾已彰○間不答變○乃德宗不能洞燭○倘思懷光怏望○更俟有時○未幾建徽惠元之軍○遂為懷光所吞○蓋德宗自以為聰明○凡事持之有說○而不知其[illegible]小智○不足以與於日月之明也○人君當開誠[illegible]理○而欲以應天下之事變○其不外錯而[illegible]矣○

袁高論盧杞不可復用　唐德宗興元元年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兇○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蠹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爭之不已[illegible]

[illegible]

歲時必難陸梁。勢必不致。陛下當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所氣奪算窮。是乃挫半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類。

按德宗使問贊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贊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此奏。德宗用其言。於是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夫朱泚平。懷光滅。而李希烈僻處一隅。帝以理論之。固當進討。然人情時事。又有未可[illegible]者。蓋希烈[illegible]突賜。張旦夕將斃。若用兵不已。則河朔青齊[illegible]或煽動。此贊之識慮長遠。所以言必中肯也。非王佐之才。其孰能如是。

李泌論府兵宜復　德宗貞元九年

初。上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乃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illegible]之。至蒸暴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

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illegible]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按府兵與藩之故。鄴侯言之詳矣。誠兵制之宜復者。但自張說募長征兵為彍騎。[illegible]各道矣。非召募之兵。既各藩[illegible]

六七萬少者二三萬一旦罷歸田畝獨擧之夫學肯甘心棄干戈執耒耜則府兵亦未易復也其後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備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illegible]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强也然究亦不能行者蓋復之於開元之時則易復之於貞元之時則難君子是以深咎張說之誤國耳

李泌論保全功臣　唐德宗貞元三年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剖析乃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

共保之晟燧皆泣謝

按李晟平朱泚馬燧平李懷光厥功大矣德宗未免有猜忌之意泌於入見時面陳之拙所調護俾其君臣釋然上無怨而下遠罪保全甚大然亦由其高風亮節足以取信故也若使他人效之則德宗將詰之曰我君臣本無嫌隙何以忽造此語欲行離間如是則身危故言一也言之人異則聽者亦異矣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人臣之進言於君者其量之哉

李泌諫廢太子　唐德宗貞元三年

板築之策。魏博如指諸掌。未幾田懷諫果以幼弱
軍政決於家僮。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
請田興為留後。興遂申版籍。請官吏。魏博六州不
煩一旅。復歸朝廷。絳之謀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時大風雪。旗旆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按。李愬夜擒吳元濟。其謀奇。其功偉。其識超出諸將之上。而其家世忠孝。故克奏膚功也。

李愬□□□□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道左。

[illegible]足其民信之矣綱紀振飭法度修明[illegible]務
[illegible]必勝攻必取弱者敵相[illegible]林息強者與首而聽
命譬如善御者之齊其銜轡揚其鞭策服繩中規
取道致遠斯爲守邦之大道也故曰御四馬者執
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杜牧孫子序 唐文宗太和七年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
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
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
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
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
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
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
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
位可也

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以衛之所急者
非陳旅而後之儒者諱言兵事若是則孔子何以
云我戰則克而夾谷之會何以云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其左右司馬亦從也杜牧遂序孫子曰刑者
致事也其知兵矣夫六部有其曹爲其官而曰不
知其事可乎哉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 唐文宗太和八年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
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
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
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
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
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

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
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
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
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
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
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
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
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
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
釋是不爲乃患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

但潮且利於官軍之敗而為之代求旌節。又甚者
血戰殄滅之乎。此淮西澤潞。非裴度李德裕力不
之。必不能平也。

李德裕平澤潞方畧 唐武宗會昌四年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伊今自爲以韓全
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
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
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
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

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
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
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
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
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
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
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自用兵河北。三鎮每遣使者
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
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
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

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
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
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
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
其罪。此二人禍福。是可□ 上□德復以其言白上。上
曰要當如此明告之。 於三鎮不敢有異志。

按德裕佐武宗。與回鶻平澤潞。功誠偉矣。亦由武
宗能信任之。言聽計從故耳。命王宰通務。詔諭何
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號噪
指畫。動中機宜。豈非經濟之長才。威望之重臣歟。

但處置亦有未盡善者。如郭誼等既降而復殺之。
是失信也。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邸義誅
其子孫。又使人求出僧孺李宗閔與從諫交通書
疏。則未免出於報復之私意耳。噫乎。人才實難。以
□裕之才。學道包荒。則庶幾房杜姚宋之儔矣。乃
終不能消化所謂豪傑。而未聖賢。此其所以不免
於此竄歟。然元和會昌賢相。自當兼稱裴李。若僧
孺宗閔之徒。又何足比數也。

盧攜論自然儀刑 唐僖宗乾符五年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家之□□□□□本。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嘉孚　荔彤　校　孫　世虞　世㒞　訂

晉王破梁夾寨兵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

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按梁使李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李嗣昭在圍中。其勢甚危。晉王遵父遺命。親往解圍。大敗梁兵。晉軍之氣始振。此朱溫所以大驚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也。

晉王破梁軍於栢鄉　後梁太祖開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鎭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鎭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

萬分三道追之。鎧胄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鎭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鎭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

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恃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按以逸待勞○乃兵法之最要○用騎與用步○又自不同○梁兵多而且精○晉軍批之○向使不出○分道以進○至河抑退○又閉壘不出○多造浮橋○直欲得晉軍之疲而乘之也○又晉王但知速來之宜速戰○而不知衆寡之不敵○騎兵壓賊壘門○不得馳驟○梁軍若更番迭戰○晉與鎮定○力必不支○此退保高邑○誘賊離營○非老於兵法者○不能知也○又按柏鄉之野河○今無此名○惟高邑沛水○夏秋間或流○[illegible]由城北十五里東流○土人謂槐河○其[illegible]不甚濶○

無有浮橋○古今地氣變遷○水勢大小不同耳○

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

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始事李罕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

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去逃令嗣源
歸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何為久留梁兵互
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
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
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
言自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
鄉僵尸蔽地 趙從結稱日以也

按晉軍退屯高邑令史建瑭抵梁軍門而詬之誘
之戰也自巳至午兩軍合戰德威不肯接戰者
待其疲也晡後人馬饑困皆思退矣因而以精騎

乘之土崩之勢也蓋自夾寨之戰梁軍已奪氣矣
況與無名之師晉王合三鎮之兵以拒之乎此
戰也可以決晉之必興梁之必滅矣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
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
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
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
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汝
等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
在耳此義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進
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
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
三十餘年為王招輯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
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
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
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
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
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
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

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
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
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業卒謂得因人資之積

按承業懷數直諫於莊宗一心不惟唐室之業士亦
晉王之忠臣也晉謂宦者之中而有斯人其若蘭
禮部尚書薛廷珪至魏州入牙城宣府解節與謂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繁
三十枚謂之書日寓承業之言亦可以想見矣

馮道論農民最苦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

上嘗與馮道從容論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當

汪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將指告之帝臣愛馬隱
讀書甚詳辛而無失逮至平路殷勤自遠假至贈貲
見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
雖豐百姓濟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
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
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
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
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
常諷誦之

按道滑稽妥帖沉取容人品固不足取茲錄二

設官關治道蓋不以人廢言也

劉智遠舉兵向洛　後晉高祖天福十二年

帝集群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鎭魏
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
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
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
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
殘無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鎭相繼款附引兵
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
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illegible]
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
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
諸道

按是時契丹初去河北諸鎭多有受其節命者兵
出井陘未免迂遠一有阻滯軍勢即不振矣郭威
蘇逢吉二策均爲有見此知遠之所以成功也然
父子相繼四年而滅其曆促矣由德薄之故也

郭威長圍河中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

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
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

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
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
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
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
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
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
領才先遣歸鎭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
健鬭好施屢立大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
輕也且彼馮城而鬭吾仰而攻之何異驅士卒投湯
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

前遺宮葬勿久留宮中殯中無用石以甎代之工人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按劉向諫漢元帝起昌陵疏云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遊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其後藏槨爲牧兒所燒何其愚哉孝文薄葬不起山墳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之諸陵未至過侈然華原賊帥溫韜發掘諸陵十八陵皆被發掘以太宗功德不能免焉是知多藏金玉珍玩徒爲盜賊之資而已周太祖非多讀書者乃能遺令薄葬是其識見高明有過於尋常者非其天資之美而能如是乎可謂五代之賢君也已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政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按行軍之法最重賞罰是以穰苴斬莊賈而威伸於燕晉孫武戮宮嬪而兵入於楚郢故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illegible]

則忘其身誠以將者三軍之司命進退勝敗之間國之安危攸繫故不得不嚴也若法度廢弛賞罰不明進則戰死退則得生誰肯捐命趨敵者厲無宗與北漢戰於高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已潰矣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以督之然後士卒死戰北漢兵大敗愛能徽聞捉與士卒稍稍復還如此不誅後何所懲世宗毅然行之奮之言尤深中其隱情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然後軍政賞罰之間可不務明辭乎哉

歐陽修論馮道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人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敍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

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按馮道自唐莊宗世始貴顯諸稍多仍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公則謂其無廉恥何悲吝以臨者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道身為大臣歷仕五朝八姓不知恥從反述之以為榮則不愛其身而强顏以欺世曾婦人之不若也大約五代否塞乃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如司空圖棄官居王官谷徵微人洛陽為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此歐公所謂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者歟如道之所為匪夷匪惠乃無忌憚之小人耳若遇聖主正君臣之大義將何所逃其罪耶

司馬光論馮道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

宮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

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强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蹠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按道刻苦儉約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然迹其所為不過一鄙夫而已溫公目之爲姦臣寬矣隱而將君不甚鄙夷之者以其得國多出篡弒其身不正故不能正人也李贄乃

謂道能安養斯民百姓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之之力也夫五代之時百姓死於鋒鏑者不知其幾何矣道烏能安之歟小人邪說不可不辨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

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屑屑而親聽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

夫爲政有綱。一綱舉則萬目俱張矣。爲政有體。四體振則百骸從之矣。爲政如北辰。居所不動。而三垣二十八宿。無不環拱也。爲政如崑崙。其高極天。而五嶽萬山。皆其支幹也。爲政如滄海。自各朝宗。而江淮河漢。無不來納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唐堯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則天無名而雍熙動矣。周公之所以致治者。以其立三公三孤六卿九牧也。推賢讓能。而阜成兆民矣。苟不出此。而勞神苦形。躬親庶務。如秦始皇之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飱。豈不勤瘁。然無益於治。而天下之亂機隱禍。隱伏於其中。有待而發。何者。細碎叢者。非經國之遠猷。苛察猜疑。失豁達之大度。上不以誠求。而下不以誠應也。周世宗英覽明敏。可謂英主。然政事無大小皆親決。則未免失其所謂綱領者。非君要臣詳之義也。且兼聽易惑。偏聽明易忌。是即叢脞之漸。高踞遙諫。虛擁而不觀其功過。而賞罰之。此治天下之樞要歟。世宗之論明察。桂黃衆之論治道。正可互相發明矣。

命將帥選練士卒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畜。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按兵貴於選。尤貴於練。兵之不選。與無兵同。選而不練。猶之乎不選也。古人寓兵於農。無事則兵農合一。然其選練之者。獨亦有道焉。後世兵與農分。步騎兵弓甲胄衣襪馬匹弓矢火具布帛之類。所費皆不可缺。倘不加選練。其將以所將行之者。謂之債帥。剝削營伍。肥其橐橐。市井負販之徒。取數充籍而已。其間有雖入隊時備領以欺濫闕卒者。有籍以之徵斂。罪有不齊。此其……

也而國亦擾之矣周世宗謂兵貴精不貴多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遂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强可謂大有爲之主矣而或者曰民兵皆可以戰何必募用召募之衆不知强弱之形不同卒伍之用亦異饑寒之流攘劫弄兵則土閑義寨可以防守郡縣倘大敵巨寇來如風雨勢若山海自非統馭得人操演有素兵精糧足而陣堅厚未易取勝以安民也昔石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余幼丁明季見有司操練鄉兵亦無實用操練乃治兵之最要也聖人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術于門者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此深於爲兵者之論也不然于賞蹈利傭徒鬻賣之道何能久乎故訓練簡選與禮義教化終不可偏廢也

平邊策 王朴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强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

倂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

披命世之主混一海內必有其規模次第修德以致息民養兵然後乘機觀變兼弱攻昧審恭虛不仁之甚者布先弊罪致討焉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其觀我猶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順刃者生豫刃者死有征而無戰矣王朴之開邊策東西宜雖未盡去爭議許然其論中國之失吳蜀幷背由失道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則知本之論也而謂攻取之道先易後難者則又諳於兵勢江南財賦之區收復先畢嶺南巴蜀傳檄可定幽幷險

勁宜且以爲後圖晉漢承平加以器識乃用其策先取南唐大業未竟宋太祖受禪卒因其遺計以致底定趙普謂宋太祖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正朴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之謂也若朴者可不謂王佐之才哉

王朴考正雅樂疏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

絲竹匏土僅有十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之主聲歸於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

者三人而世宗爲取消運給紙應借輸也保有令
殊防貪穢也各役審擺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
羅弊也立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
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增貧也作鄉置團者
絕公早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防私援也稱貨
不責償濂下沽賓惠也蓋自唐宜宗而後致不及
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
之德行不忍人之政有內將相食日進日大寒欣
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常觀見矣不爲百姓
除害豈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諸庭

留心邪木如此宜其赫然南面而猶塵而四海賓服
也歐陽修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
五六年間取泰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
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
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
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
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
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
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
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illegible]

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
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惜
自唐太宗之後天下無賢君久矣明皇憲宗初政
雖美不克有終惟周世宗英明仁厚有人君之德
行不忍人之政而又無聲色之欲[illegible]
之弊擴而充之即湯武可幾也大功未成中道而
夭諸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惜哉

鑑語經世編卷之二十終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嘉孚 勷 荔彤 較

孫 世[illegible] 世[illegible] 世[illegible] 世[illegible]

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建隆二年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按自五代以來。大將典禁衛兵。難以控制。至趙點檢有陳橋驛之變。石守信等典兵未已。此趙普所以憂之深也。然驟而奪之。則恐諸將離心。太祖於杯酒之間。從容談笑而釋之。皆罷宿衛。就鎮。既杜亂萌。亦所以保全功臣也。或者謂帝猜忌之過。其見迂矣。

初置諸路轉運使 宋太祖乾德三年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

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轉運。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按。武臣既統兵馬。又握財賦。其權太重。鮮有不爲亂者。今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而又設通判。與長吏均禮。支郡得直隸京師。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天下如臂指之勢。至今因之。太祖與趙普可謂深謀遠慮。因時之變。而用其權者也。

衛兵貯封椿庫　宋太祖乾德三年

秋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史。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遣諸道。[illegible]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貯之。號封椿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帝常論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否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

按天下甚大。邊圉要害。宜用本地之兵以守之。出京師之兵而分戍。不無往來之勞。然京師之兵。坐食不練。久而軟懦。不可用矣。此太祖有更戍之法也。是在因時以定制而已。非捨爲備。亦豈同於聚歛財斯者哉。

遷都洛陽不果　宋太祖開寶八年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丙子如西京。以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庚子。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首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illegible]有泣下者。祭畢。大赦。[illegible]賜[illegible]群臣有差。帝

昔獻武。國朝先英。俱不得其死所。而燭影離隙。成千古不決之疑。而帝以順母之命爲孝。而不救之以大義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惜帝有焉。若趙二令之爲人。又何足責哉

陳摶論修煉 宋太宗雍熙元年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覲。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詔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

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按古之聖人。未有不深於性命者也。觀易之乾坤頤長諸卦。則可以知之矣。彼其精者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天下可定故也。又何事呼吸吐納之術哉。但太宗君臣未足以語此。故陳摶告之以協力同心。興化致治。以爲勤行修煉之實。亦理之不可易者。由是觀之。摶之所學。誠未易窺測也。

曹武惠良將第一 宋眞宗咸平二年

夏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武惠[illegible]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擇將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曲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才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

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

按彬之征蜀。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及攻金陵。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其德厚矣。所惜者涿州之役。不能持重。以致王師挫衄耳。然勝敗兵家之常。不以寸瑕掩其全瑜也。至其仁恕清慎。不特諸將不及。即趙普等不及遠矣。其謝澤涵遠。蔭於子孫也宜哉。曹翰屠江州。子孫丐乞。慶殃之報。灼然不誣。

諸臣論蘇武乘守 宋眞宗咸平四年

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掠益甚。乃遣張崇

明爲西平王。環慶路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夜趙保吉發詐謀驚。臣事契丹。便擾西北。幸而爲藩蕃支所擊。被創身死。敗覆軍夏千數。一時也。曹瑋將門之子。請乘隙襲其所。請必能成功。而與眞宗之英武之暴守常之說。欲以恩致德明。德明豈可恩致者哉。坐失事機。機難悔之。噬臍無及已。

李文靖忠良純厚。宋眞宗景德元年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觀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是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臨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

按宰相居端揆之地。代天理物。當振綱之時。固當振作。當休養之時。則宜休養。李沆在眞宗朝爲賢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蓋以清靜爲治。效曹參之所爲者。然在眞宗之時則可。倘遇頹壞而事正應釐剔更新。而漫不事事。則或至隳壞矣。至於四方水旱盜賊。日取而奏之。沆爲[illegible]其言[illegible]人主少年。當使知[illegible]

亦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可不謂賢哉王旦寇準方之遠矣微可議者以酒失面免張齊賢失於少容靈武表裏山河乃關右之門戶沆欲部分軍民空壘而歸未能乎折衝樽俎之畧耳

與契丹約成講和　宋真宗景德元年

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御輦衛士推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寇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

聽其和可也

按契丹南侵邊書告急一夕五至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請幸成都是皆自為身謀不以國家為意者獨寇準談笑自如請大駕親征準非孟浪而為此也蓋契丹孤軍深入雖氣勢若強而中情則懾況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蕭撻覽契丹名將中弩而斃彼業已懼退矣假若行準之言出奇以撓其[illegible]以主在師進斬無所撓退則諸[illegible]

所歸耶是以遣使請和急欲引去輒翔指寬以緩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準實得敵人之情據必勝之算故也倘非有成謀而挾天子以一擲僥倖成功其如王欽若譖寇準以陛下爲孤注者矣豈不危哉然當其臨敵之時邊備未弛兵將可用真宗能用準言故能得行其志若有官小如唐敗注黃巢粗之謀尤可成也余謂天子固守京師而命大帥重兵禦之河上堅壁持久不使長驅得渡河北諸將設伏邀截尤屬策之穩者後世入臣當大任者固不可怯懦束手如王欽若陳堯叟之有誤國事而承平既久若舉得人自可畢奏膚功其勿易言親征也哉

孫奭論祀汾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陛下於祖宗艱難之業爲佞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昔秦臣爭奏祥瑞與復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誣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按偽造天書起於王欽若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皆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符孫奭前云天何言哉豈有書也茲將祀汾陰復上此疏忠誠直亮非其見理明而愛君切焉能如是且對之當愧汗發背矣

讀詩經世編卷之二十一終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勷　荔彤　較　孫學　世虎　世變　訂

夏竦疏論邊事　宋仁宗寶元元年

繼遷當太宗時，道逃窮磧，而累歲不能剿滅。先帝惟設鎮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窮寇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illegible]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illegible]，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illegible]之利，不討攻守之便，[illegible]討者非良[illegible]十萬，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厮囉一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部，四路互相應援，六

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并邊小砦，以完兵力，九驅關中民人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及以竦為怯。

按元昊賜張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等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數千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與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其勢大矣。遺於繼遷德明之時遠甚，而宋室承平日久，欲以睥睨之兵攻方張之敵，鮮有不敗者矣。竦之此疏，揣度時事條上十事，可謂明聽，惜其不能堅持本議，而任韓好水川之敗，竦又焉能辭其罪哉。

范仲淹張方平論邊事　宋仁宗慶曆元年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illegible]范仲淹之召。夏竦發王守忠[illegible]部[illegible]方畧[illegible]詔與于守忠延州以竦等[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關中之備十餘一[illegible]關中[illegible]東

渭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
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illegible]關門[illegible]無虛可乘。寇
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
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
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
可知也。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

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按仲淹意在守備。而方平之策亦奇。此呂夷簡之
所以嘆服也。

范仲淹意在招納　宋仁宗慶曆元年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
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策。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
闕奏之。帝取攻策。[illegible]。以爲難。[illegible]衍亦曰徼倖成功。
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
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
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
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
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
納。乃擇利進城壘。若以事料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
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參言兩
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延以希利爲名。則
是涇原孤軍。當於賊手。非計之得。乞仍令鄜延路
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
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
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壁控扼。兵少則難進。否
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

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illegible]之。終非
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元昊傾國入寇。不過
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
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
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大[illegible]。[illegible]二十
爲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illegible]日
虛。士氣日喪。經費[illegible]。師老思歸。賊[illegible]
之心。乞擇命近臣以觀敵隙。如可進討。[illegible]朝。
[illegible]終[illegible]之。
按兵出知彼知己。下戰有勝。以元昊[illegible]

昧險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皆有常
無窮之利故。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
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
再致誓書來報。撤真。自是通好如故。

按宋與契丹盟好久矣。契丹因元昊之叛。欲乘釁
取瓦橋關以南地。非義舉也。呂夷簡擇報聘者。用
爲富弼。雖曰素所不悅。然應對之長。未有過於弼
者。觀其與契丹主語。條晰分明。辭氣慷慨。且以見
神武臨惕其慮。以兄弟榮辱動其心。是以契丹屈
服。和好如故。然歲幣之增。由於仁宗。故以弼爲翰

林學士。辭而不拜。且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
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始
則國家有急。義不憚勞。繼則勞而不伐。卑以自牧。
若弼者。可不謂之純臣。而君子者乎。

宋仁宗慶曆三年

歐陽修論朋黨

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
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相賊害。雖兄弟親戚
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
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
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按朋黨二字。人多不明。集註云。朋。同類也。字彙曰。
同門曰朋。五百家爲黨。又朋也。又輩也。又相助匿非
爲黨。由是言之。朋者同類之稱。黨者比暱之意。朋
黨之不可有也明矣。故曰。君子不黨。三代之時。未
聞有所謂黨也。自東漢之季。房植周福二家賓客
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繇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

議。自此始矣。宦官好人。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誹
訕朝廷。疑亂風俗。逮捕禁錮。范滂之徒。二百餘人。
皆天下名賢。或逃遁不獲。或懸金購募。郭泰私爲
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哀哉。若皇甫規
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此。又與於黨名之甚者
也。其後唐有牛李之黨。卒釀白馬清流之禍。至宋
有蜀洛朔之黨。或小人與君子攻。或君子與君
子不合。然猶未至於大指者也。自王安石變
法。司馬光革[illegible]。[illegible]元祐[illegible]至於蔡京立
[illegible]

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按宋沿唐制。先詩賦而後策論。至是因范仲淹之言。始立學行科舉新法。變之舊制善矣。然經術為取士之本。而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則未免先末而後本也。更宜酌其至當。

呂夷簡綜覈術　宋仁宗慶曆四年

許國文靖公呂夷簡卒。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縱。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蘇轍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遠其覲節。知[illegible]論。不可終拂。又當天下之重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必起復用。是以寧擯故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庶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按[illegible]菴之論夷簡。可謂確矣。排斥孔道輔范仲淹等。旋復收用。罪可贖也。成郭后之廢。啓詞與日傳異。欲陷富弼。非不可贖也。要之。挾術用詐。可臣。姦純臣耳。

富弼救活饑民　宋仁宗皇祐元年

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富弼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夏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illegible]

其城令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
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
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
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
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
卦圖像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
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言數司馬
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
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
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

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按天地之間不過理與數而已矣有理則有數有
數則有理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合而言之不
可相離者也伏羲大聖人仰觀俯察知理數之非
二也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而夫子大傳繫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
數也道者理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道與器豈有二乎秦漢以來讀易者雖多
神而明之者實鮮其人迨夫得河圖洛書伏羲八
卦六十四卦圖象於李之才乃遂玩心高明深造

曲暢著書十餘萬言朱子易學啓蒙易有太極節
圖說云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
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
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
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
明於世又云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得
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
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
雖深夜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
道理如此精明又曰康節天資極高其學果是術

數余於知統錄既已詳論之謂其未嘗忘世謂其
有得於先天之秘茲再加詳釋雖其推測術驗若
有類於占覆者之所爲而妙契義圖原本太極存
右逢原毫無凝滯其於物理性命之學可謂合而
一之矣或謂朱子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朱
子以爲然要之殊塗同歸使其得在聖門時雨化
之當不僅春風沂浴詠歸之徒也學者於理數之
間得其形上而不遺夫形下斯默然貫通矣

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宋仁宗嘉祐五年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

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說○

按王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是以虛聲頓起○文彥博歐陽脩皆薦之○而一時士大夫○或[illegible]識其面○然觀萬言書○大意雖曰[illegible]言改易更革○則[illegible]之端○[illegible]

明敬天愛民為第一義○而先聚斂利用○因已不知夫本末先後之序矣○其書又曷足取哉○仁宗安靜之主也○故泛置之○神宗銳知人之明○不知先王之政○本於仁義○始遽勝而與之謀矣○呂誨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余讀易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古之聖人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益盛○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然則安石之始進○豈非小人學禍之始○而君子所當深戒者歟○

司馬光上三劄子　宋仁宗嘉祐六年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謙儉抑下○子育元元○泛愛羣生○雖古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愁歎○[illegible]不能宣揚

化消陛下之於三德蔑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
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
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
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
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
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
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
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
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

下誠能愼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
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
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赦書者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
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
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
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

按君德有三。即智仁勇之說也。而任官信賞必罰。
爲致治之要道。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爲保泰
之良規。溫公相業。於此見其人端矣。然致治保泰。
必本於君德。而君德必本於學問。故胡安國曰明
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史臣論仁宗厚德　宋仁宗嘉祐八年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淸昭址爲
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
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燒羊。戒勿
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illegible]
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詈
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
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

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
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之政。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
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按三代以後。若宋仁宗之爲君。可謂賢矣。彼其四
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沐浴浹洽。北和契丹。西禦
元昊。雖不必有戰勝攻取之功。而斯民之受福者
亦已弘矣。全其寬厚待民。恩禮待士。不尙刑罰。不
蓄貨財。朝寧多碩德之臣。閭閻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可
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媲美矣哉。[illegible]

綱鑑[illegible]世編卷之二十三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　荔彤　校　孫　世貴　世卓　世樂　世虞　[illegible]

廷臣議濮王典禮　宋英宗治平二年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illegible]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illegible]。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illegible]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由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illegible]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游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

按濮王之議。自當以王珪司馬光為正。而韓琦歐陽脩為非。乃議論久而未定。於是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目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乃假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則尤謬之甚矣。程伊川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識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今謂英宗雖濮王之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大宗。大統名分也定。今又尊濮王為親。是棄仁宗而不嗣。私所生而廢公義。又立廟京師。干亂紀。其如仁宗在天之靈何。韓琦富弼嘉祐八年。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之[illegible]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如遂

其肯仁宗從之。乞王珪草詔。曾幾何時而遽忘之
耶。不能以道事君。導諛逢迎。大臣顧如是乎。此呂
誨所以力辭臺職。言與輔臣勢難兩立也。伊川之
說。亦未得當。夫伯之爲伯父禮也。世俗但稱伯。相
沿之誤耳。珪等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即皇伯
父也。濮國大王。其濮王又奚以異乎。欲極尊崇之
道。於仁宗必有疑貳之嫌。大臣當國家之事。守禮
義之正。確乎其不可拔。所謂於大節而不可奪者
誨范純仁呂大防是也。韓歐二公。其不能無愧色
也乎。

宋神宗熙寧二年

呂誨論王安石姦詐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
通政事。大用之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經
筵。相遇。竊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
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
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
喜人佞己。言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
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存者。二三執政而已。
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上疏
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傲上。陵賊害物。議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
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
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
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
奏。帝方倚注安石。還其章。誨遂求去。

按王安石之姦。文彥博薦之。歐陽脩薦之。韓絳呂
公著更稱揚之。當時知其不可用者。韓琦言安石
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吳奎言
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
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唐介言安石好學而泥古。故

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孫固言安石文
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張方
平知貢舉。辟以考校。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
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至於安石爲鄞縣知縣之時。
李師中語人曰。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
必斯人也。蘇洵則作辨姦之論。由是觀之。小人之
在當日。雖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亦未嘗無人識之。
特人主不明。平日無讀書窮理之功。與爲其所惑。
以司馬光之賢。且謂衆喜得人。則呂誨之識過於
人遠矣。獨文字字細畫。中安石之膏肓。其發端

□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人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革豈易言哉今神宗與王安石內無文明之德外無和說之氣好大喜功欲復幽燕之地妄思富國強兵襲管商之唾餘假周禮以文其姦遂改變祖宗之法棼害民生拒塞言路開啓邊釁敗壞經術有宋一代之元氣斲削殆盡而宰相彌亮天工調燮陰陽職任甚大天下安危所係不以道德佐人主而為制置三司條例司紛紛求利豈非商賈之行乎呂惠卿小人之尤者安石執拗不曉事皆由惠卿導之與溫公廷論語塞而神宗卒不悟其姦何也大學於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必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正以小人聚斂掊刻菑害並至為不可救治之症也可不戒哉

司馬光論青苗之弊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光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

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今司尚能以病民況法□之乎惠卿在□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

按常平之法至善無弊而王安石不與呂惠卿議變之為青苗使粟易為錢議定示蘇轍等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竢也安石初以其言為有理而後不從其後韓絳請罷青苗法疏曰近準敕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今使兼并乘急以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令□

原缺第九、十葉

原缺第十二葉

一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本無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從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illegible]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

卷之二十三　十二

神宗行之可使紀綱立風俗淳人心固即凡為人臣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是時軾之聲譽甚隆乃為王安石所沮通判杭州豈獨惡其異己不合且忌其才出己上也大學言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孟子言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安石之謂矣安石害天下民其實罪大或謂其執拗而非奸邪者觀其大奸大邪百倍於尋常之小人耳

范鎮求去乞致仕　宋神宗熙寧三年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掩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覺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鎮以戶部侍郎致仕其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按庶人在官有祿亦古法也但力役有徵而又收役錢則民無所出何以爲生蘇軾云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此探本之論也嗟乎自唐以來無藝之賦日增而不可減已噫

更定科舉法專用經義論策 宋神宗熙寧四年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illegible]謂古之取士具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諸部近臣[illegible]藏久[illegible]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進士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志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按唐以詩賦策論取士謂之進士明經另爲一科五代宋初大抵皆沿唐舊制也自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illegible]行[illegible]新[illegible]皆士者而[illegible]之於學[illegible]

賦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此猶更改尚不協於宜也至是中書門下又經對前後詩賦帖經墨義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即增二道試墨須有文采不但麤解章句安石之旨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安石之議諸者頗多是舉有合於理若手本以人處言也但春秋聖人傳心之要典安石議身奉士子習易詩書周禮禮記而不及春秋此其為舊經之罪人耳其後元祐之初司馬光亦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温公惡安石之變法而獨有取於此蓋虛心至當之論也然大義十道流為八股士子專心初場又有空疎之病王安石亦云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於是有議罷八股者而八股旋復有議先策論者而策論旋後卒不能有所變更愚意復漢經之制立限守之格而後場重通流不專以詩賦為去取庶幾經術世務兼通之儒世得人設而國家常收人才之效也乎

劉摯論大臣謀國 宋神宗熙寧四年

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斂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二執政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役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

按知王安石之姦呂誨為先彈王安石之害摯疏為切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謫監衡州鹽倉務其耳目也大

濂溪得孔孟本原　宋神宗熙寧六年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衆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即其學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按史臣濂溪為得孔孟之本原夫孔孟之本原奚在哉蓋夫子論語教人在於為仁而性與天道則見於中庸與易繫辭孟子道性善者亦本中庸天命之謂性而力闢告子諸家之非使天下後世知性之本善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為堯舜乃願學孔子之本旨也濂溪著太極圖發明二五化生之妙知人為萬物之最靈則固已得造化之根氐萬物之終始矣至於易通朱子謂其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誠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可及也又二程從之受業每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倘不知本原則其學僅僅迹象文字之間豈有自然之眞樂耶繼往聖開來學於天鑑靈於三湘七澤之間以術見知聞知之統緒也與

韓絳呂惠卿傳法護法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丙戌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閒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令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

岐王顥作側面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
怒曰。是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
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
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
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
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書。之安石感其意。
因乞韓絳代巳。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
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校鄭俠給流民圖奏上。帝反覆觀之。長吁數四。罷
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諸臣

入賀。帝示以鄭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
上章求去。遂薦二人代巳。於是安石所建。無所更
復。夫以太后親王之言。俱不見聽。幸得一監門之
圖奏。發動帝心。罷止新法。雨澤隨降。天意人心。固
可知矣。而羣姦切齒。環泣上前。新法一切如故。何
帝之悔於改過遷善。而終不悟也。易復上六之辭
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神宗之謂矣。乃陸子靜荊公祠
堂記。知安石之蔽。而尚曲為之回護。謂排安石者
不可之以正理。平者未一二。激者十八九。考史論

韓琦司馬光范純仁等之言。無非本王道審功利
陳善閉邪。何一而非正理。子靜之言。未免私其鄉
人矣。王宗沐謂畢竟振作者。豈可謂之不肖子。其
言亦非。譬如人家子弟。不讀書講學。乃賢易綱利
鞭撻奴僕。拒絕正言。遂可謂之亢宗象賢耶

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　宋神宗熙寧九年

河南處士康節邵雍卒。雍天性高遠。而且英邁。學不
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
故友居州縣。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
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
王之學也。雖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頤晨夕候之。
卒。年六十七。頤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
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
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按康節負過人之才。抱濟世之學。讀其所著之書。
固非辟世之士也。乃高臥蘇門。盤桓洛陽。屢經徵
辟。不肯就職。豈獨[illegible]隱遁之學歟。蓋仁宗之時有
隆世。又當群賢。既不必出而有為。而神宗之時。[illegible]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宋神宗元豐七年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
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
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令
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閑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
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

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
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
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按史書紀歷代古人之善惡是非成敗以示後人
俾所勸懲也古史率多灑落自司馬遷以後史亦
冗可睹矣而其書汗漫能讀之者鮮自溫公編集
通鑑學者始便於觀覽其於人主尤切故神宗賜
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云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
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又謂
□論賜銀帛衣帶鞍馬論□□□前代□□□

此書然光之此書但慮列其事臨術有所論斷而
未嘗築著其是非至朱子因之作綱目明否皮□
法以寓其褒貶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正人心息邪
說懼亂臣賊子者其意乃大著於天下若非光□
此書朱子亦何所因以造端也歟光為此書合□
五人之精力給御府筆墨金錢合三百五十八登
歷十九年而後成當時能借一讀者僅一王勝之
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胡三省序云適甚
不在儀於事爲之闕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
之篤世以兵變可少歟學者於公之通鑑宿觀而

盡識之可以通於天下之故矣

程顥題明道先生　宋神宗元豐八年

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顥自知扶溝縣被召命下數
日字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
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
度之初凡在朝野號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
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
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若辭意忠厚不
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官要津而小人
□斷必以為不可者蓋欲深梗正路其所指意非特

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竟歸故官。顥自十五六時。
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門
人交友從之遊。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
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元豐七年。以宗正寺
丞召。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
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按明道天資穎悟。涵養渾粹。其居官忠厚和平。遇
事從容調劑。穆穆乎盛德之容也。故雖以王安石
之褊拗。而徹之不褻。所謂與人處如飲醇自醉者
乎。或謂其優於伊川。余則以伊川學力更深。如易
傳春秋。皆大有功於聖門。爲後世學者之津筏。由
明道之卒年僅五十四。而伊川年至七十有餘。其
學因年而進也。

罷保甲法　宋神宗元豐七年

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
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
[illegible]務農。一歲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illegible]
[illegible]大爲之。無[illegible]之患。故卒[illegible]

今籍鄉村之民。三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
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
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
長以泥墹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
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
[illegible]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按三代之時。寓民於兵。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於農隙以講武事。自戰國以後。而兵農始爲二
矣。隋唐府兵。最爲近古。至張說變爲彍騎。彍騎變
爲藩鎮。大抵皆召募之兵也。宋因唐之舊。兵制有
[illegible]宋初鄉番。熙寧三年。王安石言於神宗曰。先王以
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費。爲宗社長久計。當罷
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彼時
王拱辰極言其害。隨免下戶而已。至是乃罷之。大
約保甲之法。只可以備察姦。先防備小寇。即授之
弓弩。教以戰陣。乘城守禦則可。若以當契丹西夏
強悍不羈之虜。如以肉投餧虎。必無幸矣。昔唐安
史之亂。雖以顏平原之忠義。張巡許遠之長於兵
法。終不能勦殺驅逐。必郭子儀李光弼名將。蓋之
以朝廷之兵。然後收[illegible]京。平定河朔。當有宋[illegible]

弱之所患募兵用民兵尚可扶支持乎冉介新與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此其一蔽也余幼時有明
季見團練鄉兵徒啓爲盜之漸妨農民之功究竟
無一毫實用司馬公能之其有利於民也大矣
又按宋名臣言行錄載韓魏公皆議及養兵事慨
然曰養兵雖非古然循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
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成邊無虛歲父子兄
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
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
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欲
旣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
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宋哲宗元祐元年

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
平元豐閒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其疏
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
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
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
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illegible]
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illegible]
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
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庶
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伊川之學余於知統錄論之詳矣其言[illegible]於
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學[illegible]
之學足以上繼孟子非諸儒之所可及而[illegible]經
講直欲格君心之非惜乎未竟其用也

司馬光身狥社稷 宋哲宗元祐元年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溫國文正公司馬光
光秉國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
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
力病革諄諄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
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年六十八京師
人爲之罷市往弔及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
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
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男勤　鼎孚　較　孫世[illegible]　世變　世虞　荔彤

范忠宣口占遺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辯明宣仁誣謗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意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常稱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按范文正公四子皆賢而純仁尤為篤摯寬厚其涵養深宏識見遠大有聖賢之氣象焉得之於庭訓者然也當同知諫院則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illegible]己者為賢人[illegible]中安石之病[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元豐法度則曰去其[illegible]黨者可也及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務在[illegible]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抵其罪入[illegible][illegible]維持數黨調護正人不遺餘力而於章惇呂惠卿等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至於口占遺表蓋識盡露是以徽宗之睹亦知慕之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識可謂克肖厥父而與司馬君實並稱宋室賢相者也至其一生不肯輕言兵事為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其後在關陝純仁實其於西夏有罷兵意與之書[illegible]與衆事爭遂明[illegible]

與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子與小人闘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其謀國老成長慮抑觀如此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純仁有之雖然純仁豈特相業之偉哉其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悟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論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嘗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哉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由是觀之純仁之品其始進於君子之道者與

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宋徽宗崇寧四年）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illegible]不幸有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女子以供其須斫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以目

按蘇杭財賦之區也宋將太平既久民物繁庶漕運使稻管僱支黃以供應軍國之需足食足兵民在於斯朱勔父子乃市井小人志在漁利害民有何遠見蔡京身爲宰輔不思致君當道惟欲蠱惑其心剝徽宗垂意花石遂諷朱冲密取珍異舳艫相銜既領應奉局又兼花石綱於是盜取內帑如囊中物其間一石一木稍堪玩者搜巖剔藪黃封表識及其發行撤屋抉墻則其侵吞詐索不知幾千百家矣於是百姓破產鬻賣子女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比戶致怨而睦人方臘因民不忍遂起而作亂附歙杭睦衢處秀其後罷應奉局花石綱罷朱勔父子民心稍悅方臘始不禁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東南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元氣漸已萎薾雖朱勔父子之罪然皆賊臣蔡京陰爲之主也夫草野姦雄欲乘時作亂以覬覦非望

者何所貸有但無隙可乘則開敵覺志民怨者可乘之隙也有國家者其勿生事擾民而令大盜覷其側也哉

蔡京有罪免 宋徽宗崇寧四年

蔡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取序舉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說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時玉盤琖夸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慮人言復興久當莫辯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illegible]月凡所繼罷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按徽宗言先帝造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是尚知人言之可畏也乃蔡京獻說以多言為不足畏且持惟王不會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無餘而奇巧靡麗傷財害民彗星之見專為此人僅而罷免後復貪祿入相天下焉有不亂者乎余觀徽宗明知蔡京之姦而甘心聽其蠱惑猶有不可解者蓋以天下無事不妨逆[illegible]而不知天命之難諶也故為人主者必當先去其侈心而後可以圖治

程頤卒 宋徽宗大觀元年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其後宋高宗興元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illegible]頤潛心大業高明[illegible]得之

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表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顥之學。純正而無所偏詖。得孔孟之正傳。其易春秋傳。尤有功於後學。欲學聖賢之道者。自當奉爲師保。

貶蔡京出居杭州　宋徽宗大觀四年

[illegible]木。孛出奎婁。帝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

權震海內。輕賜予以竊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假居賜第。以蔽上下。咸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禁防。陛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爲故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集[illegible]。而國力大匱。發將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按彗出奎婁。天變大矣。考漢書奎婁徐州。則亦梁宋之近郊也。石公弼等劾論京罪。死有餘辜。僅出之杭州。天心何由得轉耶。

徽宗君臣荒淫　宋徽宗宣和元年

九月。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翛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鞗尚帝女茂德帝姬。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將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

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皆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謀諧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效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

罰之兆

惟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君臣從匪彝，即慆淫，萬歲山成，更名艮嶽，興築不已，嚴邃高深，天怒於上而不恤，民怨於下而不知，欲不亡得乎。

召楊時爲秘書郎 宋徽宗宣和元年

楊時南劍將樂人，初來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道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月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

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舜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舜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按宋之時事，至此已大壞極弊，國將亡矣。蔡京之客張舜知之，故言之於京，有龜山先生之召，譬若虛汗亡陽之人，而求盧扁之醫，雖有參苓之劑，用之已遲乎。宜止於郎，又焉足以展其所學哉。夫傾德重望，沉滯於下，僅待禍國之間而後召之，良可嘆也。

种師道論遼不可伐 宋徽宗宣和四年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其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二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

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illegible]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按宋與遼自澶淵之盟，約爲兄弟，歷百有年，[illegible]雖有

守山西間太原三鎮其藩籬非不固也种師道[illegible]古姚師中王彥等勤王之兵非不聽節制也[illegible]宗澤能守能戰亦皆無可用之大臣也然而二帝[illegible]蒙塵宗族北擄者由前有王安石章惇等戕害[illegible]人荼毒生靈人怨人憤而後有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窮兇極惡喪盡國家元氣復有李邦彥[illegible]仲唐恪何㮚紛紛和議之臣闒茸畏懦[illegible]以彼搆其心腹而潰壞其肢體也小人之爲害至於如此噫息痛恨毀其說矣嗟何及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

男　嘉孚　勤　荔形　較

孫　世居　世早　世變　世虔　訂

張誠論天下根本　宋高宗建炎元年

靖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illegible][illegible]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丙辰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按河事河北天下之根本棄之則守欲不可得矣

民所之所以懸懸也高宗不用其言而安置之安
育中興之望

李綱論規模之序 宋高宗建炎元年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
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
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內銷盜
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
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
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
當急而先者則莫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
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
失者但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
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
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
將以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
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
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
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
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
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
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
北顧之憂是今日之先務也

猶凡事必有規模即工匠之造屋農圃之樹藝皆
有規模而況於爲國乎宋自都城失守二帝蒙塵
師徒挫衄人心无聊幾於不可爲矣然皆群臣和
議誤之也李綱欲定其規模一新庶政而尤以河
北河東爲先務誠知天下形勢之要矣蓋河北河
東屏蔽已固然後汴京可都中原可守否則門戶
不立藩籬無人敵騎長驅渡河又蹈靖康之故轍

矣綱與宗澤張所所見大抵相同乃高宗一向畏
怯原無都汴之志故觀李綱之言爲迂闊置張所
而不用以致陵寢暴露劉豫僭稱秦表稱臣偷安
一隅名曰中興豈不可慨也哉

宗澤捐軀報國 宋高宗建炎元年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
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
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
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

勝。檄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
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
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
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
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
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
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
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澤前後請帝還京
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

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
發於背。諸將入問病。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
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年七十。

按靖康建炎之間。宋之大權。忠義憤發。謀略優裕。
李綱其首推也。然可以相而不可以將。可以守而
不可以戰。故捍禦京城。其所長也。若援太原。其所
短也。若將相兼備之才。其推宗澤乎。[illegible]其保護京
城。力禦金人。造戰車。堅壁。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紀綱。用止

彥。使渡河河東河北山砦忠義所在響應。且請躬
冒矢石。為諸將先。是以金人畏之。有宗爺爺之稱。
乃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壯志弗遂。疽發而死。大
呼渡河。良可悼也。且以杜充代澤。酷而無謀。於是
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高宗乃南幸
揚州。金兵一至。匹馬渡江。航海逃避。僅以身免。若
早能用澤。豈不奏恢復之烈也哉。

范宗尹請立太祖後　宋高宗紹興二年

帝未有後。范宗尹常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
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

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
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
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
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
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
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
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
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

諸葛孔明所謂用武之國而足時爲寇盜李成所據成與楊太通而太又與曹成通三寇合謀水陸並遡於浙則杭越危矣朱勝非知襄陽爲國之上流[illegible]岳飛以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於是逐李成復滅楊太江西湖廣皆平江浙始可以爲固矣飛之功顧不大哉大約偏安東南者非守淮不可以守江而荊蜀襄陽爲江南之門戶荊襄不能固守江南亦必不可保也梁元帝建都荊州逼近强敵譬如鄰於虎穴豈有生理是以卒爲于謹等所擒元人知襄陽爲咽喉要地攻圍五年必欲取之呂文煥既降而宋室不可保矣人知岳武穆朱仙鎭郾敵之功而不知其平李成滅楊太立國之功尤大也營田蓄穀足兵先以足食使武穆之言果行恢復故疆易易耳惜哉高宗非少康句踐之儔耳

李綱疏陳戰守綏懷之方 宋高宗紹興四年

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

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欲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繕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澤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强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術

宗先也

按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於金。分道入寇。鼎爲相。勸帝親征。又召張浚於福州。卽樞密院。諸將奏捷。金兵引去。於是紹前半載議攻戰備禦措置幾慎之方。綱乃上此疏。可謂懇切詳盡。得廟算之勝着矣。乃高宗惟而不釋。從而不改。金師一退。其志已盈。在事則皇皇。無事則泄泄。不思以薪嘗膽以定恢復之計。終爲秦檜所誤。奉表稱臣。雖有文武賢臣。或誅或竄。國之不亡者幸也。

徽宗繼欲敗亡 宋高宗紹興五年

甲子。太上皇帝崩於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其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父君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晧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

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古人有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時甚焉。

按徽宗之禍慘矣。或謂太宗不仁其兄。不仁其嫂。不仁其弟姪之孫。卑哉然也。嗚呼。燭搖紅影。心目變黑。以響報德。天心之怒也久矣。况徽宗之縱慾敗度。黷武挑釁。如史臣所云。豈有不身辱國亡者乎。

楊文靖程氏正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文靖公楊時卒。時奉祠致仕。優游於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閩人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猶[illegible]不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陵龜山之學淵為程氏正宗而羅豫章李延平淵源傳受遂有考亭朱子則倡道東南其功顧不偉哉然朱子所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不越求仁之事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則知性之謂也故又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若但觀未發氣象而不體認天理則或流於老子之無欲以觀其妙者有之是異端虛渺之說毫釐千里之差非君子之所尚也今世之學者不能體天理而真實然以觀未發者固不少矣豈當日教人之指徵至於龜山之立朝卓有可觀而其大者則在於闢王氏排和議論二鍾不可棄欽宗既不能用逮高宗之世奉祠致仕優游林泉徒以著書講學老也易曰井渫不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司馬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悲矣

胡安國論程頤學術淹正 宋高宗紹興七年

張浚薦胡安國亦在之將行間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者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尋陳公輔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illegible]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illegible]

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箕子無可無不可之宗爲通事再如人謂安石乃曰善避然以存身使公輔皆因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公輔又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伊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夫公輔抑王安石之爲非則當嘉釋伊川之爲正乃並舉而譏之何哉由其見理不明中心蕃惑而未能審所適也此胡安國所以力辯之真

胡安國進春秋傳 宋高宗紹興八年

二月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謚

文定安國彌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蕭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按春秋孔子之刑書實孔子之禮書也寓褒貶之至公示百王之大法爲人君爲人臣者何可以不知顧左氏浮而不切公穀粗而不精皆未見發揮經旨安國潛心二十餘年著傳以成其志於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有補焉嗟乎自王安石用事棄置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人欲長而天理消世運大壞胡傳出而聖人經世之旨復白其功懋哉

李綱論和議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見宜作頒示稱號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表稱
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日使我坐困四
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
則人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詔
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
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
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或
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
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按詔諭江南若在其封域之內並非屬國之體矣

卷之二十五　宋

要求有五不出綱之所料而高宗甘心受之亦愚
且誣矣

胡銓論詔諭江南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不
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
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今倫之議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
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
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
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
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秦檜以腹心
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
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作
參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

卷之二十五　宋

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
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
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
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
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按是時金使張通古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秦檜欲
帝屈己受之一時軍民洶洶勾龍如淵謂檜曰欲
君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檜使省吏
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然亦僅出於

之半大饑則盡糶之凡十有四年以原[illegible]有石藏府見儲米二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税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實糶只作之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按常平倉之法秋則賤糶春則貴糶不必貸之於民而已有裕國惠衆之效矣至朱子則於常平之外備變通之而爲社倉雖稱貸有息然歉歲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而又有貧富之別大小口之分及願與不願之異是以其法詳濟可行或因此與青苗之法不相似乎曰非也王安石變常平爲青苗錢者易耗之物由納之際吏縣爲姦又強抑與給追呼上納所以爲擾民也社倉貸以米收息以米又有荒歉之蠲免社首司其出入官吏但稽其簿籍而已豈有青苗之弊乎此事下易近[illegible]則可行之久遠此救民[illegible]政[illegible]所當講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十五終

祠道新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荊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

按象山之學識見高明欲人盡良知良能上認易簡之體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但太超捷徑專尚頓悟恐開後學凌躐之端而無日用親切之實是以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尚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言又何如耳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又答子靜書云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

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約禮[illegible]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余觀子靜所言嘗自謂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何嘗不是但所以自立者在乎講明之功持敬存誠之力則何以不言耶聖人曰視思明聽思聰耳目聰明必加以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仁智雖性生必培以學此中庸所以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也今象山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則似乎有撥棄六經之意而專守夫空虛淡漠之心其於聖人博文約禮之教不能無所悖矣厥後子靜之門人如傅子淵楊慈湖輩愈遠而愈失之甚漸入於禪也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子靜以無字搭在上面爲老氏之學而朱子答陸九韶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此二句明白顯易又何有老氏之疑哉余友人晁子孫北海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論朱之不同於陸反覆駁正毀之甚詳後學採思熙釋服膺勿失[illegible]乎聖賢之

學脉不差而余十年以前作外紀幾類貿雜不入於塗于靜於其中者蓋恐端倪一差其流弊不可勝言之謂也

金主避難入蔡 宋理宗紹定六年

金主守緒詔元帥王璧守歸德遂走蔡州時以雨霑上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援青棗爲糧足踏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亳父老中道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內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

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 日進次亳南七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太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古以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欲宋之亡也幹離不粘沒喝以上皇淵聖后帝后太子等北去至是崔立之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等王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俱背叛迷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金主守緒遂走蔡州既而孟珙之師先登答察見之師纔入金主守緒自縊於幽蘭軒傳位承麟亦爲亂兵所殺而金亡矣史言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諉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

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由兵則以近侍監戰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嗟乎自古無不破之國無守緒之死於社稷尚可以愧懷愍徽欽之儔矣然昔年金劫二帝及后妃北去茲者蒙古殺梁王以后妃北還由獨反爾報施昭然有天道焉後之伐人國者其亦存心寬大優以禮數若晉武之遇劉禪宋祖之待劉鋹斯福祚及於子孫不至青於鋒刃也已

眞直院斯文自任 宋理宗端平二年

夏五月文忠公眞德秀卒拜參知政事尋得疾遂

異端之虛無寂滅。至周張程朱而孔孟之學始著。其功大矣。理宗列之於從祀。誠重道崇儒之大典。而謂王安石謂其爲萬世之罪人。尤不易之定論也。理宗之得爲理也。其以此哉。

許衡以道自任　宋理宗寶祐二年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州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鄉人。學者寖盛。衡語之曰。[illegible]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illegible]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illegible]秦人新[illegible]從學無師。聞衡來。人人喜不自勝。是[illegible]民大化之。

按綱常名教。天地所賴以不息。日月所賴以長[illegible]也。而身其任惟儒者。周程張朱諸君子生於有宋。闡明孔孟之旨。發揮六經之義。使人皆知心性之本然。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其學可謂正矣。乃當其時非能用之。乃不能用。而且譏之爲狂言。禁之爲僞學。而罪竄不行。目[illegible]於天下。自元楊惟中與姚樞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自姚樞隱於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六君子。而小學四書諸經傳之傳。愈廣。魯齋得程朱書於姚樞。與竇默相講習。其學益有所得。遂慨然以道自任。卓然爲有元一代大儒。直接伊川考亭之脈。是則綱常名教之在天下。終無有斷滅之時。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亦焉可辭之而不引爲己責也哉。

劉秉忠無書不讀　宋理宗寶祐四年

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今乃汩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偶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illegible]

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按秉忠爲令史。爲僧。亦可謂浮屠之極矣。推其於書無所不讀。故能精於易學。而又兼通諸術。要之果明於易。即不通諸術。亦不失爲奇士也。忽必烈使之與征伐謀議。豈非知人之明哉。史又稱其自

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其有所得於中也矣。

許衡兼國子祭酒　宋度宗咸淳七年

衡上書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擧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按衡之設教。可謂有方矣。蒙古初興。所尚者攻伐騎射。而衡先之以明善誠身之理。告之以綱五常之道。遂使荒遐僻陋之俗。進於詩書禮樂之化。然則道何時不可行耶。

汪立信救時二策　宋度宗咸淳十年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乘此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揆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癃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之

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於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斧空而上既入宮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碉洲爲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稗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illegible]

按播越海濱帝居復殿[illegible]雖欲星散秀夫儼然正笏如立治朝文立度宗[illegible]難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何以勸講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也哉宋之亡人人知之矣天心之必不復回人力之必不能支秀夫亦知之矣所以飄泊式微而爲此者立君一日則衍宋室一日之祚輔佐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心其不幸而死於兵死於海則命也吾何避焉文文山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秀夫者丹心耿耿直與日月爭光已或以其勸講爲迂夫朝聞道夕死可矣吾君而得聞聖賢之大道以死不猶愈於忍恥屈膝偷生苟活哉由是道分明故臨難不苟乃能如是斯亦臨毋而相感也夫

陸秀夫負帝入海 宋帝昺祥興二年

二月癸未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氛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illegible]等皆解甲降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過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

父逐退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濟颶止城土豪
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
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
柂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
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
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
國其骨葬潮居里
按宋事至此已無可爲矣伯顏謂汝國得天下於
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然而世傑
血戰於海陵秀夫負帝以溺太妃後宮俱赴洪

濤尸浮海上者十萬餘人[illegible]寧寨蒐富不磨視
微欲之倫生忍恥辱以種死於五國城者其賢不
肖爲何如也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雖
其間權姦擅難正士沮抑而究竟收忠臣義士之
報其亦可悲也已秀夫驅妻子入海謂帝曰德祐
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何其見義之明決也宋景
濂贊曰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木綿兮雖退兮能害
則遁玉雪纍如兮奇秀冤滓赤日州海今何不
死

文天祥請死被囚宋帝昺崩元二年

冬十月文天祥下燕不屈元人囚之初留而之使至
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
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涕
下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
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
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
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
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
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
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

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負國者前代宰相不拜春
使軍前等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
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
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
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
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
爲忠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
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
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
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按自平王東遷君臣之義大壞極弊大于不君臣而作春秋以懼亂臣賊子然自恭撫慈溫而後集竊相仍負國者代有其人指不勝屈未有彰明其義理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如天祥者也觀其答張弘範曰不敢逃死與答博羅曰不敢負國不敢居功吾盡吾心有死而已深見吾臣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本中和之至誠無僞者以肩

旋於流離顛沛之際又何[illegible]也已之生死一家之成敗乎博羅庸人也元主及人臣張弘範皆服其忠而愛之慕之亦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泯焉者已

鑑譜纂要臨編卷之二十六終

鑑譜纂要臨編卷之二十七

[illegible] 撰

男 勳 較

孫 世[illegible] [illegible]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黃河發源星宿海

巳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不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為[illegible]澤名阿剌腦兒自

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illegible]赤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寖大曰[illegible]可泥譯[illegible]黃河也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也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南至濶即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三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illegible]及[illegible]里然其間淡濁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至而山皆草不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彼有二折焉

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乞定之護骸骨
歸葬信州。枋得入貲贖鵬飛。負骨氣。風岸孤峭。不能
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於亡。二十年後。每
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
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豈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
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
餽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
睹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按謝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嫌。然前書徵之不至。
則其守義之心可見。識[illegible]。則其不屈之心可

加道夫絕食而死。是[illegible]。恥食周粟之心耳。安
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余謂枋得與文天祥
陸秀夫。張弘範。雖死有先後不同。而忠義炳炳。心
安理得。雖謂宋有四仁可也。

不忽木論銷天變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
滅。帝憂之。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
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
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
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illegible]
代聖上。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時。[illegible]山崩者
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厭禍。
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
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
論說至四鼓乃罷。

按彗出紫微垣。以帝春秋高而德衰。人命將傾也。
是宜庶行仁政。早立太子。庶有合於嚴恭寅畏。夙
興夜寐之義。不忽木之言。恐懼修省是矣。而所以
修省者。則未舉其實也。[illegible]務長而不敢言乎。來

年正月。帝崩。皇孫鐵木[illegible]遂會於上都。親王有
違言者。賴玉昔帖木耳言太子寶璽有所歸。又伯
顏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而成宗之位始定。不然
豈不開覬覦之端。釀兵爭之禍乎。又按世祖混一
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蓋
政例有可述。然征日本而喪師十餘萬。擊占城而
不克。入安南而喪都李恒戰死。用阿合馬桑哥以
致人心憤怨。因臺臣請內禪。致太子真金憂懼以
卒。集僧四萬作資戒會。又不置諫官。不行科舉。任
用俗吏。[illegible]僧。政尚苟且。官多貪[illegible]。皆可[illegible]

嗜酒色。乃伐命之斧斤。斲強壯之人[illegible]仁日見
其梏損者也。阿沙不花直諫。武宗使之去矣。然悅
而不繹。徒進階沙不花之官。詎能有益於君德君
身乎。

三歲開科取士　元仁宗皇慶二年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舉行。至是李孟復以
爲言。冬十月甲辰。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
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
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明以皇慶三
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
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賜以及第出身有
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致治。然非用
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得眞儒之用。而治道可
興也。

按元自混一以來。歷三主四十餘年。未行科舉。世
祖時議定科舉法。不果行。其所用以從政治民者。
歲舉儒吏而已。儒必通吏事。吏必通經術。然[illegible]而
不精。貪祿者多。今開科取士。則興賢育才。得爲治
之先務矣。且不特此也。前部以周敦頤。程顥程頤。
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許衡。[illegible]

先于闕。度此也。祖成宗武宗所不能[illegible]而
[illegible]創始。非有見於道德之精[illegible]
尊崇。蓋天理者。人心之本。[illegible]
不知此義。何以爲國。然則元之今[illegible]仁宗爲
第一矣。

拜住論佛教　元英宗至治二年

鐵木迭兒死。是日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
以政。帝諭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爾[illegible]木華黎[illegible]
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今聞。豈有不[illegible]者共
任。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illegible]
宗。長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illegible]少不克負荷[illegible]以
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
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
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常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
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
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嘉之。

按春秋譏世卿。以三桓三郤之類耳。若世卿之賢
者。則國家之所倚賴也。昔周王命君牙爲大司徒。
其誥命云。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於太常。又云。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

郡以道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illegible]致世稱爲下
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
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
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按史許謙受業於金履祥履祥從學同郡王柏及
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
進取隱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
鑑以前事不本於經所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
采子史指蓋之作通鑑前編傳於世他論孟大學
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業門人許謙以傳

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蓋朱子之學三
傳而至白雲則自雲方學之正可知矣觀其自謂
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世人之
爲學鮮有不間斷者故卒無所成學者自强不息
推而致之即可至於聖人之純一不已故程子曰
其要只在謹獨至於科舉之文務集於爲學但
得失之間不嘗以有心處之爾

詔修遼金宋三史 元順帝至正三年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
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
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
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論之或欲如
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
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
制正興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
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
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
辯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凡[illegible]書表
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按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宋遼金三史[illegible]及馬班

苟范之筆然觀其書而一代之事蹟何可考是非
善惡可以勸懲則亦後世作綱目者之資藉也其
功顧可少哉若正統之論人自爲之無庸贅言

巎巎傳通羣書 元順帝至正五年

初巎巎爲學士承旨巎巎知經筵日嘗謂人曰天下事
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
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
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言救者未嘗默默
巎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
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長[illegible]風[illegible]

剛行峻潔。譽之知爲貴介公子。其遇[illegible]救撫摘訐
辨。法家拂士。勇能道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身
修行。大意可回人之心。爲江浙平章政事。帝欲置
之中書。召還至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斂。帝聞賜
鈔五錠。巎巎善眞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
金玉。

按巎巎直道事君。元室之良臣也。稱爲所君甚多
順帝嘗欲觀書。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
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
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

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君貴能爲君。非所尚也。
其隨事規諫皆類此。順帝有臣如此。而不早用。出
爲江浙平章。及召至京而已晚矣。所謂見賢而不
能舉。舉而不能先也。徒深後人之惋惜耳。

遣使巡行天下詔 元順帝至正五年

朕自踐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
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覬安
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
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
未至歟。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illegible]宣撫。布[illegible]德
意。問民疾苦。政務寬猛。剷除煩苛。體[illegible]官員賢否。明
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
決。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

按元以六事定黜陟。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
簡。盜賊息。賦役均。及常平得法。是時吏治之弊
極矣。遣使巡行。固救時之急務。然得其人難矣。時
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
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察無所避。
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二人。都
人稱天爵爲包老。天爵竟以忤時[illegible]大夫大僚飾

虛文。不尚實事。則遣[illegible]行。亦[illegible]具[illegible]謂有治人無
治法也。

張楨論安邊征伐之禍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

陛下困循治安。不知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
情難保。正宜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屏
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
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遂所以
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
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因
循相依。狃其情不[illegible]。而邀功求賞。則[illegible]是以有殺身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編以通鑑卷帙浩繁學者難以卒讀於是摘錄司馬光資治通鑑及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凡有關經世者加以案語其議論尚皆平正然亦不能無因謬襲誤之弊如信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而曰燭影搖紅心田變黑殊爲失考又謂明永樂四書五經六全爲不刊之典亦未免儒生章句之見也

讀史吟評一卷

〔清〕黃鵬揚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吟評一卷》提要

閩溫陵黃鵬揚遠公著

伍員

只須廢楚休亡越家恨消時莫管闔參會買舟湘澤去豈教秋骨泊胥山

子胥實無可去之義但當寧默用事時謝政闔門藏鋒不用便是泛舟五湖之局然父兄已復夫椒之役又為夫差報越殺而父之怨家恨既消國讎亦當為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矣而必欲戮戕以逞話果時觸鏤鴟夷固等閒事也蓋以前之事胥能為之以後之事胥不能為之徒以身先死無益于吳豈不惜哉

藺相如

氣釋強秦五步內當車豈畏廉將軍意公謀國臣心若不是達人饒一分

五步之內臣得血濺大王相如澠池膽氣如許根豪後來與廉頗一段卻能和衷歡好並無半點劍客習氣雖古大臣度量何以加焉妙在引車相避先降其憤激盛氣徐將為國急公無意道達使閒室按劍相看者轉而負荊請罪也乃廉頗氣亦中自不俗不然武夫粗傲杯酒不讓大臣外和而包奉度夙心于沒齒不推有愧廉藺尤不若寇恂賈復之高矣

侯嬴

虎符能令如姬竊晉鄙旋交鄭上斗盡道信陵多食客卻秦一箇

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留趙不敢歸而日與毛公薛公遊後還魏爲將合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毛薛之功爲多而無忌之名益著益無忌之名全于毛薛而實於於侯生蘇顯讀以爲毛薛之正侯生之奇然嚴一不可云毛薛三公一爲賓酒漿一爲博徒而侯生則貧而老爲夷門監者以是服信陵君之能知人能得士也

魯仲連

新垣衍膝奴顏厚李子貴多獨飛豪不肯帝秦志義重千金却贈宜云爾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聞壯繆不肯事曹可與同稱戰國三國兩人而已孔稱許仲連爲高士徒辨之强作不已之間余以爲猶經生之論也大義激於中無著于行宜可發而作哉

范雎

怨雪恩酬歸相印回頭早虎是知幾猜看貪却商於者更有咸陽悔禍遲

秦兵併天下皆商鞅范雎李斯三人之力然范雎功成引退知止不含其秦教君子者乎追觀止傳悔立法之弊臨命發上蔡之悲則范雎者早一步退一步人也才略相等其識慮過鞅斯遠矣

荆軻

三晉稱燔焚獻地燕丹從此識荆卿秦宮若發空還恨也洩人間大不平

荆軻入秦溫公以爲桃慈建禍不知三晉既滅秦豈一日忘燕者燕丹以爲坐而待斃不如陰發以刺之荆軻行頓實燕丹伐秦奇兵也挑存宗社厥志可嘉如謂桃慈速禍使當時不謀此舉秦其肯存燕耶至謂荆卿懷豢養之私欲以之死報燕鈞秦其愚實甚則視荆卿爲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爲上卿惟意所欲還而未發者欲待其人與俱耳太子不悟以卿有娛悔欲遣秦舞陽先行荆卿怒叱太子即日就道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悲歌易水有壯士不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濟也知其不濟然且行卿以爲六國之大勢將去豈竟無一人發憤誅無道秦者用是奮不顧身扶之西行使天下聞風起義報太子之知遇無負所先一級晉士爲知己者死以爲天下先耳不在區區豢養之私也溫公未足以成敗論人耳雖然事成燕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亡燕國未嘗亡也何以明其然也夫以六國之大晏然之象竟不惟僅事秦獨此爲人發起而國之白虹貫日精誠動天事豈偶然哉海內義士壯夫曾謂則是六國無人而燕爲有人也六國無人而燕有人則雖謂六國亡而燕未嘗亡也亦可

張良

懷椎狙擊武陽陰膽足包天識更沉豈是少年誇使倆分明五世感恩深

始皇既殺荆軻復以漸離爲高漸離所仆遂終身不近諸侯客

復滄意東遊而博浪沙中狙擊荊軻行刺後二十年怨毒於人
尚深如此為始皇者可以懼矣非愚善計大索天下十日亦何
為乎大空椎銅柱誤中副車天也然二十年前膽落于咸陽殿
上二十年後氣索于博浪沙中子房荊卿幫手也未幾前但沙
中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率而起矣以為彼祖龍之魄倡率雄
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韓信蕭樊乃長公以子房此舉為地上
老人所深惜是始未知子房者也
且夫始皇一人之身耳荊軻匕首刺之不死高漸離鉛筑撲之
不死張子房鐵椎擊之不死獲誤沙丘歸葬驪山事矣迨至項
羽入關掘始皇墓始得而甘心焉何其死於生前而不死於死
後也洪卒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禱將焉逃

三老董公

洛陽遮說相從巧鶴服關中大義明獨出一奇與漢室風高著理
不得名○
項羽曰懷王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然則自家立之亦得
自家殺之乎使項羽不殺義帝跌之以令諸侯天下戰爭當未
有已而自行篡逆以為天下討罪之端則惡甚矣然漢王數羽
十罪以負約為先以弒義帝為羽末罪亦未為當自董公遮說
縞素關中仗義而西而天下知所向矣故當論先漢高而用此
籌者猶文尊周定霸是也後漢高而用此籌者曹操迎天子於
許昌朱溫遷昭宗於洛陽是也漢高雖不扶義帝而為義帝發
喪也風聲動衆更神於使自古霸王奸雄之得天下心術雖不
同而其機括未之或異也董公此策實為成項第一機括良平
智謀之士斯際亦遜董公一着然良平好出奇計者也而董公
之計則奇而出于正夫制天下以奇而服天下以正漢高無奇
正而用之五載而成帝業豈云幸乎

錯印

韓推用武我甄地遂能看牧刺虎功樹業孫秦謀割楚此時不是
武關東
石勒使人讀漢史至勸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
及至留侯諫曰賴有此耳而斯以觀勒之機警過漢高一着乃
曰吾遇漢高當北面事之何也政以漢高之知人從諫為不可
及耳然勒之古侯其智略不下于房言聽計從又不類項羽之
勢與漢高并驅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介帝王之興也豈不以人哉

項羽

南公曾說亡秦者三户江東眾八千消靈函關當日恨烏江不用
羅寫天
白起之賜劍杜郵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
吾使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命自引其生平殘衆一斂
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白起能悔之杜郵而羽不能悔之
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户藏秦懷王
之恨以消六國之雪亦剗身經七十餘戰欲何取代之志酬矣
即伏劍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磊落乃憤懣不平呼天要咎吾

以爲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也天用羽以藏秦乃羽
不知天之用羽而復爲秦也天其如羽何哉

虞姬

四面聞歌飾影翠紅顔不惜妾飛塵江東縱渡知多少拔劍仰君
一笑人

八千人渡江而爲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婦人
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況八千人實無一人爲項王死也項王
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從項王陣亡者有從項王敗擒者
有從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爲項王死而終不可謂之爲項王
死不若虞姬之義烈伏劍方可謂之爲項王死也田橫既渡海
島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爲虞
姬者絶少補島中五百人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
虞姬爲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覩事仇不能死如項伯
者則尤八千人之羞使其聞虞姬伏劍想當愧死無地矣

韓信

寡可山頭望廷尉莫教廷尉望山頭預知先畫應烹狗更殺留侯
辟穀謀

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信知之矣雲夢就擒信與中之鳥耳然爲
淮陰侯時日過茹侯絳亦恥于事亦一策也使蒯通在長安爲
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既已亨乃與陳豨謀曰吾從中起
非其時矣時者難得而易失事後多悔英雄固有所不免乎

紀將

不拜將軍氣序殊平看矣相府如無朝爲關都尉堅守十載淮陽
理簿書

韓子云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攖之則必殺人余觀長孺之在
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則謂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亞相弘
皆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深文精苛黯則謂
其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衛青尊貴長揖不拜上或不冠卻立
不前然則其爲攖鱗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嘗
言其任職深堅可輔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爲社稷臣也然則多
不大用乎重違弘與湯也蓋是時弘湯用事黯於二人豈能並立
者用黯則必殺黯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
本十載而必殺之不亦也邪然入爲御史大夫至相封侯豈謂
爲黯難哉即其將盡闕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黯既沒而稱
梁建太山封自將往遙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
者使黯尚存寧無匡救一二乎史稱黯去而漢廷無人黯誠非
欲棄能孫者比此淮南之謀所以寢也

李陵

賢者匪懈居一國何須再入雁門關陵孫血戰降胡後漢將誰人
到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從卒不滿五千衆寡不敵也孤軍深入後救
莫至也未至浚稽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抵山入陘谷走絶地
也舍騎而步不敵匈奴長技也敗者皆犯以卒予敵之戒而又
有貳師貴人之帳路博德老奸之謀能勿敗乎陵既降司馬遷

以爲欲得當以報漢容或有之且其時天子族陵之忌猶按誅
不救陵者而勞其餘軍遣公孫敖嫁禍于陵以解罪而天子遽
族陵家陵于是無意歸漢矣雖然淺稽山漢將未有到者陵之
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誣也陵雖負義漢亦寡恩漢武無法外
之仁君子當有原情之論耳

蘇武

孤持漢節伴穹廬○嚙雪吞氈北海居○符得丹心能貫日○何曾飛雁
聯傳書

蘇武在漢有爲武惜漢者亦有爲漢惜武者爲武惜漢者曰武
留匈奴十九年秉節不渝其歸也僅拜典屬國未免爵不償功
從世家中舉千入朝天子思股肱之美畫其人于麒閣典屬國
與焉雖丞相黃霸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
此以知其遇矣其爲漢惜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子元與上官
同謀坐死武自匈奴時胡婦遂產一子通國顧因使者欵
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有訊武娶胡婦爲非是者不知十九年可
矣豈皎然大節不渝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
之以女立爲右校王後世君子猶哀其志而原之如武者豈可
過爲責備乎然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而無容議矣

霍光

識字世卿當霍丈已封身後一何愚不須欲漢保安世早識千秋
而不如

光之子禹當與安世長子千秋從征烏桓歸問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無所忘失禹不能記但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此則光知子之明也夫春秋譏世卿忌家三世爲
大夫光不學無術似難語此若驕縱子弟宜加檢束直待學而
知之乎安世光所心折者旋副光輔政凡事謹慎周密光能歸
之時舉以教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世以父子
封侯在位太盛每辭爵祿是殆以光爲戒者夫光不致安世而
安世以光自警則學不學所由分耳豈乎學則保身忌獲不學
則覆家滅族學之關係大矣哉

王嬙

呼韓稽顙丈人翁十二將軍此日功麒閣久懸圖玉貌○王家大將
無顏紅

漢與匈奴叛服不常至孝武時率十二部將軍自將待邊匈奴
謦不敢出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自孝元以王嬙
賜呼韓邪從是稽首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彼以後若此何逸
損之殊也抑從漢其會欵昭君號爲寧胡閼氏金錢爲之語曰
王嬙制勝安邊境十二部將軍虛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劍誅張殿上寒君王震怒轉恩寬詔旌直節停脩檻老佞何顏
靦面看

張禹安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疾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
請劍斬佞老奸露靦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
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尚方之劍不賜殿檻之緝徒旌亦何

蓋哉

嚴光

遲遲四七元黄戰二八雲臺盛漢才咻咻子陵任最甚清風不肯掃雲臺

觀歷代逸士未有若子陵之高者觀歷代逸士之高未有若子陵之高者後此謝朓避梁武之徵逃匿年餘似有高尚一旦輕舟擒朋湘于禄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子陵而不成者而子陵之風山高水長矣

馮異

一飯必酬稱伏者獲家天子報恩年中車河北不相負試看并州錦上回

晉文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言門所以有懸詩也奄卒粥飯世祖勝勝不忘其存心仁厚統異西漢刻薄寡恩由是條分功臣獲武勛舊無一誅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虞詡

涼州不棄棄朝議繞得朝歌又武都自信生來遇盤錯三公側目復相圖

不棄涼州識也朝歌談科平賊才也武都羸程進道勇也為司隸欲從史無尸祿忠也虞翊是東漢名臣中錚錚者

李膺

獨秉風裁司隸卿不輕容接氣高稜何須門戶孤標特出龍門公天下宗

李元禮振名自高實為黨人標幟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晉石王翊以權品自別逮六朝蕭齊顧江數謝瀹命駕床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者此皆學李元禮而甚焉者也唐李士習益尚清流遂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必有從始君子猶史至御李登龍感慨係之矣

黨人

廿陵南北自分黨饒有鈞鋒任晚爽博得高名雜藩俗漢家今已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然則東漢之黨人非君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夫小人之黨雖堯舜在上共驩比周有所不免若君子有黨國家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

蓋小人之黨害淺而禍小君子之黨害深而禍大是故東漢之禍甘陵之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靖國之禍洛蜀朔之黨先之紫鋼偽學之禍清學之黨先之如彼兩雲先朱惟震揭之史載歷歷然不爽此最不可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耳曰君子無黨豈是易事自非孔子毋意毋周我顏子若無若虛難以語此漢唐宋諸君子未有其人者哉曰亦有說與曰張魏公作事多不滿人意紫陽綱目竟無貶詞曰君子無黨吾不信也

申屠蟠

鷹揚雖修楫溫溫玉潤金剛堂共論至寶蘊輝無覓處林宗猶是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于好名夫以名為鵠人爭趨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于訕時則不足為高議故有高識高名而後以于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為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訕時訕時則為衆怨高名則為物忌況有必鋒猶必于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于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減否人物但不為危言激論蟠則併藏否人物而無之褒揚之間自同儲人夫豈有名心哉名哉而禍亦成黨錮奇禍蟠獨超然免于評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赤壁

鼎足雖成須約誓當年赤壁似臺曹公北去孫劉競自此三分戰運開

天下三分分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兵書論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昆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玄敗符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祖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伏建乃若大案奇兵未温驚魂栢鄉全勝潞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厄兀朮于京口自是余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數赤壁當古今不數見之戰戰之有關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人談戰者不知此數場關係甚

大草萊者過亦如孩童好翫傀儡厮殺目識未歷徒善其一塲熱鬧耳

關羽

許猶閣中剛要殺華容道上却饒之生來氣量包天地直把曹公作小兒

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公于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于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殺然欲殺之公之正出于公之胆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得而殺公則然不殺也公之大本于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義炳于日星惟公始當得一箇正字縣三國東西洪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有公之大德器渾忘同乎處義惟公始當得一箇大字縣三國東西洪合二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否夫論古今人物者必推正大正大者天地之精也惟公正大充配天地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俱壽也

孔明

二表警師建北伐祁山六出不辭頻隆中已歷三分指時為炎劉疼此身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來頻年北伐毋乃強圖與造觀其隆中時語隋曰跨有荊益保其岩阻內脩政事外觀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東西川之間矣鼎足既成統撫戎越結好孫權乃外觀時變時也荆南陽

三顧白帝托孤實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感遇報恩之衆專帝一方子陽井底蛙耳豈孔明而爲之哉

魏

山陽廢國良劉絶三馬寧知共一槽銅雀于今鄴水上春燕壘呼泰雖真

勝國遺基何代茂有雀臺泰離何處爲曹魏與漢但須問其先世何如耳文武既沒西周故宮行役大夫感慨係之自非無者姑蘇楊柳長安銅駝君子顧物賦詩使有許多含刺矣

蜀

天下英雄推使君力爭漢鼎定三分陰平失險痴兒提亭兩奇男北地孫

魏之總世芳髦廢弑矣九嗣君和登不作良由司馬驊覬移嘆標權吳魏之間不君不臣國非其國也後主四十年來主臣相安將相和睦從然以後雖有蚕叢盡國之憂而無強臣脅主之禍享國長久史傳所載不多得焉後世七國安樂作公而最異者北地王東節充宗又有子而祖有孫以余觀之蹈天所以報昭烈也

吳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據險吟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造奇基堪悲入洛秋

自三代秦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始自孫權嗣後東晉六朝越唐數百年而南唐又有餘年而南宋皆帝江南者也論建號開統當以孫權爲鼻祖嗚呼權亦人傑也哉

晉

春有三方天下平投戎無業又銷兵華林帝子堪悲嘆故者銅駝荊棘

徙戎之議郭欽言于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徙邊地雜胡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且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福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複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規以處此矣然晉武所失在于悉去郡兵禾宰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徐制刑亂晉者不待五胡也蓋帝無經國遠圖何曾侍宴已慮其後矣故論自古得天下而能啟失策未有若晉武之甚者

祖逖

三更喚醒英雄夢。顛倒衣裳豈是癡。堪笑清言江左客。猶勝夜醉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惟有三日醒江左風尚如此神州陸沉如何挽頹得起祖士雅聞雞起舞與陶侃廣州運甓各具一副精強志氣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耶陶侃撫制八州祖逖收復河南地能使石勒畏威懷德還疆以寧可爲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猛

删談世務玩風塵不許桓公卻許秦只爲相承有正副未嘗一旅

關江滸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當世之務溫曰江東無卿比也欲與俱歸猛謀山谷師師曰汝與桓溫豈並世者哉山從猛爲符堅所用而與溫從世不相符矣此關兩賢不相見仰不就有在伏狀不以晉爲嚴則不待于從伏遺言而知其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果時幹廷嶽窕書充用曰是殺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夫之世終升不深入爲寇者遲數之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得以偏安者不以爲累累有造晉之功爲猛與溫功名相等但溫不識君臣之誼猛獨明夷夏之分猛之識器根器殆非桓溫所及六朝豪傑之士當爲景略屈第一指豈不過人遠哉

謝安

臨戎賭墅秦爲戲晏信風流可折衝直是知人能用衆功成淝水鶴唳中

謝安却秦符晉直欲以天子當石虎耶路遠然亦有天幸焉不然使符堅以百萬之衆爲決必大衆雖百當石無能爲也後世學謝安而敗者房琯是也琯喜賓客好談論頗類謝安然所任劉秩等書生耳不足以擬當石虎瑒遇賊以車戰覆軍于是淝水之功奇矣故如謝安者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陶潛

萬族相歡各有托孤雲自嘆獨無依莫能氣類悟時易聊把冰心付酒卮

淵明節槩全見之詠古詠貧士中數語余讀此以成韻以見其人殆不止有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予若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不過自寫其飄然霞舉淡忘世味可千高士中列一席而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隋

天下分崩統緒一如何短祚似秦隋獨孤誤我緣何事拋却扶蘇不顧田

秦隋亡國如出一轍使扶蘇嗣秦秦不二世而亡太子勇繼隋隋不十三載而滅矣然扶蘇必不得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繼隋何則秦皇無道隋文暴秦天資不祥之而欲速其斃也夫扶蘇之不立也以趙高太子勇之不立也以獨孤后此二者小雅所

謂婦寺也秦皇欲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隋文五子同母真兄弟寧知萬世至二世而亡同母真兄弟竟至兄弟殺兄而母殺子乎然則亡秦者非胡亥也趙高也滅隋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由斯以觀便嬖承歡皆有餘及枕席言笑無非酖毒婦寺之能禍人國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略隋文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大計操縱於婦寺之手卒之邦家喪敗爲天下笑斯固天奪之魄而禍起于細微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密

滎陽師聚老無功洪家陳濤似冥鴻畢句江都求一戟不欽喪敗在山東

徐洪客一書有與撲高進據陳留因築然後乃用食其之計以

入關李密奇洪客也書而不能從當時李勣魏徵俱在密所亦
不能贊決其謀蓋密剛愎自用如項羽有范增而不見聽耶卒
之洛口米盡敗于世充歸身關中事無可為矣乃怏怏不平復
叛山東為盛彥師擊殺抑何謀之不臧哉蓋奸雄失策因天所
以開聖人也

魏徵

勝師十萬一言中更有名言利器俯他日出重封豕動魏徵嘗譏
從吟哉
魏徵事太宗慕謀諫諍史不勝書惟有匡廢突厥一議是魏徵
一生第一籌畫太宗於魏徵言聽計從古今未有惟有不用徵
策處降胡于內重請州是太宗一生第一錯誤

讀史吟評　十六

狄仁傑

援龍覆虎存當事運沒廢陵社稷功此是龍中真藥物醫身醫國
妙無窮
當晝擬之世犯顏敢諫者疑忠謹之臣魏元忠宋璟等是也全
身免禍者特源狄之士婁師德蘇味道等是也然排擊二張所
爭者一日之事發被貴乾所全者一生之名若夫帝在房州執
念吾君之子周革唐命誰圖社稷之功狄公忠足匡主智能光
驅卒之廢陵復辟東之反正伊誰之力與以余觀之其但識機
權尤非當時諸賢所及洵當代第一流人也而論者謂其對主
號裘當朝從博似非士君子之正鳴呼是何足與語狄公之大
哉

張九齡

風度何如風鑑優果然逆犯亂幽州參軍聽諫誅林甫何用韶江
滿淚流
張九齡真知人哉謂其不難于知安祿山而難于知李林甫也
其爭祿山以犯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其論林甫曰異日為宗
社之憂則是知祿山以其相而知林甫以其心也厥後二人俱
不出九齡所料而玄宗事後之悔則不悔其先識林甫而悔其
先識祿山然則玄宗雖悔而不知所悔亦可謂不善用悔者矣
雖然悔不悔俱遲人主安可有悔哉

張巡

威靡惜己知天地君父人倫繫死生不待睢陽吟苦句雍丘城上
說分明
睢陽不守賊長驅江淮東南震動雖有郭李難為功矣或曰睢
陽畢竟不守江淮何以無虞曰巡雄孤城大小四百餘戰控扼
多日遠近徵以為備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豈非持久之功
與夫三月而救至雖無益于睢陽之陷然十日而賊亡實有賴
于睢陽之守是不可以成敗論雖敗亦功耳如謂與其食人為
若卒之以余人是使賊未至而棄城者得以睢陽為藉口也非
所以立論矣善乎史氏之贊曰廣保全江淮時用以濟中興引
利償害以百易萬誠為確案若夫君父大倫鐵此于天石相交
之地天地隱心靡承于孤城危急之秋則貞忠勁節一部十七
史中指不多屈豈特河北二十四郡不少槩見已哉

讀史吟評　十七

楊太真

為愛難支罪委身君王誤國許多臣嵬堪萬道淋鈴苦不灑紅塵笑裡人

為太真辨罪應待來歲若續南民伏不願則難免馬嵬一死矣

郭子儀

位極功高數所忌令公何以處危疑丹精一點靈臺宿三十年來人不知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然代宗委任不專是上疑之也魚朝恩程元振之徒讒譖百端是下疾之也而卒完名享福以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從忠信安義命而已所最異者涇陽退虜單騎定盟而胡虜亦言此行不戰自一大人而還夫回紇異類也胡巫異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忠信格于異類異神也乃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格不相入之人耶可慨也夫

李泌

虎入肯內談人國言所難言最苦艱胆悸魂驚未息地菲米惟有是衡山

傳稱李鄴侯好大言喜神仙竊為世所輕從觀其所言者皆鑿鑿可行而神仙一道又泌所托以善其用始末可為世人道也泌有經濟課最難者在善全人父子兄弟使中葉宰相無出其右者如特誠泰玄宗奇之曰此子精神要大于身是真知泌

矣顧世人不知而輕之嗚呼此其所以為世人也歟

韓愈

敢燒佛骨慈忠胆惹得潮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霧處君王未肯悔前非

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illegible]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奏事燒毀佛骨如此心胆天海為之震動良非誣也昌黎文章山斗惟諫佛骨一疏力持人心有功聖教當為集中第一文字豈其然乎

裴度

無文不奏劉蕡策讒搆緣何却壞國此事應知極難耳姑退半囊切將疏

劉蕡之策力詆宦官裴度當處摩抑不敢進無怪其然者然君子深為裴度惜之也至于立儲大事太子永建已多年度不及時言之死後未藁以儲嗣未定為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穆宗以來八世七君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端已肇度即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倉卒之際旁立所好遂足以取禍耳度欲言不敢不言又不可遲之又久賚志以沒半囊秘藏家天子求而得之是乎度心良苦矣夫身後遺表即生前奏對度始以死諫者蓋欲救文宗之一悟也請史者以言不及私為忠忠則忠矣非言不及私之謂也

鄭綮

宰臣道上詭行乞相國庭中苦債家嗜利貪名慚鄭五誤猶自是品懷佳

乾符中宰相豆盧瑑崔沆好施爭出囊錢白贍丐者盈道爲朋
七所訊案收範入相罷相日爲債家所誣訴求此後視事二者
汲汲好名草草爲利言之醜矣鄭綮史稱好諧語爲歇後詩
譏嘲時事昭宗以爲有蘊特命爲相未幾累表請罷此昭宗知
人之明也夫以豆崔之汲汲好名欲爲人所悅之使之諷刺攻
時不敢矣以昭範之草草爲利既將之患失之使之斷政匪位
不能矣綮托詩譏事此以言諷諫之體也不猶愈以豆崔昭範
諸人乎顧不知聞者之大駭何也尤異者綮嘗爲廬州刺史黄
巢將至綮移牒使無犯界巢笑而從之郡籍以全誠諧之能却
敵如此斯又與謝安之風流存晉其事同功者也綮何負焉昭
宗特命之相猶頗不知聞者之大駭何也

馮道

天生佛子救昏癡五代如同一代原芳目金剛能作稱低眉菩薩
話多人

荸乎耶律德光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
老子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至殺戮令中國者道一言之力然則
道其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魔王也非
識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罹有孑遺矣景延廣挑動殺機使
有許多慘禍當其思識王耶誤識王者多以爲責備之論余是
以論其世也

隨菴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昭陵飲恨初忘却樞前承詔旨許開金櫃
看遺書

太原之賞不行太宗有心背付度之德昭既戮廷美自危杰爲
錫山熙晉出一言而浩陵飲恨矣然晉此言亦是大誤於太祖
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爲後世法史傳所載
未嘗有馬果若晉言是太祖至公無我之心反爲淺經悖逆之
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
惟漸斥太祖實亦有議太宗柳稱前紙尾之署記謂何並今晉
初一言而武以亡趙晉一言而其吳以麻唐宋大臣一言誤
宋此最可爲與世同恨者也

隨菴

何事金陵無向蜀澶淵孫注是奇師文章爾府空龍賦獻學某公
獨出奇

孫注猶可背賊借一遠幸幾蜀則無一可借矣後準竟以此語
罷相蓋秩矜出也張乘崖謂準不學無術致爲其好剛使氣須
有一段涵養以善用其奇匪徒之博涉章句非復吳下阿蒙之
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欽若以才名極著江南馮拯以文章欽佐
兩府而一一則天雄撰策來手論經一則澶州掌敵渡河畏懼學
人不凡了事如此雖學而多術亦何爲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
爲準病也雖然學非不學者也夫準所不學者特如欽若馮拯
等所學耳乃若在日決勝之策百不無事之策胸中獨抒無書
可讀而運籌握算動與古合夫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

能學者豈不學而能若是哉

韓琦

弗避危疑，蹈似鐵，無形喜愠，静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臆，旋轉乾坤若等閒。

韓魏公作事數不滿千，王荊公嘗曰：魏公形詞好，只為畫虎圖以說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荊公則自信所見，執意不回；魏公不形喜愠，荊公則不流不說，不近人情。魏公自許以報荊公，則自執其拗而至于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荊公似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盡力事君，生死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決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胆性中來，豈區區形相好于荊公，以魏公為畫虎，若荊公則所謂畫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熙寧奧法號稱新，一箇魔王兩護神。朝老何須呼病苦，杜鵑早已呼天津。

新法之行，荊公初意何嘗不欲利民，但出自一人意見，特之古則是，施之用則疎耳。且有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異同；有異同則必有黨與，有黨與則必有恐仇；有恐仇則必有賊害。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者，至于以君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聲；天地徵之而為氣。夫聲氣既能感禽鳥、徵天地，豈偶然哉！而究其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國家之福也。豁非執拗者之所知也。

鄭俠

繪行新法任姦臣，向背荒原編是饑。想畫流民猶未死，君王只是畫中人。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此語豈不既襟傷情，然耳聞不如目睹，觸目可以驚心。鄭俠以仁人君子之心，為忠君愛國之計，却將風沙旋轉，扶攜蹇道，光景繪圖進進而觀，圖長吁嘆，日累停止，青苗十八事雖群奸共沮，一切如故，然方田保甲亦氏受一分之賜也。未幾，安石竟以此去位，則斯圖洵大有功者。昔王曾計去丁謂，蓋有術存其間焉。安知鐵非除去安石之術乎。不然，時人老病死苦之謀，終是隔靴搔癢。唐垌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狂惡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而起當時之病哉。

洛蜀朔黨

十八郎可制千虎，況各以心似越秦。且兵調停消外恨，早須和解室中人。

以十八人制千虎，勢固不敵，而十八中人各門立戶，自相角勝，是未嘗有一人制虎者也。常安民有評季泉之慮，呂公著不以為意，禍胎伏矣。既而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以平夙怨，是或一道也。而格于蘇子由之議，不行。范仁謝世，吃嗟羽翼之敗，櫻怒毒之于人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黨諸君子，養老遺患春秋

責備賢者不容恕也

石工安民

頌講閣上黠牢客瑞禮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灑淚公然石匠

敢陳詞

是非眾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在欲出來耳安民

不忍刻司馬光奸邪此真是非也乞免鐫石末忍得罪後世此

真是是非從非從得其庶幾得其始溫公所謂誠字也石公

不學但到此田地想得溫公不錯和溫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

享

陳東歐陽澈

時事爭方剛憤欲陳書力從兩人奇君王賜劍能奸佞特殺諸生

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鄭俠上書不已是言責在

監門也徽欽高宗之朝用人特誤奸臣誤國舉朝不言而陳東

歐陽澈以布衣極諫是言責在太學布衣也英州編管猶有生望

就戮東市則積刑甚矣是乎太學士論所在布衣秉人之公高

宗殺此兩人何以為國君乎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貪位忌能須殺將人言殺將責歸韓湖山埋骨依深恨不肯俗君

不姓秦

丁謂之貶流準也帝曰吾月中何久不見寇準岳飛殺閤拜命

國家大將增雖專擅安能擅殺檜史所載飛既死高宗並無一

書然則飛之死非秦檜殺之高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檜與全

人以太后侯高宗以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還凡木遺檜

書曰飛方為何北國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檜不之諱也安知

不以書白高宗乎岳張殺飛將檜曰此上意也殆傳然也由此

觀之史書秦檜矯詔殺岳飛乃奉詔殺岳飛耳嗚呼古有大將

被詔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

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君王無意中原事專相貪和忌武臣二十年來功第一西湖深處

作閒人

世忠所向克捷大儀一戰議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

鼓勇于藕塘劉錡奏績于順昌吳玠和尚原之勝岳飛郾城屢

捷中原震動卻被秦檜和議牽制俱化作一場夢境矣世忠以

是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戰優游以終豈非智乎不然

帳月堂中無異上蔡逐兔之悲空有華亭鶴唳之嘆悔無及矣

蓋世忠晚好老氏之學其知慮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雌之義

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富平樓敗驚關陝師向符離又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豈獨

有雲卿

張德遠長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此語未能為德遠定案也

方秦檜用事要執複偶介憂憂歸浚為所責矣與共事方知其闇

則浚之識不如數復其短于知小人固也乃謂其長于知君子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李綱諸人者乎浚為御史則極排李綱居相位則不悅趙鼎論淮西則怨奏岳飛議恢復則擯斥史浩是皆與君子為難矣謂之長于知君子可乎至于用兵尤非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為將皆三至敗績富平輕師失律淮西激叛御璘宿州之役宏淵顯忠不相能大潰于符離豈其才之不逮與抑史所云量狹而不能下士知難而不能知人故耶方欽宗嫉復時高宗謂孝宗曰吾聽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事而蘇雲卿亦曰此事恐他未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二者之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為人矣

胡銓

奏事為言同請劍戮將奸侯柔衛除江南赦詔無人答賴有胡公一紙書

魯仲連在邯鄲圍城中責新垣衍帝秦極其醜詆秦師聞之為卻五十里胡澹庵封事下其師古錫其書于木金人募以千金其奮髯攘臂不啻卻師五十里也金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忍辱詎敢騰書河北者賴有此奏壯氣本朝以作金獄可洗詔諭江南之辱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澹庵為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為南宋第一大字

趙汝愚

升龍負鼎賢宗室欽恨身功去永州何事五王遭毒害當年不委悲幽求

劉幽求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五王不以為然卒受其禍韓侂胄能為國患宜絕其群而遠之俾旋之微亦劉幽求之慮也余何不悟五王覆轍以宗臣自與竟為所擠暴卒衡州蓋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垂成而竟為小人所敗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恭禍伏于玩忽而人心難測也求之韓忠二人有功唐宋而皆坐此患豈天之不祐人國與何知慮之不終也

偽學

山中宿宿抱深恨謾作標式入室人殊愧婺州呂處士上書昭雪老忠臣

胡紘為考亭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嫌之後為侍御遂附侂胄逐汝愚論考亭為偽學亦一異也呂祖太婺州處士上書言道學所以為國已斬侂胄復汝愚奪之中外大駭竟配欽州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紘者當時之向魋而呂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文天祥

才殊忠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忠死關斯成底事孫荷正氣到燕京

宋事為賈似道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為者所建諸策當時未必能用即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迄燕燕然正氣塞于天地宋亡有賴焉或問正氣何益于亡余曰不然徐宗偏將金人相謂曰南朝死義惟李侍郎一人而已此語豈不為亡國之差天

祥謙慨從容佩服孔孟尤非倉卒僨死者王應麟之言于是有驗祖宗養士百年得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不有光乎豈乎惟其有光于宋也斯其所以有光于天下萬世也歟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林梁兩書誓志亦堪傷采薇歌闋千年後又見燕山一首陽

謝叠山之北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餓以死宜有耕感而然與推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爭光日月可也

讀史吟評一卷大學士英廉藏進本

國朝黃鵬揚撰鵬揚字遠公晉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是編雜詠史事每詩之後附以論斷畧如元宋无啽囈集例而詞之工則不及无玩其意旨似借諷明季之事不爲品第古人也

讀史矕疑十卷

〔清〕張彥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矕疑十卷》提要

讀史矕疑序

余涖陶丘甫下車延訪此邦文獻邑人僉以龍弼張先生對及於鄉射讀法時接其丰采英偉不凡誠蘊奇而不輕用世者也余於簿書之暇偶有吟詠先生依韵倡和惠賜金玉而足跡終不肯一至公署竊幸邑有高賢

曩余不逮詎意越歲而先生竟
賦玉樓矣先生令嗣太學生孔
震邑庠生譓出其所作讀史臠
疑示余噫史之難讀也久矣有

龍門以迄涑水上下數千百年
其間公卿庶尹名湮而不彰者
何限表著史冊者亦十百中之
一二耳况智不足以知難知之

意義不足以發難顯之情好惡
關於時諱褒貶碍於世家飾美
增華文勝失實求其權衡不爽
未易多覯也評論者又不能推

原其意從而附會之不加覺察
偶有特達之士任其偏拗過為
苛刻以片言罪其生平以細故
掩其大節遂致賢奸混淆涇渭

莫辨比干剖心同於茅焦趨鼎
谷永攻非類於汲黯直戇甚至
梁公俛首女主疑於諛諂晏子
須仁舍轂等於倭臾比比皆然

耽從而較正之先生學富才雄
遭時不偶僅以明經終老司鐸
黃山參軍赤水位不酬志解組
歸來閉戶著書凡杜詩論語以

及陰陽術數河圖律呂前後成
帙又復搜羅羣史遇前人指摘
稍有未協者取而品題之彰微
索隱矯枉正訛標新領異申明

大義上自荒古下迄宋元約畧
四百餘人莫不原其事而諒其
心出之以溫厚和平是其是而
非其非如明鏡燭物妍媸畢現

法嚴詞確一洗從前燹竇是書
也誠六藝之津梁月旦之箴規
也關於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嗟
乎先生之才識洵足娩美扶風
奈何不能躡蘭臺秉彤管燃藜
天祿流輝汗簡顧乃高蹈林泉
郤著述繁多亦托諸空言而已
後之學者誦其書想見其爲人

能毋有感於斯文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季夏朔日
古蒲楊緑綬謹題

序

甲寅歲季余奉　簡書督試山左一歲再周亦甚勞瘁攬齊魯人文之盛大約於舉業制義中拔十得五其於上下古今大手筆大制作則未之覯也閱乙卯春較士東萊抵登郡有黃司訓張子以所著讀史嚮疑投署余於披閱八股之餘一爲展卷見陸離續紛拔新領異反覆繙袠不忍釋手慨史氏一編自荒古以迄宋元代皆有史人皆有評或不得其解而妄擬或因仍其訛而謬書讀者隨意而附會顚非而涉獵毋令古人微言大意多湮沒於斷簡殘

編參差於魯魚亥豕一唱百和誰職其咎張子則於妄解者辨之訛謬者正之疑義者晰之非理者詳之必不肯隨人附會必不至漫與涉獵昭微言於日月揭大義於中天真可謂上下古今大手筆大制作復見於今日也因掩卷而嘆曰以如是之才學而淪落不偶僅僅於木栗齋中擁預黃韲殊可悲夫苟其書傳而名彰亦才士之類也乃以梨棗無資宜令陸離續紛拔新領異之作掩覆於窮簷繩樞之下塞翳芝蘭生於空谷其爲誰馨哉予欲爲張之而未果先爲之序　　督學使者錢江撰

序

昔從外大父遊於陶丘余方入小學而公已名熟郡邑余耳其名初不識荊州也過此天涯流水人各一方余日埋頭簿書鞅掌王事凡數十年自南康歸里官既蕭索家如旅舍時震兒筮仕黃山與公爲同堂

友余就養於黃獲與公面而兩鬢已各星星矣雖相見之恨晚而相得則甚歡爾追我隨此唱彼和雷陳膠漆我兩人有焉因悉出其著述示余若筆解若訓杜皆識高千古不肯一字拾人牙後若五七言律古文詞賦皆自出心裁各名一家置之殿曾

杜李閒當奪一席余之傾倒於蘇公也久矣後出讀史贅疑丐余一言余憮然曰甚哉史之難讀也自皇古以迄宋元代皆有史而世運之興衰政治之得失莫不於史考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君若臣一代之亡必有一代之君若臣孰爲得孰爲失

某某賢某某奸某某忠某某佞無不班班可考至得而藏於失賢而褋於奸忠而混於佞苟非識五難具三長必不能發幽光而誅魑魅闡道義而正人心甚而執一事之得失輙以定其生平一行之善惡遽而槩其臧否因人俛仰遂聲附和將古人心

跡半没行閒因而賢奸莫辨忠佞不分何法何戒何去何從不惟古人蒙冤而流毒於人心風俗者豈其微哉此無他讀史而不能疑疑而不能辨辨而不能詳詳而不能解也嚮疑之作其有慨於是與公達於識而富於學老於才而艱於遇出其精力

尚論千古善善欲長惡惡欲短或畧跡而原心或因此而知彼或人非至善而一節可録必表而出之或人負盛名而大節有虧必覈而正之不以一事而信其生平不以一端而畧其全體賢奸互辨而賢與賢復有辨奸與奸復有辨忠佞必分而忠與

忠復有分佞與佞復有分一言以破千古之疑反覆惟求一心之是而古來之隱忠臣隱孝子得披雲霧而見青天矣僞忠臣僞孝子有秦鏡之高懸矣且也語不掉奇詞不索異意必和平文必雅馴使披讀之下了如指掌較若列眉可以與人爲善之

心可以消人匪僻之萌可以壯義士之胆可以奪奸雄之魄眞有裨於人心有關於風化而爲千古名教之防夫豈一家之言一姓之書云爾哉或惜其官之不達名之不彰而行之不遠也余曰世有子雲尚有桓君而況以不朽之業必傳之書詎其終

於名山吾不信也後有知者其以吾言為左券云

康熙辛酉小春之吉古孤竹國倫品卓宣明父題於黃山署中

序

今天下有儒乎曰有言儒而未敢盡命為儒也夫三才廣矣倫矣有一之未徹焉不可以名儒第儒亦華門圭竇耳安能盡歷乎天地人之賾而研之曰得其理之所在而已夫天之函蓋何盡乎地之彌漫何窮乎然操其所以翕闢之原皇穹雖遠一垣野焉畫之黃輿雖廣一流峙焉窮之即謂乾坤在几席焉可也論人之理何獨不然人之繁且異也莫如古今一代之興必有為君為相為賢為奸為仕為隱若而人其亡也亦有君相賢奸仕隱若而人然有務

於其名爲之亦有務於其實爲之有以必
可以成者成之郎有以不必可成者成之
有以必可以失者失之郎有以不必可失
者失之是其間有人焉更有天焉身其事
常不能自明傳其事復不能推其意從而
傳會之從而藻飾之又久而豕亥魯魚之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傷之云爾故雖識五
難具三長者始可以作史亦雖識五難具
三長者始可以讀史何則古今雖殊一日
焉耳人物雖多一人焉耳退古人於今未
必不爲乎今之所爲進今人於古何必盡
是乎古之所爲乃拘拘焉取一言一行而

舉之其成者必可以成其敗者必可以敗
豈尚論取友之法乎陶丘龍卿張先生與
得於天者深能背古而不閡於古上下數
千年取其事而斷之命曰續疑示讀書之
法也夫讀書須於信處求疑更於疑處見
信謂古必不可信則誣古矣謂古必可以
盡信則泥古矣取而進退之使畢出而受
賞罰之權操吾身於事前而不置吾身於
事後則不恨古人不見我耳此善用疑而
復善解疑通古今爲一日爲一人之道也
是之謂知人而所以知乎天地者不外是
矣惟先生乃可爲儒

康熙十九年庚申季秋朔日江南皖桐後學馬敎思臨公氏識

張徵仕傳

徵仕姓張諱彦士字龍猷徵仕其官也生而敏悳讀書數行俱下爲制舉業有聲尤肆力於經史家藏書甚富丹黄所及重複稠疊研精覃思微文奥旨靡不抉摘旁及天文地志音律術數之學雖專門無以過之幼即能詩晚年工力深造古今各體窺前人風格爲名輩所稱以明經司訓黄縣條規可爲天下式時諸生王如璞戚兆發等以私怨羅於法徵仕中救甚力監司出危言虛喝徵仕以去官爭之不少屈監司義其請更益賢之夫天下惟利害之計太明而瞻顧之情太容故直道有不敢伸而公議常至於屈身當任大樞柄在握遲迴怯噤不發一語者往往是也徵仕以卑官不畏彊禦如此謂非守道不阿者與使之立朝廷秉鈞軸其風采議論必有可觀即一節可以信之矣性至孝居母喪勺水不入口累日事繼母如其母將事初

有守將戰死潰衆入城將大掠以逃一邑危懼徵仕造其營曉以大義兵感其誠城賴以完大帥劉澤清浮慕其名欲延至幕下啗以美官却其聘不受其孝義節概又如此遷赤水衛經歷秩徵仕郎不就年八十六以壽終鄉人私謚曰文東余爲請於學使者從祀鄉賢所著書六十餘卷嗣子謙能世其學詳具宗人翰林院編修張公希良墓表茲撮其大者如右俟修邑志者録焉

邑令嘉定趙俞撰

讀史緒類目録

一卷

卓茂　逄恂　賈復
鄧禹　嚴光
鄭興　馬援
漢高光武　班超
朱暉　熊范　班固
鄧太后　楊震
黄憲　李固　杜喬
荀淑　陳寔　朱穆
陳徐李郭　茅容
楊喬　戚瑨
竇武　陳蕃　曹鸞
趙苞　蓋勳
何進　劉虞　韓馥
王允　臧洪
三國
劉備　陳羣

劉璋　關羽
魯肅　曹操
王昶　蔣琬
嚴遵　管輅　京房　郭璞
呂岱　費禕
姜維　曹髦
四卷
晋
竹林七賢　羊祜
杜預　劉淵
王愷　石崇　賈充
劉毅　韋忠　索靖
陸機　陸雲　晉惠帝
荀晞　王衍
衛玠　祖逖　劉琨
王導　庾亮

七卷

呂好問

十卷

南宋

目錄終

讀史管疑卷之一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緑綬公垂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隴西郝　玠石公甫訂

荒史

開天肇紀。爰有荒史。後無所衷。前無所始。象度形制。憑臆滋起。鬼怪離奇。驚耳駭目。分氏列士。說名演數。務為不經。為雰為霧。混茫未分。是生盤古。龍首人身。孰為記數。三皇開天。各萬八千。於數奚有。於理奚安。既無書契。誰是老成。十紀立說。更覺無憑。晝虎何翼。飛麟何乘。黃神蜚竽。泰逢有光。身從日月。寧無荒唐。有巢之後。又有有巢。天皇之後。又有天皇。何故冕氏。架屋叠床。少昊名摯。嚳子名摯。既統一系。何複如是。其觸不周。天柱何折。女媧何術。煉石補缺。伏羲蛇身。神農牛首。象形具體。何其殊醜。鑄鼎飛昇。騎龍墮弓。

黃帝之事殊爲不經赤龍生堯飛燕誕契神臨華渚妖誕倍劇繳風射日軒居指佞蓂莢知旬何與神聖

解曰盤古龍首首出庶物乘龍御天也（王迥云快論人未曾道）萬千之數上下無極也飛鹿者飛布六合也飛麟者臨御八方也蛩筆者歷盛德也出入有光言內外有光輝也身從日月言順時日以布政也天皇有巢追纂而重言之也前後名摯字之訛也天柱折者天常墮也煉石五色五倫攸序也蛇身者言委蛇也牛首者言崢嶸也亦如班超之虎頭燕頷也（旛記）騎龍飛天如言身騎箕尾歸天上也墮弓者功績垂也堯生丙辰故曰赤龍契生春分故言元鳥神臨華渚誌地也風日妖氣爲之非真也射殺繳戮服常刑也屈軼蓂莢如葵之向日權之朝暮也學者窮理事有類推勿逐俗謬乃可（讀史卓識）讀史

世系

按帝王世次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爲舜高

祖則舜爲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妻堯二女是舜以曾祖姑爲妻也已爲不可又禹與堯亦四從兄弟舜亦禹之四世從孫爲鯀五世從孫乃殛五世從祖非關大逆何知有法而不知有親也是啓後世骨肉相殘之漸矣契十四世爲湯桀十五世爲文湯與文王隔六百年爲叔侄有是理哉

解曰世系之說存而不論可也論則可以不存矣世代殷遷戶口遞損尚而遡之倡優肆卒孰非神明之冑下而推之聖賢帝王疇無不肖之裔殆親盡則遷姓久則易枝分派別誰其紀之堯爲君而舜在側陋則亦編戶耳（快論令人愁絕）明揚之後則爲君臣釐降之後則爲甥舅所可知者此而已矣敘譜系以亂人倫正不必也禹鯀事舜皆臣職也臣之不法誅之而已光明正大何咎心焉綴以祖孫祇足也不可爲訓但父殛而子禪千載下不能爲禹釋懷也多口置辯終是強詞湯與文王六百年而爲叔姪既序譜系不得不然也事

舛理違何若祇没之爲愈

湯

湯八年七旱太史占之曰必以人禱正史曰大旱而以人禱必無之理也湯修德行政盡人事天無所不答又何事剪髪斷爪自爲犧牲之歷文哉

解曰古王伷矣惟其實不惟其文飾聖治者反失其眞太史謂以人禱非謂以人爲犧牲也謂盡人君之道以格天也亦如謂可移之於相臣移之於人民之

說也湯曰若必以人吾請自當是亦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之謂也自爲犧牲必躬必親之謂也剪髪斷爪正自爲犧牲之事也如詩所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之謂也史無謬誤讀者自不求解爾

啓紂

按正史辛紂母爲后賢紂少帝乙及后欲立啓啓母賤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讀史者謂啓紂同母先妾後嫡貴母賤子恐非所宜長而且賢啓固當立執法立紂實始亡商守小失大太史爲殃

解曰人信曲說不詳正史故令商史蒙冤耳試細玩其詞曰紂母爲后賢帝及后欲立啓啓母賤遂從太史之言而止是貴而且賢者紂母也賤者啓母也各自爲母非一人先賤而後貴也斯時紂惡未彰立君以嫡正論也寧逆知後之不肖哉不然史臣謬執一堂之上關龍逢輩固不乏人何無一言辨之而待後

人之喙吹哉

周

魯禘

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蓋禮樂創自先王上下各有定分不得私相授受成王之賜近於濫伯禽之受近於僭所以啓後世之僭來後人之譏夫成王以英命之令主魯公以肇封之賢嗣何皆不知其非歟

解曰尊尊親親禮之大也周公相成王有父道焉有師道焉成王即位而以臣禮待之安乎不安則授以天子之禮樂也亦情理之宜也伯禽為周公之子君賜父以殊禮而子辭之是孰已見以彰君之過也固為不可況情理之得宜乎其受之也亦不為過但魯不得以之既享羣公耳或謂八佾雍徹三家之僭皆禘有以啓之亦非也大夫僭亂不肖者為之也所典章憲法亦遵焉無忌又何先程之是褻哉後後世之

九錫是褻何制哉即孔子亦不過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亦未嘗以禘為非禮也尚論者其無輕議先王之制可

穆王

讀史者曰穆王八駿何其荒涯瑤池何地王母何人男女共觴賡詩湯厥心一聽祈招遂成儆於暮年何殆急而終歛

解曰八駿巡行欲周知四方之艱難也既而知天下大矣非卓轍馬跡之所能遍也悔志方萌祈招遂歌故欣聽而改從焉遂得為有周之令主王母瑤池之說列子之寓言也孰是論史痴人說夢矣即其寓言論之西方成物之地也故曰王母非實女流也山經圖說王母虎首狼齒鳥足世有如是婦人哉由是推之知女媧氏亦一代國王之號也以為女王亦相習而不知其非矣

召公

按史稱厲王在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公乃以己子代王太子後程嬰杵臼以他兒代趙朔孤兒之死其事前後一轍而程杵藉藉人口召公事縉紳學士外人鮮知之何也

解曰至人所以垂勲建業成名顯世者當不在區區之間也召公（至理名言 爆書千古）匡王定國撥亂反正中興之佐名垂天壤江漢之詩照耀古今兒女子之畸行何足道哉程杵趙氏之家臣也所傳者存孤一事耳表表人區所

以勸忠也後世殉名之輩遂有埋兒餐毋者矣有殺子存姪者矣若效程杵存孤之事而過焉者也豈可爲訓後之說者召公者惟丙吉一人而已

褒姒

史云褒人之神化爲二龍旣曰人而神矣何又化龍一異也又曰卜請其漦而藏之漦何物也而藏之於櫝二異也又云歷殷周未發厲王發之漦流於庭不可除漦有幾何至流而難除三異也又使婦人不幃

而譟之化爲玄黿神旣化龍龍化漦漦又化黿何變幻至是四異也童妾遭之胡爲而孕五異也此亘古未有之妖也

解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以祖功宗德數百年之天下竟滅於一婦人之手此事之大怪異者故追溯禍本離奇言之非實有是事也鑿而辨之其義亦有可言者神化爲龍言褒姒忽然而來如龍之變化至止也藏漦於櫝言受澤之深也流庭不可除言固結而不可解也化爲玄黿言由妃而成后也童妾遭之而孕言生伯服也要皆隱語耳復何足異

平王

平王東遷蘇東坡擬之以富家之子舉田宅而鬻之未免窮約終身然則如之何而可

解曰與其不能守爲人殺其身以奪其基何如僅守一庄田留此身以延祖宗長久之澤哉蘇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予則曰周之過歷未必非東

遷之所致也試觀二世以強秦而速斃隋煬以富厚而借亡是豈微弱之故哉是以君子貴自立而強弱貧富不足論也而平王之失豈在東遷哉君子亦不必厚非之矣

春秋

管仲

齊桓伐楚管仲以昭王不復是問楚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王之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或謂問非

所問故自取抗拒也。

解曰膠舟之惡天下所共誅周衰無人遂使亂賊子久逭其討齊桓既爲盟主使義執言以興問罪之師名正言順楚人以水濱爲對傲撝而無王依然僭逆之吻也齊不能聲罪致討正管仲器小之故執義不堅識者方恨其雜霸也如以其問爲非九世之仇不必復矣豈春秋之旨哉

里克

里克爲申生傅申生無罪而死爲里克者當如之何與之俱死無益也置之不問非職也討必執讒邪而殺之庶有以報申生乎奚齊與卓二子申生之仇也以里克視之何君之有以夷吾正君位庶不負君國正臣子之所當爲豪傑之能事也及惠公立乃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而死是耶非耶

解曰爲之傅者爲之君當驪姬行讒之日克既知之宜令申生白之申生不往宜即代爲白之白之而有濟故善白之而不聽當泣涕反覆（至性語）折檻牽裾以諫否則繼之以死以死爲無益而委曲以圖報亦丈夫事但既立君之後即宜報申生於地下（血性語）如程嬰杵臼等事亦烈士之行也奈何貪功邀寵事畢偷生待其君有弑君弑大夫之問而後以怨望而伏劍吁亦晚矣是之謂不善處死者

仲叔于奚

衛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一物而紊名分之防其爲萬世法也洵大聖人之教哉

解曰甚哉立教之與致治不同也致治者謂以不費之恩償功假以名而無損於實至當也立教者謂寧損其實勿假以名杜漸防微至嚴也其流則均有弊焉要其始皆自好名一念階之厲也禘祭名也魯得之以爲榮其後遂有八佾雍徹者矣纓其微者也奚

欲假之以爲重，驁於名也。使當日予之而卻易其献，彼亦空守其物耳，無與於名分，將索然矣。由此推之，僭竊者、諱避者，皆慕其名而重之也。使當日卻以隧爲諸侯之禮，以與爲傳玩之物，則彼亦已矣。爲上者苟務實而不務名，當亦無此紛紛也。

夏姬

夏姬一婦人耳，實亡陳國，其至楚也，申公因之以致族滅之禍，子反因之以啓伐國之釁，尤物之爲殃也亦大矣哉。

解曰：不獨夏姬爲然，末喜覆夏，妲己亡商，宗周遷於褒姒，齊公滅於三奔，漢成以飛燕合德而殞命，李唐以武曌王環而傾國，喪亡之本，莫此爲甚。歷古迄今，罄竹難數，溺其中者，迷而不悟。李靖之紅拂指爲奇事，司馬之文君飾爲美譚，錢范大夫之功業而美西施之載，乏溫太眞之匡定，欲效王鏡之瑩，甚者劫尾生之柱，甘苟倩之死，則又不可解之甚者也。

季札

季札三讓吳國，邵子稱其才逝伯夷，左丘明太史無譏焉，獨孤及乃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全己節使國篡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又不討亂非智，是猶名也，豈曰至德，允若茲，則千古無全人矣。

解曰：札觀樂于周，而闢六代之音，十五國之風，其於治亂進退之道，知之審矣。謂廢先君之命非孝，然則重天倫者非歟。謂附子臧之義非公，法古守節，公之至矣，何私之有。謂使國篡君弒非仁，蓋札守節者也，篡弒之事，非所逆知也，處札之時，仁者將如之何。又謂不討亂非智，札既去國矣，復欲與討亂之事，則勢有所不能，職有所不當，而謂智者爲之乎。郎使季子當國，能使其子爲武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縱當以守節爲正，太史存而不論，達權也。固哉獨孤氏之讀史也。

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却萊兵誅侏儒竊疑夾谷之會衣冠也齊之君臣強隣也孔子文人也却萊兵以禮齊侯心怍麾之似也至優倡侏儒宮中之樂耳郎非盛德亦未有戕逆之大惡誅之而使有足異處無乃過歟不知齊之君臣何能隱忍如是且謝過以地不幾能人所不能乎

解曰甚哉史氏之好誇也將以侈大聖之作用而其事反流於不經大抵與相如還璧事同一誇張相如

策謀之士也強秦宥之以全其名理或然也至孔子舉動則必周旋中禮其溫良恭儉必有傾服人心者豈區匕假兵威以示勇乎若足異處之說必無之事也不然是自處非禮而能使人畏服未之有也尚論者貴衷之以理勿以辭害意也可

子胥子路

子胥以諫而死于吳子路以戰而死于衛可謂忠矣君子猶以爲胥之死自取也路之死非義也必知之何而後可

解曰二子之死忠則忠矣所以自處者未盡合道故後之人多議之夫差貪昧信讒不可與共爲理也員獨與之深謀迫其伐齊也心腹石田之諫不聽則可以去矣而不去使齊而屬子則可以不返而復返意欲何爲也其死也當不待宰嚭之譖吾知不免矣此子胥之死未合乎道也衛蒯聵父子爭立其時何時也其朝何朝也孔悝何人也子路既聞夫子正名之

論而猶不審貿匕然仕於其國已失之於初矣使當衛輒潛入之時委曲圖存曲全父子之閒則聖賢之作用也胡爲奮戈相拒卒死孔悝之難此夫子所謂不得其死也亦以其未合乎道也雖然猶足以愧天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

顏回孔鯉

據經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云則鯉之先淵而死也明矣正史所載

孔子年六十九子鯉卒孔子七十三卒則鯉先孔子歿者僅四年又載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顏回卒越十年壬戌孔子卒則淵先孔子者十年先鯉卒者六年何相舛也

解曰世遠言湮文獻不足孰爲確傳可憑可錄孔顏之代文物昌明板籍訛謬尚舛死生由此觀之尚論據理無容強辨理通而已畏匡淵後子以爲先訛先爲死誰曰非然皇匕聖典尚爾如此紛紜乖錯何惑

秕史

●戰國

智伯

司馬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後人聞之遂有見才士而驚懼郤禮之而不敢用者若是乎才之無益於人國而又害之歟

解曰以予觀之智伯不惟其不德亦匪才也不惟其不才亦且愚也與人共謀人國而謂水可以亡國其愚一有賢臣絺疵而不能用其愚二韓魏欲反而不覺其愚三以絺疵之言告韓魏其愚四智果別族而謂瑤之賢於人者五其過深矣而卒不悟其愚五欲不亡國殺軀也得乎賢才之益人國不必他舉如韓有段規魏有任章趙有張孟談皆一時陪臣之才耳其君用之皆足以轉危爲安去亂圖存況其六者乎彼無德而逞智者止謂之狂悖而已何足以言才

公儀休李悝

公儀休相魯怒織帛而出其妻培女紅之利也茹含葵而拔其園與圃稼之利也而魯國日削李悝相晉盡地力此孟子所謂闢土地任草萊者也而民食其利國賴以豐裕豈賢人之道不如策士之術歟

解曰賢人之道治其本策士之術治其標賢人守經策士觀變守經則小利有所不[illegible]觀變則乘時務以奏功不爲小利則目前無旦夕之效乘時奏功則小民有驩虞之休無旦夕之效則狂目前者日以蹠有

驕厲之休則爲小民者日以放日以肆則積未著而
身退日以放則寵益專而施普以賢人之道治亂是
以梁肉攻疾也以策士之術保邦是以藥餌充飢也
爲國者誠分別而審用之急則治其標李悝之徒可
進而用也緩則治其本公儀休之流可尊而禮也勿
以魯國之削而棄逐賢人勿以魏斯之治而盡用策
士

田子方魏子擊

魏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且
有貧賤驕人之語子擊謝之呂東萊曰子擊欲以勢
驕人子方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班

斷曰甚矣呂氏之刻也子擊下車伏謁始未有驕也
聞言則謝終未有驕也以勢驕人之說胡爲乎來哉
子方謂貧賤驕人雖不可爲訓此其言亦高超奇創
也哉亦盛世之音也哉貧賤者多諂貧賤而驕是不
知有貧賤也何其高貧賤而驕則鴻飛冥冥矣何其
超驕則無卑俗之氣不亦奇乎貧賤驕人前未之聞
也不亦創乎黃帝問道崆峒廣成有爾汝之稱堯讓
天下巢許有洗耳之說苟非盛世安得有此言乎吾
於是益信子擊之賢文侯儲訓之有素也何病之有

吳起樂羊公儀休卜子夏

吳起殺妻求將魯用之以敗齊師魏用之以拔秦城
樂羊對使者以食其子文侯用之以克中山夫以殘
忍刻薄之人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公儀休高人也其

在魯也無救於削卜子夏大賢也其在魏也無功可
錄無惑乎論夫高張賢士無明也

斷曰才也者材也爲巨室者先固其根基植其棟垣
而後擇木而施之爲椽爲桷爲簷楹爲丹堊乃可鞏
固而不畏風雨之飄搖也吳起樂羊之才椽桷簷楹
也儀休子夏根基棟垣也拔城克師之功丹堊也有
子夏儀休而不盡其用是根基之不固棟垣之不植
也雖足炫耀一時卒不足以大有爲也

趙烈侯

趙烈侯欲田歌者二人各萬畝。公仲連進三賢士。而遂止其賜。說者謂公仲能進賢也。善匡君也。可謂大臣矣。

解曰。趙烈侯大有爲之君也。牛畜侍之以仁義。烈侯迶然氣悅。非深嗜仁義者能之乎。明日荀欣侍之以舉賢使能。非好善忘勢尊德樂道者能聽之乎。明日徐越侍以節財用察功德。非恭儉者能行之乎。吾不

嘉連之能進賢。而嘉侯之能悅賢也。否則雖百賢不足易一歌者。嗚呼。鄧通董賢輩。孰得而止其賜哉。

聶政

聶政爲嚴仲報仇。史書盜殺韓相俠累。發明謂政刺客小人。故以盜書。

解曰。盜者有害於人。無當於義者也。政爲知己者死。丈夫事也。毋在而不以身許人。知有毋則孝子矣。死而不令人知。非爲姊全也。全仲子也。可謂義而勇矣。

惜乎其不大也。使荊軻之匕首亦得如其事焉。則強秦不王。六國不滅矣。孰謂匹夫之勇。不足當百萬之師哉。書之以盜。恐効尤也。吾恐世之能効尤者鮮矣。史遷深嘉樂予。著之列傳有以哉。

齊威王

封墨烹阿之事。照曜史冊。嘖嘖千古。齊威王可謂賢已乎。

解曰。賢則賢矣。其於毀言譽言之至。兩曰吾使人視

之。甚哉斯使之難得其人也。若斯人之少。不克亂辨不爲毀譽者所欺。一爲所欺。則毀者烹。譽者封矣。危哉。以左右爲賞罰也。然則如之何。正身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邦。則下吏應之。自不敢爲非矣。區區覺察。其末也。

衛鞅

衛鞅立木示信。溫公謂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畜其民。熊勿軒曰。溫公不識王伯。夫溫公以衡量古今之

才方上下數千年而是非之其於王伯之辨辨之審矣何取此狙詐之術而信之哉

解曰後之輕議前人者弊不識前人之意也欲立已說而騁其辨故誣古人而不惜如溫公論徙木之賞是與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不棄虞人之期並錄而節取之謂道非粹白者尚能如是況實心實政有不足以平天下乎必如熊氏之意不惟徙木之賞不可行則曹沫之盟可背伐原

之利可貪虞人之期可不顧也是知有經而不知有權矣又安能起麃枝野鹿之民而結繩以治之哉

韓昭侯

韓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侍者疑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顰笑今袴豈特顰笑哉丁南湖曰顰笑者致治之大本昭侯豈特之說是謂不知類若此之論是耶非耶

辨曰顰笑其小者也顰有為顰笑有為笑則所關大矣如昭侯借之以形敝袴此正無關之顰笑也如必謂一顰一笑即有關於致治之本則人君終日含情見花月而不敢吟對惡穢而不敢怒何也恐傷於治也為此論者迂腐極矣類此者未易更僕悉刪而不存可也

公子虔

商鞅刖公子虔杜門八年會孝公薨惠文立始率其徒告鞅反而鞅誅論者謂虔之能待變也能報怨

也

解曰虔也適逢其會而已矣使孝公不即死公子虔枉杜門矣如杜門而有殺鞅之術亦可云報無術而待之亦與國之愚氓等耳或不幸虔先孝公而死即不然如惠公復用鞅虔終無如之何矣以是知怨之難報也荊卿之匕首祇以禍燕豫讓之膝身止以自斃甚者博浪之椎猶不足以濟也況其他乎雖然凡為丈夫者報怨之心豈容已哉修身以俟之而已成

不成大也。

蘇秦

秦學縱橫之術，揣摩成而出相六國，威赫顯奕，誠丈夫事也。迨其既也，秦欲攻趙，秦恐而去燕，得罪於燕，又奔齊，誠得於趨避矣。既約合縱橫，又復資儀入秦，其自爲謀亦審矣，而卒身死於賊而不救，縱敗於橫而不成者，何與。

解曰：蘇秦無他謬巧，亦會逢其適耳。當其始，秦威未張，六國之勢方熾，皆奮乜有西向之意，秦乘其機而說之，故合之易乜也。迨其後，連雞不能俱飛，勢有進退，情有離合，即秦不東下（寧見時勢），亦將自解，故有割地以求和者，如同牢之豕，一豕越牢，羣豕肆奔，雖百蘇秦亦無如之何矣。勢有可乘（次論），蘇秦則與之俱盛，太勢一去，蘇秦則與之俱散，故去趙入燕，去燕奔齊，何日之威赫顯奕，今則智盡能索矣。紛紛然救齊爲燕，資儀入秦，殊爲多事也。或曰：能捕賊于死之後，可謂有餘智矣。然智而無救于殺身，術無補于六國，無益之智術也。即謂之智盡能索亦可。雖然，敗約者六國也，非蘇秦也。使秦之計定功成，則六國必不亾，秦必不得逞其饕食也。蘇秦亦人傑哉。

張儀

儀嘗伐魏取蒲陽，又伐魏取陜，則魏與儀惡佹也，乃出而相魏，乜乃舉國聽之，儀何其智，魏何其自取禍亾耶。

解曰：儀之敢於反覆，恃有秦也。內固秦寵，外尊人以利，何患其身之不庸，術之不售乎。國不足深論，至于魏之相儀，則貪也，昧也，愚也。欲借儀以爭勝諸國，而不請儀之爲秦遊說也，且舉國而聽之不疑，是之謂貪而不顧其道，昧而不達其機，愚而不知有已，其亾也固宜。

孟子

或曰：管仲用而齊伯，樂毅相而燕強，蘇秦用而六國

崢嶸公孫衍張儀入秦而秦滅六國孟子自乙酉入梁至壬寅二年惠王卒凡十八年而梁國日促仁義之說卒無益於毫厘其至齊也亦然其果賢聖之徒迂濶而遠于事情歟

解曰非聖賢之徒無濟變之術也當時國君徂目前之利志在富強一遇經世大儒陽為好賢之名而陰實疏之故不覩其成功也如孔子攝相魯國却萊誅卯三月而魯大治夫非其驗歟孟子之無成功孟子

之不用也孟子之不用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與孟子乎何尤

孔穿公孫龍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辨者謂如莊子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足矣今三耳猶是信斯言也則謂人二身三手三目無所不可何必三耳哉

解曰龍所云堅白同異者謂堅守其白而異人之所

同也臧三耳者謂人皆以理為二我之所謂善者三耳一曰是二曰非三曰介在是非之間者臧善也耳語助辭人必就耳字為解而証以莊子三足之說是猶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不與人同也堯舜與人同者耳也宜令人皆後或曰孔穿謂三耳難而非兩耳易而是是何說也曰古人之談元者聞風起變應聲成解故穿一聞龍之說不與之辨直應之日幾能令臧三耳矣言三耳之不易解不如兩耳之為甚易

也此之謂理勝初非就耳論耳也亦如東方曼倩解夷優逐之類是也

藺相如

相如完璧一事論者紛紛矣朱子乃謂和氏璧趙傳國之寶一旦為人所奪則國勢不振未可謂完璧歸趙無益也其說果有當否

解曰迂哉朱子之論也璧歸而趙禍何益之有郎以璧論和氏璧楚國物也卞和因之而刖足是有之為

人禍也楚人守之無救于喪亡是有之爲國禍也楚失之亦非有關於輕重由此觀之璧僅侈玩具耳夫何爲實趙僻可得之楚秦獨不可得之于趙乎相如重璧賈禍莫大焉獨下廉頗一事則識量高千古矣完璧何足論

樂毅

樂毅聞謗而遯於趙燕寄以書毅答之詞婉情篤燕復以其子爲昌國而毅往來燕趙卒以善終說者謂

爲將而克令終者其果毅之善爲計乎

解曰毅之爲將與韓淮陰相類也其下齊同其封齊同毅不受封而入趙信受封而歸漢入趙背君也歸漢從君也背之而予護封從之而身受戮豈其智弗若哉仁不仁之故耳毅下齊而禮王蠋信伐齊而烹酈生仁不仁之報固如是也雖然如關壯繆之忠義岳武穆之精忠而亦不獲全其軀何也命之修短身之禍福則天也非人所能爲也爲丈夫者亦惟盡其在我而已其死生夭壽何計焉

曹沫相如毛遂

按史曹沫按劍齊桓歸三敗之地孔子誅侏儒齊景返鄆讙之田相如按劍而秦王擊缶毛遂按劍而楚王定從謂劍足以威人乎彼人國寧無劍士也謂劫於倉卒之間乎彼人國何其從容無備也用劍而屢有成功何也更可疑者曹沫相如毛遂輩皆策士耳拚一命以要名奮一擊以立威猶其常也孔子以天

縱之大聖亦殺人於會盟之壇豈亦恃一劍以爭雄乎

解曰曹沫之劍齊桓不欲負約也相如之劍秦人志有所圖也毛遂之劍楚君意在於從也三君者有呈於中故視策士之劍如兒戲於前姑從之以要名耳若孔子禮義之言令齊侯心怍故歸地而謝過焉非相如輩徒恃口舌以徼倖於一時也雖然吾不多諸士之能言而多諸君之能從使禍急險臨存乎心則

策士皆葅粉矣。劍何足恃哉。

信陵君

魏無忌用侯生之謀。竊符奪軍。破秦師而解趙圍。論者謂信陵之功。足以補過。然與否與。

解曰。凡所謂功過相準者。在一人之國。一國之事。始亂之。終成之。權以濟經。不得已而爲之。如周公使管叔監殷。既畔而誅之。其過不亦宜乎。故其功足以掩之也。如無忌者。私如姬以竊符。是內亂國政也。殺晉

鄙以奪軍。是外亂國法也。趙之功臣也。魏之亂賊也。矧救趙而無補於魏。却秦而未挫其威。一時赫弈。何益哉。人知重無忌之功。而何不恤魏之無法也。君子曰。無忌亂常。此魏之所以亾也。

范雎

雎入秦。太后以無罪廢。穰冉等亦未列其惡狀而俱逐之關外。其後功烈無聞焉。小人之傾陷者。後以蔡澤而獲免。亦僥倖矣。始終行事。無一可取者。後之論者。嘉其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者。何也。

解曰。乘機而奪人之柄。闇媚以爲固寵之術。樹黨以爲自全之計。三者小人之恒態也。范雎兼而有之。廢后逐冉。奪人之柄也。遠交近攻。固寵之術也。遜位蔡澤。自全之計也。以是爲明哲保身。則三窟之狡兎。足稱矣。論者乃識其報復恩怨爲下品。律以盛德之士。雎誠有餘愧矣。夫小丈夫轟烈人矜。快意目前者。惟此報復一事。使私恩不報。則王孫不必哀矣。私仇不

復。則孝子不得反兵矣。使范雎而以德報怨。則魏齊白起輩。留之何爲哉。節取者。乃舍此而取彼。不亦異乎。

卷之一終

讀史矕疑卷之二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雅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秦

呂不韋

異哉不韋之爲賈也。以異人爲奇貨。則出千金以居之。以華陽夫人爲奇貨。則輸千金以買之。以秦國爲奇貨。則借種以潛易之。卒各如其所算。可謂巧奪鬼神。智竊天工矣。而卒不免於徙蜀之酖。是何其智於前而愚於後也。議者謂陰賊者天之所忌。人之所終不容也。固宜。

解曰。論禍害禍淫之理。在天道固自不爽。而消長與亾之勢。在人事亦所必然。非惟不韋爲然也。衛鞅之初入秦也。何其智。旣入秦也。何其強。車裂之轍。已見於前。不韋其覆蹤之耶。春申君又出其後塵者也。非獨傾邪之士爲然也。即才智之士亦有之。吳起之兵法。可謂精矣。而身死於楚。伍員之英畧。可謂至矣。而終眼於吳。迨其後信越死於功成之後。晁錯安石輩接踵者比比也。謂其智弗若與。非也。運之將興。一材亦足以見長。運之將亡。聖哲亦無以自存。彼紛紛者。亦相隨於運數而已。才識何足云。

茅焦

茅焦諫始皇有裂假父殺二弟之言。始皇受之。嗚乎。焦亦人子也。胡爲有假父二弟之說也。始皇亦雄烈之主也。何不聽二十七人之言。而反聽此忤悖之言與。噫異矣。

斷曰。甚哉史氏惡秦之深也。君臣之際。猶不以人類予之矣。異人納姬十二月而生政。人尚謂之不韋之子。又何嫪毐之不可假父。二子不可謂之弟哉。不然。雖係之君。烈敵隻人。嫪毐何人。而敢濫穿宮中。且

得澄惡生子也耶。既修其事於前。焉得不綴茅焦之言於其後哉。且二十七人先茅焦而言者。是必仁孝忠正之說。故不受賞而受誅。茅焦悖逆醜論。則悅而封之。是猶孔子周流。馬逸食人之田。子貢等往說以正理。而耕者不受。與人請往說曰。子之田不種於東海。西海子之馬不食子之田。將孰食也。耕者欣然還馬。始皇君臣其類是與。故曰不以人類予之也。

樊於期

荊軻挾匕首。欲爲燕太子雪恥。樊於期避難於燕。軻請其首以爲贄。於期慨然自刎。非不愛死也。亦欲爲父母宗族復仇也。卒皆無濟。悲夫。

解曰。荊軻以匹夫之勇。欲以一匕首而刺萬乘之秦。不度其事之不成。而先殺無罪之人。亦小人之血氣用事者。可置無論。獨樊於期負大仇而避之燕。一聞復仇之言。遂欣然授首。亦可爲賢矣。使當日去燕以自存。乘機而圖報。或如張良之別圖成功。固足以冒

樊族。而慰冤魂。卽不然。種瓜東陵。如邵平之苟活。亦可以不斬樊氏之裔。乃以有用之身。殉無用之難。以是知避難復仇之舉。爲之者人也。成不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無伍員復仇之才。則不如伍尙之同死。無留侯博浪之智。則不如仲連之蹈海。至然東竄西奔無益也。

漢

漢高

芒碭斬蛇。老嫗夜哭。亦勝廣篝火狐鳴之故智也。說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殺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於後耶。[illegible]

解曰。愚氓難以理喻。大衆難以威取。卽高宗之立相。猶托夢賚。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術也。聊借以愚民耳。得民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以興隆也。如必取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卽其事而辨之。白帝

了何必作奔解也如項羽橫暴山東俾謂之白蛇也
亦可項威而漢始興是斬羽者季也何謂無取驗也
辨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誕也穿不爲當年造謊
者所唉哉

厮養卒

韓信之爲將也智謀勇畧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
人奔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請之輒爲所殺而
無如之何獨匕張陳何其懦也厮養卒一賤隷耳河

掉三寸之舌逐載王而歸張陳寧無厚顏耶
解曰張陳之心厮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吐
焉王爲得不歸不然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
携也當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末
之無術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誠欲分趙而
王特勢有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歸王何其
欲立趙歇以就功則能收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
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惜羽
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
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
坑秦卒二十萬入咸陽而大掠秦人惡之極矣使聽
韓生之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奸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奸羽郎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
不特一韓生也如兀朮欲歸書生叩馬而留軍兀朮

欲降書生開渠而縱師欲圖一已之功名不顧天下
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安得盡若流
乎故曰烹之也固宜

漢高彭城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
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大破漢軍於睢水圍漢
三匝竊疑漢王縞素興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衆
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蕭曹皆將相才

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萬人何以圍五十六萬軍而能三匝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矣漢以來惟特權謀兵力而已漢王爲義帝發喪豈眞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眞情露矣故五十六萬人解體而俟之乎勃輩亦相與共爲逸樂務不計項羽之至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修陳其兵之多而樂其敗之速云爾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猶知假仁義楚雖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譎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譎

紀信

滎陽之圍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未嘗一爵之榮誰者謂漢寡恩信哉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英布則誅之以韓信開創之業猶不免走狗之烹尚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訓人君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要自殺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見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荊軻聶政之徒豈不欲以死要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以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綿山焚死南霽雲斷指而睢陽淪沒以此見丈夫籌畫濟事不在區區傷殘肢體間也雖然亡身以拯危捐軀以存君如紀信者有幾人哉漢之寡恩千古同恨

漢王

項羽拔滎陽圍城皋漢王逃北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印豈張韓不知城皋之事也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豈漢王自天而降臥內耶如必入壁壁之軍卒何無

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中但聽將
軍令不聞天子宜者何至定陶又書入信壁奪軍有
諸否乎
解曰作史者欲稱之功則必神　其事以誇之欲抑
人之能則必易其事而畧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
無整戢之心何以百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心僭之術
何爲所挾而不發若漢王之能奪將見漢王能殺信
等也著信之俛奪而又奪見信之所以終見殺也

酈食其
酈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酈生而信不之恤何
哉
解曰韓信之殺酈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
顧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讒之口而殺有功
之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殺韓
信之功兆知韓信已先殺酈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
以無辜殺韓信豈知韓信以無辜而烹酈生也天道
好還豈偶然哉吾於是而益知天道之不爽矣嘗沛
公過高陽時陳留令何罪而酈生殺之也嗟嗟酈生
一有反噬可以無憾於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
羽爲𦙼族類也良雖有恩異姓也羽至戲欲擊沛公
伯恐累良反禍夜馳告已足報良德矣乃深結沛
公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伯

之爲漢可謂至矣豈賣羽哉意亦欲恩漢以爲乎分
之計耳及太公歸鴻溝爲約伯意以爲兩無負矣漢
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爲何如[illegible]
[illegible]之諸臣過於說分羹之言
[illegible]
季俛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戮功臣季俛不知
有功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
也其恩一勸羽不誅太公欲留爲質其恩二歸太公
而背鴻溝之約其恩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

之詭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滅何不爲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漢王與王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爲高俎之羹矣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爲無父之人矣苟少念恩義鴻溝之約安在不可渝也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乎漢高也後項伯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可殺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爲人臣無効丁公也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

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爲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爲人信兩賢之言爲不智則可殺漢王爲帝而遂來謁是賣陣以求榮爲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三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悖恩也不可一侂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忌才也不可二欲掩受阨之醜而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不可三然則必如之何爲丁公者當遠去以絜身爲漢高者當厚賜之以酬其恩放之田野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叔孫通徵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史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

解曰吾生在魯國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必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謂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起朝儀以正呼譟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謂知權而不知經借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尚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真能行禮樂之人故草〻而止耳苟因而精之安知禮樂之不可復興耶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通取其行有兩生之言而禮樂貴於千古有叔孫通之行而名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責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捐金行反間此用間之一術

也。凡行軍者誰不知之。二曰以惡草進楚使。此亦弊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供具如王者之餘意。三曰縱滎陽圍。使非紀信之誑楚。夜出美女。無用也。四曰躡足封齊王。此小人害正人之常態也。五曰請僞遊雲夢。此事之最可恨者。使信果有反意。豈一縛所能而肯束手受縛耶。嫉賢害能。莫此爲甚。六曰解白登之圍。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六者皆淺見刻薄之士所能爲也。仁人君子所不屑者。何奇之有。而平獨以此

見稱何也。

辨曰。求人於三代之前。則道德仁義。堂堂正正。奇且不用。六計何足誇也。秦漢以來。則詐謀相尚。事苟有濟。則請臣請妾之不恤。一時秘謀醜事。有難以告人者。行之有效。則相詡以爲奇。平之六計。大抵皆然。吁歟乎。漢王之業。不以六計興。漢王之心。則以六計壞也。心者致治之主也。以心術論治。尚可觀哉。是以漢與規模多所鄙褻。不足以比隆三代者。皆陳平奇計爲之厲階也哉。或曰。漢高功臣多遭誅戮。惟平富貴獨久。而且得令終。國亦三傳而始絕。是遵何德哉。曰盜跖日殺不辜。而卒以壽終。曹瞞慘毒弑后。而終開魏業。馮道六朝尊榮。秦檜三世光顯。小人之享厚福也不獨一陳平爲然。

韓信

韓信夷族。後人惜其功者有之。卒未有確信其不反者也。然則信果反與。

辨曰。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拒蒯徹之謀。一不反也。趙壁奪符而不疑。二不反也。定陶奪印而又不疑。三不反也。遊雲夢而來謁。四不反也。奪齊封楚。望然就國。五不反也。與之論將。有多多益善之言。不存形跡。六不反也。即通豨一事論。益見其誣。豨素非信心腹。信何公然教之以反。恐不若是愚也。況信善用兵。即有謀。舍人弟何得而知之。上變告訐。小人報恨之常也。如果與豨通。豨之勝敗何絕不與聞。知而乃聞

言卽八賀也愈知從中起之言誣枉甚矣此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揆之躡足封齊屢奪符印僞遊雲夢奪齊封是漢高之處心積慮無一不成於殺信也爭無其隙耳故留之以待呂媼之戕害信漠然不覺特其恩之厚功之高而謂其必不肯見殺也可謂忠矣忠而見殺後之論者當原其心而惜之可也紛紛然過爲求全之詞者是固責備賢者之意亦與於漢高不仁之甚者矣烏乎可

審食其

食其淫汚呂后之事傳者紛紛矣以爲無耶何古今人主無有爲之辨者以爲有耶何在廷諸臣無有置喙者

解曰好人而過者多後其美而增之惡人而甚者亦多後其醜而張之呂后所爲令人切齒故以莫須有之事喜談而樂道誰復爲之辨其眞僞哉以予觀之帷薄不修恒人猶耻之况英明如漢高而肯容此鶉鵲乎呂后亦欲自强以固寵豈肯身蹈不韙自甘淫嫚乎朝臣如蕭曹平良等知無不言何無一語相匡諷歟矧樊噲剛直於漢高戀秦宮美女則諫於枕一宦者則諫何獨容忍一辟陽侯而無一言也耶且惠帝已長以人彘爲非人所爲而肯任其母爲非人之事耶卽淮南王椎殺食其雖亦止謂不救其母未嘗以淫亂爲辭何後儒而謂其爲烝淫耶或曰以呂后之慘而子爲之辨非黨惡與曰非也特不欲啟天下

後世輕薄之漸也

漢文帝

文帝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從鼂錯之謀也一時食其利後人以鬻爵譏之

解曰經國之謀貴在有利而無害入粟拜爵之事在堯舜文武之世或謂有訪於賢路非關門鬻俊之典也秦漢以來軍用不足則掊克于民加稅以致流離不堪何如令民入粟給貨而酬之以爵在上非

吏所迫在下非有所強國見而民不病亦策之善者也或曰錯昔者論之於官而求償於民其病一也不知人有賢否下關進者之始基何如也蕭曹非刀筆吏乎及唐房杜翁歸張敞王尊等何莫非胥吏乎其儒業鴻名照耀史冊何炳炳也如其不才即褫奪而誅戮之何有貪婪獨不爲身命計乎彼曰爵之無傷也但犯罪則不可贖刑重而爵尊豈敢於犯法矣死罪入贖則多金者得以殺人矣長亂之道也豈可與鬻爵同日語哉

諸儒

漢文帝除肉刑後儒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輕犯法不足以勝姦矣陳潛室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丁南湖曰文帝不忍於淳于意而忍於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則肉刑不可除與

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譏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

陳氏謂肉刑易避而難犯然人之爲惡者必先計度刑之輕重而後爲之與必不然也如一計度焉則自不爲惡矣何論輕重乎然小民無知而犯法與其重也何如輕之陳氏以肉刑與井田學校並衡則又大謬不然者井田學校所以生民也肉刑所以死民也井田學校廢則民無以遂生而復性肉刑廢則民得以改過而自新利害相反也比而同之病狂喪心矣丁氏謂文帝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于淮南薄昭是

文論之至刻而無當者也淮南以反聞文帝從其身而佚其四子薄昭殺漢使帝不忍加刑而使人哭之可謂情法兩盡矣而丁氏猶非之其意將謂淮南帝舅尚不可赦凡有罪戾可盡從深刻乎亦將謂淳于意必不可赦乎是皆殘刻爲心者一或秉政則甯成義縱之流也若此等者當附祖龍之坑可也

晁錯

錯爲景帝謀欲削六國而六國反卒以讒口見殺論

者或譏其自取或惜其忠二說孰是
解曰晁錯之計忠則忠矣要皆出於急功名之一念
爲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當錯之誅
削六國結怨請侯欲安劉氏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
矣錯不聽而父自殺此時錯即功名蓋世亦可死矣
乃殺父以成之令天子自消而已居安然錯之心能不
知有父矣又何知有天子不過欲借此以徼倖於功
名之會一旦被讒而族誅不知何面目以見父於地

下也其死也固枉也意者殺父之賊天故假手於袁
盎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亡於萬世矣
自取不自取何足論哉吾於是而謂人子苟處天倫
不得已之際寧如徐庶之方寸勿效溫嶠之絕裾苟（至性語令人三思）
不然者即功成如漢高亦不足以贖分羹之罪況區
區晁錯忠孝兩無當者乎

公孫弘

弘年七十餘起一經不四年而取相位封平津侯沒

者譏其多詐而無情實又譏三公布被飾詐以釣名
弘皆順其言以解之誠姦詐之人與
解曰弘之心誠不可測矣即其事而論亦有可原者
武帝剛烈犯顏直諫者有贖矣使弘從而助之則恐
帝厭聽而拒諫也故少爲將順以爲後之納言地獨
不觀於通西南則諫於用卜式則諫於宥郭解則諫
弘豈唯唯者哉至於脫粟布被意出釣名固或有之
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耳以脫粟爲非將以日食

萬錢者爲是乎以布被爲非將以紫絲錦帳爲是乎
覩其以俸祿給故人而家無所餘不賢者能之乎觀
其言無汲黯之忠陛下安得聞此言與君明臣直之
言何以異也必以奸詐黜之則苛矣第不免於巧也
則有之

張湯

湯刻薄嚴酷不當有後而乃子孫蕃衍七葉不絕餘
慶餘殃不幾虛語耶司馬氏以蕃縣有後例之而湯

之險詖未有爲之别白也并聱鯀而擬之則并聱鯀
而疑之矣究何當於報施之理與
解曰謂人之爲善與惡天必逐々然從而禍福之者
迂也謂人之爲善與惡天必夢々然而反所報者非
也謂人之爲善與惡天竟冐々然聽禍福之自至者
亦非也郎湯而論人之酷者必貪湯死家産不踰百
金則其不貪可知也其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汚惡
言而死死非其罪可知也葬以牛車有棺無槨母之

命也其賢可知也以賢母成教於內不令之貪豈全
之酷也湯之心以爲除惡拔本有罪者用重典無罪
者不敢輕犯矣豈可與郅都甯成輩同日語也故七
葉絫顯湯未嘗大傷天心也吾因是推及瞽鯀焉瞽
叟家庭一俗老人耳未嘗爲惡鯀方命無功一摇溢
之人耳其心未嘗不欲平水土以安萬民也故舜禹
生而食天子之報無忝也然而餘殃餘慶之說亦言
其理而已非諄々言鬼神報施之事也神道設教所

以愚民也必以之衡量古人則假父矣

十式

人情莫不愛財式則輸粟助邊人情莫不貪生式則
父子請死南越爲人之所難爲其亦矯々不羣者與
班固贊之以鴻漸之翼與公孫弘倪寛同稱陳氏否
之其優劣果何如
解曰天下古今之人所最可殺者卜式是也拂人之
性逆君之惡以芻牧之賤忽焉躐爵侯封乘尊顯之

業盗長者之稱則巧取功名欺人惑主其小者也使
有利於已無害於人猶可言也式則輸粟助邊而人
之不輸粟者獲罪矣式也願死南越而人之死於鋒
鏑者比々矣且起武帝瀆武之心杜廷臣諫言之路
彼乃日蒙褒寵爽然自得邪僻奸險之徒效之以傾
覆善類皆式作之俑也不幾死有餘辜哉班氏比之
公孫弘已不倫矣又與倪寛並論何擬人非其倫
哉貸宜之稱尤爲聱牙陳潛室論之確矣而卒曰當

封禪時而式以不習文辭見棄式何不先人而爲之乎其朔之誠是也但此堇險巧性成郎腰羅五車亦止足爲奸詐之助而已呂不韋獨不若春秋乎或曰式謂烹桑弘羊乃雨亦幾公矣予則謂式之旱甚不戚弘羊爲之贊一詞曰烹卜式乃雨

徐仁王平

按桑弘羊子遷罪亡抵故吏吳匕少納之亦王臣之誼也遷伏法而吳令赦亦可少寬矣仁平以赦令除

吳罪亦持平之論讞也霍劾以廷尉少府爲縱反者反者遷也遷已伏法矣匿遷者吳也杜延年奏記謂誣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則吳亦屬可赦也吳可赦而仁平何罪乃殺仁而腰斬平亦已酷矣舉朝猶有累及宰相之恐處漢之朝不幾難乎君子將何以自全也哉

解曰禍福無憑自古有然淫虐者昌謹厚多懲君子處世何能自全哀哉徐仁爲相懿親遵令奉法不保其身乎也何惡腰斬以徇嗚呼吏吳亦思保孤身名俱殄累及無辜問誰爲之霍侯傳陸博陸霍侯人比伊周僅以身免職此之由

霍光

霍光小心謹厚定大事於指顧之間一時勳業光昌說者以伊周方之妻爲邪謀而不知匕之而不舉亦獨何哉

解曰夫人不幸而處家庭之變雖有智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聖賢之不免於鰥妻也顯之邪謀未露於前光何能逆料之事敗而知之已不可爲矣說者謂當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或可自免此局外之談也光柄政日久側目者多一發其事則赤族之禍當不待顯山謀反之時矣無可如何而安之將亦思久乘其便而圖去之也不意先顯而卒使光卒而顯禹安分自守謹凜持盈亦可或免無事越三年顯等旣欲謀弒太子又欲謀廢天子而立禹其誅滅也

顯等自取之與光何尤焉如責光素無教家之法光辭之于下有房杜之子殞其門風豈教之不豫哉何獨以之責光

魏相

翦翁定國入相業多有可取四方災變輒奏請伐匈奴有者去剗封以防壅蔽憂水旱爲非小變亦可謂賢相矣論者謂其假許史以爲重譏過不得其正也殺廣漢以雪忿違衆心以害賢良也其德度不足觀矣

辨曰凡竊附權要者必好惡與同始爲私人相之進奏者切要政治使爲倖倿所壅則無益國家事借許伯以通之者權也非附也至趙廣漢爲宪者所詰相未有深文廣漢遂脇以殺婢事相亦未有以辨也宣帝惡而殺之與相何與焉譏者謂相秉均衡而不爲之解救不知當時相位爲具官如相之多所敷奏許史輩已竊嫉之一聞廣漢之脇救過不暇尚敢出一言以救人哉以此責相亦未達其時事也

宣帝

五鳳之集宣帝以之紀年以爲瑞也史臣紛匕置喙以爲鵰雀之屬亦以鳳爲瑞也不知鳳之果足爲瑞否耶

辨曰麟鳳不足爲瑞以世不恒見當聖帝明王之時而偶出故人以爲瑞耳非鳳能爲瑞也因聖出而瑞始名也苟非其時則其出也亦罕見之一鳥耳鳥之罕見者罕止一鳳哉王莽之青鸞燕巢之白鳳皆可以並觀矣出非其時不惟不爲國家之瑞亦將爲賢士之妖何言之一集膠東田延年以無罪見殺一集北海蓋寬饒與黃霸並繫於獄一集於魯霍顯族滅博陸勲絕一集杜陵而趙蓋韓楊相繼誅戮無當於治而從助其虐鳳亦何足爲瑞哉或曰非眞鳳也麟麟出而宣尼哭豈亦非眞麟耶

鄭朋等

鄭朋與蕭望之始則附之終則害之楊興與賈捐之相為比附交口稱譽後俱被害諸葛豐初薦周堪張猛後上書告堪猛罪豈衆人情反覆之可畏與抑諸君子有以自取與

解曰君子之待人也寬以恕故於人之有善則樂予之於人之惡則不為逆詐也如許史赫々矣乎可焦朋則上章言其罪過蕭令之待詔亦獎藉之意也朋傾邪而蕭疎之亦正也亦安知其害已哉楊興與捐之則非可與蕭君同日語也賈稱興曰君蘭見我則京兆尹可立得興稱賈曰君房言語妙天下使為尚書則天下大治嚮々交譽如同市儈曾何君子小人之分其棄市也信捐之自取也獨惟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亦爲此前後反覆之術此則人情之亞不可測也始也薦賢以沽名終也黨邪以害正世君皆此輩雖有君子其何以容其後乎不能不為之三嘆

重名

杜延年周之子也其人賢而且直田延年字子賓佐霍光廢昌邑王其人勇而正嚴延年酷吏也李延年李夫人兄歌者也韓延壽左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賢而且能後以小過棄市焦延壽善易京房之師也甘延壽西域都護也與陳湯並斬郅支有者毛延壽畫王嬙者也許延壽漢宣帝時車騎將軍李延壽元帝時為御史大夫

解曰同名延年有酷有賢同名延壽成敗各殊名同實異惟人自勵盜襲美名於事何濟

杜欽谷永

胡致堂曰成帝在位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解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論人者不可以君子而掩其不仁也亦有小人而仁者不可以小人而沒其仁也永欽因成帝欲受匈奴之獻交章諫止欲遣使報送罽賓杜欽諫止此知朝廷之體慎內外之防也

又救馮野王以明刑賞之大信此則其知有敬賢護正之道也薛宣賢者也谷永薦之爲御史大夫劉輔忠臣也谷永救之使得減死月晦日食谷永有民基財本舊愆新德之奏帝好鬼神谷永有仁義正道五經法言之說星孛東井谷永有弱行逆德承順天地之對此數者忠臣之匡國正士之謀其要不過是繫謂之阿諛保寵不已甚乎劉向者忠言著於當時文彩炳於後世胡氏謂非屈原之可比初知其獻鴻寶

秘書言黃金可成此長君之惡也心術光明學問正大者固如是乎其子歆因讖書術而更名秀後附於莽雖有文章亦名教之罪人也非向之庭訓使然與論者何置之而不問也嗚呼古人亦有幸有不幸如是夫

嚴尤

王莽欲立咸囚奴遣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以三策五難上諫史謂尤獻策助桀亦逆賊之黨耳雖言若息兵亦奚足貴

解曰正不必深責尤也當莽之世頌上功德者四十八萬人漢諸侯稍有奉璽惟恐在後亦相與頌功德而鮮有怨惡者不特此也一時大儒如孔光爲王嘉所稱賞者始終成莽之事劉歆爲五經典領書集七畧而亦爲莽用楊子雲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稱莽功德以是觀之莽之習誠足以欺世而有餘也況嚴尤乎使三策五難之說見於漢武之時則足以息爭

寧民郎見於哀平之際亦不失爲忠臣嘉謨何不幸而陳於王莽之朝也噫

廉丹

莽以書責丹丹恐其掾馮衍勸之以順人心舉大義丹不聽與赤眉戰爲赤眉所殺綱目書曰赤眉破廉丹誅之可謂惡之深矣

解曰愚哉廉丹可謂無負王莽矣以莽爲主而身死其事意蓋謂莽既爲天子矣我殺賊而有功也當受

上賞郎戰不勝而死也亦不失爲忠臣故寧戰而死不擧兵以叛可不謂愚乎然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但不能來之於義耳何必因惡莽而并深惡之耶

太皇太后王氏

史謂王莽居攝踐祚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及敗騙郎眞乃惓匕於一璽亦何爲哉

解曰太后當主少國疑之際不得已而撫此幼匕一孤思一居攝之人爲不可得當是時爲大司馬者董

賢也爲大司徒者孔光也卽有龔鄉梅福諸賢在下其孰從而擧之孔光以下又皆畢莽盛德太后一婦人耳何能違衆以擇人任之爲大司馬蓋習見霍光之故事亦欲莽輔幼主以衍漢業耳及見莽請璽則對王舜而罵曰如爾兄弟今當族滅也及莽壞孝元廟則罵之曰此人漫神能得久乎至伏臘則用漢且著衣則用漢黑貂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其崩而書太皇太后固宜議者謂不一死以謝漢帝是又以丈

夫之難能而責之一八十老寡婦也

卷之三終

讀史辨疑卷之三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滇楊繩綏公垂甫閱

陶江張彥士龍殉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後漢

卓茂

茂以循吏著。其乘馬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茂心知其非。乃以己馬與之。史謂其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也。

解曰。史論之誠當矣。不獨一卓茂也。直不疑以己金償同舍郎金。王彥方以己牛予誤認者牛。其揆一也。雖失之過。過於厚者也。但好名之心。未免以是爲市耳。然其所以見稱當世。取重人區者。則不在此。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治行表表。光耀史冊者籍籍也。以其大者傳其小者。故認馬不辨。仁恕之一節耳。不然。使別無可取。此纖纖者胡爲哉。由一茂觀之。諸賢皆然。尚論者其審諸。

寇恂賈復

恂戮復營將。賈過潁川。欲手劍恂。恂恂察其使而深避之。識者擬諸廉藺。胡氏謂恂可比藺。復則不得與廉相班矣。

解曰。負荊刎頸。廉藺之事。誠光耀史冊矣。兩人結納。卒無以禦強秦。趙之終爲秦食也。何當於人國哉。賈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傷創之後。一奮而召陵新息皆平。以百戰之勞。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厥功偉哉。以視廉藺之存趙也。不天淵乎。孔子取管仲以功高九合。吾於賈復亦取其功可也。一劍之奮。畧之而已。何必過爲苛。

鄧禹

鄧禹杖策從王。片言投主。遂深相得。自馮愔叛後。威名頓損。數以饑卒邀戰。亦屢爲所敗。而僅以身免。以

其付情。是不知人也。不量可否而戰。是無謀也。用饑卒攻敗。是不知命也。不從馮異之言。是愎諫自用也。外此亦無赫赫之功。乃雲臺畫像。獨以鄧禹爲首功何哉。

解曰。人謂禹之遇主。帷帳之謀。跨群英而獨上。謂功狗功人之說。禹的論也。不知人臣事主。可必者勳業。不可必者寵遇。如蕭何之與高帝。無事不參謀也。而不免於獄。韓信登壇。腹心之將也。而不免於殺。夫以剏業之主。開國之臣。尚不獲始終。況其下焉乎。禹之不替榮貴。夫固光武有保全勳臣之量。亦禹之遇應如是也。不然。韓歆非直乎。不得其死。馬援非忠乎。死不得其葬。夫寧非光武也乎哉。

嚴光

子陵不屈光武。千古仰其高風。詎同其故。光武以帝胄中興。天下士君子之所翹首明王。而獨仕於其朝者也。子陵獨變姓名。隱身不見。抑恥其粟而不食與。豈以爲名不正。而非順天應人之舉與。不然。或窺其人不足與共功名與。三者無一可訛。深藏遠避。意欲何爲耶。當其被裘澤中。光武備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是欲效伊尹之樂莘也。既至。又無經邦論道之言。乃卧而不起。是何其倨傲也。當卿以原壤之杖。叩其脛可也。帝至而望其相助爲理。卿不願仕。宜當時情事。無一可言者耶。可言而不言。是負其所聘也。亦非同遊之誼也。使可言而不能言。是中無所有也。是盜虛聲也。無一可者。及引其共卧。乃以足加帝腹。是有心耶。無心耶。無心過於野。猶可言也。有心過於肆。殊可醜也。或方之夷齊。夷齊有叩馬之諫。伸千古君臣之義。子陵有何說。乃自方以巢許。巢許高蹤。可一不可二。豈容後人借口耶。昔太公誅華士。以爲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也。光幸不生其世。免其誅足矣。世之刺刺稱其高者何也。

解曰。富貴功名。趨者如鶩。光獨高舉脫然。弗顧趨時

附世。舉世皆然。光獨傲爽。輕若浮煙。彼走王門多所諂媚。有光如此。可謂高士。氣光武下士。貴而益恭。堂堂聖主。千古高風。在帝爲高。在士爲傲。高不可及。傲不可效。嗚呼。于陵因帝成名。他無表見。嚴瀨孤清。

鄭興

興議郊祀事。帝欲以讖斷之。興對臣不爲讖。帝怒。興謝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胡氏謂興當極論其非。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解曰。信而後諫。聖人之訓也。苛若志乖。遽而猶喋喋陳古。即至理粲陳。愈觸其怒。雖折檻引裾。無益也。稍爲遜言。正明哲保身之士。曰君子非之。將必欲人人皆爲龍比乎。或曰。光武亦從諫有爲之主也。興亦何𢙇而孫避不言乎。不知光武於圖讖。信之深矣。郎宮樞如鄧禹。尊信如嚴光。尚不爲一語。況區區如興乎。其遜謝也固宜。或曰。興不欲以堯舜事其君乎。君子曰。君臣之際。務其實。不務其名。所謂畢之無甚高論

取其行也。使當時興爲之辨。不過曰。三王受命。其符安在。帝將曰。赤伏符何其先昔耶。君臣一堂。不能爲堯舜之夔龍。止見其不合而已矣。何如遜謝之爲愈。否則辯不爲極諫矣。

馬援

伏波將軍。鄉先零。守隴。出塞漠。平交趾。功業炳炳矣。至請討五溪蠻。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胡氏曰。伏波功高齒衰。可告老而去矣。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爲躁乎。

解曰。胡氏之言。愛援則當矣。而要非所以論豪傑也。豪傑秉志立心。迥邁恒流。及時建功。功成身退。此丈夫尋常事也。援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所謂志士暮年。壯心未已。方將置死生於度外。確見馬革裹尸。愈於臥病牀上。死於兒女手中也。區區恒流。去就何足以議之哉。又見史載伏波戒兄子書。至言也。可奉爲蓍龜。勒之座右也。不意杜遂以此獲罪。松亦以此搆讒。

禍機之萌智者有所不及誅鄧氏遂謂援先已識議乎人矣所以致梁松之怨讒也此言亦非也書中謂吾於季良愛之重之何嘗輕忽其人哉但恐浮薄子弟借口賢豪效尤之耳如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豈譏訕伯夷柳下惠哉怨家借爲口實君子方恨之後人又從而吠之是非善尙論古人者也不可不辨

漢高光武

東萊呂氏曰漢高識大體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於大體却遺又云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最是失政事體統也意謂光武不如高祖也

辨曰偏宕之論任意輕軒而已謂漢高識大體乎謂分羹擁彗識父子之大體乎葅醢功臣識君臣之大體乎呂后私審食其而不顧識夫婦之大體乎要不過當苛秦之後人困饑渴易爲飲食故望勝廣而歸

命又無以梵項酷烈益熱益深高帝仗武臣之力三傑之謀一反楚項之酷而所爲方畧從又何待湯武之德哉此事半功倍之時也光武遭漢末造莽假功德篡奸天位鄧獲誅滅人心猶皇皇不安也雖謳吟思漢當時盜名竊號者紛紛四起非甚盛德雖克超羣雄而獨上乎光武以醇謹長厚務攬英雄投戈講蓺恢恢乎有帝王禮教之風視漢高不事詩書嫚罵儒生相去徑庭矣至於保全功臣又非高帝之能及

萬一也卻有小疵何損白璧謂光武不如高帝是亦狃於石勒北面事高並驅光武之說也予終不敢以爲定評

班超

超一聞李邑之譖卻去其妻蓋夫婦人之大倫也婦苟未干七出之條古人不輕絕也超何漫無可否而遽去之不幾急功名而輕兩是乎及章帝仰超忠令邑受節度超卻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不幾昵情以

求名乎。

解曰。吳起殺妻求將。急功名也。超則非可同日語矣。萬里孤臣。聞謗而無以自明。人既以愛妻爲口實。復安之而不去。則身危矣。去妻所以全身也。昔孟德不殺彌正平。憚情求名也。超亦非其倫也。君既我知而以其人來。謝是人亦必知自悔。復留之以歆意則謟心矣。遣邑所以明度也。雖然家山萬里。妻去何之。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此不情之行也。徼奇功以闢遐荒

是以君子無取焉。

朱暉 章帝時人　廉范 明帝時人

朱暉南陽人。字文季。年十三。禦賊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可謂至行矣。暉不以是傳。而以善政傳。范廉將軍頗之裔。年十五。迎父喪於蜀。郡守厚資送。范范不受。間關扶櫬。同溺水中。得救僅免。爲鄧融功曹。融被獄。范變姓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抑辯乃免。亦可謂至行矣。不以是稱。而以五袴稱。何也。

解曰。有至行者。必有至功。能治己者。必能治人。有功而無行。無本之經綸也。能治己而不能治人。自守之曲士也。暉惟幼能禦寇。斯吏畏其威。惟能避外戚。斯能固諫均輸。惟擇交以義。斯民歌其惠。范惟幼能事父。斯長能忠君。惟能爲獄卒救融。斯能蓐食斬虜。惟

知尊重業師。斯能五袴百姓之二人者。家修庭獻。兩無負矣。是宜表而出之。

班固

孟堅史才。僅亞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可謂天下才矣。乃失身竇憲。卒死獄中。君子惜之。

解曰。班彪著王命論。以諫隗囂。七非反復。卜八與彪始從之。知不可與。則從而去之。是能潔身成名也。班超要功異域。而有遺還李邑之度。有封侯萬里之志。

時論高之昭妹一女子耳能運成漢史爲閨懿範猶賊休哉當代人文萃於一門固之才尤爲白眉乃娄身匪人身名俱敗可謂上有愧於彪下有愧於超中有愧於昭耳嗚呼文人無行固不免矣或謂固感知遇之恩設下忍無故而去抑何其於剸殺郗鄉侯時獨不聞一言諫止又何不於殺尚書樂恢時舍之而去耶其能貽戚其見殺也孰曰不宜

鄧太后

后鄧禹女名綏和帝后兆嘗經典撿勅卿氏賓客奸書篤學篆因降雨又徵楊震輔安帝可謂賢矣其歸朝綱目書猶以譏之謂賢如鄧后猶不之予是以李燮世史深加痛絶甚至女媧開天燮猶以爲不宜是耶非耶

解曰毋后臨朝亦論賢不賢可也天之生人原非因男女而貴賤之自聖人立教而有内外之分斯牝雞之晨爲是戒也如主少國危朝無正臣爲太后者果

聰明正直習見先帝遺度即以之攝政不猶愈於權奸輔政紊亂紀綱流毒宇内乎概以不當譏之斯亦矯枉過正矣試統觀之高曹向孟視莽操懿檜爲何如也至李燮以女媧爲女王不知女媧氏亦古帝王之一若謂與西王母同是另王當國繫以女王譏之是何異乎以毋丘儉爲老嫗也可發一笑

楊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燭理未明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又曰鄧騭辟致也震教授二十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騭而起是又虧人之未精矣

解曰甚哉後儒之好非議古人也如開西四知之言拒暮夜之金也照察古今萬代凜上廉頑立懦莫此爲甚胡氏乃謂天地不可以二言合天地而一之意欲何爲即以天地論何不可以二言也天職覆也地職載也天高明也地博厚也聖賢論理未嘗不分而

言也。又謂大地不可以知論，是謂天道無知也。故小人冥然不顧之心，公行盜竊，甚至於射天鞭地者，皆此言階之為也。胡氏謂楊燭理未明，不知此言之有害於理也大矣。又謂其處人之未精，如鄧騭屢辭封爵，勤勞王室，可謂賢矣，胡氏槩以貴戚非之，不惟誣震，而且誣騭矣。故特為兩人雪之。

黃憲

黃叔度以十四著名，四十八年卒。三十年餘，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舉世賢豪為之傾倒，亦何德以致此與。

解曰：天生異人，邁衆絕倫，不言而化，為鳳為麟。鳳出非時，是為德衰；麟出非時，大聖泣哀。漢末生憲，乘世罕見，斂淵默，鴻飛冥漢，羣才競勝，推尊童子，黨錮之尊賢基於此。

李固杜喬

李固奏記對策，躬行忠讜；杜喬精忠勁節，不顧妻子。一為馬融誣奏，騈首獄死。議者譏其失身梁冀，或譏其不救質帝之酖，不正弑君之罪，以為忠而不仁，不知士君子處亂世，將何以進不負國，退不負所學也哉。

解曰：君子處危疑之際，為自全易，為無濟難。當沖質之時，太后臨朝，權戚當國，使李杜皆畏葸不出，高蹈林泉，漢祚之絕，當不至獻帝時矣。如曰見險而退，則又非二君之心也。觀固之劾騏為周霍，喬之有欲立清河之舉，二子用心誠欲有為於不可為之時，冀得當於萬一也。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其所揚推者素也。責備者以之論士品則可，以之濟時艱則無當也。君子亦各行其志而已矣。人之毀譽何計焉。如謂冀之酖帝，固不討賊，當大將軍兵權在握，固即智勇兼全，亦何能施其計哉。故曰論人者當衡其時事，不可執已見以相繩也。

荀淑陳寔

漢當質桓之際李膺諸賢駢首受戮淑在下一時稱爲郎陵神君而戶以八龍著名與陳仲弓會聚一堂祖孫父子相敬洽娛太史奏德星聚猗歟盛哉不可及矣

解曰玉韞山輝珠涵澤媚不事表暴而自著者上也避名而名我隨去名而名我追者次也未有矜詡交飾標榜賢聲而不爲人所彈射者荀氏子弟其數雖八沒亡者固不足數矣即一二表見亦不過一隱逸之士一曹操之客耳曾何足馨人齒頰而乃侈然以八龍稱良足羞已陳寔居己清濁之間觀其弔張讓之喪而巧媚之情見矣人曰賢士賴以全活者衆此亦歸美之詞耳而德星之奏不足爲君子之光止足爲人之側目耳論者曰黨人之禍自此作之偏也不信然乎

朱穆

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精忠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當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竊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卒蔡邕謂其貞而孤危山楊氏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爲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

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仕賢士之哲也然止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欲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後車之迎世道凌遲安所得商周之聖王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成何如耳如因人而進即與其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棱爲梁不疑所舉乃仰國恩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著清白而見棄焉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誚士以朱爲過亦未達於時也

陳蕃徐穉李膺郭泰

徐陳下榻李郭同舟可謂交遊之厚矣後陳一死於奄宦李死於獄中徐郭二人超然遠害遯舉風塵之表安所貴一揚一舟哉

解曰道一而已出處不同各行其志非遠舉之爲智罹害之爲愚也不有遠舉何以見明哲保身之高不有罹害何以見殺身成仁之大或有謂夜觀乾象之言泰何不以此告膺大木將顛之論稚何不以之諫蕃亦非也郭徐之言陳李豈未聞之郎未聞之豈不

知之郭徐彼此相誠而不告陳李豈二人私厚哉抑（稚見出處大義）以人各有志不可強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之謂也由一時觀之四子有生死禍福之異由今日觀之四子之表七千古不異致同歸哉

茅容

郭林宗寓宿容家日日容殺鷄奉母自以草蔬飯客泰以爲賢乎戲爲之

解曰茅容日日有鷄奉母乎偶以鷄奉母乎且非有鷄則多鷄矣何難再以一奉客如止此一鷄何必（容可謂以對）對客見殺是深窺郭林宗之爲異人而故以此表異（總論）而使之稱譽也鄙哉所爲

楊喬

楊喬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得失何如

解曰楊喬不妻公主避禍耶遠勢耶至不食而死愚亦甚矣使公主必不可妻胡不直陳其事以拒如宋

弘之拒湖陽公主可也使無不可妻無故而違天子之意殊覺無謂郎妻之而謙抑自守亦未必及禍不然郎因之得君以匡時盡職而死不猶愈於不食而死乎

成瑨

瑨爲南陽太守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後張汎縱橫收捕遇赦瑨竟誅之宦官因緣諸瑨死於獄中

解曰行不論善惡滿則招損極則禍生成瑨既爲南陽太守乃歌之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是侵權任事之謠也又曰弘農成瑨但坐嘯是罷懦不堪之喻也胡不自覺乃爲美談及張汎遇赦則亦可已矣而瑨必欲殺之是伸已威而遺詔旨也凡此者皆取禍之道也黨錮諸賢大抵類此如李膺既破柱矣又復逮赦而殺張成不幾太橫乎此黨錮所由來也如岑晊致辱逃竄張儉望門投止尊有已作空汙良善皆若

子所不取也吾所取者惟度遼將軍皇甫規新息長賈彪二人真豪傑也其次則申屠蟠而已

竇武陳蕃

蕃武共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胡致堂纍議之曰陳竇八失

解曰謀事不成責有同歸是也但即事而論蕃曰蕭望之困於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是知機事之宜密也武乃收宦官考問是機已洩矣蕃曰此曹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是知斷以濟事也武乃猶豫不決及王甫持節捕武蕃率官屬攘臂大呼黃門反逆而武尚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況張奐以北州人豪新至京師而武不收爲已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反使之此八失皆武之事也豈可並誣蕃哉

曹鸞

漢靈禁錮黨人曹鸞上書申救詞極剴切帝怒收鸞下獄掠殺之當此時賢者抱頭鼠竄智者緘口全身

鸞獨以疏遠孤臣激發憤烈衛道慕義視死如歸千古偉人也范史不爲之傳宋儒漫不推許何也

解曰殺身以成名不如明哲以保身黨人中沒七者固無關世道如張儉岑晊輩才無他長附名黨中一聞捕捉望門投止禍延羣賢連引遍世迨黨禁厲解有少府衛尉之榮懸車壽考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如儉輩者正復不少賈彪閉門不納岑晊方稱卓識孔褒兄弟當以愚論嗚

呼曹鸞謂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不亦過乎卒之身死掠獄誠可惜哉光儔史氏之不置喙者是非忝半故褒貶兩無據也

趙苞

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八萬掠其母擊郡已全母死苞亦嘔血死議者謂急於王事遂不能全其母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敢問今卒變起事無能爲已人臣子者全母棄郡則不忠

棄母全城則不孝當此之際如之何則可

解曰先儒謂當權其輕重而行之誠至當之論也何也人之至大者莫如君親旣委質爲臣不得已而為親全君可也一城之土不關君國之存亡苞乃殺親殺身以全之失輕重之衡矣雖然如苞者亦難矣如欲降賊以全母鮮卑非類身降而母亦未必全也如欲效徐庶之全母而一誅不從則未必不爲鮮卑所殺而母亦未必全也反覆以思仍以苞爲是全城以

保萬衆之命是其仁破賊以全王臣之義是其忠嘔血而死以殉親是其孝如苞者可以無議矣後靳允殺母以從曹瞞則又苞之罪人也

蓋勳

勳與蘇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勳勸止之正和來謝勳不見怨之如故議者謂其處事之公得情之正然耶否耶

解曰此必匿情求名者怨有可解何妨一見釋之如

必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如何不過欲殺之也殺之而已無與焉則得其正矣復何爲止之止之則不欲殺之也不欲殺之必其怨之不深也怨之不深而留武肓以自伐是不智也怨之不深彼來謝而却之是增之怨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倒行逆施必見棄於孔子也何公正之有

何進

何進除閹宦反爲所害與竇武前後一轍綱目書太

尉陳蕃大將軍竇武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偕蕃
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進
卓也是非於是定矣說者謂武死而宦官吕强進死
而宦官誅滅前令人恨後頗快人意也蘇氏又謂國
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也去而身死宦官去而漢亡
君子將何擇焉

解曰國之興亡大數關焉亦如人之死生有定命焉
國不以宦官爲存亡猶人不以癭爲死生也郎以癭

喻人之有癭至於飲食俱廢安見不足以殺人也使
善醫者除而去之安見不足以生人也秉政有董卓
是癭去之後又復飲鴆也漢獻爲君是羸弱內潰之
人也癭無與也使宦官去而國亡是去癭之爲害也
况亡漢者操也非卓也與除閹宦乎何尤

劉虞韓馥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袁紹等欲共立爲王虞不受
綱目書之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韓馥讓冀州
與袁紹綱目書袁紹逐韓馥誅意也

解曰天位不易苟非其人雖予之而弗受虞以賢宗
室爲衆所推使順而受之任賢省刑信賞必罰收恢
復之業未必非中興論評也乃欲奔匈奴以自絕豈
非天哉後爲公孫瓚所殺韓馥以冀州讓袁紹讓有
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後依張邈竟自殺由是
觀之可受而不受不可讓而讓皆禍階也君子曰不
然使劉虞不讓而受其立安知不爲紹所致使韓馥

不讓而據其位安知不爲紹所殺等殺耳不加讓之
爲失也

王允

王允密謀誅董卓潛布腹心克殄元惡可謂忠於漢
矣然未受一爵之封卒齊傕汜之亦議者謂不幸漢
德告終故允罹不測之禍此天之所廢非人謀之不
臧也

解曰允誅董卓殊快人意卒未見有功於漢蓋以其

所以居功者有不滿人意者多也。如蔡中郎直諫著節，曠世逸才，嘗席驚嘆，不過感其相遇之私耳，未遽為逆也，而卒致之死。馬日磾力請續史，惜其才也。允乃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噫，亦厚誣前賢也。且誅卓之後，自謂無患，而佐之以驕，又不知赦餘黨以安反側之心，善居功者固如是乎。其見殺也有由來矣。當時士孫瑞與之同謀誅卓，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允何不以之為法乎。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望臧洪來救。洪徒跣號泣，從袁紹請兵，紹不從。洪與紹絕，紹遂殺洪。嗚呼，洪之死也，無救於友，無功於身，亦無當於君親，得無同匹夫之為諒乎。

解曰：人之所重，惟信與義。信義有虧，虛生人世。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超以信洪，七生奚忍。洪之一死，誠不負超。生死相期，今古定交。今之交者，翻雲覆雨。洪之

罪人，曾何足數。無救於友，無愧泉壤。無功於身，高名其仰。君有義臣，史冊留光。親有令子，裘箕生香。彼袁紹者，鄙夫其行。殺洪親操，千古惡名。

卷之三終

讀史質疑卷之四

黃安張希良石虹甫評

青浦楊綠綏公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孫甫著

[illegible] 玠石公甫訂

三國

劉備

史稱操享遇備，以為豫州牧。綱目則書詔。史稱表為左將軍。綱目止書以。史稱操遣備邀袁術。綱目則書詔。何多恕詞也。

解曰：正名與責實不同。綱目恕劉備為漢也。若以論降於呂布則臣呂布矣，降於曹操則臣曹操矣。且蒙享遇之恩，及操欲赦布，備則一言殺之，後起兵伐曹，與孫權合而復攻之，何反復至是。狡虜之說，信不誣也。郎謂接漢正統，劉璋非漢正統乎？使仗策以輔之，安在非中興乎？而乃扼其吭而奪其國，涪城之

據，貽譏千古。即偏安一隅，亦倖耳，不足取也。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况區區西蜀之業也哉。綱目以之為正統者，非與備也，正所以深絕曹賊耳。

陳羣

羣為曹操御史，欲復肉刑，乃曰臣父紀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不與仁惻，死者更衆，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其論何如。

解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所以勸善懲惡而已，非欲殘人以為戒也。肉刑之慘，人思去之久矣。兼人君好殺，草菅人命，遂相沿而不能去。陳紀諫而去之，代以笞刑，其仁民之恩德施普矣，何物逆子，慘刻為心，一旦欲改父之道，而毅然欲復肉刑，不仁不孝，莫此為甚。急黜之為殘忍之戒。

劉璋

昭烈據涪城，攻劉璋而奪其國，說者謂劉璋暗弱，今

則不取終爲人利耳蘇東坡曰劉備窮迫璋以蹙逆之至蜀不數月而奪其國此與曹操用去一間耳業乎若嬌之曰昭烈之取璋正所以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

解曰成敗論其雄人之所不免也謂劉璋暗弱當其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餘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使璋從之未知鹿死誰手也卽不然嬰城固守當兵戈四起之際昭烈君臣能一年攻入之國乎亦未必有濟也璋不聽劉巴之計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心何能安乃開門出降此仁恕之心也何暗弱之有備奪而遷之後成鼎足之業識者遂紛紛矣予謂以取璋爲不可者未審其時勢也使備無一民寸土徒曰信義亦空拳之勇何能建功以繼漢業哉不得已而取之論者可畧其跡而諒其心舍其經而從其權則得矣如必曰取之正所以爲義則過矣不可以爲訓

關羽

羽以英烈之姿忠義之性開關險阻與昭烈共圖功名麥城之役一蹶不起議者怨孔明之不智恨昭烈之無能不亦宜乎

解曰羽自樊口之勝未免驕盈所尤失者權求婚而而辱罵之是自失強援而又生一秦也陸遜以甘言相誑則信之呂蒙以詐病歸國則信之至白衣搖櫓之術又漠然不以爲意是忠而愚者也謚曰壯繆信不誣矣且昭烈孔明非智不及救荊也荊雖曰吳蜀門戶然蜀遠吳近以孤軍守之必敗之道也雖有良平亦無能必勝使當時結好於吳而讓以荊州則吳必德蜀亦必不助操以殺羽使羽退守西蜀生聚教訓以人才之衆山川之險進可以王退可以霸區區爭一荊州何爲哉計不出此卽謂之不智謂之無能亦可

魯肅

孫權評論羣臣謂子敬有二快惟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失盖彌俛忠於吳而乃毀乚昭烈君臣其意何居

辨曰元德曷翊雲長壯烈子敬豈不知之乃勸其主借元德地又勸其撫羽者非不忠於孫權不諳於事機也其意欲存漢也惟祖父世食漢德乃徒欲偏伯一方且助曹以滅漢之羽翼而毫不知顧恤抑獨何哉在廷諸臣亦蝇蚋之附羶耳又何知有人義乎惟子敬知之故極爲維持屢利勸解此意吳之羣臣不知權亦不知也故特推原其心表而出之以爲吳之首出亦三國時一人也

曹操

操以奸雄之姿試后等王居戮忠良固不容死其讓縣下令也則有口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其臨卒遺令也則分香賣履無一語及禪代之事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雖老奸微意固自有

在而此畏名義之一念亦不可泯沒也不然以操之智畧權勢取天位如反掌耳又何待其子而後篡哉其言曰天命在吾乚其爲周文王乎當其時孝雄未息安必其子之能爲武王乎

解曰與亡之事運數存焉亦人之會逢其適耳漢曆至靈獻之時如人之一身衰憊羸倦極矣一遇寇盜有不覬乎操矯詐而卒使其子無能爲則亦與漢俱亡而已如果大有爲之君與仁奮武天下無敵乃云開創不以庸乚之態遇奄乚待盡之主拱手而受大物豈非運數哉故曰會逢其適耳

王昶

昶之言曰人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也可銘座右

解曰積毀銷骨君子難全自修自怨伊胡兇焉妄言

之禍爲惡方大破剛忘家胡云無害修德愈崇謗言愈長以修止謗隔靴搔痒

蔣琬

琬爲蜀大司馬與楊戲言不應琬爲人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乜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也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乜耳三復斯語令人怨忿之氣頓消

解曰心旣不同不應亦異凡與人言所當審諦如蔣所云使得楊掾人不皆戲恐不盡然彼執拗者有心成說此言卽當彼亦不屑維彼高亢居高視卑卽有嘉言若罔聞知維彼隱深可應不應視人喜怒以爲違從

嚴遵管輅京房郭璞

丁南湖曰術一也善用之則爲遵爲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爲房爲璞而遺以自斃然則吉凶禍福果可自我趨避與

解曰知進退存亡之道者其維聖人乎則是進退存亡雖聖人亦惟知其道而已事之所至何能遣焉演易者文王也不免羑里之囚作疇者箕子也而有明夷之難如日遵輅善用易文王箕子非與漏水之災京房知之久矣鵲巢之地景純知之預矣二子者亦未有邪僻逆謀之行其斃也亦運數之莫可逃耳雖知亦何益哉使可趨避文箕當先爲之矣

呂岱

呉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岱戒之曰每事必十思恪曰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人謂之失言

解曰凡失言者或未當於理或擬人不於其倫或言之而不效於後皆是也岱戒恪十思嫉其剛愎自用也恪旣引古拒諫岱復何言此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也何失言之有予爲之說曰史所謂失言者非是之謂也岱旣知恪剛狠自用矣何復勸之以十思

哉語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費禕

禕爲蜀大將軍攻西平獲魏中郎郭循降爲左將軍禕宴諸將循郎乘而刺殺之禕爲董允推讓不及爲孔明所推許當亦人傑也待新附過厚而不知其人何愚也是必慕光武之推赤心而爲之而獨不以岑彭來歙爲戒何也

解曰推誠相與倚人不我親不察乎時勢也當光武

之時所在歸附人心願戴郎反側者亦懷衛望之心以誠相結自無不服蜀之與魏強弱較然郭循之降不得已也而其心未嘗在蜀乘間而發以徼利本國此黠狡之常情也或曰沮彌不殺簡于而循獨殺禕豈禕之恭敬未足以感人與曰固也雖然亦蜀運之將絕天故殲此良人耳使禕無恙而黃皓輩爲得以蠹國爲殃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於費禕見之矣或問綱目以盜書郭循何也曰以惜禕而誅循也

夫既委質爲臣而又竊殺之是豫讓之所謂二心也與穿窬之別也幾希非盜而何雖然是猶愈於賣國以求榮者

姜維

維九伐中原可謂勤於事職矣而卒無成功丁氏譏之曰姜維魏人也背母奔漢伐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爲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亡惡乎其爲相漢亡而不肯死惡乎其爲忠毋召而不肯歸毋乎其爲孝然

則維如之何

解曰當姜維拜官中郎時魏尚未篡是漢臣也見其篡而奔蜀以蜀爲漢正統而歸身焉知大義矣雖生於魏匕不得而臣之歸漢而爲將相維心遂矣故乃心漢室知不可爲而愈爲百折而愈勁不計勝敗而務期伐賊此維之所以爲將匕之勇者也伐賊而漢亦亡不伐賊而漢亦亡何如伐之此武侯之不可及也維能行之心武侯之心矣此維之所以爲相匕之

賢者也漢亡而不肯死圖再舉也何害乎其爲忠欲
闔大業以榮親不遂而死何害乎其爲孝後人爲苛
責之論其亦未諒維之心也夫

曹髦

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不聽王經之諫拔劍升輦率
宿衛出而欲誅昭不克爲其黨所殺議者以輕舉無
謀譏之

解曰觀髦之言動亦非庸駑自甘者昔秦王嬰孺子
也誅趙高於指顧之中髦何獨出其下乃悻悻然奮
一擊而自斃哉曰非其智弗若也曹瞞弑后之慘千
古憤目曹丕廢帝之事鼠竊狗偷祖孫父子世濟兇
德使髦事有成則魏祚綿延不幾令人抱恨無窮哉
今日之成濟郎當年之華歆也今日之司馬昭郎當
年之曹操也報施之理不爽毫絲矣

曾

竹林七賢

史論七賢謂山濤竭事母之孝嵇康悟養生之理阮
籍辭曹爽之召餘雖無足錄皆托飲以自全不失爲
智士果定論歟

解曰竹林七子謂之醉客可謂之狂士亦可以爲賢
則未也賢者必孝籍聞母死而求爲客決賭喪盡良
心矣可謂孝乎賢者必貞咸與姑婢累騎追還則淫
蕩之甚無賴極矣可謂貞乎賢者必恭康則箕踞無

禮不恭之甚也賢者重身伶則荷鍤自隨曰死便埋
我是輕身之極也賢者必重義而輕利王戎則鑽核
以自私擎匕爲利之徒也向秀無片長之可錄惟山
濤爲傭中矯矯一人而已其餘皆酒色放誕之流以
是敎天下而歸於無用之地
之爲國則國無法紀以之爲家則家無訓範慕放達
之匿名甘爲名教之罪人其不與嵇康並死也倖也
時號七賢亦憤世嫉俗之意耳非真慕其人而取之
也

羊祜

祜勸晉王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蘇潁濱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戒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於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於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定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圖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是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者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時人稱之爲武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巧智勇器慮但附會太子短長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也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倖功以頗非預既癖於左氏又勸葬卒未嘗不循速致意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真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魏祚人情洶懼吳蜀未定正拮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於不問吳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餙一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劉淵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恂楊珧謂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成五代之亂若是乎族類之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以中外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犬馬之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同生天地有何外內之分惟以才德爲尚耳淵以文武全才久且劉姓

得春秋之旨

生長中土其賢不賢亦如其人以論之可也如金日
磾為漢賢相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岀之哉族類之
辨春秋之所嚴也如止以中外論帝王之胄流於蠻
貊者不可勝紀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
傷為聖帝明王哉如五季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郎
不帥五季寧不亂哉如曰必中土之人則同類也操
莽卓豈皆異域之人乎

王愷石崇

愷崇鬬富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特才者殺身之媒富者衆怨
之歸也而況可鬬乎王愷國戚朝廷變之其富也固
也崇一荆州刺史耳妄乎王者之富僭踰之罪已干
明主之誅況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
也不待智者而明之矣豈必綠珠為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刃弒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

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謚曰荒帝
更曰武是違何德哉
解曰吾於賈充謚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
之長猶可以享無疆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清為之基
也秦檜之害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衷濟衆故有
長樂老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匕
賈充弒君之外別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謚
千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
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以行之而弊與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
舉而罷除之人才壅於上聞賢路由之榛蕪是欲清
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
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人豈能授職則無一之損
重其任卽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踰

負跋踰垠則無三之損。貂鐺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當而毀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因才定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擧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華忠索靖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靖指銅駝在荊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顒之反。各死賊手。何其明於料人而暗於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智愚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二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制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上晉室。當司馬家兒推亦同氣擧國若狂。顧何人斯而機乃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愼始。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並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耶。華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而已。殊可嗟也。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

不食肉糜。人謂之蠢騃。至蕩陰之敗。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則知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蠢騃。亦有足取者。何也。爲官爲私之問。見擧朝人士。皆圖自私。故藉此以諷之。何不食肉糜。見脃肉充庖。而欲散之。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也。故遂以蠢騃自晦。未可知也。至於嵇紹之血。則義感於中。不能自已。曰侍中血。不可浣。見當日百官散去者。宛有

乃幸矣其知重賢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盤石也何言之愿駿者不知爲善亦不知爲惡渾渾默默寂然無爲較剛愎自用殘暴皆殺者不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苟晞

晞爲兗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爲其子求爲將晞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

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哭弟者苟道將也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不以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之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於心與其不聽發於後孰若不聽求於前郎徇情而與之亦當量材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兗州刺史也曰哭弟者苟道將也不知殺弟者亦苟道將也前後矛盾君子不爲也

王衍

衍爲石勒所執坐之幕下衍自云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以自免勒卒使人排墻殺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揮麈高

談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藏身被執則甘言媚虜毫無丈夫氣鄉黨自好者不爲也上則無益於國家下則有玷於名教排墻之死天下不容也勒之言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除之又曰君少壯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爲非不知衍亦何以自解

衛玠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說者謂本乎聖賢之旨也

解曰人情易殊誠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大公之量也弘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己者也謂其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之明乎理者則可以理遣然有非意之人妄加橫逆無厭索求亡之不得則其求不已不至於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并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強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寛彼以猛郎三自反而無失彼之橫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以我爲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矣而行之難乎與言及此令人三嘆

祖逖劉琨

逖琨當聞雞起舞時二人同一志趙琨恐祖生先我著鞭二時二俊累同揆與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磾所殺若予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畧擊楫中流晉室賴以成帝業所乞難皆石勒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并門童建叛降於趙勒斬之送首於逖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逖書求通逖終不爲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懼甚哉逖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耶

王導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伊吾帝倚之爲蕭何及見疎外乃能任眞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反也乃聳之殺周戴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矣李槃列其八罪朱黼貽之趙府八罪得勿過於刻趙府果其倫與

解曰史氏罪盾帶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斥不討賊時處其難導假節鉞予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畏之導特宗黨乃殺賢良顗有深恩陶不可殺顗郎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是謂茂弘八罪依當導亦伺譏擬之趙盾恐非其匹王氏一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吏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導不一言寧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夫白日豈不負彬

庾亮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省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峻舉朝以為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何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晉祚自亮而灰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是羞矣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王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

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為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玄流樂親賢士不怙寵以害賢良不暴貪以作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羣賢以有為[illegible]之鄧竇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匕然之舉動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名冠群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於卞敦之不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依違君臣之間苟全僥倖之際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容匕享福其塵亦自汚人矣何責於亮哉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卞壼桓彝輩忠君衛國惡死鋒鏑之下且也壼後無傳而彝之子溫孫玄亦不可謂之有後天之禍福豈盡爽哉亦人之有幸有不幸也云爾

殷浩

浩以虛名負重望爲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無功而擯黜之乃咄咄書空以寄觖望一聞溫命喜不自勝幷以空函見絕羅念菴曰浩人品三變以爲衍似高士繼似賢臣後成鄙夫其果足以定浩之品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遺空函眞情逼露矣始終一鄙夫耳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宮淪於草莽世之士子散漫無歸眞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蠹賊也所尤鄙者用剌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罪浮於庾亮貽恥於薛荔者多亡矣從來處士盜虛聲當以浩爲第一

桓溫

桓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罪袁眞且勦戮孫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爲海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庾翼乃薦其有英雄之才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耶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若今之論溫者簡冊在望矣予則以爲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略中原一也平李勢而舉賢姓管二也伐姚秦而居民安堵三也以王猛爲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爲征西司馬五也嘆神州之陸沉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謁陵置戍七也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以始則來庾何之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亦人傑也哉

讀史贅疑卷之五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緑綬公垂甫閱

隋仁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鄭　玠石公甫訂

五代

王猛

猛之輔秦功烈表七四科舉士戰無不克秦國大治捫且闢田疇實倉庫盜賊屏息儼然有三代盛王規模獨詐慕容令一事似爲盛德之累豈因伊父子在秦而有妒心與亦畏之與

解曰智者見事於未萌賢者遠害於無形燕在當時識者皆謂其得蔵而決其必與大猛豈顯於此耶慕容垂以英雄之姿窮而來歸猛豈不欲留之以共圖國事第以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況其英特邁往必非久居人下者秦王愛其才勇而倚爲腹心是養寇

於家飼虎於檻也既不可明驅之又不可坐視之乃用假小術使之徵罪而行則蛟龍失勢雲雨難施也（二十年知已經害猶稽首地下）此其忠君愛國之心有出於尋常萬匕者謂爲嫉其龍而說之者斯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焉耳

又

王猛卒于南湖曰猛之死苻堅之不幸實猛之幸也使其不死淮淝之役猛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之所以幸而死也

解曰猛既不欲以晉爲圖淮淝之師必有以止其謀況鮮卑西羌尚在秦之事方多何必以晉爲圖吾則曰猛之死堅之不幸亦晉之不幸也

周虓

虓爲晉臣固守涪陵母妻爲秦所獲虓遂降秦堅欲以虓爲尚書令不從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傳者謂其踞箕罵堅爲氐賊然既爲母（得全）矣何又狠

戾如是幸秦堅有寬厚之度不然虓欲得全身以事覩也幾希

解曰予每讀史至王陵趙苞溫嶠華處母子之際未嘗不爲之掩卷三嘆也於三國而得一徐庶斯得之矣不意周孟威亦能爾爾委曲全親正可與元直並美也史氏欲明符堅之厚德乃增虓以辱駡之言非實錄也無容置辨但後受秦官而反則非所以善處終也

謝安王導

王導輔相四世謝安歷仕三朝導簡素寡慾安則期功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有謂安過於導昇山不因爲然

解曰導輔相四世以王敦之勢而殺周顗戴淵又進璽不朝跡其行事屢有可議後人列其八罪東山歷仕三朝有一於是乎桓溫來朝人情恟恟安神色不變從容談笑而溫色自沮安舉玄而內不避親卒克成功君子此之郄奚秦兵方急而圍棋賭墅神氣安閑王導有一於是乎或責其期功不廢絲竹是簞食豆羹之義也謂不能扶海西公是責大厦於一木也史謂文雅過於王導予謂安過王導不第文雅也屏山左袒茂弘偏謬甚矣

朱序

秦兵百萬大舉入寇晉謝石玄等以八萬拒之朱序一呼秦人敗績說者謂淮淝之捷所幸者天未厭晉豈人力哉

解曰天意不可必亦必之於人事耳當堅之欲謀晉也舉朝人士以爲不可郎婦人女子亦陳大義以相勸符融言之尤切堅不聽而率之以來其將心已不固矣心不固則氣不勇氣不勇則軍不振雖百萬之師不可爲衆況慕容垂已有異志彼三萬之衆止以自衛全無鬭志以強從之帥率異志之兵故一鬨朱序之呼遂襍三軍之鬼耳爲志奪不專於聽也一見

八公山之草木皆以爲兵是目奪於敵不專於視也
況朱序何人而乃使作說客也凡此數者致敗之道
也人事之失何與於天哉謝石謝玄幸成功耳安
更無預焉

符堅

堅始何其盛終何其衰一人之身成敗異觀天乎人
乎不得而知之矣

解曰羅馬符堅蕩寇塵十分天下九歸秦誰知奪我

經略後遂有忘恩反燕人千里秦川煙火盡五將山
路怨鬼新抵今惟有新平寺伴月鐘聲哭夜燐

鍾宏

公孫五樓在南燕王備德欲引爲腹心鍾宏謂曰黃
犬之皮恐終難補狐裘也後劉裕攻燕召羣臣會議
皆無所言五樓獨陳三策皆保邦之良謀燕主不用
而失國鍾宏其失言否

解曰甚矣知人之難言不可不慎也當鍾宏論五樓
時燕超爲太子想應聞之矣故及其當國亦以黃犬
之皮蓄之郎言之鑿鑿亦不以爲狐之腋也不然據
大峴絕糧道亦非難事何上策之不行堅壁清野更
易七耳何中策之又不行而必出城逆戰以下策爲
上策爲其雖以取敗亡非輕其人以輕其言乎安知
非宏之論爲厲階也故曰言不可不愼也

劉穆之

道和五官并用振擧朝綱斟酌時宜一代偉人也何

傾心劉裕謂朝夕費用外一毫不負公豈不知裕之
欲篡晉與抑知而故輔之與

解曰知己之恩等於生成當道知壞裳爲袴時擧世
無知而用之者雖有長林將淪草莽一遇劉裕推心
置腹知己之感自不容已也況裕爲一世之雄所爲
皆匡扶晉室故道和樂爲之用振擧朝綱斟酌時宜
皆爲晉非獨爲劉也迨裕篡晉而穆之亡骨已朽矣
郎謂穆之始終爲晉也可

韋祖思

夏王赫連勃勃。微隱士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而殺之。論者謂韋居京兆。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見勃勃乃恭懼。見殺所以處遯者毋乃猶有未盡乎。

解曰。處非其地。賢者無以自存。禍之將至。進退兩無所逭。祖思當姚興之時。使禮而不答。當不待今日而死矣。今勃勃凶狠異常。其恭謹過甚。畏之至也。畏之而恭。圖保身也。而乃見殺。爲祖思者。當如之何。使拒而不見焉。則必殺。使見而倨傲焉。則必殺。如人入虎狼之穴。雖有善者。亦無自全之術。雖然。吾猶爲祖思幸也。祖思之身死。隱士之名存。千載下。孰不惜其遇而悲其人也。若勃勃憐而用之。無所建白而殺之。則身名兩失之矣。何也。處士盜虛聲者多也。如殷浩之咄咄求榮。華歆之[illegible]試帝庭。非皆隱士乎。與其如是之生也。何如殺之爲愈。

崔浩

崔浩不好老莊。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乃師受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非老莊之流與。何其言行之相左乎。史稱曰。智似崔浩何也。

解曰。魏無儒者。而浩乃以才著。是白頭之家僅見遼東耳。曰不好老莊。魏史之誣詞也。自比張良。浩之高況以自矜也。又謂稽古過之。亦殊不自量矣。觀其師寇謙之。其不學無術也。非不好老莊也。明甚。其陳舉兵五利。皆推本天時。亦術數之學焉耳。至列石中衛暴揚國惡。自明直筆。以取族誅。智者固如是乎。張良辟穀以遠害。浩也貴盈以招殺。則所謂才比張良者安在耶。特其著忠三世。爲可取耳。其所謂智者。不過才智自用之智。非大智也。

宋立四學

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宋四學爲譏[illegible]何譏乎爾。曰。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又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

玄學何爲者也。而與儒並列哉。

解曰。學校之設。惟恐其不廣。衛道之防。惟患其不嚴。亦顧其時之何如耳。當庠序昭明之世。則恐異端有以亂吾學。而辨之不可以不精。至晋末而學校廢矣。四學之設。亦所以扶人道而維斯文也。使天下之人釋戈而講藝。甚勝舉也。别之曰儒。使道全德備之士得以高出人羣。然世不必皆全才。故分之爲史。爲文。使博涉典故者。爲一學。而人知效博雅矣。使斐然成

章者爲一學。而人知趨文墨矣。由文史而至於儒。異致而同歸也。卽曰玄不可爲訓。而其理未始不可通於儒也。人習而效之。不猶愈於樗蒲博奕之事乎。儻以爲非而廢之。吾恐稗莠之未除。而予矜之與悲矣。況魏之儒風方振。宋無四學。何以爲國。

檀道濟

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君子惜之。丁氏謂道濟嘗廢弑少帝時。義之亮。晚嘗與同謀。今日之死亦晚矣。見収而怒亦何爲哉。

解曰。道濟之在宋。唱籌量沙。其智足稱也。立勳前朝。其功足録也。威震隣邦。其勇足尚也。無故而殺之。不他還辨。而曰壞汝萬里長城。是不愛其身而爲國惜才也。誠可惜也。丁氏輕加以廢弑同謀之罪。使果與其謀。綱目何爲著其官而書之。不惟此也。使與其謀。宋主之討謝晦。何就道濟而問策也。使與其謀。道濟

何謂我事非晦所長。可未陣而擒也。丁氏以莫須有之疑。而責人以不可赦之條。其厚誣古人也夫。

寇謙之

魏主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大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通謀欲爲亂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而師道士寇謙之。

解曰。佛道之爲異端。二而一者也。黃白之飛昇。何異化國之盃渡。文成五利。華較鳩摩羅什。未知孰賢。其

穢汚宫庭流毒朝野一而已矣魏君臣誅沙門而崇道教是猶弃蛲凡而寶糞溺也不亦惑乎

元謨袁淑

宋帝欲窮兵北伐而元謨以居脊啟其行袁淑以封禪導其欲論者以爲是亦諂諛之徒矣

解曰言一也忠者出之則爲忠佞者出之則爲佞如元謨之言其亦望其君開擴疆土乎袁淑之論其亦望其君奄有成功乎何也佞者必畏懦而自私謨則

傾身輔弼忘身狥國者也佞者必飾詞以偷生淑則厲節勁氣捐軀狥王者也淑子燦起兵誅蕭道成不克死燦子最以身衛父死祖孫父子忠孝出於一門美哉袁氏佞諛者能如是乎

王景文

宋主欲殺王景文遣使齎手敕並藥賜死詔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何能獨死請子先之景文正與客棊而函至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

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議者謂與謝安之賭墅同視

解曰謝安之賭墅鎮靜於軍旅倥傯之際景文納奩安詳於畢命決絕之時其器量誠相當也然謝安素以矯情鎮物況軍旅之事或已預籌其鎮靜也猶易景文素未聞其矯一見死詔從容安詳神色不變其鎮靜也難古今視死如歸者景文一人而已然有安石之鎮靜而晉賴之以存殺景文之鎮靜而宋因

之而亡賢者之關於人國也大矣輕殺賢者是自棄其國也

范縝

齊竟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譬之謂人生如樹花同發等語又著神滅論以曉之可謂精切剴至矣而子良以爲非刺譏爲僧賦食行水八友如范雲等皆一時文學名士而卒不能出一言以相救止佛教之入人深也如此梁武又從而甚之不知所以傾服人心

者安在司世教者將何術以止之
解曰好生惡死者人情也貪富貴而惡貧賤者亦人情也釋氏欲擬惑大衆知生死人之所不免乃創爲輪迴之說以爲尊吾教者不惟此生富貴而來生更富貴則富貴者歸心矣貧賤尊吾教則此生卽貧賤而來生必富貴則貧賤者歸心矣卽有智者厭煩苦而思清靜亦無不歸心矣求理明義精如范縝者古今有幾人哉况蚩蚩愚氓趋利如鶩又奚可以口舌爭也且人情又好逸而惡勞功名事業君子必致力而後得彼則曰閉目冥心而仙班可登作聖作祖人又誰肯拮据手足哉將見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一時開其源千百世大其流後之人曰古之人爲之我何獨不然下之人曰帝王猶寵尚之予何敢不遵奉也遂相率而棄禮義亡君親逐逐焉而不肯已是以僻之者卽談理鑿鑿彼以非理強辨辨之不能則曰非聖者無法不則曰拔舌地獄當爲此人而設聽之

者以爲有理而合掌供奉矣不得已而禁之以刑罰輕而竄逐之彼則於竄逐之方煽其教以惑人重而誅戮之彼猶於臨刑之時飾其詞以動衆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莫若布一令曰習其教者與叛逆同罪人其人火其書廢道教而虔劉之一體同罪中鎊司守內外員職實見施行久將無萌可遏而種類庶幾可絕耶

魏王宏

魏太后馮氏卒孝文帝宏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其臣力勸方一進粥其果天性之孝與抑慕於名而爲之與

解曰按馮太后有淫行酖其子獻文帝孝文乃其孫也宜於后有不共戴天之仇議者謂不可以父故而仇祖母母殺其子而孫得仇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父之親也信斯言也是知有祖母不知有父也父與祖母輕重何如哉盖先王本人情而制輕重之禮

俱不與戴天之讎二者權其輕重而行之則得矣使其子可殺也發其罪而殺之則子之子自不得而庇之如將誅而遇帝是矣馮太后護其所私以不遂其誅而殺帝謂之弒君也可前有正臣當告之太廟列其罪而誅之即不然亦宜尚廢爲父嗣者與之遜可也異哉魏收天倫之親何輕撫養之情何重而勺飲不入口乎忘殺父之仇而哀毀過禮亦其性與人殊矣此一事者傳其名則甚美按其實則乖矣此千古之畸行也故不容以不辨

吉翂

翂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疑人教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也廷尉蔡法度以聞上乃宥父罪丹陽尹欲舉翂充純孝翂力辭曰翂當此舉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辭曰異哉吉翂止知救父危難爲孝不知父親揚名亦爲孝也因父取名何辱如之若吉翂者而實非也苟才有可取聲聞四達則父亦享祿養之榮且獲令子之譽何辱之有以之爲辱乎自成其高雖可其爲父矣

崔亮

亮立停年格胡氏謂爲蠹政害民然乎

辭曰不惟其才惟其年固非所以銓序人才也但銓注失次使老成壅滯於岩穴新進徼倖於清要抑且資緣多端賢奸混淆猶不若以日月爲斷循序擢進之爲便也何也銓注一有定額則吏得以按期奏放僞增戶口之王感不得以月進也十年不調之馮唐不致嘆於白首也賢者以序而進不肖者循期而退何蠹政害民之有胡氏第因洛令薛淑之言而附和之耳

陶弘景

弘景博學好養生任齊葉官隱茅山梁王早與之遊及即位以手勅召之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胡氏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譏之

解曰弘景居山中已屏世事於不聞矣以梁王舊遊凡有諮議難以重違聊與之謀以答其殷勤耳何謂謀其政哉至帝事浮屠一事中於膏肓當在廷諸臣

將順之者以為不嗜殺人一念差有可取儻勵精圖治此亦何害於事哉弘景既為舊知夫寧默此奈何以山中人而責以強聒哉況刑政不修出師無名此皆廷臣事也乃一一責之弘景而謂無一言以省帝心此臨終之詩非藥石之言乎使帝因之悟而改過其有裨於國家也大矣而乃以為無益使喋喋生前宰遂有益乎

盧景裕

范陽景裕及兄仲禮起兵應魏高歡討擒之以其儒生釋之使教諸子史美其講論精微秉性清靜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解曰異哉景裕當兄弟起兵應魏心乎魏也忠且義也何其壯也一旦為虜俛首偷生為人講論又何其怯也史稱其神彩儼然風調如一何不以之作氣而鼓軍興使勿為人所擒也又不知其講論從容者何事也不能死難則不忠弗克勝敵則不勇弃兄不

顧則不友有始無終則不信講論及此寧無汗顏乎郎清靜端嚴亦不足稱矣

賀琛

琛為梁散騎常侍起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二曰守宰貪殘三曰斗筲詭進四曰息事養民皆圖治之要道也梁王大怒切責琛謝過不敢復言議者以詭隨責之又譏其後之不死

解曰人非純品誰能為善不移耶琛陳四事可謂忠

矣梁王不能用且從怒而切責之使此時面擊檻引裾將不測之禍隨之遜謝而退亦保身全生之道也後人責以詭隨豈望以龍逢比干也不亦苛乎諫不行言不聽若臣之節盡矣後之不能死難者想亦梁王有以啟之也使兩事見諸施行則君明臣良爲君者何至有覆邦絕祀之厄爲臣者何至有辱名墮行之羞盂圓水圓盂方水方是轉移化導之權存乎其上也可不勗哉

源懷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朔鎮將元尼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係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座非鞫獄之所也明日檢鎮將罪狀竟抵罪 唐張鎮周事亦類是

解曰歷情求名代有其人源懷所爲蹈襲藏文既貪穢而狼藉何杯酒之殷勤最可惡者猶狃豢弋既受且憎意欲如何古有行者之[illegible]甚踵事增華殊足

痛恨

高道穆

穆爲魏中尉遇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私責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也何謝也

解曰後世文章不過改何換字後世高行亦不過襲蹈轍而已二天之處容於講文而苟聯源懷張鎮周踵而行之破格之直闢自李膺而表益高道穆亦復行之不特此也駁赦止赦之文前後重見認牛還金之事古今叠出君子不以爲褒而稱之不嫌於再者與人爲善之心使人效法之無已也

議梁兄弟叔姪

梁武帝子曰綜曰綱曰紀曰繹綜于詧詧兄弟叔姪互相殺奪人皆曰衍貽謀之不善也固無論矣然綱以太子即位於臺城紀獨帝於成都繹踐祚於江陵後魏以梁王詧爲皇帝然彼此[illegible]懸之間當以孰爲

最以孰為正統乎。

解曰。均為武帝之子孫。其各相為帝也。無大是非。亦考其所行之善惡而已。綱為太子。而立於侯景之手。無善惡可紀。而著書充棟。謚曰簡文。良不負也。紀稱帝。而殺徐怦王僧略。則善人云亡矣。自取滅亡宜也。繹郎位。而以侄詧為襄陽短狐。必欲殺之。是視骨肉為寇仇也。以無罪而殺蕭賁蕭譽桂陽王慥。以湘東一目之語。而殺王偉。皆行為己私。而非念君親也。悖哉。

其為醜姚而殺之也固宜。而乃焚古今圖書七何罪哉。詧以昭明太子之子。託身人國。委曲續統。使梁武之祀。一線少延。傳及三世。又三十年。視綱二繹三束手而死於亂人之刃。不少愈乎。姚思廉作梁史。別詧進陳。不列於帝紀之餘。不係以昭明之後。則誣甚矣。與其進一梁賊。何如存一梁嗣。李繁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王僧辯陳霸先

僧辯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淵明。霸先舉兵襲僧辯。縊殺之。按齊納淵明。僧辯初不欲受。及兵至東關。淵明將篡。僧辯不得已。歸奉淵明。請立方智為太子。猶欲奉方智也。則僧辯何無罪。霸先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仇雪恥。其子何罪而忍廢之。王公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則霸先之言。似為有禮。二人果孰是孰非與。

解曰。梁裔之為君。如棊之在枰。進退由人。陳王輩各

争先著耳。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人自為勝負。枰子何有焉。雖然。亦顧其所行何如耳。當齊入淵明。僧辯不得已出走姑孰。霸先何不出一旅以遏齊師。請方智為太子。霸先寧不知之。亦未嘗以為不可。惟志在篡梁。故以己心測人。以為王公志欲何為。則霸先之志先定矣。但所忌者僧辯。故借端以殺之。以成其篡弑之計耳。以若所為。狗彘不食其餘矣。較之僧辯。何啻天壤哉。

元韶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幽地牢絕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韶亦元族也何故爲此言與

辯曰兎死狐悲惡傷其類人雖至愚豈肯自噬異哉元韶胡爲而有此也志在媚齊以固寵故欲滅宗族以自全愚哉元韶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是謀裘於狐匕曰狐裘最愛謀饈於羊匕曰羊羹最美有是理乎元韶豈智不若禽獸哉非也蓋天將絕魏故奪韶之鑑而授韶以自刎之計耳豈偶然哉然則韶當如之何以爲詞議者謂當言祖功宗德餘澤在人是益滋之忌也其言雖美其取禍也同不能一寸莫若曰光武中興非關族黨彼自修德格天以收大物兼以王莽不道益熱益深故天下歸之史臣推美

宗祧故以湛系之耳古帝王得國不推符嗣王以不死抑且封之故虞賓商客世傳盛德卽魏平蜀而劉禪以安樂終晉平吳而孫皓以數戩甚卒勝國郎多遺孽未有爲與朝之害者況一姓子弟與此定論也何足介意哉若此或可以少抑其殺心如窺其不從郎當容告宗族遠竄而避之諒之後亦當奉身遠舉不猶愈於坐待滅亡乎

高元海

齊主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時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主使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元海元海陳三策終策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斬高歸彥等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不能用乃送濟南王於晉陽齊主殺之未幾齊主演卒湛立廢太子爲樂陵王

辯曰長廣王不勞餘力得主齊國覓元海前策爲多

事矣。使洪從元海之謀，殺戮相尋，敗則以逆誅，成亦未免於篡也。何如安靜無事，以任禍之自至乎。雖然，元海蓋未窺洪之隱耳。洪內懷纂位之謀，故送濟南王殺之，其意邪中天子之氣，元海之計，蓋欲其忠於故主，以挾濟南，則非其志矣。洪之心，弃濟南王如敦殺奪太子，如反掌，又何借元海之刺匕哉。

陳項孔奐

陳王以太子伯宗柔弱，欲遵太伯之事，項拜泣攸辭，以語孔奐，奐亦流涕曰：皇太子聖德日躋，若有廢立之心，不敢奉詔。請以安成王項為周旦，一堂揖讓，何其美也。未幾，項廢太子而自立，奐亦未有一言以勸止之，何前恭而後踞也。

解曰：陳王欲遵太伯之言，安頊之心也。頊度其情而[illegible]故以泣辭，是自全之術也。奐以頊為周公，豈不知頊不可以為周公哉，亦與頊有同心耳。當日之辭讓，偽也，欲以成後日之奪耳。其跡雖似兩截，其心則維一致也。

穆提婆

齊穆提婆因周王自將伐齊，兵潰，遂降周，匕以為柱國，進師趣鄴，詔諭齊臣曰：若違天命，官爵有加，得天何如。

解曰：按提婆為官婢陸令萱之子，得為侍中，所律從婢穆舍利有寵，為令萱養女，提婆因冒姓穆氏，比周和氏開諂附祖珽，孟狎邪小人也。周王能行三年之喪，又斥除佛道之教，有令主氣度，使能聲提婆之罪，戮諸齊境，則不獨齊民悅，天下之民皆悅，可稱王者師矣。乃官之以誘來者，是教人以賣國，賞人之為盜也。其有虧於治體也多矣。

王軌賀若弼

周太子贇多失德，王軌言太子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言之，以若弼為証佐，弼乃曰：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

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議者謂弼得人臣事君之體

解曰同寅協恭大臣之體也軌言太子不克負荷使其言非也弼當曰國本不可輕議則軌亦可不言儻勸軌陳之則以其言爲是矣是則宜從臾而曲成之奈何自背其言以取容乎幸周主寬容軌猶自免使怒而殺之弼不幾一言賣友乎此朋友之敗類朝廷之面譏古今不乏此輩宜亟黜之以清士品不可以

巧言亂德也後軌爲周贇所殺在軌則以直言賈禍在弼則爲之賣友也可

章華

華爲陳大市令見陳主奢侈惑於酒色上書極諫陳主大怒斬之胡氏謂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剴上以蹈斧鉞雖死於直言不得與洩冶同觀

解曰人臣事主職有尊卑而憂時濟主之心則無不同也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殞君子猶亟稱之況華身受陳爵則國之存亡主之安危寧忍坐視緘口以偷生乎其諫也詞嚴義正誠保邦之良蔵也迄今讀之忠義之音可貫金石陳主不察而誅之是自弃長城而甘於敗國亡家也論者謂其位非公卿官非諫諍當時豈無公卿而能諫者誰耶廷臣不言而華獨言之是疾風之勁草朝陽之鳴鳳不幸而死士君子正當樂予而嘉賞之譏者乃從而苛責之使在陳朝其亦沈客卿施文慶之流與

陳叔寶

隋軍臨江陳後主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也故不爲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迨隋兵入朱雀門陳主自投眢井隋主目之曰此豈不由酒於詩之功

解曰酒固足以亡人國梁武不濡脣酒者二十年而卒以覆國詩亦足以亡人國耶始皇焚詩書而不用亦不二世而亡秦如必謂酒可以亡國彼湛露蓼蕭非飲酒乎必謂詩足以亡國彼關雎麟趾非賦詩乎

于則謂君臣之間苟不能自強而安危利災卻不事
詩酒亦亡如堯自憤發厲精圖治安見醉酒不足以
介福賦詩不足以退虜乎郎以陳諭江揔孔範諂諛
於前施慶之沈客卿蒙蔽於後三閣迷於女色王氣
長其符迷其背井之投自取之也於詩酒乎何尤

王伽

伽爲隋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
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乃悉脫其枷鎖與約曰某日

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
人感悅如期而至後唐太宗放囚約期來歸亦仿伽
事而爲之與何前後之一轍也

解曰王伽脫囚親覩其艱難困苦一念不忍遂與約
而縱之或見七十餘人多有冤抑者故不惜其身以
解之使囚果如約而至上必以爲信而釋之即違期
而不至也則以一人之身抵七十人之命亦所甘心
也此一念之誠足以格囚徒也太宗之釋囚則未見
其人之苦楚未悉其罪之輕重一念要名縱之使去
誠如歐陽之論與王伽之事跡雖不殊而有誠僞之
分也

袁充

充爲太史令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
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
遠則景長而日短今令隋與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
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四年

短於舊三寸七分矣隋主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
祐也乃改元仁壽命百工加課程

解曰隋作仁壽宮極其壯麗時當天暑役夫死者相
次於道楊素急欲成功欲加百工課程恐其不堪怨
望袁充窺其意乃妄爲日長之說以附之隋主遂因
之增加課程丁匠盡日無餘力其苦尤甚宮成而命
之曰仁壽遂以仁壽改元誌喜也誌宮成也與日長
無與焉此朝三暮四之術百工苦焉而不知史氏謂

攺元亦取此意以為號豈亦未之知耶抑相率而愚民之甚耶

王通

王通自謂獻太平十二策隋主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於河汾門人謚曰文中子議者謂其鼓瑟齊門自取黜辱胡氏謂使王通不知隋文不可與言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為智劉氏亦謂伊尹隱莘野太公隱海濱不遇湯文則終身樂道通汲汲自售何不自重也

解曰是皆責通太嚴望通太厚視通太高者也通亦不過當年一策士耳何遽以伊尹太公比之十二策不知云何其餘著述大抵剽竊蹈襲悠謬之言居多作其告弟子對楊素之言一皆本乎魏王昶之說而發之論也但言一不用潔身不仕較獻諛求榮者遠矣如必謂一出而致君於堯舜吾不信也

卷之五終

讀史辯疑卷之六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緘綬公垂甫閱
陶缸張彥士龍馭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唐

高祖九錫

九錫之加自王莽開之於始而魏操晉炎劉宋齊梁凡欲為篡竊之行者無不襲為故事唐王淵既識其非而猶復為之豈非以積習難却與史氏深惡而歷譏之蓋謂其有名而無實也

解曰揖讓之風難再征誅之道無傳假揖讓者是猶刻鵠而不失為鶩也假征誅者則畫虎而不成矣何也彼托名禪受雖未必如堯舜之實行然從容於讓文之際封之以小國之君較之手弒君父不猶愈乎史氏必欲其行征誅之義恐桀紂或有而湯武不常

見也從漢殺伐之慘而敢亂臣賊子以弑君之心也
焉乎可

唐太宗

胡氏謂煬帝不道其當聲大義以討之太宗不必用
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勅書發民以鼓怨也
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
奬李密也堅守晉陽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盜賊自下
從胡氏之說果可不勞而得天下乎

解曰胡氏之論止理而已於事恐難濟當隋季羣雄
並起勢難獨舉大抵太宗所爲皆斟酌時事不得已
而爲之耳非可以迂儒膚見所得而輕議也當時裴
寂以宮人侍淵已之罪不容誅欲不反得乎何以爲
收民心無所畏於彼則無所慕於此勅書之詐亦得
民之術也使民心不屬其何能率之以舉事乎突厥
雖云異類借其強兵可以奪人之鬼如醫疾者之用
烏喙人言以獲效也不立代王則師舉無名不足以
致豪傑之歸也李密方強使不推奬以滿其志是又
生一敵安能專志以平羣雄乎如胡氏之論是宋襄
之仁止足以自斃耳焉能馳驅中原奄有四海而成
一統之業乎

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位居其下意甚不
平因家有妖弟名巫厭勝靜妾使其兄上變告之唐
主屬吏欲死之世民力爲固請不聽卒用裴寂之言

殺之藉沒其家胡氏謂文靜功名已著不知退以全
身其自取殺身也宜哉不知靜果知進不知退而有
可殺也否
解曰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此古人之恒言也文靜首
唱大謀屬意太宗方欲以一身而建伊呂之業享茅
土之封當其時羣雄未息王業偏安正欲竭股肱之
力以圖一統之業不意創造方新而乃爲裴寂所陷
正所謂功名未遂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者也夫

豈成功者退持滿而頤者比也論者何未之見乎史
謂文靜以裴寂告變而致殺予謂即無裴寂之告寂
豈肯久容乎雖然使無釁可乘寂亦難無端而媒孽
之也乎當此張衡死於裴寂之告評文靜又復爾爾
竟裴皆可以少鑒已

吉善行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人曰為吾
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綱目

書之識誣也

解曰誣則誣矣更為之發一笑曰老子著書五千言
大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退為進之術也迄今黃
冠道士尊其教縉紳學士傅其書名與道而俱顯亦
自之至矣不意七八百年後於荒煙蔓草中又得一
天子為嗣抑何幸哉抑何幸哉予亦為之掩口胡盧
而已

太宗

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尹氏曰太宗處光武之地固
優為之若遇漢高殆未易辨也意謂漢高優於太宗
也耶

解曰漢高不及光武予前辨之悉矣以太宗與光武
較一則起衰運而平亂逆一則當紛爭而摘擧雄其
功畧相當也至於漢高文不足經邦武不足戡亂幸
際秦項之時民困水火無所投歸又賴三傑左提右
携假仁義以收人心故不五載而定天下太宗之時

豪傑並起苟非文武超羣仁恩撫衆其何以威諸侯
而大一統哉漢高似非所及也至漢高殺戮功臣則
又太宗之所不忍為矣但以惭德較則二君未知其
孰賢

建成元吉

范禹曰王魏輔導東宮當勸東宮以孝友丘瓊山曰
高召建成明諭以秦王功高俾其推讓不從則宜斷
以大義封之遐阻則兄弟終好而國家安矣又謂匪

民宜若遜不宜僞讓不然當卽任太子位亦可免兄弟後患矣

解曰言之易行之難范氏亢氏等前後同辭不知世民固辭非僞也但建成無太伯之志元吉無仲雍之心故使世不得成其讓至欲有全而不可得槩無禁門豈得已哉兩公子自取之耳不然何身之殲亦能保其不爲管蔡乎

王珪魏徵

王魏之事言之者紛紛矣責之者以爲反面事仇當死不死怨之者以爲當待唐主之命不必死死亦不可輕事太宗大抵皆以建成爲君二子爲臣之說以責之也

解曰王魏投身之始歸太宗也歸太宗則太宗爲之君矣不得已承命而侍隱太子意欲曲爲勸諭使建成遵太伯之節以成其所歸之主不意建成與元吉日以殺世民爲事則二人已心傷之久矣使遂建成之謀與當日委身擇主之意不大負乎吾知王魏雖侍太子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太宗故誅殺不遂反爲所殺王魏之心必私相慶曰吾主今而後可無患矣其翻然而事之固遂其初心也如曰太子君也當草創之始大位未定不過空名寄之耳豈承乎太子立以王震器比也況太子之惡浮於叔段鄭伯克段何未聞有責鄭莊之臣者否則將不免爲宜白矣禁門之血雖不敢比管蔡之誅然亦大快事也

太宗論樂

祖孝孫奏雅樂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何得謂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司馬溫公以太宗之言爲非而深辨之

解曰太宗之言深於時事故淺於言樂非七聖人也如當搶攘創治之始欲以樂治之是猶以参苓救饑渠肉醫疾也能乎況音樂一道其理最微學者尋酌於宮商律呂之間儞或參透爾推徵其當無論披堅執銳者不曉於此即抗言直諫之士亦未必習之也況抱七愚氓不過望恩澤以為憂喜又何知有宮懸哉即古聖人亦不過治定功成奏之以象功昭德而已矣即鬼神上下鳳凰來儀亦極言至治之休耳物

何與於民事太宗謂悲喜在人心此亦千古至言也溫公中正和平之論殊令人欲睡

李靖

靖奉命伐突厥欲以萬騎襲之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按韓信破齊烹酈生千古恨事靖乃引以自比心跡得無同乎

解曰事有相類而實不同者未可一槩律之也韓信貪功所襲者齊也齊處東海固非突厥之比況酈生既已下之是漢之功臣也信忌其以口舌奪戰功乘其不備而襲之且不為酈生地不仁莫大焉靖之所襲者突厥也突厥世為國患非齊東帝之比乘其不備而襲之是圖大功者不惜小信也較陳湯之平車師班超之伐鄯善尤為偉績唐儉深入敵壘使非為之地何能脫身得歸哉知靖默有以全之也其大破敵於陰山也勇也因其自寬而襲之智也成功而能

使儉得歸仁也一舉而三善備矣夫豈淮陰狼戾之可比

上皇

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太宗上御樓受俘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同置酒於凌烟閣

解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男女不同席先王所以杜漸防微也今上皇所為若此瀆男女之防紊內外之

禮儀同於聚麀事等於鸞梟屬之淫亂相仍也上皇甚之矣

顏李溫魏

突厥降唐十萬餘口顏師古以爲宜分立酋長置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溫彥博謂宜置塞下以實空虛魏徵謂宜縱還故土勿留後患太宗卒用彥博策胡氏以魏徵之策爲善以彥博之策爲承太宗所欲爲之志不得爲忠其論孰當焉

解曰四公之言皆有可取顧所行何如耳唐有十道分其部落爲十立之酋長統於各道之刺史則師古之策何不可行也離散其部落而另設長官以統之使權不自彼操久將習化爲唐人矣而百藥之策何不可行也置塞下以實空虛是欲以盜鄰之地處盜鄰之人峻其藩籬使爲外扞溫之策誠善策也驅而逐之以存好生之心彼各歸其土將長感懷德矣魏

之策亦善策也苟處之不得其道無論顏李之謀足啟亂萌即溫魏之說亦非定論也何也唐從溫策遂拜酋長爲將軍五品以上官百餘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名曰從溫議實與置塞下之說相反也其後唐有戎人之患太宗啟之也與溫無與焉如必以魏策爲盡善使還故土而無以制之是放虎歸山縱蛟入海不旋踵而害至矣不幾負李藥師之功哉安見其爲盡善耶

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爲妖言詔案其事蘊古爲大理丞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權萬紀劾張阿縱太宗怒命斬蘊古於市

解曰有道之士見殺於無道之主常也有道之主殺有道之士變也太宗不以殺蘊古而損其名蘊古不以無罪見殺而增其價益之不論誠大恨事蘊古之賢無論大寶一箴堪寶國藏即以好德事論當官執

法守正不阿可貴而不可殺者也赫然一怒立斬通衢是亦衆棄之也蘊古之可弃者安在此一事也有道之所不爲也予之所不忍也嗚呼世民何至於是也予所謂之無道也可冤哉蘊古何遭此荼毒乎賢士之危此其特異者

太宗

太宗赦死囚三百九十人歐陽氏以爲上下相賊之意言之甚悉是欲去人主求名之心而務期於信義然則名果不可好與

解曰縱囚來歸一念之誠足感人也人郎不肖不無懷德思報之心上感下應捷於影响未必其相賊也苟人上待以至誠感以至恩則刑可不用獄可菜滿矣但人非聖賢誰能有理而無欲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况太宗乎偶一爲之而輙效焉斯亦足美矣如以爲好名而絶之恐殘酷者指爲口實弃好名之事亦無之也吾不以爲相賊而以爲誠感惜太宗不能擧此心而充之耳

太宗

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尹氏謂書此見太宗簡於事親也

解曰唐高縱建成等謀殺世民而不能禁若非太宗之孝則鄭莊不及黃泉之誓有矣况天子日有萬機以天下養其親玉食高拱深居宴樂奚必如臣庶之家朝夕聚處乃爲孝乎未央之酒安見其簡於事親也尹氏之言刻矣

蕭瑀

唐太宗特進蕭瑀令參預政事因賜之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又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也魏徵曰瑀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解曰蕭瑀以一代八君之子未蒙誅戮隱忍興亡之間歷事隋唐兩朝機深智巧爛熟胸中習於諛佞目無雖雄詆訕房杜諸賢無以不學無術酷信佛法取

婦人主何勤草統臣之有不過喜其阿比而稱譽之耳魏徵之言其有微諷夫

穀洛溢

尹氏謂穀洛溢者武后入宮之徵胡氏又謂貞觀六年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北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徐大水十一年穀洛溢此皆武后入宮之咎徵也

解曰二氏之論皆事後之詞禍亂消長初不關此使非大水武氏遂不爲才人也耶使武氏不爲才人天遂不大水也耶如謂必婦人持政天遂以水告變堯之時沆溢橫流何未驗於前耶妹喜妲己實亡商周何未見有大水耶此氣運之偶然也史臣借以致警耳徵驗之說恐長妖妄不可爲訓

權萬紀

唐太宗以萬紀言利[illegible]謂堯舜抵璧投珠桓靈聚錢爲私卿欲以桓靈俟我耶以此罷其官允當其罪否

解曰權謂發二州銀可歲得數百萬緡愚謂特恐其言之妄耳使一發而果如其言軍國之需取足於此不愈於徵稅於民乎而乃高爲抵璧投珠之說迂於好名矣郎古人爲此雖曰防微亦歸沽耳璧珠無用之物耶投抵殊覺多事珠璧果有用耶何不留爲賞功賑恤之物而乃輕擲之山谷中也況權萬紀寃殺張蘊古妄劾房元齡王珪何不明正其罪而誅之乃僅以言利罷官亦失黜罷之宜矣故直指之曰好名也亦護佞也

柳宗元

宗元封建論范祖禹是之胡雙湖非之然則封建果可行耶否耶

解曰儒者論理達者言事言事則取其事之可行者而理在其中論理則推之愈密而或不能無礙於事如胡氏之論反復辨駁義非不精也第封建一事知

有上而不知有下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斷斷然
也子行爾于孫不肖媟慕侵陵無所不至小民任其
魚肉莫可誰何郎或上聞又有議功議故之條孰得
發其奸邪況富而多財賫緣易入蚩蚩小民又烏得
以上聞哉其卒為禍亂也幾希

虞世南

世南嘗獻聖德論胡氏謂世南文雅名士也比太宗
於堯舜則近於諛矣太宗亦曰卿論朕太高若朕能

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解曰進言者亦惟其心而已心在固寵要榮則言似
忠直而亦偽心在成就君德則言似諛矣而亦忠何
也君子與人為善惟恐不及故聞一善言則書之見
一善行則書之使人君覽之欣欣然日進於善而
無窮兢兢然惟恐不善以責其論此聖德論之所由
獻也豈與小人謟諛若上者比

宇文士及

士及在禁中上指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而譽之上
以為佞上及叩頭謝范氏遂有佞人患失弒君亡國
之論
解曰士及將順之言亦逆於度使君曰嘉木臣曰非
嘉木意欲何為不若為之對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
之計樹人得佳士不愈於得佳木乎又不若曰木從
繩則直君從諫則聖木有嘉於外而不嘉於內者鬱
鬱蔥蔥不中繩尺者是也木有嘉之中藏不嘉者困

有樹檀其下惟萚是也此木也焉知非七德之瑞乎
焉知非匕香之檀乎朝陽之梧南山之杞皆堪入頌
楚丘之梓漆湛露之桐椅孰非美才以為嘉則誠嘉
也嘉木而指為非嘉木是猶以君子為小人也以忠
直為倖佞也君以為嘉而不譽之是見賢而不與立
也不能舉也其從而譽之意或在是乎聞貴而懾
於威也太宗自賢而拒諫之意此露其一端矣范氏
佞人之說贅餘耳

褚遂良

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乎。

解曰。彼譖人者。或自行邪媚。恐正直者惡之。故先著以去其所畏。不然。或人主信讒。臣有來儀以害人者。太宗英明之主也。於忠佞之辨之甚悉。其孰敢輕譖人以不韙之言。況遂良堅正之臣也。素處以忠。又豈肯讒佞以害人乎。郎曰。洎有誅大臣之語。亦必大臣之有愆過者忌之。遂良學問忠誠。何有愆尤之足

懼乎。無端而害正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遂良爲之乎。其非遂良之譖也必矣。但洎讒言累々在耳目間。一但被讒遂爾誅戮。夫以忠直之臣。事英明之主。尚罹此禍。爲大臣者亦危矣。

房元齡

蕭瑀言元齡朋黨不忠。但未反耳。太宗距之。瑀自請出家。上貶之。爲商州刺史。

解曰。蕭瑀以無學之人。輕議大臣。何無容置喙已。但唐之賢相。稱曰房杜。杜早逝。其功業不多見。房久居相職。其行能謀猷。多無可取。闒比門營緖之責。惟有拜謝。見薛延陀之將叛。則勸帝和親。迹其言行。容々惟々者。比使無王珪孜々奉國。知無不爲之誼。蕭瑀謂之。執權膠固。當亦不誣。已其爲卒也。自謂死[illegible]責諒哉。

李淳風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illegible]代有天下。太宗問信

有之乎。淳風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太宗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淳風以天命人不能爲止之。丁南湖謂武氏之立。乃在術士之一舌。術士可不誅哉。

解曰。術士可誅。在於邪謀不軌。欺君罔上。如文成武利之徒是也。不在自神其術。如淳風謂天命人不能違。至言也。如必力求殺之。恐濫及無辜也多矣。況天之所生。人不得而殺之。丁氏之言。不惟不知天命。亦啟人主妄殺之心矣。

李世勣

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我今黜之。若其卽行。汝當用爲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郎去。而後卒以立武氏。滅唐。君子曰。異哉太宗之待世勣也。欲其輔孤。何雖親命之。乃黜之。令太子以恩結之於後。已謬矣。又云顧望當殺之。何也。如見爲可殺。則必不可輔孤。何旣知之。而又委之。此人不可解者。

解曰。勣有世勳。而無顯惡。阿譽奸臣。人莫之覺。謂之當殺。已竊其眞。慮其不行。乃織厥身。乾意世勣。巧詐善伺。聞命則去。不俟終日。快七而行。異其再擬。後來大權。患失愈甚。勸立武后。欲以自固。滅唐子孫。夫復何顧。如世勣者。唐之姦賊。況蹟攀賢。知之其誰。其子敬業。恥父所行。起兵討武。雖死猶生。

褚遂良

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遂良極諫。叩頭流血。昭儀欲撲殺之。賴無忌伸救。乃免。胡氏曰。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叩頭出血。何益哉。

解曰。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成敗利鈍。所不計也。胡氏之所謂消息盈虛。意蓋謂盛極必衰。貞觀之政盈矣。盈則當虛。此其時也。爲人臣者。當順時以自全。勿逆時以取禍。如是則李勣家事之言。許敬宗田舍翁之說。爲得之矣。又云。當諫於武氏長髮之時。于戚房之日。何不諫。於爲才人時。迂哉是論。

彥樂瑋

劉洎子訟其父冤。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樂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爲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用刑爲不當矣。事遂寢。胡氏曰。彥瑋之言。雖爲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也。

解曰。彥瑋微辭以救褚公。胡氏謂其言則非。不知當時。劉洎之子訟。義府主之也。其意在於害遂良。故以

莫須有之事。爲其子以訴之。使當時彥瑋直指之曰。遂良非諸人皆義甫將誣之爲黨。彥瑋亦不免矣。而遂良之誣愈難自解也。胡氏非之。使身設其地。不知將欲何言。

上官儀

儀言武后專恣。請廢之。高宗郎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誣奏儀與忠謀逆。俱殺之。

解曰。哀哉上官儀。死則死矣。而處死之道猶未盡善也。既知其必死。何不列武后之罪而數之。曰以先帝才人。濁亂宮闈。其罪一。入宮而殘殺王后蕭妃。其罪二。誣殺長孫無忌。其罪三。斬韓瑗柳奭等。其罪四。貶殺褚遂良。其罪五。使帝臨朝視事。其罪六。改氏族誌而以武族爲第一。其罪七。廢梁王忠爲庶人而又殺之。其罪八。參决政事。其罪九。寵用許敬宗李義甫等。其罪十。此天地所不容。祖宗所痛恨。人人之所得而誅之者也。以此而死。烈烈轟轟。扶綱常之大奪賊后之魄。不猶愈於默默囚首而甘誅戮乎。

張公藝

藝九世同居。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共居之故。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胡氏謂高宗之失。非不能忍。乃過於忍也。張公宜曰。臣家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惟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乃可。

解曰。胡氏之言善矣。張公之言亦未爲失也。張所謂忍者。忍其所私而不偏愛。忍其所惡而不偏憎。正與高宗相對證也。然而不悟。則亦已矣。設如胡氏之言。鮮有不及於禍者。

許敬宗

敬宗卒。謚曰繆。其孫彥伯訟請改謚。王福畤以何曾例之曰。多飲食男女之累。仍謚曰繆。楊思敬請改謚曰恭。詔從之。

解曰。從古有君子而不幸者。有小人而幸者。比比然

也。郎以唐論。君子而不幸者。張蘊古。劉洎是也。小人而幸者。李世勣。許敬宗是也。敬宗爲尤甚。奸淫邪佞。險狡狼賊。無一言之足稱。無一善之可取。其生也幸榮貴。其死也以卒著。其得謚爲繆。不指其傾害賢良。不指其奸邪誤國。而以飲食男女之細事責之。已云幸矣。又有孫彥伯得改謚曰恭。雖擬之不倫。其邀天之幸也大矣。徒令千載下。罵楊思敬不已也。

裴行儉

行儉有知人之鑒。其時盧駱王楊。皆以文章有盛名。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死。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以反誅。皆如行儉言。

解曰。士先器識之言。誠至論也。後如其言。亦適相符合耳。敢問墮水與惡疾之死。與文藝器識何預。至駱丞討武后檄。后猶嘆服。而人乃以爲非耶。其器識豈不偉乎。如必取後驗。苟有不合。而其言遂非乎。吾以爲立言者。第取其理之至當。而後之驗與不驗。非所論也。

婁師德

師德弟除代州刺史。師德曰。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面怒汝也。拭則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解曰。婁氏兄弟。事女主之朝。而欲唾面俟乾。固可謂善保身者矣。第恐高潔之士。以事武后爲恥。陰唾其面。則非手之所拭。亦且永不乾矣。雖然。人必如師德而後可。苟無八戰八捷之勇。寬容包之量。居僕射宰輔之位。而徒曰唾面自乾。則唾罵由他唾罵。可同日語矣。

杜景儉

武后當九月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

景儉曰陰陽不時咎在臣等胡氏謂陰陽失時猶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失爲甚不盡言之而淺言之盜世之小名何足稱也

解曰胡氏之言必欲處人於死地而後已若以正言爲盜名則相率而爲瑞者皆巳塞忠正之口啟邪媚之心必此之言夫子謂咎在臣等之言正納言之微音耳男陽也女陰也武以女奸男位陰陽倒置久矣其不時也大矣故天地應之當盛陽之月而行春陽之令景儉知此無如之何而引爲巳咎使武后亦自思曰朕之過也臣何咎焉退居深宮起帝房州則陰陽正而萬物時矣惜哉武后不欲自反徒令景儉之言爲虛語耳

沈南璆

御醫沈南璆得幸於武后懷義心恨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

解曰分明祆廟火延燒周明堂寶輿隨煙盡金爐睒日黃鬼欲欲滅武陰風爲助唐故遣騍和尚敢放大惡光

吉頊

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張曰公兄弟貴顯天下側目不衛大功何以自全二張問計頊曰以立廬陵王以慰人望二人爲武后言之乃立廬陵王爲太子武承嗣怏怏匕病死胡氏謂吉頊之計其心乃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功雖偉成君子不與也

解曰吉頊見狄公之諫后不遽從乃從臾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言歆之正所以堅其信也安見其心不在國乎小人有一念之善君子尚樂稱之況一言而反周爲唐其功甚偉豈可深文以責其心哉郎曰狄公之請巳在前徒二張從而媒孽之以后之殺唐宗室多矣立廬陵則大權去乎周反爲唐其禍不旋踵也后必信此則狄公且無以自保而廬陵尚望復起乎

二張欲然承間爲廬陵言者正長保富貴一言動之甚。即以頊爲唐之功臣也可覩他日以凌厲武懿宗與安國尉辭國有水土之喻其爲國非爲張也明甚胡氏失言矣。

武攸緒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丁氏謂二千載生逆族而不爲所變者司馬孚武攸緒二人而已

解曰千載高名司馬孚豈知攸緒踵芳模乎猶終受

侯王爵不及嵩山隱士殊。

李多祚

多祚與太子重俊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崇訓於其第中宗據檻曰汝輩皆宿衛之士何爲從李多祚反千騎遂斬多祚太子亦爲左右所殺胡氏謂其不知春秋之義

解曰五王反周爲唐多祚與有力焉至此又誅三思不克而死忠義凜凜眞唐之純臣也胡氏以爲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殊不知春秋之大義重天位也愼廉恥也扶綱常也中宗溺寵於韋后廉恥掃地矣有愧於天位也多矣三思以臣而烝淫母后大壞綱常此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况又殺戮五王此仁人君子不能與之一朝居者即無太子之命亦當仗義起兵以殺之胡氏謂重俊之請拒之可也是何言與不克而死從五王於地下當亦多祚所甘心者後人以迂腐之論責之令忠臣義士能不得伸其

志於生前又不獲全其名於殁後寃枉甚矣

李日知

日知不杖令史謂曰我欲撻汝天下必謂汝能撓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以爲人妻子亦將弃汝矣吏皆感悅無敢犯者何煦煦似老嫗語遂感人如是

解曰李日知自庚寅七年爲刑官至壬子歸二十五年其間賢奸代變迭爲消長善戸被刑戮者不知凡幾日知心跡雙清無非可議遠禍全身以至致仕之

曰猶能使吏皆感悅此皆由昔所云曰知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一念仁愛始終不渝故人皆天倦下得人心非一二空言所能感人者子輿氏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曰知有焉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曰知有焉

楊相如

藺相如以功勲著司馬相如以才學著張相如有薦賢之美楊相如有直諫之疏亦可以比美前賢矣而名不顯於後世何哉

解曰藺相如完璧歸趙之事烈七秦庭廉頗負荊之行讚七人曰司馬相如不以子虛大人賦傳而以琴挑文君之事顯究之完璧歸趙無當於趙之存亡廉頗刎頸止是定交之榜子虛之賦亦浮詞耳文君之琴殊穢行也何如楊相如之疏云愛其惜以杖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足爲致治保邦之弘猷忠君愛國之良策也至於張相如之薦賢尤宜受上賞者何此不

傳而彼傳甚矣人之好畸行也

太平宮主

胡致堂曰太平宮主上皇之愛妹也元宗當奏知上皇然後擧兵可也乃勒兵徑入驚駭父心不孝大矣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又曰翦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

解曰迂儒論事多有可厭如太平肆虐謀害天子大逆也又穢德彰聞殺之惟恐其晚今以逆誅是太快事謂宜奏上皇奏之不允容可已乎謂不宜勒兵徑入使遲延遲迴機事不密崔湜等糾兵於外太平陰主於內殺戮煩興其驚駭上皇不益多乎又謂與太宗殺建成同類然則建成不宜殺與又謂太平宜將圖元宗耳是何視元宗之輕待太平之重耶又謂太平廢而不殺可也安見爲不可殺也耶欲黨惡而無詞徒矯情以飾說若使當日其亦崔湜之流也夫可發一笑

姚崇

姚元之賀日食賀朔銘司馬公云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豈銘隆基偶然之文也宰相賀之是誣天侮君也其責備也至矣

解曰宰相有燮理陰陽之責災沴荐至引爲己咎是以牛喘之問人不以爲非則日食不驗之賀當亦宰相事也如日太史失占何未聞有聖奈天正之誅也況日食之分曆家之淺數耳草野猶能不爽苟不宜

食將必有言之者矣何未聞有正其爲非者乎以爲誣天恐誣人矣且禎祥妖孽俱有先幾公孫病已立有石立柳生之文司馬炎帝基而有三七二火之符孰謂上元降鑒方建隆基此銘非元宗之瑞應乎謂爲偶然自古徵兆孰非偶然也其賀也當亦無大過舉矣說者曰此說得無開諂諛之門乎曰非也宰相輔君貴相戒亦貴相悅使日陳水旱以相警時取兵荒以來脅以止怠佚之君則可以鳴太平之豫則未

也若謂爲相者但能得大體使無中外之虞即亦有將順無爲也至太奇瑰迭會行[illegible]之言亦達觀之論也謂爲遂非則已甚矣

倪若水

若水爲河南采訪使時班景倩爲采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議者謂其好進之心此真患得之鄙夫也

解曰若水羨班生非羨其榮遇也亦達臣思君之心

耳何遽斥爲鄙夫鄙夫而能有摘奇之諫乎禎厚誣古人矣

大有年

大有之書詞同而義異或謂著有年見之罕也他時之凶荒可知或謂政治所感也義雖不同大約皆爲民慶也

解曰時之治亂民之安危常從乎上之政治耳非天所得與也昔之大有年皆爲民福後之大有年反爲

民殃矣何也一日有千則有務從耆上多不急之役下多冒功之冗費既則租稅難辦所取不給所需終歲勤苦[illegible]衆而不足究之俯仰與嗟嘆與無年同爲人上者但少加撫字則民不擾而自治何必五鳳十雨之見哉

渤海門藝

渤海王武藝伐靺鞨入貢其弟門藝諫之不從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元宗流門藝於嶺南以報之其非何如

解曰門藝効忠來歸自應爵賞武藝請殺當宣其阻抑靺鞨之罪以示威信密遣僞報已失大國之體又復還嶺南以謝之是示弱以啟玩也亦且阻人効忠歸順之心賞罰兩無當矣

裴光庭

丘文莊曰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至後魏崔亮居裴光庭始以此立法其庸流沉滯者皆喜謂之聖君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嗟甚矣資格之不可用也

解曰資格之法在盛世則爲敝政在後世則爲良法何也無資格則雜流並進倖濫可以假僞濫財賄可以營矣官貨上光於下賄賂發於上上之寡廉鮮恥民之困於暴虐種種頹壞不救者皆以無資格也故曰在後世則爲良法

于休烈

吐蕃使者稱官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言曰讀書知權略生變詐不可與裴光庭曰忠信禮義皆從書出遂與之二者孰是

解曰吐蕃之所恃者強弓硬弩秋高馬肥則狡焉起疆權謀詐略固所自有初無假於詩書也不若示之以文使人習禮義學溫文儒雅之行效揖讓從容之美佩服先王之訓長養其和順之心則中外可以相安矣況人之生人無不可與爲善者禁詩書而不與固非與人爲善之心亦何視人之不廣也當以光庭

之說爲是

周子諒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元宗怒命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仍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以子諒爲其所薦也

解曰明皇明皇何一旦至此與其於諫臣也始則爵賞之終則殺戮之其於邪佞也始則嘉予之終則斥逐之其於邪佞也始則屏絕之終則親信之事七反乎蔣之所爲以致流離播遷幾絕唐祚一人之身反覆如此明皇明皇何不死於二十四年之前以爲一代之令主也哉子諒抗直敢言可謂不負所舉矣雖死猶生

楊太眞

武惠妃死上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乃令爲女官號太眞潛納宮中

解曰醜矣哉唐之中閫也國之立亡而不遽亡者有

由矣寵明母於前則有魏徵昭陵之諫收武后於再醮則有梁公鸚鵡之警故牆茨雖不可道而金甌未至缺傷也至壽王妃之納則習以爲家法矣聚麀之穢舉朝不以爲非羣邪又從而助之國之不亡也尚復何待

楊李高安

唐之奸邪誤國者國忠林甫力士祿山四人爲最然獨無彼善於此者與

解曰國忠貪愚林甫狡猾力士闒媚祿山狠黠然林甫之狡猾猶足以彈壓祿山力士之闒媚猶知言雲南喪師且多忠直之言彼善於此也至國忠之貪愚祿山視之蔑如也名曰國忠直國賊耳彼祿山之狠黠官屢加而賜屢豐衆愈疑而主愈信長戈指闕不惟負明皇之恩且負楊妃之寵矣此異類之常態也何足深怪

安祿山

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韋見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耶朕自保之

解曰明皇信祿山違衆而獨親可謂專矣其如狼子野心不可以恩感何使移此心以待王忠嗣推此衽以付李光弼則開元之盛治可再見矣何亂之不息哉韋見素有先見之明明皇拒之不知漁陽鼙鼓將明皇何面目以見見素耶

顏杲卿眞卿

二顏忠義激烈當危亂之際起兵靖難而寃無成功豈皆天乎

解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使人謀之允當而啟功弗就則天也杲卿不知張通幽之情遣之行以遂其奸謀一失也不特角於李郭而告急於王成業二失也眞卿之待賀蘭進明也未嘗有可啟之策而移以兵權一過也未嘗穎堂邑之賊而以功歸之二過也軍國之事重矣倚任非人鮮不僨事是以兄弟忠義凜凜而功烈不就者職是故也天何咎哉

卷之六終

讀史管疑卷之七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繩綬公[illegible]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驤甫著

醴西郝　琇石公甫訂

唐下

肅宗

肅宗即位於靈武。范氏曰。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叛父也。胡氏曰。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於元宗命不亟行。裴冕諸人急欲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二氏之論何如。

解曰。處治則從經。處亂則從權。此定論也。太子流離嗣位。以定人心。以延國祚。此事之不容緩者也。且馬嵬有傳位之命。何為叛父。況當時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相從。遠涉沙塞者。正爲有從玉之功。以圖爵賞耳。使不從衆心。離執小義。則心離衆散。

太子孤立矣。事將有不可知者。豈得爲兵馬元帥乎。觀裴冕杜鴻漸等箋五上。乃許。太子仍孝子也。後儒責備。可謂不達時務也。使二氏生當其時。亦從之行耳。大事去矣。以勝國事較之。愈知肅宗之所慮當也。毅宗時。有欲奉太子南遷者。使從其請。明祚未必不少延也。何至維經煤山。舉二百七十年之帝業。一旦灰燼哉。嗟乎。毅宗欲如唐肅得乎。

張良娣

肅宗如彭原。與張良娣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鷄爲子。不欲有聲。又上皇賜良娣七寶鞍。李泌諫撤其珠玉。以賞戰功。良娣以是怨泌。

解曰。女禍之中於人者。烈矣。人之溺於女色者。深矣。唐自高祖私侍宮人。太宗以弟婦爲妃。淫亂之本基之於始。至高宗以父才人武氏爲后。遂亂唐室。不絕如縷。中宗黜籌韋后。以致唐業再危。元宗勵精圖治

乃以于妃楊氏爲后以致播遷其罹女禍也一而再再而三矣肅宗流離艱險草草即位正宜以前爲鑒而乃溺一良娣且曰良娣上皇所命是何言與豈習於蒸淫之家法乎其不足與有爲也可知享國不永宜哉

李泌

建寧王倓誣訐李輔國張良娣罪二人譖之肅宗怒賜倓死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與良娣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解曰異哉李泌之爲二王謀也昔建寧欲殺良娣輔國泌以爲非臣子之所爲既止之矣獨不思王爲良娣輔國所陷乎則當謀所以禦之不然亦當爲王思自全計何不聞出一良謀以止患建一善策以除奸卒致建寧以讒而見殺嗚呼建寧欲爲泌除害而反自爲身害泌不令建寧殺二奸而反致二奸殺建寧

泌誠負建寧王也及爲廣平謀其言又不異於建寧是亦無謀之甚者也雖曰正論俶之不蹈前轍也幸也與泌何與焉後泌當德宗之時多所建白庶乎其無負耳不然則異於碌碌者幾希

張巡許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走巡遠不從巡殺妾遠殺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救不至城陷巡並南霽雲雷萬春皆死之遠虜至洛陽而亦死

解曰烈哉張許凜凜節義千古瞻仰死有餘榮矣獨是人臣守土固以爲國亦以保全兆姓至食老弱男女殆盡慘亦甚矣二公必不肯棄走得無重功名而輕人命乎降固不可棄城走亦不可曷不早自殺以少全男女老弱並一城之人乎大丈夫一死以全萬人以保軍國乃堪不朽如止成一己之名無救於軍國徒殘乎民命予謂一死不足以償多命也錄其節

烈聊以爲臣子勸耳於事則未盡善也

李輔國

代宗以輔國專橫不欲顯誅之遣刺客入其第割其首及一臂而去尹遂昌曰輔國逼上皇賊國母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乃以盜殺之是亦盜賊而已矣

解曰輔國手握禁兵未易圖也况代宗尚在東宮權勢微弱苟一明正其罪鮮不敗事實武非謂卓乎使盜殺之而猶存問其家所以安其黨也又以見人心

公惡豪奴不得倖免若以罪大惡極而天假手於盜者然其代宗之妙用也尹氏以盜賊目之何其刻而悖也

僕固懷恩

懷恩自兵興以來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者二人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爲辛雲京構隙奏謀反懷恩自陳六罪遂反

解曰人臣有功於國雖至大而不賞亦職分之常也懷恩自陳六罪怨望盈溢至不能自恐而反不忠也至使母提刀逐殺不孝也致其子爲下所殺不慈也雖以六功爲六罪近於負氣一旦反而作賊則功不敵罪矣進退兩無所據則又不智之甚也雖然亦國家有以激之耳使當時一闢構隙之讒即顯列其大功而表寫之則懷恩之疑自釋矣何至於反乎由今觀之君臣之際兩有失也

李光弼

臨淮治軍嚴重能以少制多與郭子儀齊名及代宗幸陝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故其卒也不書太尉元帥而止書爵謚譏之也

解曰光弼舉動以迹而觀之其去僕固懷恩幾希特未反耳然其心則有戚戚者光弼心乎國者也故百戰爭能惟恐其國之不復又心乎君者也故被讒而不欲自明惟冀其君之自悟又能保身者也故畏讒疑沮顧望而不敢前心乎國則純臣也心乎君則忠

臣也明哲保身則孝子也光弼之心將觀變以圖後
舉不意以疾而薨遂起後人有不明大義之譏其亦
不幸也夫

劉晏

德宗殺忠州刺史劉晏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
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殺之死殺之不以其罪
也

解曰言利者多有隱禍郎善計如劉晏人皆服其法

之良然明有所不及奉行者有不善貪殘若衆不知
凡幾此法一立後世遵之無論貪暴者剝膚竭脂郎
有心奉法者才力少不及鮮不執法以病民矣甚矣
言利之不可也況立之法乎一事之害事已而害除
因事以立法事止而法存以奉公之說滋擾奪之患
皆善計者作之俑也蓋利不可專壟而專之利於上
必不利於下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禍生變遘中之矣
其濟顯禍也天之所以戒聚斂之臣也胡氏惜之措

才也非錄其功也

郭子儀

汾陽王功名事業炳也史稱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
汾陽忠武王此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間不再見之
人也論者疑窮奢極欲之言爲過譏權謂此子儀
之所以爲智也

解曰聖賢之存心處事惟一誠而已禍福吉凶所不
計也豈偷遑宜何容心哉子儀聖賢之徒也史謂功

高天下而主不疑蓋子儀以爲職分之當然不自見
爲功而主何疑哉位極人臣而人不疾蓋子儀位雖
高而居之以謙方與有天下而不與者同其器而然
何疾哉至謂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任子儀下遊險
家所有不存鄙吝之心其待人也寬裕其敬實也豈
美衍何嘗至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在人視之
則見爲奢欲耳如必曰恐見疑於君欲受奢欲之名
以自晦與王翦請美田宅同意則是猶淺之乎視子

儀也

馬燧

燧與李抱眞有隙不復相見燧聞李晟之言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胡氏曰馬燧可謂百世之師矣

解曰當今之結怨構隙不難於馬燧之單騎釋憾難得以理解說如李晟其人耳今之人聞人小怨惟恐其不大見人相隙惟恐其不久郞有反己自責而求

好者必挑之曰何懦也彼方盛怒而遽忘之何無丈夫氣也嘵嘵齒齒必務成其隙以坐觀其鬪而後快於心嗟嗟人心至此可畏也夫雖然解怨者亦視其事之輕重人之可否何如耳如事之輕人之可則不妨爲廉藺之刎頸如事之重人之否則勾踐之卧薪嘗胆爲足法耳豈可匿怨而友何盗跖而求悅媚也哉

樊系

朱泚僭號自稱大秦帝改國曰漢召樊系譔冊文旣成仰藥而死范氏曰文成乃死是亦爲逆矣

解曰系作冊文懼心也文成而死良心也如樊系者不遠復也何得遽以爲逆第不知冊文何云文如楊雄之美新則恨而死欲不勝理也如勿之以忠義勉之以反正知其不從奮激而死是猶忠義者流也不猶勝於陳百史之徒哉

李懷光

懷光解奉天之圍千里勤王被盧杞所譛咫尺不得見天子快快引兵而反說者咎德宗之信讒謂梁州之奔自取之也

解曰懷光非純臣不過因時勢之便而行之耳當其解圍奉天也因李晟倍道入援相附而成功及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德宗卽貶杞爲新州司馬貶白志貞於恩州趙贊於播州斯亦足以謝過而釋憾矣郞不然如謂杞等罪不容死郞使人邀於道而殺之[illegible]

表以請罪。詔曰。驕制不猶愈於反乎。況又加太尉。賜鐵券。忍能不爲不孚矣。朝廷何負於汝。而必欲反耶。由是觀之。懷光眞亂臣賊子也。罪浮於僕固懷恩矣。豈盡德宗之過乎。

李晟

晟之始末。以比郭汾陽何如。

解曰。祿位名壽。世不全有。千古以來。二人而已。郭委曲於羣邪交搆之中。而從容不迫。李孤處於內外失援之際。而忠義奮激。一則身係唐安危者三十年。一則兵安社稷者二十六載。一則八子七壻。悉膺富顯。一則十有五男。多有令名。人之服其勳名者。異地有同心。天之報以介福者。二人如一轍。猗歟盛哉。不可及已。

顏眞卿

李希烈殺顏眞卿。綱目書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若曰。希烈非能殺眞卿者。乃朝廷使眞卿爲希烈所殺云耳。

解曰。丈夫處世。身與名而已。身名兩全者。上也。名去而身存者。下也。有名而無身者。命也。上焉者不可必得。下焉者君子不爲。惟命之所限。勇者不能自強。智者不能自免。雖芳名烈於千古。而首領不保於一身。嗚呼痛哉。顏氏兄弟。一則罵賊而死。常山之草木皆血。一則投劾而繼。蔡州之童叟含涕。盧杞之賊害。不容誅已。德宗之暗弱。亦何甚哉。令人千載而下。爲之於邑不絕。

李璀

李懷光將叛。其子璀。密言於上。光誅。德宗惜璀。而欲全之。璀卒自殺。胡氏曰。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則璀庶可不死矣。

解曰。李璀所處。與雍姬畧同。雍姬不死。天下非之。李璀郎赦以不死。亦終不自安。反覆思之。惟有一死而

已矣何也使璀不知父之將叛也未嘗以父之叛告之君也且棠有尚可苟活以存父之血食告之而不死是賣父以求生也其死也固無容議但徙死不若於父叛時泣涕以諫不從而死於父之前君子以爲猶愈於告也

李泌

李鄴侯爲竇參董晋爲相參剛果而無學術晋充位而已

解曰鄴侯周旋三帝之間言言頭畫事事宏規唐世賴之轉危爲安爲社稷生民之福多矣獨於用人之際不能無遺憾焉其於張延賞也始則陳其罪惡終則舉之爲相何其以恩怨爲好惡耶而又薦竇董之庸劣舍陸贄之大賢何其無知人之哲也耶且董晋但爲大官以盖充位之咎竇參陰嫉陸贄以致內職之解或謂泌故擇不如已者以自顯恐用陸贄以掩已之長此亦僞深文但好談神仙詭誕之說似非高士之行始終依違去就之跡不免異人之態噫此春秋責備之意也終唐之世如泌之相業幾人哉當亦不多見已

陽城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及陸宣公坐貶城率諫官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後人論者紛紛責之者以爲諫之不早恕之者以爲有待而爲求全者又

以爲懷麻慟哭近於疏野呆呆爭鳴君子當何所折衷焉

解曰相延齡逐宣公此治亂關頭中外結舌城獨奮發以敢言此朝陽之鳴鳳也一諫已足千古矣何必責其不早義氣激烈發乎自然非有待而爲已裂麻慟哭眞血性男子事疏野之說殊覺拘迂當以范氏謂處士有益於國爲定論其餘紛紛俱未有當

于頔

頎奏張元洪爲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頎怒已解復奏留爲判官德宗一一從之

解曰于頎一節度耳欲貶君則不敢不貶欲貶而仍欲全之君則不敢不全長惡滋虐以致不臣之心莫此爲甚德宗固不君矣若頎立朝則指鹿爲馬以野鳥爲鸞之事無所不至矣此跋扈之極不臣之甚也急懲之以爲人臣之戒

魏稠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李師道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勸憲宗以官錢贖還賜稠乃禁質賣

解曰存恤功臣子孫巨典也魏公旣功在社稷子孫貧至質第憲宗君臣果不忘故舊卽宜世祿以存其後擇子孫之賢者而錄用之何比詔贖不見於師道未贖之前而乃行於師道私贖之後歸美者以謂非師道先之朝廷未必有此舉也白曰師道何人敢掠美不知其美已爲所掠矣況旣贖歸之後未聞有賑恤之事而止禁質賣爾不思其何爲而質賣也必貧而無以自給也還其宅而禁其賣是猶救饑者而不與之食拯凍夫而不加之衣也虛文無實名實兩失之矣

元白

白居易元稹俱工詩士人爭傳時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曰劉白若是班乎

解曰三人所同者文名也所不同者品行也元稹諂事一爲內侍所辱遂不克固守與賢士君子爲讐敵劉禹錫爲王叔文之黨二人之品行可知矣白居易以直道自奮在天子前力爭安危雖中被斥晩節不衰嗚呼居易其賢哉稹與禹錫固不可同日語矣樂曰元白何齊比之多也

柳泌

皇甫鎛薦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憲宗

遂以祕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不聽

解曰人主處富貴之極則求長生非真有帝王德度理賢學問者不能定情是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晚節不路猶惑志於此況其傳載在史册不勝指屈郎經術之士理明識正猶惑於神仙符籙之說如劉向李泌輩不少也憲宗一中主耳何能不爲所惑一惑於此衆正不能不退群邪不能不進亦天衰唐祚故使之惑而不悟卒爲金丹所斃豈偶然哉

韓愈

文公佛骨一表排斥異端正義凛上千載有生氣蘇東坡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其所能者天也不能者人也

解曰儒者之論所以服人心而長存於天下後世者惟理而已事物之感應非所論也文公之所以不朽者以正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破天下之疑絕後世之

惑至理揭日月而行乃足以屈服異端也如曰開雲馴鱷乃文公所能之天昔烈風雷雨胡不以大舜而止虎豹兕象胡不爲武周而去謂文公能開雲也彼巽酒作雨五里起霧者可與爭能矣謂文公能馴鱷也彼達摩之降龍羅漢之伏虎高出其上矣不幾助異端之談揚佛老之波哉然開雲馴鱷豈無其事與當亦與渡虎飛蝗同付之偶然而已文既足以起衰矣道既足以濟溺矣郎衡山之雲不開南海之鱷不馴亦豈足以損文公之盛德也耶

王承元

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兄承宗卒其下欲立之承元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將士諠譁不順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斬大將李寂以徇軍中乃定

解曰人惟見之定故不爲衆論所搖如承元欲盡節諸將不聽詔至於號泣以從至諭以禍福而猶有李

寂之固留使駒無定見不為衆所惑則為衆所害承元獨能折寂以徇非惟忠能定國亦智足保身也不然其不為李師道也幾希

劉栖楚

穆宗時李逢吉用事栖楚與張又新等八人為所親厚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其人亦可鄙矣綱目書以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深致嘉與者何也

解曰時有名為君子而實小人者元稹是也有名為小人而有君子之論者劉栖楚是也栖楚之言曰陛下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議者謂內有所挾故敢為直諫云雖然有所挾而直諫不愈於無所挾而諂諛乎使人主由是而思之惡聲者何聲不過信用小人黜擯君子之聲也自是而勵精圖治甄別賢姦以興道致治孰謂栖楚非佐治之直臣乎如謂以正言邀直諫之名言之則已何至顙叩龍墀見血不已也耶以是知小人未嘗無君子之心特上無以成就之故終流於邪耳尚論者當節取之可也

崔發

發為鄠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獄張仲方救之不聽李逢吉言之郎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

解曰中使無故毆百姓是無法也縣令民之父母聞而詰之宜也初不知為中使非不敬也怒而繫獄仲救不從是法自上廢也信小人而遠君子是護邪佞也一事而諸惡備焉當時之時事可知矣欲其不亡也得乎

裴度

宦官劉克明蘇佐明弑敬宗王守澄討克明迎江王涵立之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君弑不討賊君立不貞誅議者以趙盾弑君律之

解曰裴度之在朝廷也元稹怨之李逢吉之黨毀之不數月間既罷爲留守又爲僕射方以司空同平章事張權輿又以名應圖讖謗之雖爲重臣不能自安其身尚能經綸天下乎敬宗任用不專日狎小人一時居相如韋處厚何裴中立郎欲討賊豈能號令神策軍乎弑君者宦官也立君者宦官也依違其間待時而動此晉公之深心也不然亦有不敢廢事者後人以趙盾責之不倫矣何也弑晉君者趙穿也盾爲之兄故不容辭其責裴度何人哉則可以是方之乎噫已刻矣

李絳

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說者謂絳爲三朝元老當八關十六子用事閹宦充斥之時不知引退身膺賊刃其不知見幾之戒與

解曰死生有定非人所避盡其在我庶足無愧絳也忠直憲宗上當世疾風勁草萬人辟易邪在朝伊獨守正頑諛偉議常爲國慶邪不能害君不能用一朝軍亂殞喪厥命見機而作是爲自保龍逢比干所不欲道絳也憂國致亡不了唐運將衰天喪元老

李德裕

德裕與李宗閔有隙及德裕爲相宗閔百方阻之德裕深以爲憂杜悰勸宗閔用德裕爲御史大夫以解怨悰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有請

解曰德裕位望兼隆郎與宗閔不協亦各自行其道郎有搆害亦自樂天知命偶聞解怨之語何至驚喜泣下耶誣甚誣甚胡氏曰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陋文饒知言哉可以尋德裕之究矣德裕方從爲兵部侍郎宗閔惡而出之滑奏悉怛謀以維州請降僧孺阻而誅之境嗚呼爲德裕者難矣哉

杜牧

杜牧上罪言三策又戰論五敗又註孫子謂兵刑政事不可分爲二道胡致堂曰文士之論有言近似而

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解曰甚哉文士之好勝也而多妬也胡氏一文士耳論列古人多所紕繆而乃於杜牧之言則以文士少之是何居之高而視之下也罪言三策慎藩鎮之桀驁復祖宗之兵法誠孤忠也其論戰五敗中債帥之積弊爲廟堂之勝筭亦至論也至謂兵刑政事不可分爲二道此固淬合一之理文武張弛之道也又何實之不至乎胡氏之論可謂妬非人而不顧人之非之也

鄭注李訓

文宗引注訓誅宦官不克而注訓及元輿王涯賈餗等反爲仇士良所殺

解曰宦官之盛衰亦若天運使然也當其盛也以天子主之於上朝臣協謀於下殺之而不得而且君受劫遷之患臣蒙反噬之殃及其衰也殃及於無鬚男子而僅留黃衣幼弱之一二或曰非宦官之難除也之非其人耳何進竇武不應先洩其謀李訓鄭注不宜先事而相忌尔曰非也董卓袁紹智不大於竇何朱溫崔胤奸豈讓于訓注何成敗之遲疾耶抑當甘露之變人多恨訓注之謀不遂吾則謂謀之遂不遂其害一也人見宦官之弄權廢立由己無不切齒吾恐訓注而得意前不亞董卓後不讓朱溫矣故曰亦若有天焉非人所能爲也

郭誼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逼監軍奏請命稹爲留後皆誼爲之謀主也武宗討之邢洺磁三州降誼斬稹杖其宗族盡殺之函首來降至京師上皆斬之

司馬公曰殺降非信也誼等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也

解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知有尊卑之分上之所以賞罰者以立人道之防誼既爲稹謀主是有尊卑之分也賣主求榮惡莫大焉於此而不殺是長天

下亂臣賊子弑父弑君之漸也如以其降爲功當時
窮勢迫之際何患劉稹之不降而待郭誼殺之乎如
謂殺降非信不知信也者所以明義也以臣賣君與
義何居故丁公尚可斬而況於誼乎司馬氏謂宜流
之遠方獨不思流與殺有異乎徒令人恨亂賊之得
保首領耳

李德裕

德裕貶崖州司戶卒不書何也意謂黨禍不解德裕

與有責焉耳

解曰卒不書爵削之也德裕相業顯著不惟奸回邪
佞者不可與比然亦非祿々伴食者流即朝中朋黨
類聚羣分亦非其力所能解況其受斥羣小流離遷
逐斥死海上殊可惜也綱目並其爵而削之雖曰春
秋責備賢者責之太深又非若々欲長之意矣不能
不爲之三嘆

唐宣宗

宣宗獵苑北問涇陽樵夫而擢其令李行言爲海州
刺史獵渭上問醴泉百姓而擢其令李君奭爲懷州
刺史范氏曰宣宗掇拾細微以驚服羣下而不能與
賢人共職當人君之德哉

解曰人君圖治患不精勤耳是以高宗恭默思道則
舉傅說於巖築文王夢兆非熊則師太公於渭水宣
宗勵精圖治一出獵而得李行言於涇陽再出狩而
得李君奭於醴泉不假介紹不謀左右而舉之刺史

之位擢之衡要之地是何異夢卜枚求之盛事哉范
氏譏其驚服羣下予謂無過人之行者則無驚人之
事此宣宗天姿英邁合符太宗者此也儻非信方士
以自斃貞觀之治可復覩矣有人君之德而未奏太
平之洽惜哉

劉瞻

僖宗起劉瞻同平章事長安百姓喜甚率醵錢顧百
戲迎之瞻關之改期由他道入飲劉鄴酒歸而卒人

謂鄭鴆之也

解曰。矯情足以致譽。而有死道焉。何也。人惟此情耳。不情則乖和。乖和則死。此天道人事之自然也。瞻之入相。既爲命雖之飾。喜郎順情而至。亦何損於正直。而乃改期。而乃由他道入。是何視百姓爲不潔。而拂衆人仰望之心耶。不情之極矣。在瞻欲以此鳴高耶。未聞堯舜之世。瞻雲就日。而堯舜爲之深避也。避兆姓而飲劉鄴。已豈賢於兆姓乎。不知劉鄴之奸而與之飲。不智也。知其奸而不敢不與之飲。不勇也。不飲兆姓而飲劉鄴。矯情失中者也。其死也。謂瞻自取之也可。

李克用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舉兵犯闕。李克用追斬行瑜。欲乘勝取茂貞。昭宗諫於貴近止之。克用將蓋寓亦曰。人臣進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胡氏謂蓋寓宜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當誅。不知克用果可入朝否。

解曰。論人者當察其時勢。諒其心跡。如克用者。以沙陀之梟雄。屢被討伐。朝廷待之亦爲寡恩矣。然而克用以勤王事屢立戰功。豈乃心王室哉。亦因時觀勢。欲以成大業耳。況王弱臣諂。閹宦充朝。亦非可有爲之時也。彼千里勤王。咫尺不得見天子。李懷光尚快快而反。克用獨恬不爲意。其意正有在也。當其時。不惟朝貴不欲其入朝。卽克用亦不願入朝也。觀其笑答蓋寓。而君臣有同心矣。胡氏謂蓋寓宜勸克用入覲。不第未達時勢。而亦於李克用之心未窺涯際矣。且克用方擒行瑜。朝廷郎有沙陀太盛之議。命之止兵。情見乎詞矣。使克用入朝。非挾天子播遷。則兵血都城矣。豈安定國家之計乎。胡氏爲克用謀。何不一爲朝廷計耶。

鄭綮

綮好恢諧。昭宗一旦用爲相。黃氏曰。綮之進退甚明。

使人〻如棨。則無欺君誤國之患矣。

解曰。棨之爲人。詭恢諧以自晦。意欲與世浮沉。祿〻了平生而已。謂之爲朝中之逸士。世上之巧人則可。以爲中有所蘊。恐未必也。觀其自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可謂自知者審也。使朝廷之上。人人如棨。則一大戲局也。成何體統。玉行之淸談。尚足以誤國。方剏之恢諧。止足以供御。況歇後又其下焉者乎。黃氏之言。亦未之思耳。

卷七終

讀史辨疑卷之八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緑綬公亟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後五代

周德威

德威從晉王將萬騎。趣太梁。至胡柳坡。德威曰。深入敵境。動須萬全。王不聽。以親軍先入。德威不得已。從之。遂與戰。父子俱死。王復以騎兵大呼陷陣。大敗梁兵。胡氏譏德威臨事而懼。孔子所取。存易犯焉。

解曰。諸葛武侯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誠哉是言也。非所論於德威矣。深入敵境。愼不輕發。假也。但其識膽已半奪於敵矣。不得已而戰。死將也。將死則無生理。故父子殲焉。如曰見敵之眞勢。必不能生。而存易之進戰。何以反獲大勝哉。論理者。固當以德威爲正。

不可以死而沒其論。七事者當以存勗爲勇。不可以倖而毀其功。以此觀之。非確有成畫。事在兩可。亦爲之而已矣。

李存勗

唐晉王存勗自立爲唐皇帝。廟祀高祖。太宗。僖宗。昭宗。尹氏曰。讎賊尚在。遽自稱尊。其視朱溫相去無幾。何不待滅梁而後擇唐後而立之。

解曰。存勗以沙陀之種。知尊唐賜姓之恩。誓必滅朱溫而後稱帝。是真人傑也。尹氏復望以立唐後而不與其繼統。是處世在三代之後。而望人於三代之前。噫。亦刻矣。蓋唐自朱溫篡後。九廟淪亡。存勗立而郎隆以廟祀唐祖列宗之靈。當恨其稱帝之不早也。後人又何深責焉。

張全義

全義立屯將一事。爲百代良法。赫然唐之能臣也。及後仕溫。則失節矣。至唐欲發溫墓。賴全義止之。是何

厚於溫而薄於唐耶。而唐不之殺何哉。

解曰。殺降者不義。唐不殺全義。亦未有失也。但朱溫以碭山之小民。爲黃巢之餘寇。受唐深恩。一旦篡逆。舉唐三百年之世業奪爲己有。凡有人心者。莫不切齒而欲戮溫也。全義反俯事之。已非人臣之道。使溫果隆以師傅而倚爲柱石。止其發墓。猶可曰知己之感也。然而溫胥淫亂於其家。是以倡優待之也。苟有羞惡之心者。鮮不欲殺之矣。其子繼祚欲殺之。而全義止之。是無恥掃地。幃薄不修之人也。上不知有君父。下不知有身家。若全義者。無足數矣。恐非立屯將之全義也。讀史者辨之。

郭崇韜

崇韜位兼將相。有功無過。以宦者之譖而殺之。至其死也。綱目書唐殺郭崇韜。並其爵而削之。爲其請立劉后惡之也。

解曰。春秋責備之義。固所以求賢士之行。然責之過

嚴則賢士之行不彰而勸善之意不長如郭崇韜雖
請誅劉岳以起殺身之禍然其賢亦有可數者如料
段凝非將材則師出而滅梁其智畧也獻勞軍錢十
萬緡以助將士其公忠也辭領藩方勸上委任勳賢
其謙德也諫殺賢令羅貫欲用法之平其仁恕也爲
招討制置使入蜀而蜀王銜璧出降其勇功也入成
都則禁軍侵掠市不改肆其大武不殺也唐主昏愚
信讒而殺之無足言矣其卒也當書爵以明其寃可

也削之不無過刻

薛文遇

唐廢帝恐石敬瑭有異志羣臣議與契丹和親文遇
進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契丹不亦辱乎彼儻循故事
求尚公主何以拒之乃止

解曰和親之事漢行之於前唐行之於後相習爲故
事恬不爲恠不意殘唐衰廢之朝乃有此堂堂正議
臣能諫之君能從之凜凜高潔卓越千古國雖亡矣
不在此也

宋齊丘

吳太尉李德誠帥諸將表吳王行冊命又請金陵勸
進徐知誥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
日掃地矣齊丘乃爲知誥畫策以投人用何也

解曰有自智而愚人者有自愚而智人者齊丘兼之
矣身爲元勳不宜勸進是以忠智責人也而已則輔
佐篡非以下愚自居乎陋人以梯榮之路而進已於

龍遇之途非自智而愚人乎予嘗見優人衍劇者一
人竊瓜一市儈竊奪其一一道者以大義責之斥逐
而去已乃設術盡盜其瓜令瓜郎亦手泊歸齊丘何
以異是一噱

沈斌

趙延壽引契丹兵攻貝州斌在城上罵延壽曰侍中
父子失計陷身外庭忍率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何不
自愧耻尹氏謂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中外之正理

矣
解曰君臣之分人知重之矣父子之名寧下於君臣乎石晉旣以契丹爲父已有徵求而予供之宜也晉抗命興師逆也爲晉臣者即契丹之臣也斌謂延壽率大軍以戕父邦之邦然旣謂之父是斌實衛子弟以拒父邦之命也中外之防輕重固不侔矣然係以父子而輕重反不知混淆也斌謂延壽不知惛蹶不知臣况皇帝者其乖亦孰甚也嗚呼君臣之分中外之防至不晉難言之矣

皇甫遇

按通鑑杜威之降契丹也遇不預謀後遣遇入大梁遇辭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何面目南行遂扼吭而死按五代史謂遇見降表遂以次書名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死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烈士也尚論者何從焉

解曰論人者論其事而已矣如行事之善也則從而著之行事之疵也則從而黜置之不可因其人而疑其事何也百世而上其人遠矣所留傳者惟憑簡冊之所記載而已冊有所誤則魯魚亥豕之難分簡有不同則夷惠跖蹻之紛出欲後顧而前瞻則掛一而漏萬是以傳聞異詞當以理斷武成之策止取二三爲人臣者但當以通鑑之皇甫爲法以晉史之皇甫爲戒勿問其事之虛實可矣尚論者亦惟於通鑑之事則取而褒其如皇甫者於晉史之事則取而戒其如皇甫者勿論其人之是非可也不然則敗絮荊棘擺脫無時一堂聚訟是用不得於道也

劉崇

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贇立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李驤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據太行孟津俟湘陰即位然後還鎮則不爲郭公所賣崇怒殺之後威弒贇崇稱臣契丹受命即位於晉陽

解曰劉宗真匹夫也聞聲而來聞聲而去其來也未必能有爲而尚有英雄之槩其去也殊覺孟浪恐失狐兎之穴李驤之忠言反行誅戮劉贇之見弑若罔聞知稱臣契丹卑辭效塘之故知郎位晉陽僅守劉豫之偷生一傳而外孫繼業已同鄫子之滅莒二世而厚顏苟免未若劉聰之嗣漢史目崇承漢統亦深惡郭威之篡弒云耳豈真予之哉

張彥卿

彥卿爲南唐楚州防禦使周世宗攻楚州踰四旬固守不下世宗自將攻之彥卿帥衆拒戰矢刄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解曰唐季五代人傳晉漢周史其人物表七事功奕奕者惟周是著抑知南唐爲先朝正統雖偏處一隅而人物事功有非漢周之所可及者他不具述如彥卿者獨守孤城力盡而繼之以死則睢陽之張許不是過矣部下千人一死無一降者則田橫之五百不足

多矣使南唐而盡若人也何患祖先之統緒不奕葉重光哉可不亟表而出之乎

卷之八終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穀公重甫閱
陽任張彥士龍翔甫著
醴西鄭　玠石公甫訂

宋

太祖

五代之興其與宋篡竊之局略同而五代何其促宋祚何其長耶

斷曰三代有道之長惟其順天應人也五代享祚之促惟其權謀御衆也趙氏之仁義雖不足比隆於三代匡胤之承統自可以遠過乎五朝何言之朱三之弑篡匡胤無其事也沙陀之異類匡胤非其人也而且無石敬瑭之父事遠人而反刃婦翁而且無劉知遠之擁兵弄主而坐滅宗邦而亦非郭威之連弑二主而竊奸天衙五代以暴而宋以仁五代以逆而宋以順此國祚長短之不同也至於史氏之高言天命修譚盛德則以告者過也

王彥昇

宋太祖初即位韓通謀帥衆禦之王彥昇逐而殺之後太祖追贈韓通以彥昇擅殺不授節越議者謂得馭臣之道

斷曰暴虐名者往往沒人之功以自飾其惡內利其所爲而外薄其所行如王彥昇專殺忠義之臣罪固不容於誅矣匡胤如真以爲非則當誅其人而退居公署脫黃袍而朝周君可也既入宮而爲天子則彥昇爲之殺不服者其首功也不授節鉞者惡其不義也惡人之不義而已則處之而不移名實之間何其舛乎謂之邀名則可謂之得馭臣之道則非也

韓通李重進李筠

韓通史既許其忠矣又責其嘗爲晉漢唐之臣李重進既書反矣呂氏又許爲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李筠

若死之既嘉其知義矣宋史又責其擅集亡命私忿因監軍三子之忠後將何以爲折衷與

解曰若昔並書所以勸善懲惡也一人也前後異轍史氏務追其惡而沒其善[illegible]使一人而善惡混焉何如惡則書其惡善則書其善使各不相掩令人法其可法戒其可戒惟其事不惟其人庶可爲定論以垂勸懲之案如韓通以忠見殺則録其忠可已不必復論其臣昔匹旋之何如如李重進既書反矣不必復稱

其爲頑民可也李筠懸倀流澌不肯事讐嘉其知義可已而又復責其在周招集亡命忿因監軍不幾畫蛇添足乎予以爲始事褒貶（可以作史）而義自見也

南唐

宋太祖建隆三年世史猶大書南唐後帝何也

解曰以南唐叙正統刪去五代是已以唐雖微弱猶存帝號則非五代僭竊之比故宜大書至煜奉表於宋則臣服之矣即可以大統歸宋而附南唐於列國爲正猶大書南唐後帝不幾矯枉過正乎

張瓊

瓊初爲周將隸宋王帳下嘗以身蔽宋王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即位擢爲殿前都虞候軍校石漢卿譖瓊宋主怒欲殺之瓊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或曰大恩未報而反殺之宋主何不仁也

解曰烏有鳴環蛇知含珠物尚如此人豈無知心有毒而未發因所觸而即逞有恩不報者職是故也如

張瓊者身蔽矢石可謂勇矣宋主以其爲周將也疑之置爲殿前虞侯不得已也當杯酒釋兵權之日而獨未解張瓊之職宋主悔之久矣悔之而官之其心未嘗一日不忌之也因譖而殺之閔其素心哉嗚呼宋主之不仁無容喙矣張瓊不惟不忠於周亦且不智之甚也久與同朝其事何獨不知宋主之心乎特區區之恩違衆而獨存何不自諒乎況尚堂有母何不請微祿以歸養而乃其以身蹈讒阱遺母流離亦

止令其自絕耳何益哉

宋太宗

按李燾云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遙見燭影之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正史云十月癸丑夕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即位二說不同以何爲正

解曰論跡（便有卓識）不若求心信經愈於信傳帝於光義有灸艾分痛之情有龍行虎步之稱可謂友愛之至矣光義非甚無人心者何至有致帝不得其死之事此斷之於心而知其必無燭影授光之事也即據事而論晉王離席遜避焉知非謙讓不遑之意引斧戳地焉知非因親決絕之態曰好爲之（妙以嘯得大治而有）此正三字之治命也開國之初親賢愛民經文緯武深遠能遜何事不宜好爲之也此斷之於事而亦不必有不得其死之疑也說者謂自更其名即有不尊兄命之意德昭自殺

未免有毒害其侄之跡自余觀之即位更名此沿襲從來之故事德昭自殺或由於血氣之激成安見痴兄至此之言不出於由來也哉沿襲更名亦本於無學之所致耳何可即此而誣彼因誤而爲誣耶李史之傳誠野史也不足據讀正史癸丑夕帝崩之言則壬子夜之事不辨自明矣

張齊賢

宋太宗與遼戰遼主引去帝欲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帝旣還京議者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止之後儒以齊賢之論爲知本

解曰凡事機有一失而不可復追者大抵由迂儒理之言有以誤之也如兩軍接戰彼方勝而引去非有大不得已之事不爲也乘機而追安見幽州不可取也李昉以爲不可亦未言其所以不可者安在但以一言而阻銳氣遂列陣而還已失之於始矣及既退而幽薊未開設備與師而前又安見其不可取也

齊賢乃以迂緩之詞謂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然分爭角勝之時果可以不戰而得之與又遠稱堯舜近引三王刺刺不已殊足美聽是時帝亦厭於用兵遂寢其舉以致滋蔓難圖卒爲後患未必非齊賢之論失其機而長其禍也以爲知本不知本實先撥矣以是知根本之說當發於治定功成之日不宜陳於對壘爭勝之時聽言者亦當存其言爲保定之謨而奮威於當機之下乃爲兩得也

趙普

廷美因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而殁始不自安柴禹錫上變以撥之帝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解曰太宗中主也一言怒德昭未必遂有殺侄之心德昭悻上而死至於廷美而仍以傳國遺旨諭之趙普亦未必欲棄其弟也賊普以一誤再誤之語激之遂致廷美亦不得其終嗚呼太宗何所遇不得其人乎無以成美反及於惡使時有直臣當怒德昭時則諫以寬恕諭遺詔時則諫以恪遵當亦不至傾跌失措也嗚呼太宗律以春秋責備之意則不得爲賢君較以恒情處事之常猶未失爲中主也獨惟趙普以開國元老而乃逆君之惡則罪不容誅矣王敬所以秦檜方趙普當非苛論

曹彬

彬下江南開國定業猶不戮一人之稱及其與耶律戰乃有岐溝之敗何也

解曰彬仁人也其下江南寬和無怨不妄戮一人故一戰而收肴定之功無以江南風氣巽懦易於威懷至於耶律休哥用兵尤善設奇致勝已非江南之比況旬日食盡能枵腹却勁敵乎其退援餽餉宜也乃迫於會兵之命遍於蜂起之議不得已而復出涿州其敗也勢使然也與彬乎何尤張靜峯謂彬以善戰而喪師以致燕薊從茲淪不可復亦未達

乎時事之論也其誣彬也重矣不可以不辨丁南湖又以周室近親責彬之情意未周吁嗟乎彬何不幸乃爾

李至李沆

太宗以李至李沆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史謂當受不受是未之學也

解曰詔太子以師禮事臣者君之敬臣也不敢當拜

者臣之尊君也大臣以道事君於君臣長幼之節講之素裕矣必受拜而始教之至沆所處蓋教太子以謙也史臣謂宜受不宜辭謝是長臣下驕傲之氣以啟凌逼之漸也烏乎可如曰太子安於拜是太子之恭也重君命也人臣受拜是師傅之禮也亦遵君命也故無不可但太子知有君而忘乎已之爲君固克美矣人臣自處於師傅而忘乎已之爲臣於心安乎故曰二李所行得臣道之宜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寇準

綱目書寇準免議者謂準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故綱目削其官而以可免例書亦狥名責實之意也其說何如

解曰凡書免者頗多不注官爵見之史册者衆矣今書寇準免烏知非惜其不可免而免也何言之試觀準之始終引衣復坐帝有魏徵之比早韙論刑而能

証王淮之汚决定太子一言而爲萬世法凡事張洎尊崇以爲上人冠俯受王賓之譏後被馮拯之讒皆太宗忌其直而免之也準何咎焉議者謂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何不指其事而責之因不書官爵而遂橫肆譏議以爲可免不知準之可免者安在也又曰狥名責實準之行事昭昭史册又何名之不稱何實之可責乎讀史者當具隻眼烏爲吠聲也可

張洎

史評曰涓爲故唐之臣賣國降讐苟焉無耻雖有文藝之美何足取焉

解曰降同也所以降者則不同欺主而竊降者是焉賣國力不敵而降者苟爲苟免如張涓者豈爲是與宋兵至而以蠟書諭降勸主勿降主不聽而降涓不得已而隨之宋主出蠟丸書以責之涓對曰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觀其舉動如此豈賣國降讐者比乎居官恭謹寇準以兄事之

極爲其才遂與準同列不賢而能之乎帝稱其富有文藝爲士人冠豈盡誣與所謂苟焉無耻者安在耶史謂爲甘言善柔不知此正其明哲保身之智也如必責其爲唐之故臣則凡奮勵於晚節末路者如封德彝之佞於隋而忠於唐張子房之亡於秦而興於漢以及尉遲恭之武勇曹魯公之勳烈豈盡不足取與不然何獨責張涓之深耶是以洗垢索瘢君子無取焉

楊億

億有八角磨盤之說時人謂之知道史氏駁之謂丁謂逐寇萊公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朱氏謂八角磨盤安在哉

解曰億資禀清介不肯草詔德妃制丁謂諭肯勉之曰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觀此則其所守可知矣至丁謂逐萊公是傾朝廷之柱石長奸邪之兇燄安危治亂之關防也億欲伸救之力

有所不能順從之心有所不忍憤悶鬱結積於肺腑其（[illegible]）現於面也自無人色痛惡之極也便液俱下醜其事也此正於不顧富貴同意朱氏謂八角磨盤安在哉得毋謂所行不副所言乎余所不足於億者正斯言也學者立身行已自有正矩出言發論悉本經術乃其所也八角磨盤之說其言鄙俚不似經生學士之說其意偭矩殊謬聖賢正大之道彼億者不過偶爲戲謔之言論者遂取以槩其生平噫亦億之不幸

也夫。

陳彭年

彭年參知政事。時號九尾狐。何謂也。

解曰。給事敏捷。一尾也。強爲記憶。二尾也。好刑名之學。三尾也。賦詩誕謾之性。四尾也。以詞章著聞。五尾也。結榮固寵。六尾也。獨任內閣。七尾也。有一條冰之譽。八尾也。諂附丁謂王欽若。九尾也。何爲狐。以其善變幻也。敏給強記。人則以爲好學之士。酷好刑名。人則以爲決律之士。詞章著聞。人則以爲文雅之儒。誕謾固寵。則人不知其非。獨任內閣。則君不嫌其專。其譽得一條冰也。則人受其惑。知丁王之邪媚也。則因而憑附之。非天下之大狐。其孰能之。

韓琦范仲淹

元昊倡亂。仁宗問攻守之策。范公意在招撫。魏公意在用兵。二說不同。議者謂李氏累世跋扈。宋不討罪。徒示削弱。則招撫之說非與。

解曰。勇者喜功而計目前。智者圖幾而慮久遠。均良策也。第觀其時事有濟否耳。使時勢得便。一戰而勝。是巧遲不如拙速也。苟時勢不可。而喜功生事。則敗道也。如元昊猖獗。時勢方熾。若不量強弱。奮兵深入。恐一不得志。則爲社稷之憂也。况當其時。遼方強勝。日促邊鬬。朝廷之憂方在此而不在彼也。儻併力於西夏。恐中原非我有矣。仲淹曰。莫若按兵不動。以觀其釁。稍以信義招來。使之少戢。此長久之道也。後儒謂徒事削弱。則宋之削弱。寧獨在元昊乎。

呂易簡

富弼再使契丹。持和親增幣二議。往國書與口傳異詞。弼曰。執政故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易簡問之。易簡曰。此誤耳。遂易書以行。

解曰。易簡薦弼使契丹。其心固叵測。猶可曰擇才而使。求利國也。至國書於口傳異。則明明欲殺弼矣。嫉

賢誤國罪不容誅飾詞曰誤噫此何事耶而可誤乎仁宗置而不問止易昔以行其重易簡而輕富弼也甚矣嗚呼鄭公何負於易簡易簡何恨於鄭公而必欲殺之千載之下令人髮指聖功之存不有愧於鄭公乎

程琳

夏遣使來告哀議者欲因其幼弱興師問罪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也不如因而撫之

乃遣使册元昊子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劉廬陵亦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

解曰論有至當而近於迂者機有至便而實於危者與其斷於危而生事不若近於迂而可久夏之元昊雖死訛龐以三大將分治國政則三大將者訛龐之心腹也宋誘以節鉞勿論其未必從命即從亦如三晉之韓趙魏彼將各保封疆修練守備是猶如兩賢王之左提右攜其爲邊患也不益深乎既失柔遠之仁又生多事之患名實兩失之矣況仁宗之時途左方熾寇竊日滋宋以二三賢臣偷安中土至皇祐間小人並進群賢且逐夏亡乎內治之不暇又何能爭勝西陲乎不若從琳之議爲是

唐介

介以劾文彥博貶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詩用寒字韻中

聯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七字失韻其餘皆欠馴雅議者謂傳其義可也然彥博長者而介劾之義乎不義乎

解曰介之劾彥博而直矣特直而近於大臣則近矣使彥博而操莽也則勢可擊使如林甫丁謂也則而可嗤而近莽之也固宜彥博爲相無過可擊有者可錄即有微瑕若子尚爲賢者諱介何必摘隱微之事彰人之過以貴己之直況當日王拱辰夏竦等用

爭欲舉君子之黨一網打盡介何亦欲去一正人也如曰摘疵以扶國何不聞介有劾拱辰六章也吾故直斷之曰沽名而已師中之詩亦矮人觀場之句也余戲和其韵而駁之曰老臣開濟作邦幹誰道朱雲折檻難誤國奸雄聲亦匕飛章學士骨珊匕好混梧鳳鳴朝曙莫學霜鴉噎歲寒寄語沽名唐子介淮河風浪幸生還

胡瑗孫復

瑗復在仁宗時同為直講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議者謂二人為世通儒論不相合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

解曰渣滓豈易盡哉二人見論既不合矣豈能強已以從人乎苟常相見則議論煩多此之所是彼之所非彼之所可此之所否屈已以相從則心有所不安強言以相辨我有所必爭始焉口舌相角究則心情離異焉以門人各是其師議論紛起此程蘇所以不

合而蜀洛之黨所由起也師如各持其是彼此不相責讓人之理同則道同道同則心同雖論是偶有小異亦可相歸於無言也何必謬托融洽渣滓之說哉吾則曰二人之不常相見者正所以全交也所以衛道也學道之儒當以二人為法

王安石

安石萬言書有所謂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又有所謂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旣反覆而留連矣又於處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致意焉究又恐其以為迂闊熟爛而不之省其果有當於致治之道否

解曰凡為人欲行其學術者未有不發為矯激之論而極力言之者也論之不激則無以啟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言之不力則無以排衆正紛紜之議故安石所謂教養取任之道王氏教養取任之道也非先王教養取任之道也所謂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亦王氏

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也非先王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也至於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又褊而多端矣豈先王之治哉何言之先王之教不過庠序孝弟而已安石則欲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則仍出他謀政之戒矣先王之養不過井田世祿而已安石則欲以小罪以大刑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則強人以從已而以養人者害人矣先王之所謂取鄉舉里選因才授職盡之矣安石則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則煩碎苛察矣先王之所謂任推心置腹許要得宜而已矣安石則欲久其任以考績不知久任之弊賢者以沉滯而生怠不肖者多積賄以固寵吏治不清而民受其殃者職此故也至於所謂養之之道曰饒之以財抑知多財厚亡乎曰約之以禮抑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乎曰裁之以法亦知盡法則無民乎先王欲與民安於愚治忘於機安所用謀乎民不可料將不可執何爲計之以

數乎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又何爲之之以漸乎彼安石剌剌萬言不過欲成其執拗之行以作新法之梯皆生澁急迫之論乃謬附迂濶熟爛意蓋謂其淺近易行也使聽言者受其愚而不知旁觀者厭其卑而不敢言彼乃肆然得志乎噫奸甚矣

滕甫

甫對神宗言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

解曰朋黨之論歐陽永叔言之詳矣扶正人清朝廷破群說而不可易者也甫曰無黨則二十二人豈皆自立門戶各出意見乎又謂蔓草多附似也至謂相附者必非松柏彼深山大谷之中千有森立豈相聚爲黨乎豈可指爲非松柏不堪爲棟梁之材乎吾謂君子之立朝衆正相扶亦猶是也不然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用人者但當辨其爲松柏則扶持而安全

之別其爲蔓草，則芟雉而除去之，將濟濟多士，王國以寧矣。如必曰君子無黨，此則膠執之甚者也，何名言之有。

唐垧

垧力劾王安石，貶潮州別駕。綱目削其官，或曰誅心也，謂其始附安石，因授官不恊，遂背之耳。

齋曰：人無正氣，則膽勇不張；正氣餒仰，而後求其隱，尚論者之過也。如王安石執拗狠戾，禍滿寰區，毒流縉紳，附之者榮，觸之者去，在朝士大夫誰敢逆其顏行。觀垧搢笏展疏，時厲聲曰：王安石進前聽劄子。此一言已斥奸雄之魄。安石遲遲，又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非真有膽略者，何能如是。況讀其六十餘條，皆切中安石肯綮，至今讀之，猶令人目動色飛。又復歷詆朝臣，以王珪爲安石廝僕，元絳、薛向、陳繹爲安石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宣畢下殿，慷慨有若此。一段光明正大氣象，

郎擊賊之笏，睢陽之舌，應爲鸇之逐鳥雀，不足過也。當是時，王珪俯首，群奸失色，使於此而罷安石，黜群小，則民生不致顛危，太平尚可再見矣。而乃不爲獎賞，反行逐去，是生民之不幸，社稷之災也。後儒不爲時事惜，而作誅心之論，謬哉。

王安石

安石秉政，後人論者紛紛。王敬所謂所更之法，利害相半，攻之者衆，故無成也。章汝明刺刺千言，曲爲回護。陳九川謂安石洞見幽遠，圖患未形，雖聖人不易也。人各有口，果孰爲折衷歟。

齋曰：一人立標，萬人射之，強者嫌其近，弱者恐其遠，豈標有遠近哉，亦射者之力不同耳。安石故爲異識，而不顧其才力氣勇，必有大過人者，特急於見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利而不知有害，故其爲法也，即無不善，以剛狠恭戾之心行之，寧有不爲民害者乎，況乎其未能盡善也。恕之者方以管仲子產之行

而惜其無齊鄭之功尊之者以爲有思患豫防之智而譏他人有狃撓之罪是皆强作所事在祖荊公者也但附其行者觀之異已者則排之豈衆論之皆非耶附已者則任之豈阿比者之皆賢耶此猶可言也寧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爲多方以剝削之輾轉流亡而不之顧其知有如齊桓者執與足何民不聊生則思亂思亂而思則召寇亂靖康之禍非新法釀之也圖患於茶然數屢於當下是猶治疾者恐痼疾還以傷生而先撥之則鴆毒也慮盜者恐竊其玉帛而先聚而焚之也安石之新法不過聚歛之術悟克之尤耳何足以爲治後世遵之貽害無窮安石安石眞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非萬世之罪人哉

曾公亮

史稱公亮喜荐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鉅萬持祿固位爲世所譏然荐士得人賢者事似非吝嗇者所能爲而公亮兼之何也

解曰人性吝嗇則凡事不可爲何也吝則多驕嗇則多私驕則矜已之有而不以予人私則堅已之有而惟恐及人惟恐及人則凡有利於人之事必不爲之不以予人則凡損人利已之事無不爲也彼守財虜勿論矣即其才足以有爲力足以濟世者而一以吝嗇之心出之鮮不爲害矣舉一士也必其有利於已而舉之行一善也亦必有利於已而行之或要淸簡之名以文其慳則持籌鎖核王衍之淸談是也或假文學之事以掩其貪則聞善煎心沈約之當年是也而荐賢得士之稱未有如公亮之表表者而所荐之士一則安石之誤國一則惠卿之諂佞彼則依違其間持祿固位此貪慳之尤以荐士爲奇貨者惡莫大焉何嗇之足云

蘇東坡

東坡以事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定

御史舒亶言其怨謗遂下御史獄貶爲黃州團練使坐詩案黜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若是乎詩之不可輕作也

解曰詩運關乎世運世治則詩歌皆襄治之資不但十五國風爲勸懲之資上林子虛尚動人主生不同時之嘆及世之衰也言出而禍隨楊惲以種豆南山而腰斬石介以四賢一不肖而發棺世運使然豈盡作者之過哉使軾之詩而當周文之世則贏得兒童之句較碩鼠食苗之詩其意不猶宛乎讀書讀律之味較于矜侏僥之刺其詞不更隱乎儻爲之上者因鹵變桑田之詩而罷水利之擾因聞韶解味之詩而止食鹽之禁豈不有益於國家有利於民生乎奈之何獄之而復貶之哉雖然時不可言矣卷舌而退可也軾不顧此欲刺以爭之口舌之間其亦不達時務也夫不懼楊惲石介之禍則幸矣

王珪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時號三旨宰相以其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也

解曰跡珪之始終而計之初爲學士承旨典制十八年而無嘉猷奇謀之陳後同王安石平章事而不聞有匡救補夫之言徒來厮僕家奴之誚蘇東坡咏檜有詩珪則因而譖之王安禮懇召上疏珪則從而沮格之聞用司馬光則與蔡確相顧失色與蔡確同爲左右僕射則相與屢興羅織奸險之形屢見文學之事無傳而史以三旨宰相鄙之是舍其大惡而指其小疵也烏乎可

呂公著

呂惠卿等有罪皆斥外或謂公著曰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耳又曰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至紹聖時此輩復倡排陷忠良以害於治得非公著寬以養奸乎

解曰世有治亂運有盛衰君子得而維持之不得而

安全之每讀史至狄公復唐而五王爲三思所殺司馬相宋而忠良爲黨錮所害未嘗不掩卷嘆曰剪草不除根五王反唐所以亂唐也除惡不能盡呂公去害所以長亂也雖然使三思郎去中宗之側遂無三思其人乎郎惠卿等滅紹聖之間遂免黨錮之患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猶陰陽寒暑也聖帝明王郎善調燮亦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暑而無寒也試觀小人之害君子每欲一網打盡及世

運將興未嘗無君子也使君子乘時而亦極力殺戮小人則亦何異於小人哉是以使之自新一護其天地之穢悛仁聖之心腹也郎後有患亦時至則然耳豈可以之咎聖賢哉

宣仁高后

高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李燾曰女中堯舜亦非美稱

解曰槃之意本春秋以立論是重內輕外貴男賤女之意也而不知是義也以之立教垂訓則可以之論定時事則未免近於迂也何也天地以陰陽二氣生人生物四海內外未常二視之也是以聖人權輕重量可否有時內者可外外者可內未嘗執一而論也苟有利於人有濟於物聖人亦必與之矣試以中外較之南朝十年而屢易其主北朝百年而不易主是賢臣之多在北乎多在南乎魏主去長安而熒惑入

斗曰是天以天子予南朝乎予北朝乎與其爲小朝廷之偏安何如小堯舜之聖明乎郎以男女論不惟女媧之煉石補天立萬世倫紀之大后妃之關雎葛覃開周家八百之祥郎中宗之頹靡猶不若武曌之振興況高太后善政炳炳照耀史冊使臨朝日久則正人日進規畫大定遼釁不起小人遠斥安見北宋之朝廷不久安長治乎吾方惜其臨朝止於九年一崩之後宮家別用一番人而宋祚遂不北而南矣槃

奈何少之哉曰非美稱不惟昧於是非可否之宜而並失夫子春秋之旨矣

張商英

商英黨章惇蔡君實邪佞之徒也一旦入相是夕慧遂不見久旱明日大雨帝書商霖賜之徽宗或瑞於知人多論矣天道豈亦舛也耶

解曰人非聖智鮮不有過舉人即不肖亦未必無善行賢者而有過也不可因其賢而恕之不肖之有善

也亦不可因不肖而弃之商英始而黨惇也其邪佞自不容掩及爲僕射劾蔡京借名紹述以刼制人主禁錮士大夫大革弊政時稱忠直是能爲遷善補過者矣故天亦應之其慧之出也爲京而見英相而京免遂隱而不見其旱之久也京有以干天和也英相而京免故明日仰雨是天道之好善惡惡昭然如覩孰謂商霖之賜非徽宗嘉善之典乎惜暫闢而復閉未幾而蔡京復相國乃不可爲矣

程頤

按蜀黨洛黨之辨往往多右袒伊川而史氏所謚稱者閉目瞑坐門人游酢等侍立門下雪深一尺果遂足以僭越諸賢與

解曰宋之理學藉藉相尚得其傳者卑比自尊習其流者詞剽弔喪以此處堯舜之世格非向道共佐太平固稱至治至宋哲徽之際世衰道微若以閉目瞑坐治之是何異於以結繩治文明之世以清談理衰

晉之政耶噫吾即不敢謂宋之凌替爲理學所誤亦不敢謂宋之理學一用而可挽宋之凌替也耶

鄭居中

徽宗以復燕雲封居中太保崇國公居中辭不拜論者謂盍惡之心賢者勿喪丁南湖謂居中附鄭貴妃附蔡京附宦官黃經臣豈賢者哉其不受平燕之賞蓋一時之矯情掩平生之奸僞耳

解曰春秋責備賢者是必其人賢譽丕著一世推爲

人宗而舉事有不正正心有不正聖人乃爲誅心之論以發其隱所謂求全責備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至於善惡參半之人則揚其善掩其惡以鼓舞振作之如素行邪僻之士苟有一善則宜亟引之以長其好善之心即有舊惡不念可也既以居中爲攀緣小人其辭賞也恥與童貫等爲伍則當予其立身之潔也其竊見燕雲之復終爲禍胎而不肯受則當予其機先之智也況燕雲之兵居中肯力諫其不可矣孰謂此雖非不欲爲金所欺乎而乃復責其進身之始意何爲哉使必如丁之說則恐人之齋戒不可以祀上帝將使邪人無歸正之路小人塞向善之心春秋之旨當不如是

陳東

東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欽宗嘉納之又上書請復用李綱斥李邦彥史稱其得好惡之正尋爲黄潛善所殺或謂東無官守言責仍危言殺身又謂特以國故至爲之死比官守言責而死者超越萬萬矣

解曰大臣謀國忘身忠也至人全身還親孝也出位之諫曾子所戒不聽而言狂瞽貽譏東之上書斥群奸而不懼可謂勇矣進大賢而不疑可謂智矣勇而且智國之寶也朝廷善其言而不行其道納其諫而不用其身斯亦可以已矣急流勇退可也濡滯學官摇唇鼓舌欲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以空言濟國家之事是何不量之甚也況上有庸懦之主朝多讒諛之臣此豈可言之時乎不可言而言智者固如是乎其見殺於黄賊也雖曰君子惜之亦何益於身與國家哉由是觀之無官守言責者雖閉戶可也不然是以顏子而行禹稷之事恐非孔子之所賢也即曰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是任之以學也非任之以言也不得借以爲陳東解

劉翰李若水

鞈守真定有功欽宗使爲割地使至金亡人欲相鞈鞈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郎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可謂忠義矣論者譏其爲童貫所知李若水從帝如靑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揣金人擊之仆地粘沒喝欲用之若水嘆曰天無二日有死而已罵不絕口金人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可謂烈矣論者謂在誤國之數何也

解曰劉鞈從容就義李若水慷慨殺身此兩人之定

論也比而觀之亦差有分別鞈守真定功烈凜凜也辭金相而自縊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矣金人嘆其忠瘞之西岡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其爲金所服也如此凡十八日就殮顏色如生可謂忠氣通靈死生不易矣其始見知童貫又何足以瑕白璧哉時金人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舍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駕出必墮其計不聽此時特若水以往擧朝亦謂若水必有禦金之策及至

金嘗不過抱帝而哭罵賊而死嗟乎若求國爲竟盡臣節矣其如宗社一旦無主何以此觀之郎不在誤國之數亦難免無謀之誚

呂好問

好問爲希哲之子祖謙之祖而乃受張邦昌僞命不[illegible]奪其父而愧其孫乎

解曰好問當二帝北轅中國無主之際欲從駕則無濟欲死亦無益康王在外難以遽從況邦昌知[illegible]

孟氏爲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凡猶留一線之宋未至斬絕故勸邦昌迎康王以圖恢復反楚爲宋此好問一片苦心不容自已者眞堪光前裕後也又何辱父愧孫之有始邦昌爲十二分賊則兒皇帝任意爲之孟后必不肯立康王必不肯迎稱制稱詔復何有不安之心拜官皆加權字乎權者爲宋權之也好問之受職亦權宋官也何得云受僞命乎使康王郎從而復辟宗澤兵柄於外好問主持國是於內況呂

武穆爲承信郎安見不可保邦圖治而杭州之行不可免乎康王不許其迎謂邦昌篡亂宜行天罰孤好問委曲圖存之心惜哉

卷之九終

讀史譽疑卷之十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綵綬公㐮甫閱
隨任張彥士龍門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南宋

李綱

綱至行在高宗欲相之綱以十事要說翌日頒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綱又抗言貶張邦昌安置潭州並安置受僞命臣僚王鳳洲曰邦昌從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而必誅之使劉豫借口於邦昌孝純有懲於脅愈皆李綱啟之也謂伯紀之用舍關中興之瘠否非吾所敢知也解曰李綱請貶邦昌正臣子之防大居正之義也王鳳洲謂不宜急貶邦昌爲招來之術濟權變之道也無李綱之正則千古臣子不知尊號之不可假無鳳

洲之權則當事人臣不肯委曲以圖功雖然當剥復之際惟圖其要者舉之李綱之十事不無可議者當金人方退邦昌歸命正宜勸帝圖存以圖内治以固邦本而乃議巡幸則宗社委草莽矣國方草創擇人而使勝則用之否則黜之久任之議長亂之道也修德尚非本務此時尚非所及赦令原非美政議之殊覺寛處與其議僭逆議僞命之必欲去邦昌也何如先去汪黄之爲愈與其議國是而專以守爲策也何如防兵抹馬之爲急鳳洲謂中興之濟否不關伯紀之用舍想有以窺其微矣

宗澤

或謂宗澤對客圍棋與謝安圍棋賭墅同一機也其相較何如

解曰兀朮侵東京宗澤對客圍棋符秦下江南謝安圍棋賭墅其跡一也澤則禦敵有人授劉衍以方畧故可恃以無恐謝安則聽其自然而遂邀天幸在安則爲矯情鎭物在澤則爲處置有方未可同日語也然謝安以清談誤晉故不能雪懷愍之耻其罪有歸宗澤慷慨激烈招集群寇聚兵儲餉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克復可指日計故屢上疏請帝還京使不爲汪黄所阻當澤之身而金人可滅二帝可還不幸而卒有志弗遂識者恨之故綱目比之孔明而深惜其齎志以殁是宗澤之死生關宋室之興替也豈謝安所得而擬也哉

陳公輔

公輔乞禁程氏學或曰朱勔平江人輔爲平江教授絶不與交既又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辨安石學術之謬是誠君子矣今乃詆伊川之正何也

解曰伊川正人也公輔亦正人也豈有以正人而詆正人哉曰非詆伊川之學也詆學伊川之人也觀其言曰人之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

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伊川之行果在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乎伊川之文果在狂言惟語淫說鄙論乎公輔之誣是誣狂言惟語淫說鄙論者也非誣伊川之文也是誣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者也非誣伊川之行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而不誣則伊川之行爲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者所誣也狂言惟語淫說鄙論而不禁則伊川之文爲狂言惟語淫說鄙論者所汚也禁狂言惟語鄙論淫說所以明伊川之文不在狂言惟語鄙論淫說也禁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所以明伊川之行不在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也知伊川之文不在狂言惟語鄙論淫說則伊川之真文出矣知伊川之行不在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則伊川之真行見矣是誣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乃所以衛伊川之行也誣狂言惟語鄙論淫說乃所以衛伊川之文也史氏謂其斥程子之學君子而不仁者也蓋亦未嘗窺見公輔之隱者矣

張浚

或曰魏公有志恢復高宗依爲柱石卒狃於和議而不能恢復者其高宗任用之不專與抑魏公用才處置之不得其宜與

解曰高宗固不足與有爲魏公亦非有恢復之才也何也致治莫大於用人浚於李綱則罷之於汪黃則用之以私憾而殺曲端則三軍心離矣以論檜而沮岳飛則長城之寄傾矣雖曰薦趙鼎亦鼎之包容有以感其心也亦異鼎之復起而薦之也豈大公之心哉戡亂莫大於養兵浚則富平之戰王彥以根本之計諫不聽也劉子羽以未可立言之亦不聽也卒致覆軍敗績知酈瓊王彥之不相下也而固令統之知呂祉之不諳軍旅也而固使佐之以致祉死瓊叛有爲者故如是乎蘇雲卿謂其不能了國家事其窺之也深矣

李光

力冠帶南向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臣今日敢愛一死以辱君命遂就縊亦可謂忠孝之儔矣程氏謂和金而爲金所殺宜也雖有忠義之言亦所不足錄也

解曰王倫行事他無所見惟胡銓一疏痛罵而欲誅之謂其從和議也不知當年時勢之失不在和議而在和議而忘備撤備敵寇賊戕主之舉朝爭之不得一王倫豈能遽止之哉故往來異域不憚艱辛思乘機以回二聖亦臣子之苦心也銓謂梓宮决不可還太后决不可復淵聖决不可歸亦激烈之詞也至壬戌八月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并生歸太后韋氏孰謂非和議之力也則銓亦爲失言矣使當年惟恃征戰金人執二聖以爲質臨之以斧鉞佐之以甲冑爲人臣子者將何以施其威哉於此時也敗固不得還勝則背白刃而佐尚寡高宗即有爲之君亦將如之何哉反覆以思終不若委曲從和以歸喪迎母

秦檜欲和金光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檜議撤河南守備光極言不可檜怒光遂求去張時太曰既署和榜而後爭之是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

解曰宋當僻處臨安國微勢弱雖有吳岳用之不專必不能與金爭衡也此時惟輸講臣服欲稍借以退止足以塗炭生民日蹙土地耳是猶羸瘵之夫壓以重任氣不能舒安望揮戈乎今日歸我舊疆撤其戰伐亦猶遠行罷頓少可息肩使於此調息氣血不猶得爲壯夫乎此光署和之本意也檜欲撤備是弄權誤國而光爲所賣矣光罵之曰懷奸誤國之賊忠肝義胆可貫金石非有所附會而署和也何得以延賊入室目之

王倫

倫之爲人胡澹菴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目之謂其以和議誤國也及使金亡欲以倫爲轉運使倫拒甚

為愈也倫與洪皓等同事北廷皓等以忠義傳而倫以狎邪著倫何不幸哉故急白之以為從善者勸

龔茂良

孝宗時茂良行丞相事史浩曾覿媢之俾亟省官當道不避且曰黎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因執黃光祖杖之帝怒遂出知建康猶手疏言六事帝愈怒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張軾友曰茂良可謂見幾明決既去不忘恢復忠之至也孝宗不足有為矣

解曰知幾而退者謂之見幾全身勇去者謂之明決晉廣漢不容五日京兆之言遂致殺身之禍今茂良不忍黍政幾特之語而致有貶死之厄至臨去之時又有恢復之疏可謂未見顏色而言矣所謂見幾明決者安在哉

王涯

涯首薦朱熹為浙鹽茶使得行社倉法民被其澤因唐仲友不遂其嫌遂譖熹為偽學何先君子而後小人耶

解曰見善而亦思為之見怨而必思報之此小人之恒情也公則從之私則違之此君子之定理也如王涯薦朱熹使得行其所學亦可謂知有君子矣唐仲友為涯之姻戚為民所怨使少念其故善原而薄懲之則格致誠正之業未始不可徐奏其效而乃反復論議不少寬假可謂知有公而不知有私矣王涯轉好為惡卒使偽學禁而道不行得無非紫陽之於王涯斟酌權宜少失其當與雖然道之不行命也假如狥其所請小人無厭之求必至內終道卒不行而我反不得為全人也何如直行其是之為愈也哉

陳宜中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極言大全之奸大全怒削六人籍編遠州士論稱之號為六君子其餘五人無所考宜中事業心術果得

爲君子與

解曰士人之行多有始終異轍者當丁大全肆奸之時宜中爲諸生名不見於當時身不列於有位奮然忠起遂率諸士爲劾奸之舉成則躬膺顯秩敗則名垂青史此亦學不得志時奮激之常態也及爲丞相平生之性情學術具見矣沮文天祥淮東之議而賤出陳著爲賈似道木綿之死而獄鱉虎臣張世傑步卒將也使携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顛倒

錯亂以致郡邑降破誤國之罪當不在秋壑下矣君子所爲顚如是乎進羅之死宜哉

余玠

玠立功西蜀一夕暴卒侍御史吳燧復論其聚歛綱利詔籍其家財以犒師賑邊

解曰國之將亡賢臣不保其身比比然也玠立功西蜀屢敗蒙古兵爲宋之長城也而乃於詔還之際忽致暴卒事屬暗昧亦可異也宋之君臣苟欲以振士氣勵將心則當廟祀而崇奬之錄其子孫而用之不然亦當窮治暴死之由以雪功臣之寃可也乃籍其家財以犒師賑邊西蜀之人方悲慕如失父母而乃籍其家財以賑之吾恐三軍之士有食不下咽者矣解將士之體失兆民之心削國本而喪元氣無甚於此者國之亡也固宜

呂文德

文德許元罷權場於樊城而襄樊危亡嘆曰誤國家

者我也蔡氏曰誤國之罪豈可以一言寛哉

解曰人臣誤國有成於立志奸邪者有成於識見不足者其誤國則一而其心之善惡則不可不辨也權場之罷誤誠誤矣元以方勝之兵蠶食殘宋亦摧枯拉朽之易耳宋卽不罷權場上有荒淫之度宗下有誤國之似道大廈將頹而加以風雨之漂搖其不立見傾欹未之有也文德但知其誤其亦天奪之鑒也夫哀哉

元

姚樞

樞仕元。以淳祐元年。棄官隱蘇門。史謂知出處之正。至忽必烈爲太弟。召至。乃爲書數千言。蒙爲八目。爲條三十。以上。皆二帝三王爲學之本。議者又謂其守道不屈。

贊曰。凡論人之賢否。惟所學之邪正。與行事之得失。遂定之矣。所學既正。則聖賢之徒也。行事既得。則完

人之業也。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恥與牙魯洼赤同臺。得出處之正。使北方知有周程張朱之學。而一代之人心。以正道學。以明。樞之功居多也。視假隱逸以鳴高。托道學以欺世者。不啻遐延矣。知必曰金人不可以仕元。則金自稱不可謂純臣。商微子不得爲義上也。何示人以不廣。而求人之已甚乎。特多方以平宋。則令人不能無彼哉之嘆也。

許衡

衡爲國子祭酒。設學燕京。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爲學有所妨。議之者曰。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簞瓢陋巷。曾之衣敝縕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

贊曰。學者之姿。品有高下。不可以一律教之也。姿之高者。超然物外。不以貧富累其心。若顏曾是也。下此則子貢不免貨殖。子路爲之慍見。況他人乎。衡之教人。爲中人言之也。中人見道不篤。環堵蕭條。俯仰不

給。未有不亂所學者也。衡所謂治生。亦非蠅營狗苟專利而權子母之謂。亦不過桑麻績織。勿令廢棄。量其出入。勿致不足而已。不然。未有負販之子。而能好學者也。

劉因

因號靜修先生。已元徵。而不仕元。丘瓊山謂因止知元之不可仕。而不知宋爲中原之統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悼宋之何哉。

解曰罔哉丘氏之論人也不問其所居何地所處何時而槩以中外之辨責之是猶執敵人而責之曰爾何不愉我國之災而且幸之何不憫我謀臣之死而且喜之也如因者生於元時長於元地其得先儒之學而不仕是亦高蹈遠舉素無宦情者耳如堯舜之巢許夏商之隨務遼東之管寧林逋尹焞等可同觀也如此人者即在宋亦陳希夷邵康節之流寧使之必仕哉其不仕也豈鄙其君國哉如以渡江賦爲非是猶指伊呂而責之曰湯武誅君伐國之主也伊訓說畧何不待堯舜而陳之不亦迂而誣乎即如許衡倡道教於北方明理學於將燼其有功於世也大矣論者以劉因愧之吾謂其出處不同而其道一也紛紛責備可以已矣

元文宗

文宗明宗弟也泰定帝殂大臣迎立爲帝已讓兄明宗已權拜位遣使迎明宗於沙漠明立文爲皇太子比入見而明宗暴殂人疑文宗弒兄

解曰文宗既立爲太子矣何患不帝乃肯爲弒乎況當拜位之始再三揖遜文非不知有兄者也余謂文宗之事當與宋太宗燭影斧聲並論可也後人每遇此事輒多深文是何不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而偏以殘刻暴狠之道輕加諸人乎況弒逆與遜讓事之大相反者遜讓真則爲千古之高行懿德弒逆真則爲一代之亂臣賊子出此入彼毫釐之辨尚論者可不慎哉

癸酉秋杪先文康捐館舍不肖[illegible]在室欲從莫由思篋有遺書未及問世箕裘莫繼爲死何益因簡笥中得詩文成帙者二十卷若述成帙者三十餘卷雜錄外書二十餘卷以梨棗無資不能悉出問世謹將讀史辯疑十卷先付剞劂敬質

高明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　不孝男[illegible]謹識

讀史繪疑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彥士撰彥士字覺弼定陶人順治初歲貢生

官黃縣訓導其書評論史事自上古至元凡四百

餘條參作韻語大約欲仿史家贊體而體例冗雜

議論迂拘不出鄉塾儒生之見